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太郎原著●林宛如譯

山田風太郎原著

柳生十兵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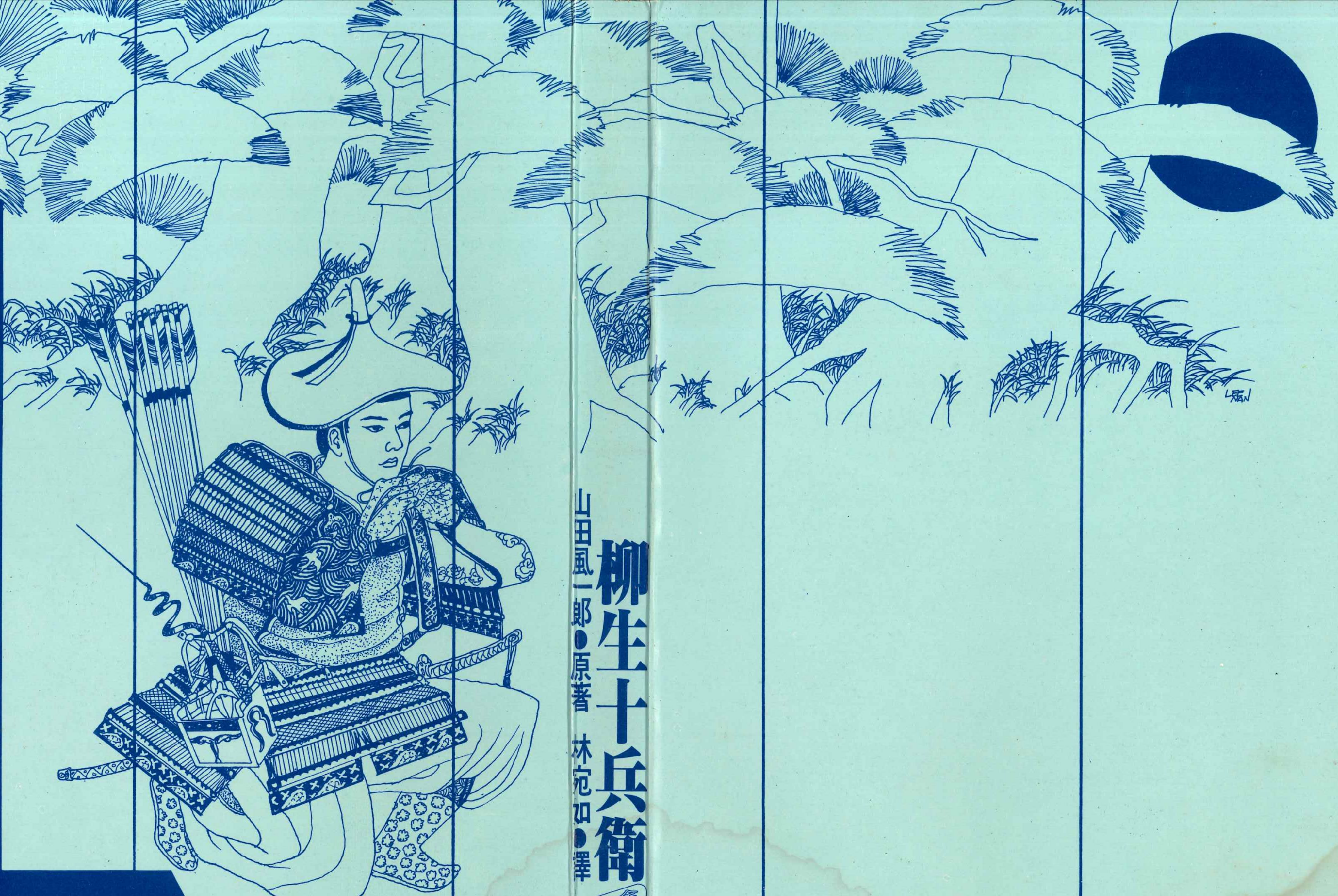
林宛如／譯

漢麟出版社

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太郎／原著
●林宛如／譯
●漢麟出版社／印行
●封面封底設計／李男

全一冊



漢麟系列

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一郎●原著
林宛如●譯

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一郎●原著
林宛如●譯

全一冊

漢麟出版社印行
設計繪圖●李男

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太郎 著　林宛如 譯

破戒門

一

寬永十九年的春天，在往東海道的路上，有一天，突然塵土飛揚，一隊奇異的行伍踩着沙石緩緩前進，路人紛紛投以驚訝的眼光，對他們來說眼前這幕景象實在有點反常。

這行伍，大概有一百多人，大多是低級武士，他們都高擧長槍，昂首濶步的向前邁進。每隔相等距離就有一名騎馬持槍的武士，負責監視隊伍中間的囚犯。他們緊緊地守在隊伍的兩側，一個個神氣活現的樣子，使路人見了，都爲之膽寒。

每名騎馬的武士負責看管三名囚犯，二十一個囚犯都是身穿黑色盔甲的僧侶。這些人全被綑綁起來，不只雙手動彈不得，連脖子也套着繩索，看來活動都不容易，更別說是脫逃了，有時卽使一個人落後或顚跛一下，都會使其他人連帶受苦。這一羣俘虜就這樣像念珠串似的，被串連起來搖搖晃晃地前進。

「走快點！」

「喂，你再亂撞的話，後面老和尚的頸子可又要受苦啦！」

語畢，又有一個可憐的僧人挨打了，武士在那僧人的腰和背上，用槍托狠命地撞了幾下，吃了這一頓打，僧人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到赤裸的脚上來。

在二十一名僧人當中，最老的已白髮斑斑，最年輕的只有十一、二歲，他們的臉上沾滿了泥土、汗珠和眼淚，形容憔悴，宛如由地獄現身一般，雖然心裏好不淒涼，但他們仍勉强抖擻精神，一步步吃力的前進。

這一行人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圍觀，連他們都不由得爲俘擄的遭遇一掬悲淚，都異口同聲地說：

「啊，多殘酷啊！」

「好像對待禽獸一樣！」

「而且還是出家人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紛紛，有人說這些俘虜是從西方的高野山遣送來的。經過這麼長距離的跋涉，多可憐啊！三隻白色的秋田狗，都壯得像犢牛似的，兩眼兇光四射，在前面搖着尾巴領路前進。

「到底這些人犯了什麼罪？」

「聽說他們本來不是和尚，大概是躲藏在高野山裏的武士家族吧！」

「據說這一族人背叛了會津藩主……」

「什麼！是叛徒——那——」

衆人立刻停止談論，屏息目送這一行人離去。

這一列隊伍行抵藤澤旅店，距目的地江戶尚有三十公里路程。

未到藤澤之前，擔任領隊的武士——一個長得很像猿猴的矮子，將手上縛住三個僧人的繩子，交給後面的低級武士看管，自個兒調頭去和六名騎馬武士交談，待事情商議完畢，又回到原先的位置。隊伍進入藤澤之後，他並沒有按預定計劃朝江戶的方向前進，他下令改道南行。

三頭猛犬機靈地配合行動，立即跟了上去。

一名僧人察覺事態有異，詢那武士道：

「具足丈之進，你要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接着又說：

「不去江戶嗎？」

猴臉武士回頭露齒而笑：

「去江戶之前先去一個寺廟。」

問話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僧人，他帶有着一股堅毅不撓的氣質，聽到具足丈之進的答覆，他臉色大變，顫聲說道：

「寺廟？——你想去東慶寺?!為什麼要去那裡？」

「不錯，藩主曾經下過命令，即使是堀族的嬰兒也不能放過一個。當事情爆發的時候，你們家族中有三十個女眷統統跑到東慶寺當尼姑了，別裝蒜，你以為別人不知道啊！」

僧人的聲音因不安而沙啞：

「怎麼回事？」

自從弘安以來百餘年間，東慶寺一向是男人的禁地，難道你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嗎？

具足丈之進回頭笑道：

「你的女兒千繪也去當尼姑了，假使當時聰明一點的話，現在一定能得主公寵倖，享盡榮華富貴！誰知你們竟無福消受，可惜她那一頭美麗的黑髮，如今不知變成什麼樣子，這大概就是叛徒的報應吧！如果當初——」

「住口！」

僧人喝罵道：

「丈之進，老實說你去東慶寺究竟居心何在！」

「這裡距鎌倉只有二里半，既已來此，不妨順路拜訪東慶寺，好讓這些女人見你們最後一面，或許她們還會祈

求菩薩庇佑你們呢！我是姑念同是武士的情分，才這麼做的，你得感激我才是！」

僧人沉默半晌，想想他實在沒有理由欺騙自己，於是低低說了聲：

「多謝。」

他隨即轉頭對其他僧人說：

「我們就要與在東慶寺的家人見面了，謝謝這位大人吧！」

二十個僧人本來像地獄遊魂似的，一個個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現在突然聽到這個消息，都像眼前出現一線生機似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僵冷的身體感到一絲暖意，熱淚很快的潤濕了他們的眼角，他們感激地說：

「眞是感激不盡！」

「果眞能再見親人一面，我眞是死也瞑目了。」

看見這些僧人一個個感動得涕泗縱橫，坐在馬上七名武士都無奈的笑了笑。

這一行人離開藤澤一里後，進入江島，從春日波穿過七里濱，又走了一里半，終於來到鎌倉。

當這列行伍邁着響徹四方的步履進入鎌倉時，鎌倉的秋意已經很深了，前來迎接他們的，只是滿地的落英和無限的寂寞而已。自從北條氏滅亡以來，僅三百年間，鎌倉就已由一朝霸府變成一座貧村，其間歷經許多滄桑世變，如今村內除了一些堂塔伽藍之外，眞可謂瘡痍滿目，遍地荒涼。

穿過山內的小徑向北走，即可見到座落於左側丘陵地帶的松岡東慶寺，東慶寺對面是圓覺寺墓場，墓場附近有一片茂密的樹林。

三名武士下馬，從滿佈青苔的石階慢慢走向山門。

二

自古以來，東慶寺就是男人的禁地，然看守人仍是男衆，此外，少數幹粗活的僕人也是男人，不過他們的年紀均已老邁，腰部隨時繫着幾個鈴子。

看守的老頭子，看見從石階上來的三個武士，有若遇到外星人似的，驚惶地掩起門來。

「喂！且慢！」

三名武士加緊脚步，搶到門前，可是大門已經被關上了。

門內傳來老人腰部的鈴聲，被擋在門外的三個武士只得喊道：

「我是會津藩加藤式部少輔家的武士鷲巢廉助！」

開腔的彪形大漢，滿腮鬍鬚，全身長滿凸瘤。

接着另一個獨眼武士叫道：

「敝人是司馬一眼房。」

第三個是一個如枯木般的銀髮老者，他較輕柔的說：

「我叫大道寺鐵齋。」

「我想你們也知道去年在會津，元家老堀主水一族人違抗主君式部少輔擅離會津的事。奉主公諭旨，我等已在高野山捉到叛黨，現正欲押解到江戶去。途中，主水要求我們讓他見見在此出家的三十名女眷，請你轉告衆人，這是他們今生最後一次見面了，希望她們出來相會！」

「請稍候。」

門內鈴聲逐漸遠去，門外三名武士等着回音。他們望着打有卯釘的大山門，感覺似與尼姑庵應有的莊嚴不甚調配。

「據說這是從駿河大納言御門運來的。」

「嗯，還有裏面的客殿、佛殿、方柱都是。」

「這麼說這還是俸祿五十萬石的王者之門囉，難怪這麼——」

三人猶竊竊私語。

駿河大納言是將軍家光的弟弟，受封於駿河俸祿五十萬石，後以羽目德川忠長之名挑唆叛亂，在九年前事敗後切腹自殺。尼寺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規模尙稱宏偉，忠長自盡的翌年卽寬永十一年，駿河城主要建築物便全部移建到這裏來。

門內的鈴聲突然又響起來了，聽脚步聲約有數人。

「會津施主！」

聽這聲音不像是僕人，倒像是老尼姑。

「貧尼已把施主的請求報上去了，住持有命，各位遠道而來，原應奉茶伺候，然此地不宜招待男人，施主，還是請回吧！」

「嗳，嗳。」

三個留在門外的武士面面相覷，覺得有點意外，白髮老者大道寺鐵齋用眼示意二人勿輕舉妄動，他禮貌的說：

「請問何故？」

「一個立意出家的女人，應該在入寺之前摒棄世俗恩怨，了結一切塵緣，男人若爲生離死別想與妻女敍舊，其情固然可憫，但若讓這些永伴青燈的女人重新看到他們，恐難免觸動情絲，牽扯出多少紅塵舊事，而影響長久以來潛心苦修的定力。爲此故不能讓她們再接觸男人的修羅世界。如今他們旣難逃一死，何不讓他們像個男子漢大丈夫從容赴難，無所繫念，請轉告他們，吾等願衷誠爲他們超渡亡魂，祈求冥福。」

「這種獻身神佛毫無人情的說法太殘忍了——我們尙且姑念同爲武士情分，改道鎌倉而來，師父忍何不成全此心呢？」

「武士的情分?!」

老尼姑用嚴厲的口吻說：

「據說你們對待俘虜像對待野獸似的，這種足令武士蒙羞的事，竟也敢妄提情分二字，眞是一羣寡廉鮮恥的莽漢！」

三名武士聞言，臉上的表情都僵住了。

「你們要女尼們出去會面想必不是出乎慈悲，而是另有目的吧！」

高頭大馬的鷲巢廉助先聲奪人：

「無論如何，不達目的，我們決不退回去。」

又說：

「我們已答應過堀主水讓他們與妻女見面，會津七槍言出必行，無論如何不能徒勞而退。」

「那是你們的事，本寺決不讓可憐的女尼出去送死，記住，松岡東慶寺是男人的禁地！」

青入道的司馬一眼房漠然笑道：

「好個男人禁地！」

他對站在石階往上觀看的具足丈之進招手，丈之進會意，隨卽跑向寺院旁邊去，在他舉步當兒，三頭白色秋田狗也由地上起身追了過去。

司馬一眼房奸笑道：

「旣是女人之城，更無放過的道理，尼姑，妳設法自保吧！」

老尼吃了一驚，急問：

「你想作什麼?」又說：「本寺乃北條宗公御台覺山尼公爲救助弱女而興建的，且得先皇勅許，從未讓外界男人混進來，如今時勢雖變，幕府當局却仍不敢觸犯寺規，你們這一羣狂徒，竟想違抗本寺法規嗎?」

就在這時，寺院周圍突然響起犬吠聲，帶着野獸發威的恐怖嗥聲，一羣女尼慌慌張張地從禪房跑出來，大家跑到後門和左右兩邊的窄門，嚇成一團。等到她們定神抬頭一看時，其驚恐、悚懼更不用說了。

每道門的門檻上，分別坐着兇神惡煞似的惡犬，牠們的眼睛佈滿血絲，吠聲有若魔鬼之咆哮，令人聽了不寒而慄。

然而鷲巢廉助所發出「破」的喊聲，却比犬吠更加可怕。

「呀」地一聲，穿雲裂帛，鷲巢廉助飛快的伸出了右臂。

他鬆開手掌，折起拇指，四指齊平伸直，對準重門的卯釘，出手劈擊，門板立刻現出一道裂縫。

碩大的身體敏捷一蹲，手掌一揮，如遭雷電交擊，轉眼門上露出三個洞口來，鷲巢廉助舉腿猛烈一踢——山門馬上陷成可容一人通行的三角形洞口。

這不過是幾秒鐘的事，可怕的手刀竟擊破了山門，其傷害尤大者莫過於會是永久禁地的莊嚴之門，從此留下一道難以彌補的污痕。百年以來，也許沒有人預料到這座山門會如此輕易地被破壞。

三名武士陸續穿過三角洞孔，鷲巢廉助笑嘻嘻地站在面如土色的老尼面前。

「這下破了，妳奈我們何？」

老尼氣呼呼地喊道：

「出去，你們這羣無賴全部給我滾出去！」

無數白色人影從佛殿和樹林裏的禪房飛奔而出，個個都是副驚慌失措的樣子。清靜、寬廣的寺院，秩序似已大亂，青白色煙霞圍繞在緊張的氣氛中。

看門老頭見事不妙，飛快跑向鐘樓，想敲鐘把這一樁大事通知鄰近寺院，請人援助。老頭子拿起撞木的繩子，然而却動彈不得。原來白髮長老大道寺鐵齋早在他拔腿的那一剎那，由後面追上去，這一躍足有二丈遠，只見一條黑色鎖鍊，在離鐘樓一丈的地方，不偏不倚地纏在撞木上，使看門老頭無法動彈了。

大道寺鐵齋拿的是鎖鍊鐮刀。

「瞧！」

他那枯瘦的手臂輕輕拉起鍊條，吊在繩上的撞木像工藝品一樣落在地面，這條鎖鍊彷若有生命力的物體，作完它的工作後，又躍回鐵齋的掌中。

三名武士若無其事地走動，對侵犯女人聖地的行為非但不引以為恥，反而用好奇而嘲笑的眼光，觀賞着四處奔散的女尼，這種放肆輕率的舉止，充分表現出其心險惡之一面。

他們大聲恐嚇：

「掘族的女人統統出來！」

「妳們逃不掉了！」

不知何時，已破的山門裏又出現了第四個闖入者，加上屋頂上獠牙狂吠的三頭猛犬，更使氣氛愈來愈緊張，女尼們揑着汗冷，一籌莫展。

突然三名武士停住脚步。

三

在另一邊，一團人影走出來，細看約有二十名左右，大半是尼姑，她們並沒有穿黑色禪袍，却穿着白色小袖衣裳，當中有六、七個年輕少女顯然剛剪斷頭髮。她們悄悄地走過來，似乎對周遭的騷動無動於衷，分散在一旁的尼姑正慌亂得不知所措的時候，看見她們，好像是被人當頭澆下冷水似的，靜肅跪立在原地。

這一行沉默的隊伍終於來到三名武士面前，當中一名戴純白頭巾的尼姑走出隊伍，默然凝視三個入侵的狂徒，她的年紀約莫三十，美貌二字不足以形容她的神韻，她氣質超俗，簡直具有藝術精品般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力量，她那冷峻的眼光一時把三個兇暴的武士都懾住了。

老尼開口：

「這是本寺住持天秀尼師。」

三個暴徒沒吭一聲，老尼見對方毫無反應，便又接着說：

「各位一定知道天秀尼是已故豐臣秀賴公的公主，亦即豐太閤（豐臣秀吉）的孫女，你們既然是會津加藤家的人，必然知道前代賤岳七槍之一的左馬助嘉明，是蒙受豐臣家的恩澤才得名震四海的，天秀尼是你們恩祖之後，衆徒不得無禮！」

三名武士略有猶豫之色，他們在闖寺之前明知天秀尼是太閤的孫女，不過却沒有深入考慮利害關係，現在經老尼一提，又親眼看見天秀尼凜然的氣勢，不禁心虛氣餒，渾身變得很不自在。

天秀尼用平靜的語氣說：

「立即退下，方才的事貧尼不予追究。」

她的聲音非常悅耳，鷲巢廉助、司馬一眼房、大道寺鐵齋等人不知不覺垂下頭來。

這時，圍住尼姑的一團人感到天空有異樣的變化，彷若明朗的春天籠罩着陰影一般，初時大家以為是烏雲遮蔽了陽光，待抬頭一看，不由得發出驚怖的叫聲。

她們已被罩在一面大網裏面了，這個突然由空而降的大網是用黑髮編織成的，輕巧奇異的大網緊緊覆蓋在尼姑頭上，她們死命地拉扯，然這如鋼絲般的網極其堅固，衆人狼狽不堪。網內四周的尼姑蹲下身子，用力提起網邊，不料左右二側的網緣一直流洩下來，封住了四面八方。女尼們急得又撕又扯，却始終無濟於事。

「奇怪——」

「這是從那裏掉下來的？」

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這面網好像是由天空落下似的，連究竟什麼時候落下來都沒有人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髮網，循着髮繩她們看見另一端

赫然站着第四位闖入者，原來投網者是一位十七、八歲的會津武士。

他的皮膚白皙一如少女，皓齒明眸，顧盼之間別有神韻，但是，這個美少年的前額至鼻端，嘴唇至喉嚨間，却有一道絹絲般的紅色刀痕，這道刀痕使在場的尼姑感到毛骨悚然。

沒有人發覺他的手裏拿着網，在投網之前，網可能捲在他掌中，轉瞬間天空出現一點，繼而展成可罩住數十人的大網，宛若雲霞般無聲無息地降落下來。這時三名武士返身叫道：

「香爐銀四郎！」

他們望着被罩在網裏的尼姑一眼：

「這樣做妥當嗎？」

大家對這樣處置天秀尼感到有點惶恐。

那個叫香爐銀四郎的美少年站在遠處喝笑道：

「喂，快來捉拿堀族的女人啊！」

他把黑髮絲巧妙地纏在掌中，慢慢收起網絲，嘴裏唸道：

「嘿，霞網裏面有堀主水的女兒千繪，還有主水弟弟多賀井又八郎的妻子沙和，他的另一個弟弟眞鍋小兵衛的女兒也在哪！嘿嘿嘿，剩下七隻小鳥都拍着翅膀想掙扎出去了——」

老尼發狂地叫道：

「賤岳七槍在當年聲威顯極一時——你們居然對他們的後代天秀尼作出這種事來——」

「賤岳七槍已是六十年前的老故事了，不要用它來嚇唬我們。那時恐怕連這位大道寺鐵齋老都還沒出生呢——先祖立功的時候，太閤已不在人世。如今時局變遷，人也不同了，我們是會津七槍，與豐臣家毫無關係！」

香爐銀四郎露出和他的臉孔不甚調和的乾笑：

「天秀尼、天秀尼，好像叫護身符似的，眞是可笑！大阪陷落後，她的兄長國松（秀賴之子）在六條河畔被斬首伏罪，因爲她是婦女才拾回這條小命。德川家一時糊塗把她關進尼姑庵，哼，難道她就以爲自己是尼姑將軍了不成！」

尼姑們的臉色變得慘白。

雖然事實也的確如香爐銀四郎所說，但對尼姑說這種話，不等於在剝她們的皮一樣嗎？眞是太殘忍了。香爐銀四郎究竟是魯莽還是性格就不得而知了。三名武士聽了銀四郎的話，剛才的惶恐一掃而光，變得更大膽起來。

三人乘機嚷道：

「對極了，會津七槍一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敢當。」

「捉拿高野山的叛黨，連王孫公主都不輕易放過，我們既能輕易逮捕高野山的叛黨，何況是妳們這個小小的尼姑庵呢？」

「爲了這一件事，我們主公下了四十萬石的賭注。如果東慶寺想在這節骨眼庇護堀族女人，那是自取滅亡！」

這時大道寺鐵齋改用像貓一樣的聲音說：

「我們並不想殺害女人，只不過想讓她們與將死男人見最後一面而已，妳們堅持不把懷中的小鳥放出籠來，這不是太不合乎人情義理了嗎？我看你們還是乖乖地把那些女人帶到門口吧！」

霞網中，有一個女人堅決的說：

「住持！承蒙您的愛護，感恩不盡，千繪決定出去，您就別再和這些人糾纏了，否則寺院會因此招禍的！」

天秀尼怒目圓睜，憤然凝視眼前的這羣會津徒衆，顫聲說道：

「很有趣，看他們能拿我們怎麼辦？」

「不，千萬不可，這是對您的羞辱啊！如果東慶寺遭到什麼橫禍，您教我們堀族女人何以爲懷？我們怎麼能在這時候苟且偷生呢？」

「山門早已受辱——由這一羣暴徒的所作所爲看來，他們說的不是氣話，恐怕還有其他可怕的陰謀呢！」

「會津七槍一向言出必行，而且平日頗得藩主信任，我們不妨相信他們這次。」年輕女人輕輕嘆了一口氣：「而且我們也很希望見見父兄最後一面。」

這正是天秀尼唯一的顧忌，儘管她對闖寺的會津武士存有戒心，但是却一直爲堀族女人與親屬見面的事猶豫不決——天秀尼默然不語。

「堀族的女子願意離開山門！」年輕女子用清澈無比的聲音說：「銀四郎，把網拿掉吧！」

四

香爐銀四郎站在十公尺遠的地方，他的手並沒明顯地活動，然覆蓋尼姑的黑髮絲網二端却輕輕浮上來了。

絲網如徐風輕撫衆女的鼻、頰而去，形成漏斗狀懸在空中，衆人正看得目瞪口呆，網忽然聚合成一小塊，最後消失在銀四郎手中。

尼姑們像飛出籠外的小鳥般四處奔散，剩下來的只有天秀尼和十個女人，除天秀尼之外，其餘女人都穿着小袖衣裳。

從十個女人當中，一個十九、二十歲的年輕姑娘走到

四名會津武士面前。

「我是千繪，請讓我見我父親！」她毫不畏懼地望着四人，神態優雅鎮靜：「你們從高野山捉到的，除了我父親外還有那些人？」

鷲巢廉助答道：

「有掘主水、多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衛等一共二十一人——不能只讓妳和他見面，把逃入寺院的掘族女人全部叫出來，一共多少人？」

「三十個人，不用說我們自然會出來！」

在後門左右兩側，白色秋田狗繼續不斷地吠叫。牠們跳進寺內，跑到門旁，這時在三頭令人毛骨悚然的猛獸後面，一個笑瞇瞇的猴臉武士走過來，他是會津七槍之一的具足丈之進。

圍在千繪四周的婦女統統聚攏過來，這些女人大多已剃髮穿上法衣了，有中年、老年的，此外，年輕少女還留着齊肩的短髮。

「唔，這是稻葉十三郎的妻子圭子。」

「金丸半作的妻子阿品，妳也逃到這兒來？」

「唏，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久違了！」

四名武士輕佻地圍繞在她們四周，指指點點，一邊記下人數，突然一聲「哎喲」，具足丈之進撫着面頰跟蹌跳開，只見其中的一位小尼姑罵道：

「哼，你這傢伙竟敢對我無禮。」接着又一聲道：「死猴子！你碰我的鼻子什麼意思！」

罵人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長得眉清目秀，頭髮已經剃光了，她滿臉通紅的指着丈之進的鼻子破口大罵。

千繪立即斥道：

「阿笛！不要妄動，等一下我們必須安靜地和父親見面。」

可愛的小尼只得住口，但繼續用挑戰的眼光逼視具足丈之進，這個叫阿笛的小女孩是千繪的婢女，年紀還小，舉止比較衝動。

具足丈之進撫着臉頰，把阿笛恨得牙癢癢的，腳下三頭白色秋田狗昂首，人和狗兇惡的眼神相遇，猶如同類動物般產生意識交流似的。

三頭猛獸分成三個位置站開來，前腿伏在地面，全身蹲臥下來，把阿笛圍在中間。

「等一會兒，丈之進！」

青入道的司馬一眼房見丈之進蠢蠢欲動，遂趕緊制止他。

「現在不是時候，要有觀衆表演才夠刺激！」

一眼房像提防天秀尼似的向千繪頷首示意：

「的確三十個人——好，一起到山門外面來，你們的父兄在廣場上等得不耐煩了！」

三十個女人跑在五名武士和三頭猛犬前面，走向山門那一邊，天秀尼用不安的眼神目送她們離去。

高階底下的廣場，陳列着無數森冷的長槍，女人們看見全身被綑綁起來的二十一名僧人時，不禁肝膽俱裂，悲痛萬分。

每個僧人的背後都有槍尖抵着，他們的脖子也被繩索套住，繩子兩端分別由一名武士提着。剛才聽到僕役的通報，就已經忍不住愴然落淚了，如今親眼看見這一幕凄涼悲慘的景象，更是情不自已，放聲痛哭。

「喔，父親！」

「噢，相公！」

三十個女人瘋狂地喊着，奔下石階，把武士和猛犬丢在後頭，同時這一邊的僧人也忘記脖子被綁，急切掙扎想搶到前方去。

「不要妄動！」

一個男人把繩索右端交給低級武士，如疾風般阻止僧人的行動。他提起一丈八尺的長槍，攔截在前。

「停下來，停下來！」

他兇惡地命令着。這人兩眼發白，滿面墨黑，宛如黑豹一般敏捷剽悍，女人們發出驚呼：

「平賀孫兵衛！」

會津七槍雖然一直都以承繼先人功業自豪，但其中眞正會操槍的只有平賀孫兵衛一人而已，其槍術之高超，早就馳名遐邇了。

他冷冷地說：

「如果妳們是武士的妻女就不要輕擧妄動，請乖乖的坐到這裏來！」

千繪回顧其他女人說：

「他說的不錯，大家坐下來吧！」

女人們靜靜的坐下來，雖然平賀孫兵衛的命令好像生效了，可是她們却都恨不得把這一幫人撕成碎片，可惜此刻她們所能做的，也只是默默的與她們的親人，交換關切的目光而已。

「……」

「……」

這是春天的下午，整個庭院靜得只有櫻花隨風飄落的聲音。進入尼寺的三十個女人，是這一羣去江戶赴死的男人之妻、姐、女兒——十二、三歲的小和尚和他們母親面對面時的情景，即使不知詳情的人看見了這一幕，也不禁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過了許久，堀主水才開口說：

「我等憑着武士的意志脫離會津，已經有了覺悟，縱被捕拿也不怨天尤人，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由於皇天悲憫，才使我們能在鎌倉見妳們最後一面，往後到了江戶必會承受武士規章的處置……大家不要悲傷，為我們超渡來生吧！」

堀主水剛毅的臉上浮現一絲微笑說：

「永別了。」

女人們嗚咽着，抬起淚光盈盈的眼睛。一個提着繩索的武士，又把繩子交給低級武士，緩緩的走過來，用低沉的聲音問道：

「各位，最後的惜別完畢了嗎？」

這個高頭大馬的男人，下巴剃得精光，左邊袖子垂了下來，是個斷臂的男人……襟前插着一枝櫻花，堀主水一族男女感到一陣寒意襲上背脊。

這人叫做漆戶虹七郎，是會津七槍之一，擅長耍槍弄劍，是藩內首屈一指的高手，有劍魔之譽。他憎惡血腥味道，故在殺人之前必先佩戴鮮花，傳聞這人佩飾花朵時就免不了會有殺人流血的事件發生。

他直截了當地說：

「我要動手了！」

堀主水回頭平靜地說：

「在這裏？不去江戶嗎？」

「不，我要殺的是女人！」

僧人驚愕不已，顫聲喊道：

「殺女人？你是指東慶寺的女人?!」

漆戶虹七郎置之不理，獨臂一揮，亮出一柄長刀。

三十個女人背後——在山門石階的有鷲巢廉助、具足丈之進、司馬一眼房、香爐銀四郎、大道寺鐵齋，如一幅死神的祭壇圖似的，個個滿臉都是陰氣，三頭秋田狗宛如雄獅俯視獵物，動也不動地警戒着。

堀主水事件

一

究竟堀主水一族為什麼會落到這種下場呢？

當時會津加藤家已為外樣諸侯，與加賀的前田，薩摩的島津，陸奧的伊達，同被列為強盛的藩國。當年加藤左馬助嘉明靠槍起家，就是他奠定了加藤家的基礎。

嘉明本是秀吉麾下的年輕武士，以賤岳七槍之名威震遐邇。天正十一年，嘉明二十一歲，那時他叫做孫六，在爾來太閤的四國、九州、小田原及征韓之役中奉命擔任水陸總指揮，屢建大功，後來天皇把伊予眞崎封給他，並擢升其俸祿為十萬石。

關原之役後，嘉明與蒙受太閤恩澤的武士們追隨德川，後來奉命轄管伊予松山，歲入二十萬石。後來七槍後裔相繼滅亡，唯獨加藤家日益興盛。在寬永四年，又蒙晉封轄管會津，歲入四十萬石，由此可見其政治才幹與手腕之非比尋常了。寬永八年，左馬助嘉明謝世，享年六十九。

俸祿等由其子加藤明成繼承。由明成的治事判斷，他的才幹比起其父實在遜色多了。

他常喜歡以世人對他的評斷有失公道來自圓其說。他相信家臣和大部分百姓都因太懷念他的父親嘉明才會把他的治事貶下去。

當父親英明的形像逐漸被淡忘之際，他振翼圖飛，為了表示超越父親，凡事故意大事舖張，極盡驕奢淫亂之能事，最後搞得聲名狼藉，到察覺情勢不妙時，已至衆叛親離的田地了。

一般說來，以第二代繼承人為溫厚篤實型者，比較容易把持基業，家康之子秀忠及毛利元就的三子即為其例。反之，第二代繼承人若是積極勇猛型的，則祖業反有動搖之虞，武田勝賴，長會我部盛親，以及加藤明成，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成秉承父親勇猛的血緣，發現家臣領民的柔弱可欺時，便開始耀武揚威，無惡不作。如同戰國餘火未滅時代的那些暴虐的諸侯一般，儘量使出最殘暴的手段來統治人民。

他在幕府面前的表現却不一樣，一副安靜穩重的樣子

「如名門大臣，可是，暗地裏却無所不爲。這個荒淫殘虐的魔王——被可怕的悅樂世界迷惑時，簡直所有想像中可能出的點子他都幹盡了。

明成在會津若松城和江戶之間，建築一座秘宮，在裏面養了許多美女和少年，用這種陷阱來坑陷那些曾向主君進諫的少數家臣，使他們永遠走不出這個地方。

在那裏所進行的一些事，除了明成本人和親衞——會津七槍，以及七槍總管——蘆名銅伯以外，恐怕沒有人知道了。

□ □ □

這是六、七年前所發生的一件事。

一天，式部少輔明成在會津若松城的鷹野遭人偷襲，幸虧所傷不重，兇犯一直未捉捕歸案，從此以後，明成特地選派「會津七槍」來當他的親衞隊，負責他的安全。

他們都不是從伊予隨加藤家來的家臣，而是由鄉下選拔出來的武士。

從伊予二十萬石變爲會津四十萬石。財力可說整整增加了一倍，所以明成廣招武士擴充勢力，在入會津之前有上杉景勝，在此之前還有蒲生氏鄉，還有自南北朝時代以來連綿不斷的領域。

當初明成依蘆名銅伯之議，由蘆名武士中選出七個佼佼者，然後在他們身上冠以加藤家歷史性的榮銜——「七槍」。這對明成之爲譜代家乃確是一個很有趣的諷刺。七個男人扮演着數百年來北國豪族末裔的角色，那給人的感覺就像是由先代的遺臣來扮演詭譎的武士一般。

會津七槍名單如下：

具足丈之進

鷲巢廉助

大道寺鐵齋

司馬一眼房

香爐銀四郎

平賀孫兵衛

漆戶虹七郎

少年香爐銀四郎之兄銀三郎本爲七槍之一，在七槍成立兩年後得瘋病去世，後由弟弟銀四郎取而代之。不知是感明成提拔之恩，還是樂意被征服者所趨使，抑或被明成所架構的地獄美所蠱惑，最後，他們都成爲明成最忠實的守護者與最盲目的贊助者。

他們經常在藩內搜索，狩獵美女，獻給明成，充實他的府庫，敏感地嗅出暗中排擠明成或懷恨明成的人，然後用主君的名義，把這些人從世界上消滅。這種甘爲魔王耳目的行爲，與蘇聯秘密警察實在相當類似。

因此，到後來幾乎所有人都不敢再批評明成的所作所爲，對會津七槍助紂爲虐的行徑固然恨之入骨，却也不敢起來反抗。

對這些事，唯有家老堀主水綱房看在眼裏，感到相當痛恨，始終不屈服在明成的淫威之下。

堀主水的父親是嘉明的得力助手，當代的戰役中，他都身先士卒在沙場上，建了許多汗馬功勞，後來，不幸在大阪之役中殉職，堀主水本人亦在嘉明晚年被朝廷重用，老來還被升任爲「家老」。

明成登基的初期，主水以主君之後盾，對主君的性格行爲多所偏袒，他總是微笑着把事情輕易地解決。主水一向是個剛毅不撓的人，他體念明成的自卑與怯懦，希望年輕的主子有朝一日能一改往日懦弱的性格，成爲一個活潑勇敢的人。

但是過了兩年，主水發現事情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這麼簡單，他終於承認自己的期待完全變成泡影。最後他只好親自進諫，明成聽了，只笑了笑，從此逐漸疏遠他。主水眼看姑息已經成災，痛心之餘，冒死再三進諫，最後，搞得明成惱羞成怒，兩人之間，敵對的氣氛愈來愈嚴重了。

可是，由於主水德高望重，家世顯赫，加以以主水爲中心的堀族人都非常團結，在朝中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使明成和他的爪牙都不敢輕舉妄動。

可是敵對逐漸僵化的結果，是雙方不可避免的決裂，明成甚至懷疑鷹狩暗殺事件也是由主水所主使的。儘管主君對他懷着很深的敵意，但堀主水仍不放棄任何進諫的機會，他希望主君能因此而有所改進，可是却終歸無效。會津七槍仍然肆虐街頭，每當他們在街上行走時，四周的人莫不畢恭畢敬的低頭肅立，唯獨堀主水一族人不予理會，敢於我行我素。會津七槍因此常想找機會整他們，幸虧堀一族人行事謹愼，使七槍莫可奈何。

雙方互不退讓，也未曾正面發生過衝突，不想就在這時候，一個女流竟把這局面完全改變了。她就是堀主水的愛女千繪。

有一天，明成去獵鷹，途中看見去寺廟參拜的千繪，驚爲天人，他問屬下：

「她是誰家的女兒？」

當明成聽到是「主水先生的女兒」時，明成的眼睛爲之大亮，此女竟會是堀主水的愛女，自己數年來與主水不和，逐漸疏遠，誰知他女兒却出落得如此標致可人，眞是始料未及！明成的臉色刹那間有了悔意，會津七槍看出明成的意思，便向明成進讒言，命令堀主水奉獻女兒服侍主君，納她爲妾妃。

大道寺鐵齋被派擔任這一次的使者，鐵齋來到堀家，聽明來意的堀主水苦笑道：

「主水不願自己的女兒去當狒狒的犧牲品。」

大道寺鐵齋怒道：

「你敢說主公是狒狒！」

堀主水毅然接着說：

「不錯，現在的主公眞是禽獸不如，我坦白的告訴你們！如果主公變得比較有人性時，我會很高興地把女兒獻給他作侍妾！」

「你竟敢以狒狒來譬喩主君，我會照實傳達的！」

「主水悉聽尊便。」

這時，鐵齋隱藏在白髯下的嘴突然陰笑幾聲，顯然，堀主水的答覆正中他們的下懷，他們樂意看到堀主水正面違拗明成。

堀主水看在眼裏，不由得怒目圓視，罵道：

「年紀已經一大把了，還替人拉皮條，你不覺得羞恥嗎，眞是混蛋！」

大道寺鐵齋聽了，當下收住笑容，咬了咬牙齒，恨恨地離去。

第二天黎明之前，會津七槍邊喊「主君有旨」、「主君有旨」，邊衝進堀主水的府宅。

大門雖然被他們衝破了，可是屋內的情形，却教他們個個目瞪口呆。不想那主水在說了那些話以後，自知必會招禍，早把家人細軟打點好，在門口佈署了百餘名武裝門士，在七槍等人再來時，全舉好槍瞄準他們了。

七槍衆人帶着三頭巨犬發覺上當，一個個氣得面紅耳赤地站在那裏，不敢動彈。

「堀主水綱房從此捨棄加藤家矣！」

戴盔甲的堀主水一面大聲說，一面喊走，其氣魄眞可驚天地泣鬼神，聞着莫不倒退三步。一個年輕人拉着馬，跟在堀主水後面，又有數十名騎馬武士跟了出來，數十輛乘轎載着婦孺也跟了上去，後面還有許多携帶槍械的低級武士，這一行人就這樣浩浩蕩蕩地開出堀家。

「堀主水從此遠離會津！」

堀家一行人就這樣堂堂皇皇地開出會津的若松街道，街道兩旁有許多堀族的武裝人員都陸續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人數很快的就增到三百餘人，他們列隊整整齊齊地開到距離若松東邊一里多的龍澤。

越過赤井、赤津、勢至堂的部落，抵達白川。

這時在後面糾集徒衆拼命追擊的會津七槍，都趕上來了，堀族的人馬排成陣勢，一起射擊，槍聲轟然，響徹遠近的山嶺和雲霄。

他們的射擊充滿了挑戰意味，好像想藉這一擊，來發洩對若松城內那位暴君的不滿似的，他們想證明：永不屈服的人在這裏！

那已經是寬永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事了。

二

「君能不君，臣不可不臣。」——這是太平時代的武士精神。

在亂世和古代雖然也有節操觀念，但却更看重個人的榮譽。常有因受不了主君傷害，而與主君發生衝突，終致公然背棄主君遠走他鄉的。

明成爲奪千繪不惜辱沒屬下，是最大的失策。堀主水認爲白白送死非男子漢所當爲，故毅然領着親族徒衆遠離會津。由於其他家臣和堀主水素交不惡，且一向仰慕主水爲人，故都來響應，不願再乞靠加藤家俸祿，寧可遠走他鄉，重尋自由自在的生活。

堀主水糾合武備的用意是想刺激暴虐的主君，讓他記取武士頭可斷，不可辱的節操。他打算一離開會津之後，就解散這一羣僕從。他分別遣走那些沒有必要跟着他受加藤追剿的老百姓，又把三十個女眷密託在鎌倉東慶寺，然後帶着弟弟多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衛和親族壯丁二十人進入高野山。

高野山、東慶寺一聽是他們，都很樂意收留，可是，却要他們以了斷俗世的愛憎之情當條件，以往，也有不少被追捕通緝的政治犯，只要一逃進這裏，就可得到同體大悲的佛祖之庇佑，這已成了寺院的嚴規，也是已被社會承認的不成文之法。

加藤式部少輔明成得知堀族人的動靜後，不禁大爲震怒，由於激動過度，幾次瘋狂的咆哮：

「縱使我必須以會津四十萬石的俸祿來交換，我也一定要把他們全部都抓起來，好好折磨折磨，以消我心頭之恨！」

加藤並向幕府請命，要幕府强迫堀族人離開高野山，請願書不斷的上呈，迫使幕府在一年後不得不依言發佈將堀族人趕出高野山的通知。

幕府對加藤式部少輔明成的行爲和這次事件的本由究有多少了解，實不得而知，總之，幕府對這一項問題始終保持緘默。

會津七槍欣喜地拿着幕府的許可狀，跑上高野山去搜索堀族人的蹤跡。果然，在不久以後，堀主水和其弟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衛、堂兄弟太野久太夫、小城休理、板

倉不傳、千田直人，和其他重要家臣等二十一人，就這樣被逮補了，他們被脚鐐手銬，並且由東海道一直被押解到江戶。

七槍遵照主君的吩咐，把他們的脖子用繩綁住，像拖狗一樣給拖回會津。

但經由東海道，轉往鎌倉東慶寺却不是明成的指示，七槍衆人原想「先斬後奏」的，他們也相信明成會贊同他們這樣做。

他們計劃把堀主水託付在東慶寺的三十個女人全部殺掉。

既然幕府也承認堀族人有叛逆的行爲，不論高野山負有多大盛名，日後難免會受譴責，會津七槍有恃無恐，自然放膽行事了。

一看那三十個女人已被他們由東慶寺騙出來，會津七槍之一的漆戶虹七郎，馬上用獨臂拔出長刀，逼過來。

「虹七郎！」

已經有必死決心的堀主水，一看到這情形，全身熱血沸騰，緊張地大叫：

「你想殺她們？你們剛才不是說要讓我們和她們見最後一次面的嗎?!」

漆戶虹七郎撫着下巴，若無其事地說：

「那是假的！老實說我還眞討厭你們給我們招來的麻煩呢！」

「凡天下武士莫不一諾千金的，你怎麼可以輕易毀約呢?」

「那得看對方是不是武士囉！對背叛主君的人，約定是不生效的，你知道主公爲了你叛亂氣成什麼樣子嗎?!」

「我們願意承擔這件事的後果，但這些女人是無辜的啊！」

虹七郎襟上的櫻花在春風中舞動，他獰笑道：

「你還有什麼話要交待嗎?」

七兇手

一

在漆戶虹七郎背後，那些被綁的僧人們雖然決心赴死，可是却也爲之心驚膽顫。

漆戶虹七郎把刀朝坐在前方的女尼砍過去，刀起刀落三顆人頭立刻落地，血霧濺起一丈多高。

三具沒有首級的軀體彷彿不知已失去頭似的，仍寂然地坐在那裏，在空中四處飛濺的血霧把黑衣染得鮮紅。

「用火刑、磔刑對待你們還太客氣了！」

劍魔漆戶虹七郎囘顧堀族男人，陰沉沉地笑道：

「讓你們眼睜睜的看母親、妻子、姐妹、女兒的腦袋落地，好讓你們嚐一嚐人間地獄的滋味！」

僧人們都痛哭失聲。

堀族人中有三個僧侶想掙扎過去，不料被套在脖子上的繩索緊勒着，所有的俘虜，都因此而發出痛苦的呻吟。

「你們再亂動的話別人就得受苦了！」

漆戶虹七郎獰笑不已，對站在身邊的五個女尼頷首示意：

「妳們五個人去！其他人不可以站起來！我答應這五個人去和父親兄長道別！」

五個女人如同被催眠般站起身來，雖有死亡的恐懼，然而一看到眼前父兄痛苦的情形，便把個人的安危都置之度外了。

五個尼姑奔了過去，這時，站在旁邊的漆戶虹七郎捷足一躍，揮舞長刀，劃出山形的白虹，彷若烏鴉穿過艷陽的隙縫似的，飛速降落。

五個尼姑還沒來得及察覺異樣，仍邊跑邊呼喚着「父親！哥哥！」

五個尼姑正跑向五個男人站立的位置，可是脚還沒有到，喉嚨間已冒出一道鮮血，頭首很快的就被劈成上下兩半，有若綻開的紅牡丹，在風吹雨打下，花瓣倏然散落。

死了八個尼姑。

兇手仍面不改色地任春風吹拂他背部的花朵，他像一位剛完成一件作品的藝術家似的，傲然挺立着。

平賀孫兵衛看這情景，走過來喊道：「也讓我來玩玩

吧！」說罷，掄起一柄丈八尺的紅柄長矛，來勢洶洶地走過來。他雙手散發出鞣皮般的光澤，毛髮微鬈，是一個充滿神秘的怪男人。

「等一下！等一下！」

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

沙塵之中，一隊人馬匆匆趕到，騎馬者是山內鄉的官吏；遠遠看見僧人被縛，他們停下馬來。這些人是東慶寺的女尼偷偷喚人去找來的。

「你們是誰，難道不知道這裏是殺生的禁地，何況在尼師面前——」

從馬躍下來的人喝罵着，接近發生大屠殺的現場時，個個不禁爲之愕然。

平賀孫兵衛冷笑道：

「你們只是村吏，我們是會津加藤家的人，奉主公命令前來誅殺叛徒，你們有話留到江戶再說吧！」

說罷，逼向對方：

「借用一下馬騎，費用全由江戶官邸支付，這裏危險，走開！」

平賀孫兵衛殺氣騰騰地掄起長矛，向村吏騎來的馬刺去，從馬側橫刺穿過去，把二匹並排的馬刺穿了。

馬痛苦地踢動前脚悲鳴着，平賀孫兵衛從馬腹下鑽進去，站在二匹馬中間，兩手握住長矛，連矛帶馬擧到頭頂上方。

「嘿，看哪！血輪……」

二匹馬騰空慘嚎，如巨大水車般開始旋轉——這種超人的槍術和力量，使村吏爲之喪膽，他們僵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平賀孫兵衛對自己的表演沾沾自喜，他分別把死馬投棄在左右二側的遠地，其手法一如殺害八個尼姑。

「簡直不是人！」

「畜牲！魔鬼！」

「羅刹！」

掘族人咬牙切齒罵道，死命地想掙脫束縛挺身出去，怎奈套在脖子上的繩索又緊縮起來了，他們悲痛欲絕的看着妻女慘遭橫死。

七個武士仰身大笑：

「罵吧！魔鬼、羅刹都好！這是對背叛主君的逆賊所給予的報應，儘管哭吧！喊吧，這樣對你們還嫌太客氣了呢！」

剛來的村吏非但無法揷手，反而被突來的恐怖所驚嚇住，張惶失措地站在那裏。

「也讓我來玩一玩吧！」

坐在石階上的五個人當中，青入道的司馬一眼房躍起身來，拿起一公尺長的棒狀物。

「嘎——」

他發出怪鳥般的叫聲，手臂一揮，咻地一聲，棒子劃空伸長十數公尺變成黑色繩索，這顯然不是尋常的棒器，而是鞭子。

這鞭子不是用來策馬的竹籐鞭，它似乎是更適合用於馴獵猛獸的皮製鞭。在司馬一眼房手中的時候，這細細的皮繩以一公尺長度折叠起來，若敵人在三公尺外的地方，皮鞭就伸長三公尺，若在七公尺處，皮鞭便伸至七公尺。

現在鞭子伸長十數公尺，纏住旁邊一匹馬的頸子。馬發出悲鳴，皮鞭陷進馬的厚皮裏，鞭繩一直深到肉裏，直到看不見的程度。突然，皮鞭鬆了開來，馬兒大氣猛喘，不一會兒，鞭繩又再度緊縮，彷彿要把馬頸折斷似的。……

是否一眼房十數公尺長的鞭繩震動，操縱了馬的呼吸呢？司馬一眼房緊握鞭頭，手腕奇怪地扭動，雖然只是輕微一動，却有一股微妙的力量傳到鞭端，鞭端很快的就像有生命似的隨他運轉。

但被纏住的對象，其痛苦尤甚於被蟒蛇纏繞之苦，因爲鞭繩好像樂於見到人犧牲似的，在這時候，展現了它最驚人的魔力，馬的七竅很快的血流如注。

驀地，鞭繩鬆開，在空中旋舞的那一刹那，又啪地一聲，鞭繩狠狠落在馬鬃上面，它像一把刀似的刺進馬頸的中央，可憐的動物就這樣倒臥在血泊中。

就在這一瞬間，司馬一眼房揮動皮鞭，把馬和嚇成一團的五個尼姑一起全部解決了。

廣場上血腥遍地，十九個尼姑的屍體七零八落地散在那裏，令人不忍卒睹。

從百里以外的東海道，被像野狗一樣拖來的掘主水和其他僧侶，現在好像脫了腰似的跌在地上，剛才昂然不屈的神氣已不見了。七槍那些傢伙說過，要讓他們嚐一嚐在人間地獄的滋味，顯然，眼前的夢靨世界，就是最殘酷的證明。

「原諒我！」

主水用他佈滿血絲的眼睛盯着慘死的十九具女屍。

「我們終究也會隨妳們而去，身爲掘族人，與其任命運捉弄，不如坦然就死，是的，應該像掘族武士家的那些女人那樣，壯烈成仁。」

說罷，二十一個俘虜全都把眼睛閤上，盤坐在地上，齊聲唸「南無阿彌陀佛」。

現在除了誦經，還能做什麼呢？縱是神仙也救不了這

場刼難。他們閉上眼睛，淚水汨汨地自眼角流出來。

「喂，有種就把眼睛睜開來，你們這些禍首元兇，要不是你們的叛逆，她們怎麼會遭到這種不幸，能睜開眼睛看的，才配稱爲好漢！」

說話的人是大道寺鐵齋。他拿着鎖鍊，白髯在春風中飄拂，邁着得意的步伐走過來，想用他汚穢的指頭把堀主水一行人的眼皮撥開。

這個瘦骨嶙峋的老人，雖然年紀很大了，但對於流血的遊戲仍然非常熱中，他虎視眈眈地望着這些人，像吸血鬼似的。

「嘿，瞧吧！」

鍊子從他的手腕脫了出來，在距離十數公尺的地方，鐵球擊中了一匹馬的眼睛。

馬受痛擊，一邊慘叫，一邊狂奔，一隻眼睛已壞，鮮血直流。牠繞着血海廣場横衝直撞——七槍是想讓堀主水一行人看看馬的痛苦，好使他們緊張、恐慌，使這場大屠殺的序幕開啓時，能收到更刺激的效果。

鐵齋漠然看着馬的狂奔。

隨聲投出一塊鐵器。

細看那不是錘子，而是延長至二尺的鎌刀。鎌刀掠過馬的腦袋，馬首立刻落地，馬自頸間噴出一道鮮血，很快的把地面都染紅了，身子仍狂奔了十數公尺，最後才頹然倒地。

接下來，大道寺鐵齋的鎖鍊就轉而朝那幾個尼姑身上飛來了，手起處，只見四個尼姑又應聲倒地，二十三具屍體七横八豎的躺在血泊中。

這時，一直在一旁的香爐銀四郎，接口道：「還剩七個人！」

「就只剩下七個人嗎？——我們這裏還有三個人等着動手呢，你們却殺得只剩七個了！」

「不，正確的說，我們這裏還有三個人和三頭狗，三個人就不要計較了。」

具足丈之進邊說邊站起身來，望望脚下：

「你們等一下，先讓天丸、地丸、風丸玩一玩吧！」

三頭猛犬吐着紅色舌頭，高聲吠了起來。

「你們這些糊塗蟲，畜牲那裏配作這些活尼姑的玩具呢?!」

鷲巢廉助搶白道，他那雙長在大手掌前的十根指頭，有若一條條蠕動的軟體動物。

「三個人對付七個人……數目不合。」

銀四郎喃喃自語，仔細估量一下又說：

「看來，我們以後要想這麼大大方方地幹他一頓，是不太可能了。不過，今天我們一定要讓堀族人了解，他們是與多麼可怕的人爲敵，非叫他們見識見識我們的武藝不可，……」

說着他用他美麗的眼睛，看看那七個還坐在血泊中的女人。

「唔！」

銀四郎突然瞪大眼睛，大聲說：「想不到……剩下的七個居然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

銀四郎雖然只有十七歲，但說起話來的口吻倒像是四十歲的大男人，具足丈之進順着方向逐次看了七個女人：

「呵！那不是千繪嗎？」

廣場一片死寂，明亮的陽光照在地面上，人人强忍着刺眼的光線，屛息不動。廣場上二十三個女人的血腥味相當刺鼻，一股淡淡薄薄的陰息，如鬼魅般隨影飄浮。

在剛才那場大屠殺的狂風過後，現場又隱藏着更蕭瑟的殺氣，所有的人都靜止不動，乍看之下個個都像是已離世的地獄亡魂。

女人們寂然地坐在地上，一個個都像雕像。

除了一個頭髮剃光的女尼之外，其餘六個女人都還留着頭髮，這幾個穿着小袖衣服，披着黑色頭髮的少女，在燦爛春陽下，使人感覺像在黃昏開花的瓠瓜似的，給人一種難以言喩的悽楚感。

三個男人望着她們，竊竊私語：

「主水的女兒千繪還活着！」

「主水弟弟多賀井八郎的妻子沙和也在！」

「眞鍋小兵衞的千金櫻花也在！」

「那不是圭子、阿品、阿鳥、阿笛嗎——」

「嗯，很有意思，雖不如銀四郎以往所描述得那麼艷麗，却也的確有點姿色！」

銀四郎笑道：

「剩下的，哼哼，我們好好享受吧？只剩七個有什麼關係！嘿，那不是拒絕我求愛的櫻花姑娘嗎？把她留給我，其餘六個你們自己處理吧！」

「那，我要千繪，剩下的——」

具足丈之進把指頭捏了一捏。鷲巢廉助搶着說：「不行，我要千繪和圭子——」

三個人好像是面對美酒佳餚一般，都露出了貪婪的表情，一個個都蠢蠢欲動。

他們商議已定，三人並肩走了過來，後面跟着三頭猛犬——死亡之輪似乎朝那幾個女人滾過來了。

住持天秀尼姑、村吏，都無法扼止這場刼難。

三個人在七個女人面前止步。

山門之下，被老尼圍繞着的天秀尼姑，抬起兩眼向春日的蒼天作絕望的祈禱。

突然，好像祈禱應驗似的，天秀尼姑彷彿聽到某種聲音，接着她看見繞過樹林，往廣場這邊走來的一行隊伍。

面對卽將來臨的大屠殺，屏息圍在廣場的那些人，似乎喪失正常的聽覺，等那一行隊伍接近了還茫然不知。

鷲巢廉助站在其中一個女人面前，手臂高擧，拇指彎曲，四指並列，準備出擊。

二

「且慢！」突然一聲暴喝，把鷲巢廉助嚇了一跳。

會津七槍中的司馬一眼房最早發現闖入者。站在旁邊的漆戶虹七郎、平賀孫兵衞和大道寺鐵齋立卽警覺過來，其餘三個人也隨着四個人的視線看過去。

這時，出現在蒼翠樹林中的一行隊伍停了下來，在十數分鐘內，廣場呈現一片奇異的肅靜，這突如其來的一聲暴喝，使在場的村吏和女尼都輕輕吁了一口氣。

天秀尼姑掙開老尼的手，從石階上跑下來。跑過血跡遍佈的廣場，朝那一行隊伍跑去。

這一行隊伍約有三十個人左右，沒有人携槍帶械，而且大多數都是社會上的名女人，每一個人都裝扮得高貴而素雅，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儀，在隊伍中央，停着一乘黑網罩住的女轎。

天秀尼姑奔向乘轎，跪地哭訴。

司馬一眼房搖頭想着：「到底怎麽一回事？」

具足丈之進探了探腦袋說：

「不過是一乘女轎罷，沒啥大不了的。可能是到寺院參拜的貴族婦女，看那樣子最多不過是旗本的家眷而已，我們有四十萬石大藩作靠山，怕什麽——廉助，幹吧！」

香爐銀四郎扯着鷲巢廉助的袖子：

「女轎？那倒有趣，讓她見識見識我們的演技！」

停在那裏的一行隊伍又開始走動，穿過血海廣場直往這邊走來，漸漸靠近了——一眼房目不轉睛地看着。

「哦，沒錯，怪煞！」

「一眼房，怎麽了？」

「剛才我覺得可疑，現在才看清了，你瞧，轎上面的金紋有小小的五三桐！」

「啊！」

一向泰然自如的漆戶虹七郎，絞着獨掌說：

「五三桐是——豐臣家的！」

一聽到這句話，七個人方始想起東慶寺住持天秀尼姑

是豐臣秀賴的孤女。

天秀尼姑是豐臣家唯一的後嗣，但現在連天秀尼也不使用五三桐的徽記，在德川時代，堂堂皇皇擺出五三桐金紋招搖過市的人會是誰呢？

七槍茫然地望着乘轎。

乘轎依然停在他們面前，轎門寂然。

一個像老臣模樣的武士站出來，嚴肅地走到他們身邊來。

「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是你們做的嗎？」

「慘無人道？」

七槍衆人面面相覷，平賀孫兵衞傲慢地說：

「不錯！」

接着又說：

「但我們可不是亂肆屠殺的，第一，這是對叛徒的懲罰，第二，奉主君加藤式部少輔——」

「詳情稍候再談，請先把屍體好好收拾，我們有話好說。」

「哦？——」

具足丈之進發出猴子似的叫聲。

「我以爲背棄藩主、武裝離開的叛徒已不會再有了，那知還有比他們更厲害的傢伙。在德川天下，敢於乘坐五三桐金紋的轎子招搖過市的，簡直比叛徒還可惡，喂！發出這種命令的人有種就露露面吧！」

這時，轎內傳出女人平靜的聲音：

「休理，把門打開。」

老臣跪着拉起門簾，侍女在轎前放着鞋子。

一個穿雙層白羽小袖的女人，靜靜地從轎裏走出來，年紀雖然已過四十，但風韻猶存。身材豐滿，肌膚細膩白皙，簡直像仙女下凡一般。她那雙深沉的眸子，靜靜地凝視七槍，這些魯莽的男人被她這一逼視，都自慚形穢地垂下頭來。

不知何時，天秀尼姑已跪在她脚旁。

女人平靜地說：

「我是天秀尼姑的母親。」

半晌，大道寺鐵齋發出顫慄的叫聲：

「——母親？」

這個女人看來也不過大天秀尼姑十歲而已，她竟自稱是天秀尼的母親。

「天秀尼的母親——天秀尼是豐臣秀賴公的女兒，那麽——」

「我是秀賴的妻子。」

七人震驚不已，都跪在地上齊呼：

「千姬公主！」

三

「不錯，她就是千姬公主。」

那個被叫做休理的老臣，用低沉的聲音答道。四周寂靜無聲，加藤家的士兵都一齊下跪叫道：

「千姬公主萬歲！」

七槍聽過有關千姬公主的悲劇，千姬年輕時就成了德川政略的犧牲品。七歲時嫁給豐臣秀賴，十九歲大阪城淪陷的命運，在戰火中奇蹟般遇救。後來再嫁給本多忠刻，婚後數年，忠刻撒手歸天，獨留千姬一人寂寞度日，現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女人，竟又突然出現在衆人眼前，怎不令人覺得意外?!

這個傳聞中的戲劇性人物，顯然是個相當特殊的奇女子，她不但具有如傳聞中超凡的魄力，而且由現在仍然堅持佩帶豐臣家金紋這一點看來，她似乎還十分勇敢呢！

千姬銳利的眼光始終盯着那幾個兇神惡煞，她義正辭嚴地說：

「這裏是男人的禁地，任何人不得撒野——寺院的法規，自古以來人們一直都嚴格遵守，你們却故意在此大行天地難容的誅殺，這是怎麼一回事？」

鷲巢廉助急忙說：

「在下是會津加藤家的家臣，奉主公命令誅戮去年背叛脫逃的堀族人。」

「那是堀族男人的事，與這些弱女子何干？」

「是的，男人膽敢如此，女人勢必也——」

「可是這是尼寺啊！寺院住持是我的女兒，難道你不知道？」

千姬怒視七人，眼睛燒着憤怒的火焰，把七人逼得無話可說，這時不知恐懼的少年香爐銀四郎，猛然抬起頭來說：

「待會兒再領教妳的訓誨，我們主公下了會津四十萬石的賭注——務必把留在這裏的七個女人統統處死！請公主好好欣賞吧！」

在面露殺氣的銀四郎和七個女人之間，千姬不動聲色地站着。

「且慢，讓我先來對付你。」

銀四郎愕然，千姬眼睛噴出怒火。

「以會津四十萬石爲賭注，很有趣。可是，千姬却用性命作賭注保護尼寺。」

七槍衆人張口結舌，千姬露出嚴厲的表情。

「聽着！千姬以生命作賭注不只是爲了保護尼寺——連同在那兒被捕的男人，也算在內！你們必須當場釋放他們。」

「這——」

七名武士狼狽地面面相覷，具足丈之進搶着說：

「奉將軍詣令——」

「如果違抗將軍家的旨意，那——」

對方漠然不答，七人靜默下來，不敢再說什麼。

千姬是將軍的姐姐，七槍雖然不敢在她面前太囂張，但迫使他們沉默的却不是這個，而是這不同尋常的女人，竟以性命作賭要求釋放堀主水一行人，堀族人如果以五三桐金紋作後盾，重振旗鼓，那可怎麼辦？

司馬一眼房對大道寺鐵齋使了個眼色，低聲說：

「他媽的，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

「對手相當難纏。」

「先打退堂鼓再說。」

「只好如此了。」

二人怕性急氣浮的銀四郎又會胡言亂語，誤了大事，趕緊上前作了個揖：

「請千姬公主恕罪！」

二人跪了下來，其他五人也只得跟着跪了下來。

「等一下。」

千姬喝住想抽身而退的七名武士：

「你們把他們殺得好慘，還不趕緊收埋了？」

「埋在那裏？」

「埋在東慶寺內，此處雖是男人禁地，但這次例外，我准許你們進入，其他士兵留在門外。」

在千姬跟前，七槍一直屈居下風，既不敢造次，只有自認倒霉了。

七個人汗流浹背，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在石階跑上跑下，他們並沒有因罪惡和懼怕而懺悔，反被新來的憤怒和羞辱弄得醜態畢露。

天秀尼看着他們掩埋死者，用顫抖的聲音問：

「母親，難道我們就這樣饒了他們嗎？」

千姬不答，也不回顧搬運屍體的七個男人，只怔怔看向廣場中央。

在千鈞一髮中被千姬由死神手中救回來的七個女人，此刻擠在一起，垂頭喪氣地靜坐着。

千姬喃喃地說：

「是的，要饒恕那七個魔鬼。」

她對坐在那裏面無表情的堀族僧人瞥了一眼說：

「唔！他們奉命要押解囚犯到江戶。」

「去江戸後僧侶會被處死啊。」

「那是將軍的命令。」

「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嗎?」

「目前確是如此。」

千姬沉痛地說:

「既經幕府命爲罪犯，若被我私自解放，於情於理都是行不通的，何況將軍家是我弟弟，我怎好插手管這些閒事，這會落人笑柄的。不過有關虐待俘虜的事，我當盡力向將軍稟明，這羣犯人的命運就只有聽憑將軍裁決了，一切等我回江戸再說吧!」

這時，僧侶中有人激動地說:

「眞是感恩不盡!」

原來是堀主水，爲感激七個女人得救而說出的肺腑之言。

「不論我們去江戸受什麼處罰，都不會忘記公主的大恩大德!」

天秀尼師望着那被破的山門。

「可是，那些傢伙破壞了東慶尼寺的山門啊!」

千姬堅毅的語氣回答道:

「我決定以女人們的手回報他們。」

她靜靜走向七個女人。

七個女人緩緩抬起頭，看樣子還沒有虛脫，理智也很清醒，十四顆黑色的大眼睛閃着異光注視千姬。

「我放走他們的用意妳們明白嗎?」

「——知道了。」

千繪用咽啞的聲音答道。

修羅巷

一

在此之前提一提案發的現場——鎌倉東慶寺。

東慶寺原名是松岡山，正統的名字是東慶總持禪寺，弘安八年，北條時宗夫人覺山尼所創。

文永十一年和弘安四年，元朝流寇二度來犯，執政者北條時宗屢次進剿，有功國祚，弘安七年，以三十四歲英年辭世，夫人則落髮出家，名爲覺山志道大師。

翌年，覺山尼姑創立東慶寺，創寺目的並不只在祭奉先夫，她最大的成就是首創古今無與類比的獨特寺規。

她經常目睹圍繞在鎌倉霸權下的修羅之爭，權貴彼此勾心鬥角，而受害者往往是無辜的小民女子，犧牲者的悲劇深深打動她的心，她覺得女人的苦難十之八九都是由於男性的橫霸所造成。古來紅顏多薄命，女人雖然不能推咎其罪，但只要立意皈依空門，便能得寺院廣大無邊慈悲佛祖的庇佑。覺山尼姑有鑑於此，向自己的兒子執權者貞時提出請願。

「覺山尼姑請示貞時大人：尼以出家之身，察明平民女子不受神佑，是因委身不法的男人，或遭遺棄，或尋短見，每多不忍。有此不幸女子，請在三年內投入本寺潛心修行，務必了絕塵緣，方得自由之身，唯盼遵循寺法，謹此大人批照。」

貞時特請皇上下聖旨來達成母親的願望。

只要逃進該寺，不論如何蠻橫的丈夫或權貴大臣，都必須退回去——這就是東慶寺之稱爲逃避寺或斷緣寺的始末。

在千鈞一髮之際踏入了東慶寺一步，追捕者便不得進入，甚至在最危急關頭把草鞋丟進門內，寺法立即生效。

日本有很多歌謠歌頌東慶寺的權威:

「松岡超渡無緣的衆生」

「斷絕塵緣是鎌倉寺的後盾」

「遵循鎌倉之命離緣」

「若不服氣就來松岡」

「松岡是推翻男人的地方」

就和現在的家庭法院一樣，有時還負責社會上婚姻悲喜劇的調解工作。不過在封建時代，問題之產生都是被迫

的，故無疑的，東慶寺儼然成爲當時相當權威的女人救助機構。

自從第一代的覺山尼姑創寺以來，東慶寺代代住持都是名門之後或公主。

在這些住持當中，以第三代的清澤法師最有名，她流傳下來的軼聞堪與女人之城的英名相媲美。

清澤法師乃元弘之亂戰死的桜田貞國之後，其貌美如仙，追求者不計其數。有一次，一個愛慕她的劍客，在路上和她糾纏，用刀威嚇她。清澤法師手拿的紙刀突然展現開來，全身隱沒於紙刀之下，在密不透風的紙刀外面，一點空隙也沒有，劍客害怕想調頭離去，突然，法師大喝一聲，紙刀劈了過去，劍客中傷，口吐白沫，窒息而死。

尼寺的權威甚至遠傳北條、足利，戰國時代曾一度稍減，直到第二十代住持豐臣秀賴的女兒天秀尼姑任住持以後，才又逐漸恢復舊名。

當大阪城淪沒時，天秀尼姑只有七歲，和八歲的哥哥國松一起被捕，國松在七條河被斬首示衆，年幼無知的天秀尼被送進尼寺，當時家康曾經問她：

「有什麼願望儘管說，不要害怕。」

當時，千姬也在場，她代替七歲的小尼姑回答：

「東慶寺開創以來寺法未曾中斷，若能入寺實可榮耀家門。」

千姬當年十九歲，她不是天秀尼姑的親生母親，天秀尼姑的母親是秀賴寵妾之一，也是著名武士成田王兵衞助直的女兒。千姬沒有小孩，她同情這個薄命的孤女，所以認養天秀尼姑作爲義女，待她一如己出，這對毀滅豐臣家的祖父家康，可能有一點賭氣作用在內。

最後顯然連鐵血作風的家康，對天秀尼姑也產生憐恤之情了，每一想到她是自己野心下的受害者，其心情之痛切，可能比千姬厲害得多呢！

既得家康允准天秀尼姑被送進東慶寺，起初是爲了安撫人心，多少帶有軟禁的意味，但是，由於千姬和家康之間的承諾，天秀尼姑始終保有某種權力，幕府方面也很尊重尼寺——至於內幕的來龍去脈，非與東慶寺有關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如此經過二十七年。

東慶寺固然是名寺，代代繼承禁制男人、救助女人的傳統寺規，但因偏處鎌倉荒郊草深苔掩之地，如同野寺一般，一直未受世人重視，而且寺裏住持又是仁族遺孤，會津七槍那裏會將她看在眼裏呢？無怪乎他們膽敢蠻橫地把這個男人禁入的山門，一腳踢開，辱沒三百數十年來保護女人的寺法於股掌之間。

在慘劇發生後的第十天，一個戴網笠的雲遊僧和一個戴覆面斗笠的武士，蹣跚地走向東慶寺的石階。

二

「師父！」

戴覆面斗笠的武士一邊走上石階一邊喊道。

走在前面的雲遊僧已經來到山門下，他沒有回答，只凝視着山門。

「嗯，原來如此。」

他自言自語。

山門仍然有三角形的洞孔，但是這個大洞已經無法修理了，唯一辦法是另換一個新門，但去那裏找一個可以取代駿河五十萬石的城門呢？顯然寺裏的人還沒有作補救措施，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寺院被深深的憂愁所包圍，大家似乎已無心顧慮山門了。

「據說是用赤拳打破門，然後用腳踢開的。」

「難道是陳元贇一派的徒弟？」

陳元贇是當時從元朝來日本的江戶武師，曾表演精妙的少林拳法，使日本的武術界對他刮目相看。

「不！我倒沒有聽過陳元贇指導會津家的事，拳法在達摩大師時就有了，因此在陳元贇之前，日本早已盛傳拳術，有志者都喜歡在深山密谷潛心苦修，他可能就是這樣學來的。」

戴覆面斗笠的武士又接着說：

「師父，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尼寺呢！」

「我也是第一次！」

「不，這不一樣，師父您年歲已大，而且又是千姬公主請來的，你進去是應該的，可是我——」

「怎麼，你害怕了？」

「讓我在門前等你如何？」

「你這傢伙口是心非，我看你的表情很興奮嘛！」

「不，請不要誤會。」

「呵，你瞧，到處都是女孩子，兩、三個男人進入不妨的！」

雲遊僧一向喜歡說俏皮話。

二人哈哈大笑，一邊笑一邊拿起笠帽。雲遊僧腦袋光禿禿的，是一個留着白髯的老和尚，武士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獨眼男子，面貌像雕刻的藝術精品似的莊嚴肅穆，可惜右眼已壞。

「請問有人在嗎？」

老和尚拉開如破鐘般的嗓門，鈴聲跟着看門人的腳步

聲一起傳過來。

「江戶東海寺澤庵，受天樹院之請，特來拜訪，請傳話！」

「澤庵大師！」

看門人慌慌張張的打開破了的山門，彷彿遵從吩咐似的，立刻跪了下來：

「千姬師太已經久候了……請隨我來佛殿。」

看門人搖着鈴子急急在前領路，好像沒有注意到澤庵之外還有另一個男人。

宗彭澤庵當時七十一歲，不過看起來還很硬朗，他是江戶品川萬松山東海寺的開山祖，將軍家光卽皈依在其門下，天皇特賜國師尊號，可是他却堅拒不納，是一個高風亮節的高僧。

「這座尼寺相當豪華。」澤庵回頭看看那獨眼武士說道。

「什麽，你不知道除了現在的山門、方丈、佛殿和主要建築物都是從駿河城移來的，氣勢當然非凡囉！」

二人說着，如燕子般由地上飛掠過去。

「明知此點還殺死二十三個尼姑，可見不是尋常人，若眞不是普通人就麻煩了，大概是像你這樣的人吧！」

武士苦笑道：

「不，我不是胡作非爲的人。」

「虧你好意思說，你還會把將軍家打得落花流水呢，說眞的，那將軍倒是很好的對手。」

「算了，那已經是老掉牙的故事了。」

這時看門人好像突然發現武士存在似的吃驚地回頭一看他，心裏納悶這個把將軍家打得落花流水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這個武士的身材非常魁梧，富有一股浪人奔放不羈的粗獷味道，說起話來却優雅平靜，眼睛射出聰明銳利的光芒，右眼已瞎，乍看之下不太討人喜歡，但他那美麗的獨眼，經常流露一股懾人的光輝，所以變成他一種與衆不同的表徵，尼寺看門人仍無法判斷武士的來歷。

他們越過石舖的地面，來到佛殿，這是一棟宏偉的雙層式建築物——二人靜靜地走了進去。殿外的天空，已有初夏氣息，但殿內佛堂却黝暗陰森，青煙微弱的繚繞在殿上，正中央擺着許多神靈牌位，一羣白色人影跪地膜拜。剛從戶外走進來的澤庵和武士，似乎還不太習慣這裏的陰暗，在入口處站了一會。不久，武士看着神牌說：

「四十四個。」

千姬和天秀尼姑坐在膜拜的七個女人旁邊，這時方始

發現二人已到。

「禪師，一路辛苦了！」

澤庵和武士趕忙上前拜見，在寒暄之前澤庵突如其來地問道：

「天樹院師太，那個牌位是什麽意思？」

「那是被拖去江戶處決的堀族二十一個人。」

「哦，原來如此。」

「根據密探的報告說，加藤式部少輔得知七槍闖進東慶寺，因恐事發便趕在幕府調查之前把堀族人殺害了。」

「……」

「他們既不是用拷打、磔刑，也不是用切腹、斬首，奸人們爲了使他們受更多更長的痛苦，在三天之內分別把俘虜手脚的指頭砍斷，然後在他們面前飲酒作樂，唉，可憐，那裏面還有可愛的少年僧，這些毫無人性的畜牲！」

「……」

「七槍向加藤主人報告闖進東慶寺的經過，不但沒有被斥罵，式部少輔還誇獎他們做得好！」

說到這裏，佛殿上寂靜無聲，澤庵也忘記招呼的禮貌了。

在寂靜中，女人的仇恨和悲傷好像已凍結似的，看來反而比男人們的軍事戰略會議更淒壯，澤庵似乎已感覺到哭訴的幽魂四處晃動……

半晌，千姬又接着說：

「當然在還沒有發生這件事以前——單是擾亂尼寺這一點，加藤家那一羣走狗就罪該萬死了。天秀尼姑是我的女兒，她所護衛的尼寺被血染汚了，我已經下定決心要懲罰這些畜生。」

千姬性情剛烈，那是在年輕時代歷經滄桑所培養出來的。

她隱密地住在江戶城竹橋御門，平常很少外出，但每次出門一定坐着堂堂豐臣家金紋的乘轎。大阪城陷落時，千姬再度下嫁本多家，經過多少無情的歲月，仍不能忘懷前塵舊事，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隨大阪煙火化爲烏有了，如今她已識破人間的冷暖世態，決心以激烈勇敢的態度，來反抗壓迫她一生的德川家。

她壓低聲音說：

「如果我向將軍家控告，將軍家當然會聽我話肅清他們的。」

「那是自然的。」

澤庵想不通千姬爲何不這樣作，反要他千里迢迢的趕來，他不明白她究竟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膏藥。

「但我不打算這樣做。」

三

將軍曾經號召天下諸侯：

「初創帝業之日，承蒙諸侯之鼎力相助，但我不若祖父、父親，我是天生的將軍，不論我怎麼對待你們，你們都得服從，如有不樂意者，請現在離去。」

這是曾使天下三百諸侯對他臣服的德川家康，將軍氣性高傲，儼然具有征服者般的威嚴，但他一生始終覺得愧對一個人，這人就是天樹院師太。德川為了獨覇天下，使姐姐成為女人悲劇中的最大犧牲者，德川雖然於心不忍，卻無法出面幫助她。澤庵曾數次與將軍會面，每當提起千姬公主時，將軍總是黯然神傷，禁不住落淚感喟。

然而——

「我不打算向將軍控訴，而且我做阻止別人對幕府加藤家譴責的行為！」

千姬閃動嬌麗明亮的眸子說：

「我這麼做的原因，是不願靠男人的力量，來懲罰這些大膽汙衊尼寺的傢伙，我希望讓這些女人親手殺那批禽獸不如的東西，讓他們感覺到她們身受的痛苦，這種事若讓將軍家介入，反倒不便！」

澤庵看着陰暗中七個女人的臉孔，突覺背脊上升起一陣寒意，再定睛一看，發現這七個女人都長得很美麗，一個個溫柔沉默，楚楚動人，可是，她們臉上，好像被一層悽慘、蒼綠的燐光所包圍似的。

「禪師，你以為如何？汙衊寺院的七隻野獸一定要用女人的手來處罰，無論如何必須打倒他們！」

千姬凜然地說，她回顧七個女人：

「其實不用我多費唇舌，這些女人已經覺悟了，是不是？………這位是我皈依的師父江戶東海寺澤庵禪師，妳們過來自我介紹吧。」

女人們輕細的聲音說：

「我是堀主水的女兒千繪。」

「我是主水弟弟眞鍋小兵衛的女兒櫻花。」

「我是主水弟弟多賀井又八郎的妻子沙和。」

「我是堀主水的親戚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

「我是堀家家臣稻葉十三郎的妻子圭子！」

「我是家臣金丸半作的妻子阿品。」

這幾個女人都還留着頭髮，剩下一個剃了髮的小尼姑咬牙切齒地說：

「我叫阿笛，是千繪小姐的女婢。」

接着她又用尖銳的聲音說：

「可是，師太，這個滿臉皺紋的老和尚也是男人，妳剛才不是說不想藉用男人的力量嗎？」

「是這樣的。」

千姬忙道：

「我也很希望完全靠女人的力量來作事………」

她阻止阿笛繼續說下去：

「可是敵人都不是泛泛之輩，他們都有超絕的武藝，一般人對他們是沒辦法的。七槍之一的鷲巢廉助，蠻力過人，赤脚空拳就能打破有卯釘的山門，你想想看，光憑妳們幾個怎麼能勝過他呢？」

「………」

「平賀孫兵衛這傢伙，耍起槍來就好像兇神惡煞一樣可怕，漆戶虹七郎雖然只有一隻手，但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冷面殺手。」

「………」

「具足丈之進隨身跟着三頭比獅子還兇猛的惡犬，司馬一眼房使用伸縮自如的皮鞭，大道寺鐵齋的鎖鐮也很厲害。」

「………」

「還有那個叫香爐銀四郎的少年，會操一種奇怪的黑網，使它像雲霞一樣把人蓋在裏面。」

「………」

「而且，這些人背後還有一個更可怕的人物為他們撐腰，他就是他們的武術教練蘆名銅伯，而且還有連幕府也不敢得罪的會津四十萬石作他們的後台呢！」

「原來如此。」

澤庵這才恍然大悟，千姬搓着雙手接着說：

「雖然你們有仇要報，但和這些人公然挑戰，不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嗎？」

這時圭子含着淚水毅然地說：

「師太，我們的生命早已不值什麼了！」

「報仇也得量力而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不要教敵人稱心如意，不要意氣用事，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堅忍不拔才能達成願望！」

千姬猛烈搖着頭繼續說：

「妳們都是武士的妻女，大體上都受過初步的武技訓練，若現在就向那批傢伙討戰，恐怕會吃虧………在這方面我早有計劃，這位禪師認識很多江湖上的劍客俠士，願意助妳們一臂之力，這是我現在才告訴妳們的原因，禪師介紹一個能夠指導妳們打敗敵人的師父到這裏………」

千姬望着坐在澤庵旁邊的男人，那男人用手撫着光溜溜的下巴，獨眼看向天井，一付心不在焉的樣子。

澤庵回頭說：

「這下子你該知道我帶你來的目的了吧！」

武士睜着獨眼微笑道：

「知道了，剛才在途中聽師父說，有點迷糊，現在我都知道了。眞是有意思！」

接着他又說了一句使大家驚訝的話：

「依我看，就是訓練她們一百年，也沒有辦法對付會津七槍的。」

「爲什麼？」天秀尼姑急急問道。

獨眼武士認眞地說：

「我由剛才話中知道敵人個個武藝都非常高强，妳們決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武技一定經過數十年的苦修，才能達到這種境界。這些人當中有的獨臂，有的年紀輕輕面部就有刀痕，不是嗎？恐怕人間最深的痛苦他們都嚐過了呢！」

澤庵瞧了武士一眼說：

「閣下好像也是一樣吧！你的眼睛不也是被令尊殺傷的嗎？」

「要對付那些傢伙，教導這些蛾眉細腰的美女學習劍術有什麼用？」

在寧靜得宛如冰封的佛殿上，武士放聲大笑，這種嘲笑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

千姬欲語還休，這時一個女人如黑蝶一般走到武士面前，原來是那位頭髮剃光了的小尼姑；突然她揚起手朝武士臉頰一揮拳道：

「誰要你來指導我們！」

阿笛紅漲着臉說：

「我們殺給你瞧，你這個沒用的膽小鬼，夾着尾巴滾蛋好了！」

「阿笛！不得無禮！」千繪喝斥道。

她莊嚴地注視武士說：

「請原諒，阿笛是個口直心快的粗人……如阿笛所言，請你不要干涉我們報仇之舉。」

千姬問道：

「這位武士尊姓大名？」

「呵！老衲疏忽，居然忘記最重要的事情。這位是柳生但馬守的長子。」

「唔，那——」

「我叫十兵衞。」

四

柳生十兵衞三嚴。

連與世隔絕的千姬公主，對這名字都不陌生。

他是劍聖柳生但馬守的長子，小時候，就被大家公認是一個足與其父媲美的天才兒童。個性放蕩不羈，喜以四海爲家，由於不能勝任將軍家劍道教練的工作，離開後一直過着流浪的生活，無疑的，千姬公主早已聽說過他的爲人處事。

千姬上下打量這位獨眼劍客。

阿笛仍不斷咒駡十兵衞：

「懦夫，滾回去，讓我們清淨一點！」

聽到對方的名字，其他女人都無動於衷，她們對柳生十兵衞是何等人物毫無概念。

「嗯，嗯。」

十兵衞揚眉看着阿笛，咧嘴笑道：

「很有膽量——妳和其他人不同。」

這時千姬方啓口道：

「十兵衞先生，你說敵人可怕，我們就是因爲敵人可怕才請你來的呀！」

「不只是修行，會津七槍那些傢伙——」

十兵衞把視線由阿笛臉上移到千姬坐着的地方，慢條斯理地說：

「這些人使用的武術，如刀術、槍術、拳術、鞭術、網術、鎌術都是屬於世間罕見的流派，我想這一黨人所學的都是一種不爲人知的絕學，而且，爲了不讓家傳外流，他們甚至互相通婚呢……」

「……你剛才說眞有意思是什麼意思？」

天秀尼姑忍不住問道：

「你認爲七槍很有意思？」

「和那些怪物對抗，我自身都難保了，怎麼能護妳們呢？」

「……」

「而且，我覺得從今以後就要作妳們這些弱女子的師父，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千姬和天秀尼姑異口同聲地說：

「那，十兵衞先生，你答應啦？」

「我指的弱女子是除了這小尼姑以外的人，這小尼姑是個女中豪傑！」

十兵衞瞅着阿笛可愛的臉孔，一邊笑着說：

「個個都是天仙美女，我那有不高興的道理，幸好大家還留着頭髮，如果都是尼姑，豈不叫人傷心？——不過就算是尼姑，也還相當標緻哩！」

「我從來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天秀尼姑說：

「堀族人把她們寄託在這裏時，那裏會想到有今天加藤這樣蠻橫無禮，居然派打手來侵犯山寺。見這些女子一個個年紀輕輕的要她們落髮出家，我實在於心不忍，所以我叫她們留着頭髮暫時藏在這裏。」

像通俗歌謠那樣，「在松風中帶髮修行過三載」，並不是指跑進這裏的女人都得剃髮當尼姑，不論斷絕塵緣或其他因素，在收容苦惱女人的東慶寺內，尼姑帶髮修行並不稀罕。

「但，十兵衛先生。」

千姬不安地說：

「你會不會是因爲這些女子長得漂亮，心裏高興就答應下來的？那是不行的。」

「自然不是，這些女人必須犧牲掉！」

「什麼——」

「這些女人統統非死不可！」

衆人大吃一驚，千姬和天秀尼姑交換驚駭的眼光，柳生十兵衛注視七個女人，獨眼放射異樣的光輝。

「如何？假使沒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敵人是永遠打不倒的。師太聘請我柳生十兵衛來照顧妳們，但我決不會出手和敵人對抗，我只能讓妳們有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決心而已，妳們首先就要有這種覺悟才行！」

武士的聲音如同鐵鑽般刺進七個女人柔弱的心坎。

七個女人昂起頭來，方始知道眼前的獨眼男子並非尋常之人，千繪平靜地說：

「我們早已決心犧牲到底了。」

「除了生命，貞操也得放棄！」

七個女人頓時花容失色，隨卽默默地點點頭，十兵衛笑着說：

「最好大家都有覺悟，雖然我力不從心，可是我倒願意一試了，先從指導兵法開始——不是劍法，劍法已經落伍，我教妳們兵學。」

「兵學？」

「對付那些怪物，與其用武藝不如學習孫子派、孔明派、楠派、甲州派、眞田派合而爲一的兵學最恰當……因此——」

繼而對天秀尼姑說：

「尼師，那麼就讓我暫時住在寺裏指導她們兵學，可以嗎？」

天秀尼姑面露豫色，不過很快就點頭答應了。

「這寺本爲男人禁地，但這一次例外，我們對你也有

所要求，在寺院期間必須隨身繫帶腰鈴。」

「鈴子？」

十兵衛側頭苦思，忽而露齒莞薾地笑了笑。

他想起剛才把他們帶到佛殿的看門人，腰間的確繫着鈴子，原來那是用來警告尼姑「男人來了，男人來了。」的。

「可以。」

不久，鈴子就被帶來繫在十兵衛腰上了。

「策謀不能公開……我想單獨和七個女人說話，尤其有關會津七槍的詳細情形，請問有沒有適當的地方？」

十兵衛問天秀尼姑。

「那麼請到方丈裏面去吧。」

千繪建議說：

「不如去後山樹林裏。」

「對，那裏比較理想。」

十兵衛站起身來，七個女人跟着走出去，在鈴聲中離開佛殿，澤庵望着衆人離去苦笑道：

「作將軍家的教練時總是愁眉苦臉的，現在倒眉開眼笑了！」

天秀尼姑用擔心的口吻說：

「禪師，這樣妥當嗎？」

「什麼事？」

「把七個女人交給那個男人？我看他有時候講話不太謹愼。」

「不會吧！」

澤庵也支吾其詞的。

「這個繼承一萬二千五百石的浪蕩子，很奇怪的是一直很規矩。」

千姬探問道：

「禪師，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眞的有辦法對抗敵人嗎？」

「嗯，也許。」

澤庵的答覆實在不太可靠。

「這個怪人把將軍家敎頭一萬二千五百石的俸祿讓給他弟弟宗冬，自己却四海爲家，游手好閑。他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是在屍山血河的世界中打滾，夢想着浪跡天涯行俠仗義的生活，每天捻着鬍鬚作白日夢，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擔任這個角色了。」

□　□　□

在初夏陽光之下，樹林閒輝映着蒼翠明亮的光芒，七個女人跟在十兵衛後面，阿笛好像突然發現什麼似的，抬起頭來說：

「千繪小姐。」
隨即臉色大變：
「那個人……的鈴子沒有響！」
七個女人嚇了一跳，在小徑中快步行走的十兵衛，腰部的鈴子搖晃着，但却沒有發出聲響。
柳生十兵衛回頭嘻皮笑臉地說：
「哈哈，女豪傑，妳擔心嗎？」
說罷，腰鈴這才響了起來。

七大環形

一

這座庭園據說是先君嘉明委託茶友小堀遠江守築成的，也是諸侯官邸裏著名的庭園，裏面有屏山、清泉、岩石、各類珍奇樹草，美不勝收。

現在却敗落了，山石崩坍，清溪汚濁，雜草叢生，百花凋萎，遠州河失去往日的光采，彷若無人居住的荒塚廢墟一般，但事實上這裏還住着數百餘人，所以這一片荒涼景象不如說是人心的荒廢更恰當。——在陰涼的風雨中，雖然是白晝，却帶有草木腐朽的氣味。

芝增上寺緊隣着加藤式部少輔的上房，雜蕪的庭院，來了兩個撐雨傘的人。

他們穿過院子，來到塗着漆的倉庫前，在門旁垂直吊着一根黑繩，當中一個人拉動繩子，因爲隔着厚牆，外邊聽不見裏面的聲響，但這根繩子通過屋頂下面的小孔，把倉庫裏的鈴子掀動，門立刻開了，一張美麗的面孔從裏面探出來。

「哦，是鐵齋老和孫兵衛。」

美少年說着，原來是臉上有紅色刀痕的香爐銀四郎。

大道寺鐵齋說：

「有事稟告主公——主公還沒有起床嗎？」

「不，快醒了，請進來。」

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進入倉庫。

倉庫中佈置甚奇，最醒目的是擺在牆壁旁邊，堆放得整整齊齊的銀櫃，以及長方形箱子，櫥櫃之類的東西，附近散置着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道具。在古今武家盛衰史中有一段描寫：「明成是闇將，不守武備，嗜錢如命。置庶民困窮於不顧，屢次剝削百姓，所括財物悉鑄成金銀，是以倉庫充滿財寶。」

在另一面牆壁上，掛有槍、刀、鞭、鎖各式武器，還有外國進口的臥舖、浴盆等，設備非常齊全，一塊不知作何用途的砧板，在糊有金屬網的小窗，微光投照進來，使倉庫內的一切物體，蒙上黑血似的陰慘光輝。

這是寶庫，同時也是歡樂場所。所有的武器和設備，都是用來滿足主人明成病態的幻想力和凌虐女人的實驗工具。實驗的結果，是無數女人因痛苦而滿地翻滾、呻吟、

哀號，最後像被針刺到的美麗昆蟲一般死去——看情形，七槍也時常在這裏會合，陪同主人一起享樂。

除了這個作用外，倉庫也是他們的大本營、值夜室，因此明成很得意地把它叫做「花地獄」。

角落設有大型樓梯，三個人慢慢走上去。

倉庫二樓的設備更是豪奢，裝飾非常講究，有秘密小室、客房和金泥唐紙。

三個人靜靜地坐了下來，豎起耳朵傾聽裏面的動靜，看見唐紙那邊有人翻動身體，大道寺鐵齋出聲說道：

「主公，你醒來了嗎？」

接着傳來主君明成猶睏的聲音：

「鐵齋，什麼事？」

「昨天晚上吉原莊司甚右衛門回報說今年的京都玩偶已經來了，主公是不是要？」

「多少人？」

「三十七個……據說裏面有幾個是公卿的女兒。」

「太好了，都是美人嗎？」

「不知道，我還沒有見過。」

「如果都是美人兒，我要親自去吉原瞧一瞧！」

「那麼我就全權委託你們去辦，我的嗜好你們應當知道，若是美人又是公卿女兒的話，無論如何給我買回來，價格照甚右衛門的意思好了。」

式部少輔是一個貪官汚吏，又極爲吝嗇，當時人家都把他叫做「一分少輔」，但是對買女人却非常慷慨，無論花多少錢也不會心疼，尤其能買到在京都公卿家長大的千金，更可以滿足他殘暴的虛榮心。對象如果是氣質高雅的黃花閨女，把她拖入禽獸世界來尋歡作樂，明成就能感覺到極度的快感。

吝嗇成癖的他，唯有在這一方面比較揮霍，怪的是雖然他花許多錢去買她們，可是欲一點也不愛惜她們，心愛的女人也被抓去處決是常有的事。

處決這些女人的任務也全部委託會津七槍，至於要凌辱她，還是殺掉她？——不論是凌辱或殺害，愈慘酷，明成就愈高興。

「……那些貴族女子有幾個？」

「……」

三個人面對面計算着，這個數目和在唐紙內與主君一起橫臥的女人數字相同。

最近明成不在平常的寢室睡覺，他想到一個娛樂的新方法，叫五個女人裸着仰臥排成一列，然後摟着一個女人在上面睡覺。

在值班的晚上，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的六個女人，不久就會落在他們手中。她們的臉孔、肉體、聲音和樓下的拷問，具融成一片，想到這裏，三個人不禁手舞足蹈，興奮異常。

三個人彼此會心一笑，走了下來。

在樓梯中途，鐵齋突然止步說：

「咦？」

「怎麼搞的？」

平賀孫兵衛順着大道寺鐵齋的視線看了看樓梯。

鐵齋站在第五級的樓梯上面，那兒有兩塊和草鞋一樣大小的泥痕，鐵齋把視線轉到第十三級樓梯下面，那裏同樣有兩個脚印——除此外，其他樓梯沒有泥巴痕跡。

「啊！」

孫兵衛驚呼，又怔住了。

開始使他驚愕的是有人偷偷跑進來站在樓梯中間，這一次驚訝的却是發現來者從底層樓梯躍到第十三級樓梯，居然一點聲音也沒有。

三個人立刻不聲不響地跑下樓梯，平賀孫兵衛取下掛在牆上的槍，門從剛才鐵齋和孫兵衛進來時就開着，附近有兩個脚泥印。

三個人一口氣跑到庭園，停了下來，但雨中庭園闃無人聲，只有不久前鐵齋和孫兵衛走來的木屐痕跡而已。

「……鐵齋老！」

香爐銀四郎突然駭異的大叫，指着門外的牆壁。在白色牆壁上畫有七個雙重圓圈，上面三個圈，下面四個圈，旁邊寫着「七大環形」幾個字。

「……」

三個人不由得暗吃一驚。

雙重圓圈的外圈較大，內圈較小，七個圓圈究竟代表什麼意思？三個人簡直如墜五里霧中，茫無頭緒。不過若由「大環形」來猜測，應該不難瞭解才對，因爲大環形是會津加藤家的標誌，但加藤家的環形只有一個，其他家族有三個大環形、九大環形，從沒見過有七個大環形的呀！

墨跡由於雨淋而陰開了，顯然圖形和文字都是剛才寫上去的。

「……是誰？」

孫兵衛說。

「七個大環形是什麼意思？」

銀四郎側頭苦思，鐵齋又在門上的小屋簷發現足印，同時察看大屋頂，一邊私忖道：

「……怪哉！」

灰色的天空，不斷飄着細雨，一個戴黑頭巾，穿黑色勁裝的人影，橫掛在高高的屋脊上，靜靜注視地面。這位

戴黑頭巾的人，還戴着一個猙獰的鬼面具。

二

屋頂上面和庭園之間——細雨紛飛。

站在庭院的三個人，嚇得背部冷汗涔涔，無疑的，這個歹徒用門椽作爲踏板，來往於大屋頂和地面之間。由樓梯上的脚印判斷，這個人的功夫相當高，但使鐵齋、孫兵衛和銀四郎心驚肉跳的原因，並不是對歹徒功夫的畏懼，而是隱藏在鬼面具後的眞面目。

歹徒泰然自若地坐在那裏。

鐵齋狐疑猜道：

「……密探嗎？」

當然所謂密探是指幕府派來的。

很奇怪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堀族的遺族，堀族男人已經全部殺光了，這個武藝精湛的人不可能是堀族殘黨，留在尼寺的七個女人沒有根除，實在很遺憾，三人雖然也起了疑心，但對這些女人的復仇，却從來不放在心上。

唯一使他們膽寒的是與將軍姐姐天樹院作對的記憶。

東慶寺事件離現在已經兩個月了，縱使這些叛逆的女人藏在尼寺，用會津四十萬石作賭注，也應該殺死她們才保險，誅戮逃入高野山的男人，不是得幕府許可才能如願以償的嗎？難道密探會是幕府派來的？

他們想起當時千姬發怒的情景，以爲事後她會氣急敗壞地向將軍控告，加藤家難免受到一場斥責，但自從那件事發生以來，幕府却一直保持沉默，這點倒使他們忐忑不安了。

說不定就是爲了這件事，幕府才派出密探來探查加藤家的內情和藩主的行爲吧？

「不過，這個戴鬼面具的密探好像不太對勁。」

銀四郎疑懼地說。

從平賀孫兵衛拿槍走出倉庫到發現屋頂上的歹徒，不過是一分鐘的事。

平賀孫兵衛說：

「管他是不是密探，先把他捉下來扯掉他的假面具再說！」

同時把六尺長矛挿在土中，轉瞬間，人已經凌空躍到屋簷。

他握着矛柄，輕輕一蹬，朱柄長矛牢牢挿進土中，人影在灰色長空中如黑豹一般躍到屋頂上。在地面仰視的鐵齋和銀四郎眼中，宛如屋頂上的鬼面歹徒因過分驚愕而不能動彈了。

鐵齋和銀四郎的笑臉突然僵住，跨坐在屋脊上的黑頭巾，仍保持同樣的姿勢騰空一躍，在空中和孫兵衛擦肩而過，黑頭巾站穩的同時抓住槍矛，揚手一揮，孫兵衛翻個觔斗往地面落了下來。

黑頭巾用長矛作支柱，在雨中如拋物線般跳下來——站在遠離倉庫的地面上。

鐵齋、銀四郎來不及回顧，只大叫一聲：

「孫兵衛！」

這時，仰天而看的大道寺鐵齋立刻返身，手中迅速地投出鎖鍊。

在鬼面人著地一剎那間，黑鐵錘穿過雨絲，如閃電般朝鬼面掃來，由於彎着腰落地的緣故，鬼面人逃過猛烈的一擊，然後趁勢跑向庭園另一邊去了。

追蹤而上的大道寺鐵齋，突然停住脚步，原來鬼面人跑進茂密的竹林裏了。

這座繁茂的青綠竹林，通行非常困難——在竹林裏鬼面人不知想起什麼忽然停了下來，頻頻往後看，手掌撫着下巴，彷若嘲笑的姿勢。至於藏在面具下面的是不是笑臉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鐵齋確實感覺對方在嘲笑他。鬼面人一定知道鐵鍊在竹林中不能發揮功效，所以故意擺出輕視的神態來挑逗追擊者。

「囂張的傢伙！」

老頭子的眼睛迸出憤怒的火焰。

他沒有走進竹林，只沿着竹林外圍慢慢地走。鬼面人依然把手擱在下顎，昂頭挺胸，猶如被狗追逐的貓，躲進安全地帶，神色泰然地往後回顧一樣。

忽然大道寺鐵齋再度往竹林投出一個銀色帶子，那是鐘形鎌刀。

鬼面人和鐵齋之間，有無數的青竹密密重疊着，先前爲了提防鐵錘的攻擊，才逃進竹林裏。現在隨着鐵齋的動靜，他也巧妙地廻避，把全身隱藏起來。

然而，距離隱藏處一尺以外的地方，鎖鍊飛了過來，又在距鬼面人背後五尺的位置，鎌刀以猛烈的衝力橫掃而過。

……大道寺鐵齋發現在距鬼面人橫一尺，縱五尺的地方，有一點點空隙，他便利用這裏作爲目標，把他的鎌刀投了過去，當然對方沒有察覺到這個漏洞。

繫着銀帶的鎌刀快速劃空而過。

鎖鍊的普通用法是用鐵鍊把對手纏住拖過來，然後用鎌刀砍殺。誰會料到鎌刀取代鐵錘，直接飛射過來？又誰能測知鎌刀往鎖鍊的垂直方向橫掃而過的刀勢？

若目擊過鐵齋在東慶寺門前，以馬和尼姑爲對象大肆

殘殺的事，應該會知道他那變幻莫測的技巧——

但——二尺的大鎌刀如割草一般剷掉了竹葉、樹枝，以疾風之速度咻！咻！咻撲面而來——

剛才保護鬼面人的竹林，現在突然佈滿重重危機，在繁茂的竹林中，爲了要躲開鎌刀的掃射，在地上翻滾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鎌刀劃開雨絲，掃落竹葉，掠過目標的正確位置，重新回到主人的手邊。大道寺鐵齋幻想對方的腦袋落地，鮮血四濺的情形，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

「嚇！」

鐵齋的笑容收斂，並沒有如預期般看到腦漿迸射，血肉模糊的慘狀，不，鎌刀所過之處毫無反應。

原來鬼面人在千鈞一髮之際向前仆倒，避開了鎌刀，竹葉茂盛不能臥倒的地方，他就縱身躍起，飛也似的抽出刀子，在第二次仆倒之前，把下面的竹子連根劈斷，鐵齋的鎌刀在下一秒鐘掠過竹子的上部。

只見距竹子根部三尺高的部位連同根部，忽而斷裂爲二，分別往左右兩邊倒下來。竹子的前端部分，如椿般落在地上，在搖曳的樹葉中，揮落霧風帶來的露水。

戴鬼面具的男人，又跳進竹林深處，在霧雨中漸漸消失踪影，鐵齋茫然地站在原地，喪失追逐的勇氣。

「鐵齋老，怎麼啦？」

香爐銀四郎跑過來問道。

老頭子抽動嘴角，忿然道：

「逃掉了！」

「看我的——」

鐵齋立刻阻止想追上去的銀四郎：

「等一下，現在來不及了，何況——」

老人的聲音愈來愈小，從他嘴裏第一次發出失望的嘆息。

老人回頭詢問：

「孫兵衛在那裏？」

大雨滂沱的庭院中，平賀孫兵衛哭喪着臉坐在那裏，不過顯然已經沒事了。

銀四郎氣猶不平。

在空中利用長矛，把孫兵衛他們往後擊退，然後乘機用長矛跳到地上逃跑的歹徒，確實是非常可怕的敵人！

——從竹林的決鬥中，更可以看出敵人的厲害之處。

大道寺鐵齋心有餘悸地回憶着。

從敵人還有閒情嘲弄自己的情形看來，他當時要殺死孫兵衛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他只不過在對方身上，打了一拳，並不急於置之死地，可見敵人的行爲帶有嘲笑意味。

「鐵齋老……那傢伙是誰呢？」

銀四郎瞪着血紅的眼睛，鐵齋歪着黯淡的臉孔說：

「敵人的眞面目有兩種可能。」

「第一是——」

「第一是幕府的密探，但若是密探，爲什麼故意讓我們看到他嘲弄的姿態，這一點很可疑。」

「另外一種是——」

「堀族的人。」

「堀主水一族的人？但是堀族中沒有武藝像那樣高强的人啊！」

「銀四郎，東慶寺還有七個堀族女人。」

「……哪，剛才戴鬼面具的人是其中之一囉？」

「不，剛才戴面具的是男人，如果七個女人請人來尋仇……那人就是剛才的鬼面傢伙……」

鐵齋又側頭苦思了。

「既然如此，他爲什麼沒有殺死孫兵衛？又爲什麼要戴假面具，還有七個大環形代表什麼意思?!」

銀四郎瞪大眼睛不停地追問。

「好，讓我去鎌倉東慶寺探個究竟！」

一個黑色裝束的人影，躍過加藤家的圍牆，冒着大雨躲進無人的陋巷，取下鬼面具。

「如被看見這隻眼睛，他們一定會知道我是誰了。」

原來是柳生十兵衛。獨眼是他的標記。

「這些傢伙果然是名不虛傳，連我也差一點招架不住了……怎麼辦，我又不能殺死他們，女人們要把這些傢伙殺掉要可相當費力了！」

籠 子

一

慈父橋——是由吉原創辦人莊司甚右衛門所築造的。

在小木橋下方，長着青翠的蘆草，從大河流下來的草香，瀰漫河畔。

小橋東側的旁邊，有奇異的物體。

看來雖然很奇怪，但這種東西到處可見，當時的人都用來鎮壓妖邪。它是六尺長有若陽具的石柱，下面繫着一條帶子，石頭表面刻有道祖金勢大神明的雕像，道祖神本爲道路安全之神，又是性神，專司生育之事，莊司甚右衛門爲了討吉利，便在橋畔供奉起來。

兩個人騎馬經過橋上，是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二人經由道祖神前面向右轉，對滑稽古怪的石柱，看也不看地騎了過去。

「今天傍晚之前，銀四郎應該會從鎌倉回來了。」

「嗯，我很擔心尼寺那七個女人……如果能探知她們的行動，一切就好辦了。」

「早知道管他什麼天樹院師太，一律殺掉她們豈不乾淨！」

「實在不必害怕，連幕府都不敢對我們怎樣！」

「加藤家的叛徒由加藤家處罰是理所當然，幕府也知道爲了這件事和會津城作對是很划不來的！」

「……想起戴鬼面具的人、七個大環形，和那些文字，就覺得渾身不舒服！」

「我們趕緊把選購京都玩偶的事情辦完，早點回去聽銀四郎的報告。」

二人沿着壕溝向大傳馬街道前進。在旁邊某一房子的屋簷下，有一對眼睛跟蹤着他們。

壕溝對面有一排排貧陋的房屋並列着，這裏是木匠、做榻榻米、治鐵的、做燈籠的、石工、製桶的店舖，每一家裏面發出嘰嘰喇喇的生產聲音，這些工人都是爲了供應後面吉原大社區的需要而聚集在此的。

一個獨眼武士走進製桶的那一家，在道路對面，沿着壕溝擺着七隻可以裝人的大桶。

「來了。」

武士自言自語。

桶屋的老板正在講話，看見武士便問：

「大爺，你剛才說什麼？」

「不，不關你的事。」

柳生十兵衛微笑着答道。

店裏有七、八個學徒坐在一起編製竹藤，其他學徒和老板也在編製一個很大的籠子。

「不用招呼我，請繼續做。」

十兵衛有禮地說。

「哦，吉原除了天水桶以外也需要這種桶嗎？」

說罷，望着外面成行成列的大桶。

這裏談到所謂「伏桶」，來吉原的嫖客盡興後若發現是身無一文，立刻就會被人逮捕起來，裝在桶中，蓋住桶蓋，用釘子釘在妓樓附近的路面上，這種規矩是已經被官方承認的。

「那，這個籠子在今天、明天就可以完成嗎？」

老板叫學徒幫忙編織的是比桶更大的竹籠，並不是大家合力編製一個，而是由一個年輕學徒編製小的，另一個人再編製更小的，如此熟練快速地進行着。

十兵衛昨天來這裏向老板訂購三個籠子，約好假如晝夜不停趕工完成的話，願意付給十兩銀子，今天十兵衛特地前來監工。三個竹籠十兩錢——老板興奮得害怕起來，他是作桶出身的，製籠並非內行，曾經猶豫過要不要接受這份工作，其實不太難，只要小心編細一點就行了——形狀可以不必太去講究。

「嘿，很快就好了，但武士老爺，這樣粗糙的大籠子究竟有什麼用處？」

「要把這怪物當作伏桶用。」聽了十兵衛的回答，老板訝然停下編製的手，抬起頭來望着咬着煙斗神色自如的十兵衛，以爲自己聽錯了：

「這麼大的籠子很難搬運哩！」

「很重嗎？」

「不是，這是竹製的，也不算太輕，而且這麼大的東西只能用車子裝運，貴府在那裏？」

十兵衛咬着煙管說：

「不，你就擺在壕溝旁邊好了。」

「什麼，放在壕溝旁邊?!」

店裏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紛紛發出奇怪的疑問聲。

十兵衛瀏覽外面絡繹不絕的行人，重新裝滿煙草，與緻勃勃地觀賞從慈父橋走來的遊客。

二

「在街道的陋巷裏，
兩枝柳絮，
迎風招展，
呼喚多情的王孫公子。」

妓樓裏，歌舞昇平，女人的嬌鬧聲和男人的調笑聲交織在一起。

當地的客棧很少，除醫生以外，沒有人會進去。但妓院的生意却很好，大部分客人都騎着馬來，所以妓樓有馬房設備。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把馬繫好後，並沒有走進妓樓，而直接朝著江戶町一丁目的傾城屋「西田屋」走去。

女人個個濃粧艷抹，好像小鳥一樣呼喚着，這裏是中町一帶最熱鬧的地方，穿着華麗浪漫的男人，穿梭不絕，幕府家臣或富商引人注目的時刻開始了。

二人掀起掛有「西田屋」字樣的簾子，走了進去。

「請通報會津大道寺老爺來了！」

女婢應命，不久，一個戴紅色大頭巾六十五歲左右的老傢伙被許多妓女簇擁着走出來，他滿面紅光，宛如把女人國的精氣全部吸盡了似的，福泰的身體，好奇的眼睛，顯然是一個好好先生。

他是吉原創辦人莊司甚右衛門。

「呵！正在等你呢，請進來……喂，預備酒菜！」

——寬永時代的吉原並不是指淺草的吉原，而是現在日本橋人形街一帶。

自從家康進入江戶後，他的直屬家臣、諸侯，以及跟隨他們的各國商人、工人、藝人都雲集在新開闢的地方，又爲了供應這些男人的需要，妓院四處林立，歌樓舞榭，多得不可勝數。從前妓戶大半散在江戶各地，經由莊司甚右衛門向幕府申請，各地妓戶才聚集在這裏，形成一個大傾城町。

如此一來，便能誘使遊客的駐足，防止誘拐女人，而且也很便利浪人的盤桓。所以在元和三年，幕府同意莊司甚右衛門的申請。

第四年，甚右衛門把日本橋葺屋街附近的沼澤、河流等潮濕地帶塡埋了，日後在這裏建築了著名的傾城屋。

起先這一帶都長滿蘆葦，故原名「葭原」，後來爲了討吉利，便改爲吉原。

鐵齋和孫兵衛通過香氣撲鼻的走廊，被引導到內屋。

甚右衛門笑着說：

「我先讓你們看一看新來的京都玩偶。」

說罷打開陽台的紙門。

「噢！」

顯然鐵齋和孫兵衛都驚呼起來。

在二十疊榻榻米大小的房間裏，有三十個女人坐在那兒，畏畏縮縮地往這邊看。沒有打開紙門之前，絕對沒有想到那樣寂靜的房間，居然有這麼多女人坐在這裏面，即使打開紙門後，也沒有一個人吭一聲。

「這是正牌的京都玩偶。」

甚右衛門笑嘻嘻地說。

究竟莊司甚右衛門是什麼人物？他的家世如何？有人說他本來叫做小田原浪人，也有人說他是駿河客棧棧主，據說他不願意提起過去。甚右衛門原名甚內，爲了怕和當時宮本武藏的徒弟大盜向阪甚內混淆，故改名甚右衛門，他爲什麼害怕被人誤認爲强盜，這一點頗令人費解。不論他以前作過什麼，現在的他，鎮日在脂粉堆裏打滾，想些稀奇古怪的遊戲來娛樂自己，也同時娛樂別人。

總之，這個人並沒有太高尙的觀念，而且作起壞事來也相當老練。

他不斷地從事女人買賣工作，購買地大約有三個，一是京都、二是奈良、伏見、三是駿河，當然他所買進的女人大都是娼妓之流的。

其中只有一年一度從京都買來的女人不是娼婦，有的還保持處女之身。她們被賣到甚內手中，再轉賣到江戶。京都也是買賣女人的分部，由於世局嬗變，有很多女人都是被强制綁架來的。

江戶粗暴的男人比較喜歡京都女人，甚至有的諸侯看到這些美麗的處女，不忍心叫她們留在妓樓接待客人，便用高價買回來作侍妾。

在當時諸侯徘徊娼樓妓院，都是司空見慣的事，風氣所及，連幕府裁判所也會僱請妓女來陪「茶」，因此値班的妓女從前一天晚上就拒絕招待客人，人們稱這情形爲「款茶」。

甚右衛門的老顧客是會津藩加藤式部少輔，明成在女人身上所花的錢不計其數，所以甚右衛門極力巴結這個老顧客，前天晚上還特地去藤官邸推銷了好一陣子。

「嗯，果然是上上之選！」

孫兵衛神志恍惚地說，老頭子鐵齋也瞇着眼睛不停地瞧。

「你說有三十八個，我不需要那麼多……先給我五六個就够了。」

「在這裏面有六個人是公卿的女兒。」

甚右衛門眨着眼睛說：

「衣服沒有什麼差別，大道寺老爺，你能看出這六個人嗎？」

鐵齋和孫兵衛向房間掃了一眼。

「好吧，被點到的女人到前面來！」

在吉原有公開買賣女人的市場，自從妓樓決定命名爲吉原後，許多女人由各地被帶到吉原，然後在吉原大道如同銷售魚肉和蔬菜一樣被拍賣。

但這些女人並不是私娼，她們從東海道被賣到這裏，成爲正式的風塵女郎。她們被帶進傾城屋，像可憐的小鳥一樣顫慄着，等待任人宰割的命運，甚右衛門很喜歡京都女人，覺得她們有一股與衆不同的風韻。

鐵齋用蒼老的聲音喝道：

「這一排先站出來！」

二十一個女人立卽像花兒一樣輕盈地溜了下來，二人逐一鑑賞，然而看來看去還是猜不出來，最後不知所措地說：

「老板，究竟那幾個是公主？」

甚右衛門笑而不答。

二人重又看了一遍，叫她們張開嘴巴，檢查牙齒，用手撫摸她們的肩膀、兩臂，和胸脯，又命令她們深呼吸，嗅嗅看是不是有處女的芳香——弄了半天，才選出十一個女人來。

「到底是那幾個？」

十一個女人都很像是公卿的女兒，個個都像百合花綻放似的清純、芳香。

一般公卿的俸祿只有兩萬十五石四斗九升五合，何況下級公卿更少了，所以他們的女兒才會被送到江戶來當妓女，買主並不在乎這種情形，她們雖然家境都不好，但氣質却都非常高雅，這一點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如果加藤家不中意，便被留在妓院，最後也被諸侯冷落了，那麼這些美麗的花朶勢會變成聞名的藝妓。

——由於鑑賞力不够，鐵齋和孫兵衛不能辨識出那幾個是公卿女兒，二人心裏雖然讚嘆不已，但也覺得很是困惑——當然他們也陶醉在這種困惑中。

去年他們也曾在十數個女人當中挑選三個美女，不要說貴族女子，因爲每一個女人各有姿色，誰優誰劣，實在很難取捨——

去年和鐵齋一起來的是司馬一眼房，他作了項實驗，很漂亮地就把事情給解決了。他叫人帶幾匹馬來讓女人們欣賞牠們交配的情形，然後觀察她們的反應，選出三個美女來。

「對了！」

鐵齋眼睛一亮，笑着說：

「孫兵衛，你的長矛借我。」

平賀孫兵衛聳聳肩回答：

「你想我會帶槍矛來傾城屋嗎？」

鐵齋立刻附在孫兵衛耳邊低聲說了。

孫兵衛苦笑地點了點頭，用神秘的眼光瞧着甚右衛門說：

「如果我們找出六個千金，你就算五個的錢如何？」

「而且不能讓她們知道！」

「可以。」

「嘿，這下可有意思了。」

孫兵衛興沖沖地走到庭院。

女人們始終默默不語，只要甚右衛門命令一聲，她們就不敢吭聲，而且她們對男人的言語擧止以乎沒有太大的好奇心。

不久，孫兵衛拖着兩根青竹走過來，一邊走一邊用小刀把細小的樹枝砍掉。

「平賀先生，你要拿它來作槍矛嗎？」

甚右衛門知道他是槍術高手，所以很驚訝地問。

「我不知你想作什麼，但在脫手之前，這些女人是我們的寶貝哩！」

「我不是要作竹槍，放心好了，竹子並不尖的。」

「好像晾衣竿。」

「說對了，現在我要開始晾衣服了。」

孫兵衛笑吟吟地把一根竹竿丟給鐵齋，鐵齋接住。

「妳們十一個人站到這裏來！」

說罷，對女人作了手勢，孫兵衛也跟在後面跑出去。

十一個女人排成一列，大道寺鐵齋伸出青竹，抵着每一個女人的胸部，孫兵衛站在另一側。

「老板，瞧吧！」

孫兵衛用竹竿在天井劃了一個圓弧，這時揷在陽台另一邊的竹竿，宛若青色流星一般擦過女人們的脚部。

「噯！」

甚右衛門急得叫出聲來。

平賀孫兵衛的竹竿，把十一個女人的裙子一起捲到腰部——二十二隻纖纖玉腿和白晳細嫩的腹部，暴露在梅雨後的陽光下。

在一刹那間，女人們茫然錯愕地站着，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上身猶如被風吹撫的牡丹花，輕輕顫動着，把裙子捲到腰間的竹竿，動也不動。女人們爲了遮羞，彎下腰去遮蔽下腹，那付情景正像掛在繩上美麗繽紛的衣裳。

「知道了！」

鐵齋高呼。

孫兵衛點點頭，再用竹竿把女人們的裙子放了下來，

其中有幾個女人很快地俯下身子。

「老板，我知道那幾個是貴族千金了！」

「——那幾個？」

鐵齋用手指出六個女人，莊司甚右衛門目瞪口呆，證實他們猜中了。

「大道寺老爺，難道女人的腹部……有記號嗎？」

「不，不是的。」

鐵齋得意地說：

「甚右衛門，貴族女人比低賤女人缺乏羞恥心，因爲她們洗澡和如厠都有人服侍的關係，沒有羞恥心並不是指寡廉鮮恥——雖然來自貧窮的公卿家，與五攝家九精華的家世有天淵之別，但因稟祖先的優良血統和教育，對羞恥心的反應比較遲鈍，我從她們的反應就可看出那幾個是貴族的大閨女。」

甚右衛門聽得出神了，他覺得這種選擇方法有點過份，但是因爲對的方確有點道理，所以並沒表示什麼意見。

「實在佩服！」

甚右衛門行禮說道：

「不錯，你說的那幾個確是千金小姐。」

然後笑着對小姐們說：

「請放心吧，妳們不必在妓樓服務了，幸虧會津城的加藤式部少輔看中妳們六位——」

這時，六個小姐之間突然起了一陣異樣的騷動，其中一個顫聲哀求道：

「……這，這，請你大發慈悲吧！」

「怎麽啦，妳們不去？爲什麽？」

「我怕死！」

「去加藤家會被殺嗎，這是怎麽說？」

但甚右衛門的驚愕還沒有鐵齋和孫兵衛來得突然，這些小姐一齊指着房間裏面的唐紙。

唐紙上面用黑墨寫着：

「凡是賣到會津加藤家的女人都被殺了。」

鐵齋和孫兵衛同時跳了起來。

「那是誰寫的?!」

三

京都女人面面相覷，其中一個人提心吊膽地回答：

「——是那位裁縫師。」

「裁縫師？——叫什麽來着？」

甚右衛門慌張地問。

在傾城屋內，每天都有很多人來替妓女量做衣服、縫補破衣，或清理內室，由於妓女工作繁忙，沒有時間學習女紅，不諳縫紉家事的，大有人在。因此屋內時常僱用幾個裁縫師，來替大家解決問題。

妓女們不知道裁縫師叫什麽名字，只記得她長得很漂亮，一走進房間，就一言不發地在唐紙上寫字。甚右衛門責備她們爲何不早一點報告，女人們就回答說你不是叫我們今天不可以亂講話嗎？甚右衛門無言以對。

鐵齋和孫兵衛暴跳如雷：

「甚右衛門，把裁縫師找來！」

莊司甚右衛門却坐着不動。

「大道寺老爺，我先請問你一下，這些都是眞的事情嗎？」

「胡說八道！」

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連他們兩個人自己也感覺到狼狽不堪。

「加藤家竟會傳出這種毫無根據的流言——」

「甚右衛門！你爲什麽不把裁縫師捉來問清楚呢？如果存心袒護他，難道你不怕加藤家與西田屋爲敵嗎？」

甚右衛好像沒聽見似的在一邊沉思着，最後才說：

「二位請隨我來。」

說畢，站起身來。

莊司甚右衛門神采奕奕領頭走出去，鐵齋和孫兵衛尾隨其後，腦中閃現各種奇怪的念頭。

——寫那些字的人到底是誰？

——這老傢伙突然精神大振，莫非他早就曉得裁縫師而想袒護不成？

——假若爲了這件事，京都藝妓不能入手，主公一定會大發雷霆的。

走進另一個房間，甚右衛門先生坐了下來。

「鐵齋大爺，剛才那些話都是眞的吧？」

「……」

「我也覺得很奇怪，我介紹別人買的京都藝妓，至少每一個季節都會送錢給我，或者把老太爺贈給她們的首飾寶物拿來孝敬我——單單只有加藤家所要求的傾城美人，全無音訊，這倒是可疑！」

說罷，目不轉睛地注視二人。孫兵衛黑色的臉孔漲得紫紅：

「那不關你的事，花錢買來的東西怎樣處理是我們的自由！」

「當然你們有權力這樣做，但我好不容易才作成這筆交易，東西却被你們給糟蹋，賣主會心疼的，這是人情問題。」

「什麼！」

鐵齋按下發怒的孫兵衛說：

「我們不談這個，你知道是誰寫的這些文字嗎？」

「當然知道。」

「是誰？」

「把所有的裁縫師全部叫來不就知道了，但即使不詢問我也知道。昨天有一個陌生女人來請我收她作裁縫師，她長得可眞是標致極了，作裁縫師太委屈她了，實在叫人惋惜。我告訴她今天可以來上班，這些字可能就是那個女人寫的，我想她在作了這件事以後，可能早從西田屋溜走了。」

「那女人叫做什麼？」

「好像叫做什麼尼的。」

「噢……是尼姑！」

孫兵衛失聲叫道，鐵齋嚥了一口唾液。

「甚右衛門，那女人來路如何，你知道嗎？」

「唉，那女人作這種事嘛……可能是那個被殺死的京都藝妓的親戚朋友吧！」

甚右衛門明白使用被殺兩個字，反使二人如釋重負，顯然甚右衛門不知道堀族女人的事——鐵齋緊緊逼視甚右衛門說：

「甚右衛門，這些女人賣不賣？」

「那得視價錢而定！」

吉原創辦人莊司甚右衛門笑吟吟道：

「每一個女人二千兩，怎麼樣？」

——當時在武士家庭工作的僕從，年俸只有三兩，吉原最高級的藝妓，夜渡資也不過一兩，由此推知買一個妓女要花多少錢，也不難想像傾城屋可從中得多少利益了。因爲二千兩買一個人再怎麼說也划得來啊！

「你想要六個——一共一萬二千兩！」

甚右衛門斬釘截鐵地說。

事實上，這筆錢並不只是女人眞正的價格。

這是因爲甚右衛門知道加藤家的秘密，所以這筆一萬二千兩可觀的巨額，是包括保密費在內的——鐵齋立刻會意過來。

「成交！」

彷若鬆了一口氣般。

然而想到主君明成聽取報告的表情時，鐵齋不覺遲疑了一下，用這麼多錢去買回幾個反正難逃一死的女人，鐵齋是不能沒有顧慮的。

甚右衛門在一旁滿意地說：

「好吧！就這麼說定了。」

「不過，老闆，我要叮嚀你一句，貨既然出手，你可不能再多管閒事了。」

「當然，不論病死或暴斃，我絕對不會過問，這點我用人格擔保。」

「這老怪物剛才還藉口說把他的寶貝弄壞就不賣，現在却若無其事地說出這些話。」鐵齋心裏暗罵。

「但——」

老傢伙扳着腦袋說：

「用什麼方法送他們去呢？」

「照往例辦理即可。」

「不，萬萬不可，那些女人已經看到紙門上的文字，而且又被平賀老爺可怕的槍術嚇過，我怕她們不太聽話，如果直接送去加藤家，恐怕會大吵大鬧。」

孫兵衛用手按住額頭大叫道：

「麻煩的話，就點了她們的穴，再送走。」

說着，他突然垂頭喪氣地撫着肚皮，大概是想起前天在宮邸被鬼面人點穴的情景吧！

「雖然可以把女人弄暈過去，要命的是在妓樓內不能乘轎！」

甚右衛門又接着說：

「除了醫生外，沒有人可以坐轎自由出入，何況要想辦法把六乘轎抬出去，最後還是逃不過關卡的檢查。」

想了一會，甚右衛門猛然拍了一下他那長一大堆肉的膝蓋說：

「對了，把她們當作玩偶搬出去！」

「玩偶？」

「嘿，大道寺老爺，我覺得這辦法不錯，請趕快訂做六個木箱，大小剛好可以讓玩偶睡在裏面。」

莊司甚右衛門所謂妙計就是用點穴術把六個公卿女兒點暈，裝在箱裏搬出妓樓，然後用木箱再裝加藤家付給的一萬二千兩，每人二千兩，每一箱的二千兩恰有六十公斤重正好。這辦法不但方便，而且，也不會引起懷疑。由這一點看來，甚右衛門還頗有作生意的腦筋哩！

「那就照這樣辦吧！」

「現在趕快去訂做木箱，無論如何必須在後天傍晚做好，拜託你了！」

鐵齋和孫兵衛走到走廊外面的庭院，天氣已經逐漸陰暗了。甚右衛門恭恭敬敬地目送二人離去。這時庭院屋簷底下，有一個纖瘦的人影晃了一下，消失在黑夜中。

「都是不義之財！」

這人影傳出這句話，很快的就消失在黑暗中了，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堀主水的女兒千繪。

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心事重重，那會注意旁邊的動靜。買妓女的差事固然重要，但使他們頭昏眼花的主要是那門上文字的事，由於擔心風聲走漏，所以對貪婪的甚右眞是唯唯諾諾，有求必應。

來到馬房，牽出馬來，二人沿着夜晚的街道策馬跑回加藤的官邸。

在向主人報告之前，鐵齋問看門人：

「香爐銀四郎回來了嗎?」

香爐銀四郎已經從鎌倉回來了，會津七槍其餘的人正圍着他討論事情，看到二人進來，銀四郎便說：

「喂，那七個女人不在尼寺!」

鐵齋點點頭說：

「果然不錯……出現在吉原的一定是其中之一!」

接着二人把西田屋紙門文字的事詳細說了一遍，五個人屏息靜聽。「據我調查，那七個人往江戶的方向走。」銀四郎急促地說。

「以後就不知去向了，依鐵齋所言，她們是存心來江戶找加藤家的碴兒!」

七槍衆人決定分別搜索江戶全境，先發制人。具足丈之進走到庭院，對在黑暗中靜待的三頭秋田狗說：

「嗨，天丸、地丸、風丸，記得前一次在尼寺的女人嗎?把其餘七個女人的巢穴找出來，懂了吧?!」

鐵齋獨自負責搬運藝妓的工作，他去晉見明成。

生鬍鬚的京都玩偶

第一

第二天黃昏，在莊司甚右衛門的目送下，大道寺鐵齋帶領十二個工人扛着六個木箱離開吉原大門。

箱子裏是六個被點了睡穴的妓女。

把玩偶箱直立起來的話，恰有常人一般的高度，橫放時，這些白木箱很像棺材，顯然是女人的棺木，鐵齋知道這些女人一旦離開這大門，準是死路一條。

鐵齋徒步領路。

經過大傳馬街時，為避免引人注意，取道掘有壕溝的馬路。

壕溝和工人宿舍之間的道路，入夜以來，人跡罕至，宿舍門窗統統緊閉起來，四處悄無聲息，只有天空和壕溝的水散發一點微光而已。

經過擺在壕溝旁邊的七、八個大桶前面，接近慈父橋時，突然傳來一陣哀怨的嗚咽聲，鐵齋回頭尋看。

「老爺……那是……那是——」

最後一個扛箱的工人嚇得渾身發軟，朝着他所指的方向，鐵齋望了過去，突然背脊也涼了半截。在後面的馬路上，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黑色的人影，壕溝水面的反光，模模糊糊照出一個女鬼面具來。

「走開!」

鐵齋大叫。

「危險，大家跑到屋簷下面!」

扛箱的工人驚慌失色地躲進宿舍屋簷下，鐵齋雙手放在腰後，一直凝視鬼面人站立的地方。

鬼女動也不動地站着，好像要挑戰似的，前幾天晚上鐵齋已經經驗過了——萌生殺意的同時，由於想揭露對方假面具的慾望過於激烈，而使他顫慄不安，鐵齋腰間的鎖鍊咔咔地響個不停。

「今晚……你休想逃掉!」

鐵齋陰沉喑啞的聲音未發，拳頭如同電光石火般投出鎖鍊，腰間大鎌刀立刻飛了出去，鐵錘朝十公尺外的黑影打去，在緊急關頭對方巧妙地往旁邊一閃，躲開這一擊。黑形彷若飛魚一般，跳進擺在最前面的大桶裏。

桶子立刻如同復活似的向前傾斜，鐵齋看見人影跳進伏桶，反而高興得笑起來：

「你揷翅也難飛了！」

鐵齋很快就識破了敵人的詭計，他想：

「這個可怕的敵人絕對不是害怕鎌刀才躲進桶子的，他一定是想趁我沒有提防打開桶時，從裏面用脚作攻擊武器的戰術。」

懸空的鎖鍊在壕溝上方咔嚓作響，又在鐵齋頭上如黑旋風般旋轉。巨大半透明圓錐形旋風底下，白髮老人用乾癟的下巴笑道：

「眞是幼稚！我不會上你的當，桶裏的可憐蟲！」

夜空下的圓錐形旋風傾斜，立刻變成一根長棒，棒子飛也以的朝桶子打去。

嘎然一聲，桶子破裂開來，碎片四處飛散，桶子的環箍整個落在地面，其他部分統統裂成一堆堆的竹子木片。

這是在鐵齋預想之內的事，他猜想木片鐵塊爆破的時候，躲在裏面的人也必死無疑——

但在桶子破裂的那一刹那，他驚駭得愣住了。

桶子已經裂開，裏面的人滾出來，但那却是一個巨大的竹籠！鐵鏈緊緊拑在桶子內側的竹籠中。

鐵齋發狂般的把手收回來，但鐵鏈不能動彈，竹籠快速地滾過來，把鎖鍊纏在一起。鐵齋這才發現竹籠不只一個，而是由二、三個竹籠互相編接而成的三層大籠子，它很快地吸住鐵鏈，把錘子牢牢卡住。

後面的鬼女站在原地，雙手交抱，悠哉游哉地看着這裏——顯然忘記大道寺鐵齋還有另一個武器。

鐵齋用另外一隻手擧起鎌刀，這時，附近有人發出聲音——

「大道寺鐵齋——」

老人看到慈父橋畔站着五個黑色人影，個個都戴着女鬼面具。

——五個鬼女聳立在夜空最後的殘光下，那種妖魅的氣氛，令人懷疑自己是否在人間地獄？

清晰的女人聲音傳過來：

「鐵齋！汚鹹尼寺的懲罰現在降臨你頭上了！」

「掘族女人，少廢話！」

在凄厲的殘光下，大鎌刀飛了過去。

向第一個敵人攻擊而來，他發現五個鬼女快速移動身形——鎖鎌刀平常是女人用的武器，鎖鍊長度有二尺二寸八分，這是一般人可以任意操縱的程度——但大道寺鐵齋的鎖鍊很長、鐵鏈長八、九公尺，鎌刀也長八、九公尺，兩者合計十八公尺，手掌握在中央部位，揮打旋轉，運用自如。

他揮動長長的鍊條，把鎌刀朝並排的五個鬼尼掃射過去。

鬼尼向左右散開，右側兩個人往旁臥倒，左側三人仍兀立不動。

「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二尺大鎌刀突然朝當中一個人的腰部斬過去——

「哇！」

狂叫的是大道寺鐵齋。當鎌刀迸射青色火焰，朝五人攻擊時，其中一個黑裝束的人敏捷一跳，一塊石柱兀然呈現在眼前。

那原來是橋邊供奉的金精大神靈——莊司甚右衞門所建的六尺陽具石柱，眼看鎌刀就要接近了。

大道寺鐵齋的武藝果然不同凡響，鎌刀可怕地飛了過來，射進石柱裏面。

他被蓋着黑布和鬼女等身大小的石頭道祖神愚弄了。

五個鬼女在眼前閃動着，把鐵齋眼睛都看花了。

「上當了！」

他猛烈拉着鎖鍊，鎌刀已深入石柱內部，鐵鏈又被大竹籠箝住——鐵齋冷汗直流，四個鬼尼立刻揮起白刅衝殺過來。

「鐵齋覺悟吧！」

聲音不是發自四個鬼尼，而是從背後傳來的。

鐵齋慌張往後一看，桶子後面出現三個鬼女，衝着他圍殺過來。

他雖知道對方是女人，也知道除了鎖鎌外，自己身邊還有一把大刀，但用慣鎖鎌的大道寺鐵齋，此刻竟發現鎖鎌已無用武之地，自己簡直像廢物一般。

「哇！」

鐵齋挺起胸膛，七隻刀子從四面八方把鐵齋的身體刺穿過去。

多麼危險！七個鬼女的刀居然沒有互相刺傷對方，眞是奇蹟！她們報復的行跡，說明這些從尼寺下降到修羅之世的女人，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二

從大道寺鐵齋第一次攻擊鬼面人到現在，也只不過是兩、三分鐘的事。

躲在工廠宿舍下面的工人，看到可怕的格鬥場面，早已嚇得魂飛魄散，想要逃跑，渾身肌肉却不聽使喚，正在驚慌失措的時候，宿舍裏有一家的門突然開了。

「喂！」

聽到突來的叫聲，站在門前扛着木箱的兩個工人，同時被嚇得跌坐在地上。

在這些工人當中，又出現了一個鬼面人。鬼面人向前走進兩三步，又停了下來。

「喂，你們是加藤家的僕人嗎？」

「不，我們是傭工！」

「不可以亂跑，在這裏等一下，否則格殺勿論！」

聲音非常嚇人。說罷，鬼面人走到鐵齋屍體的旁邊。七個黑衣鬼女手握着刀柄，氣喘吁吁地站在一旁。

「幹得好！」

十兵衛誇獎道。

「我不想幫助妳們，我在賣桶店那裏蹺着二郎腿等妳們的消息呢，想不到妳們作得這麼漂亮，我以爲會有二、三個人犧牲，不料都還活着，很好，不過，贏得好險！」

接着又用一些詼諧的話褒獎了她們一番。最後十兵衛走到石柱道祖神前面。

「瞧！鐵齋的鎌刀進去了一半！這傢伙的確厲害，我以爲鎌刀會被折斷，但道祖神憤怒了，所以把鎌刀咬住不放，這大概是天意吧！」

十兵衛頑皮地聳聳肩，扮了個鬼臉。

工廠宿舍的門紛紛打開了，十兵衛對七個鬼尼說：

「以後的事由我來辦，妳們趕快離開吧！」

「……刀子拔不出來。」

「哎喲，姑娘們——」

七人的刀子深深地刺進鐵齋的屍體，由於屍體肌肉緊縮，刀子不容易拔出來。十兵衛蹲下身子，分別把七隻刀子一隻隻抽出來。

「走吧！」

七個女鬼搖搖晃晃站起身來，把刀放回鞘內，對十兵衛行過禮後一一離開。

在宿舍裏面的人，聽到外面廝殺的聲音，正要開門偷瞧的時候，突然眼前飛過一陣疾風，迎面看見一張可怕的女鬼面具，有人「哇」的驚呼一聲，立刻飛快地把門重新掩閉起來。

柳生十兵衛獨自站在馬路中間，他仍戴着女鬼面具，他就是用這付嚇人的臉孔，面對扛箱的工人和躲在宿舍往外偷窺的人們。

「諸位，不必我連名帶姓說出來，你們一定知道有位諸侯荒淫無道，專門收買美女來享樂，最後又把人家凌辱至死，而引以爲樂。今天晚上，他又向吉原掠奪了六個妓女，正要送去給他作活犧牲品，如果大家不相信，我把木

箱打開讓各位瞧一瞧……剛才的騷動，是被虐待者女人的報仇！」

「賣桶的，請打開木箱，不，不要弄壞了，要小心打開！」

賣桶的老板帶領學徒跳出來翻開木箱，他自從接受訂購大竹籠後，心裏一直對買主感到很好奇，現在，幾天以來的疑問，終要水落石出了，他迫不及待地搶上前來幫忙十兵衛。——他們用鑿子和起子，把六個木箱的蓋子掀起來。

「……」

嘆息聲從把頭探過去的男人的喉嚨發出來，這時，東方屋頂上面，淡水色的月亮露出了臉，月光照進了六個木箱，使沉睡中的六個美女，如同京都玩偶一樣浮映在衆人面前。

「原來如此！」

「你說得不錯！」

「把這些……就是想把這些女人凌辱至死嗎？」

附近許多作榻榻米的、冶鐵的、製燈籠的、石匠工人都驚訝極了，一個個從屋裏跑出來看，其中有幾個人怒不可遏，把氣頭發在十二個扛箱工人身上。

「你們這些沒良心的東西！竟敢接下這種工作！」

「你們還算男子漢大丈夫嗎！」

「你們眞是男子漢？呸，我看你們和閹豬差不多！」

憤怒的石匠，抓起鐵錘，扛箱工人嚇得渾身哆嗦。

「等……等一下，我們完全不知情呀！」

「這箱子究竟裝什麼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啊！」

「啊！拜託不要揍我們，我一定聽你們的話！」

十兵衛蹲在箱子旁邊，抱起六個妓女，解開穴道，使她們酥醒過來。十兵衛在鬼面具裏笑道：

「好了，現在都醒了，工人無罪。」

又掃視他們一遍：

「這下你們相信我說的是眞的了，我想拜託各位一件事。」

「請說吧。」

「首先麻煩你們先把籠子、桶子收拾一下。」

「屍體怎麼處理？」

「那個嘛，也請你們想辦法掩埋起來，不過這些事由工人做。」

「知道了，喂，統統過來！」

「哦，等會兒，這裏有石匠嗎？我想特地拜託他一件事，如果不把石柱道祖神上面的鎌刀拔出來，妓樓的遊客以後都不敢來了，乾脆把它打碎吧！」

工頭趕着工人到馬路上來。

被鐵齋用鐵錘擊中的桶子，碎片散得滿地，這樁工作是這些人今天晚上第一件的榮譽手藝。當第一個出現的女鬼——千繪，打算逃走時，藏在後面的櫻花和阿鳥，一起合力把桶傾斜，讓千繪跳進桶中。

石匠猶豫不決地說：

「但是，老爺，金精大靈神是妓樓太爺所建的——」

「妓樓老板是和死神作女人買賣的兇手。」

「唔。」

「等一下，六個京都玩偶醒了。」

十兵衛看看六個箱子。

六個妓女坐在箱子裏，呆呆地睜着眼睛。她們剛才接二連三被鐵齋點了穴而昏睡過去，現在清醒過來，看到旁邊的鬼面人，彷彿惡夢初醒，嚇了一身冷汗。

「想把她們送回京都，但得有一筆盤纏才行。」

正尋思間，有人輕笑道：

「對了，有一個傢伙賺了許多不清白的錢，向他拿一點過來當作路銀，不算過份吧！」

「喂，賣桶的、石匠，請你們過來一下好嗎？如此這般………」

過了有一刻之久，吉原大門前面，一列奇異的隊伍走了進來。大約有數十個工人，隊伍分成三組，每一組各挑一個大桶，宛如扛神轎一樣挑過來。

一到晚上，大門就關閉了，但這些人的隊伍模樣很奇怪，四郎兵衛所的看門人睜大眼睛望着他們走來。

「喂，站住，這麼晚了，幹什麼！」

「嘿，是替西田屋太爺送來特別訂做的桶子！」

「是要用來作伏桶的嗎？怎麼有三個?!」

「這個大爺倒沒告訴我們，他只吩咐一做好立刻送過來！」

三

四郎兵衛守衛隊的看門人，心裏雖然狐疑運桶的規模似乎大了些，但聽到是妓樓老太爺莊司甚右衛門訂購的，也不爲難，便讓一行人過去。

一行人來到了江戶町一丁目的西田屋前，立刻放下桶子，消失在黑暗中。這時，中間那個桶子，一個黑色的影子如蝙蝠般飛出來，從左右兩側桶中抱起白色影子，朝西田屋大門走去。

遊樂時間已經過了，西田屋大門緊閉着，突然門上響起一陣叩門聲，一個年輕僕人把門一開，「嚇！」驚叫一聲。

莊司甚右衛門在屋內聽到叫聲，覺得很奇怪，便探頭一看。

他的臉色立刻大變，多肉的臉孔扭曲抽搐，粗大的喉頭咯咯作響，手掌滲出冷汗。

蒼白的月光照在路上，銀雨如柳絲般搖曳，六個白色影子悄然坐在那裏，額部貼着三角銀紙，身穿白壽衣——壽衣上面染有血跡。

這是險被綁去加藤家送死的六個妓女。

瞬間，甚右衛門背脊感到涼嗖嗖的，他恐懼地注視着站在門外的六個女鬼，問道：

「妳們………這是幹什麼！」

那邊傳來一陣細小的聲音道：

「被賣到加藤家………」

「被殺害的女人………」

「嗚，枉死城的女人們………」

「現在迷失在六道途中………」

「一路哭向三河………」

甚右衛門露出罕見的懼色，佯怒道：

「別裝蒜了，女狐狸！」

說着他便氣喘吁吁的想奪門而逃。

突然，甚右衛門被門外一隻腳狠狠掃了一下，立刻如青蛙般撲在地上，有人把腳踩在他背上，腳的重量有如巨石，使甚右衛門透不過氣來。

「交出六道錢來！」

一個沙啞陰沉的聲音喊道。甚右衛門痛苦哀叫道：

「是誰？」

說罷，抬起頭一看——

「閻羅王——」只見鬼面女正朝下望着自己道：

「閻羅王的太座！」

甚右衛門心裏第一次被恐怖所包圍，他不是害怕化成幽靈的妓女，也沒有把歹徒驚人的腕力看在眼裏，他所有的恐懼完全是因爲不明來由。

在傍晚時把妓女帶走的大道寺鐵齋到底怎麼啦？——甚右衛門對兩天前在紙門寫字的人，以爲是與作爲加藤家藩主淫虐犧牲者女人有關的惡作劇罷，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對方的刀鋒會轉向自己，更無法想像後面還有一個巨人作她們的後盾。

但甚右衛門畢竟是個久經世故之人，他雖然恐懼却仍用威嚇的口氣說：

「呸，你以爲我是何等人物？」

「莊司甚內。」

鬼面人叫出甚右衞門的本名：

「據說你從前是一個大盜。」

「什……什麼！」

甚右衞門愕然地瞪大眼睛，鬼面人陰沉沉笑道：

「向助甚內，鳶澤甚內、莊司甚內——你們三個是盤據在關八州一帶的盜匪黨羽！」

「胡說……你……是誰！」

「我是向坂甚內。」

「什麼！向坂甚內已經在三十年前死去了！」

大盜向坂甚內在淺草鳥越橋刑場被處死時，是慶長十八年夏天的事，距現在已有三十年了。他的兩個伙伴也從此分道揚鑣，各務他業，鳶澤甚內日後變成舊衣商還位，莊司甚右則成為賣女人的掮客。莊司甚右衞門奇怪自己前半生的秘密，眼前這人怎麼會知道？

「我是向坂甚內的後代。」

對手坦然說道。

但甚右衞門顯然已完全屈服，不再掙扎了，他明知向坂甚內沒有後代，心裏却更加害怕，這種恐慌是隨着「功成名就」的身分而來的。

「要多少？」

「一萬二千兩。」

「笑話，我那來這麼多錢！」

鬼面人笑了起來，這老怪物眞是貪得無厭，明明向加藤家索求一萬二千兩以飽私囊，現在別人向他要的錢也不過是一萬二千兩，他就嚇成這個樣子。

「好吧，沒人像你那樣貪婪小氣的，拿出二千兩就饒了你！」

「二千兩！」

甚右衞門好像被剝了一層皮似的痛惜道：

「好，好，我給就是，你不會再來找我了吧！」

「不，我還會再來！」

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甚右衞門發出誇張的叫聲說。

「盜亦有道這句話你難道沒聽說過嗎？」

「嘿，總算承認自己是惡棍了，以後如果再把女人賣給加藤家，我會再來找你的。」

——他從西田屋裏拿出一只裝着二千兩的箱子，鬼面人馬上把門關住。

「喂，不要偷看，否則會被鬼魂纏上哦！」

鬼面人一招手，數十個工人從黑暗中跑出來，把六個妓女分別裝在兩個大桶，又把裝着二千兩的箱子放進去，一行人像剛才來時的樣子，如扛神轎一般浩浩蕩蕩往大門走去。

門輕輕開了起來，莊司甚右衞門發亮的狐狸眼睛偷偷窺視外面，驀地有人大喝一聲：

「你要我把你的眼珠挖掉嗎？守財奴！」

甚右衞門大驚失色，趕緊關上大門。

「今天晚上的事，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以後也永遠不要提起，這樣對大家都好，知道吧！」

聲音消失，黑影跑掉了，追上挑桶的列行，走到大門前，黑影站在隊伍當中，雙脚一蹬，跳入桶中。

桶匠工人對四郎兵衞所的看門人點頭招呼道：

「嗨，這麼晚了還打擾你們，實在很抱歉！」

「誰知道西田屋老太爺只要一個桶，我們只好再把兩個搬回去啦！」

在看門人目瞪口呆的當兒，一行人已通過大門走了出去。

□　□　□

當天夜裏，加藤家門前，放着六隻紅色木箱。

由於看門人的急報，七槍中剩下的六人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他們這幾天一直忙着搜查掘族女人的下落，然而搜遍了江戶城，仍一無所獲，又奇怪到吉原辦事的大道寺鐵齋何以遲遲未歸，正打算派人去探個究竟。

「怎麼？只有這些箱子！」

「鐵齋呢？」

「工人們都跑掉了，奇怪！」

衆人苦思不得其解，搖搖木箱，裏面似乎有東西，但是蓋子用鐵釘釘死了，不容易打開。

只得命令低級武士先把箱子搬到「花地獄」倉庫入口處，然後由七槍六人抬進倉庫裏。

式部少輔聞聲出來，看到倉庫牆壁旁邊並排的六個木箱，又聽取衆人的報告，露出迷惑的表情問：

「你們想鐵齋會去那裏？」

平賀孫兵衞回答：

「我也覺得很奇怪，可能他發現有歹徒在後面跟蹤，就留下木箱，獨自去追捕他們了，除了這一點，我想不出還有其他原因。」

「是尼姑庵裏的女人嗎？」

「不，若是她們，鐵齋應該不會躭擱那麼久才對，或許是上次向您報告的那個蒙面歹徒吧——說不定就是那小子戴着鬼面具，把工人們給嚇跑了！」

「你們還沒查出歹徒的眞面目嗎？」

「——殿下。」

六人驚惶失色，香爐銀四郎心裏更不是滋味。

前次因為太信任大道寺鐵齋，才讓歹徒從竹林逃走，

想起來眞不甘心——今晚鐵齋又去追捕歹徒，至於鐵齋的命運，他一點也不擔憂。和敵人作過最初決鬥的大道寺鐵齋，在第二回交戰是絕不會讓對方逃過他的鎖鎌刀的。

明成目光炯炯，用下顎示意他們打開出六隻木箱。

「等一下！」

漆戶虹七郎急道，神色帶有無法袪除的疑惑，立起身來，站在中間木箱的旁邊。

「我很懷疑，爲了預防萬一，請殿下退後。」

說罷，他縱身一跳，同時揮動長刀，把箱子連蓋掀了起來。

「嚇！」

虹七郎驚叫一聲。

箱子裏立着一個人影，竟是全身纏着鍊條、脖子吊着鎌刀的大道寺鐵齋！眉下的兩眼凸出，彷彿怒視着衆人一般，隨即向前撲倒在地板上。

「鐵齋！」

探過身來的明成，突然停住脚步，嚇呆了。箱子底下有畫押的文字。

大環形，上面兩個圓圈，下面四個圓圈。

「是六大環形！」

如同狂風過境一般，五隻木箱全被打壞，大石頭滾落出來，險些壓扁明成的脚。

其中一塊石頭，畫着奇形怪狀的嘴臉，還添了兩撇鬍鬚。

十兵衛先生

一

艷陽高照，杉木高聳入天，這裏是可以眺望品川外海的東海寺。

在千年杉樹底下，夏天清爽的風，伴着悅耳的鈴聲，從遠處傳送過來。帶着鈴鐺的黑影，在空中劃了弧線，然後鈴鈴的聲音，又隨着人影飄落下來。

一個穿黑襦袴的美少女，敏捷一躍，站穩身子。

她從對面小丘上，抓住結掛在千年杉的繩子，在空中如鐘擺般晃動。繩子前端繫着重錘，人影跳到地面，繩子又彈回原處——接着第二個黑衣姑娘，也抓起繩子劃了個半圓弧飛過來，當她跳到地上時，屁股跌個正着，痛得她哀哀嚎叫，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是千繪的女婢阿笛。

「走開，妳擋到後面的人了！」

喝斥聲像鞭子似的抽下來。

阿笛死命爬到一旁，第三個黑衣女又飛落下來，是多賀井又八郎的妻子沙和。

「好！休息！」

坐在附近石頭上的柳生十兵衛，打開扇子迎接沙和。

十兵衛後面，通過訓練的千繪、圭子、阿品、阿鳥，也坐在那裏歇息，旁邊樹下，兩匹馬正在吃草。

十兵衛喊道：

「阿笛，再做一遍！」

阿笛兩手按在地上，腰部無法動彈，這個春天才在東慶寺剃光頭髮的小尼姑，如今頭髮已經留成瀏海，活像個可愛的女童。

「阿笛，妳覺得這樣就能殺死會津七槍嗎？」

十兵衛大喝一聲，阿笛慌忙跳了起來，伸直腰，紅着臉，咬緊牙關地跑過去，十兵衛搖着扇子，面無表情地望着她的背影。

會津七槍費盡力氣搜索從鎌倉逃進江戶的堀族女人，終歸無獲，這也是當然的事，因爲她們住在「葷酒免入」的禪寺內，這是七槍始料未及的事。

此地是品川萬松山的東海寺，爲寬永十五年，將軍家光與澤庵法師所建，本寺佔地四萬七千餘坪，包括十七個規模宏偉的大宅院。

「很好！很好！」

十兵衛連聲讚美着剛從樹上巧妙跳落地面的阿笛，然後站起來走到後面，拿起馬上的轡繩說：

「現在開始騎術訓練！」

他把轡繩交給圭子和阿鳥。

圭子是堀家家臣稻葉十三郎的妻子，是一個賢慧的女子，阿鳥是家臣板倉不傳的女兒，體態略顯豐腴。

練習騎術並不是第一次，以前在加藤家時，他們曾以武士家眷的身份接受過基礎訓練。但這一次是由十兵衛督導——

烈日當空，寂靜廣大的庭院中，二人分別從兩側開始繞圈騎馬。

輪乘又名「蜘蛛繩」，或名「五挾」。這種騎術是在中央五角形各邊，畫出三角形的線，以急回轉作爲訓練的重點，因此若圍成中心五角形時，看來便臻精妙之境了。

起初，馬繞的圈子很大，不過二人操縱的手法非常高明，在灰白的沙塵中，二馬瘋狂地繞着圈子奔轉，如同黑旋風一般，她們全神灌注汗流滿面，圈子愈來愈小。

「宮的呼吸……商的呼吸……角的呼吸……」

十兵衛指導着她們配合馬的呼吸。當兩匹馬掠身而過時，十兵衛會喊：

「好，卍形跳！」

這時只見二女從馬上縱身一躍，人、馬分別在空中、地面作了卍形交換，然後一個輕快地跳到對方的馬鞍上，另一個却跌落在二匹馬的中間，鐵蹄擦臉而過，把她弄得一身灰塵。

「阿鳥，這一次妳和阿品合作！」

騎術訓練完畢後，七個女人喘着氣，汗流浹背。在艷陽下，汗水蒸發，個個年輕嬌嫩的臉孔，都像行將枯萎的花朵。

但是十兵衛還不讓她們休息——

「妳們還有一條命，來吧，拼死殺過來吧！」

隨即收起扇子，向包圍他的女人吼道，這是每日的課程，七個女人同時拔起腰間的刀子。

衆人飛快地往只用一把扇子當作武器的十兵衛圍殺過來。

婀娜的體態裹在黑衣裏，雖然脂粉未施，但猶清麗可人。她們揮舞刀劍，如旋風中搖曳的七朵黑色百荷花，顫微微地朝十衛兵砍去——

十兵衛可以感覺到七個女人赴死的決心，看着她們淌下的汗水，他感到自己好像被百合花粉所圍困，當亂刀一

隻隻逼過來時，他不但從容地運用扇形保護自己的身體，而且巧妙地防止了七人之間的誤傷。

七個女人再度撲殺過來。

當初十兵衛讓自己只拿一支扇子，而叫她們用眞刀練習時，大家都不肯聽命。豈知一場訓練下來，她們發現十兵衛令人驚嘆的武藝，竟遠在七女聯手的力量之上，所以不安和憤怒都消失了。現在，她們正把十兵衛假想成會津七槍，所以每一個人都氣勢洶洶地向十兵衛逼殺過來，十兵衛並不害怕她們對自己的攻擊，但他擔心衆人會愈練愈出神，而演成互相殘殺的瘋狂局面。

不可否認的，這種嚴苛的訓練，使她們能在慈父橋畔讓大道寺鐵齋在毫無抵抗的餘地之下，死在她們手裏。

黑旋風一轉眼的工夫，已把女人手中的刀紛紛打落在地下，女人們有些腹部遭到反擊，有些足踝被掃了一脚，七個女人圍在十兵衛旁邊，就像散落的花束似的，被摔得東倒西歪。

「站起來！」十兵衛面色莊重地喊道：「將軍家教頭柳生十兵衛親自指導妳們，妳們要懂得感激才好！」

說罷，威風凜凜地瞧着猶自掙扎的女人們，十兵衛指着其中一張臉說道：

「阿笛，妳想說什麼？」

「是……是……」

阿笛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我在想……以前在尼姑庵，我常常打你的耳光！現在……」

「沒用的東西，站起來！」

十兵衛怒喝道：

「我年輕的時候，從我父親那裏接受過嚴格的劍術磨鍊，我這隻眼睛就是這樣被弄瞎的。連我都能接受激烈嚴格的苦行，何況妳們有仇要報，受到一點小小的折磨就氣餒灰心，太沒出息了！像妳們這樣能殺死大道寺鐵齋已算僥倖了！妳們現在這副樣子，即使要對付其餘六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很危險，記住，振作起來！」

這番話比嚴格更殘酷，比鞭撻更可怕。

炎炎烈日下，十兵衛用秋霜般犀利的獨眼，凝視着拿刀作支柱站起身來的七個女人，漠然冷笑道：

「既然花是缺少水分，我就給妳們一點甘露吧。」

二

十兵衛又開始進行另一項課程——

鄰近有一座大池塘。東海寺庭院也是由小堀遠江守設

計的，不論林水泉石，皆仿造遠川流而築，池塘原名浴鳳池，上面橫放一株直徑約長五寸的孟宗竹。

當然這竹子也是十兵衛上課的道具之一，七個女人要從上面走過去。

這直徑五寸的青竹，固然比女人們的足底還寬，但人若要在上面走過，速度一定會很慢，最主要的是竹子本身圓滑，彎曲移動，甚多阻礙。

現在，千繪從竹子上面走過去了，阿鳥也順利通過，這種火候可能已經過數百回的苦練才得來的。阿品和沙和走不好，撲通一聲落進池裏，阿笛也成功了，但後面的圭子和櫻花，則接連摔進水池裏。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女人掉進池塘的一剎那，只聽到一聲水響，就再也看不到池水上的漣漪，幾個人不知生死如何。太陽已快下山了，庭院周圍逐漸黑暗下來，池面上依然靜悄悄的。

——過了一陣子，出乎意料之外，四個女人的頭部竟從遠處岸邊的水面浮了上來，四人嘴裏都含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細竹。

「還可以！」

十兵衛誇道：

「上來吧，在妳們衣服晾乾之前，我在千年杉爲妳們講授兵法。」

四個女人從池裏爬了上來，濕透的黑衣緊貼肌膚，曲線畢露，顯得相當誘人。

阿鳥取笑四人道：

「浴鳳池這名字取得眞妙！」

不久，女人們團團圍在十兵衛的身旁，千年杉下的晚風，清爽無比。

「累不累？」

這時十兵衛方始露出溫和的笑容。

千繪猛烈地搖頭說道：

「不，一點也不。」

頓了一下，她又接着說：

「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打倒敵人，即使再嚴酷的修行，我也不在乎！」

千繪的堂妹櫻花接口道：

「我一想到會津的魔鬼，就恨不得把他們一網打盡，十兵衛先生，那天晚上我們已經手戮大道寺鐵齋，如果剩下的六個人由我們各別對付的話，你看會不會成功？」

「不要癡心妄想。」

十兵衛愁容滿面，嘆道：

「只有這麼一點本事，妳們就以爲能打敗七槍？我以

前就告訴過妳們，縱使妳們再練一百年，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圭子和阿品緊張地抬頭問道：

「爲什麼呢？十兵衛先生。」

「因爲他們都善於反擊。」

「反擊？」

「七槍並非泛泛之輩，假如我們失敗一次，他們便會連續反擊，若不懂得逃跑，就喪失了第二次對抗的機會，說不定他們還會把妳們全都俘虜呢！」

「我們絕不退却！」

「我們是爲了向七槍索命才離開尼寺的。」

二人義憤塡膺地對十兵衛說。十兵衛望着她們，嚴肅地說：

「妳們如果以這種心情殺敵，依我看不但會受對方反擊，可能還會賠了性命！」

千繪高聲問道：

「十兵衛先生，依你看得用什麼樣心情才能戰勝敵人呢？」

「妳們要以柔克剛！」

他認爲這些女人即令歷盡了各種痛苦艱難的修練，也沒有能力正面對付會津七槍。不過這句話並不是在安慰她們，其中確有幾分道理。

唯有利用美色，才能制服蠻橫頑強的敵人，美人計在戰術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十兵衛覺得對抗像會津七槍那種頑強的敵人，除了用這種武器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可行了，何況美色對七槍能否生效，還有待研究哩！

幸虧這些女子都長得很標致。

千繪——十九歲，容雅堅毅，容貌清麗，擁有公主般的高貴氣質。

沙和——三十歲，眼若秋水，含情脈脈，是多情女子典型。

櫻花——十七歲，是一氣宇軒昂有若美少年的女子。

圭子——二十五歲，優柔沉默，溫雅可人。

阿品——二十七歲，明眸皓齒，風情無限。

阿鳥——二十歲，體態豐滿，性格開朗，和阿笛一樣常逗得十兵衛開懷大笑。在艱苦修練中，給大家帶來一點輕鬆幽默的氣氛。

阿笛——十八歲，頭腦遲鈍，心地善良，個性急躁，很有衝勁，也是個很可愛的女子。

——這幾個女人都符合十兵衛的要求。十兵衛只用「以柔克剛」四字點到爲止，要他這樣剛正不阿的人，對這幾個如花似玉的美女，說出這樣卑下的技倆，實非易事。

三

七個女人似乎對自己的美貌毫無概念，十四隻大眼睛充滿復仇的光芒。其父兄亡靈若地下有知，也會被她們這種激烈的復仇情感所感動吧！

雖然她們並不自覺，但却有很多男人對她們的美貌大爲傾倒。

當初把這寺院當作根據地，是經過澤庵法師同意的，本來這裏是「女人的禁地」。當時十兵衛對澤庵笑着說「沒關係吧。」澤庵回答「若有美麗的小姑娘在旁邊出出入入，可能會破壞僧侶苦行的決心，不過我相信這裏不會有這種和尚。」不過爲了愼重起見，十兵衛讓每一個女人腰部都繫着鈴鐺——因爲不久以前，他也有過這種經驗。

不論十兵衛表面看來是多麼嚴苛無情，有時他也會被這些可愛的姑娘所迷惑，忍不住欣賞她們的豐姿。

尤其眼前四個渾身濕透了的黑衣少女，正與他促膝而坐，豐腴的曲線若隱若現，使十兵衛不由得心旌動盪，打心眼裏陶陶然了。

「妳們應該更溫柔些——」

十兵衛突然爲自己說這句話而覺得窘迫不堪。

十四隻眼睛緊緊逼視十兵衛：

「十兵衛先生，你要我們變得更溫柔些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嘛，據說——我祖父石舟齋的師父，叫做上泉伊勢守，直到現在還很受兵法家的推崇，人們稱他爲神仙大師。有一次這位先師回鄉途中，來到某地，當地有一聲名狼藉的暴徒，以幼兒爲人質，侵入別人家的寶庫，掠取財物，若有人靠近，他就用殺死幼兒爲恐嚇，使人莫可奈何。聽到這件事，大師便剃掉頭髮，穿上法衣僞裝僧侶，前來寶庫，他對暴徒說了許多和氣的話，於是暴徒伸手去撫摸他的唸珠，大師立刻叫人把暴徒逮捕起來——由這則故事來看，以柔克剛有時也可當成戰術，妳們明白嗎？」

女人們聚精會神地聽着，隨卽點了點頭。

但十兵衛却懷疑她們究竟是不是眞懂自己的意思。

十兵衛有點不安。

用上泉伊勢守的譬喩，而要她們仿效大師臨機應變的智慧，用美色來引誘敵人，畢竟是太勉强了。十兵衛只得改口說：

「現在注意聽，今天講解澤庵禪師，不動智神妙錄的兵法奧妙。心無所不在……若把心放在敵人動態方面，心就受敵人動態所影響，把心放在敵人大刀上面，心就受

敵人大刀所影響——」

十兵衛閉着獨眼，沙啞的聲音隨着晚風飄送過來，「想斬殺敵人，心就會受殺敵所影響，把心放在自己大刀上面，心就受自己大刀所控制……」

樹林堂塔後的天空，一抹夕陽餘暉，逐漸黯淡，境內寂靜無聲，還是一個艷麗的夏季黃昏。

十兵衛閉着獨眼，聲音朗朗的傳過來，輕風拂着他的面頰，看着七個女人瞪大眼睛凝神諦聽的表情，他漸漸覺得自己神清氣爽，無限欣悅。

「心裏若想自己不被殺的話，心就受自己不被殺的思念所影響……心若放在人的姿勢上面，心就受人的姿勢所影響……」

「……哎喲！」

坐在十兵衛面前的阿笛忽然叫了出來。

「蜜蜂！」

四周響起一陣騷動，兩旁的沙和、阿品，突然抓住十兵衛的手臂，撲在他的膝蓋上面。

十兵衛睜開眼睛，一隻金色大黃蜂掠睫而過，飛向女人的臉頰、下顎，消失在夜空中。

十兵衛雙手被沙和和阿品抓住，動彈不得。

因爲閉着眼睛，沒看見黃蜂，又因自己的聲音，而使他聽不見黃蜂的嗡嗡聲。

「——如果來的是敵人就糟了！」

十兵衛不由得嘆了口氣，當他發現兩手被沙和和阿品抓住時，不禁苦笑起來，想叫對方放手，却又說不出口。因爲他的心靈被女人輕柔溫熱的身體所震撼了。

這些立誓復仇，接受艱苦修行的勇敢女人，看到一隻黃蜂就嚇得花容失色，不僅是奇怪，簡直是可憐。

「把心放在不捨棄女人上面，心就受不捨棄女人所影響。」

突然附近傳來一陣笑聲，道：

「十兵衛先生，你不是比和尚可靠嗎？」

澤庵的白髯在晚風中飄動。

「噢，這是——」

十兵衛狼狽不堪，紅着臉說：

「有一隻黃蜂飛過來，所以……」

「這叫做柳生派的防蜂秘訣吧！」

澤庵笑哈哈地走近來，若無其事地說：

「剛才千姬公主派使者來，今天誰要去？」

住在江戶城竹橋御門的千姬公主，很瞭解掘族女人的心情，雖然不公開出面，但常常暗中派人輪流把她們請到茶室來，這也是在禪寺勤練功夫的女人課餘惟一的消遣。

卍字形飛

一

——江戶城竹橋御門的大門開了，有個人提着燈籠走出來，一團模糊的人影若隱若現。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

「……那，告辭了，好好服侍公主……」

七、八個護送的僕從一一退了進去。這時，燈火突然熄滅，一瞬間所有燈籠全被打壞。

「不要慌，是我。」

是低沉的聲音，阻止了黑暗中驚惶的人羣，又傳來細微沉悶的聲音：

「也許把燈火吹熄也無濟於事了。」

「十兵衛先生，怎麼一回事？」

「我們被監視了。」

「什麼！」

「從今天晚上我們來拜訪的時候就被監視，一直到現在。」

「是誰？在那裏？竟敢監視到御橋門下來，實在太過份了，快派人去捉回來！」說話的是天樹院的一個老臣。

「不，那是多餘的，請不要輕舉妄動，我們不是有約在先嗎？我們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十兵衛說，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這時也站在一旁，她點點頭表示同意十兵衛的話。她說：

「既然有人監視，回去也不安全，十兵衛先生，等明天早上再回去吧！」

「不，卽使明天、後天回去都一樣，他們會留在這裏一直監視竹橋御門……阿鳥，走。」

阿鳥點點頭跟在十兵衛後面，坐進在竹橋門外等待的二乘轎子之一。

十兵衛走到轎旁，隨卽又回到不安地站在黑暗中的吉田休理身邊，輕聲說道：

「休理公，在監視的是狗，把燈火吹滅也沒有用！」

「狗？」

「是的，既被人監視了，恐怕以後暫時不能來御門接受款待了。」

然後他丟下目瞪口呆的老臣，逕自坐進轎內。

「抬轎的，我們現在不回品川，先在城裏各處兜一兜吧！」

十兵衛放下垂簾，轎子起步的時候，距離竹橋御門五十公尺的地方，有一隻巨大的狗，眼睛射出兇光，慢慢爬起，如旋風般追了過來。

月光照着壕溝的水面，十兵衛坐在轎裏，設法應付。

看情形那一羣傢伙最近才注意到天樹院公主，其實由天樹院和東慶寺的關係，來推斷堀族女人的行踪應該是很簡單的事，可見那些人的智力不過如此——但若眞的被追蹤，麻煩可大了！

天樹院那方面暫且不管，如被他們探知女人們藏在品川東海寺，事情就糟了。

假使回到木挽街的柳生宅，父親但馬守會作何表示？若把實情告訴他，也許父親願意幫忙，但若師弟也知道，一定會引起騷動，如用柳生一門爲後盾來幫助堀族復仇，女人往日忍辱負重，勤學苦練的心力豈不全功棄盡？儘管這樣能夠保護東海寺，但以會津七槍的陰險毒辣，一定會預料到禪寺和女人們的關聯的。

不論如何必須設法擺脫敵人的監視回到東海寺，但跟蹤的是狗，如何是好？十兵衛簡直一籌莫展了。

記得晚上來天樹院公主的御宅時，曾看見一隻巨大的秋田狗蹲在竹橋外面，剛才心裏還爲這個納悶，等到出來發現狗仍然伏在原地時，才明白過來。

十兵衛腦海閃出一個名字。

「——具足丈之進！」

他想起堀族女人常提起能任意使喚三隻秋田狗的具足丈之進。讓狗來監視江戶城的大膽舉動，是爲了避免引起對方的注意，看様子，其他兩隻秋田狗也可能在這附近徘徊。

十兵衛盡量靜下心來傾聽狗跟蹤的脚步聲，顯然只有一隻，沒有人的聲息，確實只有一隻狗。

十兵衛喚道：

「抬轎的，把我的轎往後退回去。」

轎子在壕溝旁邊調頭，他打算擾亂狗的追蹤。

「抬轎的，狗跟來了沒有？」

「——狗，喔，對了，一頭很大的狗正追向那乘轎子呢。」

「不行，再回頭跟那乘轎走！」

十兵衛慌了手脚，狗不像人那麼容易被迷惑，不知受了何種訓練，牠就是跟在阿鳥的轎後不放。

狗一邊跟蹤，一邊吠叫——這時遠處傳來另一頭狗的吠聲，在另一側的後頭，也響起狗的吠聲。

正如所料，有三頭狗正彼此吠叫呼應，看來具足丈之進也在這一帶了，而且可能另五個魔鬼也跟着來了。

——十兵衛把轎簾子掀起來，看到前面並排跑的狗，一面追蹤，一面蹲下前肢。

——他手上的小刀，彷若流星般的朝狗拋去。

十兵衛的飛刀是連在空中飛行的燕子都躲不過的，他確信小刀會刺進狗的頸子。

但這隻狗很奇怪，在刀卽將接觸脖子的一剎那間，如小牛般巨大的身體，騰空一躍，閃避飛刀的襲擊。

「——啊！」

柳生十兵衛和人交手時從來沒有這麼吃驚過。

「嚇！大爺，不要緊嗎？」

前後的轎夫驚叫着，不是替十兵衛擔心，而是害怕起眼前的景象來。

「走，走，不要停下來，否則狗會撲上來！」

十兵衛大聲吆喝，得儘快設法把狗處理掉。

「喂！趕快追上前面的轎子，我們走壕溝這一邊！」

十兵衛朝前方的轎子喊：

「阿鳥，把向着壕溝那邊的垂簾拉起來！」

十兵衛的轎和阿鳥的轎接近時——

「喂，卍形飛！」

隨着叫聲，阿鳥豐腴的身體本能地跳起，在轎子外面和十兵衛擦肩而過，轉瞬間，二人已經交換位置，坐在對方的轎子裏。

如果十兵衛一開始就告訴阿鳥作卍形飛的話，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順利。阿鳥突然聽到命令採取行動，可以說純粹是一種反射作用。從前作騎術訓練時，阿鳥常在馬鞍上面遲疑不前，以致好幾次從馬上摔下來，但這種「卍形飛」的技術，却在轎與轎之間巧妙成功了。

轎夫們一心一意注意狗的行動，所以一點也沒有發現二人交換位置的事情。後面的四個轎夫，突然感到轎子輕了許多，於是載着阿鳥的轎子往壕溝那一方跑去。十兵衛的轎子慢慢向前進行，狗終於跟着來了。

這些轎夫壓抑恐懼的心情，是因爲知道客人是從澤庵的東海寺到江戶千姬御殿拜訪的偉大人物吧。

「抬轎的，拜託！不論發生什麼事，一直往前跑就對了！」

十兵衛從轎裏掀起垂簾向轎夫道，鬼面具被狗看見了。

不知道狗發現所追蹤的不是同一人而害怕，或看到對方沒有佩帶武器而放心。狗閃爍着犀利的目光，發出令人喪膽的狂吠聲，同時撲向鬼面人——

「哇！」

隨着喊叫，垂簾落了下來，轎子不停地晃動，彷若捲起一陣猛烈的旋風一般，人獸的叫聲混雜在一起。不知過了多久，轎子突然變輕了，有個人赫然站在轎子外面，跟在轎旁並排跑着。

「謝謝你們的幫忙！」

轎夫回過頭來看，這一看莫不嚇得魂飛魄散！原來又是十兵衛的女鬼面具。

轎子裏裝的竟是像人那麼重的狗。

——狗究竟怎麼了？

以前柳生十兵衛曾有過一次經驗，是和一個凶暴無比的惡徒對抗，那凶暴無比的惡棍一看到十兵衛抽出劍來，立刻拔腿就跑，但十兵衛非把那人捉住不可。

他徒手和惡徒格鬥，對方猛然撲打過來，在刀子落地的一瞬間，他衝到對方胸前，用兩手抓住惡徒的鬍鬚。

「混蛋！」

在對方罵了一聲，吐痰的同時，十兵衛用膝蓋踢向對方的心窩，惡徒終於不敵，氣絕而死。他就是用這方法對付猛犬的。當狗張開喉嚨，衝進轎子裏面時，十兵衛把手腕伸進狗的咽喉，這一招使狗咬合利齒，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十兵衛就用另一隻手，把狗的上顎撕開來了。

二

「前面的轎子，等一等！」

載着阿鳥的轎夫回頭一看，看到鬼面人時嚇了一跳，他們完全不知道後面轎子發生的事。

「過橋之前向右轉！」

十兵衛命令着。

壕溝另一端，有一座長及二十公尺的橋，二轎並行向右轉，壕溝兩側是諸侯官邸的圍牆，轎子跑進兩條窄巷之前，又被兩頭狗追蹤而上了。

若對手是人，事情就好辦，但現在對手却是畜牲，十兵衛怕狗的叫聲會引來其他同伴，使他陷入重圍。跑到橋上的兩頭狗，在慘澹的月光下，清楚地看見兩乘轎子——

於是兩頭狗在橋上狂吠不已。

「天丸！地丸！」

是具足丈之進跑過來。

他讓兩頭狗跑進巷子，然後跟了上來。

「——還是失敗！」

十兵衛把載狗屍體的轎子丟棄在路邊，以轉移敵人的注意，乘機逃走，然却不能如願。

現在一面是河水，一面是土牆，後面又有追兵，十兵

衛只得命令轎子停下來。

「十兵衛先生！」

是坐在前面轎子的阿烏堅毅的聲音：

「那是會津七槍吧，我不逃走！」

「等一會，別出來！」

十兵衛冷靜地說。

「先看情形再說，不要從轎裏跑出來——喂，你們到前面轎子那邊去！」

他向後面的轎伕示意，然後走出轎子，站在兩乘轎子中央，迎接跑過來的具足丈之進和兩頭猛犬。

「——喔，你是——」

矮小醜惡的猴臉武士具足丈之進站住脚步。

他第一次遇到鬼面人，不過以前也聽過這個鬼面人曾在加藤家倉庫把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愚弄的事。

漆戶虹七郞認爲鐵齋遇害之事，必定與作爲堀族女人奇怪協助者的鬼面人有關。

猛犬天丸、地丸蹲下身來。

鬼面人把手輕輕按住刀柄，凜然站立着。

——一向保持猛烈跳躍速度的狗突然長縮不前。

「……且慢！」

具足丈之進連忙喊住。

他也看到鬼面人握着刀柄的姿勢，如同斬鐵斷鋼般的氣勢，心裏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連他的狗似乎也看出對手的可怕，具足丈之進不免驚嘆起來。

「退下，退下！好好監視！」

丈之進自己也退了五、六步。

看見敵人抽身而退，十兵衛反覺事情不妙，這幾隻狗不可小看，好像知道牠們的伙伴已經失手，所以現在打算引誘他，一起圍攻過來。

使十兵衛困惑的是，兩頭狗一邊吠着一邊往後退去，毫無進攻的跡象。但他擔心聽到狗的吠聲後，會津七槍一夥人會集攏過來。十兵衛雖有豪邁不羈的個性，也不願放過嘲弄七槍的機會，然若正面和六個人發生決鬥，實在也沒有自信擊敗他們，而且更重要的他不能殺死會津七槍中的任何一個人。

兩頭猛犬睜着四隻殺氣騰騰的眼睛，注視着後面的轎子，似乎嗅出了轎子裏面的變易。

十兵衛想跑到前方，這時，另一個聲音傳過來：

「嗨，丈之進！」

橋上出現一個拿着長矛如黑豹般的人影。

「這裏，孫兵衛！你繞過那一邊！」

具足丈之進和狗一邊退，一邊高喊。

橋上人影站在月光下，看到兩乘轎子，又看到戴女鬼面具的人時，吃驚不小。

「哼，又出現了！」

平賀孫兵衛怒吼起來。

顯然他想起了在加藤家官邸被鬼面人在空中點穴，嘗到一生最大的恥辱。

「好，這次你插翅難飛了！」

說罷，飛快轉身，把長槍在月光下掠成弧線，從壕溝那一邊的路上，以驚人的速度衝過來。

「鬼面人，今天晚上讓你領教我長槍的厲害！」

黑漆漆的臉孔，白色的牙齒閃亮着，孫兵衛啪地一聲刺出長槍！他和十兵衛之間有十八公尺的壕溝，加上兩側路面寬度，約有三十餘公尺，在這一段空間裏，孫兵衛揮舞二十餘公尺的長槍。

槍柄有六、七尺，若比這更長的槍，操縱就不靈活，敵人容易乘虛而入。在戰國時代的集體戰術中，短槍固然便於控制，但仍不如長槍突擊有效。

孫兵衛握着二十四公尺長的朱柄，再加上三尺長的刀尖，居然能够揮動自如。

「喂，把你的面具拿下來！」

孫兵衛收回長槍，冷然嘲笑道。

二人中間隔着壕溝，鬼面人武藝非凡，難道他能越過壕溝來攻擊他們嗎？孫兵衛嘲弄地注視鬼面人，他想，假如他眞敢跳過來，我長槍一揮，立即可以把他打落下來，然後揮刀一刺，豈不妙哉……他大叫：

「那兩乘轎子裏面是堀族女人吧！她們罪孽深重，不可饒恕，但你不一樣，把鬼面具拿下來，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趕快跪地投降吧，這樣我們可能會請求主君原諒你呢！」

十兵衛站在轎子前面，全神保護轎子的安全，孫兵衛也感覺到這一點。

「把面具拿掉！」

具足丈之進也在威嚇着。

「地丸！去把他的面具撕掉！」

主人對狗發出命令。

一頭猛犬應聲跳向空中，滿口獠牙襲擊過來。

就在鬼面人轉身面對狗的一刹那，紅槍以穿透鐵壁的速度衝過來。

鬼面人突然彎腰，跪在地上，頭頂上的猛獸咆哮着，這時，十兵衛用心愛的快刀三池典太，巧妙地把地丸的腰斷而爲二，勉強避開了刺到後面轎子的紅槍，然後迅速用單膝壓住想縮回去的槍子。

三

——噗通一聲，被切成兩段的狗屍掉在壕溝裏，水花四濺，最後都歸於平靜。

平賀孫兵衛的槍撲了個空，這還是第一次，想抽回槍却被對方壓住，也是空前未有的事。

何況讓槍矛落在地上更是一大恥辱，他覺得自己失敗了。

但他以爲這不是對手的功力所致，是狹窄的空間所造成的錯誤，在三十餘公尺的空間裡，揮動二十多公尺的長槍，伸縮不能自如，失敗也是意料中的事。

他把落地的長槍拾起來，但長槍被壕溝對岸的鬼面人緊緊壓住，如同被縫在地上一般，一點也不能動彈。正在驚愕的當兒，突然張口喊道：

「刺殺了一個！」

「丈之進！我殺死了一個掘族女人！快把轎子打開來看！」

具足丈之進把槍從轎子裏拔出來，上面沾的竟是黑色的血跡，也看到愛犬地丸被斬成兩截的慘狀，驚呼一聲：

「地丸！」

他想安慰剩下的另一頭狗。

狗也害怕了，楞楞的瞅着一邊用腳壓住槍一邊握着刀往這裏凝視的鬼面人，想假如又撲過去，勢必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天丸比人更敏感，牠爬伏在地上，好像中了邪似的，不敢移動。

「出手……」

鬼面人突然發出平靜的聲音。

隨聲而出，一個女人踢開後面轎子的垂簾現出身來。

鬼面人一手握刀，另一手從腰部拔起連鞘的短劍，向後丟過去，女人接住，立刻拔出短劍。

鬼面人點點頭說：

「孫兵衛，今天晚上槍沒有用了。」

女人看了看十餘公尺的壕溝，趦趄不前。

「妳忘了竹橋的訓練？」

鬼面人催促着。

女人又望着壕溝。

壕溝上面架着一支紅柄長槍。

「——嚇！是板倉不傳的女兒嗎？」

「阿鳥！」

平賀孫兵衛和具足丈之進看見月光下笑着的阿鳥，站在紅槍上面。

「果然是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

女人豐滿的身體輕巧地掛在壕溝紅色的矛槍上。

「平賀孫兵衛，別逃！」

鬼面人仍壓住紅槍不動，敵人看到阿鳥超絕的技藝，早已嚇壞了，他恐懼而站着不逃，是因爲七槍的槍術比刀術厲害。具足丈之進深知這一點，但他不認爲自己會輸給阿鳥，於是迅速拔出刀子。

「來！」

孫兵衛怒喝，但他却無法和阿鳥一樣站在矛槍上。

「……這丫頭，氣死人了！」

他慌張中想把槍砍斷，因爲槍柄斷裂，阿鳥會落進壕溝，可是在他看來，這把紅槍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所以猶豫不決。

最後平賀孫兵衛用刀子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弧，朝距壕溝岸邊三尺的位置砍去，槍斷了——揮刀太慢，在槍一端被切斷，另一端未落下之前，鬼面人用膝蓋緊緊壓住槍的另一端，所以紅槍仍然架在壕溝上面，在距斷裂處一步的地方，阿鳥騰空一跳，斷裂的一端反而發揮彈簧作用。

「你砍斷了你的命根！」

在月光下，看見女人的黑髮和袖子飛撲過來時，孫兵衛砍斷槍的刀還停在空中……

「納命來！」

阿鳥把刀直接劈過去，孫兵衛黑色的腦袋中了一刀，撲倒在地上。

「妙！妙！」

鬼面人點頭喝采，隨即立起身來。

「給他最後一刀！」

阿鳥遵照指示，鬼面人把刀放回鞘裏。

「抬轎的，你們害怕是嗎？」

鬼面人從口袋裏掏出數枚金幣，往坐在那裏發抖的轎夫投過去。

「這是抬轎的工錢，和汚損轎子，讓你們受驚的賠償費！」

瞧裏面人那神態，似乎已不把具足丈之進和那頭狗看在眼裏了。

「把轎簾打開，然後囘去吧！」

十兵衛用下顎向轎夫們示意，他指的是剛才具足丈之進用槍刺穿過去的那一乘轎。

轎夫們仍然嚇得無法走動，這時，具足丈之進彷彿如夢初醒，狂嘯道：

「天丸！」

猛犬天丸不知是提防鬼面人，還是在伺機而動，一看

到鬼面人把槍拖到壕溝另一端，聽到主人憤怒的吼聲，立刻如大黑豹般跳到空中，往開始移動的鬼面人撲去。

然而很不幸的，就在方才埋葬地丸的壕溝裏，天丸也落了進去。

鬼面人已經跑到壕溝另一頭，把長槍挿在壕溝水面當中，整個人如同撐竿跳一樣飛到對岸。

「啊，天丸！」

具足丈之進想逼近壕溝邊緣，但却被槍抵住胸部。

「不要亂動，丈之進，否則槍可不留情了！」

阿鳥把平賀孫兵衛殺死後，累得不停地喘氣。

「把槍刺過去呀，你還等什麽？」

十兵衛小聲地說：

「我可以殺死丈之進嗎？」

阿鳥默然。

「很抱歉，我親手殺了兩條狗，我覺得狗不配和女人打鬥，所以我先把狗處理掉了，妳不會生氣吧！請多多包涵！」

阿鳥滿臉通紅，心想，仇人必須由我親手殺死才好。

「好，由我來處理丈之進！」

十兵衛喚住想回轎子那方向的阿鳥說：

「阿鳥，不要太貪心了，如果妳一人殺死孫兵衛和丈之進，其他六個同伴會生氣的——而且敵人也會暴跳如雷呢！」

說罷，放聲大笑。

「敵人剩下五個了，對加藤式部少輔來說，把會津七槍一個個幹掉，對他的刺激可能會更大些。」

十兵衛一方面注意具足丈之進，一方面擔心其他四個惡徒會出現，這種憂慮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爲殺死平賀孫兵衛，對付具足丈之進和二條猛犬的時間並不久，很可能四個人會聞訊跑來，若推斷準確，他們已來到竹橋御門附近，危機便愈來愈迫近了。

「我們以後再對付他。」

於是十兵衛向壕溝對岸的轎伕喊道：

「抬轎的，別怕，快扛轎子逃吧！那傢伙已被我用槍抵住，亂動的話就刺死他！」

四個轎夫顚顚倒倒跑向轎子，阿鳥的轎子已空。

「沒關係，裏面的東西可以丟掉了！」

具足丈之進凝視着後面的轎子，孫兵衛刺死的是誰？

轎夫掀起簾子，把裏面的東西倒出來。

「——風丸！」

一條渾身是血的狗屍滾落出來，具足丈之進愣住了，轎夫們扛着空轎，一溜煙似的跑了。

壕溝對面傳來笑聲，丈之進回頭一看，阿鳥和鬼面人的影子已消失了，笑聲也逐漸遠去。

□　□　□

數小時以後，具足丈之進回到加藤官邸。

因爲在深夜，所以那付沮喪狼狽的模樣，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好不容易從壕溝裏救出的天丸渾身濕透，垂頭喪氣地跟在後面。

具足丈之進作夢也沒想到，這兩頂用威脅的手段和重金，勉勉强强找來的轎子，一乘竟載着平賀孫兵衛的屍體，另一乘載着的却是愛犬地丸、飛丸的屍骸。

丈之進在進門之前，對轎夫們說：

「好，就停在這裏——謝謝你們了！」

說罷，拔起刀子。

看來並不是想掩飾加藤家的恥辱，而是想殺人來發洩滿腹的怒火，轎夫們嚇得渾身哆嗦。

突然噹地一聲，一支飛槍射入鐵門上。

「呀！」

是孫兵衛的紅槍！槍上繫着一張紙條，丈之進打開紙片的時候，轎夫已逃掉了。紙條上面畫有大環形，上方兩個圓圈，下方三個圓圈，旁邊有一行文字：

「五大環形」

鬼面黨

一

加藤式部少輔猛然睜開眼睛，四周一片漆黑。

「來人呀！」

想喊却又發不出聲音，突然黑暗中出現青色燐火，他嚇得想跳開，但手脚却不能動彈，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全身赤裸裸的，被綁在一塊巨大的木板上。

青色燐火逐漸接近，七個女鬼的臉孔浮上來，不，是戴着鬼面具的人影拔起刺刀，刀身閃耀着青色的燐火。

「來人呀——」

明成拚命想叫但仍發不出聲音，七個女鬼把刀子擱在他身上。

「妳們想怎樣——」

被恐怖所包圍的明成，方始喊出聲來，突然七個鬼面具落到地面，在另一方向又出現了更猙獰的物體。啊，那是渾身血跡的男人。

「哇！」

是堀主水、多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衛、稻葉十三郎和金丸伴作及板倉不傳嗎？——不，滿臉血痕，不知道是誰，但確是被釘在地獄倉庫中遭到虐殺的堀族男人無疑。

他們默默地用刀在明成身體上割來割去，明成呻吟哀嚎，掙扎滾動，但手脚仍被緊緊釘住。堀主水和其他人的身體壓住明成的肚子，用刀子不斷地在他身上切切割割，明成痛得慘叫連天。

「主水，饒了我吧！」

一邊求饒，一邊發出野獸般的悲鳴，七個男人的臉皮如薄皮般掉了下來，原來這些戴鬼面具的是七個女人。

「納命來！」

明成又瘋狂地掙扎，最後忍痛爬起來，被釘子釘住的肉塊，血肉模糊。他抓起枕頭旁邊的刀子，朝對方砍去。

一陣震破耳膜的慘叫，使明成清醒過來。

他發現四周明亮如晝，鬼魅幽靈已全消聲匿跡，忽然發覺自己拿着刀，失魂落魄地站在地上，脚下是横臥於血泊之中的愛妃。

與其說愛妃，不如說是用來作犧牲品的女人，不，是爲了滿足明成殘虐慾望的美麗肉體比較恰當。

當初，人們把他當作嘉明的不肖子來看待時，他猶爲此焦慮不安，後來乾脆不顧世人的議論，任自己成爲一個荒淫無道的暴君，公然作出殘酷罪惡的勾當。自從被女色包圍，把女人像對待禽獸一樣的凌虐之後，他經常躲在神秘倉庫裏，一味地沉溺於那個令人戰慄的世界了。

但明成從數個月前便喪失了那種快樂，好像癌症患者感到味覺變了質一樣，不要說虐待女人，連對女人正常的慾望也沒有了。

這種變化是隨着發現堀族女人報仇的事而來的，他並非爲此恐懼，只感覺憤怒難抑，把堀族男人全部殺光時，好不容易才治癒了的憤怒，現在又如火焰般燃燒起來。

「不論如何，一定要把那些傢伙捉來……用繩子綁住她們的脖子拖到倉庫來！」

明成咬牙切齒地命令七槍道。

「哼，要讓她們嚐一嚐比父兄痛苦百倍的羞辱！」

七槍獲旨，展開搜索行動，然仍一無所獲。

像大道寺鐵齋，平賀孫兵衛這種人物，居然也會死在她們刀下，究竟她們的武功有多强——最重要的，她們藏在那裏？時常幫助她們的鬼面人又是誰呢？

鐵齋被殺時，屍體是裝在從吉原送來的京都玩偶箱子裡。他們曾經嚴厲盤問莊司甚右衛門，但甚右衛門囘答「我確實裝了藝妓送過來的！」神色顯得很不安。明成懷疑這可能是甚右衛門和堀族女人共謀，來嘲弄自己的詭計，此刻在他心中全世界的人都在和他作對了。

他既不怕堀族女人，也不怕暗中幫助她們的其他人，唯一使他感到恐懼的，只是隱藏在鬼面具後面的那個人罷了。此外，對明成而言，還有一個人給他的威脅也很大，他懷疑這個人，就是堀族女人的支持者。

那人就是將軍的姐姐，天樹院的師太——千姬公主。

有一度，加藤明成爲了逮捕逃入高野山的堀族男人，而向幕府力爭。

由於明成申請激烈，幕府只得讓步，允許他捉拿堀族男人。天樹院師太雖是將軍的姐姐，但因已從塵世退隱，地位不如從前，實在沒有害怕她的必要——不過他感覺到圍繞在四周，天樹院、堀族女人、鬼面人似乎已造成一個撲朔迷離的陰霾世界了。

從東慶寺的背景，判斷天樹院師太是堀族女人的幕後指使者，明成的根據不無道理。他千方萬計從出入於竹橋御門的商人，被辭退的女僕身上蒐集情報，但又查不出天樹院師太與堀族七女來往的跡象，他有點失望。

爲了謹愼起見，七槍一夥人就時常輪流在竹橋御門一帶監視——果然發現鬼面人和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也來拜

訪。事情發生得很快，經過慘烈的格鬥，鬼面人和阿鳥殺死追蹤的平賀孫兵衛和具足丈之進的愛犬地丸、風丸後，消失得無影無踪。

「為什麼不追到底呢？」

漆戶、司馬、鷲巢、香爐聽到報告，氣得直跺脚。具足丈之進垂頭喪氣地回答：

「我總不能把孫兵衛、地丸、風丸的屍體都放着不管啊！」

他露出男人所罕見的恐怖表情，隨即用顫抖的聲音說出心事來：

「大家千萬要小心行事，鬼面人非常厲害，而且被他訓練出來的阿鳥，也好像判若兩人一般，已變成劍道高手了！」

「哈，劍道高手？笑死人了！」

四人縱聲大笑，把具足丈之進的警告置之度外。

明成並不喜歡七槍，他重用他們，不過是想利用他們來當報復反對自己的舊家臣，和作為自己胡作非為的工具而已，這時聽到四人的笑罵聲，不禁暗中高興：

「這些人得好好利用！」

他以為七槍一定可以制服鬼面人，鐵齋和孫兵衛之被殺，完全是由於過分自信造成的後果。

其實他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然一旦夜晚來臨，被噩夢襲擊的明成，也變得患得患失，一籌莫展了。

有一次，明成去京城，在城裏和仙台黃門政宗擦身而過，被挖苦說：

「式部少輔爺，會津是陸奧的咽喉，上方命令老衲妥為防守，你知道嗎？」

明成恨恨地回答：

「老黃門，如果現在俸祿能增到一百二十萬石，不要說防守，我還會騎着馬去把它領回來呢！」

獨眼龍老黃門的笑容僵住。

即使面對着大名鼎鼎的伊達政宗，加藤明成也毫無懼色，他要表現出嘉明的第二代，並非懦弱可欺之人。

每當天明時，被夢魘所纏困惑憤怒的明成，把所有的怒氣全部發洩出來，受害的當然是弱女子了。

由於惡夢的驚恐，明成在迷糊中殺死一個愛妃，但怒火還未全消，現在他端視倉庫四周，急於找一個洩恨的對象。

在四角柱子下面，釘有許多鍊環，鍊環的鐵鎖分別鎖住三個女人的脚踝。

被捉到倉庫來的女人，雖然害怕明成的殘酷、荒淫，但不久却和明成一樣，被創造地獄的快樂所吸引、陶醉、

迷亂、瘋狂了。更有一些女人自動投懷送抱，耽於變態的愛撫，連死也甘之如飴。

明成本人對女人萬分熱情，也是女人愛戀他的原因之一。但最近明成一反常態，男女歡愛的慾望，已變為可怕的情緒，他摔盤子，作賤衣物，完全不顧情理，猶如一頭狂怒的野獸。

女人們敏感地意識到事情的變化，極力設法想逃出倉庫，但都被七槍捉回來，有的被活活地打死，有的被像狗一樣用鍊子鎖住。

明成已經不愛女人了，但缺少女人，他就悶悶不樂，如同置身沙漠地獄中。——理智告訴他要好好珍惜這些女人，因為最近女人買賣比以前不方便多了。

「——進入加藤家的女人都不會活着出來！」

現在江戶各地都有這種風聲，以致女人的進口發生短缺現象。

然他已殺死最寵愛女人中的一個了，理智在昏亂下，唯有用血來刺激，才能產生效用吧！明成狂放的眼睛在三個女人身上瞄來瞄去。

「殿下！」

鄰室有人出聲問候。

二

「起床了嗎？」

是香爐銀四郎的聲音，顯然在窺探裏面的動靜。

「雖然很晚了，但我們有事稟告。」

是昨天晚上，為了追蹤鬼面人失敗，被明成斥責一頓的會津七槍那夥人。

「好吧，把紙門打開！」

明成彷若由夢中醒來似的說。

香爐銀四郎打開紙門，看到提着血刀的明成，橫臥於血泊之中的女人，不禁大吃一驚。

「抹掉！」

明成伸出刀子。

美少年銀四郎平靜地走過來，優雅地用紙把明成的血刀擦拭乾淨，放回刀鞘裏。明成說：

「這裏有血腥味，我們下去……等一下把這裏整理整理。」

即使在夏天，倉庫裏也是又陰暗又潮濕，入夜以後，更是涼沁沁的，秋的氣息深了。

二人走下樓梯，圍坐在樓下的四人，立刻慌慌張張起身迎接。

「如何，可有什麼好方法？」

在後面，香爐銀四郎背着渾身是血的女人進來，把女人丟向倉庫入口處停狗屍的地方後，隨着大家坐了下去。

「那——」

青入道的司馬一眼房抬起右眼說：

「今天晚上我們發現一件事，目前我們的敵人不是堀族七女，而是鬼面人。」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

明成咬牙切齒的說。

「那小子是誰？」

「殿下，你認爲他是幕府中的人嗎？」

明成迷惑地搖搖頭。

「不，若是幕府方面的人，戴假面具是多餘的，也不會故意擺出嘲弄的姿態了。」

以往明成心裏也常有這種疑問，在江戶城裏曾和松平伊豆府見過幾次面，這人是運用密探的高手，人稱足智多謀的伊豆師爺，但從各方面觀察，他似乎沒有把密探安置在加藤家的必要。

「若是密探的話，把他暗中殺掉也無妨，這是不犯法的。」

「……」

「……很可能那傢伙是受天樹院支使。」

明成終於說出隱藏在內心的話，雖是私下議論，但直接冒瀆將軍家姐姐的無禮態度，顯露了明成對千姬公主的敵視。

「天樹院有理由袒護堀族女人。」

一眼房注視明成說：

「殿下，你不怕與天樹院爲敵嗎？」

明成的表情又困惑了，他說：

「如今還怕什麼？」

他挺了挺胸繼續說：

「誅殺堀族人，是幕府批准的，表示他們承認堀族是天下的罪人。若將軍家姐姐包庇罪人，就表示他們在向天下諸侯挑戰——鬼面人不敢露出眞面目，因爲他知道公然和加藤家作對，是不智之舉，先不論鬼面人，那七個女人不論如何必須除掉，一個也不能留。哦！不，不能全部把她們殺死，那樣加藤家太沒面子了！」

關於最後一點，明成重複了好幾次。一眼房又說：

「那殿下是決心與千姬公主爲敵了。」

向在座的七槍餘黨瞧了一眼笑着說：

「想辦法殺掉鬼面人。」

「那傢伙不知藏在那裏，從上次事件發生後他再也沒

有去竹橋御門拜訪天樹院了。」

「現在把他引誘出來。」

「用什麼方法？」

「我們用盜賊法。」

「什麼意思？」

「我們五個人扮成鬼面人到江戶各地作案！」

「扮成鬼面人?!」

「他們出現時都戴着鬼面具，鐵齋遇害那一天，住在慈父橋畔的村民，大家爲了怕事都推說不知情，有一個小孩看過他們，據說有七、八個鬼面人，可見堀一族女人也戴鬼面具，如果我們扮成鬼面人到處騷擾百姓，他們一定會大爲恐慌。」

「——敵人也許會知道是我們的計謀？」

「就是故意要作給他們看的，而且我們只搶女人不偷金銀。」

五人會心微笑說道：

「殿下……花地獄的花所剩無幾了。」

「你們打算擄掠女人嗎？」

「我有這種打算，不過還有更好的妙計。」

「什麼妙計？」

「把男人也搶過來。」

「男人？那種男人？」

「即將成爲新郎的男人——把當天晚上要結婚的男人搶過來，把新娘送到我們這裏，把男人送到竹橋御門。」

明成聽得出神。

「把男人送去竹橋御門做什麼？」

「我不知道千姬公主會作何感想。但很久以前，千姬公主在江戶的名聲很壞，殿下想必也聽說過，千姬公主是可怕的淫婦，到處玩弄男人，然後又把他們置於死地。」

一眼房瞇着笑眼說。

「這是無中生有的事，千姬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本多忠刻英年早夭，所以大家傳說千姬公主會剋殺男人，風聲不脛而走，人人皆知，我們必須利用她這弱點。」

鷲巢廉助也插口說：

「這種壞印象很難從人心中消除，我們在人家的結婚席上，闖進新房捉人，把新郎丟在竹橋御門，如此一來，如同死灰復燃，千姬公主必然名譽掃地了。」

漆戶虹七郎接着說：

「這算是對他們多管閑事的警告，敵人會很生氣，但又沒有證據指控我們。」

「即使被町奉警所盤問也不用擔心嗎？」

「不是我，是七槍幹的！」

香爐銀四郎昂奮地說，具足丈之進的消沉也隨之一掃而光，信心十足的說：

「嘿，千姬公主定會暴跳如雷，追究結果發現是鬼面人作的好事，那時鬼面人就不得不自投羅網了。」

司馬一眼房又說：

「擄掠女人，報復天樹院，引誘鬼面人，可說一舉三得。殿下，你同意我們去做嗎？」

暴虐昏君式部少輔明成，要在江戶城當盜賊還是破題第一遭，他凝視五人的臉孔說：

「這……你們不會給加藤家闖下大禍吧？」

「請相信我們七槍！」

明成深深吐了一口氣說：

「好，我信任你們，我用四十萬石作賭注，決不殺你們。」

三

在晶瑩月光下，京橋地方，一隊美麗如畫的結婚行列走過。

橫掛在月上的雲彩有了秋意。

穿着華麗的禮服，提着燈籠的男人，帶着大批箱櫃的行列——這是日本橋室街大布商的千金絲子，與京橋八官街加賀屋雜貨店少東信三郎舉行婚禮的日子。

花轎來到長約一百公尺的京橋上時，後面的轎夫，突然看到明月中降下如海蛇般的物體，啪地一聲，皮繩觸到轎子，把花轎連同新娘從轎夫肩膀上搶奪過去，越過橋的欄杆，飛往河岸對面。

這意外使衆人嚇得目瞪口呆，轎子漸漸接近水面——海蛇以橋爲中心，在河上拋了一個弧線，消失在橋下。

「哇，不好了！」

衆人驚慌失措下，紛紛跑向欄杆，發現橋下有一艘小船。

橋底下有個人影像被蜘蛛網纏吊的簑蟲，轎子慢慢靠近小船上面，一個人影沿着繩子滑落到船裏。

沒人知道這是會津七槍司馬一眼房的皮鞭。

剛才他藏在橋的內側，用皮繩捲住橋上的花轎，搶走的時候，有人目睹這件事，大家對眼前出神入化的技術，大爲驚駭，這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却眞確無誤。

小船載着花轎，駛向京橋河的八丁堀。月光下，坐在船上的二、三個人影，露出臉來，是戴着鬼面具的男人。

——急報傳到八官街加賀屋，在端坐等候的人羣中引起一場大混亂，尤其新郎信三郎更是焦慮萬狀，他好不容易盼望這一天來臨，不想竟會發生不測。可憐的新郎，乘着轎來京橋附近尋找，可是不但找不到新娘子，連他自己也沒有回來了。

有人來報說他看見「這個少東坐在轎子裏面——」，這是有關信三郎最後的消息。

這是使江戶新郎、新娘聞風喪膽的凶賊「鬼面黨」第一次給人留下的壞印象。

□　□　□

麴町御小納戶衆三千石的閭宮大學長子主馬，和新娘田鶴進入了洞房。此時，夏天已盡，正是初秋的某一個晚上。

主馬是旗本家臣中的美男子，田鶴是直屬家臣中的美女。

在遙遠的前廳，客人祝賀、飲酒的聲音熱鬧非常——酒未過三巡，二人已飄飄欲仙，長久的相思，今夜得以永浴愛河。

主馬、田鶴都是武士家庭出身的子女，現在二人相對而坐，羞態難掩。初秋的夜晚，春意正濃，主馬凝視着新娘，無限柔情。

細長的眉睫，溫柔的香唇，誘人的胸脯……如今，伸手可及，主馬心神盪漾。

二人的目光交遇，千言萬語，難以盡訴。不久，主馬的視線投向枕頭金地，銀羅床帳：

「……田鶴。」

主馬輕聲低喚，隨即摟起新娘的豐肩軟體，二人逐漸陶醉了。

忽然間，一個奇怪的網子由上而下，覆蓋下來，主馬皺眉道：

「這是什麼？」

他放開了懷裏的新娘，抬頭一看，發現天井上有一人影，那人戴着鬼面具。他想呼救却發不出聲音，霞網急速地把二人吊起來，掙扎時，網線流動，加强了緊縮力。

「怎麼樣？銀四郎。」

在屏風後面，有人出聲，兩側人影晃動，是戴着鬼面具的男人。

「成功了。」

天井的鬼面人不聲不響地跳落下來，閭宮主馬和田鶴困在網中，猶自失神。

在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神秘失蹤，人們在金色屏風後發現了紅色鬼面具，是第二天早上的事。

搶刼新郎新娘的鬼面黨。

不久，江戶城內人人都知道這件事，這些鬼面黨搶奪

新郎新娘的手段非常高明，好像他們懂得催眠術一樣。有的新郎新娘被綁架失蹤，有的被人發現棄屍在路上，死法悲慘。這些鬼面人膽大包天，連奉行警所的警員對他們都畏懼三分。他們愈來愈猖狂，受害者也有增無減。

究竟他們是誰，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搶奪新郎新娘？又把他們怎麼處理了？也沒有答案。

——儘管有鬼面人的作案，但是婚禮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因爲並非每一對新郎或新娘都會遭到被刼的命運。

被刼的新郎新娘是美男美女這件事，也引起大家的注意，鬼面人搶刼的疑團終於日趨明朗——到有位新郎平安無事地回來，從他們口中，事情方告大白。

首先回來的是京橋八府街雜貨店少東信三郎。

他聽到新娘絲子失踪的消息，立刻坐轎趕到京橋，途中不知何故，在轎子裏面迷迷糊糊昏過去了。

當他醒來時，發現置身於一幢豪華的房間裏，全身躺在大型寢具上，他環顧室內，傢俱相當舖張美麗——顯然是貴族官邸的客房。

他驚恐起來，大聲呼叫：

「有人在嗎——有人在嗎——」

依然紙門開了，有人走進來，信三郎睜眼一看，嚇得面如土色。

來人戴着鬼面具，一絲不掛的，是個皮膚白皙細嫩的女人。

信三郎大吃一驚，方才發覺自己也是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手脚被綁成大字形。

信三郎被鬼面女侵犯了。

女人也會侵犯男人，而且比男人侵犯女人更悲慘，信三郎親身體驗到這種痛苦的感覺。

女人一言不發，只是不斷發出快感的呻吟、喘息聲，待她興奮過度，以至筋疲力竭時，仍然貪婪無恥地撫弄對方，使信三郎苦悶萬分。

十天以來，不分晝夜，女人都不停地非禮信三郎，雖然女人戴着鬼面具，却不像是同一個人，信三郎接二連三被強暴，已經喪失正常判斷力和肉體感應力了。

不知過了多久，四肢方被解開束縛，但他連走路也沒有力量了，他氣若游絲，憔悴得像病入膏肓。

他不記得何時被帶出房間，只覺得昏昏沉沉的，猶如迷失於夜霧之中，又有過被放在轎子、馬車上那種震動、奔馳的感覺。

總之，一個秋天的早晨，他被發現在竹橋御門外面；渾身虛脫無力，像脫了殼的蟬一樣，這是在他失踪第十天後的事。

這些記憶是過了數天以後，信三郎斷斷續續對家人透露的，那時他才猛然想起一件事：

「絲子怎麼了？」

——有人回答，絲子自從那天失踪後就沒有下落，信三郎却面無表情，不置一詞。每次想起「女人」，他腦門就好像挨了一記似的，全身癱瘓下來。

商人信三郎的遭遇如此，旗本間宮主馬也一樣嘗到地獄不如的滋味。在第十天早上，同樣被人發現如蛻過的殼蟬一般坐在竹橋御門外面。

「——田鶴呢？」

當他知道田鶴生死不明的消息，也露出無動於衷的表情，完全和信三郎一樣。

此外，那些曾被鬼面人搶走的新郎，都有過相同的經驗，他們互不認識，這些話也只有他們的家人知道，但從此以後，消息不脛而走。

整個江戶城都在議論紛紛：

「竹橋御門是男人的地獄！」

□　□　□

怪事不斷地發生，成爲人們茶餘飯後閒談的資料，但其中最驚訝的，莫過於江戶城竹橋御門的看門人。

天將亮的時候，看到門前一個癱軟無力的男人坐在那裏，而且不只一人，有二、三個男人也茫然失神地坐在附近，他們神態恍惚，說着夢囈，形狀煞是駭人，看門人以爲和這件事有關，覺得是城堡的恥辱，便慌張地把他們趕出去，但又害怕增加嫌疑了，不但於千姬公主無益，反倒有害。

「因爲千姬公主嫉恨美貌男女結合，所以搶刼男人作爲發洩工具，吸盡男人的精氣，然後才把他們趕走。」

對於這種流言，看門人是絕不相信的。

但他又沒辦法了解這些男人是從那裏來的？他們爲什麼失魂落魄，像個白痴呢？

如果把這些奇怪男人殺掉，或交給町奉警所處理，事情一定會愈鬧愈大，只得威脅他們不能散播謠言，才予釋放。然而，不久，幾乎全江戶城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了。

天樹院家老吉田休理聽到謠言時，也面露不悅之色：

「把坐在門前那些神經病男人給我捉來！」

看門人馬上遵照辦理，由幾個人輪流監視，想逮捕那些莫名其妙的男人。但在戒備森嚴的晚上，却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等監視工作鬆懈下來時，突然又有一個筋疲力竭的男人被拋在那裏了。

大家沒有放棄監視的工作，有人在深夜暗中偵視四周的動靜，但那些男人被帶到御門之前，以乎毫無人影或聲

音的跡象，簡直是鬼使神差。

只是在黑暗中常有一條黑色的大狗走過來。

是天丸——天丸本來是白狗，在黑暗中却像一頭黑色的小牛一般，眼睛射出金光，慢慢走着。

更不可思議的是，天丸背上有一個如死屍般的男人，他的頭髮和手脚都要着地了，男人在狗背上晃盪，可是狗看起來好像一點都不覺得吃力，牠不聲不響地向竹橋御門走來。

來到門前，巨狗扭動頸子，咬斷絲網，讓男人的身體滑落下來。

看事情已成，巨大的黑影便拖着繩子，如魔鬼般的遁入黑暗中。

四

夜深人靜。

如同往例，在一間艷麗的閨房裏，有個被綁成大字形的男人；是旗本家的英俊青年，有個鬼面女趴在他身上，放蕩地愛撫他。

對他而言，今天已是第九天的苦刑，虛弱的身體，已毫無反應。有時這勇敢過人的男人會喊：

「殺了我……殺了我吧！」

他不斷地哀求、呻吟，有個人附在他耳邊輕輕地說：

「請你大聲一點！」

在一個可怕的鬼面具後有女人柔和的聲音傳過來：

「你大聲喊……讓他們聽不見我的聲音，在紙門後面有幾個男人在窺看我們。」

年輕人驚愕不已，又大聲喊叫，一邊胡言亂語，伏在他身上的女人又說：

「你繼續呻吟，不過請聽我說。」

「哦……」

「我是這裏諸侯的侍妾……我和你一樣，是他們抓來的俘虜，是他們用鞭子逼我這樣做的，我也想逃出這個房間。」

「啊……」

「你明天早上會被放出去，丢在竹橋御門外面，那時請你順便通知町奉警所來救我。」

說時，男人仍高聲呻吟，女人又繼續作她的工作，鬼面女屏息輕聲地說：

「這裏是會津加藤家的官邸。」

——這女人是服侍加藤明成的愛妾中僅存的一個。刼來的新郎認爲要她做這工作眞是毫無人性可言。

這時，倉庫樓下有用唐紙裝飾成的豪華房間，紙門外面，有好幾對眼睛正在監視這邊這兩位受害者。原來又是加藤明成和他的七槍餘黨。

搶刼女人、報復天樹院，引誘幫助掘族女人的鬼面人出現，據司馬一眼房所說，是一擧三得，從他們現在臉上那副得意的表情，應該說是一擧四得才對。

搶來的新娘被匿在樓上，明成也不肯放過她們。明成以前的愛妾也一個個不知去向。

她們究竟那裏去了？無人知曉，不過在失踪之前，樓下總會傳來斷斷續續悲慘的叫聲，她想那些可憐的女人十之八九是被殺害了。

「除非幕府來干涉，我沒有得救的希望，請你務必去警所一趟。」女人哀求地說。

最後女人輕聲地說：

「好了，請你假裝已經昏迷了。」

男人這時不用假裝也已氣結了。

鬼面女站起身來往外走，她打開樓梯角落的紙門，看到正愣愣站在那裏的明成。

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具足丈之進和鷲巢廉助等人也在場

漆戶虹七郎揚起手臂，在轉眼間，把女人的鬼面具抓下來，女人露出驚惶失措的臉孔。

虹七郎挪了挪下巴。女人嚇得毛骨悚然，全身抖個不停，轉身飛快地跑進房間。

昏死過去的男人被抓起來時，她聽到榻榻米底下有咚咚的聲音。原來閨房附近的榻榻米下放着一塊木板，木板上用繩子結成一個環，司馬一眼房的上半身露了出來，聲音就是從這裏傳來的。

女人方才發現樓下房間有機關，無疑的剛才說的話全被竊聽了。

「她出賣我們了？」

明成漠然問道。

「是的。」

司馬一眼房點點頭，走進房間。

「這女人沒用了，這是她時運不濟。不能讓他們活着出去。」

鷲巢廉助抓住女人的手腕，把她扭送到一眼房剛出現的榻榻米旁，女人痛得哀聲連連。

榻榻米突然出現一個四角形的洞，銀四郎抓起女人丢了下去。女人驚叫一聲。世上所有聲音也不及這聲慘叫淒厲。

地獄新娘

一

在神田某大兵器行所舉行的婚宴上，鬼面人又刼走了一對新婚夫婦。

這次是招贅，小姐的乳娘特別在新婚之夜來新房探聽動靜。可是却赫然發現陽台旁邊的門板破了，地上染有泥跡，她大吃一驚，趕緊喚人來，紙門上的那個鬼面具使大家直覺的騷動起來。這時，後院門響起急促的搖鈴聲。

「不好了，這裏有人昏倒了。」

大家趕來一看，竟是新郎直挺挺的躺在那裏！新娘不見了。

就在這時，一個鬼面人背着一個昏迷的新娘，偷偷摸摸地穿過後院，途中遇到了另一個鬼面人和狗，二人停下交談。

「有沒有看到警役在巡邏？」

是香爐銀四郎的聲音。

「沒有異狀，若有變化，天丸會來通知。」

回話的是具足丈之進。

「廉助怎麼啦？」

「現在應該到了，但那新郎好像不太好惹，看來廉助可能費了一番手脚。」

銀四郎正說時，第三個鬼面人在雨中出現了，在暗夜的微光下，鷲巢廉助肩上掛着一個披頭散髮的男人，他氣喘咻咻地跑過來。

「辛苦了。」具足丈之進說：「馬備好了。」

三人跑過去。

走過大馬路，轉進小巷土牆陰暗處，有兩匹馬和兩個鬼面人正在等候着，這是司馬一眼房和漆戶虹七郎。

「哦，好像騷動起來了？」

一眼房靜靜聽着從遠處兵器行傳出來的吵鬧聲。

「快走。」

新郎、新娘分別被抛到兩匹馬上。

馬往南方跑去，被刼的二人，頭髮散亂，四隻手垂在馬腹外，搖搖晃晃的，腰帶上濺滿了污泥。五個鬼面黨像魔鬼般守在旁邊，飛快地向前奔馳。

具足丈之進大聲喝斥，天丸一路仍狂吠不止。

漆戶虹七郎放慢脚步。

「虹七郎，怎麼了？」

跟在一邊的司馬一眼房問道，虹七郎輕聲說：

「一眼房，不太對勁。」

「什麼事？」

「天丸一直亂吠。」

「嗯，我也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司馬一眼房用他的獨眼注視着狗，想着漆戶虹七郎奇怪的聲調，又聽到虹七郎說：

「天丸在對廉助吠。」

「咦，廉助好像比平常矮了一截。」

「什麼?!」

一眼房突然失聲驚叫，但雨聲和馬蹄聲把它淹沒了，前方人馬仍未察覺地繼續往前奔跑。——隊伍中間的鬼面人鷲巢廉助，身材和那個原來是巨漢的廉助是略嫌矮了一點。

「那人是誰？」

「嗯……」

「終於出現了，那傢伙——」

那個協助掘族女人的鬼面人——當初，大家就是爲了引誘他，才組織鬼面黨的，但沒想到事情會發生得這麼突然，司馬一眼房感到背脊上的寒意陡起。

「殺了他?!」

「不，且慢——最好捉活的，送到殿下面前去。」

漆戶虹七郎手一揮，加快脚步。

「鷲巢！」

和馬並肩齊跑的鬼面人剛回過頭，虹七郎的長刀就迎面直飛過來。

「……」

鬼面人低鳴一聲，左邊面具被削了下來，他趕緊用手掩住另一半面具。

——雖然弄不清楚他究竟是誰，但至少已可證明他不是鷲巢廉助。

「啊——」

眼前這人雖已形跡敗露，但仍若無其事地笑着，他用右手小心按住另一半鬼面具。

「喂，拔刀！」

虹七郎冷笑道。對方的刀掛在左腰，因爲右手按着面具，不能拔刀，若勉强拔刀，面具就會掉下來，正在躊躇不定的時候，虹七郎一不留心，給他可乘之機，他右手按在那半面鬼面具上，乘機跑了。

「別逃！」

司馬一眼房大叫一聲，一條皮鞭海蛇似的掃了過去，看影子向馬左側跑去，他便把皮鞭朝左側揮去，可是却撲了個空。

「……馬！在馬中間！」銀四郎驚叫起來。

在疾馳的兩匹馬當中，鬼面人表演了令人嘆爲觀止的絕技——他站在兩頭馬背上面，回過頭來驕傲地嘲笑着，他用手壓住那另一半鬼面具。然後跳到另一頭馬背上——那匹綁住新郎的馬。

五人發狂地追着，看到馬上的男人用左手將刀連鞘拿起來。

「咻！」

司馬一眼房的皮鞭伸長數丈，從右側向對方掃去。

「不要殺，我在這裏啊！」

從馬那邊傳來熟悉的聲音。

「被綁在馬上的是鷲巢廉助！」

香爐銀四郎又驚呼一聲，他們這才發現新郎原是自己人。一眼房的皮鞭在空中遲疑了一下，鞭子尖端因失去控制而顫動。

「把廉助也一併殺了！」

漆戶虹七郎咬牙切齒地喊。

鬼面人用刀鞘在馱着新娘的另一頭馬背上敲了一記。

皮鞭像旋渦似的捲過來，掃向人馬的側面，一眼房打算把對方切成兩截。

馬揚起前蹄悲鳴着，但鬼面人又不見了。原來他不知何時已換騎在另一頭馬上，瞬間已跳離該地五、六十公尺遠了。

「不要讓他逃了！」

司馬一眼房氣急敗壞地追趕過去，但却滑了一跤，從後面趕來的漆戶、香爐、具足等人，也一個個撲倒在泥地上。

絆住一眼房的是從馬上落下來的鷲巢廉助，等到衆人站起來時，鬼面人和新娘等人馬都已消失在黑暗中了。

□ □ □

鷲巢廉助昏迷不醒，幸好一眼房的皮鞭只割了綁在他身上的繩子，對他來說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往兵器行搶奪新郎的途中，在庭院中被人點了穴，把他和新郎交換抬走。當他醒來發現事實眞相時，簡直憤怒到了極點。

他因憤怒而咆哮道：

「那小子爲什麼不殺了我?!」

鬼面人留下了鷲巢廉助一條性命，但却使其餘四人感到前所未有過的恐慌。

二

秋風在高大的松木上颯颯作響。

清澄的蒼穹裏紅蜻蜓飛舞着，由松林俯視品川海，白帆點點，眞是美麗極了。

這是東海寺後山春雨庵。

這草蘆是住持澤庵法師以前被流放到羽前上山時遷移過來的。由此鳥瞰四萬七千餘坪的寺院全境和萬頃波瀾，眞是令人歎爲觀止。

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有七個女人圍坐談話，杉纐、白帆、紅蜻蜓，以乎已不在她們心中了。

這時，千繪突然看着下面說：

「啊，十兵衛先生！」

大家起身迎接，在秋日晴空下，女人却忘記一向對待十兵衛的笑容。

從石階上走來的柳生十兵衛，表情也很奇怪。

「聽說大家聚在一起，究竟在商量什麼事情？」

「十兵衛先生，你不知道最近江戶有許多可怕的謠言嗎？」

千繪問。

「可怕的謠言？」

「是鬼面黨——」

十兵衛環視女人說：

「妳們自從來寺裏就沒出去過，妳們怎麼知道的？」

沙和只得說：

「其實，我們常常輪流上街。」

這是十兵衛嚴厲禁止的。

「去做什麼？」

「我們想探聽加藤家的事。」

太冒險了——十兵衛背脊突然發涼，簡直不敢想像萬一她們要是被逮了那將會發生什麼事。

阿品說：

「請原諒，但我們並不是常常出去，每人大約只出去過一次。」

「妳們靜靜待在寺裏會覺得很難過是不是？」

「萬一被七槍發現，送掉性命，或被跟踪而暴露藏匿的地方，那可怎麼辦！」

十兵衛面露慍色，他擔心這些女人輕舉妄動會誤了大局。

「假若加藤向幕府密告東海寺藏有女人，那豈不叫澤庵法師平空也惹了一身麻煩嗎？」

七個女人面面相覷，默不作聲，千繪歉然道：

「對不起，我們下次不敢了。」

「我們剛才已經歸結出鬼面黨是七槍搞出來的！」

「不錯。」

「他們搶奪年輕貌美的新婚夫妻，新娘總是失踪，新郎則被拋在竹橋御門前面，我們聽說新娘是被送到明成的花地獄裏去的。」

「不錯。」

「新郎故意丟在天樹院御門前面，這是陰謀，他們是要陷害千姬公主！」

「不錯。」

女人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時，十兵衛平靜地回答。

連賢慧溫和的圭子，也用激動的口吻說：

「十兵衛先生，你想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嗎？」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除了天樹院師太和我們，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的內幕，而敵人也故意要讓我們知道他們的計謀。」

「……」

「敵人想引誘我們掉進他們的圈套裡。」

「哼，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當然會有這種歹念頭的，可是如果我就因爲這樣而躲在一旁，不是顯得太膽小了嗎？」

阿鳥激動地說，千繪也興奮道：

「十兵衛先生，那我們不妨將錯就錯！在七槍下一次再掠奪新婚夫婦時，再佈置一個陷阱，把他們一網打盡如何？」

十兵衛苦笑道：

「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

「佈下羅網的會是敵人，而不是我們。到目前爲止，妳們殺死的大道寺鐵齋和平賀孫兵衛，可都是乘其不備才能成功的。」

「這點，我們有自知之明，但讓千姬公主爲難受辱，我們總不能不聞不問啊！」

「事關天樹院師太的清白，這種惡作劇當然要設法揭露，老實說前天晚上我單獨去調查，還和鬼面黨交了一手呢。」

「哦，結果呢？」

「輸了。」

十兵衛滿不在乎的說。

「哦，十兵衛先生會輸？」

「敗得很慘！」

「但你現在不是安然無事的回來了嗎？」

「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因爲是我落荒而逃的呀，哈哈哈——」

十兵衛嘻皮笑臉的說，

「好了，別再說笑了。」

掘族女人從來沒見過這種男人。她們半輩子只認識掘族裏的男人，這些男人幾乎都是個性剛强的古典武士型。

可是眼前這位十兵衛却具有男性粗獷的特性，時而莊肅，時而詼諧，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冷靜嚴謹，內心却熱情而富同情心。是一個嫉惡如仇，剛毅果敢的大丈夫，他的幽默，在掘族的男人裏是不可能看見的。

七個女人和他朝夕相處，漸漸對眼前這個放蕩不羈的浪子產生了好感，這些女人有的還是姑娘家，也有的已爲人妻，她們都將這種感情潛藏起來。一向感情遲鈍的十兵衛，好像並未察覺這些變化。

「你是說你和鬼面黨交過手？」

千繪緊張的問。

「放心，我不會殺死他們，殺會津七槍是妳們的事，不過，話說回來，若想挽回大局，與其殺掉他們，不如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得妥當些。」

「那是？」

「這件事等會兒再詳細討論。前晚我戴着鬼面具，混雜在他們搶刼的神田兵器行的婚禮中，打算化裝成其中一個人，來修理他們，不過戴假面具簡單，要裝扮成他們的樣子却並不容易。」

「……」

「因爲漆戶虹七郎是獨臂人，司馬一眼房是缺少水分的大章魚，具足丈之進是矮冬瓜，香爐銀四郎太娘娘腔，想想我只好化裝成鷲巢廉助。在那天晚上，潛進加藤家，沒想到却露出破綻。」

「……」

「被狗識破了。」

「漆戶虹七郎把我的鬼面具劈落，還好他只想看我的眞面目，否則我早就被劈成兩半了。」

「……」

「他是那一派的，刀子很長，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厲害的劍術，若一對一，我恐怕準死無疑。」

十兵衛認眞的說，這不是自謙——他看來是眞爲掘族女人復仇無可避免的命運憂心悚悚了。

三

「剛才你說暫時不殺死七槍是什麼意思？」

千繪問。

「十兵衛先生，你的看法是——」

十兵衛點頭說：

「阻止鬼面黨橫行的唯一方法是，由我先潛入加藤官邸……妳們稍微靠過來。」

七個漂亮的面孔湊了過來，露出專心的表情。

十兵衛小聲說着，並非怕人竊聽了去，而是像淘氣的小孩似的故弄玄虛，他說：

「自從事情發生後，我曾去加藤家調查過——戒備非常森嚴，我和他們在那裏發生過一次小小的決鬥，對方有些招架不住，從此以後，不分晝夜，嚴密巡邏，有鐵砲、步槍，還有——」

又笑着說：

「我想化裝成他們其中一個人混進去，但失敗了，現在還有另一個辦法，是我深思熟慮後想出來的。」衆人瞪大眼睛。

十兵衛悄聲說：

「我來假扮被搶刼的新郎。」

七人驚愕萬分，半晌，沙和說：

「但，十兵衛先生，你的面具不是被漆戸虹七郎斬落過嗎？」

「不，我當時小心地掩住右半部的面具，所以敵人只看到我睜開的左眼而已。」

衆人又望着十兵衛的臉，右眼緊閉，左眼却如星月之光。

「當時很暗，又忙着打鬥，他們不可能記得我左半部的臉——因此，我決定假扮被掠奪的新郎。」

「那一家的新郎？」

「正在物色中。」

十兵衛撫着下巴，苦笑道：

「據說必須年輕貌美的才有效，我這樣子要化裝成新郎可難了，塗上白粉，妳們看像不像？」

七個女人沒有笑的心情，阿品說：

「十兵衛先生，敵人如果發現新郎是冒充的，又是獨眼，一定會聯想到你頭上來，當初你爲了逃避別人注意，才戴上鬼面具的，何以如今反要露臉讓敵人認出你呢？」

阿品問十兵衛。

作爲將軍家教頭柳生但馬守長子的柳生十兵衛，早年曾經指導家光武技，他豪邁不羈的言行，每不容於將軍，所以十兵衛很早就與將軍隔絕，不再進城了，因此他一直

沒有和加藤明成謀過面，七槍本來是不可能認識他的，但是，獨眼却一直是十兵衛的獨家標幟。

如果他們知道對方是獨眼俠——必然會猜到是他柳生十兵衛。萬一事情敗露，加藤家和柳生家之間將發生一場無可避免的風波，替父親但馬守帶來許多困擾，實非十兵衛所願，這也是他戴鬼面具的理由。

可是，要想讓那敢於千方百計和千姬公主作對、挑釁的加藤明成，十兵衛又不能不抱「深入虎穴」的決心。

十兵衛輕輕笑道：

「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啊！」

阿品忙問：

「十兵衛先生，那你準備怎麽辦呢？」

「我打算裝作瞎子新郎，反正敵人不認得我的臉孔，而且最近婚禮很多，敵人不至於一一察看新郎的長相，只要我們算得上是俊男美女就可以了。」

「不過——還有一個困難，妳們也知道我又算不上什麽美男子。」

「不，不。」

突然有人說，是千繪的女婢阿笛。

「十兵衛先生是日本第一美男子！」

女人們驚訝地望着阿笛，隨即笑了起來——她們也有同感，對於眼前這個膚色淺褐，身材魁梧的獨眼男人，何嘗不也覺得醉心三分呢。

「妳不是哄我吧？」

十兵衛認眞的說：

「那好，我來扮新郎，還須找一個新娘。我們去拜託即將舉辦婚事的家庭，把詳情告訴他們，然後一切按照計劃行事。但只有新郎替身不行，得再找一個新娘替身才行啊。」

「讓我去。」

千繪叫道，可是，其他的幾個女人也搶着說：

「讓我去！」

「不，讓我去！」

「等一下，敵人都認得妳們，扮成新娘時要戴錦帽，穿禮服——只能暫時瞞過敵人，遲早還是會被識破的。」

「那怎麽辦？」

「當然有我在場，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但既然去了那裏，心理就要有準備，生死難以預卜，我也不能向妳們保證絕對安全。」

「不，只要能給式部少輔一刀，吾願已足！」

「不可輕舉妄動，現在還不能殺死式部少輔，這次任務是要還千姬公主的清白，破壞敵人的陰謀，同時讓明成

活着受苦……妳們大概不會不服氣吧？敵人居然不避諱地幹起盜賊的勾當，可見明成已經鬼迷心竅，墮落已深，我要留他一條小命，來承受比死亡更可怕的恥辱。」

十兵衛認爲在時機未到之前殺掉明成是不智之舉，只是他一時也無法把其中的道理說清楚。

「這一次扮爲新娘的人，說不定還得白白送掉一條性命呢。」

「……」

「明知是去送死有人願意去嗎？」

「我願意去！」

「我去！」

「我去！」

七人齊聲喊道，她們都已決心爲復仇犧牲自己，更何況這次能和十兵衛携手作戰，她們都把它視爲捨身成仁的大好良機。

「這可麻煩了。」

十兵衛雙手覆着額頭，眼中流露着感動的光芒。

他深被她們勇敢的意志所感動。

「我看就只好用抽籤的方式來解決了。」

十兵衛站起來。

「大家讓開，我們來選大環圈。」

女人圍成圓圈，十兵衛站在中央，用刀鞘在地上畫七個圓圈，上有三個，下有四個，由七個女人各選其一。

「好了嗎，我可不知道誰會選中哦！」

說罷，拔起刀子，往空中一擲，刀子如秋日下閃爍的流星般落了下來，插入當中的一個圓圈。

——是圭子的圓圈。

四

湯島當道鳥山檢校的家正在擧行婚禮。

新郎是江戶城奧醫師三澤玄洞的弟弟玄達，也是位醫師，同時是名醫首度入贅當道家族的婚禮。玄達是瞎子，鳥山檢校的愛女園子雖是美人，但據說右頰和頸部之間有淡紅色的痣塊。

「……園子。」

坐在閨房中的玄達說。

「過來。」

對新娘而言，新郎的年紀稍嫌大了一點，新郎大約三十多歲——兩眼緊閉，據說雙眼全盲，不過人品尙佳。

「是。」

新娘應聲，她還罩着高祖頭巾，只露出美麗的眸子，

這是新娘害羞的表示吧。

「園子，我現在已經全瞎了，不久以前還可以看得見一點點。我很高興作妳家的女婿，但却不能看到妳美麗的臉孔，使我覺得很遺憾……」

聲音非常低沉——原來這個人就是有備而來的柳生十兵衛，扮成新娘的圭子聽見他這番話，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

「嗯，是。……」

圭子的聲音顫抖着，明知對方是開玩笑，但在陌生的洞房裏，以新娘的身份和十兵衛相對而坐，也不由得因惶恐、羞澀，而渾身戰慄。

「不，我……」

十兵衛摟着圭子，撫摸她的面頰。

「噢，妳還戴着頭巾？」

「嗯，我不好意思見您……」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還有什麽好害羞的？」

十兵衛開始裝腔作勢，像盲人般地撫摸圭子的身體。

圭子不斷地流汗發抖，她曾爲人妻，自然經歷過這一段，此刻她咬緊着牙關，壓抑那沒來由澎湃而起的情波慾海。

在七個女人之中，圭子最端莊賢靜，然現在却像少女似的，露出無限的嬌羞和矜持，使正直的十兵衛也產生奇妙的情緒。

——快來吧，七槍！

十兵衛在心裏苦叫。

他兩眼閉着，却能感覺到天井上有五個如壁虎般的人影。

「——啊。」

這時圭子喊了出來，她始終沒有察覺天井的變異，也不是看到天井上的五個人影，而是被由頭上落下來的黑色霞網給嚇住了。

圭子想起在鎌倉東慶寺天秀尼姑和一些尼姑被罩在網裏的事。

「啊，那是——」

正想喊出「霞網」兩字時，却被十兵衛探過來的手臂緊緊抱住。

十兵衛抱着圭子，眼睛雖然沒有睜開，也能感覺出她騷動的情態。他怕壞了大事，只好先穩住她，讓她閉嘴。

不論發生什麽事，必須僞裝到底。

剛才十兵衛還爲了新婚之夜的事束手無措，這下聽到圭子驚恐的喘息，不禁大爲寬心：「終於來了！」

但不能就此罷手，戲還得繼續演下去，現在的擁抱只

是前奏而已，聰明的圭子也曉得這一點——十兵衛輕輕地把圭子從自己胸部推開時，不禁愣住了，因爲二人的身體毫無分開的餘地。

二人的臉孔被霞網的絲線緊緊裹住，這使他們動彈不得。霞網愈拉愈密，把二人渾身上下緊緊地包圍在一起。

十兵衛感覺到圭子的掙扎，他的意識逐漸模糊起來。

五

——纏在身上的蛇跑開後，另一條蛇又上手纏住她，惡夢驚醒時，圭子嚇出一身冷汗。

睜開朦朧睡眼，呈映在眼前的景象，幾乎使圭子狂叫起來。那是加藤式部少輔明成蒼白的臉。

因爲心理早已有了準備，所以雖然很驚訝，也還能克制下來，就在這半醒的一刹那，她想起了在鳥山檢校家所發生的一切事。

「醒了嗎?」

明成笑着說，手裏拿着圭子的腰帶。

圭子發現自己還戴着高祖頭巾。但不知何時明成已解開了她的腰帶。

「據說妳的面頰上有痣，好吧!妳的頭巾就這樣戴着吧——」

明成咯咯大笑。

他一直望着圭子的眼睛，並沒有發現她是稻葉十三郎的妻子。明成一向連重臣的妻子都不認識，何況是下級家臣——家老堀主水家臣稻葉十三郎的妻子!明成既然不認識她，想必是七槍把她捉來的無疑。他們沒有取掉高祖頭巾，是被畫在臉頰的紅痣所騙，到現在還想不到檢校的女兒竟會是她圭子。

不用說，這裏是加藤的官邸了，但這是加藤官邸裏的那一個角落呢?圭子不會進入江戶官邸的內部，但她直覺這裏一定是十兵衛口中的「花地獄」了。

在白壁築成的房間裏，不見十兵衛的人影，只有蹲在附近一直注視圭子的十數個女人而已。

女人們都露出恐怖好奇的眼光，房間中央擺着血紅的寢具。

「嘿，檢校的女兒——雖然臉上有痣，不過確實美若天仙，瞧這窈窕的胴體，簡直毫無瑕疵。寶貝，我會好好疼妳，呵呵——」

明成丟下腰帶，貼近圭子身邊。

「進來這裏的女人不能再出去——不，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想離開哩，這裏是女人的極樂世界!」

面對明成貪婪好色的嘴臉，圭子恨不得狠狠的揍他一頓——不共戴天的寃家近在咫尺，她却絲毫不能動彈。她發現明成現在的臉比以前在會津時更瘦更長。

十兵衛說過目前還不能殺死這個男人，究竟十兵衛先生在那裏?

圭子閉緊嘴，把臉撇向一旁，不予理會。

「嗯，相當勇敢，開始的時候都會這樣的。」

明成立刻撲向前去，摟住圭子的頸子，動手動脚。

圭子想掙脫，身子突然向後倒下去，左脚引起劇烈的疼痛，她胸前的衣服全被撕開，露出豐腴的胸脯和腹部，右脚却被鎖住，無法動彈。

「哇，眞是比雪更白的肌膚呵!」

明成仰身大笑，瞪大眼睛，飛快地又撲了過來。

圭子奮力掙扎，在地上翻滾逃避魔手的追擊，明成捉住她的袖子，袖子裂開，圭子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脚被鍊鎖住，隨卽又倒了下來。

圭子氣質高雅，一向矜持賢慧，碰到這種場合，自是又尷尬，又憤怒，此刻她眞恨不得把對方碎屍萬段，可是她手邊現在却連自衛的武器都沒有，面對眼前這貪婪的明成，她驚惶得東逃西躲，連考慮應敵的心情都沒有。

「嘿嘿，掙扎吧!掙扎吧!」

明成把臉貼在圭子的小腹上，吃吃地笑着。

那羣被鎖在柱子上無可奈何的女人，看見這幕情景，有的輕狂地笑着，有的恍惚地望着二人，有的以幸災樂禍的眼光，在一邊興奮地叫好。

圭子的意志已漸崩潰，她喘着氣，閃避對方的攻擊。

圭子感覺出明成瘦骨嶙峋的手掌，在自己背部和胸前滑動着，想逃開却又動彈不得，圭子羞辱得無地自容，潸然下淚。

這時紙門那一頭傳來聲音：

「殿……下，關於下面新郎的事……」

明成停下手，說道：

「哦!這裏正在興頭上，倒把那邊的景色錯過了!」

「是個叫三澤玄達的小子!」

是十兵衛先生!圭子的意識又復活了，她多麼擔心十兵衛的安全啊!

「這小子很奇怪，人還沒睡醒，但侵犯他的女人却接二連三的在他身上暈過去了!」

「什麼?!」

明成也感到奇怪，隨卽說：

「我去瞧一瞧!」

於是晃着腦袋，提着刀走出去了。

腐水墓場

一

十兵衛被放在庭院時已略有知覺，至於在此之前究竟是被綁在馬上，還是用轎子抬來的，或者是被人扛來的，他已經不記得了。

他只覺得背着自己的那個岩石般的巨大肩膀正在快速前進，睜開獨眼一看，發現周圍有三四個人，其中一個背上背的好像是圭子。

他推測背着自己的男人一定是鷲巢廉助，看來這傢伙起碼比自己高三寸，前日扮成他，確實有些勉强。

這霞網果然厲害，好像魔香似的，會爊貼人的胸部，使對方窒息而死，如何對付香爐銀四郎的霞網？十兵衛苦思着。

後來，十兵衛發現自己被安置在明成「花地獄」倉庫裏。

他猜想明成今晚會到倉庫來，不久，圭子就被移到二樓，他則被抬到樓下的一個房間。

十兵衛替圭子擔心了好一陣子，他實在無法預料她以後的命運。他想，還是聽天由命吧！

十兵衛感到自己像米袋般被扔在冰涼的棉被上，正感覺舒服時，突然四肢被人拉開呈大字形，手臂被綁在棉被上。

他感覺有一盞燈籠在眼前搖晃着，也曉得有人正在觀察他的臉，而且撥開他那隻獨眼的眼皮，最後才離去，但十兵衛仍然覺得四周有人在監視自己。

——這些笨蛋還不知道我就是眞正的鬼面人。

十兵衛對自己的化裝術不禁得意起來，可是，他仍警告自己謹愼些才好，必須隨時提防敵人，以免弄巧成拙，全功盡棄。

躺在溫暖的閨房裏，四肢攤開，眼睛閉着，自然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不久十兵衛果眞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感覺身上被柔軟的物體壓着，心裏一驚，睜開眼睛，不，只眨了一下眼睛，發現一張鬼面具俯視着自己，他才從夢中驚醒過來。

他知道是女人的肉體，但不知道她打算做什麼？

十兵衛心裏雖然着慌，却故意裝作不知道，又打起鼾來，女人似乎想搖醒他，不停地在他身上撫摸、玩弄，想盡辦法刺激他。

十兵衛任其愛撫，感覺愈來愈迷惑了。

他很想起來，但却不能動彈，因爲他所等待的人還未出現。對手是女人，使他覺得非常難堪——但他仍假裝睡着。身爲男人，面對赤裸女人的挑逗，他情不自禁要蠢蠢欲動，背叛理智了……

「嘻嘻——」

女人好像在面具後竊笑起來。

他媽的！十兵衛咬緊牙根克制着。

十兵衛又開始打鼾，女人終於把全裸的胴體貼在他的身上，到此爲止，十兵衛的忍耐已達極限，全身肌肉產生微妙的震動。

十兵衛仍若無其事地打鼾。

隨後有三、四個人的脚步聲傳過來。

「喂！起來！」

「喂！醒一醒！」

十兵衛又聽到刀子敲打棉被的聲音，但他依然閉住眼睛，裝着打鼾。

「這傢伙還沒醒來！」

會津七槍對香爐銀四郎霞網的信賴，反而變成識破十兵衛僞裝術的障礙，即使近在咫尺，也沒有人會懷疑眼前這個瞎子，就是他們的大敵。

「這傢伙疲倦了？」

指的是昏迷的女人。

「也許昨天晚上她受的刺激太厲害了！」

「再換另一個過來！」

女人被抬了出去。

接着第二個女人進來了——十兵衛總算明白被鬼面黨搶去的男人，像行屍走肉般回來的道理了。

第二個女人同樣暈死過去。

第三個女人也變得神智不清。

這是十兵衛迫不得已的防身術。

二

「這人會是眞的三澤玄達嗎?!」

耳邊傳來尖銳的喊叫聲：

「不要裝睡了！喂！起來！」

這時，十兵衛聽到耳邊「嘶」的一聲，十兵衛猜測是漆戶虹七郎把刀抽出三寸，然後又揷回刀鞘的聲音，心想再不醒，就會被懷疑了——

「嘿，嘿，嘿。」

十兵衛這才漸漸露出清醒的樣子。

「不要裝蒜了，你的樣子可不太像哦！」

十兵衛裝做沒聽見，仍閉着眼睛，扭動成大字形的四肢，一副要翻身的姿態，其演技之逼眞，堪稱第一流。

「園子……園子。」

他用沙啞的聲音喚道。

「哦，園子呢？剛才還在這裏啊？」

驚巢廉助吼道：

「這裏不是檢校的房子！」

「噢，這不是鳥山家嗎？我在那裏？你是誰？」

「是鬼面黨！」

十兵衛露出驚嚇的表情。

漆戶虹七郎皺眉窺視着他，心想：

顯然這瞎子不知道會有三個女人在他身上昏迷過去的事情。

他們剛才藏在紙門後窺看裏面的動靜，知道這男人手脚被縛，仍未睡醒的樣子。但不知怎麼搞的，總覺得不太對勁——

突然有人伸手撥開十兵衛的眼皮，眼皮依然緊閉。

「的確是瞎子。」

敵人搖搖頭說。他試探的正巧是十兵衛已經瞎了的右眼。

十兵衛側着頭，驚慌說道：

「啊……剛才我還和園子擁抱着，難道只是做一場夢嗎？……園子怎麼啦？我的新娘呢？」

這時，香爐銀四郎領着加藤明成走進來。

「睡覺還能把女人弄暈過去？」

明成一邊說一邊走過來。

「喂，這人還在睡嗎？」

「不，這傢伙是個瞎子。」

漆戶虹七郎回答。

明成站在十兵衛旁邊。

「嗯，新郎年紀不輕，叫什麼？」

具足丈之進答道：

「他是城醫三澤玄洞的弟弟玄達，新娘是鳥山檢校的女兒，雖然長得很漂亮，可惜臉上有痣，所以晚婚招贅，新郎的年紀也稍微大了一點。」

「他用什麼方法把女人弄昏的？」

「不知是故意還是無心的——」

明成蹲下身子觀察眼前這位瞎子新郎，但瞧了半天，仍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他抬起頭，望着天井沉思，腦海裏

浮現出二樓的淫戲。

「奇怪的傢伙，痲煩的話乾脆殺掉！」

明成冷然說道，正想起身，突然被臥在床舖上的瞎子絆倒。

十兵衛的四肢雖然無法活動自如，但他却仍能用手掌捉住明成的袖子，拼命拉着不放。

「啊——」

七槍衆人驚跳起來，整個床上突然起了一陣大騷動，十兵衛雖然右手、右脚都被綁着，但他却能在這種情形下踢開棉被，把明成一起捲進被子底下。

「啊，這傢伙想幹什麼?!」

驚巢廉助怒吼着接近十兵衛。

「出手的話，你的主君就完蛋了！」

十兵衛刺耳的聲音從被子裏傳出來。

「殿下！」

七槍衆人面如土色，面對着這突來的驚怖，連武藝超羣、陰狠毒辣的七槍也嚇呆了。

「殿下……」

不論衆人如何叫喚，明成始終沒有回聲，只聽棉被下面輕微的波動而已。

「看來他快昏倒了。」

是三澤玄達的聲音，同時也是回覆剛才明成的問題，「他用什麼方法把女人弄昏？」的答案。七槍衆人那會想到主君也在棉被底下暈死過去了?!

「你，你是誰？」

七槍衆人發出顫抖的聲音，想起剛才的疑慮，現在終於得到解答了，他們知道可怕的事實——這一定就是協助掘族女人的鬼面人。

「我是鳥山檢校的女婿三澤玄達。」

棉被裏傳來陰沉的笑聲。

「抱這傢伙實在是晦氣，簡直不能和我的新娘同日而語。這傢伙身上有死亡的味道！」

三

三澤玄達就是鬼面人！

不，不可能！是鬼面人化裝成三澤玄達——七槍等人這才恍然大悟。

但鬼面人是瞎子嗎？七槍衆人想起以前幾次決鬥的情形，不禁疑惑起來，果眞是瞎子，那會是多麼可怕的敵人啊！他們被眼前的景象弄迷糊了。

在這一瞬間，大家把主君被捉的事都抛在了腦後。

鷲巢廉助好不容易清醒過來面對現實：

「喂，你──你捉的是會津四十萬石的城主，你知道嗎？」

「我知道，不過你們還是放聰明點！」

棉被裏又傳來聲音。

寢具晃動着，明成已經暈厥，至於被動了什麼手脚就不得而知了。

十兵衞一直等待明成出現，然後又巧妙捉住他，點了穴使他昏倒。但十兵衞仍一籌莫展，他的四肢無法離開寢具，棉被太柔軟了，使他一時無法擺脫四肢的繩子。

「你的主君死了，會津城還能延續下去嗎？」

棉被裏的聲音悠悠傳來。

漆戶虹七郎的劍，鷲巢廉助的拳頭，香爐銀四郎的霞網似乎都沒有用武之地了。

銀四郎咬牙切齒，望了望二樓，突然驚叫一聲：

「呀，這麼說那女人是──」

隨即──返身跑到二樓，把新娘連拖帶拉地拖過來，他粗魯的把新娘的頭巾拿下來。

「是圭子！」

「是稻葉十三郎的妻子！」

衆人訝異不已。新娘的面頰和頸子之間有紅痣斑點，那都是假的。她目光烱烱地站着，無疑的，她就是會津藩中首屈一指的大美人圭子。

漆戶虹七郎把手按在刀柄上。

「喂，假玄達！──不放開我們的主君，你這一位假新娘就休想活命！」

棉被裏突然靜下來。

「我那可愛的新娘來了嗎？」

聲音仍然非常沉着。

「園子，園子，我受騙了，他們欺侮我是瞎子，把一個不知那來的王八男人放在我的懷裏，園子，妳跑到那裏去了？」

「閉嘴！你竟敢侮辱會津城主！」

虹七郎接住刀柄的手因憤怒而發抖。

「乖乖把主君放開！否則把這女人碎屍萬段，然後再用這把刀殺進棉被裏去！」

「殺吧！」

圭子凛然說道。

她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十兵衞捉住明成躲在棉被裏。

「眞要這樣，你主公的性命也保不住了，我想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棉被裏又響起吃吃的笑聲。

七槍衆人氣喘吁吁，因爲不知道被子裏的情形，所以都不敢輕舉妄動。漆戶虹七郎的手握緊刀鞘，躍躍欲試。

「喂，虹七郎，下手呀！」

圭子露出蒼白的笑臉，逼近虹七郎。虹七郎喉嚨發出異樣的顫動，渾身顯得有點狂亂，是壓抑不住即將爆發的徵兆──具足丈之進止住他的手說：

「且慢──有話好說。喂，玄達，有話好商量！」

「商量？嗯──你的意思是，用我和新娘的腦袋交換你們主君的腦袋不太划算是吧？」

「不錯，我們聽你定奪就是。」

丈之進說罷，便坐在榻榻米上，鷲巢廉助、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急得拚命搖手，但丈之進示意衆人坐下，他那氣忿的神態依然沒有改變。

「首先，你從棉被裏出來。」

他用眼色暗示同伴，聲音變得非常甜蜜：

「在這種情形下無法平心靜氣談判，你從棉被裏出來如何？」

這時，棉被被踢開一角，假玄達的左半身露了出來，右半邊的棉被仍蓋着明成的身體。明成胸部上面，顯然有一隻手臂壓在上面。

四

「園子……請把我手脚上的繩子砍斷。」

十兵衞說。

「沒有刀子嗎？哦，站在那邊的傢伙，對，就是剛才喊殺的那個瘋子，他的刀子很危險，把它拿過來！」

「喂，刀子給我！」

圭子逼近虹七郎，虹七郎暴跳如雷：

「混蛋！那有把刀子借人的武士！」

「好，你不借是不是？你瞧，主君雖已暈倒，但還在呼吸，瞧瞧他的手脚就知道，我來結果他──」

「且慢！」

丈之進喊道。

「虹七郎，忍耐一點，把刀子借他，主君的生命要緊啊！」

「很好，至少還有一個人懂得利害關係，我要是眞想殺死他，就不會讓他活到現在，這點你們看不出來？」

漆戶虹七郎放下手。

虹七郎氣得滿臉通紅，但却又無可奈何。圭子搶過刀子，兩手因爲恐懼而發抖，她想先用刀結果了這個劍魔，然爲了顧全大局，只有壓抑衝動了。

圭子提着刀靠近棉被，砍斷踢住十兵衛的繩子。

「還有這一邊，拜託。」

十兵衛踢開被子，露出右半身。

圭子砍斷右邊繩子的時候，七槍一行人的眼珠彷彿快噴出火一般盯着明成的臉。十兵衛翻過身來，露出明成的身體，他的下顎好像脫臼了，張着大嘴，口流着白沫，翻着白眼，是一副難看的昏迷姿態。

「殿下！」

衆人想圍攏過去，十兵衛從棉被裏坐起來，趕緊又抱住明成的身體。

「他暫時還不會說話！」

「你們這批禽獸不如的傢伙——我說過不殺他就不殺他，別窮緊張！看我的！」

十兵衛用膝蓋抵着明成的背部，使力一踢，明成喉嚨發出喀喀的聲音，瞳孔恢復原狀。

「現在可以說話了，喂，你想說什麼？」

事情已演變到這步田地，十兵衛似乎還想繼續僞裝下去，他仍把圭子叫做園子，同時緊閉兩眼，故作瞎態。

「是——」

具足丈之進欲言又止。

他並不打算說話，只想把眼前這個狂妄的男人殺掉，但看到對方的手臂扼住明成的脖子，也不敢造次了。

「你先說吧！」

明成終於吐出這句話，他已恢復了意識，正在奮力掙扎，却又被扼住頸子，痛得慘叫不已。丈之進狼狽地說：

「你不是說過不傷害我們主公的嗎？」

「在鎌倉尼寺曾向女人發誓，離開後却不遵守諾言的不是你們嗎？」

對手用陰沉平靜的聲音答道。

「哼，那件事不算數，現在要視條件而定。」

七槍在盛怒之中一直不加思索，對方到底是爲什麼闖進加藤家來的？他們原以爲鬼面人會要求放棄追捕堀族女人，若是這件事，他們是會先答應下來的，目前刻不容緩的是先救了明成再說。

「要聽條件嗎？」

「好。」

「第一，在倉庫二樓的女人全部得釋放！園子，跟我來！」

「不，不行！」

明成掙扎着喊叫，好不容易才恢復正常，現在又有崩潰的危險。

「如不答應，一切免談！」

扼住明成頸子的手掌又用力一勒，明成哀求：

「好，好，放走女人！」

丈之進對同伴頷首示意。

隨着圭子後面，有十數個女人從二樓顛顛倒倒的走下來。

「喂，大個兒，把倉庫的門打開！」

十兵衛說。

然後大聲高呼，對巡邏武士們說女人現在全部離開官邸，不得出手傷人，接着高呼釋放女人。

「喂，猴臉的——」

十兵衛一邊說一邊笑，所謂大個兒是指鷲巢廉助，猴臉的是指具足丈之進，但他一說出這些話，就發現自己露出破綻了，一個瞎子怎會看得見他們的長相呢？他隨即改口道：

「還有一條狗吧，把牠叫進倉庫鎖起來，趕快，若不聽我的吩咐，這王八諸侯就——」

明成的眼睛又翻白了。

鷲巢廉助和具足丈之進咬牙切齒，縱身跳了起來，跑向倉庫的大門。他們沒有時間懷疑這個瞎子何以知道自己的外貌。

放走女人？談何容易！庭院前面有武士巡邏，猛犬天丸也不會放過她們，雖然心裏暗中這樣想，但被十兵衛大聲叱咤，鷲巢廉助只得依照指示高呼着，庭院顯然只發生了一場騷動。

接着天丸也狂吠不已，具足丈之進大聲喝斥，天丸只得乖乖就範。

圭子站在倉庫門口監視着。

「喂，大家快走，快跑到大門去找自己的路回家。」

十幾個女人慌慌張張從倉庫逃了出去。

圭子完成任務後回到十兵衛身邊說：

「一切妥當了。」

十兵衛點點頭站起來，從圭子手上接過漆戶虹七郎的刀，抵在加藤明成的背後。

「現在輪到你了。」

「怎麼？」

「走呀！」

「去那裏？」

「竹橋御門。」

「什……什麼?!」

「千姬公主有淫亂的風聲，如果對手是酒店或兵器店的新郎，未免有失千姬公主的身分。倘若對方是四十萬石的諸侯，也許還門當戶對一點。想想看，會津四十萬石的

諸侯，坐在千姬公主御門前面，失魂落魄的樣子，不是能產生很好的效果嗎？它必能抬高世人對公主的評價！這不是你們的期望嗎？」

十兵衛雙眼緊閉地冷笑着，他想，這回總算把鬼面黨的不詭陰謀揭穿了，明成會因此而嘗到比死亡更痛苦的滋味。

「這是挽救這王八諸侯生命的另一個條件，你們接受嗎？」

「混——混蛋！」

「不接受的話，我馬上叫他的腦袋落地！」

說罷，手中刀子舉到明成的肩膀，丈之進慌忙道：

「且慢，主……主君！暫時委屈一下——無論如何生命爲重，照這傢伙的吩咐行事，到這裏來——」

明成掙扎着咬緊牙根，踉踉蹌蹌地走出來。

十兵衛高舉刀子，把距離三步外的圭子拉回身邊，把脚向床褥旁踏出去時——

「一眼房！」

香爐銀四郎狂叫，只見十兵衛和圭子脚下的地板突然陷落下去。

「啊——」

十兵衛驚呼一聲，一手握住刀子，一手抱緊圭子，二人在轉瞬間從房間隱失了。

地板後面有移動的聲音，拿着一枚板環的獨眼巨人出現了，是司馬一眼房。

「幹得好！」

他高興地歡呼着，其餘四人靠攏過來。

「眞是好險，我剛才捏了一把冷汗，眞怕把事情搞砸了，一眼房，你做得很漂亮！」

銀四郎喘着氣說。

「我在下面聽到騷動的聲音，心裏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直等待諸位的信號。」

一眼房邊說邊跳上來，站好後，便開始責罵衆人：

「你們還發什麽愣，把女人們追回來呀！」

「這兩個人一旦掉進下面，就休想逃跑了，暫時不管他們，但若被那些女人逃出加藤家，去各地散佈風聲，我們就完了，看情形還不會跑得太遠，去，一個也不能讓她們跑掉！」

「啊，對了！」

七槍衆人又緊張又惶恐，立刻奪門而出，一眼房在後面叫道：

「放出天丸！馬也出動！」

語畢，隨即從容坐了下來，望着明成的臉孔說：

「殿下，讓你吃苦了。我在下面一直伺機而動，殿下被歹徒要脅時，我雖然很着急，但又不敢輕舉妄動。能够看到殿下平安無事，我太高興了。那可惡的傢伙，現在揷翅也難飛了，現在要宰要割是隨我們高興了！」

明成無力地坐着。

「那……小子是誰？」

他露出驚怖的眼神，彷彿受了很大的驚嚇。

「他可能就是堀族女人的幕後指使者——鬼面人，但他到底是誰，我也不知道，如果眞是個瞎子，倒還眞不得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人，也不知是眞瞎還是假瞎，據說他原來叫做——」

一眼房用獨眼暗示明成，隨即拿起吊在牆上的紙燈。

明成站起身來，面露殺氣，恐怖已經消失。

垂直的地板，陷成一個方形洞穴，底下一片漆黑、陰濕，使人作嘔的臭味飄送過來。

五

這是死亡之洞。

十兵衛掉落的一瞬間才知道自己一時大意上了當。

他感覺身體碰到冰涼的東西時，立刻用手把圭子拖起來，保護她免於受傷害。

十兵衛發現他們是掉進一灘水池裏。

幸好是水，他掙扎着站起來，水深及腰。

「圭子，沒關係吧？」

到了這地步，十兵衛仍然喊圭子的假名。

「不要緊。」

她用兩手緊緊抓住十兵衛的脖子，十兵衛兩眼緊閉，嘆口氣說：

「中計了！」

「我以前曾來倉庫調查過，但不知地板設有機關！」

他抬頭望着上方，發現這個洞穴有二丈高，又看到上面隱隱約約露出方形的燈火，不過四周依然模糊陰暗。

「十兵衛先生！」

這時，圭子用手死命地抓住十兵衛。

「這是水。」

「水?!」

圭子似乎突然驚醒過來，指着底下的污水說：

「不是水——泥漿嗎？不，太臭了，有怪味！」

二人幾乎窒息，四周瀰漫一股令人噁心的臭味，究竟是什麽東西？

「鬼面人！」

上面有聲音傳下來。

「死了？還是活着？」

天井方形洞口露出兩張臉。

「掉進這地獄，活着也等於死了。」

洞口有紙燈放了下來，紙燈繫在繩子下面，左右晃動着，朦朧的燈光照出底下的世界。

「啊——」

圭子不由得發出慘絕人寰的悲嚎。

十兵衛隨手抓起一把東西，朝紙燈投去，隨着破碎聲紙燈熄滅了。黑暗中，火粉如煙花般散落下來。

十兵衛終於明白這是死亡之洞。

——一個背叛明成，想逃出倉庫的女人，曾經看到這個死亡之洞後，發出恐怖無比的叫聲。

在紙燈照亮的一瞬間，十兵衛和圭子也看到了。

這個洞穴高約三丈，四面牆壁用石頭砌成的，已經呈現青黑色，寬約三、四十公尺，在底下——淹沒二人腰部的不是水，而是從壁上淌下的地下水，與腐肉膿汁混成的汚水，他們起初還以爲這是泥水呢！

十兵衛意識到剛才抓到的那塊硬硬的東西，可能是一根骨頭。——

這些屍體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火花飛散的一刹那，十兵衛懸在空中的手，碰到像水母一樣腫大的腹部，以及像海藻般四處散落的頭髮，還有婦女服飾的斷片。

是女人的屍體……

「葬身花地獄的鮮花。」

十兵衛突然吐一句富有詩意的話，他氣得咬牙切齒，汗流夾背，却一籌莫展。他覺得很悲哀，想不到會遭到與明成和七槍淫樂的犧牲者相同的命運。

「說不定……」

圭子發出歇斯底里的叫聲：

「說不定我們的父兄也……」

她的猜測很有可能，他們一直懷疑被明成所殺害的那些人，屍體究竟如何收拾了，如今看到這副情景，方才聯想到這件事。

無疑的，這是個規模龐大的「停屍場」，那批歹徒竟就在這墳墓上面進行他們淫穢的遊戲。——

「簡直是畜牲！」

這是發自靈魂深處憤怒的吼聲。

「哈哈哈……」

在黑暗中，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笑聲，笑聲在石壁上產生回音。

「不久，你們也會變成其中之一，剛才你對我太無禮了，我決不會放過你們的！」

「而且，你們還殺死了平賀孫兵衛，大道寺鐵齋，眞是愈想愈可恨！七槍！你看我們該怎麼處理他們？」

這是憎恨和興奮交集的恐怖聲。

「用槍刺死他們！」

「不，用石頭打死他們！」

「燒死他們！」

十兵衛從聲音判斷他們並不光是恐嚇，而是眞想這麼做，現在，他們正興致勃勃地討論這件事。

「殿下，對方雖是敵人，也找了我們很多麻煩，不過的確很厲害，立刻殺掉未免太可惜了。」

「你這小子怎麼搞的，到這節骨眼還婆婆媽媽的？」

「不，殿下，且慢！」

洞口上面，有竊竊私語的聲音。

半晌，司馬一眼房柔聲說道：

「喂，瞎子——你例外，我們不想馬上殺你，如何？投降吧，加入我們會津七槍的行列，這是對你網開一面，你應該領首稱慶才對！」

「……」

「如果你願意，你先答應我兩個條件！」

「第一，告訴我們堀族女人現在在那裏？」

「……」

「第二，告訴我們你的來路，你姓什麼叫什麼？」

聲音十分輕柔，但十兵衛却聽得出敵人對這兩件事好奇的程度。

「只要說出這兩件事，我們就立刻饒你一命，否則的話……」

「你現在已經插翅難飛了，趕快覺悟吧！」

陰暗的洞裏，響起異樣的聲音，洞口上面，二人探着臉，豎起耳朵，心想大概是屍體的臭味，把下面兩個人薰瘋了。

——雖然爲了欺騙被搶來的新郎，倉庫內部已略有改變，但牆上仍舊掛着槍、鎌等武器和刑具。

明成意猶未盡，又跑去拿起弓箭。

倉庫大門附近傳來怒吼聲和悲泣聲，逃走的女人陸續被捉回來了。在距離房間很遠的地方，不斷傳來馬蹄聲和天丸凱旋歸來的叫聲。

「好……很好……噢！」

女人們被推着、踢着、慘叫着，站在門口的鶯巢廉助把她們丟在樓梯下面。

女人們不停地掙扎、哀求，但七槍毫不留情地鞭撻她

們，命令天丸咬她們，有的女人被咬得頭破血流，甚至暈厥過去。

「妳們這些忘恩負義的東西，居然想逃出去！」

鷲巢廉助咆哮着。

「不要發楞，滾到樓上去！」

明成拿着弓箭回到原來的房間。

司馬一眼房用繩子繫着紙燈，從洞口放下去。

「看你們還有什麼花招！」

聲音未了，下面突然投過來一塊東西，是想把燈火打滅，但被一眼房機靈地避開了。

「殿下，那傢伙像站在西邊牆上，你瞧！」

一眼房移動繩子，紙燈繞着圓圈，照出黑暗的腐水墓場。

「嘿，知道了！」

明成拉開弦，射出一箭，底下傳來虛弱的水濺聲。

「殿下，射中了嗎？那太可惜了！」

「不，被躲掉了，一眼房，你可惜什麼？」

「哈哈，一箭射中未免太可惜了，我想慢慢享受這種樂趣呢，他們反正是走頭無路了！」

明成望着燈光微弱的洞穴，嘻皮笑臉的說：

「說的也是，射不中也好！」

說罷，又放了一箭，弦音劃破寂靜，明成縱聲大笑：

「哈哈哈，看見他們掙扎，眞是有趣極了！好像掉進陰溝裏的兩隻老鼠似的，喂！滋味如何？」

箭落入水中，石壁產生回音。

十兵衛緊靠牆壁邊緣，用身體護着圭子，另一隻手揮動刀子，把射來的箭撥開。

吊下來的紙燈嘲笑似的旋轉着，周圍的瘴氣，使兩人眼前顯得模糊不清。

咻！

箭又飛了過來，十兵衛揮刀再度把它打落下來，在黑暗中，很難辨別箭的方位，十兵衛的刀法有點亂了。

「我要眞是瞎子可眞要累壞了！」

他低聲對圭子說：

「上面那大個兒一直注意我是不是眞瞎，明成還好應付，但對那大個兒可絕不能掉以輕心，他如果發現我是獨眼，一定會猜出我的眞面目，這樣一來，事情可就更難辦了！」

「十兵衛先生，你還想逃出去嗎？」

「當然囉！」

十兵衛又打落一支箭。

「也許沒有希望了！」

聽到這句話，十兵衛歉疚地說：

「都怪我粗心大意，連累了妳！」

「不，十兵衛先生，別這麼說，若不是爲了我——」

一語未畢，圭子想到十兵衛可能死在這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裏，不由得顫慄起來，難過得掉下淚來。

「死何足惜？……」

圭子平靜地說，能和柳生十兵衛死在一起，她已於願足矣，她挺了挺胸膛，對十兵衛說：

「十兵衛先生，把刀子丟掉吧！我們反正已經是絕望了！」

說着，挨近十兵衛的身邊。十兵衛用手輕輕推開她，又打落另一支箭。

「不，還有希望！」

「這裏還能逃出去嗎？」

「如果那些逃走的女人到奉行警所去申訴，我們就有救了，但——」

十兵衛臉上泛起一絲苦笑，圭子道：

「可是，十兵衛先生，恐怕來不及了！還是面對現實吧！十兵衛先生，千繪小姐會替我們報仇的！」

接着又有兩支箭掠過二人的身旁，碰到石壁，掉落下來，在黑暗的石穴中，爆笑的聲音像洪鐘似的在兩人的耳邊迴響。

劫

一

在黯淡的月光下，馬路上有幾個女人的身影正跌跌撞撞地向前死命地奔跑，但沒多久，一陣追捕的鐵蹄聲已由遠而近，有幾個女人很快地像被狂風所掃一般，向前仆倒。

慌亂中誤逃進小巷的兩、三個女人，在看到擋在前面的獨臂武士時，頓時都發出絕望的悲嚎，無力地癱軟在地上。這個擋路的惡煞，不是別人，正是劍魔漆戶虹七郎。

在另一條路上逃命的女人們，不久也遭到幾支六尺棒的攻擊，約有兩個女人就這樣被纏住脚而遭逮捕。剩下的五、六個女人以乎已覺悟到死比被抓更幸運，於是大家都向着前方海潮飛濺的碼頭直奔而去，一個接一個毫不猶豫地跳進了茫茫的大海。

「慢着！」飛也似地向這裏跑來的一團黑影大叫道：

「如果想死，就到花地獄再死吧！」

這位從外表看來弱不禁風的美少年，其實力大如牛，這也許是他經常要弄霞網的關係吧！他——香爐銀四郎像撈魚上網般，把跳進海裏的女人們，一個個撈了上來。

一些零零落落地躲在牆角、橋下或石堆場的黑暗處正發抖的女人們，才聽到由遠處傳來的吠叫聲，她們的袖子和衣角就已被猛犬天丸咬住了。

這些女人們有的被拖上馬背，有的被脚鐐手銬地拖回了加藤家。

「十二……十三……，十四、咦……」

在倉庫門口對着一個個被丟進來的小姐點數的鷲巢廉助叫道：

「應該有十七個才對，還有三個呢？如果讓她們逃掉了，那可不得了呀！」

當他看到帶着天丸回來的具足丈之進時，便瞪着眼睛大叫道：

「喂！還少了三個女人，你怎麽就這樣把天丸帶回來呢？」

具足丈之進似乎也不甘示弱地還嘴說：

「誰說少了？你沒看見天丸得意的樣子嗎？」

「不，的確只抓回十四個，我總共算了兩次，準錯不了。」

「這就怪了，另外三個女人呢？」

正當丈之進說這話的時候，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也打從外頭回來。聽到這句話的銀四郎一面說：「慢着，慢着。」一面跑到樓梯下。

「另外三個女人，不是在這裏嗎？」

鷲巢廉助聞聲也跑過來看：「果然不錯！」

在樓梯下有一口長形的衣箱，就在這口箱子的後面，三個戴着鬼面具的女人被丟放躺在那裏。

「這些傢伙眞是昏了頭了！」

這是先前與十兵衛遭遇而被弄昏的三個女人。

這些在淫蕩的苦役中敗下陣來的女人們，彷彿落花般被丟了出來，連被人拖到這裏都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昏迷不醒。

「喂！起來吧！」

香爐銀四郎用脚猛踢了一個女人的肚子一脚，但是這個女人却連一聲呻吟也沒有，還是軟軟地仰躺在那裏。

七槍以乎被眼前的景像所惑，四個人像木頭似地站在那裏發楞。

「喂！別老站在這裏，快去告訴主人呀！」最先清醒過來的具足丈之進如此叫道。

「是呀！報告主君好讓他知道小姐們都抓回來了。」

「主君剛才去取弓箭，可能已把洞底的敵人殺了。」鷲巢廉助說。

「走，我們先上樓把小姐們綁起來。」

虹七郎說着便和銀四郎走上二樓，丈之進則走向門口向着黑暗的廣場喊道：

「大家辛苦了，今晚還是照平常一樣戒備。逃走的女人都已經回來了，不過，外頭可能還有可疑份子徘徊，如果發現這種人，立刻逮捕，不可讓他們溜掉，大家要提高警戒！」

丈之進這一番話顯出加藤家的人，已預料到今天來到這裏的新郎與新娘，可能會招引許多堀族的女人前來此地打聽消息，所以現在他及早作適時的處置。

「天丸，你今晚得在這裏好好地看守。」

丈之進對蹲在門口的大狗說完這句話就挺起胸膛把倉庫的門「砰」的一聲關上。

柳生十兵衛本寄望那些逃出去的任何一位小姐，能把這裏的事情和經過向町奉行所報告，這樣他就有獲救的希望。可是，如今這些女人都已被逮回，看來希望是完全破滅了。

虹七郞和銀四郞從樓上跑下來說：

「好了。我們走吧！」

五個人魚貫地向屋內走去。

雖然是秋天的晚上，但是加藤明成却打着赤膊不斷的朝洞底放弦，還搞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所以，當那五人走進來時，他還沒感覺到。

「十七個小姐都抓回來了，一個也沒讓她跑掉。」

鷲巢廉助如此報告後又說，

「呀……已經把他們解決了嗎？」

司馬一眼房用他的單眼陰陰地笑道：

「還活着呢，主君是故意在逗他們玩的，你們看，那兩隻掉進陷阱的『老鼠』正上氣不接下氣地逃命呢，眞是有趣極了！」

一眼房把用繩子吊着的紙燈，在洞口大繞圈子。

咻——明成的弓弦又發出了刺耳的聲音，洞裏銀光一閃，箭又被折斷了，這種情況可以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

臉孔從洞孔轉回來的銀四郞喘着氣說，

「瞎眼的人怎麽會有這種絕頂的功夫？」

「的確是驚人的功夫，不過他應該是個瞎子沒錯。」

一眼房如此說。

從晃動的紙燈光線下，可以看見在洞底那兩個人的身旁，有無數的箭插在一堆堆腐爛的屍體上，有的箭則已被折成兩半散落在泥沼般的爛泥地上。——眞糟——七槍見明成這種三流的技術差點失態的笑出來。

「這兩人反正已逃不掉了，如果輕易就把他們殺了，實在可惜。所以，主君要慢慢地折磨他們。」

苦笑着並且儘量在抑制自己聲音的一眼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如此說。而站在一邊的漆戶虹七郞却好像對他所說的話充耳不聞地喃喃說道：

「雖然他們是我所憎惡的仇敵，但有這麽好的功夫，如果就這樣把他們殺死實在可惜。我倒希望能再一次在同樣的地點，堂堂正正地和他們刀槍相對一決生死……」

「說得也是，所以剛才我要他們報出本名。如果他們肯報出本名我就饒他們一命。——虹七郞，如果讓他上來與你決鬥，你殺得了他嗎？」

「決鬥不是我贏就是對方贏，結果如何很難預料。」

虹七郞向洞裏凝視着，但他的眼神就好像是看着地獄一般。——以前十兵衞在批評虹七郞的劍技時，也會以同樣的眼神，並且很巧也說了同樣的話。這一切其他的七槍當然毫不知情。

「不過，如果被殺的是我，不也很有趣嗎？」

「是呀！不管鹿死誰手，都是一場很好看的戲。」

香爐銀四郞笑着喃喃地說。

「不行。」

額頭上暴起青筋的明成怒斥道：

「荒唐！怎麽能把那傢伙弄上來？誰曉得把他們弄上來會有什麽後果。還是把他們放在下面就地處置比較穩當些。」

看樣子明成對於這位新郞的功夫似是頗有戒心。這時鷲巢廉助以一種自尊心受傷的表情望着明成說：

「主君，若用劍來比武，虹七郞絕對不可能吃虧的，何況還有我們呢！」

「比不比武是另一囘事。」

銀四郞歪着頭說：

「如果這樣就結束他們的生命，不但不知道他們的眞實姓名，而且也無法獲知掘族女人的行踪。」

忽然，他「啪」的一聲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蓋叫起來：「對了！我想到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

「什麽辦法？」

「一眼房，把你的鞭子拿來，如果洞裏那傢伙想利用這條鞭子爬上來，主君就可以把他當作靶射殺，要是他還能逃過這一關，就讓他和虹七郞一決勝負。這個辦法你看怎麽樣？」

「他若沿着鞭子爬上來，不可能帶着刀子，他一定會帶着那女人一起上來，這樣主君就可以從容地將他們射死了。」

這句話頗有嘲弄明成的意味，銀四郞似乎是存心這麽說的。

但是，體會不出話中含意的明成，却很天眞地睜大眼睛叫道：

「嗯，沿着鞭子爬上來我當然射得到啊！」

他的囘答使在一邊的其他幾個人都暗中竊笑。

「可憐的虹七郞，你的劍恐怕無用武之地了。」

「銀四郞，若依你的計，讓他們利用我這條鞭子爬上來，然後再射死，這樣豈不是要先糟蹋我這條寶鞭嗎？」

一眼房不太情願地說。

「可是，他們還不見得肯順着鞭子爬上來呢，我們還得再想個辦法才行。」

「還有什麽辦法嗎？」

「從上面把汽油倒下去，然後投下火把，把他們燒上來怎麽樣？」

「這個法子我剛才也想過，不過，這樣他們不是會被燒死嗎？」

「不會有問題的，我們不要用太多的汽油，只要能使周圍二丈高的石壁表面起火，下面的人就會受不了，這時我們把皮鞭放下去，他們一定會攀住鞭子爬上來的。」

「那麼——開始了沒有？」

明成和七槍都從洞孔把頭抬起來。

「等一下，我現在就到樓上拿油壺來。」

說着，起身正要跨出去的香爐銀四郎，突然發出異樣的聲音，楞在那裏。其餘的人聽到了這種聲音，回過頭來看，當他們愕然地想站起來時。

「不准動，明成！」

叫聲像布被撕裂似傳了過來，使這幾個人頓時都僵在原處。

在銀四郎的前面，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個人把箭搭在待發的弦上，這個戴着鬼面具的不速客，看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

「你們再多說一句話我這支箭可是不認人的！」

從右邊又傳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這個女人也是戴着鬼面具，她身材窈窕，手中同樣握着令人膽寒的武器。

「我們在會津所練出來的射箭絕招，可不是騙小孩的玩意。這種本領你們要不要嚐一嚐？」

左邊也出現了一名女煞星。

三支箭頭發出慘淡的光芒，同時由三面對準明成的胸膛。

二

加藤主從六人就像被電麻住一般不能動彈。

由於只注意着地底的囚犯，而忽略了身後的變局，這種局面實在是粗心大意所造成的，但加藤主從似乎萬想不到會有眼前的意外發生，所以一時都呆住了。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明成顫動着雙唇結結巴巴地說着：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明成的表情已由驚愕轉為憤怒。因為他認為這三個人一定不是被「鬼面黨」抓來的女人，而是原來就住在這裏的俘虜。對他來說，他的愛妾根本就不該有叛逆的意志，而且她們對他一向唯命是從，對於他的要求也一向不會表示過反抗，怎麼突然會……

「妳……妳們是不是瘋了？」

除了明成外，七槍們仍不敢妄動，因為他們對於方才第三個女人所說的話「在會津所練出來的射箭絕招……」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三位把弓弦拉得向滿月般隨時都準備發射出去，雖然她們的臉上都戴着鬼面具，但若仔細看就會發覺她們的身材與明成的三位愛妾完全不一樣。她們的身材就像明月一般，明潔而又結實，不像常操淫賤工作的女人胴體。

「妳們是什麼人？」

漆戶虹七郎以近乎沙啞的聲音問。

站在最右邊的女人把緊握弓箭的手臂慢慢地放下來，但是另兩個女人仍然毫不放鬆地把箭頭對準明成，因此這時加藤主從還是不敢妄動。

這個女人用一手把面具拉到頭上。

「——沙和！」

在面具下所出現的是堀主水的弟媳婦（多賀井又八郎之妻），沙和的面孔。

表明身分的沙和立即又恢復了原來的架勢。接着站在中央的女人，也把面具拉起來。

「——櫻花！」

這位竟是主水的姪女（真鍋小兵衛之女）櫻花。

等到櫻花恢復射擊的架勢後，接下來輪到站在最左邊的女人。

「——阿笛！」

這一位是主水的女兒千繪的貼身婢女。面色紅潤的阿笛，她正以銳利的眼睛凝視着香爐銀四郎。

「剛才踢我腰部的就是你吧，那時我一直忍耐着，差一點以為自己會死去。現在，我要在這裏報一箭之仇。」

阿笛說着便把箭頭轉向銀四郎的胸膛。

怎麼那三個昏厥的女人竟是她們呢？

七槍百思不解。先前從二樓戴着面具下來的，明明是明成的三位愛妾，後來由於她們昏厥才被丟棄在樓梯下。過不久屋裏起了騷動，所餘的十四個女人統統逃出，但很快地便全部被抓回來了。在倉庫的門被丈之進關起來以後，鷲巢廉助就一直守在門口，此後又有天丸看守着。照理說，這三個女人應該無法溜進來才對。

□ □ □

可是，事實已擺在眼前，如今加藤主從確實正被殺氣騰騰的三位如花似玉的堀族女人所威脅着。

——究竟她們是怎麼溜進來的呢？

話說圭子在抽籤中被抽中，當了十兵衛的假新娘與他一起潛入加藤家中以後，剩下的六個女人因為不放心，所以一直跟在十兵衛與圭子的後面，直到二人在湯島的鳥山檢校的屋內被捕才放鬆。她們知道，加藤的人一旦抓到十兵衛和圭子，必定會在當天晚上大大地慶祝一番。於是六名女人便趕往加藤家附近去窺視動靜。果然到了深夜，在一

羣黑衣集團的簇擁下，兩頂轎子被抬進了加藤家；她們想這兩頂轎裏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十兵衛和圭子，但她們並沒有輕舉妄動，因爲如果她們這時出面救人，則十兵衛的計劃就要付諸流水，所以，這六個女人只好靜靜地守在那裏。這種事情不但七槍毫無所知，就是十兵衛本人也不知道。

若照十兵衛的計劃，在他們進入加藤家後應該會有事情發生，可是究竟是什麼時候，她們就不得而知了。她們都滿懷狐疑地守候在加藤家的門外，準備做爲十兵衛的外應。

片刻後，有十幾個女人從加藤家的後門跑出來。這時她們想起十兵衛曾說過——能够的話，可以把被俘虜的小姐們一起拯救出來的話。因此，這六個人意識到事情終於發生了。

可是，這些逃亡的女人們沒有跑多遠，就又都被騎馬的武士或狗追回去。

她們焦切地想知道屋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她們把沙和、櫻花和阿笛編成一組在黑暗中逮到了三名逃出來的女人，本打算從她們的口中打聽出一些屋裏的情形，但在她們還未開口前，追捕的鐵蹄聲已向這裏傳來了。

「……進去吧！」

在緊迫中沙和等三人互相使了一個眼色，迅速地與那三名被逮的女人交換了衣服，然後跑上馬路與其他在逃的女人混在一起。不久，鐵騎便追到她們的面前來了。雜遝的鐵蹄從她們的身旁奔馳而過，而馬鞭淒厲的揮動聲也不時在耳際響起。

沙和、櫻花和阿笛裝作落魄失魂狀，因而被當作適才逃跑女人抬進了加藤家。由於她們所穿的衣服已經換過來了，而且她們又故意弄亂頭髮來蓋住自己的面目。所以，在倉庫門口接收逃女的鷲巢廉助並沒發現破綻。

被逮回的女人們，在遭受一頓毒打後，有的已昏厥，有的則被鷲巢廉助趕上二樓。

十兵衛先生在那裏？

沙和、阿笛入屋以後迅速地四下搜索着，却發現了在樓梯下的黑暗處臥着三名戴着鬼面具的女人。雖然沙和她們並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但她們知道，如果被帶到有燈火的地方，那麼不必等到天明，她們的身份就會被識破，所以，三人急中生智，臨時又迅速地交換了個眼色。很快地脫下衣服，然後把昏厥的三個女人抬進那口長衣箱中，並把她們的鬼面具戴在自己的臉上，以同樣的姿態躺了下來。

這一切在樓梯底下的黑暗處都很快地進行着。那站在門口的鷲巢廉助由於太注意被搬運進來的女人們，所以一直沒有發覺這三個人的舉動。

當騷動逐漸平息後，七槍才跑進屋內。——這時，沙和等雖然還躺臥着，但是她們一直豎立起耳朵聆聽着屋內的動靜。

因此，在她們從屋內那些人的聲音中推測出事情的大概後，便戰慄地站起身來。

她們所在的地方是明成的淫樂之地、拷問室，也是武器庫。

在入口處附近的牆上掛着數十把刀、槍、棍，以及幾隻弓箭。

沙和等人於是就近取了弓箭，趁着明成主從把注意力集中在洞口觀看底下的囚犯時溜進屋裏，三人分站三邊把箭頭對準他們的背脊。

射死他們！把箭貫穿大色魔明成和這五個無惡不作的爪牙之喉嚨——。這三個女人確實恨不得立刻就讓他們血濺三尺，橫屍當地。

把弓拉得滿滿的女人們，由於興奮的緣故，緊握弓箭的粉拳微微抖動着。

「且慢……」

司馬一眼房睜着他的獨眼喊道：

「妳們敢射嗎？就算妳們要射的話，也只能射中三個人，可是我們有六個人，只要妳們的箭離弓而出，妳們的身體就會立即被我們切成好幾段。」

「你錯了，我們只想射死一個人，那就是明成！」

這是櫻花說的，果然三個女人都把箭頭朝向明成。

現在面如土色的不只是明成一個人，對其他的五個人來說，這又是驚心動魄的場面。

丈之進咬緊牙關說：

「如果妳們殺了明成，那麼底下的那兩個人也別想活命。不過，要是能談談條件，也許他們還有救。」

沙和、櫻花和阿笛聽了這話後，都有點動容。

對七槍來說，明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事，同樣的，對這三個女人來說，如果爲了殺死明成而使十兵衛因此喪命的話，也是她們所不願意的。

「好吧！你把條件開出來？」櫻花問道。

「如果妳們肯把弓箭收起，那麼，我們不僅能放過妳們三人，同時也可以把底下的兩個人交還給妳們。」

「呸！誰還相信你的鬼話。」

在會津時對下人也非常和藹可親的名女人，這時好像變了個人似的冷笑道：

「我們再也不稀罕你們條件，若是要救洞底的人，我們自己會救，不用各位大爺操心。」

「什……什麼？」

「鷲巢廉助，把門邊的粗繩子拿來！除了明成以外，通通給我綁起來！」

「爲什麼要這樣做？」

「自己綁自己？那有這種事！」

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如此嚷嚷着。

「再囉嗦！我們就先把明成殺了！」

這時三支箭頭同時發出了陰慘的光芒，以至司馬一眼房和具足丈之進一時威風盡失，顯得相當狼狽，因爲對方是女人，在這種緊張的局面中，到底會搞出什麼花樣？他們實在不敢想像。

「慢着，妳們的要求，我們可以接受。但是，爲什麼要把我們綁起來？」丈之進翻了翻白眼說。

「是要讓你們乖乖地在一旁看我們拯救洞裏的兩個人呀！」

「何必這樣嘛！只要妳們保證不對我們下手，就是不把我們綁起來，我們也會乖乖地。」

「如果你們不耍花樣的話，今晚可以饒你們不死。」

聲音有點顫抖的櫻花，露出了與她美麗的面孔不相配的冷笑來抑制內心的緊張。

「因爲，你們是最不可信任的男人，所以我們一定要這麼做。」

櫻花之所以會如此不信任他們，主要就是鑑於先前在東慶寺見過他們毀約背信的緣故。

「既然妳們堅持，我們只好照辦了！」

一眼房如此告訴鷲巢廉助，並向他使了個眼色，鷲巢廉助似乎有所領會的點了點頭，然後走向門口把粗繩帶了回來。

「在每一個人身上綑兩圈。一圈先綁住雙手，另一圈綁在脖子上。」

櫻花的箭頭仍指着明成，她指揮廉助道。

「剛才我看見一眼房曾向鷲巢廉助使了一個古怪的眼色，所以我現在要先說明一下。如果綁得太鬆或太容易脫落，我絕不放過你們。……嗯，每一個人都綁好了吧？阿笛，把廉助也綁起來，然後檢查一下其他的男人。」

這時，只有阿笛放下弓箭照着櫻花的吩咐做。突然之間，這個美女像失去理智似的，仰頭慘笑起來。

「你們也是這樣把我們主人拖進地底下的嗎？」

阿笛淚水汪汪地像發狂般又哭又笑。原來她想到七槍等人當初把繩子綁在堀族男人的脖子上，而沿着東海道拖

着遊行的慘事。——這五個男人現在聽到阿笛的狂笑，不禁毛骨悚然地掙扎起來，可是勒在脖子和手腕上的繩子却越拉越緊。

「放心吧！我們才不屑親手殺了你們這種懦夫呢。」

沙和綻露了一絲笑容，可是馬上又恢復凶相說：

「阿笛，把繩子的一端垂進洞裏。……喂！你們五個等一下合力拉。阿笛，妳現在可以通知玄達先生了，要三澤玄達先生上來。」

沙和故意加强語氣，因爲她怕阿笛會不小心地喊出十兵衛的名字。十兵衛是秘密的讚助者，不能在任何情況下暴露身份。

「知道了。玄達先生——瞎眼的三澤玄達先生！我是阿笛，現在要救您上來了！請您把繩子綁在身上。」

阿笛向洞底如此喊着，然後又回頭對七槍叫道：

「你們這五個凶神惡煞趕快拉，用力！快！」

七槍開始賣力地拉着繩索。這時沙和與櫻花分別站在明成的前後，並把箭頭頂在他的胸、背上。這下子，明成可眞是腹背受敵，動彈不得了。由於手腕和脖子都被繩索綁住，因此，那五個人幾乎是歪歪倒倒地拉着繩子，他們現在的德性正如阿笛所嘲諷的，可以說和地獄裏受罰的幽魂沒有什麼兩樣。

沒有多久，十兵衛的臉孔便出現在洞口。他的嘴中咬着一把刀，一手攀住繩子，另一手則抱着圭子。兩人的臉上和衣服上都沾滿了爛泥巴，模樣十分狼狽。

「失敗了！」

說了此話的十兵衛，無可奈何地一笑。眼睛依然是閉着。

阿笛說：

「當初我就說過有危險。如果我們在的話，可能就不會這樣子——」

「確實，如果沒有妳們，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不過，我一直沒想到妳們會來。」

十兵衛的眼睛雖然是閉着，但却像明眼人一般把臉轉向明成這邊。

「那麼，要怎麼處置咱們這位藩主大人呢？」

三

「要如何處置？」

四個女人以充滿恨意的眼光瞪着明成。

「我想妳們一定恨不得現在就把他解決了，實際上，我也很想馬上扭斷他的白脖子，但是根據這幾天來，被囚

在洞底的經驗，已讓我更明白他是一個比傳說還惡毒的大惡魔，如果現在就讓他死，反而便宜了他。」

「大惡魔」，以這種字眼來形容明成，實在一點也不誇張。可是這時的大惡魔被三支箭頭威脅着，早已變成面無人色的可憐蟲了，過度的恐懼，使他像臘人般呆呆地站在那裏。

「我還是依照最初的方針，」十兵衛說，「暫時讓他活着。」

「我們也料到你會這麼說。」沙和說。

「我們沒有意見。」

「那麼……」

十兵衛說着向明成這邊跨出了一步，這時七槍之一的司馬一眼房，使出渾身解數，吃力地扭着他那被繩索所套住的脖子，沙啞的叫道：

「你打算把我們的主君怎麼樣？」

「我打算照最初我所說的，把你們帶到竹橋御殿，讓天下的人來欣賞你們這些惡魔的尊容。」

「不，你怎可如此！」

鷲巢廉助死命地掙扎，搞得臉和全身都脹得紅紅的。

「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們看着辦吧！」

話剛說完，只聽「砰」的一聲，小姐們吃驚地回頭一看，發現就在她們專心聽十兵衛說話的那一刹那，廉助把手上的繩子掙斷了。

「怎麼樣？」

廉助張開雙手猛然一躍，有如一團黑色的龍捲風。

「……啊！」三位小姐不約而同的驚呼。

隨即箭頭也都轉向射了出去。廉助用雙手漂亮地打落了飛來的兩支箭，但他那鐵一般結實的肩頭上，却在一聲「鏗」的金屬聲中被另一支射中了。

中箭的廉助顯得有點踉蹌，但爲了穩住身體，便以另一隻脚去踩地板，然而很不湊巧，他的脚正好踩進洞口。

「啊——」

巨大的軀體劇烈地搖擺着，接着便在一陣激烈的掙扎後，在洞口消失了。

這時，洞底和地板上同時起響了淒慘的呻吟聲。原來是那廉助脖子上的繩子又把七槍餘黨抽緊了。現在，連平常威風凜凜的漆戶、司馬、具足、香爐等四人，也接連地被狠狠地拉倒在地板上。

接下來，被綁在廉助後面的漆戶虹七郎，也很快地被底下的人所拖而跟着掉進洞裏。

剩下的三個人，把綁着繩子的兩手用力地抵住地板，身體則像拔河似的死命地向後仰。

「喂！乾脆把他們統統推下去算了！」

用一手扣住明成脖子的十兵衛笑着如此說。

「是呀！如果不把他們推下去，恐怕底下那個傢伙會被活活勒死哩！」

正如十兵衛等人所說的，掉進洞裏的那兩個人並沒有着地，他們正用手緊抓着繩子很痛苦地掙扎着。這種情況可由繩子的痙攣看出來。當然，還留在地板上的三個人，其痛苦想必也不輸於前者。——要想解除這五人的痛苦，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全部丟進洞裏。

「沒有辦法了。——一眼房，你下去吧！」

這是排在最末的具足丈之進的呻吟。

於是，司馬一眼房跟蹌地跳進洞裏，接着香爐銀四郎也咬緊牙關跟着跳下去。當具足丈之進也準備下去時——

「慢着，我有工作要交給你。」

話畢，十兵衛的白刀一閃，便把繩子「砰」的一聲切斷了。丈之進跌跌撞撞滾了一尺遠，他用手摸了摸脖子倒在地板上，痛苦的喘着氣。

「好了，走吧！」

十兵衛把一脚壓在丈之進的背上，回顧小姐們莞爾一笑道。

在一邊威風八面的沙和、櫻花和阿笛，這時互看了一眼，走過來聽候十兵衛的吩咐。

「對不起，我們要把樓上的小姐都放走了！」當女人們通通被放出來時，十兵衛便走到洞口邊向那些在底下掙扎的幾個人喊道：

「我本來想把汽油和火把丟下去，不過，今晚先放過你們。因爲套明成剛才所說的話，我要『讓你們嚐一嚐人間地獄的滋味』。有朝一日，天下人都會知道有名的七槍一個個都敗在優雅而謙虛的小姐玉手下。」

洞底迴響起野獸怒吼似的聲音，七槍等人一邊在腐爛的屍肉邊極力掙扎着，嘴裏一邊發出怒吼的詛罵聲，但由於聲音在石壁間引起回音，所以到底他們在罵些什麼，上面的人一點也聽不清楚。

「死神遲早會來拜訪你們的，還是安安靜靜地在這兒等死吧！」

十兵衛哈哈大笑起來，然後命令身旁的阿笛：

「把蓋子蓋上。」

阿笛依令轉動了機關鈕，於是，屋內又恢復原來的樣子，洞底的怒吼聲再也聽不到了。

十兵衛這時瞧了瞧自己的狼狽相，又看看阿笛她們的模樣，苦笑道：

「敵我都經歷了一場惡戰和苦鬥。哈哈——走吧！」

說罷，十兵衛抓起地上的明成和丈之進，緩慢地走向門口。乍看之下，十兵衛好像毫不費力，可是對明成與丈之進來說，却有筋骨欲碎的感覺。

「哦……你……你的眼睛能看得見？」

具足丈之進冒死用手在十兵衛的眼前晃了一晃。——看來這個人並不像眞正的瞎子，但他爲何要僞裝成盲人？眞令人想不透。難道他是爲了掩飾一隻瞎眼，才假裝兩眼都瞎嗎？可是，這種猜測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用心眼看。所以，連你這尖嘴猴腮也看得清清楚楚。」

十兵衛說着笑了起來，但兩眼還是緊閉着。

「丈之進，開門吧！順便把天丸的鏈子拿掉。——如果你想逃走或唆使天丸咬小姐們的話，明成就活不成了。知道嗎？」

丈之進咬緊牙關地打開了倉庫的門，這時坐在門外的猛犬天丸見狀睜大了眼睛，發出尖銳的吠叫聲。

「不要叫，是我。」

痛苦萬分的丈之進小聲的說。

天丸帶着懷疑的眼光望着把自己鏈子取下來的主人。但由於剛才的吠叫聲，現在，從庭院的各角落紛紛響起了腳步聲。

「告訴所有的人。——主人臨時有病，須聽從本鄉湯島的三澤玄達先生的吩咐，前往鳥山檢校那裏接受針灸治療。牽馬來。——除了這些話，不許再多說一個字。」

丈之進乖乖地照着他的話說了。

但是部下們似乎都感到事態有異，所以在黑暗中起了一陣騷動。

「不可怠慢，這是上面的意思。趕快！」

丈之進大叫着。在他的身後有可怕的黑衣人威脅着，所以他也不得不依令行事。

不久，明成的座騎被帶來了。十兵衛抱着明成跳上馬背，來牽制明成手下的妄動。明成由於過度害怕，眼白已翻了上來，目前正陷入昏厥狀態，因此不將他撐住是不行的。

「具足大爺。……這，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兩、三名武士跑上前來拉住具足丈之進的袖子問，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看馬背上的主君，又看看那年輕的陌生人。

這時，從倉庫裏跑出二十個左右的女人。而七槍等人除了丈之進外，一個人也沒露面。

加藤家的部下們不知明成和七槍到底在搞什麼鬼。因

爲剛剛才抓回來的女人們現在又逃出去了，而主君却又被陌生人所挾持。因此，他們的疑惑自是在所難免的。

「不要再嚕嗦！」

幾乎要哭出來的丈之進，皺着眉頭大叫道：

「不要再問我，反正有我在。你們若再嚕嗦，主君的命恐怕不保。走開……快去把大門打開。」

再嚕嗦的話，明成的命就不保了——這倒是眞話，其他的話則是騎在馬上的瞎子要他說的謊言。

歪着腦袋，摸不清頭緒的表情，逐漸向左右擴散。這時，十兵衛已策馬向前跑去。

跑在最前頭的是天丸。但套在牠脖子上的鏈子，另一端已被具足丈之進握在手裏，而在丈之進的腰部又被綁着另一條鏈子，這條鏈子的一端和馬韁一起被握在十兵衛手上。——十兵衛利用具足丈之進和天丸作爲開路人。他想利用天丸的吠叫聲來制此加藤家數百位武士和手下們的莽動。

跟在馬匹後面的是小姐們。

方才天上還掛着淡淡的月亮，但現在的天空却已變得十分陰暗，而零落的雨絲也開始落下來。

十兵衛的單手抱着已看不出是死是活的加藤明成，得意揚揚地策馬走出加藤家的大門。

四

在冰冷的秋雨中，江戶城竹橋御門外有兩個男人和一隻大狗被鏈子鏈着，瑟縮在城門邊的牆角。這是在十兵衛入城後第二天的早晨被發現的。

在這兩位男人當中的一個，已經完全失去知覺，秋雨仍然毫不留情地打在他的臉頰上。

把加藤明成、具足丈之進和天丸帶到此地來的，就是那位自稱爲三澤玄達的瞎子。但是這個人和堀族女人，以及從加藤家放出來的女人們，這時都已不知去向。

在天亮之前，丈之進和天丸爲了要扯斷鏈子，便一直在那裏奮力掙扎着。在此之前，天丸一直非常馴服，這種反常當然與丈之進的控制有關，但天丸對於那個瞎子似乎存有恐懼感——這一點顯然也是主要的原因。

當那個有某種魔力的男人走後，丈之進和天丸便拼命地掙扎着，可是不管怎麼努力，還是無法把鐵鏈弄斷，這時丈之進却已弄得皮破血流，筋骨欲裂了。昏迷不醒的明成，則始終像一隻死青蛙似的仰臥在那裏。

「……主君不知情況如何？」

雖然腦子裏是這麼想着，但丈之進却禁不住以憎惡的

眼光來看着明成——昨夜的恥辱和敗北，完全是因他粗心大意造成的，要不是他，我丈之進今天也不會落到這種地步。

「……喂，不要再叫了！」

丈之進斥罵在一邊不停狂叫的天丸，腦子裏却一直思索着如何在被人發現之前逃離此地。

但是，天終於亮了，打開城門的守衛果然被眼前的情況所驚：

「呀！有兩個人！」

「還有一隻大狗，大家快來看！」

「怪哉！這不是那個威風凜凜的風流鬼嗎？今天怎麼如此狼狽？」

隨着驚叫聲，不一會兒，一羣黑壓壓的人潮都向這裏湧了過來。

「諸位大爺們，請幫我們解開鏈子。我們不是什麼壞人，如果諸位肯高抬貴手，來日一定好好報答。」

丈之進掙扎着身體哀求着，但是看熱鬧的人羣却越來越多。過了一陣子，從人羣中有人發出了尖叫聲。

「這不是會津加藤家的狗嗎？這是他們引以自豪的罕見大狗哩！」

「看哪！那個昏迷的男人衣袖上還繡有七個蛇目的藩紋呢。——」

「——咦？帶有這種藩紋的人——」

守門的人拿着六尺棒跑進城去。

「這事非趕緊報告千姬公主不可。」

五

「公主來了！」

從城門內傳出了這種喊聲，聚集在門前的一羣人馬上慌忙地跪下來。

「喂！滾開！」

「狗也滾開！」

「天樹院公主駕到！」

這時兩、三位守門者走來摑了具足丈之進幾記耳光，又拿水澆在明成的臉上。

「不能讓公主看到這些醜惡的男人。」

「再拿水來。」

提着水來的一個人，又把水倒在明成的臉上。其實在此之前，明成的臉早就被雨水淋得濕濕的了。

被澆了水又被六尺棒毆打的明成，這時發出了低沉的呻吟聲，他勉强張開雙眼瞪視着不斷滴下來的雨絲，又把

視線移到圍在四周的無數個陌生的臉孔與城門、壕溝、城牆上，這才吃驚地跳了起來。

「還不趕緊廻避！你正擋在天樹院千姬公主的御駕前呢！」

話畢，明成又被人用棒捅了一下跪倒在地上。就在這時，他看到站在城門邊的一團人影。——在十數個家臣和侍女的簇擁下，有一個在傘下白鷺似的倩影，嚴肅地向這裏凝視着。

「聽說那是加藤家的狗。」

一個沉着的聲音說着，顯然是在詢問一旁的侍臣。

「哦，人也是加藤家的人嗎？去問一問他們的姓名和來歷吧！」

奉命而來的一位家臣便向那兩個傢伙盤問。具足丈之進狼狽地回答道：

「我們不是加藤家的人。我姓具足，不，是姓犬，叫做犬山丈太狼。這位是犬川尺之助，我們是表兄弟，從外地來的。」

「什麼？那個猴子臉的叫做犬山？」

千姬公主不禁抿着嘴笑了起來，在一旁的侍女們也「噗嗤」一聲笑成一團，只有站在這邊的家臣還擺着一副嚴肅的面孔繼續質問。

「既然是從外地來的，爲何被鐵鏈子鏈在這裏？」

「究竟什麼原因，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昨夜……當我們走到道三堀附近，只覺眼前忽然一黑，便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就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如今讓各位看到這種醜態，實在慚愧之至。不過，事到如今，也只有請諸位高抬貴手替我們解開鏈鎖放我們走。」

「這隻狗是你們的嗎？有人說這是加藤家的狗。」

「不，這隻狗究竟從那裏來，我們也不清楚。」

「說得也是，狗怎麼會和猴子在一起？」

千姬又說：

「不過，看樣子這隻狗似乎和你們挺合得來嘛！」

雨傘下那兩隻深淵般的黑眼珠，彷彿能看透人家的心事似的，閃着懾人的光芒。

「我想起來了，大概在今年春天，加藤家的人就是利用這條狗打前鋒大鬧鎌倉的尼姑庵。會津的加藤家，在過去是賤岳七槍，曾立下很大的功勞，可以說是顯赫一時的名門。可是到了現在這一代，却利用凶猛的惡犬和爪牙，到處搶奪良家婦女來滿足獸慾。當今天下的人，誰不知道加藤主君是個惡貫滿盈的大色魔？」

這種冷漠深沉的聲音從雨中傳到趴在地上的明成耳朵裏。此時在他聽來，實在格外地刺耳。

明成的脖子被六尺棒抵在地上，幾乎要窒息的他，不時發出了欲嘔的呻吟聲。丈之進看在眼裏心有不忍，死命地拖動鏈子來支持明成。因爲他知道，明成要是支持不下去，那麼，他們一定會被看出破綻。在這種局面下，他們兩人必須否認自己不是加藤的人，才有脫逃的希望。

「這種傳聞我也聽了很多。所以，我當然也不希望你們是加藤家的人。」

千姬說：

「爲了證實你們所說的話……休理，請你把這兩個人帶到加藤家去，如果他們眞的不是加藤家的人，就把他們交給奉行所，請他們去調查。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

千姬說罷，輕輕一笑，便轉身離去。明成和丈之進這時才抬起充滿血絲的眼睛，目送着那緩緩消失於細雨中的白色倩影。

六

雨慢慢地停歇了，而天色也越來越亮。江戶城和登城的城樓開始響起了鼓聲。

這兩個人還被鐵鏈銬着，在這幾小時中——明成被無情地暴露於大庭廣衆下如此長久而不發狂，實在是不可思議。

過了一會兒，穿着草鞋，打扮得很輕便的天樹院僕人們抬了兩頂轎子往這裏來。

「我們是奉了千姬公主的吩咐，要把你們送到加藤家去。」

這時，明成主從的鐵鏈才被解開。

明成的神智似乎還未完全清醒，但是具足丈之進却扭曲着臉孔喃喃咒罵着，轉身對一旁的天丸說：

「天丸，去！……去把將我們帶來這裏的那個傢伙找來。就是殺害地丸、風丸的鬼面人，知道吧！那個人的體味還記得嗎？快去！找出那傢伙的行踪，快……」

在一陣騷動中，他們兩人被推進轎裏。

「啊！糟了，狗跑掉了！」

突然傳來這種驚愕聲。

「哎呀！怎麼這麼粗心大意？爲什麼不好好地拉住狗的鏈子？」

「沒辦法，那隻大狗力氣實在太大——」

「喂！往那邊跑了！快抓住！」

在一場混亂的喧嘩聲中，衆人忙着抓狗。但是對這隻豎起耳朶，閃着黃色眼睛疾馳的大狗，任誰也沒有辦法阻擋。

「管他，狗跑了有什麼關係。」

說着，老臣吉田休理似乎不準備去追捕天丸了。

「把這兩人帶到加藤家！」

說罷，坐在轎子裏的明成和丈之進便被高高地抬了起來。

由於轎子抬得太高，所以坐在轎裏的人，一垂下頭，看上去便像個犯人；如果抬起頭仰看天空，那種姿態又很滑稽；要是側頭看兩旁，則會與轎伕們的笑臉碰個正着。此二人的尷尬由此可想而知。兩人的皮膚由於剛才在城門口晒了好幾個小時的烈陽，已有顯著的灼傷了。

更糟的是，這些人抬了轎子沿着城樓外的壕溝走，似乎要走向城樓的大門。這一天雖不是藩主們進城的日子，但這個時候正是上朝時間，而且又是交通要地。所以，路上有許許多多的幕府老臣、大官和各級機關的官員，也在藩主的行列裡，這些人當然都是往城裏走。當這些人看到坐在轎子裏的這兩個人時，不禁都好奇地側頭往這裏指指點點。

令明成主從心頭吃驚的是，幕府的重臣松平伊豆守竟還揮手要轎伕把轎子停下來，並且還跑過來仔細地瞧着轎子裏的明成。看到他時松平的臉上雖未浮現特別的表情，但却盯着明成的臉看了良久。

「哦，這不是式部少輔大爺嗎？」

他大聲地叫起來，這一叫，吸引了有名的藩主伊達政宗的注意。

「少輔先生要上那兒去呀？」

伊達政宗本來是和轎隊走相反向的，但是現在却故意地轉身跟着轎子一起走。坐在轎裏的明成此時「哇」的一聲叫出來，眞恨不得跳出轎子鑽到地裏去。伊達政宗的家臣跑來問了抬轎的人，然後把事情的經過向他報告。

「哦？這麼說我所看到的並不是式部少輔嘍？大概是我老眼昏花吧！堂堂一個四十萬石的會津藩主應該不會如此寒酸地坐在這種轎子上吧！瞧他的臉好像是在那個風化場所待了太久似的，那麼憔悴！可是，他的長相實在太像會津的藩主加藤明成，眞是太像了！」

伊達政宗大聲說罷，又哈哈大笑。

一般從江戶城押罪犯前往芝城時，犯人都是由官差拖拖拉拉地押着走，現在的明成，雖然坐在轎子上，却比被人拖着走還要難堪。

轎子來到加藤家門以前，加藤家內已然發生了一場騷動。原來，加藤家的手下們在不久前才得知七槍中的四人困在花地獄的秘洞裏，因此才起了一陣救人的騷動。就在七槍被救起後不久，抬着明成與丈之進的轎子也來到加藤

家的大門。

「啊，陛下！」

「陛下無恙吧？」

面孔猶沾滿了濁物的七槍湧了過來說。但是這時的丈之進却發狂般地大叫道：

「我們不是加藤家的人，你們不要看錯了。我們不是他們！不是他們！」

具足丈之進聲嘶力竭地喊叫着。

七槍這時方知這些把明成與丈之進帶回的人之來意隨卽改變了表情而向轎子跑去。

「這麽說，這個傢伙就是假冒我們主君的人嘍？」

「利用他的面孔來假冒我們主君，眞是可惡透頂！」

「喂！把他抓起來拷問！」

話畢，只見鷲巢廉助的巨臂一揮，五、六個抬轎的人便應聲倒臥在地；另三個七槍則趁此時把明成與丈之進搶進屋內。

這時，帶領着轎子前來的武士頓時間笑容消失，很不高興地說：

「加藤家的人眞是太無禮了，竟然以這種方式來對待客人……照此看來，那兩個人一定是你們的主君和夥伴囉？」

「當然是眞的——」

司馬一眼房站出來說；但是一想不對馬上又一副古怪的樣子說：

「我是說，他們眞的是假冒者。」

雖然解釋過了，但是場面仍然令他們感到很尷尬。

「假冒的嗎？如果眞是假冒者，那就讓我們送到町奉行所吧——這是天樹院公主吩咐的。」

「不，因爲這個人太像我們家的主君了，如果把他帶往奉行所，也會羞辱了加藤家的門風。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人留在這裏嚴格地查問。當然，日後我們會到天樹院向你們的公主回話的，我們一定會給她一個交待。今天的事就到此爲止，閣下請回吧！」

一眼房儘量讓自己看起來輕鬆愉快，但額頭上的冷汗却不停地冒出來。

天樹院的武士似乎對一眼房所說的話感到很滿意，便說：「那麽，請代我向眞正的式部少輔大人問候一聲。」便領着轎伕們走了。

在屋內，明成和七槍等人面對面默默地坐着。每個人都像歷經大刼似的，頭髮與衣服上都沾滿了汗水和穢物，乍看之下一個個有如地獄來的幽魂，恐怖而狼狽。

突然間，明成發出了像撕破東西的尖叫聲：

「飯桶——都是一些飯桶！我要回會津去！」

聽到此話後，七槍等人都快癱瘓了，一時都不知如何是好。

七

當然，一個藩主並不是隨便說要回領國就能回領國去的。其實，明成自去年四月來到江戶以來，便已作完了一年的在府義務。但是在今年春天，一批堀族的女人爲了要替堀族的誅戮事件而復仇，經常在自己的身邊神出鬼沒；如果不把這件事情處理好，總無法安心回國。所以，名義上便以生病爲藉口，一直把回國的日期延長下來。

結果，到今天，親信的七槍中已有兩人被對方所殺。現在自己又在大庭廣衆下受到這麽大的恥辱，往後不但沒有面子入城到幕府上朝，連在江戶市內也無法露臉。這種羞恥，對明成來說，實在是生平所未有。

「這樣也好。陛下若回到會津，就算對方有什麽通天本領，也不能對您怎麽樣了。」

身材魁梧的鷲巢廉助戰戰兢兢的，顯然是想爲深受打擊的明成打打氣。

但是眼中滿佈血絲的明成並不領情，反而大吼道：

「到了這種地步，還敢說這種大話。你們這羣不中用的東西……」

四人看到主君大發脾氣，立卽像蜘蛛般伏跪在地，連頭也不敢抬。

「今天，我被那鬼面人綁在竹橋御門外，當着那麽多人受到奇恥大辱，這叫我以後怎麽在這個地方待下去？在我被抓的時候，你們却一點辦法也沒有，眼睜睜地看我受辱。你們說吧！你們除了會說大話外，還會做什麽？全是一羣不中用的懦夫！你們……通通給我自殺好了！」

——在短暫的沉默後，香爐銀四郎用低沉（寧可說是冷漠）的聲音說：

「如果我們都死了，誰來保護陛下呢？」

「你……就會說空話。」

「如果我們通通死了……堀族的女人就會輕易地達到她們復仇的願望。」

明成扭曲着面孔，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了什麽。就是明成也不得不承認，銀四郎的話並沒有錯。一時因下不了台而惱羞成怒的明成，脚一抬，狠狠地踢了丈之進的臉說：

「那麽，你自殺好了！現在就給我切腹！」

「陛下……請等一下！」

這時，被踢得鼻青臉腫的丈之進，張着鮮紅的嘴巴哀

求道：

「陛下您生氣是當然的，但請您暫時息怒聽小人說幾句。我並不是怕死，只是不甘心這樣死。如果陛下能讓我選擇死的時間，我倒願先殺死那些掘族女人，以及羞辱陛下的鬼面人以後才死。……老實說，我已命令天丸去跟踪那傢伙了。天丸會從竹橋御門循着那人的體味追踪，我相信牠一定能找出他們一夥人的藏身處。所以，我一定要等到那時才死，請陛下高抬貴手，放了我這幾天！」

明成看着脚下的丈之進，好一會兒才說：

「無論如何，我明天或後天就要回會津了，大家分頭去準備一下。但在我出發前，丈之進你一定要把那個傢伙的首級帶回來，否則你就死給我看。在這段期間內，你的一條命暫且保留着。總之，我要看到一顆首級——那個傢伙的，或是你的，才離開江戶。」

明成用顫抖的聲音說完，就踩着榻榻米，跟跟蹌蹌地走向裏屋。

江戶土產

一

明天或後天要回會津——明成說得很簡單，但是一名藩主總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要出門隨便帶一件行李便可以走。藩主一旦要遠行，不僅要帶好幾百個隨員，還要作各種的準備，說起來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何況從江戶到會津有六十五里路之遠，所以，在途中的住宿問題也都得事先安排。此外，在公事上也要事先到幕府申請報備才可以。儘管如此，但為人主君一旦話說出口是不能再收回的，況且事情已經發展到此種田地，七槍也應負大部分的責任。因此，他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立刻傳令給所有加藤家中的老臣、侍女與部下，讓他們作回國的準備。

就從這時開始，加藤家的大門不時有身負使命的騎馬武士或生意人出出入入，而加藤家內更像是被颱風襲捲過似的，不論男女老少都忙得團團轉。

與其說是被颱風所襲，不如說像戰敗而準備撤退來得恰當些。

在一場騷動中，虹七郎苦笑着形容這片混亂。

「說得也是，真像是打了敗仗似的。」

香爐銀四郎也附和道。雖然聲音很平靜，可是從他的眼神中看得出這個年輕人在勉強克制心中的怒火。

「你覺得這樣撤退妥當嗎？」

司馬一眼房歪着頭不安的問。銀四郎馬上接口道：

「如果能抓到鬼面人，那麼對付掘族的女人，我們就有必勝的把握，至少我不會落到像鐵齋、孫兵衛和丈之進他們那種下場。昨晚，要不是因為主君被對方押為人質，我也不致束手無策呀！……」

「不，我說的不是這個。」

一眼房說。

「天樹院公主可能已知道我們這裏的事，所以我們若向幕府申請回國也許會遭到一些阻礙。不過，我們已派使者前往松平伊豆守那裏申請回國的准許，在使者未回來之前，還不能太肯定。」

「如果得不到准許，那就算了嗎？」虹七郎說。

「說實在的，我也不希望回會津。在沒有把鬼面人、

堀族女人幹掉之前，我還眞不甘心離開江戶。」

「我也這麼想。」

鷲巢廉助嘆着氣說。

「事實上，主君在，有後顧之憂，很難出手；主君不在，我們反而可以自由行動。何況鐵齋與孫兵衛的仇還未報，所以只要那傢伙一天不死，我就不想離開江戶——這是我的覺悟。」

「乾脆來一次正面的決鬥好了，也許這樣會比較有意思呢。」銀四郎揚起眉頭說，一眼房苦笑道：

「不要盡說廢話了，銀四郎。反正等一下天丸回來，就可以知道敵人的情形了。」

「天丸還沒回來嗎？」

「好像沒有。丈之進還在門口等着呢！」

「那隻狗眞能找到敵人的行踪嗎？聽說天丸是在他們走後好幾小時才被釋放的。」

「是啊！丈之進也在擔心這一點。不過天丸是一隻與衆不同的狗，我想牠一定有牠的一套。——如果牠能用敏銳的嗅覺找到敵人，丈之進就不用切腹了。」

一眼房好像很同情丈之進，其實，在明成離開江戶之前，如果得不到敵人的首級，恐怕連他們這夥人也會被波及呢！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奉命前往幕府老臣松平伊豆守的府邸去查訪囘藩消息的江戶家老堀川嘉兵衛也囘來了。

堀川嘉兵衛這個人，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讚同明成的作爲，但也不曾表示過反對，這也許是因爲他曾親眼看到因諫諍而慘死的家老堀主水的下場的緣故吧！爲了保全自己這一條老命，雖然他也是滿心憤慨，可是只有抑制自己的情緒，在一邊默默旁觀的份了。

「有沒有得到囘國的准許？」

七槍四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

「有。」

「那太好了！」

「可是……」

嘉兵衛歪着頭爲難地說。

「松平大人曾問我——式部少輔有沒有子嗣。我囘答說『沒有』，他便歪着頭說『這麼說，他那四十萬石產業不就沒有人繼承了嗎？』，他這句話說在我們主君出發之前，實在太不吉利了！」

「他是不是認爲我們主君生命有危險才這麼說的？」

鷲巢廉助說。

「不，看松平大人的表情好像已曉得我們這裏的內情

似的。他的笑容和眼神都含有嘲笑的意味，那幾刻鐘，我眞是如坐針氈，恨不得馬上飛囘來。」

嘉兵衛對七槍訴苦道。香爐銀四郎說：

「不過，最後他還是准許我們囘國了，不是嗎？」

「准許是准許了，但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對於天樹院的那件事却連一個字都沒提起，可是他明明知道這件事的。你說，這不是很奇怪嗎？」

「照家老您的意思，好像主君的囘國應該被拒絕才對嘍？」

堀川嘉兵衛被銀四郎這麼一提醒，臉上的表情變得十分尷尬，連忙解釋道：

「不，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突然間，漆戶虹七郎像發狂似地大笑起來：

「我說家老，你想得太多了，這根本是杞人憂天嘛！你想想看，自從上次堀主水的事件發生以後，誰還敢明目張膽與我們的主君作對？松平那老頭如果敢跟我們過意不去，他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虹七郎像放連珠炮似的一口氣說了這一大串話，又說道：

「卽便是貴爲將軍之姐的人，我們也不怕。」

這時，有一小僕進來稟報說門口的具足丈之進有話要他代傳。他說：

「具足大爺現在要跟天丸出去，他說會把好消息帶囘來，要七槍衆爺們在深夜前隨時作出發的準備。」

「什麼？天丸囘來了嗎？」

「是的，剛剛囘來的。」

「那麼，丈之進已經跟着天丸走了？」

「是的。他原想進來通知爺們，後來說想先去確認一下，說完就自顧自的跟着狗走了。」

二

跟着天丸的丈之進，在黃昏的江戶城內氣喘咻咻地跑着。

跑了好一段路丈之進才想到，天丸從竹橋御門出發便一路追踪到某一個地方，然後又跑囘加藤家，這一段長遠的路程，天丸一定費了不少時間。由這件事情說明，天丸爲尋找敵人的行踪，着實花了一番氣力。

說實在的，目前最令丈之進擔心的是天丸是否眞的找到了敵人的行踪。

雖然在昨夜以前，天丸已和那位謎樣的男人接觸過，但他仍然沒有把握牠會認得出來。說起來，平賀孫兵衛被

殺的那個晚上，不僅孫兵衛慘死刀下，連他的愛犬地丸、風丸也陪着殉死，那時天丸正被困在水溝裏，所以，沒有從容的時間去追敵。這一次天丸也是隔了一段時間才追出來的，這一點一直令丈之進感到很不安。他唯恐天丸對於那敵會因認識不够深而不能達成任務。

「天呀！請幫幫天丸！」丈之進在心中不斷如此祈禱着。因爲在主君出發前，如果找不到敵人的所在，他就得切腹謝罪，面臨這種生死關頭，丈之進怎能不認眞？也許是他的禱告爲老天所感動吧，天丸果然回來了。

由這隻大狗發亮的眼光中，丈之進可以感覺到牠已達成了使命。很顯然地，在未找到敵人之前，這隻狗確已吃盡了苦頭；儘管如此，現在領着主人作第二度奔波的天丸步履仍然相當輕快。

歷經一夜的惡戰苦鬥，到現在睡也沒睡，吃也沒吃，面孔更形憔悴的丈之進，此時兩眼充滿了復仇的殺機，好像在說：「鬼面人，你等着瞧吧！這一次我丈之進絕不放你干休。」

天丸在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回頭看看主人，「汪」的吠了一聲。

□ □ □

這是品川北馬場的萬松山東海寺。

看了看山門，丈之進感到很迷惑。——這不是大禪寺嗎？難道那個鬼面人會藏身此地？若是如此，那麽，堀家的女人也一定藏在裏頭了。但這是女人禁足的禪寺，難道連那些女人也……？

「——天丸，沒錯嗎？」

丈之進一副不敢相信似地看了看狗，這時狗又吠了一聲。

此時，丈之進才想到這座禪寺的住持就是澤庵和尙，也就是與將軍家有深交的澤庵禪師。雖然「澤庵與千姬有關係」的想法未浮現在丈之進的腦裏，但他却立刻記起了巷間所傳說的澤庵之人品。據說澤庵這個人並不是只會掛着數珠念經的平凡老僧；他曾著作了一本闡明劍法要諦的書——「智神妙錄」，由此看來，他是個對兵法很有研究的和尙。何況堀族的女人們以前所住的地方，不也是鎌倉禪宗的尼姑庵嗎？——

——有可能，丈之進點了點頭。

雖然如此，但還是不敢確定。他並不想只憑這隻狗的探索和自己的推測便貿然侵入這座寺內。可是，又不能不在主君出發前找出敵人；何況，除了面前的這座禪寺可作爲追查的目標外，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理想的目標。

雙手交叉在胸前思索着的丈之進，猛然抬頭看到二、

三個戴着斗笠的行脚僧走進山門，他像突然想起了什麽似的，躲到一邊去了。

過了半晌之後，一位帶着狗的行脚僧登上了東海寺的石階。

這位穿着不知從哪兒買來的黑衫，頭戴斗笠的人，正是具足丈之進，他已經把一頭的頭髮剃光了。

他決定先確認了敵人藏身之處，再回去通知其他的七槍兄弟。要確定他們是否在裏面的唯一法寶，就是扮成僧人。

這座禪寺和尼姑庵不同，既無人守門衞，也沒有像藩主府邸那樣的警衞。偌大的一個東海寺內，和尙們在裏面熙來攘往，可是却沒人注意或阻擋這個假和尙和他的狗。

具足丈之進帶着天丸在本堂、倉庫、方丈、鐘樓、塔頂到處搜尋。

突然，天丸發出了低沉的吼聲。

順着方向望去，具足丈之進看到後山的一塊草坪上，有幾棵高大的杉木在夕靄中巍然聳立着，杉樹下有一年輕的女人正悠然地漫步其間。

「啊！是堀族的千繪。」

丈之進悶哼了一聲，趕忙和狗伏在草叢裏。

三

雖然在天丸領路的時候，具足丈之進就有她們可能在寺內的心裏準備，可是此時此刻見到千繪，他心裏仍然不免一驚。他想，看來澤庵果然在爲他們撐腰。

千繪逐漸地向這裏走過來。躲在草叢中的丈之進一直用帶滿血絲的眼光凝視着她。

這時要殺死千繪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另六個女人在哪裏？鬼面人呢？光是想到那個傢伙的武藝，他就已毛骨悚然了。老實說，若憑他一個人的成功是絕不可能取勝的。

那麽，先殺死千繪，再退回去帶領七槍兄弟來襲擊東海寺。不，這樣的話，可能會打草驚蛇，說不定連長於兵法的澤庵也會出面助陣，到時豈不是弄巧成拙。

這時，丈之進突然心生一計：綁架千繪，將她拘禁起來，利用她作餌來引誘其他的同伴出面。如此一來，主君明成被鬼面人所折磨的方法，不是都可以在千繪的身上得到補償嗎？千繪在堀族七女人中居老大地位，如果逮住此人，便等於把其他的人置於死地。

於是，丈之進決定進行他綁架的陰謀。

「天丸，……繞到那個女人的身後，去！」

丈之進悄聲吩咐天丸，自己便從草叢中站了起來。他緊握身上的小刀，朝千繪一步步逼過去。

另一方面，在夕靄中悠然獨行的千繪，發現有人忽然從草叢裡站起來時，着實吃了一驚，但當她發現來者是個和尚後，她又鬆了口氣，繼續往前走，找她的野桔梗花和荻花。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那和尚一個箭步已將小刀抵住千繪的背。

「千繪。」那人摘下了斗笠陰陰笑道：「小妞不認識我了嗎？」

丈之進猿猴似的臉上一露出了猙獰的白牙。千繪倒抽一口氣甩掉手裏的花，敏捷地向後倒退幾步。

「想逃也來不及了。」

隨着丈之進的聲音，從她身後傳來了狗吠聲。千繪當然知道那不是一般的狗，而是那隻凶狠的天丸，情急的千繪張口就要叫出來。

「不准叫！」

丈之進敏捷地跳過去。

「妳若敢喊叫，天丸可不客氣了。」

此時的天空已經看不見夕陽，僅剩的一點殘暉也行將褪去，千繪那如花的面孔霎時變得雪白，丈之進斜睨了她幾眼，冷笑道：

「喂！其他的女人也窩在這裏嗎？」

「……」

「那個鬼面人呢？他到底是誰？」

「……」

「再不說話，天丸可要攻擊了。如果妳還希望妳的細脖子不被咬斷或妳的美麗臉蛋兒不被毀容的話，就快點回答！」

一聽這話，千繪把身體側了過來，用眼睛打量着前後的人和狗，繼續向後退着，並且偷偷地把懷中的小刀抽出來。——望着這個女人的側臉而以同樣速度移動的丈之進，已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把這個女人活捉回去。

霧氣越來越濃了，朦朧中，千繪的側臉越發的嬌艷。丈之進心想千繪的父親堀主水之所以會落得那種下場，不就是因爲這張美艷的臉蛋嗎？」

——如果我能逮住這個女人，並且把她帶回加藤家，主君一定非常高興。這樣一來我也許可以將功贖罪呢，當然，這個女人一定會被主君拿來玩上好一陣子，待玩膩之後，主君也許會讓我們分享呢！想到這裏，丈之進整個臉都紅了起來。

在興奮中，丈之進猶自思索將千繪帶出東海寺的各種

方法。

他想：

他可以把千繪逮住，然後在寬衣袖的掩飾下用刀子頂住她的背脊，讓她不敢吭一聲地走向門口。也可以把千繪打昏，由天丸背着以全速奔出寺院。

丈之進謹愼地思索着。

望着千繪，他以揶揄的口吻說：

「想叫嗎？想叫其他的人來救妳嗎？」

事實上，這也是最值得他擔心的一點。因爲只要千繪一叫，他就有麻煩了。他嬉皮笑臉地說道：

「相信妳也知道，對妳父親使了各種手段，而在最後殺了他的人就是我。我想妳大概恨不得立刻殺了我吧！其實能死在像妳這麼美的女人手中，就是作鬼也甘心呀！可是，就算妳殺了我，這隻狗也會回加藤家帶領其他的七槍來到東海寺爲我報仇，加藤家與澤庵豈不又多了一層不解之仇？到時人人都會說一個小小的臭和尚竟敢私藏叛國者的遺族，而且還膽敢與藩主對抗。這一切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對澤庵不利。如果妳不擔心這些的話，就儘管喊吧！」

千繪蒼白的臉蛋上，露出一絲淺笑，她說：

「不必了，我一個人應付得了。」

她手上的小刀仍然朝着天丸，眼睛則注意着丈之進。在濃霧中閃着光輝的眼睛，好像兩顆碧綠的寶玉。

……丈之進又情不自禁地爲她的美麗所眩惑。在會津時，雖然雙方未曾談過話，但向着自己頻送媚眼或爲遠方撩人的倩影所惑的經驗，卻是常有。現在面前這個女人的眼光卻不是迷惑男人的眼光。——而是決意一拼死命的眼光。

呀！這時的丈之進才恍然醒悟過來。這賤女人何時修練得此劍招。——隨着身體一顫，一股猛然的憤怒從體內升起。

——天丸，上！

代替丈之進所要發出這種命令的聲音，竟然是一聲「啊——」的慘叫。在他發出此叫聲的同時，他自己也看到了另一幕慘劇的發生。

這件事實在不可思議。因爲在濃霧籠罩中，有一個白色的影子帶着小刀從天丸的正上方十幾公尺高的地方，直往天丸的身上刺下來。這種景象，丈之進剎那間看得目瞪口呆，叫也叫不出來。

這時，那隻把前腳趴在地上，正準備躍起的天丸，牠也是仰起頸子，同樣帶着驚愕的眼神看着丈之進這邊。就在這時，在牠的上方從天而降的身影「碰」的一聲，壓在

天丸的背上。

「汪汪汪……」

發出慘叫的不僅是天丸，丈之進也叫了起來。

因爲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丈之進感到從肩膀到腹部有股灼熱的痛楚。——就在天丸被襲的同時，他也遭到另一個從天而降的身影所襲。

發出那一聲尖銳的哀嚎之後，丈之進勉强使自己從地上站起來，似乎想反擊，但人還沒站穩，就翻了個觔斗栽進草叢中了。

從天而降狙擊的有兩個人。襲擊丈之進的人，利用丈之進注意天丸受襲時的那疏忽，從其頭上刺擊，襲擊天丸的人，則在同時趁着天丸爲主人的被襲而發呆的刹那間下手。換句話說，丈之進和天丸都只注意着對方的被襲而沒想到自己也處於危機中。

襲擊天丸的是阿笛。

襲擊丈之進的是阿品。

這兩個人都是利用大杉木和吊在樹上的長繩給予丈之進和天丸出其不意的狙擊。這種像人猿泰山般利用樹與長繩飛躍於林間的武功，是她們受了十兵衛的指導，以及自己流着血汗不斷下功夫所鍛鍊出來的天狗飛妙招。

她們對於武功一直勤練不息，縱使十兵衛不在身旁督導，她們也會自動地習練。方才，阿笛與阿品就是利用這幾棵大杉木在練習着，千繪則在樹下微笑地看着她們。當時，她們兩人正在樹上。

所以，千繪受到敵人前後夾攻的時候。——千繪當然相信樹上的朋友一定看得見，所以，她才故意把具足丈之進和天丸引到一個適當的地點，好讓阿笛和阿品下手。

其實利用長繩作擺而跳躍的角度，以及從空中落下來的落點和身體的落地姿勢。——如果這些條件有一點差錯的話（卽使千繪能巧妙地誘導這個和尙和狗），她們的襲擊便會落空，而且反過來會遭到敵人的致命反擊。所以，阿笛和阿品的襲擊是關鍵性的一擊。

但實際上阿品和阿笛的襲擊不僅搭配得天衣無縫，而且還都各有所獲。——阿品的一刀從空中着着實實的刺進了丈之進的肩膀。

不過，襲擊天丸的阿笛就沒有這麽順利了。她的一刀原來可以刺穿狗頭，但由於天丸的超靈敏反應察覺到此危機，而扭身使這一刀不致成爲致命的一擊。這一刀雖未落空，但只使天丸受了重傷而已，並沒有造成致命傷。

就這樣狗和阿笛同時倒在地上。緊接着的一刹那，隨着「汪汪汪……」的咆哮聲，天丸流滿鮮血的身體躍起了四、五尺高，動作之快，令人在乍看之下有如一道往上

噴起的血柱。

「…………」

啊千繪緊張得血液都快凍結似的注意着這一幕。

又落到地面的天丸，像一股黑旋風般急速的在地上跑着。到底阿笛的那一刀到天丸的頸子刺得多深？千繪不由得心驚肉跳。

「阿笛！」

在這條像小牛般的巨狗背上，阿笛緊緊的趴在那裏。天丸一面發狂似的繞着圓圈跑，一面劇烈地扭動着軀體，想把背上的阿笛甩下來。但阿笛用雙手牢牢的扼住牠的脖子，兩脚則緊緊的夾住牠的腹部。阿笛知道，自己要是被甩下來，天丸一定會在刹那間轉身咬破她的喉嚨。因此阿笛和這隻狗就這樣僵持不下。

「天丸……」

從具足丈之進那裏傳來了沙啞的聲音。

聞聲回頭來看的千繪以爲阿品也失敗了。因爲這時的丈之進依然挺立着，而阿品却倒在草地上。

不過，丈之進的肩頭上確確實實被插了一刀。這把刀的護口還在他的肩膀上閃着淒厲的光芒，換句話說，只有二、三寸沒有插進去。

丈之進的臉因痛苦和憤怒而變得通紅。他兩眼還瞪視着天丸的行踪，嘴唇却已逐漸變紫。

「天丸，不要放開她，咬住她的頭髮！」

天丸還繼續跑着，一聽命令，突然側過頭來咬住阿笛的黑髮。

「好極了，把她帶回家去！」

話才說完，具足丈之進便「砰」的一聲倒在地上，無法動彈。

四

「阿笛，放開牠！」

千繪大叫着，阿品也從地上爬起來放聲大叫：

「放開，手脚都放開——」

駝着阿笛的天丸已經向着東海寺的大門跑去了。——從滴在地上的血跡看來，這隻狗顯然已身負重傷。儘管如此，牠却像有魔力似的，仍然使勁的向前奔馳。那速度之快讓人以爲牠根本就沒受過傷。

千繪和阿品看到天丸咬住阿笛的頭髮時，心不禁都冷了半截。現在阿笛若不從天丸背上下來，便眞的會從此寺被帶往加藤家了。一想到這裏，兩位小姐更是心慌得拉開喉嚨大喊起來：

「阿笛，放開，快下來！」

「不，千萬不要放開！」

突然從遠處的前方傳來這種呼喊：

「阿笛，不可放開。如果放開，妳的喉嚨一定會被咬斷！」

「啊！是十兵衛先生！」

這兩個女人狂喜的跳了起來，此時在已經變成小點的天丸那裏，出現了十兵衛。在他的身旁還有沙和、圭子、櫻子與阿鳥，他們正企圖擋住那條狗的去路。

天丸以一秒都不放鬆的高速度避開了這幾個人的阻擋而向一旁急馳而去。雖然背上所駝的是一個嬌小的女子，但以目前身負重傷的情況來說，天丸還能背着一個人，而且四脚還經常能離地躍起數十尺高，又以悍馬一樣的速度奔馳，也實在太奇怪。

當然，阿笛在狗背上也奮力地扳緊狗體，以避免自己被甩下來，由於，她的身體在狗背上不停扭動着，所以已近乎半裸的姿態；她的頭髮因被天丸的牙齒所拉扯，這種幾乎要嘔血的徹骨痛楚，更差一點讓她昏厥。遺憾的是，小刀已掉在地上，如今只能使出全身的力量來勒緊天丸的脖子和腹部。可是這些似乎對那隻魔犬精悍無比的肌肉彈力，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擋不住這條狗，那麼阿笛便會被帶往加藤家。但另一方面阿笛若從天丸背上掉下來，則結果又會像十兵衛所作的警告一般，她的喉嚨會被狗的利齒所透穿。

這時，天丸總選擇樹林、灌木叢或人不走的小徑等迂廻奔跑。

「喂！喂！跑到那邊了——」

「狗又跑到那邊了，十兵衛先生！」

圭子和櫻花接連着發出尖叫。十兵衛一面跑，一面抽出小刀，並且向空中揮起來。

但是，十兵衛那隻握着小刀的手，抬高後又停下來。因爲趴在狗背上的阿笛使他不敢輕易出手，天丸正在急馳狀態，也是十兵衛遲遲不敢下手的主因。

「不行！」

即使是武藝高超的十兵衛，這時也變了臉色，很顯然的，他對這事感到相當爲難。眼看天丸已跑下石階，繞過僧房，就要在視野消失了。

這時，背着女人仍在急馳的狗，已被東海寺的禪僧們發現。因此，和尚們先從各角落的佛塔跑了出來。

「喂！跑到那邊了。」

「向我這邊跑來了，普明和尚，快來！」

和尚們揮動着木棍、如意棒和錫杖等吆喝着。這些和

尚大約有數十人之多。

天丸在這羣和尚當中往來穿梭，每當天丸跑到和尚們的附近時，和尚們又被牠的巨大體型和凶相所震懾，而不敢輕易出手。還滴着血的天丸，這時簡直像地獄裏的魔犬似的，瘋狂馳騁，沒有人有自信能擋住牠。

那聳立在黃昏天空中的山門，已經近在數十公尺之前了。

眼看快要達山門而一直猛衝過去的天丸，忽然把前脚搭在地上緊急煞車似的停了下來。

山門敞開着，門口站着一個人。

這人身材魁偉，身高約在五尺以上，腰部微彎，身上穿了一件黑袍，兩袖隨風招展。

看到這個人時，不僅是那數十個和尚肅然起敬，連那隻十兵衛都要怕牠三分的惡犬天丸，也好像看到三頭六臂的人似的楞在那裡。

在這片刻之間好像整個空氣都凝住了。

沒多久那個像出了膛的子彈似的在天丸背後追趕半天的十兵衛，也趕了過來，看到這人，他也「啊」的一聲，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如是畜牲發菩提心。……」

這個人用沙啞的聲音一邊唸着一邊向門內走來。

「哦！大師！」

十兵衛這時才叫出聲，接着便癱坐在地上。也許是過度的緊張，現在突然獲得解脫，因而一下子全身都鬆懈下來。跟在十兵衛後面的六位小姐和僧侶們這時也睜大眼睛一一跪下來。

澤庵禪師走到天丸的旁邊。天丸還是伏在地上，尾巴輕輕地搖動着。阿笛此時從牠的背上滑下來，顯然已呈半昏厥狀態。

「狗兒呀！」

澤庵蹲下來，用手溫柔地撫摸天丸的下巴。

「可憐，你不久就要死了！」

天丸用黑而濕的眼睛抬頭馴服地看着這位老和尚。這隻令人喪膽的惡犬，現在竟會露出這麼馴服的眼光，連具足丈之進都感不可思議。

「喂！來人呀——給我拿藥來。這隻狗的頸子受了重傷。」

澤庵回頭對衆人說。有一個和尚應聲而去。

十兵衛走過來問澤庵：

「大師，您要如何處置牠？」

「我要替你療傷，不過你還是免不了一死。」

澤庵並沒理會十兵衛，他繼續對天丸說：

「這裡可說是敵人的地盤，你敢於鋌而走險，並且做了如此了不起的工作，實在可傲視於人類。」

「發現這地方的，也是這隻狗。牠不但不輸於人類，而且還遠超過人類呢！」

十兵衛苦笑着說：

「而且，牠剛剛還背着阿笛準備跑回加藤家呢！」

「你所說的加藤是……」

澤庵這時才抬起頭來。

「是式部少輔明成。聽說他在這兩、三天之內就要回會津去。」

「哦？」

澤庵剛從外頭回來。不過他到底是去江戶城，或爲了其他理由到城裡，就不得而知了。因爲他一向都是一襲黑衣、一雙草鞋，飄然而不留行迹。

「受了你那麼嚴重的打擊，看樣子那個妄自尊大的明成，再也不能在江戶待下去了。」

澤庵說着突然笑了起來。

「但是他若回到會津，還是免不了會有痲煩的。」

「這樣事情會越來越有趣。這隻狐狸以爲跑回自己的巢穴便可以高枕無憂，却沒想到我們會在他的洞外點火燻他。——這不是很有趣嗎？」

「我知道你最愛管這種閒事。明成碰到你這種敵人也眞是太不幸了。」

「其實，明成是罪有應得的。這種人本來就應該讓他嚐一嚐苦頭。」

卽便是這位慈悲的澤庵，想到明成的惡行時，也不禁咬牙切齒。

「十兵衛，你也有去會津的打算嗎？」

「當然。」

「我也想去。」

「哦？禪師您也去會津？」

「不，我是剛巧順路。其實，我在這裡也待膩了，我想到出羽的上山去。那裡涼爽的山風和清新的空氣，一直令我很懷念。」

大約在十年前，澤庵因「大德寺事件」，違抗幕府之命，約有三年時間被流放在出羽上山。

這時，剛才進去取藥的和尚把藥帶來了。

「這隻狗呀！實在是一隻忠義之狗。可惜他服侍的主人不對，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種下場。」

說着，澤庵低頭惋惜的看了看天丸。

「我佛慈悲，卽使天空的飛鳥，地上的走獸，草葉上的昆蟲，穢土裡的穢物都能成佛，何況是一隻狗。我現在就讓這畜牲自己洗淨自己的罪來成佛，這也算是我應施的功德呀！」

五

在加藤家大門內外，這時因集合着一大羣的人馬，而顯得十分騷亂。

槍矛和刀劍林立着，在秋天的朝陽中閃閃發光；印有七蛇眼金紋的箱子、衣櫃等，在搬動時揚起了一陣陣的灰塵。戴着戰笠，穿野羽織的武士們，匆忙地左來右往，逐漸排成行列而準備行進。

這就是加藤式部少輔準備回國的行列。

「主君還沒準備好嗎？」

「上轎了沒有？」

兩個騎馬武士用焦急的聲音跑進大門內如此問道。

大門口的式台上，加藤明成站在那裡。

他的元配夫人和侍女們坐在他的身後。明成的元配夫人就是保科彈正忠的女兒，嫁給明成後未生一兒半女，與明成也無深厚的愛情，可以說只是掛名夫人而已。因此，現在的她雖然坐在式台上歡送丈夫，但臉上却像戴了一張白色的面具似的，毫無表情。

明成則對他的夫人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他對蹲在式台下的七槍四人問道：

「丈之進到底怎麼啦？」

司馬一眼房、香爐銀四郎、漆戶虹七郎、鷲巢廉助等四人經明成這麼一問，都驚慌地垂下頭。他們的裝束和平常有點不同，前二人是旅行的打扮，後二人則仍然穿着平常的衣服。

「丈之進還沒回來嗎？」

「是，好像還沒有。不過丈之進說話算話。他一定會帶捷報回來的。」

鷲巢廉助焦躁不安的動了動他的巨體回答道。

「我現在就要出發了。」

「是。」

「我曾經說過，在我離開江戶之前，我要看到一顆首級。」

雖是秋天的早晨，但廉助却滿頭大汗。

「主君，丈之進若是回來，一定會帶着敵人的首級回來，我們現在就是在等他，只要他一回來我們就趕上去，也許主君的行列走不到十里路，我們就會趕上，把首級獻給主君過目！還請主君准許我們在此等候。」

「一眼房、銀四郎！」

「是！」

「你們倆作此打扮是打算到那裡去？」

明成帶着冷酷的眼光如此問。

「看你們一副要去赴死的樣子，是喪服嗎？」

「不一定，也許是……」

香爐銀四郎冷淡地抬起蒼白的臉應道。明成氣得踢了式台的地板。

「好吧！敵人的首級如果帶不回來，我就要丈之進的首級。」

「……」

「依我看，這狗東西大概已經畏罪潛逃了。如果連丈之進的首級也拿不回來，你們四人就把自己的首級擺在這裡！」

明成大吼着：

「回會津時，我帶你們的首級回去，送給蘆名武士當見面禮！」

這時，門外起了相當大的喧嘩聲。

「呀！天丸回來了！」

「啊！那丈之進一定也……」

除了銀四郎外，七槍都喜出望外的跳了起來：

「什麼？丈之進和天丸回來了？」

這幾個人本欲跑向大門口，但瞬時間却又怔怔地站着不動。

門口的騷動突然停止，在附近一帶的武士都站住了。他們都滿臉狐疑地楞在原地。

天丸——只有天丸。從遙遠的那方跑來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隻巨狗。雖然有人大喊丈之進的名字，却沒有人看到他的踪影。

不，丈之進確實回來了，只不過少了身體而已——

首級被放在一個竹簍裡，此竹簍又用繩子綁着，天丸就叼住這繩子把他拖回來。

在這顆首級的牙齒間咬着一張紙片。紙片上畫了幾個環形。下半部畫了三個，上半部畫了一個，是兩個圓圈相疊的圖案。最下端用黑色的墨汁鮮明地寫着「只剩四個」幾個字。

這隻狗似乎想爬上式台。

明成想往後退，但脚却抬不起來，他上身無力的向後仰。天丸只把前脚搭在式台邊緣上，然後把所叼的竹簍擱在式台上，然後慢慢的坐下來。明成的眼睛睜得老大，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這聚集了數百人的大場面中，這時却一片死寂。過了好一會兒，七槍中的三人，才驚醒似的跑到天丸旁邊：

「天丸，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丈之進會變成光頭和尚？誰殺了他？」

「你從那裡回來的？」一眼房激動的問

狗當然無法回答，牠只是很悲哀的看着主人丈之進的首級。

「這還用說嗎！殺死丈之進的人不是鬼面人就是堀族女人！」

漆戶虹七郎跺着脚如此吼叫。

「天丸，帶我們去！」

「看樣子天丸也受了重傷。」

這個冷冷的聲音，是坐在地上的香爐銀四郎發出的。

這時，天丸把前脚縮了起來，而把頭擱在上面。狗眼似乎被蒙上一層白霧似的逐漸失神，不一會兒兩眼都緩緩地閉上了。

「啊……死了！」

面無血色的明成叫着。

式台下的天丸已不能動彈了。——七槍四人也面如土色，茫然地看着這隻已經氣絕的狗。

平時神氣活現，威風凜凜的他們，這時也突然害怕起來。主要並不是丈之進的被殺與天丸的死，他們所害怕的是，誰有這本領使天丸乖乖地把裝有丈之進首級的竹簍叼回來。

……漆戶虹七郎彷彿要打破這恐怖的氣氛似的，蹲下來抱起天丸猛力地搖晃：

「天丸，告訴我敵人在那裡？站起來，帶我們去！」

這隻巨犬那能告訴他答案呢？牠只能用牠那無神的雙眼，冷冷地凝視激動的虹七郎。

「我早就料到會有這種事發生。」

坐在地上的香爐銀四郎冷冷地說後，猛地站起：

「喂！不要再發呆了，走吧！主君要出發了，快排好隊，領路的都走了嗎？快跟上！」

銀四郎大聲喝斥那些武士，然後看看明成說：

「陛下，請上轎吧！」

一頂漆飾得富麗堂皇的轎子此時已抬到式台邊。明成看了轎子一眼，淡淡地說：

「要走嗎？」

剛才的憤怒已不知消失到何處了，從他的眼神中，可明顯地看出他的恐懼。

香爐銀四郎厲聲說道：

「已經向幕府申報歸國之行，現在想更改也不行了。再說，從這裡到會津有六十五里路，所以，他們一定會追上來。不過，請陛下放心，我們會拼死保護您的。」

「你是說鬼面人會追來？」
明成已嚇得渾身發抖。銀四郎却冷笑着說：
「是的。也許照陛下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打扮會變成送終的打扮。」
雖然明知道是揶揄自己，但明成已無反駁的心情。
對那個來無踪去無影的敵人，除了這幾個僅存的七槍餘黨外，他又能仰賴誰呢？
其他的三人，由於銀四郎的話，使他們也壯了胆而開始輪流發言。
「陛下，您知道，堀族女人在江戶時有人作她們的靠山，我們一離開江戶，就算她們敢追來的話，為她們撐腰的人也勢必無法跟來，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說佔優勢。」
「在往會津的路上，我們就可以把她們幹掉。」
「萬一給她們逃掉了，也沒關係。只要我們一進入會津，我們就擁有銅牆鐵壁的城堡和蘆名一族的精兵——」
明成用着嘲笑的眼光看了看這三個大言不慚的七槍餘黨。
銀四郎這時也展開了開朗的笑容說：
「陛下，是不是還要把丈之進的首級作為從江戶帶去的土產呢？」

北歸行

一

塵沙滾滾的瑟瑟秋風中，有個人正騎馬沿着奧州街道向北急馳而去。
騎在馬上的人既未戴氈笠，也未穿野袴。從那寬鬆的羽織便服黑色袖口處，隱約可以看到類似婦女內衣的華麗紅邊，這種是江戶最近流行的服裝款式。因此一看就知道那武士是從江戶來的。
馬的速度非常快，幾乎一刻鐘便可跑十里路。
路上的行人都趕緊廻避，有些人禁不住發出叫罵聲。
可是這位武士好像目中無人似的，他嘴裡咬着馬鞭，右手握馬繮，刹那間便從這些行人身旁急馳而過，消失在遙遠的前方，只隱約還可看見那被秋風拂起的寬衣。
這個人就是從江戶回會津的明成一行派出的先導漆戶虹七郎。在匆忙中，來不及換衣服，便急急上了路。不過，即使穿着普通便服也能跑個五、六十里，這就是他的瀟洒之處。
虹七郎比明成先出發的理由，就是要趕快通知會津國內的藩士們——尤其是蘆名武士，要他們嚴防可疑份子潛入會津。
現在，虹七郎對自己所遭遇到的那些頑強而難纏的敵人，感到很苦惱。
堀家一族被殺得只剩七個女人。如果把大道寺鐵齋、平賀孫兵衛、具足丈之進三人被這七女人所殺的事情告訴蘆名武士，他們會相信嗎？其實就連親眼看到這些淒慘結局的自己，到現在都還不敢相信，何況是他們。
當然，這不完全是那些女人所做的，還有鬼面人在一旁協助。虹七郎所害怕的，不是正面所見的敵人，而是隱藏在這些女人背後的幕後支持者。除了已知的千姬公主之外，他們還不清楚其餘的幕後支持者是那些人。
因為堀族的女人已被幕府宣判為叛逆者的遺族，所以這些撐腰人物，是不會公然在加藤家露臉的。
無論如何，主君一旦回到會津，那麼七槍的慘敗就會被會津藩士察覺。這樣一來，一些反蘆名的藩士，便會在會津起閧，說加藤家今天會落到這種地步，都是被七槍拖

累的。

事情若發展到這步田地，七槍可信賴的也只有他們所扶植的蘆名武士了。

想來蘆名一族的老頭目蘆名銅伯，現在應還健在。明成御前的綏子是蘆名銅伯的女兒。所以，銅伯與明成的關係十分密切。

由此看來，無論敵人是誰，蘆名一族一定會全力以赴的。不過，不是爲了明成而是爲蘆名一族的生存。

無論現在的加藤家或是以前的上杉家及蒲生家，都是受豐臣家及德川家的恩賜，在會津擔任藩主。不過，在此之前，蘆名一族也曾靠自己的實力做過會津的統治者。

這種「黃金時代」對蘆名族來說，已成歷史的陳跡，現在的蘆名族若要恢復三代以前的聲望，除了靠現在的藩主加藤明成外，恐怕沒有其他的辦法。

爲達到這個目的，蘆名族在召開一次秘密會議後，便決定把頭目銅伯的女兒綏子嫁給明成做妾，並且又遴選七個人做明成的親信。因此，現在在會津藩內最有勢力的藩士，可說都是蘆名出身的武士。

跟隨着先代嘉明從伊予國遷來的加藤家元老，往往只懷念先代主君，而對當今陛下則十分鄙視，所以明成對他們也一直沒有好感。這種情況也是促使蘆名家趁虛而入的大好機會。蘆名一族總是跟在明成的身旁，無論明成作什麼，他們都會做他忠誠的讚助者。

堀主水事件就是他們表現的最好機會。這次事件是因明成欲娶堀主水之女爲側室，但爲主水所拒而引起的。不過，對蘆名武來說，主水的受懲是他們爭取明成重用的良機，結果事態正如他們所期望的，堀族全遭誅戮；此後，從伊予國來的舊臣派，開始急速沒落。

可是，現在明成若發生任何不測，蘆名一族也就沒有靠山了。如此一來，蘆名族的命運便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想到這裡，漆戶虹七郎越發感到恐懼。

虹七郎之所以比主君先出發，就是爲了儘早通知蘆名武士，讓他們有應敵的準備。

一早就從千住策馬急馳的他，此刻已經跑了十幾里路了。現在即將進入古河，正當他走過藩主或幕府重臣專用的賓館前時，不經意地看見許多人正圍在這座旅店前，抬頭仰看着屋宇。

騎在馬上的虹七郎也瞟了一眼，這一看可眞把他嚇了一跳。

在這旅店龐大的屋宇一角，有塊類以鬼面形的瓦，在夕陽的照射下顯得格外鮮紅，他仔細一看，才知道那不是瓦而是一面朱紅色的鬼面具。

鬼面具——

虹七郎慌忙從馬背上跳下來，扳開人羣，問道：

「這家旅店的掌櫃在那裡？」

掌櫃聞聲而出。

「那是怎麼回事？」

「啊！那東西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也不曉得。反正，大家看到後都很害怕。」

「掌櫃的，你可知道會津藩主加藤式部少輔大人明天將駐蹕在此？」

「知道，前天已有江戶來的使者告訴我了。」

三天前，當明成說「要回國」之後，馬上便有三名武士從江戶出發，沿着奧州街道北上，爲明成安排住宿的賓館。

「掌櫃的，難道那鬼面具很早以前就掛在那兒了？」

「我們也是剛剛才發現的。這種東西，我們以前從未見過。據我看，它掛在那裡大概已有兩、三天了。」

漆戶虹七郎抬起頭來，用銳利的眼光看了看那張鬼面具。

在主君明成預定住宿的地方，竟然有人事先掛鬼面具，這不是有意嘲笑我們嗎？一定是那傢伙搞的鬼！

這麼說來，那批人顯然已經知道主君明成準備回國的消息。這事當然也是七槍所預料的，但最使虹七郎吃香的是，他們竟然這麼快就得到消息，而且比他們更早來到這座預訂的旅社掛上鬼面具。這很明顯是一種諷刺的行爲。

哦，對了！他們早就沿奧州街道北上了，那麼……

糟了！——漆戶虹七郎面色突然大變。

旅社老板才發現屋頂上掛了一個鬼面具，心裡已經很不是滋味了，現在又看到這位獨臂武士，在那裡又緊張又惶恐的情形，心裡更是發毛，他忍不住問道：

「武……武士大人，那個鬼面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您知道嗎？」

經他這麼一問，虹七郎才猛然清醒，憤怒的罵道：

「馬上把那鬼東西給我拿掉，否則有你好看！」

說罷縱身上馬，道：

「雖然晚了，還是要趕路，辛苦你了，走！」

說着，一揮馬鞭，「啪」的一下，馬兒便向北飛馳而去。

虹七郎本想回頭通知明成，好讓他們有個準備。可是刹那間他又改變了主意，因爲他判斷敵人一定已經過了古河走在前方，所以，他想趕上敵人，查明眞相。

七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要注意這種旅行者。虹七郎在月色明亮的大路上，噠噠的急速向北前進，可是他那銳

利的眼睛却不斷地向馬路兩旁搜索，不過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物。

不久，虹七郎來到明成第三天的預定住宿地新田。

當他經過新田一地藩主及幕府重臣的專用旅社時，特意抬頭仰望屋宇。

「……呀！」

虹七郎不由得驚叫一聲。他所看到的，正是一張呲牙咧嘴的鬼面具。這張面具在月光下可看得清清楚楚。

——這樣看來，主君第一夜住宿地栢壁旅社，雖然我經過時沒有注意到，可是屋宇上想必也掛有這種鬼面具。

漆戶虹七郎經過宇都宮時，已是黎明。也許是由於秋季白晝較短的緣故，路上已有幾個旅人。在這些人當中，最引虹七郎注意的，是八個和尚打扮的旅人。他們頭戴網笠，身穿黑袍，拄着枴杖緩緩行於道旁。

虹七郎策馬趕了過去，但突然又調轉馬頭。

二

「對不起！」

虹七郎在馬背上對這八個和尚叫着。

他所以故意趕過去，又調轉馬頭的原因，就是這些和尚的斗笠下面又包了奇怪的頭巾。這一點令他不得不起疑心。

這種頭巾在古代的僧兵，或信玄、謙信等武將的畫像中都可看見。當然，這些和尚若只包這種頭巾，倒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在這種頭巾上又戴了斗笠。——在剎那間浮起這種懷疑的虹七郎馬上調轉馬頭，想要仔細地看看這些行脚僧的模樣。何況這一行和尚共有八人。虹七郎對這個數目尤其敏感。

「到日光，是不是沿着這條路走？」

虹七郎裝着問路，同時睜大眼睛看這些行脚僧。

「不，不是這一條路。」

「這條路是奥州街——是通往白河的路。」

走在前頭的二、三個和尚，用手把斗笠略微抬起而回答道。

虹七郎感到很失望，聲音也變沙啞了。因爲他所看到的，很明顯的，都是陌生而且蒼老的面孔。

「是嗎？啊！讓讓你們。」

因此，他又再次的調轉馬頭。——人家剛才明明說過不是往日光的路，可是他却漫不經心地沿着這條路向北奔去。

等到馬蹄所激起的沙塵遠離時，和尚中有人說話：

「漆戶虹七郎一個人先往會津去了。」

這是走在後面的一個行脚僧所說的。很明顯的，這是十兵衛的聲音。

「爲什麼他一個人先去？」是圭子的聲音。

「也許他已料到我們會到會津去。爲了防止我們的攻擊，所以先走一步吧！」

十兵衛偏着頭回答。

「但是他剛才故意調頭來，很顯然是以問路爲藉口，也許他已對我們起疑了。由此看來，我們比明成早出發的事，對方似乎已經知道了。至於這個消息明成是否已經知道，實在很難說；如果明成知道的話，一定只會注意埋伏於前方的伏兵，而不會太留意跟踪在他們後面的人吧！」

「……現在，最好是先把虹七郎幹掉。」

說這話的人是沙和。

「哼！剛才那傢伙的擧動，依我看分明是在找我們。萬一讓他識破，他很可能會一刀就把我們殺了。幸好，後來他可能覺得我們這些人也許已走在更前頭了，所以才又慌忙地向前追去。一旦在前面看不到我們，他還會對我們起疑，而不久又會回頭來。」

這時，十兵衛把手中的拐杖重重地向地上敲了一下。

「不過，這傢伙是很難纏的。」

除了他以外，另四名行脚僧——圭子、沙和、阿鳥與阿品手中的拐杖都是從城裡買來的。

其實，走在前面的三個和尚，才是眞正東海寺裡的和尚，後面這五個和尚則是冒牌的。四天前，當他們獲知明成要回國時，就馬上沿着奥州街連夜趕路。

「如果他再回來，我們能贏得了嗎？十兵衛先生。」

走在前面的一位和尚回頭問。十兵衛回答說：

「這一點我也不敢斷定。」

說罷搖了搖頭。實際上，若是與虹七郎面對面決鬥，十兵衛自己都難以預料勝負了，何況是這幾個女人。由於當初已約定好，七槍必須由堀族女人們自己來殺解決。所以——

「現在我只能說，要避免小姐們和虹七郎打起來。」

這也就是剛才十兵衛在一旁袖手旁觀，讓虹七郎走掉的原因。

「你說得我都糊塗了！十兵衛先生。」

剛才問話的和尚說着苦笑起來。

「那麼，就算我們到了會津也沒有辦法嗎？」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

「有辦法嗎？」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我們邊走邊談吧！現在，我還

無法回答你。不過，萬一虹七郎又回頭找我們的話，那就很頭痛了。」

「你剛才不是說虹七郎爲了怕我們到會津攻擊，已向北趕去通報了嗎？」

「所以，到時候會津全國也許都會成爲我們的敵人。這種情況不正如俗語所說，我們『進入虎穴』了嗎？」

「喂，你這樣說，到底有沒有自信？」

「如果說有，那是謊言。」

「你這人，眞叫人擔心。」

「如果在這種劣勢下，我們還能打倒敵人，那麼，敵人更會因此喪胆，而我們的小姐們也會感到滿足。這一點我覺得更有趣也更有意義。至於要如何來討伐敵人，這一點就要看敵情如何而定，除此以外，還要靠天、地、時運了。」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孤注一擲——老實說，我也有點害怕。」

「其實我也極不願意大家受連累。」

「哈哈哈。這一點你們不必擔心，即使你們和尙不提起，我自己也會爲這些漂亮的小姐們拼命，就算是因此喪命，我也心甘情願。」

這時三個和尙都哈哈大笑起來。

這三個和尙，雖然除了數唸珠、敲木魚誦經外，不會什麼武功。但是，他們三人卻是澤庵大師所信賴的雲遊僧人。

他們的法號分別是多聞、雲林與藥師。——

口　　口　　口

從宇都宮向北，過了六里十一丁到達喜連川住宿地時的虹七郎，這時才鬆了一口氣，因爲這裡的賓館總算沒有掛着那討厭的鬼面具。

騎在馬上的他不禁又感到迷惑。好在敵人還未到達此地，不過敵人已走在主君的行列之前，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如此看來，敵人一定是在此地以南，主君行列以北之間，也就是在宇都宮至喜連川的路中。

這時虹七郎又想起了在宇都宮郊外所看到的八個雲遊僧。當時會因懷疑而上前試探，但所看的面孔卻都是陌生的面孔，而且女人冒充爲雲遊僧的事，也實在超乎常情。

要再回頭看個究竟嗎？——可是，在他得知敵人比主君先出發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儘快趕到會津。但從關東通往會津的路有好幾條，有一條是從宇都宮直接進入今市的日光街道，而由今市進入會津的道路又有二、三條，此外繞過中仙道也有路通往會津。

「對了！」

虹七郎好像想通了似的，又策馬上路。

在喜連川宿地稍北的地方，虹七郎終於看到了前方有四、五名騎馬武士。

「喂——喂——，請等一下——」

前面的武士一聽到背後有人呼喊馬上勒馬回頭，原來是加藤家的武士。這四、五個武士皆穿野羽織服，並且頭戴氈笠；他們就是稍早從江戶出發，而爲明成一行的住宿作預先安排與準備的人。

「是我！」

「哦，是虹七郎大爺，有什麼急事嗎？」

「我想問問你們來到這裡之前，有沒有看到一羣可疑的女人。」

「你所說的可疑女人是——」

「就是要殺主君的那些人。」

「那些人——我們一直沒有看到。是不是堀主水的餘黨，他們說不定老早就潛伏在路旁等待我們嘍？」

關於堀族女人的復仇經過，雖然會津藩士並不詳知，但多多少少也有風聞。

「如果沒看到，就算了。」

虹七郎好像有點不耐煩。

「可是，那些傢伙已走在主君的行列之前，這件事主君一行人恐怕還不知情。依我看，你們之中派兩個人趕緊回頭向主君通報，好讓主君有所準備，如何？」

「哦——可是，你也曉得安排主君的住宿問題也很重要，尤其這一次是臨時決定回國，所以我們都日夜馬不停蹄地趕路，作各種交涉和安排，實在是職責所在。我們怎能……」

「你們這些死腦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要知道，這件事有關主君的安危，如果主君有個三長兩短，你們還想活下去嗎？」

「那麼，漆戶大爺你呢？」

「我得趕往會津通報。」

虹七郎說完便揮起馬鞭，消失在亂雲籠罩的北方了。

三

現在再回頭來說奧州街道這邊。

以鳥毛大槍爲前頭的會津四十萬石加藤式部少輔這一行，自千住出發後，便一路浩浩蕩蕩地向北行進。

在已收割的水田水面上，不時映着天空飛翔的雁影，加上秋天關東的新鮮空氣，將這一行列襯托得如圖畫似的非常美觀。——若注意一看，這一行列似乎和普通的行列

有點不同。在一頂轎子的兩側，都有滿臉落腮鬍的彪形大漢和身材魁梧的武士，此外，在轎子的前、後、左、右另有騎馬持刀、槍且全身武裝的武士嚴密地保衛着。所以，若不注意，就看不見這頂轎子。

「喂！讓開！讓開！」即使連這種藩主行列所持有的聲音，在此也聽不見。他們好像逃命似的以快步急速地行進。

當這一行列通過後，坐在路旁作普通打扮的旅行者正要站起來時，却看到在一陣夾雜着砂粒的狂風中，有一鐵騎從行列的前頭向此地跑來。

馬一直跑到行列的末尾才被勒住，騎在馬上的人是穿着華麗戰袍的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在秋陽下顯得十分俊俏。遺憾的是，有一道縱向的刀疤把這張英俊的面孔殘忍地破壞了。這個人就是香爐銀四郎。

銀四郎在一陣急如星火的奔馳後，才又回頭追上了行列。

主君的行列經草加—越谷—大澤，便直向北方前進。這香爐銀四郎在行進中，一直不嫌麻煩地反覆做這種跑回回的行動。

在這種奔馳中，銀四郎的眼睛不斷的注意着來往的行人，所以這種行動可說是一種巡邏行動。

明成的行列自江戶到達六里半外的粕壁住宿處時，已是當日的黃昏，這是明成的第一個住宿地。這時已跑在粕壁北方二里遠的銀四郎發現了奇怪的一行人。

八個雲遊僧。——戴着斗笠又用袈裟頭巾包住臉孔。

這些和尚，就是漆戶虹七郎在離江戶二十七里遠的宇都宮所發現的那八個雲遊僧。

正如虹七郎初見他們一般，這時銀四郎也同樣以懷疑的眼光注視這些和尚。

銀四郎在馬上大喊：

「喂！停一下。」

「和尚們要上哪兒去？」

「我們要到出羽國的上山去。」

和尚羣中的一人一面用手略微抬起，一面以沙啞的聲音回答。銀四郎特意仔細地看了此人的面孔。很明顯的，這是個年紀很大的和尚。

「到出羽國的上山？」

銀四郎心裡總覺不對勁，但是却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不繞道越後，而經過福島去嗎？」

「是的。我們打算從福島轉經米澤。」

這時回話的是走在剛才那位老僧旁邊的另一位和尚。他和身後的二、三個和尚們，也是同樣伸手把斗笠稍微抬

起而看了看馬背上的銀四郎。這幾張面孔對銀四郎來說，都是陌生的。

但是，香爐銀四郎並不死心，他又把視線移向更後面的三個和尚。

難道，後面這三個人就是我所要找的人嗎？正當銀四郎如此懷疑時，剛好從北方吹來一陣風，所以後面的三個和尚並沒有像前幾位和尚般把斗笠抬起來向他打招呼，而反而用手把帽子壓得更緊——也許這是運氣吧！這種動作正好使他們的舉動，看起來彷彿是擔心帽子被風吹走而做的下意識動作似的。如果沒有這陣風，恐怕老早就被銀四郎識出破綻了。

不過，銀四郎還是注意到他們的可疑處。因爲後面這三個和尚都是用套有手甲的手腕去按頭上的帽子，對這種手甲銀四郎總覺得很眼熟，好似在那裡會經見過。

但這種想法剎那間便消失了，因爲銀四郎一向對這種小節是不會多費心的。所以，他又策馬打算繼續前進。只見他揮起馬鞭，却好像故意要撥開走在最末的一位和尚的帽子。

「……喂——」

正好在此時傳來這種叫喊聲。

銀四郎趕忙回頭一看，原來是鷲巢廉助從粕壁的住宿地騎馬向此馳來。

「銀四郎，快回來！」

「什麼事？」

「敵人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並且潛伏着。」

「什麼?!」

廉助喘着氣又說：

「我親眼看到主君所要住宿的賓館屋宇上被掛着鬼面具。想來，你也知道，這一定是那個傢伙搞的鬼。那家賓館的掌櫃也是在不久前才發現。剛才我已在那裡搜查了一陣子，我敢斷定敵人已經走在我們的行列之前，他們正伺機要謀殺主君，這一點大概錯不了。這幾天來，我們的主君已經受驚過度，我希望你趕快回去保護主君，……快來，銀四郎。」

「賓館掛有鬼面具？」

銀四郎喃喃自語，同時把牙齒磨得格格作響。

「你所說的都是眞的嗎？……若是如此，那個傢伙未免太過份了。」

在他們的談話中，那八個雲遊僧早已不知去向。所以銀四郎只好調轉馬首和鷲巢廉助在夕陽餘暉中，並排奔回粕壁的住宿處。

「……呀！好險。」

剛才那一羣雲遊僧中，最初和銀四郎談話的那個老和尚，此時回過頭笑着說。

「萬一讓他識破，那就糟了。十兵衛又不在這裡。」

走在最後面的三個雲遊僧，這時才放心的把頭上的帽子高高抬起，遙望着滾滾黃沙中的兩個影子。——在晚霞的映照下，這六隻眼睛閃閃發光。

這三個人是千繪、櫻花和阿笛。

「剛才我的帽子如果被掀開，恐怕凶多吉少了。」

說這話的人是櫻花，她一面把拐杖拿好，一面說。

「我倒覺得讓他識破反而更有趣——當時，我動準備好跟他一拼了。」

這位露出激昂表情的人是阿笛。

「慢着，慢着，請大家不要激莽，現在十兵衛先生不在這裡。如果妳們在這裡太過魯莽或發生意外，要我如何向十兵衛交待？」

「辛苦你了！澤庵大師。」

千繪說着點了點頭。

澤庵的笑容已經消失，他用嚴肅的眼神凝視着這三個女「雲遊僧」。

「就算你們三人合力應付，恐怕也不是那個年輕人的對手。」

四

這是加藤等人在武州的賓館。

在古利根南岸的小驛站，從黃昏開始，就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直是一片騷亂。

如果是平常就不會有這種光景。但今天，除了一般的旅客外，還有幾百名加藤家的隨員和武士要在此住宿。這家名爲高砂屋的旅店，掌櫃叫做彥右衛門。由於會津的武士們來此後，旅店的每一房間都擠滿了人，所以受到困擾的不只是掌櫃本人，連一般旅客也深受其害。一般來說，藩主的行列要過境時，都有事先的公告，也就是說在某月某日某時，有什麼藩主的行列要經過什麼地方等，都有事先聲明。所以，一般人都會廻避。但這一次由於決定得太匆促，通報工作也作得很不周到，因此，該晚才來到此地的旅客們就找不到旅店住了，而且連已經住在旅店裡的旅客也被逐出來。——

正因爲如此，那些無店可住，或被逐而出的旅客，只有在馬路上東奔西跑尋找宿地。除了爲住的問題擔心外，他們還要忍受會津武士的質問與搜查，所以，這裡的騷亂和喧嘩是可想而知。

「喂！把你的臉朝向這裡！」

「好，可以走了！」

「喂！不要在這裡擋路，滾開！」

如此一些不知情的旅客被搜查和詢問，有的被狠狠的推開，有的被脚踢開。他們所以受這種無妄之災，是由於會津的武士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欲狙擊明成的暴徒已溜進了粕壁的宿店。

所謂暴徒，聽說就是堀族的女人，所以武士們只要一看到婦女就馬上圍過來，粗暴地掀起她們頭上的帽子，檢查她們的面孔，並搜查她們的身體。

尋找小姐的事傳開之後，便有人說，這是江戶來的色魔加藤式部少輔的老毛病。這麼一來，衆人便把這種搜查女人的行動看作是會津藩主明成的尋歡手段。當消息傳出去以後，這一帶便充滿了呪罵和怨詈的聲音。

當這場混亂好不容易平息下來時，已是深夜時分了。

但在此時，高砂屋旅店的門前，却又掀起另一場騷動。

在旅店的大門上張着綉有加藤家的七蛇眼家紋之白布條，同時還掛有一盞大紙燈，門邊另靠有一塊警戒牌。

這塊警戒牌寬一尺、長四尺，上面寫着——

「加藤式部少輔藩主宿處，閒人止步。」

在大門的內外都站有警衛，但此時從外頭來了五個雲遊僧，他們似乎無視於那塊警戒牌的存在，口裡喃喃地唸着經，大搖大擺地向門口走來。

「喂！你們這些臭和尚瞎了眼沒看到這塊牌子嗎？」

「今晚有會津的藩主住在此處，你們不要做傻事，快走開！」

警衛們罵道。有一個和尚拉起斗笠說：

「不，我們經過這家旅店門前時，感到裡面好像有股陰氣，看樣子，這座屋子已有惡魔侵入。我們是好意，想來驅除邪氣，才胆敢——」

一個老和尚滿不在乎的回答道。

「惡魔？邪氣？」

會津武士聞言吃了一驚，彼此相視了一會兒又看了看旅店的屋宇。這時才想起，他們在黃昏到達此地時，在這屋宇上曾掛着令人心懼的鬼面具。

當然，這時鬼面具已被拿下來了。

「你們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這種東西不是俗人所看得見的，也不是用言語所能形容。不過，我們出家人可用慧眼看見。有種女人形態似的煙霧，正在這屋頂上亂舞呢！」

在這名和尚說話時，在他身後的另四名和尚則繼續以陰森而低沈的聲音誦經。

「……嗯？那兒來的誦經聲……怎麼會有這些和尚。」說着從裡走出來的是香爐銀四郎，當他站到五位和尚面前時。

「哦，您這位不是白天所遇見的武士先生嗎？」

和尚們反而很親切地對他寒暄。

「沒想到您原來是會津的人，貧僧就不惜告訴你，這間旅店裡有一團不吉的惡氣，請您也轉告您的主君，千萬要小心。」

說罷，他們同時把帽子往上一推，故意讓銀四郎看他們的面孔，但事實上，在昏暗的紙燈下，除了看得清最前面的一位是個年老的和尚外，其他四位仍然包着袈裟頭巾的和尚，面孔還是無法看清。唯一能被看清楚的部分，恐怕只有他們的眼睛了，如果銀四郎細心一點的話，應該可以感覺到那是一對對清秀無邪而又有稚子般溫柔的眼睛，絕不該是長在雲遊僧的臉上。

「多管閒事的臭和尚，竟敢在會津武士面前胡說怪力亂神之事——」

銀四郎一向不信邪，但自從得知有可疑份子將狙擊主君，而又在不久前看到屋宇上掛着的鬼面具時，心裡就一直很不是滋味，如今這些和尚又來這裡窮攪和，更是與起無名之火。不過和尚們也是一番好意，總是不便得罪。

「我警告你們，現在我們主君的情緒非常不好，如果你們還要在這裡窮唸經，待會兒惹惱了我們主君，可就有你們瞧的。還是趕快滾蛋吧！」

對他們半勸半威脅的銀四郎說完便轉身走進門內。銀四郎似乎沒注意到，白天所遇見的雲遊僧有八個，而現在來這裡的却只有五個。

被斥罵的這五位和尚垂頭喪氣的離開大門口，但嘴裡依然繼續唸經。

雖然已離開五、六十公尺遠了，但他們陰森而低沈的誦經聲，仍然扣人心弦的從那一頭傳來。

「喂！等一下！」

有幾個會津藩士以乎再也忍受不了他們的誦經聲。而追過來喝道：

「馬上停止誦經！再唸下去的話會影響我們主君的睡眠！」

果然，和尚們停止誦經。

當這幾個武士走開時，突然，有幾個人影從另一邊圍了過來。

「什麼？藩主會睡不着嗎？」

「活該，誰叫他在這麼冷的秋天晚上還狠心的把我們趕出來——」

「難道你還想睡在溫暖的被窩裡不成？想得眞是太天眞了——」

這幾個人就是先前曾被會津武士從旅店裡趕出來的旅客，其中有生意人，跑單幫的，當然也有浪人和小偷。

其中有一位長相不好的浪人說：

「嘿，我想到一個有趣的主意。」

說着從他滿嘴的翳鬚間露出了白牙，捉狹地問道：

「和尚兄弟！請問你們剛才唸的是什麼經？」

「那是驅除惡魔的兩賓陀羅尼經。」

「哦，原來是阿獣羅經呀！」

「不，是兩賓陀羅尼經……」

「請教我們唸一段好嗎？」

老和尚看了看那浪人，可是並不反問其理由，就皺起眼角的魚尾紋莞爾一笑說：

「好吧！聽好——那波拔、加波的、霍沙拉拉、沙加拉、尼的烏拉雅……」

「那波拔、加波的——是這樣唸嗎？——霍沙拉拉、沙加拉……」

於是在夜晚的道路上，唸經聲此起彼落。和尚們教了他們一段經文後，便面帶微笑，緩緩地走開了。

這五個和尚走到粕壁宿地以北的郊外時，便有三個頭戴斗笠的人，從路旁走出來，與他們會合。

「澤庵禪師，今晚我們要住在那邊。」

「哦，有地方嗎？」

「有。就在那邊。」

在月光照射下的吉利根河面上，映有一家小地藏廟的倒影。

「哦！這是我佛的保佑——那麼，我們且以慈悲的誦經聲作催眠曲，安睡在佛的懷抱裡吧！」

這時從會津藩主的宿店還隱約傳來誦經的大合唱聲。

話說宿店這邊的會津武士，再次聽到誦經的聲音後，便又緊張地從屋內跑出來。

衆人看到武士跑出來，便一哄而散。

這些人約有十數來個，有生意人、浪人，也有扒手、小偷等等三教九流都有。但是，他們好像故意要跟武士們開玩笑似的，嘴裡依舊唸着經。

「——那波拔、加波的、霍沙拉拉、沙加拉、尼的烏拉雅……」

他們的誦經聲從四面八方傳向宿店，使得明成所住的宿店整個被籠罩在一片誦經的聲音中。

由於這些人被趕出旅店，所以對那位會津藩主的專橫一直有氣無處出，正好在這時逮到這個難得的好機會，因

此，每一個人都拉開嗓門，放大聲音唸經，存心整一整藩主這一行人。

當那些憤怒的武士追到某處時，另一處又傳出了唸經聲，有些人甚至故意爬到大樹上或屋頂上，也有的人躲在水井旁。但誦經聲從未間斷。

「這正如甲州流十面埋伏計，想當年我也是一名堂堂的指揮官呀，唉，曾幾何時……」

有一位滿臉髒兮兮的浪人坐在稻草堆中，一面摸着他那一把亂鬍子，一面無限感慨地說。

「喂！再唸呀！那波拔、加波的……」

天海禪師

一

第二天晚上，加藤明成一行人投宿在下野縣的古河城。

從前，古河將軍足利成氏所修築的古河城，如今已成爲俸祿八萬石的小笠原轄內的城池。

此地的紙屋旅社是五郎右衛門所開設的，他們一行人聽說屋頂上不會出現可怕的鬼面女，所以才安心地住了下來。但是，住進去之後又聽人說，兩天前有個騎馬的獨臂武士提醒旅社老闆快把女鬼面具拿掉，不禁毛骨悚然。一眼房猜測着說：

「……那個人可能是虹七郎吧！」

加藤明成臉色發青，嘴唇不停地顫抖。一路上他都悶悶不樂的一言不發，跟他講話，他祇是點頭，從他的眼神看來，他的心情好像很空虛。想當年他還是個勇猛無比的藩主，現在却落到這種地步，大概是在離開江戶前，被鬼面女嚇到了，難怪他一想起那場令人啼笑皆非的災難，就顯出一副落落寡歡的樣子。

萬一眞的他發瘋或生病，七槍這批人可就慘了，對他們來說，加藤明成乃是維繫他們生存的關鍵人物。

夜裏，明成在臥房裡突然驚叫道：「來人呀！」銀四郎匆匆忙忙的跑進去，只見明成軟癱癱的躺在牀上，虛弱地說：

「我剛才聽到紙門外有一陣奇怪的聲音。」

「那是秋風吹動樹葉的聲音。」

銀四郎退出後，不到一分鐘，明成又叫道：

「來人呀！」

「在！」

「遠處老是傳來唸經聲，擾得我睡不着，你去叫他們不要唸了！」

「是，不過外面除了流水聲之外，沒有一點其他聲音呀！」

但是，不一會兒，他又叫道：

「來人呀！一定有人在這附近！」

「唉！眞可憐……」香爐銀四郎坐在隔壁的值班武士房內嘆息道：「聽他講話的聲音那裏像個俸祿四十萬石

的藩主，簡直就是殺豬叫！」

「這樣下去，主君的身體可能會吃不消！」鷲巢廉助雙手抱在胸前說道。

「他昨晚又失眠了！白天坐在轎子裏頭一直喃喃地叫着——堀、堀、堀主水，請你饒了我吧！——喂！你別這樣瞪着我，好像我在跟堀主水的鬼魂講話似的！」

「唉！我看現在主君的身體還好，倒是我們快撐不住了！從江戶到這裡，才不過十幾里的路程，此地距離會津還有五十多里，現在就這樣——」

「我知道了！他是因爲沒有女人，所以精神不好！」香爐銀四郎突然像發現什麼似的大叫起來：「主君沒有女人服侍，就像花兒缺少水分滋潤，燈籠沒有火焰，怪不得他整天像失了魂似的，……早知道，當初應該把江戶的女人一起帶來！」

「嗯！依主君平日的生活習慣看來，你的話的確頗有幾分道理。」

鷲巢廉助說道：「不過，江戶家裏的女人，早就跑光了。」

「那就在古河一帶尋找吧！」銀四郎蠻不在乎地說。

「在古河？銀四郎，你要知道他是俸祿四十萬石的諸侯，一般下女或妓女之流根本不配服侍他呀！」

「那有什麼關係，女人只要漂亮就好，何必計較她的身份，何況那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

「但是誰知道那裡有女人呢？」

「我知道，就是旅社老闆的女兒。」

「哦！旅社老闆的女兒？你幾時看到的？」

「今天天快黑的時候，我在院子裏看到她，後來聽佣人說才知道她叫富子，今年十九歲——我想她大概不會拒絕吧！」

「難說喲！還不知道她肯不肯做主君的偏房呢！」

「你一下子就跟她談這種事，她當然不會答應，卽使出一千兩聘金，也不保險！」

「嗯！說不定到時候她還會逃走！……乾脆今晚就把她給抓來，陪伴主君過夜，明天一早再讓她跟主君同坐一頂轎子，把她帶回會津。」

「同坐一頂轎子？」

「嗯！一路上可以陪伴主君呀！而且萬一發生危險，主君也可以把她當作擋箭牌。」

「哇，眞是好計策！這種情調和花地獄實在大異其趣。」

「銀四郎！我們若能安全回到會津，主君一定會犒賞你！」

「我並不是爲了犒賞才這麼做，祇不過聊表一點心意罷了。」銀四郎露出潔白的牙齒得意地笑道，看起來眞像個風采翩翩的美少年。但是沈默了一會，他又擔心道：

「可是，不知主君會在轎子裡要什麼把戲，萬一到時候富子因驚嚇過度逃跑了，我們可能連性命都難保哦！所以，最好事先跟她聲明——主君想娶她爲妻，以後才不會發生麻煩。」

「那該怎麼辦呢？」

「先把她抓來。」

「趁她家人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把她抓來嗎？」

「看我的！」銀四郎站起來拍拍胸膛說道。

二

凡是藩主下榻的旅社，氣氛總是非常緊張，上自旅社老闆下至夥計都得畢恭畢敬地聽候差遣，萬一碰上比較跋扈的藩主，嫌老闆的家眷太碍眼時，老闆還得委曲求全，立刻把家眷安頓到旅社的角落，或較不顯眼的小房間裏。

諸侯和重臣們的食物，都由他們隨身的廚師烹調，不但如此，連舖蓋、餐具、屛風、浴盆等都是隨身携帶的，卽使天皇出巡，也沒有這麼囂張。

不過他們的部屬仍然使用旅社所供應的用具，所以每當藩主離去時，旅社的酒杯、燭台、烟灰缸等都會不翼而飛。這是團體旅行常見的現象，店主對他們也莫可奈何。

這天晚上，五郎右衞門的女兒富子被綁架了。在旅社內一個小房間裡，富子睡得正熟，突然聞到一股異香，她睜開睡眼看到屋頂上有一團黑煙，於是迷迷糊糊的又吸一口，然後就昏迷了。

等到她清醒時，發現自己竟然睡在院子外的竹林裡。她好像剛從惡夢中醒來一般，頓時驚坐起來。這時，月亮已照在林梢上，透過朦朧的月色，她發現有個男人正在監視着自己，——「他不就是自己曾經在院子裡看到的那個臉上有疤痕的美男子嗎？他會是加藤家的部屬嗎？」富子心裏想着。

「眞抱歉！」美男子的態度非常溫和，他一面彎腰抱起富子，一面說到：「我是因爲有一件事想拜託妳，所以才出此下策！請妳原諒！」他頓了一下，又說：

「我以會津四十萬石作保，請妳答應我的請求，鹼藩藩主經常往返於江戶之間，每次都投宿在令尊所用的旅社內，這可以說是加藤家對貴府的垂愛。」

「……你不是說有事要我幫忙的嗎？到底是什麼事呀？」

「敝藩藩主卽將有遠行，他希望妳能跟他同坐一頂轎子，一路上陪伴他，解除他旅途的寂寞，妳願意嗎？」

「跟會津藩主一起——，不，我絕不能答應。」

「妳不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妳難道不怕旅社的生意砸了？」

雖然，香爐銀四郎的聲音不大，但是，富子却覺得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圍繞着她，使她不停地顫抖。

「那麼，請你容我向雙親稟報一聲吧！」

「很抱歉，基於某些個原因，我們不願讓令尊令堂知道，請妳別聲張，安安心心地跟我們去會津，如果妳肯作主君的偏房，妳就留在會津，如果不肯，我們會派人送妳回來，並且送妳一千兩金子。」

「我不能答應你這種無理的要求！」富子一面嚷着，一面往前跑，但是，却被兩個男人擋住了前後的去路。

「姑娘，妳看！」一個滿臉落腮鬍的大漢站在她的面前。

巨漢說着，用手指戳進路旁的竹幹，上面立刻出現一個手指大小的凹洞。

「妳如果不答應，我就在妳的咽喉和胸口各開一個這樣的洞。」鷲巢廉助一面說，一面在周圍四五根竹幹上戳洞。

富子見狀，嚇得魂不附體，全身不停地發抖。

□　□　□

第二天早上。

明成睡眼惺忪的跑到旅社大門口，看到鷲巢廉助和司馬一眼房坐在轎子兩旁，另外還有兩個魁武的轎夫坐在台階上。

廉助打開轎門。

「……噢，跟這位啊？」

明成從轎門探頭一看，睏倦的臉上立刻浮現出會心的微笑，——因爲裏面坐着一位姑娘，正張大了眼睛，露出一副惶恐驚懼的樣子。

「……嗯，很好！」明成笑着說，從他得意洋洋的麻臉看來，他似乎對富子頗有好感。

明成迫不及待地彎腰鑽進了轎門——在這狹窄的轎子裡，富子恐懼地蜷縮在一旁，她剛剛才看到轎旁站着兩個彪形大漢，現在又突然出現一位俸祿四十萬石的藩主。富子深知藩主的權勢，所以不敢反抗。

此刻，富子的父親五郎右衛門正面色蒼白地跪在玄關與大門之間的石道上。

「藩主要起駕了——」香爐銀四郎大聲一喝，轎子立刻出發了。

當明成一行人離開紙屋旅社之後，五郎右衛門家裡立刻騷動起來。

女兒不見了——雖然今天一大早就發現事態嚴重，但是因爲藩主還在旅社內，所以大家都不敢聲張，只得按捺住滿心的不安，小心翼翼地服侍藩主，直到跪送明成起駕之後，他們才開始焦急地尋找富子。

「小姐妳在那兒呀？」

「小姐，小姐——」

全家大小拼命地呼喚富子，旅社內亂鬨鬨的。

正當大家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旅社門口突然出現八位雲遊僧，問明了騷動的原因之後，其中一位老和尚緩緩取下頭上的斗笠，喃喃自語道：

「旅社老闆的女兒失蹤了？——」

「八成是那個專會誘拐良家婦女的會津藩主！」

三

「喂，迴避！迴避！」

加藤家一行離開古河之後，便往北走，向奧州街道前進。

來到奧州街上行列中傳出開路的聲音——香爐銀四郎命先鋒武士大聲呼叫着。走在轎子兩旁的武士，因爲聽到主君在轎裡嬉笑的聲音，也跟着大聲吆喝。

不過，跪在馬路兩旁的百姓們，恐怕沒有人會想到轎裡那位威風凜凜的藩主，竟然跟個女人坐在一起。

沒有女人服侍的主君，就像花兒缺少水分的滋潤，燈籠沒有火焰一樣——銀四郎的話，的確很有道理。

「別怕，坐過來一點嘛！」

在狹窄的轎子裡，明成好像喝醉酒似的瞇着眼睛，涎着臉說道。

靠過去？怎麼能靠過去呢？——富子背靠着轎壁，全身不停的發抖。

雖然，轎身是木造的，而且轎門也未上鎖，但是富子知道不但轎子前面有十幾個持槍的騎兵，轎後還跟着一大羣武士，武士後面更有數百名步伐整齊的軍隊殿後護駕。對她來說，這頂轎子簡直像個鐵籠。

「喂，富子！妳叫富子是嗎？唉！這麼美麗的女人，竟然是旅社老闆的女兒，實在太可惜了！如果妳肯做我的偏房，回到會津之後，包妳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

在搖晃不定的轎子裡，明成慢慢地把雙膝挪進富子的腿下，富子正想抗拒，却發現自己已經坐在明成的膝蓋上了。

「請你饒了我吧……」

「不，沒關係！妳並不重，別客氣！儘管把腿放在我的腿上！」

明成摟着富子的腰，一點也不覺得累，對他來說，跟女人一起坐轎子旅行，還是生平頭一次，所以，他覺得非常新鮮，臉上不時露出邪惡的微笑。

「喂，廻避！廻避！」

轎門關得很緊，凉風透不過來，陽光却從轎帘的縫隙射進轎門，轎子裡像蒸籠一樣燠熱難耐，但明成却毫無所覺，依舊陶醉在迷人的溫柔鄉裏。

從古河一路上經過間田、小山、小金井等。——第三天晚上，來到雀宮旅社時，富子已支持不住，衣衫不整的倒在轎子裡。

說也奇怪，當明成看到富子癱瘓似地蹲在雀宮旅社門口的台階上時，竟笑着說：

「今晚讓她好好休息吧……她好像很疲倦了，一切等她的體力恢復之後再說！」

說着獨自走進旅社，不知是因爲今天的享受，已使他心滿意足，還是由於同情富子，而讓她暫時休息一夜，等明天再重新享受？

第二天，又是一個晴朗的秋天。

富子被推進轎裡，不知她昨夜有沒有睡好，爲何現在仍是一副病奄奄的樣子？相反地，明成却回復從前那種生龍活虎的朝氣，他很快地鑽進轎裡。

行列向宇都宮前進——才走不到一里路，就聽到轎子裡傳來低沉的呻吟。

「請你放過我吧……啊——啊——！」

任憑富子哭哭啼啼地哀求，而明成却始終恣意地狂笑着，最後祇聽到富子一聲慘叫……

「救命啊……」

走在轎子兩旁的司馬一眼房和鷲巢廉助聞聲彼此相顧大笑，轎子周圍的騎兵隊却嚇得目瞪口呆。此時，路旁的杉樹後面出現一個黑影，當大家發覺時，黑影已經竄到轎子旁邊了。

「我再也無法忍耐了，我一定要把她救出來！」他大聲地自語着。

大家回頭一看，路上突然出現一個頭戴斗笠的雲遊僧，路邊還有六、七個戴着斗笠的和尚蹲在松樹下。

「喂，冒失鬼，還不快點跪下！」

「你長眼睛沒有，難道沒看見會津的加藤藩主要回國了呀！」一眼房瞪着眼睛責罵雲遊僧。

「不，藩主不能帶走那姑娘！」老和尚一面說，一面拿着斗笠扇風。

「姑娘，哪裡有姑娘啊？」

「剛才我明明聽到藩主的轎子裡傳來女孩的叫聲！」

「混蛋，那是藩主的偏房呀！」

「不，是紙屋旅社老闆的女兒富子！」

「是嗎？你這個老傢伙，大概在古河聽到什麼謠言了吧！你如果敢隨便插手管閒事，看我們饒不饒你！」

「不，我並不是好管閒事，祇因爲看到五郎右衛門夫婦悲傷的樣子，出家人怎能袖手旁觀呢？我已經忍耐很久了，實在不得不出面干涉！」

「喂，你少嚕囌！不管你是何方人物，我們絕不會把那丫頭交給你，趕快滾吧！」鷲巢廉助惡狠狠的說道。

老和尚頭戴斗笠，斗笠下綁着一條黑色的頭巾。他對鷲巢廉助的警告，置若罔聞。

「富子姑娘，妳在裡面嗎？妳應聲呀！」老和尚探頭靠近轎門，輕聲呼喚着。

——但是，轎子裡面却鴉雀無聲，自從剛才那聲慘叫之後，他們就再也沒有聽到富子的聲音了。

「姑娘，妳應聲吧！妳如果不表明身份，我怎麼能救妳呢！」

轎子已停下來了，先鋒隊的武士們把轎子團團圍住，築成一道堅固的人牆。

「讓開！讓開！」這時候，香爐銀四郎騎着馬，一面竄進人羣中，一面大聲嚷道：

「又是那幾個和尚！」銀四郎心裡嘀咕着。

「廉助，把他們幹掉！」他瞪大眼睛揚了揚頭，示意鷲巢廉助。

「我本來也想把他幹掉，但是因爲他們都是和尚，所以有點猶豫。」

「不用猶豫！你記不記得前幾天晚上在粕壁唸經，吵得我們無法入睡的，就是這幾個老傢伙，他們不但來歷不明，而且很惹人厭，如果殺掉其中兩三個，其餘的就不敢再作怪了，快幹掉他吧！」銀四郎騎着馬，一面嚷一面按着配在腰間的刀柄上，雖然，還沒有拔刀，但那殺氣騰騰的氣勢，老和尚已經感覺到了。

「……啊——」不知從何處傳來女人的叫聲。

大家都以爲聲音是從轎裡傳出來的。這時，蹲在松樹下的七個和尚當中，有三個拄着拐杖慢慢地站了起來，武士們好像都沒有注意到——那些拐杖在暖和的秋陽下，正閃閃發着銀光呢！裏面的藏刀已經快出鞘了。

隊伍的前面突然騷動起來。

馬路旁，另一行列正迎西而來，看起來不像是藩主出

行，隨從非常簡單，轎子兩旁只有四五個武士護衞着，另外還有十多個和尚跟在後面，由於整個隊伍靜悄悄地，而且當時加藤一行都在注意這邊這些和尚，所以沒有人發現另一個隊伍已經接近了，當他們察覺時，那個行列距離他們僅咫尺之遙。

他們一行不可能沒看到加藤家隊伍前的鳥羽大槍和家紋金箱，他們實在太大膽了——一眼房等人被對方的氣勢嚇得目瞪口呆。

「又是和尚——」銀四郎喃喃自語。

「啊！眞是太巧了！他不就是大師嗎？」老和尚像發現什麼似的說到。

四

由於一般行脚僧都習慣戴着斗笠，並且用頭巾把臉包住，所以祇能由他們講話的聲音去猜測他們的年齡，聽起來，這老和尚也有五、六十歲了，他嘴裡所叫的「大師」又會是誰呢？

老和尚跑到那頂轎子旁邊，一面跟着轎子走，一面和轎子裡的人談話，兩人談話的內容雖聽不清楚，不過看樣子他們好像很親密。奇怪的是，轎門却一直關得緊緊的。

司馬一眼房看到這幕情景，突然轉頭問道：

「快到宇都宮了嗎？」

「可能快了吧！——」銀四郎暗地裡猜想着。

此刻，一眼房似乎突然覺察出轎中人物的身份，他緊張地低聲叫道：

「不行，快把轎子抬走！」一面說着，一面揮手向他的同伴示意。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南光坊天海禪師法印大師已駕到——，大家趕快行禮！」

「啊——」轎裡傳出一聲驚叫，隨即停下來。鷲巢廉助與香爐銀四郎趕忙跪下，會津的隨從們也都陸續跪下。

司馬一眼房的腦海裏，逐漸浮現出了這位大師的眞面目——南光坊天海禪師已經一百多歲，連將軍家康都得敬他三分。這位神秘的禪師不僅贏得「黑衣宰相」的雅號，還會經主持果叡寬永寺的奠基，以及日光山輪王寺的破土典禮。他正準備從日光的輪王寺返回江戶。難怪一眼房慌亂的叫着：

「不行呀！不行呀！」

原來藩主的行列在路上相遇時，在前面開路的人，會先詢問對方的身份，然後向藩主報告，明成的先鋒武士可

能已經問過對方的身分，對方武士的答案使他們嚇得不知所措。按當時的禮節，藩主之間相遇，祇要把轎帘拉開一半彼此行注目禮卽可，但是對方若屬德川幕府的體系時，則藩主須下轎行禮作揖。天海雖然不屬德川體系，可是論身分却比將軍地位還高，因此縱使當時的幕府將軍，也得打開轎門向他行禮——一眼房神情慌張，可能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吧！

「明成陛下，你難道沒有聽到天海禪師路過此地嗎？爲何不向天海禪師行禮？」老和尚叱喝道。

一眼房顫抖着雙手拉開轎帘，呈現在衆人眼前的竟是個不堪入目的鏡頭——明成正抱着一絲不掛的富子，楞楞地坐在轎子裡。

松樹擋住了秋陽的照射，街道上顯得有點昏暗，加藤家的隊伍整齊地站在馬路中央。

七槍雖然早已預料到事態的嚴重，但是，他們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看得目不轉睛。

除了明成一行之外，透過面前的轎帘，那位黑衣宰相天海禪師也清楚得看到這幕情景。

加藤明成好像愣住了，富子也像精神痲痺似的，任憑衆人窺視她的窘態。

「富子姑娘，快出來呀！」老和尚首先開口叫道。

富子張開眼睛，開始挪動身體。

「別忘了妳的衣服！」老和尚不慌不忙的叮嚀道。

富子抓起身邊的衣服，跌跌撞撞的從轎裡跑了出來。

「不，不，跑到那邊才對呀！」老和尚連忙揮手向她示意，接着又轉頭對轎裡的天海禪師說：

「大師，我們先走囉！」

說着，老和尚帶着富子朝杉林走去。一直蹲在樹下的那幾個頭戴斗笠的和尚，這時也慢慢站起來了，他們把富子圍在中間，不讓衆人看到她穿衣服的樣子。

兩個隊伍，都一直保持着靜默。

過了一會兒，對方的隨從互相交換眼色之後，天海的轎子又起轎了。從剛才到現在，轎門都沒有打開，他們就這樣靜悄悄的離開了。

「等一下！」香爐銀四郎突然衝到那頂轎子前面。滿面通紅的叫道：

「你們實在太無禮了！」司馬一眼房和鷲巢廉助都驚惶失措，想要上前阻止，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銀四郎大聲叫罵着：

「還虧你是幕府將軍最尊崇的天海禪師，接受了四十萬石藩主的敬禮，也不懂得回禮，你不覺得這樣太過分了嗎？」

「我是因爲不願意看到那可恥的場面，所以沒敢開轎門，如果你們不覺羞恥，硬要我看，那麼我就打開轎門！不過不曉得難堪的是誰！」轎子裡傳出沙啞的聲音。

轎門果然開了——轎子裡出現一個模糊的身影。

白色的翳鬚幾乎蓋滿紫色的衣服，看起來不像人，倒像白鶴的化身，這就是一百零七高齡的天海禪師。

明成、司馬、香爐、鷲巢，以及加藤家的所有隨從，看到這位仙風道骨的天海禪師，都紛紛自動下跪叩拜——不，只有明成的手下跪下叩拜。

明成和七槍就像觸電似的，一個個瞪大眼睛，楞楞地注視着這位神秘的禪師。

現年一百零七高齡的天海禪師，已經很久沒有公開露面了，據說自家康將軍死後，二十多年來，他一直未曾再去江戶，偶爾有所諮詢，將軍也都親自駕臨寬永寺找他。事實上連明成都從未親眼看過禪師，更何況七槍呢？

雖然，他們都沒有見過天海禪師，但是，今天的奇遇確實令他們驚惶失措，難怪每個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注視着他。

「……這是蘆名銅伯！」明成心裡暗自猜測道。

「……您不是銅伯大人嗎？」七槍中的三槍爬到天海面前，氣喘吁吁地問道。

天海仍然坐在轎子裡，面不改色，一直以銳利的眼光注視着明成一夥人。在黑暗中看起來，只能看到那雙烱烱有神的藍眼睛。

七槍頓時靜了下來。

「……不對！」

「……銅伯大人的鬍子是黑的！」

「……雖然很相像，但是，他並不是銅伯大人！」

三人竊竊私語着，對於自已認錯人，覺得很沒面子，所以都趕忙趴在地上，連目中無人的銀四郎也不例外。

「你們都是蘆名黨羽吧？」轎裡的禪師再度的開口說道。

他們大吃一驚，抬頭一看，天海禪師的藍色眼睛仍然閃耀着光芒，不過眼裡好像充滿了淚水。

就在那一瞬間，轎帘突然放下了來。

「回去之後，告訴銅伯！」轎裡傳出莊嚴的聲音道：「你們所做的壞事，我都聽說了，壞人難逃天譴，你們是不是想毀滅蘆名族？回去告訴他，這是兵太郎說的。」

明成和七槍都聽得目瞪口呆。

「走吧！」

轎子開始前進了。

「你們以敵爲友，意圖毀滅蘆名族，總有一天會爲自

己帶來殺身之禍！」轎裡傳出低沉的嘆息聲。

行列又開始前進了，並沒有跟這位四十萬石的藩主打招呼。

五

三個人楞楞地，互相交換了眼色。

「……我知道了，他是銅伯老先生。」

「……我知道他是蘆名。」

「『兵太郎說的』，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說完之後，司馬一眼房回頭望明成。

「陛下，以前有沒有聽到有關銅伯老先生的事？」

「沒聽過？你們與蘆名同族，應該聽過才對呀！」鷲巢廉助喃喃自語。

「頂頂大名的天海禪師竟會知道蘆名族的事情，而且還認識蘆名銅伯，眞是令人感到意外，天海與銅伯大人也有交情？」

「兩個人不但有交情，而且長得一模一樣，只不過鬍子一黑一白罷了！——哦！我想起來了，銅伯老先生今年一百零七歲，禪師不也是一百零七歲嗎？」

香爐銀四郎一直目送着天海的行列離去，他跟在後面追了兩三步，然後困惑的停下來，歪頭沉思道：

「這麼說來，禪師究竟是我們的敵人還是盟友呢？」

「不過，他剛才的確是在罵我們呀！」

一眼房正在百思不解的時候，銀四郎突然環顧四周說道：

「哦！剛才那個老傢伙到那去了？我看他也是個謎，從他和天海談話的表情看來，他跟天海很熟，說不定知道天海的眞面目！」

「不見了！剛才那幾個和尙都不見了！」

「——連那丫頭也不見了？」

他們不知是何時溜走的，杉樹下只見狗尾草隨風搖曳着，那還有他們的影子？

「那丫頭像是非常疲倦，即使被他們帶走，也走不太遠！」

「只要留下三、四十個，其他人先走。」

「找找看，把他們抓回來！」

在三個人的指揮下，留下的加藤部屬分散在馬路兩旁的曠野中搜索。

「奇怪，他們的來路的確很有問題！」銀四郎喃喃自語道。

在粕壁旅社過夜那天，他們故意大聲唸經騷擾加藤一

行的時候，銀四郎就開始注意這些和尚。他們竟然能從自己手裡帶走古河旅社老闆的女兒，銀四郎知道這絕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

不過話雖然如此，也不能就這樣斷定他們是敵人的同黨。不過，倒可以從他們口中探聽一些天海的事，同時對他們帶走富子的大膽行為，也應該給點教訓。

可是，和尚們已經不見了。

他們不可能沿馬路向南北逃走，因為明成一行一直沿着馬路前進。

由於當時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天海身上，所以讓他們給溜了。銀四郎等人認為他們很可能躲在杉樹林的狗尾草叢裡，但是，三、四十個人找遍了草叢，都沒有看到他們的蹤影。

「他們眞是羣來無影去無踪的怪和尚！」

銀四郎睜大了眼睛，拼命地尋找，最後發現一棵大欅木，樹葉雖然都凋零了，樹枝却聳入雲霄，或許因為這棵樹的目標太顯著，大家反而沒有注意到，大樹下是一片茂密的狗尾草——

「很奇怪！」銀四郎向大樹那邊走了五六步。

這時，北方傳來一陣混亂的馬蹄聲，行列又開始騷動了，銀四郎聽到馬蹄聲越來越近，連忙轉身跑回行列裡。

原來是剛才派去準備旅社的三個人，他們氣喘吁吁地報告道：

「我們在喜連河北方追上漆戶虹七郎，他說敵人已經埋伏在北方，所以他必須先去會津求援，要我們三個人留在那邊搜查行跡可疑的人，我們是為了報告這個消息，所以才特地趕回來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經過這場騷動之後，行列的氣氛又開始緊張起來，大家再也沒有心情去搜尋那些來無影去無踪的雲遊僧了。

於是銀四郎把那幾個還在搜尋雲遊僧的屬下叫回來，行列又開始向北前進。

「好險啊！差點被他們發現！」從大欅木下面傳出一聲喘息。

樹下草叢中的一個大地洞裡，突然鑽出八個和尚及一位姑娘。

「他們稱那天海禪師為蘆名銅伯，蘆名銅伯究竟是誰啊？」

「——澤庵師父！」頭戴斗笠的千繪問道：「你應該認識天海禪師吧！」

「當然認識啊！他跟我私交甚篤，而且志趣相投。不過，我對他的身世不太清楚，早在我出生前七十年，他就

已經度化武田信玄，使他皈依佛門了！」

「他現在幾歲了？」

「他今年已經一百零七歲了……天海禪師與凡人不同，可說是位神僧！」澤庵一面用斗笠搧涼，一面說道：「因為他的年紀太大，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大家只能從傳說中猜測他的過去。」

「……」

「禪師是足利十一代將軍義澄君之妾所生的兒子。」

「……」

「不過，也有一些傳聞說他是古河方足利高基君的私生子。」

「……」

「還有一種更荒謬的說法，說禪師是明智日向守光秀的化身，他們認為明智並沒有死在小栗栖，而是投靠在將軍麾下，幫助將軍消滅豐臣家族，這種傳說眞令人啼笑皆非！」

「……」

「另一種說法是——禪師與戰國時代被滅亡的會津蘆名族有關，如今加藤主僕及蘆名族的七槍，都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靠。」

「……」

「會津確實有蘆名銅伯這個人，而且今年也是一百零七歲，但是却不曾聽說他的長相與天海一模一樣。」

「……」

「禪師若是蘆名族的人，為何連七槍都認不出來？」澤庵喃喃自語着，雖然暮靄已籠罩大地，他却依然靜靜地站在曠野中，久久不肯離去。

「萬一天海眞與蘆名族有關……」澤庵摘下斗笠，仰望天空，若有所思地說：「而十兵衛又認為這次阿修羅之爭很有趣，堀族的婦女們鬥志未減，將來勢必會鬧出不可收拾的後果！」

女人的袈裟

一

「哦！好美——」

「嗯，這裏的紅葉和江戶不太一樣，顏色好像稍微透明些！」

「不，比奧州街上的艷麗多了！」

八位雲遊僧沿着懸崖，一面走，一面摘下斗笠讚嘆着周圍的景緻。

這裏離開江戶四十八里。他們一行從颯颯秋風的白河關卡，經過奧州街道，來到會津。

由白河往西北走，可直通豬苗代湖南邊，此地距離會津境內的若松約十七里，兩面峭壁聳立，山路險阻，顯然與奧州街道不同——山谷裡的紅葉艷麗異常，令人嘆為觀止。

「雖然，每個人的心思都各不相同，但是在這麼美好的大自然裡，我相信即使走上一百里路，也不會有人覺得厭倦。」

「當然啦！澤庵師父您是存心到這出羽的上山來遨遊的啊！」

「看來我這一遊還能積些陰德呢！……何況又帶着四位美女，何樂而不為呢！」

「師父！你剛才不是說不覺得厭倦嗎？」

「老衲有時也是個塵世中人啊！」

三個眞和尚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停地讚嘆這片錦繡山河，相形之下，扮成雲遊僧模樣的柳生十兵衛和另外四個女人沉默多了。

他們並不是對長途跋涉感到厭倦，他們的沉默是有原因的。

自從踏上旅途之後，十兵衛就覺得有些意外事件使他非常煩惱，因為他必須特別留神去照顧那四個性情古怪的女人。

當初，他和澤庵商量，把七個女人分成兩組，他自己帶着圭子、沙和、阿品和阿鳥，四個之中，除了阿鳥外，都已經結婚，他是因為特別欣賞阿鳥的幽默豪爽，所以留下她與自己同行，而把千繪、櫻花和阿笛三個小姐託付給澤庵。他原以為這種決定是萬無一失的，但是，如今他卻

十分後悔，覺得自己應該帶那三位小姐才對。

其實他早就對這四位嬌弱女子的個性瞭若指掌，從前在東海寺指導劍術時，他就曾經被她們的小姐脾氣搞得束手無策。

然而，更嚴重的是，她們一心為報仇而到此練劍，但自己卻老是想入非非，這使得十兵衛常常覺得分外愧疚。

記得圭子剛從加藤家的花地獄逃出來時，一向嫻淑的她，竟然一反平日的端莊，激動地抱着十兵衛，好像說夢話似的喊道：

「即使死在這裡，我也心甘情願，十兵衛先生，請你把刀放下，把我——」

不過，從前在寬濶的東海寺裡，到處瀰漫着濃厚的宗教氣息，十兵衛不可能和她們住在一起。

但是，自踏上旅途以來，大家朝夕相處，而且由於她們的裝束與衆不同，所以儘可能的不住旅社，一行人經常借住土地廟或寺廟的大廳裡，每逢淒風苦雨的秋夜，十兵衛都會看到她們並肩熟睡的姿態，聞到女人身上特有的香味。

另外三位雲遊僧固然也很幽默，談笑風生，不過，他們好像根本不把女人看成女人，或許是因為受過澤庵的教化，他們已變成浮雲流水般清心寡欲的超然居士。——而這四個女人也好像從不把和尚看成男人。

其實她們很瞭解十兵衛的煩惱。

在武州栗橋邊渡河口的小屋裡過夜時，十兵衛竟不知不覺中把腳疊在圭子的腳上，直到睡醒發覺時，才輕輕地把腳收回，他知道圭子雖然閉着眼睛，但是並沒有睡着，這幾小時來，她一直忍受着十兵衛雙腳的重荷。

又有一次，他們在下野氏家的土地廟中過夜。十兵衛在睡夢中突然聞到一股醉人的香氣，他知道自己的臉快碰到沙和的面頰了，而且沙和好像一直在偷偷注視自己的睡態，十兵衛只好閉上眼睛繼續裝睡。後來，沙和大概是怕他着涼，竟然幫他蓋衣服，這姑娘對人實在很體貼。

雖然，她們白天都穿着黑色的袈裟，可是，看起來卻仍然那麼明艷動人。晚上睡覺前，她們取下頭巾，一頭烏溜溜的秀髮垂在肩上，更是令人陶醉。

因此，十兵衛每到夜晚，神經就變得異常脆弱。

他一直很奇怪，自己為什麼會睡得那麼沉，連壓到別人的腳，靠着人家的面頰都沒有感覺。可是，如果突然睡得離他們遠遠的。又恐怕被人發覺自己有所顧忌。而且在寡慾的和尚面前，這樣更會令他感到難為情，所以他只好努力克制自己，然而，每到夜晚，煩惱便會湧上心頭，使他無法成眠。

誠如女人們所猜測的，十兵衛並不把女人看成女人，而但是他對這幾個復仇心切的女人，却是有所顧忌。每次一想到這裡，他就會覺得自己的顧慮是多餘的，而且非常可笑。

不過，這四個女人的心理，有時會把他搞迷糊。

開始旅行的時候還不覺得，然而經過幾天跋涉之後，她們好像已經覺察出周圍瀰漫着險惡的氣氛。

可能是因爲長途跋涉，身體過度疲勞，使他們精神緊張；也可能是因爲她們的領導人物千繪不在的緣故，她們的心情時喜時憂，很不穩定。

此刻——

「阿品，明成到底在那兒？」圭子迫不及待似地問阿品，但是阿品却置若罔聞地往前走，毫不理會她的問題。

沙和貼近阿鳥耳邊悄悄地說：「追踪明成行列的千繪小姐，該不會被敵人發覺吧！」

阿鳥好像沒聽到似的，默默地玩弄頭上的紅葉。

唉！這樣不成呀！十兵衛突然擔心起來，克敵制勝不是一蹴而成的事情，應該慢慢來才對。——他開始對自己的戰略產生懷疑。

當初他之所以決定這樣做，一方面是爲了讓敵人嘗到苦悶和恐怖的氣氛，打擊他們的士氣；同時他認爲對女人來說，這種方法也比較理想，況且要與四十萬石的藩主爭鬥，這可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可以試練一下彼此的鬥志——不過，萬一女人們的心情不好，花費太多時間，那就需重作考慮了。

十兵衛想，如今明成和七槍卽使眞正跟在自己後面，就靠這麼一點人埋伏在此，也未必就能輕易將他們一網打盡。

更何況自己還不能直接出面，必須由女人們自己來復仇。

讓一羣弱不禁風的女人去對付那些彪形大漢的仇敵，實在是一大冒險，所以十兵衛不敢斷然採用這種戰術。

到目前爲止，在江戶殺死七槍之中的三個，已足够讓明成活活氣死了。大道寺鐵齋是在十兵衛的計劃中，利用石頭和竹籠解決的。平賀孫兵衛和具足丈之進則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相遇，和女人們一決勝負時，拜在女人們卍字跳和天狗跳的絕招下。十兵衛實在很佩服那些女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殺死敵手。明成原想陷害敵人，却反而中了敵人的圈套，不過，當時如果沒有女人們的援助，恐怕連自己也早已化爲枯骨了。

「其實我的戰略也靠不住了。」

十兵衛想着。對方也不是簡單的人物，何況現在這邊是四面楚歌的局面，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戰略能够反敗爲勝，只好相信自己，相信女人，相信上天會幫助他們達成復仇的心願，此外已別無他法了。眼前，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須同心協力，組成鋼鐵般的陣容，才能獲得最後勝利。

十兵衛心想，她們爲何老是鬱鬱寡歡？如果是因爲旅途勞頓所引起的，自己實在應該安慰安慰她們，但是，女人的心理變化莫測，他怕問多了會惹來無謂的麻煩。所以一路上，十兵衛和四個女人之間，經常保持着沉默，就是這個緣故。

他們從白河出發，走了兩里多的路，來到了飯土用旅社，此地距離上小屋約一里路左右。

在這晴朗的秋天裡，只聽到三個和尙的笑聲。

——不久，後面五個人突然停下脚步。

原來圭子在岩石上扭到了脚。

「我背妳！」

十兵衛說道。圭子痛得臉色發青，但仍强忍着痛楚說道：「不，謝謝你，我還能走！」

「那怎麼成，別再虐待妳的脚了，妳有重責在身，不必客氣了，來！」十兵衛蹲在圭子面前，準備背她。

圭子唯恐自己擔誤了大家的時間，只好紅着臉把雙手搭在十兵衛的肩上。

這時，一陣尖銳刺耳的聲音叫道：

「還沒看到敵人，就扭傷了脚，眞差勁！」

「什麼有重責在身，恐怕是因爲有十兵衛先生在身旁吧！」阿品和阿鳥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一路上受十兵衛先生的照顧，已經很不好意思了，現在還要人家背，成什麼話？」

兩個女人越說越苛薄。十兵衛覺得她們實在很莫名其妙，於是苦笑道：

「妳們快別這麼說！從江戶出發已經走了五十里路，就是男人也會感到腿酸，何況女人呢？而且她是眞的扭到脚，並不是故意偷懶。背一兩個女人走路，在我來說，根本不算一回事，妳們不必耿耿於懷。」

從圭子的頭巾下，面可以看到她的臉色蒼白，毫無血色。

「這都是我的疏忽！」圭子毅然說道：「我決定自己走，萬一我走不動，妳們就拋下我吧！」

「但是敵人來了怎麼辦呢？」

「明成的行列不久會經過這裡，我就埋伏在這附近，祗要能够殺死七槍中的任何一個，也就够本了。」

「傻瓜，事情如果像妳說的那麼簡單，我也不必這麼

辛苦了。」十兵衛嚴肅地斥責圭子，另一方面也想用激將法鼓勵她，於是又說道：「像妳這種死法，根本是毫無價值！」

「即使沒有價值也不要緊！」圭子蹲在地上，以雙手掩面，不停地抽泣。

十兵衛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抬頭一看，沙和仍楞楞地站在他的前面，而和尚們已經越過山崖不見踪影了。於是他把雙手搭在圭子的肩上，說道：

「別說那些孩子氣的話了，如果妳再鬧下去，我就是用挑，也要把妳挑去。」然後轉頭對阿品和阿鳥說：

「妳們怎麼會講出這麼無情無義的話？在復仇之前，大家應該團結合作，同心協力地對付敵人才對！雖然妳們的父母和丈夫各不相同，但是，殺害妳們父母和丈夫的兇手却是同一個人，大家應該情同手足才對呀！」

出乎意料之外，阿品和阿鳥竟然一面哭，一面喊道：

「可是你只對圭子獻慇勤！自從鬼面女出現，讓圭子喬扮新娘以來，你一直都在袒護她。」

二

「住嘴！」十兵衛大聲喝道。

他實在被這兩個女人氣炸了，女人最會胡思亂想，甚至連男人毫無所覺的事，她們也會想入非非。——她們所講的事，十兵衛當然都知道，但是，他却沒想到她們竟然會把自己當成那種荒唐的人，難怪他既驚訝又憤怒。

「妳們越講越荒唐！」平時十兵衛並沒有口吃，這次却氣得結結巴巴：「妳們說我只對圭子獻慇懃，妳們是在吃醋嗎？其實我對妳們七個都是一視同仁，只是一心一意想幫助妳們報仇，我絕不會對某一個特別好，或故意巴結任何一個，所以妳們千萬別胡思亂想！」

阿品和阿鳥楞楞地站着，連圭子也被十兵衛的氣勢嚇住了，她目瞪口呆地望着十兵衛，十兵衛繼續說道：

「只教妳們武術兵法，沒教妳們修心養性，是我最大的錯誤！對妳們這些性情古怪的女人，我實在窮於應付，妳們還是重新回到禪師那兒去討教吧！」

「好，我們立刻就去！」

「我們立刻回到澤庵禪師那兒！」

「十兵衛先生，就此告別了！」阿品和阿鳥流着淚說道，並且向十兵衛行了禮。

十兵衛大吃一驚，其實他只是信口說說，並非有意叫她們回澤庵那兒。

不過，阿品和阿鳥去意已堅，很快便折回山麓，十兵

衛看到這種情形實在無可奈何。

十兵衛心想——既然彼此之間已經鬧僵了，如果再繼續走下去，必然會更彆扭，倒不如暫時分開。說實在的，這兩個人不被澤庵臭罵一頓，是不會清醒的！

他默默地目送她們離去，突然又想到阿品和阿鳥回到澤庵禪師身邊，雖然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但是，在投奔澤庵禪師的途中，一定會遇見加藤明成的行列。——

「喂！」十兵衛大聲喊道：「你們聽着，待會兒千萬別被加藤的行列發覺啊！妳們要躲起來，讓他們先通過，知道嗎？千萬別動手哦！」

兩人回過頭揮動斗笠，示意她們已經聽到了，然後又往山麓跑去——

「……怎麼會變成這樣？」十兵衛喃喃自語，轉身問站在前面不遠處的沙和道：

「她們究竟存着什麼心理？」

「我怎麼知道！」連沙和也變得愛理不理的樣子。

「沙和小姐，妳是否也覺得我對圭子特別好呢？」十兵衛突然覺得天下的女人都很可怕。

「除了我之外，你對任何人都很好。」說完之後，沙和也掉頭跑開了。

沙和一向都很溫柔體貼，但是，今天態度也變得很奇怪。

十兵衛默默地目送着沙和，心想：這下可糟了！於是立刻蹲下去，叫道：

「走吧！圭子小姐。」他背向着圭子，準備背她。

「怎麼啦？」剛才圭子的身體還靠在十兵衛身旁，現在却不肯讓十兵衛背。

十兵衛猛一回頭，恰好與圭子面對面，看到頭巾那張嬌羞的臉蛋竟比紅葉還要紅，他的臉也不禁紅了起來，連忙轉過頭去。

「來吧！我背妳。」他用命令的口吻，大聲說道。

三個和尚繞過懸崖，再折回來時，十兵衛正好背着圭子站起來。

「怎麼啦？十兵衛！剛才好像聽你在喊什麼似的。」

「我們回來的時候，在半路遇見沙和，問她究竟發生什麼事，她說不知道，然後就掉頭走開了。」

「咦，阿品和阿鳥怎麼不見了？」

「她們突然想回澤庵禪師那兒，剛才走的！」十兵衛難過地回答道。

「這暫且不談，圭子小姐又怎麼啦？」

「她的脚扭到了！」

三個和尚看看十兵衛，又望望圭子，然後發出會心的

微笑，說道：

「大概因爲十兵衛背圭子，所以她們都吃醋了。」

「嗯！可能是吧！但是她們有重責在身，却在這種緊要關頭，儘說些孩子氣的話，所以我很生氣，罵了她們幾句。」

「其實眞正原因不是她們說的話太孩子氣，這只不過是導火線罷了！我們早就預料到旅途中一定會發生這種事的。」

「你們說什麽呀？」

「十兵衛先生，你不必生氣，她們既有報仇的膽量，却又因爲你只背其中一個人，而跟你鬧彆扭，這不是很可愛嗎？」三個和尙好像蠻不在乎地，一面走一面說。

看到十兵衛生氣的樣子，三個和尙不禁哈哈大笑：

「剛才你不是說過，可憂的不是劍難，而是女難！」

「你們越說越不像話了！」

「劍難方面由貧僧來應付吧！」

這三個和尙在開玩笑時，圭子姑娘的表情究竟如何？只要從她在十兵衛背上挪來挪去的動作，就可猜想出來。

他們走了不到五百公尺，便聽到遠處傳來急促的馬蹄聲，在這空曠的山野中，馬蹄聲顯得特別響亮。

「那是什麽聲音？」十兵衛很訝異地問道。

「是馬蹄聲！」三個和尙也停下了脚步。

「距離我們還很遠，不過，馬跑得很快……大概是武士騎的。」十兵衛側耳傾聽了一會兒然後說道。

「大概是漆戶虹七郎吧！」其中一位和尙猜道。

「不，他早就回會津去了。」十兵衛搖着頭說：「不過，這個馬蹄聲聽起來，殺氣騰騰的。」

「大概是會津武士吧！」

「嗯！很有可能！」十兵衛的臉色立刻變了。

三個和尙看到這種情形，問道：

「你在擔心剛剛離開的兩位姑娘？」

「嗯！——不過，我提醒過她們，萬一遇到明成的行列，要趕快躱起來，先讓他們通過，千萬不可動手。」

這種事，她們固然知道，但是，若遇到七槍中的任何一個，她們又怎能應付得了呢？

尤其阿品和阿鳥都很自負，而且剛才跟十兵衛發生爭執，情緒一定很激動，——十個會津武士還是小事，可憂的是七槍中的任何一個。

「等一下！」十兵衛說着，把圭子放下來。

「再等一下！」他好像在阻止遠方的阿品和阿鳥，勸她們不要輕擧妄動。

「馬蹄聲已經聽不見了！」又往前走了十幾步之後，

十兵衛很驚訝地叫道。

三

十兵衛的心裡清楚得很。

他並非只對圭子親切，其實圭子扭到脚，他背她，這是義不容辭的。

和尙說得好這不過是導火線罷了。自出外旅行以來，大家內心所壓抑的感情，已不知不覺爆發了。

每天晚上，十兵衛都爲她們添加衣物，生怕她們着了凉，她們也知道誰在偷看自己的睡相。有時候她們會暗地裏幫十兵衛洗洗衣服、綁腿，這些十兵衛也都十分清楚。

雖然四個女人互相牽制，除了阿鳥之外，其餘都是有夫之婦，但是，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殺敵復仇。

柳生十兵衛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劍俠，事實上，他也是一萬石藩主的繼承人，他一心一意想幫助這些女人完成心願，除此之外，別無他想。

她們固然很瞭解十兵衛的心理，但是，長久以來壓抑在心裡的感情，却因爲那根導火線而爆發了，這或許也是由於旅途勞頓的緣故吧！不過，如果那四個女人再繼續跟他生活十天，她們還是會受不了，因爲她們都想討好十兵衛，一旦無法如願，便會一個個離他而去。

——阿品和阿鳥表面看來很堅强，其實內心比溫柔的圭子更懦弱。

「不過——」

阿品和阿鳥一面流淚，一面跑，她們都覺得很懊悔。

「我們爲何對十先生講那些無恥的話——」

「十兵衛先生聽到我們的話之後，臉上那種驚訝的表情——」

說實在的，她們並不喜歡回到澤庵那兒，無論吃什麽苦，能陪在十兵衛身邊，總比在千繪身邊幸福得多，但是自己却拋棄了幸福。

兩個人雖然都很想再回到十兵衛身邊，但腿却不聽使喚，拼命往南走，一方面是因爲她們兩個都好强，誰也不願先提出這種要求，另一方面是因爲下坡路非快跑不可。

在蕭颯的秋風中，隱約傳來馬蹄聲。

「……咦？」兩個人在斜坡上停下脚步。

一邊是懸崖，另一邊是溪流，她們已經走到懸崖與溪谷間的小路了，沿着懸崖，是一條銀帶般的羊腸小徑。

小徑的轉角處，出現一匹馬，一個武士騎着馬向她們這邊跑過來。

「鶯巢廉助！」兩個人異口同聲地叫道。

她們兩人交換了個眼色，刹那間，十兵衛的影子已經從她們的心裡消失了。

「鶯巢廉助！」

「……只有他一個人。」她們燃起了一股殺氣。

馬蹄聲漸漸接近了。看樣子，明成的行列還沒到達會津越後道，可是，鶯巢廉助為何獨自騎馬趕來？難道他也和漆戶虹七郎一樣，準備開先鋒趕到會津嗎？

此刻，她們心中已經充滿產生復仇的意念，對這些問題，根本不加考慮，只望立刻殺掉廉助，完成她們復仇的心願。

可是，她們突然想起十兵衛的叮嚀——萬一遇到明成的行列，要趕快躲起來，先讓他們通過，千萬不可動手。但是，現在快接近她們的並不是明成的行列，而是鶯巢廉助一個人，她們固然對廉助的怪力和拳法也很瞭解，卻總抱着一絲僥倖的心理。

「我們要不要通知十兵衛他們？」

「……不，已經來不及了，那匹馬一定會追上我們的！」

「可是十兵衛曾說過，見到他們一定要趕快躲起來，讓他們先通過。」

「這裏一邊是山崖，一邊又是河谷，那有我們藏身之處？」

兩個人一面喘息，一面商量着。其實她們早已決定動手，即使附近有藏身處，她們也不想躲起來。

「對方只有一個人，這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阿鳥得意洋洋地說。

「說得也是，廉助騎在馬上，正是我們下手的大好機會——」阿品把面頰貼近阿鳥。

「妳的意思是？」

「如此，如此！」

她們竊竊私語之後，阿品連忙放下背上的行李，阿鳥也開始撿起脚邊的石頭，她們繞過懸崖的轉角處，來到較寬濶的道路上。

馬蹄聲已經接近了，顯然鶯巢廉助也上山來了。

他聽說堀族的女人們埋伏在主君行列的前面——這個情報是由虹七郎傳來的，所以和一眼房、銀四郎等，一面搜尋敵人的踪跡，一面前進。

馬匹即將繞過懸崖的轉角處。

就在這一刹那——「咻」的一聲，懸崖那邊突然滾來一個紅色的東西纏住馬脚，原來這是以石頭為錘，用紅繩做成的索套。

於是馬的後脚懸空了。緊接着又是一條繫着石頭的紅

套索滾了過來。

四

當然，繩子像絲一樣，很快地斷裂了。

可是，這匹快速的悍馬，在懸崖的轉角處，卻亂了步伐，馬蹄都懸空了，看起來好像一隻巨型的怪獸，牠拚命地把蹄伸到小路的另一邊，身體不停地朝後倒退，但是不久，終於隨着岩石和紅葉的沙沙聲，滾下懸崖去了。

「幹得好！」兩個和尚突然從懸崖邊跳出來，走到小路中央，停下脚步。她們頭上的斗笠已經摘掉了，一看就知道是阿品和阿鳥。

其實她們跳出來的那一刹那，早已看清滾下懸崖的馬上並沒有人影，不過，她們一直在注意套索纏住馬腿的技術，當她們看到自己使出的這項絕招成功時，不禁得意忘形，忘了大敵當前，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外移動。

「……」

「……」

等她們驚醒過來，看到廉助不由得呆住了。

這時，鶯巢廉助也吃驚地在她們面前楞楞地站着。

——當馬蹄懸空的那一刹那，廉助很小心地從馬鞍上跳下來，而且很輕易地穩住了脚步。

廉助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一樣大，但卻不是被剛才的突襲嚇到的，——現在他已經明白了一切。

「……哦，我還以為妳們是和尚呢！」他一面微笑着，一面喃喃自語道：「改裝了！——眞想不到！難怪從外表上認不出來！」

阿品和阿鳥迅速地跑回懸崖邊，想取回她們的拐杖。

——化裝成和尚，這是十兵衛出的主意，也是他的高明之處，現在一旦被對方揭穿，不僅為了報仇，同時也為了爭回面子，絕不能讓對方活下去。

雖然，兩支閃閃發光的拐杖在秋陽中揮動着，但是，廉助卻非常鎮靜，他一面微笑，一面說道：

「只有妳們兩個嗎？這就怪了，其他傢伙都跑到那去了？」

「嗯，的確跟普通小姐不同，武功好像不錯，——我最喜歡練過武的人，——咦，這不就是那個鬼面人的臉孔嗎？來！讓我欣賞欣賞！」廉助滿不在乎地走了過來。

阿品和阿鳥氣得一句都說不出來，猛然襲擊過去。她們的眼裏充滿殺氣。

「噢！」

隨着獅吼般的咆哮，兩支利刄在空中靜止了。——鶯

巢廉助張開一雙强勁的手腕，把兩支利刄抓住了。

這是多麽堅靱的鋼鐵肌膚！不，看起來不但强靱，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鷲巢廉助抓着兩支利刄，說道：

「就憑妳們兩個，想殺我？我看妳們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妳們兩個即使都練過武功，也拿我沒辦法！趕快把其他傢伙的行踪告訴我！」

說着，他開始緩緩縮回兩隻手，於是兩位小姐就被他拉到身邊。

「還不快說！」

他的話一說完，阿品和阿鳥立刻放棄手中的刀，想要向後退，可是，廉助的動作比她們更快，他矯捷地向上一跳，雙膝剛好打中她們的心窩，兩個女人立刻抱胸倒在地上，痛得昏死過去，渾身不停地顫抖。

廉助丢下手中的利刄，露出猙獰的笑容，望着兩個在地上痛苦掙扎的女人，說道：

「眞勇敢！竟敢向七槍中的鷲巢廉助挑戰，……不過，妳們未免也太愚蠢了，現在該覺悟了吧！一想到妳們從前處處跟我們作對，我就恨不得把妳們一腳踩扁，讓妳們的五臟從七孔噴出來，……不過，現在我又想到另一個更有趣的方法了！」

他把視線移向馬路，撿起散落滿地的碎紅繩。

他用紅繩綁住她們的脚踝，又叫她們摘下頭巾，並且脫掉黑色袈裟、綁腿和草鞋。

兩個女人剛才被對方打中心窩時，像不知中了什麽邪術，只覺得下腹劇痛，由脈溥傳到胸部，呼吸大約停止了一分鐘，然後才又恢復，此刻她們只能痛苦地趴在地上掙扎。

「哦，好美！——阿品姑娘，敝人眞是有幸，竟能親眼看到妳美麗的胴體，從前在會津時，就常聽人說起妳的美貌與多情，如今親眼看到，竟比傳說中的更美麗、更動人！」

廉助露出邪惡的笑容，放肆的注視。

他蹲下來，用力抬起阿鳥的雙腿，架在自己的肩頭。

「讓我也來學學妳冒充和尚吧！」他迅速地站起來，叫道：「看！女人的袈裟！」

四隻脚在廉助寬大的肩上繞成兩個圓環，阿品倒掛在他的前胸，阿鳥倒掛在他的背後，兩個可憐的女人的秀髮都被拖在地上。

「哇，多美呀！」

鷲巢廉助把兩個女人架在肩上，好像很輕鬆似的，一面走，一面叫着，不過，他也小心翼翼地把刀握在左手。

這個巨人看起來好像還很風雅，他也曾讚嘆紅葉山景的美麗，但是，這種殘酷的遊戲却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很難過吧？趕快叫妳們的同伴出來呀！否則別想放人！」

廉助一面笑，一面伸出舌頭舔舐阿鳥的脚底，並且用那隻毛茸茸的手，撫弄着阿品的胴體。

兩個人被倒掛着，淚水沿着頭髮不停的往下流。

他們覺得很可恥，而且很不甘心。——再加上脚踝被綁得太緊，身體又倒掛着，所以實在痛苦不堪。

「無論妳們的同伴拿什麽武器，我只要用妳們兩個人做擋箭牌，料他們也不敢動手！」廉助一面往前走，一面說道：

「喂，還有其他女人在嗎？」他的叫聲像鐘鳴一般，從深山傳出了回音。

「你們所要等待的會津七槍鷲巢廉助，已經來了，快出來比個高下吧！」

掛在肩上的四隻脚，因疼痛過度而抽搐，她們的臉色漲得通紅，好像快要斷氣似的，不停地呻吟着，但是廉助却反而更加得意，他繼續叫道：

「還有什麽可怕的女鬼，趕快出來吧！」廉助突然覺得有一對憤怒的眼神在注視着自己。

不過那個謎樣的男人，劍法雖然很厲害，但是現在前有阿品和後有阿鳥做自己的擋箭牌，只要對方一動手，他一根指頭就能把這兩個女人送上西天，所以廉助相信對方絕不敢輕舉妄動。

「膽小鬼！你們明知阿品和阿鳥已經面臨死亡邊緣，竟然還不趕快出來救她們，是不是怕死啊？」他哈哈大笑道。

五

「……我們現在衝出去，簡直就是鷄蛋碰石頭！」多聞和尙心亂如麻地說過。

「……十兵衛先生，該怎麽辦呢？」雲林和尙緊張地問着。

這兒雖然不是山谷，不過，一邊凹進山裡，周圍長滿了茂密的狗尾草，前面有個斜坡，從這裡眺望可以看到下面的馬路。

十兵衛好像沒有聽到和尙們的話，他一直注視着下面的馬路，他看到鷲巢廉助扛着兩個女人，向山上走過來，他的額頭不斷地冒出冷汗。

——現在十兵衛心裡最痛苦的，就是自己爲何讓她們

離開？

雖然，他也知道事到如今，懊悔也無濟於事，但是，却又不敢輕易動手，畢竟對方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

眼看着她們的臉已經漲成紫紅色，恐怕捱不了多久就會斷氣了。

十兵衛不禁心一橫不顧一切地撥開狗尾草，向前衝過去。

「等一下！」站在一邊的多聞和尙抓住了十兵衛的手腕。

「你要到那去？」

「當然是去救她們囉！」

「你有辦法救她們嗎？」左邊的雲林和尙很疑惑地問道。

「那個人是拳術高手，說不定你還沒跑到他身邊，阿品和阿鳥就會被他捏死了。」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冒一次險！」十兵衛毅然的說道：「我一定要設法把她們救回來。」

「你這樣不但會犧牲自己，而且也救不回阿品和阿鳥來！」多聞和尙心平氣和地勸着殺氣騰騰的十兵衛道：

「你這樣着急，絕對想不出好辦法，何況對方也是有備而來！」

「那麼，你們究竟要我怎麼做呢？」

「我們或許有辦法救她們！」

「你們？」十兵衛楞楞地站着。

「十兵衛先生，你記不記得你祖父柳生石舟齋的老師上泉伊勢守，他曾經不費一槍一砲，從歹徒手中奪回一個孩子的性命，你大概聽說過這個故事吧！」

「……」

「那强盜竄入了倉庫，用刀頂住孩子的胸口，大家都不敢動手，當時伊勢守剛好路過那裡，他化裝成和尙的模樣，拿着飯糰，走進倉庫，趁着强盜注意飯糰的當兒，一個箭步衝到强盜身旁，奪下强盜手中的刀，把他活活劈成兩半——」

「你說的話固然很有道理，不過——」十兵衛覺得非常爲難，他說道：

「鷲巢廉助不可能像强盜那麼傻，何況你們的膽量也比不上伊勢守！」

「其實現在就算伊勢守在這兒，恐怕他也無法應付這種場面！」

「不過，現在也只有我們才能救阿品和阿鳥！」多聞和雲林一面說着，一面露出會心的微笑。

十兵衛看到這種情景，突然楞住了，這兩個和尙，從

來沒有拿過刀呀！

「請你把刀借給我們吧！」兩位和尙轉頭對十兵衛說道。

他們分別從圭子和沙和手中，接過了那藏有利刄的拐杖。

「你們知道拐杖的用法嗎？」十兵衛很緊張地問道。

「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禪理！」

「不過，禪劍一體却是澤庵禪師最得意的教義——十兵衛，你看我表演禪劍一體的眞功夫吧！」說着，兩位和尙笨拙地抽出拐杖裡的利刄，交換了一個眼色，微微地一笑，道：

「那麼我們走了！剛才雲林和尙跟十兵衛先生開玩笑時，會說過劍難由我們負責，現在眞的實現了。」

「英雄救美，這也是我們的艷福呀！」他們臨走前，還幽了最後一默。

兩個和尙拉低頭巾，把刀銜在嘴裡，各自走過狗尾草叢，奔向馬路那邊。

「……」

十兵衛覺得一陣寒氣從心底升起，他愣愣地目送他們離去。

六

鷲巢廉助發現兩個身穿黑衣，頭戴斗笠的人影，下山來，於是他停下了腳步。

「哦，終於來了，大爺正等着你呢！」他喃喃自語地說，喉嚨裡發出一陣恐怖的笑聲。

兩位和尙迎着秋風，從山上疾奔下來。——跑到馬路之後，就放慢了腳步，一左一右地跑向廉助。

廉助先是瞪大眼睛看他們，以爲他們是掘族的人或是那個面貌可怕的男人，到後來竟緊張地大聲狂叫：

「你們究竟是誰？」

雖然，他有兩個女人做人質，不怕對方採取任何行動。但是，他心裡仍然很擔心那個面貌可怕的男人——獨眼劍客的出現。

那兩位和尙嘴裡銜着刀，黑色的袈裟被秋風吹得颯颯作響，他們已經逐漸接近廉助了。

雖然，他們的頭巾拉得很低，嘴裡又銜着刀，廉助終於還是瞄到他們的臉孔，他們不是女人，更不是那個獨眼劍客，看起來不過是兩個平凡無奇的男人——但他們爲何把刀銜在嘴裡？這究竟有什麼用意呢？

廉助心中疑竇頓生，他發現他們非但全身未帶一絲殺

氣，而且根本就不是練家子。

現在他們只距離廉助約二十公尺。

「你們究竟是誰？」廉助再次問道。

和尚默默不語。老實說，嘴裡銜着刀，就算他們有意回答，也開不了口。

距離拉到十一、二公尺了。

廉助的右手放在刀柄上，他原想拔刀出鞘，但現在却不想拔了，因爲他實在無法判斷這兩個和尚究竟是敵？是友？——

六、五、四、三公尺……即將接近了。

廉助現在就是想拔刀也來不及了，何況他是站在死角上！——這樣近的距離，最好的制敵法是肉溥，廉助扔了刀，迎上前去。

「你們是不是瘋子？」廉助叫道。

他一面吶喊，一面揮拳，左右開弓，剛好打中和尚的斗笠，和尚嘴裡銜的刀和頭上的斗笠都一起掉在地上。

「阿品、阿鳥快把刀撿起來！」

「斬魔的利劍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廉助又揮出了第二拳，這一拳猛如重鉈，不僅打碎了斗笠，連和尚的頭蓋骨也被擊得粉碎。

但就在這一剎那，廉助突然覺得手腕被纏住了，原來和尚在臨死之前，緊緊抱住了他的兩手。存心和他作最後的掙扎。

鷲巢廉助大叫起來，奮力揮動着雙手，掙扎着想要脫身，但是，那兩個和尚雖然已經斷氣，手腕却依舊像鐵鏈般牢牢纏住廉助，紋風不動。兩具屍體被廉助左摔右甩，仍然緊緊地纏在廉助的兩臂上，鮮血沿着屍身的頭部不斷地湧出來。

廉助的嘶叫聲越來越瘋狂，足以震撼山河，路面已經被和尚屍體所湧出的鮮血，染成一條血路了。

這時，阿品、阿鳥撿起地上的兩把刀，使出生平所有的力氣朝着廉助奮力砍去，只聽得一聲裂人心肺的慘叫，廉助的雙脚已被齊膝砍下。

「你們這些傢伙！」廉助淒厲的嘶喊着。

他的聲音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叫聲了。他倒在地上無助地掙扎蠕動，就像是隻巨型的毛毛蟲，兩具和尚屍體，還纏在他的手臂上。從前他的指力能在竹節上戳出洞，脚力更足以踢開旁人掛移不動的鐵門，如今却連自己的小腿也保不住了。

鮮血不斷由膝蓋處的創口噴出，他的臉色漸漸開始發紫。廉助倒在血泊中不住地打滾。

「我鷲巢廉助是絕對不會認輸的——」廉助咬牙切齒地叫道。

突然三個人像疾風般，從山上下來。

「我的頭偏偏不給你們！」廉助一面呻吟，一面掙扎着爬向懸崖。——他已經不得不認輸了。

爬，沒手沒脚的人怎麼能爬呢？他不過是靠着僅餘的一絲蠻力在地上蠕動罷了。

在距離懸崖約一公尺的地方，廉助的胸口被十兵衛狠狠踩住。

「沙和小姐，把他的頭砍下來！」柳生十兵衛一面說着，一面望着已經死去的。

從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與廉助一樣都認輸了。

「這大概就是澤庵的眞傳吧！」

另一個和尚——藥師和尚雙手合十，神色虔敬地喃喃唸道。

會津地界

一

勢至嶺上，一座古老的巨石路標，矗立在山道盡頭。

巨石上，四個蒼勁的大字——會津地界——在秋陽下閃閃發光。

從這裏，下可俯瞰北方澄如明鏡的豬苗代湖，遠可眺望北邊綿延數里的山巒。山勢旖旎，風光秀麗。

然而，此刻却沒有人有那份閒情逸致來漫賞這一片大好風景。

此處距白河約八里。至會津若松約十里。

勢至嶺巔橫圍着一道黝黑的柵欄，嶺上燦然的秋雲掩映，蒼茫中隱透着一股悽壯、磅礴的氣勢。

這是一個古老的「關卡」。

雖名爲「關卡」，却經常只有兩個老弱藩卒在那裏打盹，平日，連個下級武官都難得一見。

但這天不知怎麼回事，竟站滿了手執長槍的武士，殺氣騰騰。

除了一眼便能確定是尋常的農夫與商人外，這天凡是進入會津地界的旅客，全都要經過一番徹底的盤查。

武士們個個凶神惡煞似的，緊張而嚴密地檢視那些頭戴罩臉笠帽的僧人與道士——包着頭巾，垂臉低首的女人更是一個也不放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不是會津藩主在這兩天內要回國，怕被……所以才……」

「噢？」

通過檢查的旅客們弓着身子、滿臉惶惑地越過關卡，一路上忍不住竊竊私語。

「站住！」

突然從他們身後暴出一聲大喝，穿雲裂帛，驚得那些旅客們顫危危地停住脚步，相顧失措。

「那個和尚！」

被叫住的是個臉藏在笠帽下的雲遊僧。但他與那些接受盤查的人們不同，他是由西往東，正要出會津地界。

——自會津出來的旅客是通行自如的。

「和尚，你不是才進入會津沒一會兒嗎？」

跨步過來的武士高頭大馬，兩隻衣袖被爽烈的秋風吹得咻咻作響——此人正是漆戶虹七郎。

「你爲什麼又回頭呢？」

被盤詢的雲遊僧大約五十出頭，面貌飄然似已了悟一切，他愕然地回答說：

「我丟了一件東西……所以……」

「丟了東西？」

「是呀！我在山脚下休息時明明還在，剛才想起來，却發覺不見了。那封信是家師的親筆，老衲非把它送到上山不可！」

「什麼信？」

「唉，……這，這下只好說啦！家師就是江戶東海寺的澤庵大師，最近打算到上山參禪，派我先送信去——偏偏……」

「澤庵大師——」

漆戶虹七郎稍微變了臉色。

「尊師到上山會經過這裏嗎？大師是將軍家供奉的貴人，途經蔽藩是件大事，幕府怎麼沒先知會一聲？要是怠慢了大師，蔽藩吃罪不起呀！」

「哦，那是因爲家師打算從福島繞道米澤，不打貴藩經過，不敢驚動……」雲遊僧說。

「既是大師弟子，蔽藩理當相助——那封信既是如此要緊，我立刻派人下山替您尋找。」

「不，不必這樣客氣，找不到也無妨的——」

那個雲遊僧顯然慌了一下，但立刻察覺這話與方才自相矛盾，馬上改口說：

「不敢躭誤各位的正事，待老衲先下山去尋，眞找不着的話，再來麻煩諸位大人幫忙——我現在就趕下山去，告辭。」

說完，轉頭便向東山而去了。

二

自峯頂到山脚，路途頗長——約有一里以上。

山徑上，雲遊僧似乘風落葉，一路飄然而下；他曾一度回頭察看有無他人跟蹤，隨後便閃身沒入路旁一片紅艷似火的楓林中。

「十兵衞先生！」雲遊僧朝林中低聲急喚。

楓紅深處應聲掠出五條身影，全是僧侶打扮。

那當然是柳生十兵衞與阿鳥她們。

主子脫臼的足踝像是全好了，和其他三個女人站在一

起，看來彼此相處得還不錯。

「我回來啦！」雲遊僧說着，摘下了笠帽。

原來他就是藥師和尚。

「問題來啦！」他深深地緩了緩氣，「眼前這道關卡是槍林劍樹、嚴絲密縫，連上回在宇都宮遇上的獨臂傢伙也在那裏，準是想把我們一網打盡！」

「漆戶虹七郎？」十兵衛的獨眼射出精光。

「就是他。那小子！那隻牛眼睜得比銅鈴還大，虎視眈眈的。」

「唔。」

十兵衛點了點頭，轉臉凝視着紅葉隙間隱現的峯頂。

勢至嶺周圍，羣山疊起，連綿不絕；天空中，漫渙的秋雲不住向遠方流逝。

流雲盡頭就是會津——一個遠離海洋、地勢陡起的藩國。

十兵衛閉上了那隻明眼，凝神良久，終於徐徐說出他的計劃。

「走小路吧！我們從沒設關卡的荒山翻過去。」

「不成！」藥師和尚搖着頭說，「方才我在峯頂上看得一清二楚，這附近的每座山頂，都有刀槍的反光，所有的路全被堵住了！」

「那——」阿鳥突然張嘴想說些什麼。

她已經摘下了笠帽，大眼睛裏沒有一絲恐懼，反而射出無畏的光采。

「我們幾個女的先過關，吸引住那幫人的注意，你們再和澤庵大師那組人趁亂過去，不就行啦？」她說。

「就憑妳們？」

十兵衛冷然睜開獨眼，無情地說：

「作夢！」

「我知道！我們不行！就算是作夢好了，至少你可以讓我們試試看嘛——大不了一死，有什麼好怕的！」阿鳥不服氣得嚷起來。

十兵衛望了她一眼，露出一絲溫柔的笑意。

「其實我也正是這個意思。不過，誘敵的工作要由我一個人來做。」

「什麼？」

四個女人彼此焦急地對望了一會，只聽得阿品喃喃自語道：

「那我們報的是什麼仇嘛？連個動手機會都沒有！」

十兵衛忍不住笑了出來。

「唉，妳們要拚命，也不必急在這個節骨眼兒嘛！」說着，他扮了個大鬼臉，「妳們還有任務哪！澤庵大師那組人需要妳們四位女英雄護駕——不過，到時可別像上回碰到鷲巢廉助那樣輕舉妄動哦！藥師和尚，我把這四位女菩薩交給你服侍啦！」

然後，他又附在藥師和尚耳旁，密語一陣。

「請告訴大師……到那時，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大搖大擺地過，否則就全功盡棄了！」

數分鐘後，這羣僧侶打扮的人中少了一個行脚，却出現了一位面戴猙獰鬼假面的玄衣人。

「運氣好的話，大家在會津相見吧！」

玄衣人說着，向前跨出數步，突然又停下來。

十兵衛方才站立的地方，躺着一個圓鼓鼓的布包。

鬼面玄衣人攤了攤手，大步走回來，點足一踢，布包便到了他的手上。

「嘿，差點把這份重禮給忘了！冬天還沒到哪，這種東西容易壞，放得發臭了怎麼送人呢？」

玄衣人說着，把布包往腰上一繫，縱身躍起，刹時，那條黑豹似的敏捷身影便已在漫野的楓紅裏，消失得無影無蹤。

三

——三天之後，晌午時分。

勢至嶺對面的山頭上，三個頭戴氈笠的武士在一間只有頂篷的小亭前四下張望，似乎在搜尋什麼。

其中一個忽然指着勢至山腰喊起來。

「回來了，回來了。」

「七槍陣的人還在嗎？」其他兩個立刻湊近來問。

「怎麼會不在，看，香爐銀四郎就在前面開道。」

「司馬一眼房跟在大轎旁……」另一個也指着說。

「咦，怎麼單沒看到鷲巢廉助？」

最早發現那行人的武士，突然猶豫地說道。但他隨即被同伴敲了一記頭。

「笑話！鷲巢廉助那個大塊頭還能隱身不成？再仔細看看……」

對面勢至山腰緩緩移動的行列，從這裏望過去，只是豆般大小的黑點。

這三個武士的眼睛何其銳利？而且他們個個像野獸一樣強壯、剽悍，決非普通的武士。

小屋前方的高樹上，掛着一個塞滿枯草等易燃之物的鐵籠，一點點吐着青煙，由勢至嶺上望過去，雲煙一色，根本看不出來。

這三人究竟是誰？是那一路的？

那行列已行至關卡前方，衆武士分別跪在山道兩旁，轎帘掀起，走出一個服裝鮮麗的漢子。

對山小屋前的武士，一點兒也沒放鬆他們的注意力，緊緊盯着勢至嶺上的任何風吹草動。

「啊！」三人中又有人叫了起來。

勢至山腰另有一行人自東迤邐而來。總共是九乘轎。轎旁隨着五個僧侶打扮的人。

他們大搖大擺，直向嶺上的關卡行去。

□　□　□

——加藤明成正接受着兩個奇特的人所帶給他的別開生面的迎接。

雖說奇特，那兩個人看來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女子與老人。

但是，那女子却是個絕色麗人，老人則蒼老得異乎尋常。他的膚色槁如死灰，皺縮的臉上擠滿了灰色蚯蚓般的紋路，奇怪的是，他頭上梳理光整的髮髻與胸前垂瀉的長鬚，全部漆黑如墨，潤澤如嬰。

更奇怪的是，那女子與老人的身上，都散發着一股艷魅似虹的精氣。

從轎中走出的明成，開口第一句便喚道：

「綏子！」

女人與老人並坐在關卡之前，望着明成，輕啓朱唇說道：

「陛下此行歸來，一切無恙。」

——無恙？

的確，明成不是已經安抵故國，在自己的土地上，踏出第一個足印了嗎？

然而明成形容憔悴——雙頰深陷、顏色慘白、髮絲枯散、眼瞳暗濁，比大限已至的病人還多幾分鬼氣。

那女子嫣然一笑，緩緩起身，嫋娜有致，風情萬種；金絲銀線交織的羽鳥，在她柔滑的白緞袍上，反射出秋陽燦爛、眩人的光輝。

綏子是明成的愛妾。

她輕移蓮步，款款地走過來，輕輕攬住她那憔悴的丈夫，擧起下巴，將自己柔若花瓣的兩片櫻唇，貼在明成乾癟的唇上。

在幾百個屏氣凝神的家臣面前，她把自己的舌尖伸進明成的口中，緩慢而溫柔地蠕動着……

不知過了多久，只聽得綏子嬌聲地說：

「陛下……請您把綏子的命都要了去吧！」

明成張開雙眼，好像整個人都變了，他的眼睛裏突然現出一股異樣的神采，兩頰微紅，適才無精打采的神色一掃而光。

「陛下……」綏子半闔着眼，如痴如醉地說：「從今以後，綏子要永遠跟在您的身邊，我要把我的整個人、整個生命都獻給您……」

關卡前，靜得可以聽到葉落的聲音。

全場的家臣，都被她那渾身的艷光懾住了。

接着，那個鬚髮如墨的老人開口了，他雄渾的聲音把在場的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請您放心回宮，銅伯在此！」

原來是蘆名銅伯，蘆名族的領袖。

他穿着一襲長及足踝的紅色道袍，全身散發着一股銳氣，凌厲逼人。

蘆名銅伯，一百零七歲——二十七歲的綏子，是他八十歲時所生的女兒。

「從春天到前些日，江戶一直傳凶報回來，害銅伯擔心死了！平安回來了就好，會津是銅牆鐵壁，誰也別想闖進來！」老人說。

「不錯，」先行回國的漆戶虹七郎說：「國境上現已佈滿了蘆名族的高手，那些糾纏不休的敵人，就是插翅也別想飛進會津！」

「只是這樣作有好處，也有壞處，很難說……」虹七郎又說。

「有好有壞？這是什麼意思？」明成急問。

「把那羣狗男女擋在外面，不是太便宜他們了嗎？如果能把他們誘進國內，來個甕中捉鼈，那才眞是痛快呢！到時，我一定要把他們一個個反吊着釘死在鶴城城門上，洩洩心頭這股窩囊氣！」虹七郎說。

明成一度恢復生氣的面孔，又開始慘白起來。

「銅伯，」他顫聲道：「要暗算我的不只是堀家那些女人，另外還有個不知底細的傢伙，在替她們撐腰，在江戶被人殺死的大道寺鐵齋、平賀孫兵衞、具足丈之進等蘆名高手，據我判斷全是死在他的手上。」

「鐵齋、孫兵衞、丈之進。」老人咬牙切齒地吐出這些死者的名字，「當時要是有我在，看誰能動得了他們！不過，死得好！這些廢物！」

蘆名銅伯臉上只有憎惡與輕蔑的表情，沒有一點悲傷或遺憾。

突然，老人窪陷的鷹眼中，射出兩道烱烱的陰光，他緊盯着明成身後的司馬一眼房與香爐銀四郎。

「鷲巢廉助呢？他到那兒去了？」老人暴喝。

一眼房與銀四郎的心頭，頓時涼了半截。

「他不是先回來了嗎？」兩人異口同聲地叫起來。

「在上小屋時，那傢伙不是先趕回來了嗎？」一眼房喃喃地說。

老人鷹眼中的怒光更加銳利。

「混蛋！」他從喉嚨中狠狠地吐出這兩個字。聲音雖然很低，却震得在場的人耳膜發痛。

「那個笨蛋八成是死了！技藝不精被人殺了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你們這兩個傢伙居然連自己的人被宰了都不知道，傳出去以後，你們還要不要在道上混？眞是替我丟臉！」

老人正待再罵下去，突然遠方傳來一陣人聲，他停住嘴，側耳傾聽。

一個藩卒從遠處跑來報告：

「來了九頂轎、五個和尚！」

四

關卡前，刀槍林立。身材魁偉、獨臂獨眼的漆戶虹七郎站在那裏，擺着「有我當關，誰也別想進來」的架勢。

關外，九乘轎、五個和尚，浩浩蕩蕩地朝着關卡這邊來，領頭的和尚遠遠地就向虹七郎打了個招呼，他滿臉堆着笑說：

「前天眞是打擾您了！」

他正是先前說自己丟了信的雲遊僧——藥師和尚。

「那天下山後雖然沒把信找到，却剛好迎上了寫信的人……呵，呵，呵，我這個送信的，一路遊山玩水，誤了時間不說，連信都給丟了，方才還挨了師父一頓罵！眞是自作孽，不可活——你說是不是？」

「師父？你是說澤庵大師來了？」

虹七郎好像着了魔似的，兩眼緊緊盯着那頂領先的大轎。

藥師和尚也不答話，逕自把頭抬得高高的，以響亮的聲音報道：

「江戶萬松山東海寺住持宗彭澤庵，欲往上山，路過貴藩，請准予通行。」

「什……什麼！」明成臉色大變。

澤庵大師是將軍家供奉的高僧，突然在此時光臨，明成當然知道事情不簡單；關上的武士們也都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藥師和尚不理會他們的驚訝，繼續扯開嗓門喊道：

「行嗎？」

長長的尾音還沒有結束，他便像理所當然似的，下巴朝前歪了歪，向轎伕們作勢，要他們過關。

於是幾頂轎子很快地被抬進柵欄。

漆戶虹七郎愣了好一會，突然像大夢初醒似的，飛身擋在這行人的前頭，大喝道：

「等——等一下！和尚，幕府沒有知會蔽藩，蔽藩怎麼知道他究竟是不是……」

「你這算是什麼話？」藥師和尚喝道，轉頭對那頂大轎說：「師父，您聽到了嗎？」

「什麼事？」轎中傳來一個慈祥、蒼老的聲音。

「您沒聽到嗎？他說您是個冒牌貨！」

虹七郎立刻打斷藥師和尚，說道：

「得罪，得罪，蔽藩最近可能會有歹徒混進來，所以不得不嚴加防範——但，蔽藩着實沒接到任何知會的公文書，怎能確定……」

「師父，您聽到了吧？」藥師和尚又向轎中說。

「聽到啦！什麼歹徒、公文的，呵，眞有趣……」

轎中傳出一陣和藹的笑聲，而那轎頂却被震得快要飛了。笑聲停止後，污穢的轎帘掀了開來，走出一位高僧。

「你說我老和尚可能是歹人假扮的……嗯，還眞夠機警、眞夠細心的——不過，你既然有這份聰明，怎麼會忽略掉另一件事呢？」這位高僧慈藹地對虹七郎說道。

虹七郎被說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訥訥問道：

「那件事？」

那高僧捻鬚笑道：

「說不定那些歹人棋高一着，化裝成你們藩主，已經進入會津國境了！」

那個高僧頭已經禿了，白髯垂胸，身材略微矮小，他毫不把嶺上的緊張氣氛放在眼裏，背着雙手，逕自到一邊去，眺望北面湖泊的景色。

「這湖山風景，眞是天下無雙！」

他不由得讚歎一聲，似乎是自內心由衷地感到滿足。然後，他面向北方自言自語地說：

「會津的百姓呀，我是從江戶來的老和尚，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們一件事，目下江戶最轟動的新聞，就是出現了一位假會津藩主——也就是說，你們隨時都要當心，也許你們防備了半天，却放進了一個冒牌貨，那不是危險極了嗎！」

虹七郎的右手，本能地握緊了刀柄。

會津藩主加藤明成站在他身後不遠，正瞪着大眼望着這邊的動靜。

虹七郎的方寸亂了。他想：這老髯究竟是不是眞的澤庵呢？他握着刀柄，不敢貿然行動。

這位白髯老和尚毫不在意地笑着繼續說：

「那個冒牌貨還是個色鬼、笨傢伙……前一陣子，他居然溜進江戶竹橋天樹院，到將軍嫡親姐姐的寢宮去，結果被人綁了吊在天樹院門上，風吹日晒了好幾天。後來人見了，大家都說，會津藩主得罪了將軍。作了這麼一件大醜事，當然不能在江戶繼續待下去，只好逃回會津啦！老實說，相信那個傢伙是冒牌貨的，大概也只有我老和尚一個人，人人都說那個色鬼就是如假包換的會津藩主——可是，我再怎麼也不相信，堂堂會津藩主那會做出這種事來？對不對？」

他頓了一會，又說道：

「不過，當時不只他自己親口說自己是會津藩主，連上上下下見過你們藩主的官兒們，也都說沒錯——這事，還眞有點蹊蹺！」

這番話說出來，在場的武士個個手心都冒出了冷汗。虹七郎更是不用說，他轉頭向明成求助：

「陛……陛……」

他是想喊「陛下」兩字，却沒辦法叫出來。

明成在一邊臉色大變，氣得膝蓋癱軟，不住地打着哆嗦，簡直就要跪下去了。

他知道眼前這位就是江戶東海寺的高僧澤庵大師，他全身冰涼地站在日頭下，無力動彈。

這位白髯老和尚似乎一點沒發覺明成的異樣，繼續說道：

「唉，這麼厲害的冒牌貨，你們可得小心防範呀！」

就在此時，明成身後突然有人說道：

「有女人味。」

這聲音很輕，只有站在明成身後的香爐銀四郎與司馬一眼房聽到。那是蘆名銅伯。

「在那後面的轎子裏，有女人的香氣。」

兩人大吃一驚，不約而同的盯向那八頂帘布深垂的轎子。

銅伯大叫：「一眼房，掀開其中一頂看看！」

令出如風，一眼房點了點頭，向前跨了一步。

場中人還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就聽得空中暴出一聲嘶響，一道黑影直朝數十公尺外的第二頂轎子射去，啪的一聲，轎帘應聲落下。在黑影收回之後，大家才看清那原是一眼房纏在腰間的黑色長鞭。

這一切都只如電光石火，在轉瞬間又歸於沉寂。

只見轎中端坐着一位麗人，面色蒼白，顯然是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招嚇住了。

原本高談潤論、言笑自如的澤庵大師，也被他這舉動愣住了。

他看了看在場的其他人，又轉頭看了一眼一眼房——然後對那轎中的女子說：

「沒辦法！請出來吧！」

那女子朝外探了探頭，只見那女子眉如翠黛，髮如烏雲，好不動人。

明成輕輕地呻吟了一聲，一眼房與銀四郎也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個女子看。

「現下和尚帶着女人旅行這回事，好像已經被人發現了……出來吧！仔仔細細地認認那個男人，看他是不是那個壞蛋！」

澤庵說着，一手指向那面上已無血色，正在瑟瑟發抖的明成。

從轎中走出的女子，一手撐着轎子的橫槓，一手半遮着臉，露出一雙美目，瞳中却露出深惡痛絕的凶光。

她正是古河本陣紙屋的店老闆女兒富子。

澤庵烱烱凝視着明成，緩緩說道：

「我在途中親耳聽見這個姑娘被人凌辱的哭聲，而且是在一列侯爺的回藩車轎中聽到的，我本以為那位侯爺是眞的，但是——天下那有這樣胡作非為的侯爺呢！後來我才想到，他是在江戶醜事作盡的壞傢伙，那個假冒你們藩主的惡徒！」

香爐銀四郎愕然回看了一眼房一眼。

一眼房以極其沉痛的眼色制止銀四郎開口發問。他剛剛才發覺這女子似乎就是那個店家的姑娘，那時因為她戴着笠帽，包着袈裟頭巾，眼臉瞧不清楚，但仍依稀有點記憶——難道這女子眞是她？想到這點，一眼房的心頭不禁緊張了起來。

五

——這個和尚也許就是那天那包着和尚頭巾的老人？但他會是澤庵大師嗎？

一眼房的思緒更亂了。

「她就是那個本陣店家的女兒，她說那個凌辱她的人叫做什麼……什麼會津藩主加藤式部少輔——不過我告訴她，那一定是從江戶逃出來的冒牌貨，巧的是，那個站在那兒抖個不停的男人居然和那個冒牌貨長得一模一樣！」

澤庵說着，轉身看看那女子問：

「富子，是不是那個人？看仔細點……要眞是那個喪心病狂的禽獸，妳只管告訴我——那樣子對付一個弱女子，破壞了妳一生的幸福！妳仔細認認，眞是那人，妳就是咬斷了他的咽喉，我也會替妳撐腰！」

那一手扶着轎槓的女子，勉強向前走了兩、三步，肩頭隨着呼吸起伏得愈來愈厲害，她極其困難地點了點頭，淚水奪眶而出。

「是……」

那個女子話未成句，淚已如流。

澤庵突然仰天淒厲地長嘯一聲，指着明成問：

「眞是他嗎？」

那女子又點了點頭，澤庵不由分說地，拖着那個女子就往前走。

「哼！你們都是只會吃飯、睡覺的笨蛋嗎？放了一個冒牌藩主進來，還要讓這麽一個弱女子來指認——走，富子，我替妳去把他揪出來！」

澤庵帶着那女子來到距明成只三、五公尺的地方了。

爲了制止快要發作的銀四郎，一眼房極其不願地迎了上前，攔住澤庵。

「……這是眞的式部少輔……」

一眼房懾嚅地說，聲音低得都快聽不見了。

澤庵誇大地把眼睜得更圓、更大，叫道：

「什麽？這位是眞的？」

然後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了明成好幾遍，一臉納悶的神色說：

「的確長得和明成一模一樣——不過，眞的加藤明成應該認得我呀！」

這下明成終於被逼得非開口不可了。

「……澤庵大師，好久不見了！」

他聲音乾澀，臉上的表情顯得狼狽不堪。

「啊——眞的是明成呀？這、這……你居然……唉，這眞是太意外了！」澤庵故作吃驚地叫道。

他回顧那個看來傷心逾恆的女子，悽愴地說：

「大概是妳認錯人了……富子，我們回去吧！」

富子好像沒聽到似的，兩眼只管狠狠地盯着明成，瞪得明成背脊發寒，眞想掉頭避開那淒厲的目光。

澤庵只得伸手拉着富子往回走，口裏喃喃地說：

「不怪妳認錯了人，富子……只怪明成和那個假冒的混蛋實在太像，教人分不出眞假——連我這個活了七十一歲的老和尚都沒碰過這樣離奇的事情！……明明是那個喪心病狂的壞蛋，却突然變成眞的會津藩主……唉，我都被搞糊塗了！」

富子坐回轎中後，澤庵高聲再問明成：

「既然已經驗明正身，我可以通過會津了吧！」

明成無奈，只得點了點頭。

澤庵彎身便待入轎，沒想到一個激動的聲音又叫道：

「請等一等！」

香爐銀四郎跳到路當中，不懷好意地說：

「大師蒞臨是蔽藩的無上榮幸，懇請大師入城小憩，讓蔽藩盡盡地主之誼，不然將軍怪罪下來……」

一語未畢，澤庵就笑着打斷了他的話，說：

「其實，老衲這次本來打算從福島繞道米澤，再到上山去。就是因爲怕從福島到上山，會遇到太多這種應酬，才不得不走這條路。所以貴藩千萬不要爲老衲費心，只要能讓我順性自如，到處看看這會津的山水人情老衲就感激不盡了。」

「這怎麽可以，大師可千萬不要再推托……噢，對了——」銀四郎嘴角隱隱閃現一絲陰笑，「大師一行經過奧州街道時，我們曾經打過照面，我記得那時候您一行總共是八個人——不是嗎？」

「噢？」澤庵臉色一沉，斜睨着銀四郎。

銀四郎面色白皙五官端正，可是額下那道醜陋的刀痕不但破壞了他的俊美，而且爲他添了幾分殘忍與邪惡的陰氣。

他牽起嘴角，笑意更深，說：

「可是現在，除掉方才那個女子之外，總共還有十三個人，這多出來的五個人裡，說不定就有歹徒混在裡面。大師是個出家人，慈悲爲懷，看到了可憐人就收容，這位姑娘的事或許是眞的，但其他那五個可就難說了，要是大師受了賊人矇騙，被歹徒牽累，危及自身，那怎麽得了！所以蔽藩不能袖手不管……」

澤庵的臉色更沉了。

銀四郎看在眼裡，心裡忍不住得意起來，語調變得更不客氣。

「如果大師一時不察，遭了賊人的暗算，不但大師受苦，蔽藩也要連帶受罪，請大師體諒蔽藩的苦衷，准許在下一一搜查那七頂轎子。」

澤庵白眉一挑，怒喝道：

「你這是什麽話！」

誰也想不到這個看來枯瘦的老和尚，竟能發出那樣洪亮的聲音。

他背着手踱到銀四郎的面前，指着那幾頂轎子，厲聲地說：

「你放心，這七頂轎子裡，絕對不會有冒充你們藩主的那個混蛋——」

然後他環顧了在場的人，哂然一笑，說：

「因爲，轎裡坐的全是女人呀！」

澤庵的口氣輕鬆，却不知此語一出，勢至嶺上的空氣

剎時緊張得似乎凍結住了，連天上浮動的秋雲也彷彿變了顏色。明成的身子無法遏止地顫抖起來；漆戶虹七郎的右手也緊握着腰間的刀柄，冷汗一直沁到手心上來。

他們都在想：莫不就是堀家那幾個女人！

銀四郎的臉色也大變，從齒縫中吐出話來：

「那七個女人是誰？」

「想看嗎？」澤庵說。

澤庵臉上現出了令人覺得莫測高深的微笑，兩眼直視着銀四郎，有點幸災樂禍地說：

「看是可以，就怕讓你看了，你這條小命就會保不住了！」

銀四郎面色轉青，說：

「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那些女人全是將軍的寵妾。」澤庵說。

他有意無意地把臉轉向明成，繼續說：

「這世界上的色情狂當然不只是冒充你們藩主的那個冒牌貨而已。老實說，當代的將軍也喜歡女色，我老和尚爲了社稷只好偷偷選七個他特別寵愛的妃子，順路帶到上山去，打算在那兒爲他們剃度——這事情本來是個秘密，偏偏你們會津藩做事那麼『徹底』，我只好說啦！否則你們魯魯莽莽地冒犯了衆位妃子，將軍一怒之下，說不定就把這四十萬石的會津藩撤了——那，我老和尚豈不成了貴藩的罪人了嗎？」

這話太出衆人的意料之外，明成、一眼房、虹七郎、銀四郎全愣住了，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眼房。」

銅伯的聲音就像是從地底傳出來一般。

如墜五里霧中，茫茫然不知所措的一眼房猛然清醒過來。

「把剩下七頂轎的轎帘全部削下來！」銅伯沈聲喝令道。

澤庵聽了心頭大驚，臉上却不動聲色。他打從開始就一直注意這個奇怪的老人，可是却一直沒聽到他開口。

這朱袍老人長得和一百零七歲的天海禪師一模一樣，但他身上却散發着另一種令人無法形容的妖氣，這使澤庵不敢對他掉以輕心。

澤庵轉頭問明成：

「他是什麼人？」

「哦……他是一個叫做蘆名銅伯的家臣。」明成怔了一下，不情願地說。

澤庵更進一步，以充滿威脅的口吻問明成道：

「難道，你就讓個家臣隨隨便便地毀掉這四十萬石的藩國嗎？」

明成噤若寒蟬，望着在一邊毫無表情的銅伯。

銅伯站起來，與澤庵面對面地互相凝視着，兩人彷彿都想看進彼此的心裡去。場中迅速如排山倒海般，湧起一般令人心驚胆顫的殺氣。

「你讓我看看這七頂轎中的女人！如果眞是將軍的寵妾，我願意將這四十萬石的藩國奉送給你！」銅伯說。

話聲才落，一眼房手中的長鞭已如飛蛇般射了出去。澤庵連制止的時間都沒有。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狼煙！」一眼房叫道。

所有的人都騷動起來。附近山林，接二連三地昇起了青色的煙火。

在場的武士們都以最快的速度，朝右側煙火最長的山峯奔去。他們動作的敏捷、俐落，顯然經過了一番嚴格的訓練，決不是普通的武士。

原來是蘆名族的武士！澤庵心頭暗暗吃驚，與藥師和尚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都躭心十兵衛會應付不了他們。

六

勢至嶺對面山峯小亭前，那三個頭戴氈笠的武士一直注意着這邊的動靜。

只見勢至嶺上突然來了不知名的九乘轎，又從裡面出來個奇怪的老和尚，然後更奇的是，一眼房一鞭削下第二頂轎子的轎帘後，轎中坐的竟是個女人。

他們原應該注意自己所在的山頭，不讓任何可疑的人從這裡翻山進入會津，可是，勢至嶺上的情景實在太出人意外了。

雖然隔得這麼遠，聽不見和尚在說些什麼，但他們却看得見藩主那副畏畏縮縮的樣子。

正當他們全神貫注地觀看着勢至嶺上的啞劇時，突然一陣寒風襲來，每個人的屁股都被踢了一脚。

三人迅速回頭，只見松樹下面站着一個玄衣鬼面的俠客。

「喂，那樹上掛得是狼煙吧！」

那人似笑非笑地說着，一面若無其事地走近那三個武士。三人面面相覷，不知來者是友是敵。

那鬼面俠客又說：

「快通知你們的同伴吧！歹徒已經翻山過去啦！就在剛才你們瞪着對山看的時候，七個人從這兒過去啦！」

說着、說着，那鬼面俠客竟肆無忌憚地笑了起來。

三人臉色登時大變——來者已經確定決非朋友了。

「先把他幹掉！」其中一人叫道。

三個武士同時拔出刀子，包圍上來。

這突然出現的鬼面俠客，正是柳生十兵衛。

「鏗」的一聲，十兵衛也亮出了兵刄。

看這三名武士拔刀的迅速與他們異常沈着的態度，十兵衛頓時起了戒心。他知道這三個面貌不揚的人，無論刀法或內功的涵養，都可算是當代的高手；像這樣的刀客，恐怕在江戶柳生道場中也找不出十個來。

他想：這三人大概是與七槍一夥的蘆名高手吧！

空氣愈來愈緊張。十兵衛一刀當胸，靜待三人發動攻勢。那三人各自擺出無懈可擊的守勢，一步步縮小包圍的圈子，向十兵衛逼來。

突然刀光乍動，中間那人縱身騰起，只見陰影起落，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朝十兵衛當頭劈將下來。

左右兩人手中的刀，也在同時一改原先完美的守勢，成爲凌厲無比的攻勢，掃向十兵衛。

三人的夾擊配合得天衣無縫。十兵衛既不能閃身躲開凌空而來的一擊，也無法蹤身避過橫掃而來的一圈刀影。

只要這刀光一聚，十兵衛顯然毫無招架的餘地。

但幾乎就在三人發動攻勢的同一瞬間，十兵衛大喝一聲，身形忽然變矮，手中同時劃出一圈綿密的刀影，然後向上斜劈過去。

「呀！」

只聽得兩聲慘叫，左右兩人各被砍斷了一條腿。而由半空衝下來的那名高手，却連一聲悶哼也來不及發出，便糊里糊塗地被腰斬成兩半了。

斷了腿的那兩個武士，都點着單足，搖搖欲墜地向樹林逃去。其中一個從身上取出了一個紅丸，向空中拋去；另一個便拉住一根樹藤縱身而起，用那條僅存的腿接住了紅丸，踢進那個掛在高樹上的鐵籠裡。

籠中突然轟的一聲，一縷青煙很快地昇了起來。

然後，兩人拖着還在滴血的斷腿，像猿猴一樣地攀援着林中的樹枝，向勢至嶺逃去。

十兵衛本來就是要吸引勢至嶺上明成一夥人的注意，因此並沒有追上去。

他轉身鑽入林中，提回一個包袱，扔在那個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屍體旁，回顧了那青煙一眼，黑豹般的身影便隱沒在西方的樹林裡。

七

逃走的那兩個人，其中之一，在半途就因失血過多死了。剩下的那個，好不容易捱到了勢至嶺，他臉色慘白地向銅伯報告：

「侵入的是一個戴鬼面具的人，據他說，已經有七個歹徒進入國境了！我們的人……」

他的報告還沒完，第二個急報也已跟着傳到。原先趕去的一眼房，提着一個沾滿血跡的包袱，瘋也似地奔了回來。

看到了包袱裡的東西，明成不禁打了一個寒戰。那是鷲巢廉助的首級，面色暗紫，略呈浮腫，眼睛還睜得大大的，一副不相信的神情，使得圍觀的武士們觸目驚心。

鷲巢的嘴裡還銜着一片淒艷的紅葉，枝上別着一塊雪白的布條，上面墨跡斑爛，赫然寫着：

「楓紅似血，

蛇環餘三。」八個大字。

七槍去四餘三，又是一張人頭帳單。

明成呻吟般地說：

「鷲巢廉助——怎麼連你也……」

「哼！居然連廉助也殺了！鬼面人！我和你們沒完沒了！」

銀四郎雙目赤紅，咬牙切齒地說完這話，轉身便像脫弦的箭矢般奔向出事的山嶺。虹七郎在原地怔了半晌，也跟着一言不發地追上去。

附近的山林似乎吹起了一陣昏天黑地的狂風，太陽也躲進了不知何時聚攏的濃雲之中。所有的蘆名武士幾乎都出動了，在出事地點半里方圓的山麓中，到處搜索着那幾個入侵的歹徒。

澤庵在這當兒，一直仰望着濃雲簇湧的天空，等到銀四郎與虹七郎飛身離去之後，才從鼻子裡哼出一聲。

「發生了什麼事呀？居然把會津藩嚇成這樣！」

說着，走到明成的面前。

「我到上山的路程還遠得很，可不能因爲貴藩沒頭沒腦地出了事，教我躭誤了讓將軍愛妃剃度的時間！我先走了！」澤庵一副得理不讓人的樣子。

然後坐回轎中，下了命令：

「走！」

明成失神地望着廉助的首級，耳旁只聽得樹海傳來像地動山搖般的狂嘯聲，嚇得兩腿發軟，連應有的禮貌都忘了，呆呆地站在那兒。

「……銅伯老爺？」一眼房愕然地叫道。

他現在才想起自己忘了銅伯的命令，沒有把其他轎子

的轎帘削下。

但是銅伯在這時，却意外地向一眼房搖了搖頭。

他一直緊盯着爲首的大轎，到了那轎子經過身邊時，忽然開了口：

「澤庵大師！」

「哦？」

澤庵從轎帘中探出頭來——這時，銅伯突然現出一種高深莫測的笑容。澤庵看了，居然也莞爾地笑了笑。

兩個老人似乎都想自對方的眼睛裡，讀出一些眞正的意圖來。

兩人對視良久，銅伯忽然一躬身，作出賠罪的姿態，說：

「方才實不知轎中是將軍的愛妃，多有冒犯，老朽深感惶恐……」

澤庵情知有詐，也假意敷衍地說：

「那裡，不知者不罪……何況，這次秘密出行的原委，誰也想不到，難怪你會多疑……」

「可是老朽自覺罪該萬死！」銅伯說。

澤庵的眉頭稍微皺了一下，他想：這怪老人不知又要變出什麼花樣？等到他看見銅伯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柄七首時，更不禁白眉直豎，大驚失色。

「老朽願一死謝罪，但請千萬饒恕會津藩冒犯之事，在將軍面前爲蔽藩遮蓋一二……」

銅伯說着，用雙手的力量把七首揷進自己的心臟，他的臉孔因爲極度的痛苦，而扭曲得變了形，每一根蚯蚓般的皺紋都像要飛射出去似的，但他還是用盡了力量，使七首整個地沒入胸口，只留下雙手緊握着的鑲金七柄。

沁紅的鮮血從鑲金的七柄滲了出來，順着銅伯乾癟得像雞爪的指間，形成幾道蜿蜒的血流，鮮麗、濃稠的顏色與他身上朱色的道袍相輝映，構成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

澤庵不忍心再看下去，他閉上雙眼，把轎帘放下來。

「走！」澤庵的聲音自轎內傳出。

九乘轎子又開始向前移動，五個雲遊僧緊護着前後，一路下山，進入四十萬石的會津藩。

勢至嶺上的空氣似乎都凝住了。

綏子一直默坐一旁，等到澤庵一行的影子完全消失在斜坡的樹林間，才平靜地走上前，跪着把那柄七首從銅伯胸前緩緩地拔了出來。她用一塊雪白的絹帕仔細拭淨了七身上的鮮血，再將七首與那塊沾染成鮮紅色的絹帕，一起捧獻給一百零七歲的父親。

銅伯接過七首，回身入座，面帶詭異的微笑，靜靜地

把玩着鑲金精雕的七柄，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他任由鮮血從創口汨汨淌出，濕透朱袍，坐在那兒動也不動，恍若一尊歷盡風霜却永不倒下的石像。

一眼房忍不住低聲問：

「爲什麼這樣做呢？」

銅伯微笑不語，只輕搖右手作了一個制止的手勢，眼中射出諱莫如深的閃爍光芒。

銅伯夜譚

一

會津首城若松。

若松古名黑川，曾經數度易主。蘆名族會統治此地約四百年之久，直到伊達宗城於天正十七年把他們一舉逐出，這裡便成了蘆名族人最深刻而痛苦的記憶所在。

伊達氏失寵之後，豐田秀吉把此地賜封給蒲生氏鄉。蒲生氏鄉不但改建了黑川城，新築起巍峩入雲的七層天守閣，還將這裡改名爲若松，來紀念自己的故鄉——近江國蒲生羣若松森。

其後數傳，到了加藤左馬助嘉明這位一代明主手中，重建了天守閣，也重振了會津藩的古來雄風，才使德川家開始有了戒懼的心裡。

可惜，威震八方的嘉明，不幸却生了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式部少輔明成。

回到濶別已久的天守閣，明成剛踏進寢殿一步，就被眼前的景象愣住了。

那眞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觀！將近十坪的寢殿，觸目所及，全是一些裸體的男女。

仔細看看，這些少男、少女都長得不錯。黝黑、健康的胴體與雪白、細膩的肌膚相間，每個人手足上都縛綁着一圈五彩絲帶與銅環，整個看過去就像一幅詭艷的圖書。

四壁上的美少年，手中各執着一盞銀燈，上面點着亮晃晃的巨燭，把室內照得亮麗而溫暖。房間裡還飄浮着一種令人魂飛神馳的香氣，使得明成還未踏入就已經覺得心醉神迷，不能自已了。

他猛吸了一口氣，忘形地輕呼：

「江戶的花地獄怎能跟這個相比！」

他的眼裡閃爍着如痴如醉的光芒，此時，在江戶受到的一切威脅，似乎都已是遙遠的噩夢了。

「當然是不能比！陛下，這裡是您唯我獨尊的會津城堡——天守閣呀！在這四十萬石的領土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您的，請放情享樂吧！」銅伯說道。

他的口氣裡，充滿了鼓勵，似乎想讓明成忘掉一切不如意的遭遇。但明成一聽這話，却像驚弓之鳥似地跳了起

來，臉色煞白地望向銅伯，呻吟道：

「會津的一切——不……那批……那批歹徒已經入會津了，他們會要我的命……尤其是那個鬼面人！」

銅伯轉頭以詢問的眼光看一眼房，一眼房滿臉惶恐地答道：

「屬下無能，到現在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

銅伯若無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

「別灰心！進去再談！緩子費盡心思佈置的花房，我們怎能就站在門口，不進去坐坐？」

緩子也從裡面迎出，伏在明成的脚前，嬌聲道：

「陛下，您要的，這兒全有，我再也不放你到江戶去了！」

她換了一身鮮麗的紅裳，隱透着雪白的胴體，此時的她像極了一朵嬌艷欲滴的紅牡丹。

明成彎身挽起這朵嬌麗的花兒，一齊走進這由裸體舖成的華屋。銅伯等人也踏着這些胴體進入屋內。

少女們極力的忍受着身上的壓力，臉上現出痛楚的表情，微張着嘴，却喊不出一點聲音，雪白的胴體不住輕微地左右扭動，就像是微風拂過，掀起了一陣白色的波浪。

他們對少女的痛苦彷彿視若無睹，在那白色的波浪上坐下來。

才坐定，一眼房就迫不及待地張口問道：

「銅伯，我不懂——」

「呵，呵，呵！」銅伯笑道：「我知道，你想問我爲什麼放澤庵他們進來，又在澤庵面前自刺一刀，是嗎？」

「是呀！那轎子裡一定是堀家那羣女人，澤庵那老賊禿也一定是衝着陛下來的！」一眼房道。

「銅伯！」明成又不安起來。

「放心，陛下。有銅伯在此保護，誰也別想動您一根汗毛！」銅伯拍着胸脯說，「其實，我怎麼會上那老狐狸的當？只是我仔細地考慮過，澤庵畢竟是將軍的師父，得罪了他，對我們只有壞處！」

「可是那轎子裡決不可能是將軍的愛妃，那老禿驢縱有天大的神通，也不可能自作主張把她們送到上山去剃度的！」銀四郎沉不住氣地說道。

「別打岔！」銅伯沉聲說道，「澤庵的兵法，天下有名，反正堀家那些女人進了會津就別想逃過我的手掌心，又何必冒那個被撤藩的險呢？」

「依老爺看，那轎中會是將軍的愛妾嗎？」一眼房又問道。

「據我判斷，那只有一成的可能。不過，兵法講究的是虛虛實實，無論澤庵是不是搬得動將軍的愛妾，只要那

轎中坐的不是堀家的女人，他就能逼得我們切腹自殺——我自己當然沒關係，但是陛下……」

銅伯的眼光留在明成臉上，明成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何況，就算那轎子裡坐的確是堀家那些女人，我們還是不能動手。」銅伯說着，又掃了銀四郎一眼。

「為什麼？」銀四郎脫口問。

「你想，如果我們當場動手，澤庵會袖手不管嗎？為了那幾個娘兒們，替會津藩招來幕府的反感，划算嗎？」銅伯說。

「那我們要怎麼辦？」銀四郎微帶懊惱地問。

銅伯得意地笑着說：

「我們只要避免和澤庵正面衝突，幕府就拿我們沒辦法！那些娘兒們既然進了國境，抓她們這些叛徒就成了我們會津藩的私事——幕府不是答應讓我們懲治堀家嗎？澤庵要是敢在會津公然衛護那些女人，他就是多管閒事，自失立場。所以，不管怎樣，我們都必須放堀家那些娘兒們進來！」

「對！」虹七郎附和道。

「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嚴密監視那七頂轎子的行蹤，不要讓她們逃了。這一回非在國內把她們抓到，一個個把她們折磨至死，當然澤庵那禿驢還是會玩些手法來阻撓我們，不過，會津畢竟是我們的地盤，要抓那些女人，根本就像囊中取物，易如反掌。」

銅伯說着，陰森森地笑了起來。

「那老爺又何必在澤庵面前刺自己一刀呢？」一眼房終於抓到機會問出來。

「哈哈哈！」銅伯狂笑了一陣，說：「我要讓澤庵那禿驢知道，我銅伯是他最可怕的對手！」

「方才我們回來，澤庵就派了一個弟子一路跟踪，他一定以為我自刺心臟，就算不死也奄奄一息了……」銅伯說着，眼裡閃着奇譎的光芒，「那個小賊禿回去通報以後，哈哈！澤庵穩是被嚇得手軟足麻！他怎樣也想不到有人能在那種狀況下騎馬奔馳——除了永遠不會死的銅伯以外，誰還可能？」

「說不定，那老賊禿被銅伯這麼一嚇，就不敢再管這檔子事了呢！」虹七郎崇拜地說。

他的右手一直撫摸着膝下所坐的女人胴體，那隻獨眼則淫邪地斜睨着那少女美麗臉孔上痛苦、鬱悶的神情。他嘿然一笑，又說：

「銅伯，這場遊戲愈來愈有意思了，可是抓了那七個漂亮娘兒就殺，不是太可惜了嗎？」

「什麼可惜？那是太便宜了她們！聽着，這些女人全

都得替我捉活的。我一定要慢慢地折磨她們，讓她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會津要是不嚴厲地對付堀家這些叛徒，以後拿什麼來統治百姓？拿她們做現成的活例子，看還有誰敢違背主君的命令！」銅伯斬釘截鐵地說。

虹七郎聽着，突然停止了他在那女人身上盡情地撫摸的手，臉色凝重地說：

「活捉那七個娘兒們並不困難，麻煩的還是那個鬼面人。」

「對！那個鬼面人！」銀四郎、一眼房同時叫道。

「嗯……」

銅伯沉吟着，捻着鬍鬚，望向外面的天空。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良久，銅伯徐徐說道：

「能把看守亭的助內、彥兵衛、甚八郎像秋風掃落葉那樣一刀解決的人，決不是泛泛之輩。我看七槍死掉的那四個也全是栽在他的手裡。你們……」

他頓了一會兒，環顧剩下的三槍一眼房、銀四郎和虹七郎，然後說：

「你們有把握制住他嗎？」

三人臉孔漲得通紅，說不出話來。

「我看這個鬼面人，大概要由我親自出手了！」銅伯說。

「……銅……銅伯，」明成猶疑不決地喊。

「什麼事？」

「哦……我們能不能罷手，不要再抓那七個女人。我們可以給她們錢，給她們土地，教她們不要再找我麻煩了……和將軍的師父作對，到時候幕府……」

「哈哈，放心！」銅伯大笑道：「我們不會敗的！何況，幕府裡還有一個人會替我們說話！」

「噢，幕府裡有加藤家的朋友嗎？」一眼房說。

「不，正確地說，那人是我們蘆名族的人。」

「幕府裡？有我們蘆名的人？」三個蘆名高手同時驚呼出來。

明成與綴子也一臉迷惑地望着銅伯。

「而且是你們作夢也想不到的人。」銅伯捻着鬚微笑道。

「是誰？」銀四郎抑不住好奇地追問。

「他呀！連澤庵那禿驢在他面前，也只有陪笑聽命的的份……」銅伯說。

「到底是誰嘛？」綴子扯着銅伯的衣袖問。

「神君家康公的師父——南光坊天海禪師。」

「什麼？」七槍衆人皆睜大了眼睛。

銅伯的嘴角隱約地浮現一抹微笑，繼續說：

「他是我的孿生哥哥。」

這實在令人太難以相信了！

明成等人全怔住了。

遙遠傳來陣陣的夜風聲，穿過天守閣的脊瓦，顯得更加淒厲。弦月當空，秋涼如水，但室內却在四壁明燭的燃燒下，溫暖如春。

銀四郎仍舊是一頭霧水，猶疑地問道：

「那天海禪師又爲什麼要我們傳話給您，說什麼邪不勝正，要我們罷手？」

「這說來話長了……你們都知道，我是一百零七年前，也就是天文五年正月一日，在會津黑川出世。我父親是高田城的城主蘆名兵部景光……」

銅伯開始說他自己的故事。

天文五年正月一日，豐田秀吉也是在那一天出世。一百零七年以前的事，對在場的諸人而言，遙遠得像傳說一樣，充滿了神秘。

「我們是雙生子，一個取名叫法太郎，一個取名叫兵太郎。而蘆名兵太郎就是現在的南光坊的天海禪師。」

二

「我出生後的第三天，就咬斷了母親的乳頭，成爲弒母的兇手。後來因爲我又咬斷了所有乳母的乳頭，他們只好用狗奶把我養大。兵太郎呢！他也是個怪傢伙，只要一碰到人奶就會吐，所以一輩子都沒吃過人奶。」

「……」

「很多人都知道，我一生下來，哭聲像極了野狼的皐號。但兵太郎更奇怪，當時有一個雲遊僧老遠聽到他的哭啼聲，就尋到家裡來，搖着頭對人說，兵太郎是在唸法華經——總而言之，我們雖然是孿生兄弟，但是一生下來，就好像註定了這輩子是水火難容的兩個極端……」

銅伯無限感慨地繼續說道：

「我們兩個從沒有一刻鐘好過，每個人都說我們打起架來不像同母所生的骨肉，倒像是百世積恨的仇家。我父親深怕我們長大以後會自相殘殺，而兵太郎又一直想當和尚，所以十一歲的時候，他就被送進道樹山的龍興寺，出了家。」

「……」

「從兵太郎出家以後，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裡，我學會了世間所有的武術和兵法，更學成了幻術夢山彥！所以，兵太郎變成了虔誠的佛徒，我却變成了兵法之魔。不過，也許是血緣的關係，有時候我還是很想念他……」

老人炯炯的鷹眼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射出森然的冷光，好像要穿過六十五里的黑天雲樹，投在江戶寬永寺中寂坐的天海禪師身上似的。

「以一個和尙成爲黑衣宰相的天海禪師，是個道道地地的蘆名人！除了蘆名偉大的血液，誰還能够創出這樣的奇蹟呢？蘆名的血統是最高貴、最偉大的！」

銅伯的表情變得狂傲無比，聲音也愈來愈大，絲毫都沒把主君明成放在眼裡。

「我們身體內的血液互相呼喚着，雖然他看不起我銅伯，反對我所做的事——但他的確流着和我同樣的血液，永遠也沒辦法和我脫離關係！」

他看了明成一眼，又說道：

「就算他反對我的所作所爲，但是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他就不能坐視蘆名的滅亡！卽使他心裡有萬分的不情願，他身上所流着的蘆名血液也決不會允許他袖手旁觀！所以，陛下，您儘管放心！」

數分鐘的沉默之後，一眼房囁嚅地問道：

「可是，……銅伯，天海禪師爲什麼教我們傳話給你，說什麼邪不勝正，終嘗惡果的？」

銅伯臉色倏地陰沉下來，好一會才勉强地說：

「他永遠不會贊成我所作的一切事情，還不是想勸我罷手。」

「那……這一回，他也許……也許是站在和我們敵對的一方……」一眼房結結巴巴，很吃力地說。

「哈哈哈……」

銅伯大笑起來，說：

「想當初，天運不利，敵衆我寡，蘆名全族被伊達逼出會津的時候……天正十七年——那時你們都還沒有出生呢！那時候我就曾經向在江戶的天海求援過……」

銅伯提起了當年的一段秘辛。

「當時天海在德川家還只是個幕僚，而且豐臣秀吉當政，德川家什麼勢力也沒有……天海就是想策動德川，德川當時也沒有那個兵力去對抗伊達——不過，天海那時候還是教人傳了一句話回來！」

銅伯停了一下，彷彿感慨萬千。

「他說，蘆名若亡，伊達氏也別想繼續生存，不久家康公就會統一天下，拯救天下草民脫離苦海了。……那時我實在很恨他，恨他這句話說得太無情——但是，一眼房，這正證明了他決不願見蘆名滅亡……你說，他爲什麼會在奧州街道要你傳話給我呢？還不是他時時刻刻在擔心着蘆名族的未來……不然，他何必這麼注意我們的動靜呢？——這不正表示他關心蘆名族的命運嗎？」

「可是銅伯……」明成焦灼地說：「能不能教天海禪師勸天樹院的澤庵大師不再繼續插手？」

「不！我決不會再去向天海求助——向他屈膝是我銅伯這一生中最大的恥辱，我決不會再向他求助！如果這件事眞會演變到使我們進退兩難的地步，那時我自然有辦法威脅他！」銅伯微怒地說。

「威脅天海？」七槍衆人同時睜大了眼睛。

「嗯，因爲只要銅伯一死，他也活不成！」銅伯面帶詭異的微笑說道。

「什麼？」

「我相信天海他也明白這點——我們這對互相仇視、敵對的孿生子，只要其中之一發生不幸，另一個也就會跟着步上相同的噩運！」

這對在場諸人來說，眞是玄得不能再玄的理論。

銅伯閉上了他那對深沉的鷹眼，像是回憶往事般地說：

「從小，只要法太郎受了傷，兵太郎一樣會痛，兵太郎生了病，法太郎也一樣會難過，痛苦得躺在床上……我們兩個從小就這樣，所以我猜他和我一樣清楚一件事，只要我們其中一個死了，另一個也會立刻跟着去！」

說着，他無聲地笑了笑。

「正因爲我和他有這一層奇怪的淵源，所以，只要天海活着，我也就會託他的生命力，死不了！這就是我們兩個能活到一百零七歲的秘密！」

「……」

「所以，我不管是生了病，還是受了傷，過些日子總會自然恢復過來的——那就是天海頑强的生命力在支撑着我！」

說着，銅伯睜開眼睛，發出了夜梟般的笑聲。

「哈哈……我只要一想到今天在山上，我自刺那一刀時，江戶的天海也在同時緊捂着胸口呻吟，我就覺得痛快！」

「父親，」緩子靜靜地說，「您說只要您死，天海就會跟着死，而只要天海還活着，您也就會繼續活着？」

「是呀！」銅伯笑道：「緩子，雖然妳現在是這樣的年輕、美麗，可是妳的老父親還是會活着看到妳變老、變醜……甚至等妳老死了，我還活着哪！妳說，這對妳來說是幸運？還是不幸？」

「不，」緩子急道，「女兒自然希望您長生不老，永遠不死——可是，您和天海如果同時遭遇不測的話，不是誰也救不了誰，而且只會加速你們的死亡嗎？那麽您今天把這個秘密說了出來，不是太危險了……只要澤庵那幫

人知道了這件事……那後果更是不堪想像！」

「不錯！」

銅伯的臉色凝肅起來，沉聲道：

「天海畢竟修鍊過百年，生命力比我强多了。因此，只要天海一死，我就非死不可，這個秘密決不能讓敵人知道……」

「銅伯！我們一個字也不會洩露！」七槍衆人截斷了他的話。

銅伯環視他們，鷹眼閃閃發光，說：

「發誓？」

一眼房、銀四郎、虹七郎猛地全站了起來，鄭重地說道：

「若洩了一字，天誅地滅。」

銅伯微笑着，緩緩起身。

「陛下，只要這個秘密一天不洩露，我銅伯就活在這世界上一天！而只要我銅伯不死，您就用不着操心！」

說着，他作了個手勢要七槍衆人離去。

「陛下，緩子痴痴地等你一年多了，今晚好好地待她吧！」

他笑着走到寢殿門口，停住脚步，又回過頭來，緩子早已經和明成纏在一起了，他瀏覽了四壁的裸體男女，曖昧地笑道：

「這些少男、少女們今晚可有好戲看了！」

三

翌晨，天色才亮，七槍便得到了急報。

那是蘆名駐會津北境大嶺的武士，表示立刻要晉見銅伯。

銅伯一早醒來，正在花園中賞雪，三名大嶺來的武士面色緊張地說道：

「澤庵一行正如老爺所料，從大嶺越過，進入米澤地界，總計是九乘轎，四個雲遊僧。」

「四個？原先不是五個嗎？」銅伯側頭問一眼房。

「大概是那個一路跟踪着我們回天守閣的傢伙落了隊了。」

銅伯沉默了一會兒，似乎有點懷疑，又帶着些失望地問道：

「他們眞的就那樣安份地進入米澤嗎？」

「不，」大嶺來的武士說，「澤庵和一個姑娘、四個雲遊僧才進入米澤地界沒半里路，就又回頭了——」

「什麼？」

「澤庵對關卡上的人說，他此行只是護送那七個將軍愛妾到上山，既然已經送到了米澤，一路上也就不需要多他在那兒照顧了。他又說，會津的山水比他以往所見過的各地風景好得太多，讓他流連忘返，所以決定在會津待久一點——那澤庵大師棄了轎用步行，身上的裝束也換掉一般的和尙服，和那四個雲遊僧打扮得一模一樣。」

「噢，那他昨夜是在那裏歇脚？」銅伯眉頭略皺地問道。

那三個武士一聽，臉色大變，戰戰兢兢地答道：

「屬下該死！昨天晚上因爲夜霧太濃，在行無沼把他們給跟丟了。」

行無沼是大嶺山前的一片沼地，那些沼澤形狀、面積變化無常，有時滙成一片大澤，有時又分散成三、五個不等的小湖面，行人往往會陷在其中，不得生還，所以自古這片沼地就令人聞之色變，被稱做行無沼。

昨天黃昏時，這三個蘆名武士就是在這片吃人的沼澤地帶跟丟了澤庵的行踪。在那濃霧瀰漫的沼澤地上，他們只見戴着笠帽的幾個身影，在眼前不遠處忽前忽後地不住游移着，然後便被那濃霧吞噬了，再也尋不着踪跡。

銅伯壓抑住心頭的怒火，繼續沉聲問道：

「依你看，回頭走的那六個人當中，有沒有堀家的女人在內？」

「那四個雲遊僧的確是男人，至於那個女的，也決不是堀家的——當然屬下可能會看走了眼，不過，應該不會錯……」

「你們立刻飛騎傳報大嶺，派出十名高手跟住那九頂轎子——我一定要確知那七個堀家女人在不在轎中！」銅伯命令道。

那幾頂轎子已經進入米澤，澤庵又沒有隨行，不管蘆名武士採取什麼手段，在米澤地界把那七個堀家女人解決了，會津都可以來個死不認賬。這當然是處置那羣叛黨的大好機會。

但是，那三個大嶺來的武士欲言又止，終於吞吞吐吐地報告說：

「那九頂轎子前後有一大隊武裝軍隊保護着，一路向北而去……」

銅伯身體一震，問道：

「是那一路的？難道是米澤藩派的人？」

「不，據我們的探子報告，那支武裝軍隊是從上山派下來的。」

上山藩藩主傾心於澤庵的才華，這是全日本都知道的事，爲了澤庵，他老遠派了軍隊到米澤來迎接，並非不可

能。但使得銅伯心頭一震，頓時隨入五里迷霧中的，並不是這件事。

銅伯沉思良久，不覺喃喃地說：

「他們眞的一直朝北走嗎？奇怪！」

那三個武士伏在地上，一個勁兒地猛點頭。

「澤庵和那幾個和尙轉回會津，顯然是有目的的，難道他是要擔任內應，過幾天再把堀家的娘姑們引進來嗎？他到底是在玩什麼花樣？」銅伯繼續自言自語。

但他立刻有了決定，眼中精光一射，命令道：

「反正澤庵和那個姑娘，再加上四個，不，五個和尙總共是七個，目前你們只要找出他們的行踪，緊緊盯牢不放——那七個女人不出現便罷，只要一回會津就一定會和他們連絡，所以看緊了澤庵七人，就等於看住了那七個叛黨！」

他頓了一會，又嚴厲地說道：

「如果那七個娘兒們出現了，隨時都將她們活捉回來給我——不過，不准對澤庵和尙們出手，這樣雖然動起手來有顧忌，比較麻煩，但是，我相信蘆名的武士一定能辦到！」

「還有一點——」虹七郎像想起什麼似地開口說道。

就在這時，門外響起一陣異樣的脚步聲。

一名蘆名武士慌慌張張地趕來報告：

「糟了！大門不知道被誰打開了，放着一個紅色的鬼面具——」

在花園中的幾個人全都楞住了，連蘆名銅伯也大吃一驚，失去了素有的鎮定與沉着。

斷橋

一

地面薄薄地刷上了一層銀粧，淡墨色的天空中，飄滿了鵝毛似的雪片——入夜後，積雪一定很深。

雪中的大地，萬籟俱寂。在會津耶麻郡的一個小山村裏，更是看不見一個人影，聽不到一點喧鬧聲。

這個小山村位於盤梯山的北麓，傍着檜原湖，是個羣山環抱的偏僻雪鄉，平常鮮有外人到這裏來。僅有的幾家獵戶，在這種大雪的惡天氣裏，當然也不可能出獵。

但這天，寂靜的山谷中，突然響徹一聲悲號。

「還我女兒來——」

雪封的山徑盡頭，一對老夫婦連滾帶爬地在雪地裏追趕着四個武士，口裏呼天搶地地狂喊着。

那四個武士，頭戴氈笠，個個如兇神惡煞一般，頭也不回地直朝村口走去。為首的一個，肩頭上扛着一位不住哭叫掙扎的美麗姑娘。

「還我女兒來！」

那對老夫妻披頭散髮，瘋了似的，追上前來，扯着那個為首的武士，嘶喊着要搶回那個姑娘。

「你們要把我女兒帶到那裏去！」老頭子哭叫道。

旁邊的武士，一脚便把他踹倒在雪地裏，大喝道：

「囉嗦，死老頭，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嗎？她的身份可疑，我們一定得帶回若松去查，只要問清楚，沒問題，自然就會把她送還給你！你急個什麼勁嘛！」

村口的曠野裏，十幾個戴着氈笠的人和馬匹聚在一堆野火旁，烤着取暖，不遠處則停了三頂空轎子，冷清清地放在雪地裏。

火堆前面，一個獨眼漢子正狠狠地踹着一塊木牌，準備投進火裏去燒。火堆裏已經有不少被拆散了的木板、木條嗶嗶剝剝地響着，熊熊的火光裏，那張獨眼的臉孔顯得十分邪惡、殘忍——那正是司馬一眼房。

自從堀家女人進入米澤之後，一直不見她們再度潛回會津的報告。而蘆名人佈滿了各要道、各村莊，更在各地豎起了告示，命令國人檢舉叛徒，更嚴禁收容陌生人，所以，按理說，只要堀家女人出現在會津地界，蘆名人就不

可能毫無警覺。

但時序由秋入冬，一點風吹草動也沒有。

雖然如此，由各種跡象綜合來看，她們已經潛入會津的可能性却逐日加大。所以，沒有任何有關她們潛入的報告，反而不妙。

第一，澤庵一行七個雲遊僧公然地在會津境內沿門托起缽來，這種行動絕非尋常；第二，如果她們有心潛入會津，就必須在大雪把會津邊界山區全部封凍以前，偷偷潛入——而現在，雪期已至，大雪早已把所有對外的道路封凍了。

更重要的一點，各地檢舉叛徒的告示牌，屢次在一夜之間被偷換以上書「會津的後宮是美女的墳場」的木牌，墨痕淋漓，板色鮮新，顯然出自叛徒所為。

然而令七槍衆人愕然的，並不只是告示被偷換的事，而是其上被改換的文字。

在會津後宮，美女是一宗消耗品。明成要緩子每夜總要凌辱幾個美女，想盡各種荒誕、殘忍的手段，折磨她們至死。

因此，七槍衆人最新的任務，便是不停地補充美女入宮。

恰好搜索叛黨——堀家女人，正是索求美女的最佳藉口，七槍衆人率着蘆名武士到會津各地搜捕叛黨時，總會帶回一些有嫌疑，須待查證的美麗少女。

那些少女全是有去無回，再加上告示牌的警告，會津百姓們，都爭相把自己的兒女藏匿起來。

那告示牌上的字跡和江戶吉原傾城屋中，書於紙門的墨字如出一轍，毫無疑問地是出自堀家女人之手。

堀家女人不知是在什麼時候神鬼不覺地潛回了會津，反正，她們絕對已經身在會津境內。

七槍衆人積憤塡胸，不眠不休地到處搜查。

他們憤怒的對象，不只是堀家那七個女人。那七個女人在會津，必須有地方留宿，有食物供給，人民不可能毫無所覺。而那些百姓沒有一個出頭檢舉，顯然是以沉默、不合作作為他們反抗藩主明成的手段。說不定，堀家女人獲得了百姓的支持，被百姓們特意藏匿起來了呢！

一眼房吐了一口唾沫，恨恨地把那塊嶄新的告示，踩得稀爛，然後丟進火堆中。

「還我女兒來——」

一個淒厲的蒼啞叫聲，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抬頭瞧了扛着女人跑過來的武士一眼，便又專心地烤他那快凍結了的雙手。

他漠然地笑了一笑，心想：抓不到那些臭娘們，添個

後宮的美女交差也不錯。

這時，村子裏響起一陣喧鬧聲，七八個壯漢氣急敗壞地追了出來，手裏不是拿着弓箭，就是抓着木棍。

他們眞追到火堆這兒來，爲首的一個年輕人毫無懼色地指着蘆名武士們問道：

「我妹妹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另一個青年也氣勢洶洶地厲聲喊道：

「說！你們要是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就不要想把她帶走！」

他們都穿着熊皮上衣，手裏執着强弓。

「那裏可疑？嘿，她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可疑！」

「我們回去調查了，自然會讓你們知道的！怎麼？不服氣嗎？」

「小子，看看自己，一個小老百姓，想反抗嗎？」

那蘆名武士們一個個不在意地嚷着，一面把那女子綁入空轎子裏——這些空轎子，本就是爲了載這些搜來的美女。

那女子拚命地抵抗着，不時發出尖銳的哀號，另一個青年臉色發青地朝着那轎子衝過去，看樣子像是那女子的愛人。

「不服氣嗎？」

一眼房不知何時，伸手擋在轎前，阻住了那青年的去路。

「我知道，我妹妹這一去就永遠回不來了！你們這班昏君的走狗！」

「我們拼了命，也要把她搶回來！」

那些壯漢們的眼睛裏都燃着怒火，狠狠盯着一眼房。

一眼房悠然閉上了那隻獨眼，冷笑道：

「你們能嗎？」

說着，又悠然地伸出手去烤火，一面淡淡地說道：

「有趣！既然你們不服氣——這樣好了，只要你們能用箭射死我，那個姑娘就還給你們。」

「什麼？」

那三個青年聞言大吃一驚，愣愣地看着烤着火的一眼房。一眼房又說：

「你們三個要是一齊上更好！我最近正在研究防箭的鞭術。」

這時，轎中的女子又傳出一聲哀鳴，那三個青年頓時血氣沸騰，失了理智，喝道：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一眼房嘲弄般地笑道：

「當然。」

於是，那三個漢子大叫了一聲，三枝箭同時向一眼房的心窩射去。

一眼房的身子連動都沒動，只見一條黑影像蛇般地飛掃出來，捲落了那三支利箭，又橫掃向那三個大驚失色的青年。

那條軟鞭把三個青年緊緊的綑住，捲到了一眼房的身前。一眼房冷冷地朝他們說道：

「我看你們是不到黃泉心不死，就成全了你們吧！」

一眼房的手只輕輕地一抖，那條軟鞭登時堅如利鐵，馬上橫腰斬了那三個可憐的年輕人。

二

「雪下得更大了……」

一眼房望着淡墨天空中，霏霏落着的鵝毛般的雪片，喃喃自語，彷彿剛才那一瞬間，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

他簡單地作了個手勢，踩了踩那堆將殘的火燼。

戴着氈笠的蘆名武士都上了馬，那頂綁着搶來少女的轎子也被抬了起來，緩緩地在雪地中前進。剩下來的幾個村漢都呆呆地怔在原地，寂然無聲。

一眼房押後，他跨上馬走沒兩步，便勒住韁繩回頭，冷然笑道：

「我再一次鄭重警告你們，從這裏北上是檜原嶺，再向北就是米澤地界，叛黨要進入會津，在這兒出現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你們發現了可疑的女人，却隱匿不報，那三個被腰斬的笨蛋，就是你們的榜樣！」

雪下得更大了，茫茫的白色雪霧中，蘆名武士這羣惡魔般的行伍，終於消失在灰濛濛的穹蒼下。

□　□　□

夾擁着三乘轎子的蘆名一行，從那個山村下來，一直沿着檜原湖岸前進。

「……咦？」

坐在馬上，隨着馬背搖搖擺擺的一眼房，突然抬起頭來。

右邊是極深的溪澗，雪中寂寞的山谷到處都結滿了冰柱，澗中的流水也凍成了薄冰。他清楚地聽到遠方有一種奇怪的聲音，摻和着風聲陣陣傳來。

——那是和尚唸經的聲音！

「南無阿彌陀佛——」

一眼房的獨眼霍地發亮了。

「是他們！」

他輕呼一聲，便猛抽馬身，急馳着向前衝去。

「看……」

「對，吊橋上……有四個雲遊僧！」

蘆名武士們也發現了前面的異狀，紛紛策馬奔去。

前面的吊橋上，四個雲遊僧的身影，在茫茫的風雲中若隱若現。他們不知何故，竟站在雪中的吊橋上，朗誦彌陀經。

這座吊橋十分簡陋，只是用葛藤纏綁着木條紮成的，在風雪中緩緩地擺盪，好像隨時都會墜落那深澗中似的，令人驚心動魄。

橋的對岸是一片落葉林，再後面則是險峻的荒山。

「好極了！」

到了橋端，一眼房側耳傾聽了一會兒，躍下馬來，把繮繩交給手下，十分肯定地說：

「四個和尚，却只有三個唸經的聲音……從這裏數過去的第二個，從方才到現在就一直沒出聲過……你們仔細注意，她雖然穿着和尚袍，而且斗笠下面包着袈裟頭巾——但是她不折不扣是個女的——我敢打賭，一定是堀家的娘們！」

聽他說得那麼肯定，但十幾個蘆名武士再怎麼注意觀察，也看不出那第二個和尚和其他三個有什麼不同，更看不出也想像不到，那竟是個女人！

其實何止他們想像不到，連一眼房自己也忍不住揉了揉眼睛，不太相信親眼所見到的事實。

堀家那七個女人顯然一直留在會津，從沒有離開過。只因為她們假扮和尚，扮得太像，把所有的蘆名武士都朦過了；又因為銅伯下令不准對澤庵和他的弟子們出手，無形中等於又替她們加上了一層保護膜——難怪她們在會津各地肆行無忌，却一直沒有被蘆名武士發現她們的踪跡。

那四個雲遊僧仍舊在吊橋上發頌彌陀經，對浩浩蕩蕩抵達吊橋這端的一眼房等人，好像視若無睹似的。

深澗中咆哮而過的寒風，不住從各底旋掃向吊橋上面來，在風雪吹捲成的冰霧中，那四個雲遊僧為何在這裏唸經呢？

一眼房心裏暗暗詛咒道：

「哼，你們顯然是故意安排了陷阱，想要引誘我掉進去！我偏偏不跳進去——不過，我也不會白白放掉這個活捉妳們的大好機會！」

他的嘴角牽起一絲冷笑，臉頰稍微扭曲了一下。

「十個和我上橋去，輔子和其他人留在這裏！」一眼房令道。

然後他走上吊橋，向前喊道：

「和尚們！」

那四個雲遊僧同時轉臉朝向一眼房，其中一個頭垂得很低。

吊橋的長度大約有九公尺。

「我姑且不問為什麼你們要在這大風雪裏唸經——」一眼房嘴角閃過一抹陰笑，指着橋那端的雲遊僧們說道：

「你們是故意在這裏引誘我上橋吧！妄想我帶着這一堆人衝上橋來抓你們——可惜呀！我一眼房並不是空心草包，也不是笨蛋，這橋頂多只能吃得了十來個人的重量，我不會笨到教部下全上橋來，讓自己送死的！」

「可是，別以為我會放掉這個抓你們的好機會！」

他說着，露出了更陰狠的笑容：

「我不怕你們動什麼手脚，不過，我可先把話說清楚——那邊輔子裏綁着一個漂亮的大姑娘，那個姑娘是從前頭那個小村落裏擄來的，和你們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你們聽好！只要你們動一動，我就殺了她。至於你們理會不理會這個可憐的小姑娘……那就不是我能決定的了！」

吊橋那端的四個雲遊僧，全都被這預料外的「條件」給楞住了。

忽然，第二個雲遊僧叫了起來。

「逃吧！」

那是一聲尖銳的女性嘶喊。

就在那聲音響起的同一瞬間，一條黑影從一眼房的手裏射出，纏捲了那個喊逃的假和尚。

「逃呀！」被長鞭捲綑住的假和尚，再次大喊道。

一眼房冷笑道：

「妳自己為什麼不逃？如果不是銅伯命令捉活的，妳早就死在我的鞭下了……嘿，其實我也捨不得就這樣一鞭又把個美人兒活生生地切成兩半。白白放棄這個一親芳澤的機會，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他一面謹慎地用長鞭把那個假和尚捲近身邊，一面在內心盤算着。銅伯命令不准傷及澤庵和他的弟子，縱使他的長鞭要讓這四個和尚倒下也是易如反掌，但他不能貿然就下手。

他冷笑着把那個捲近身邊的和尚斗笠掀掉，頭巾鬆落了，一頭柔軟烏黑的頭髮，像瀑布般地瀉下來。

「沙和！」

堀主水的弟媳——沙和。

三

這個美麗、柔弱却背負着復仇重任的女子，正在敵人的鞭繩下微微地顫抖着。鞭繩緊纏着她的胸脯，壓得她胸口發悶，腥氣上湧，身體中的血液好像都要從嘴和鼻孔裏噴出來似的。

一眼房又湊近頭去，仔細端詳了一會兒，邪笑道：

「嘿，嘿，眞是個大美人！連牙齒都長得那麽漂亮，活像一顆顆細白的眞珠，簡直美得讓人沒法形容……」

他色迷迷地笑着，手中的長鞭却絲毫也沒放鬆。沙和厭惡地撇過頭去，却又被他扳了回來，他的手輕輕一動，長鞭頓時緊嵌入沙和的肌膚，使她痛苦得呻吟起來。

一眼房又湊上前去，嘻皮笑臉地說道：

「嗯，美人兒不只臉蛋兒迷人，吐出的氣兒也是香噴噴的，挺醉人的啊！」

雪花霏霏，不斷地飄落在銀色的大地上。寒風狂嘯着捲起一陣陣漫天迷濛的冰霧，在層層雨霧掩湧中，吊橋高懸在深澗上，彷彿世外仙境一般。然而，一眼房的聲音却冷酷得像是來自地獄的最深處。

「妳們是幾時潛回會津的？」

「……」

「不說嗎？好——」一眼房獰笑道。

他的好字才出口，沙和身上的鞭繩便突然加緊，幾乎都要切進她那柔弱的肌骨中去了；那種切膚的痛楚，那令人血氣翻湧的絞痛，根本不是一個弱女子所能忍受的。

「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過……」沙和的眼角淌出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果然被我猜中了！說下去！」一眼房手中又是一緊抽。

「和……和澤庵大師越……越過大嶺的是……是空轎子……」沙和的理智已經被痛苦淹沒了。

「什麽？」一眼房叫道。

他整個人都氣呆了。他再怎麽也想不到澤庵會來這麽一記妙招，那越過大嶺的八頂轎裏竟然是空的——當他們緊緊跟踪那轎子一行時，堀家的娘們却早已在會津境內扮成和尚到處招搖去了。他暗道：

「澤庵，你這賊禿！居然這樣擺佈我們蘆名人——我虹七郎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橋那端的那三個雲遊僧本來直直地釘在那兒，動也不動，現在捉了這麽一個空，拔腿就往林子裏逃。

一眼房怒氣上冲，早忘了銅伯不准向澤庵及其弟子等人動手的命令，怒喝道：

「該死的禿驢！你們以爲逃得了嗎？」

可是那三個雲僧並沒有遠遁，三個人各爬上一棵樹，

在那兒靜靜佇立着，倒像是在示威他們似的。

一眼房此時急怒攻心，那會有餘力去考慮那是不是個陷阱，他楞了一下，便狂笑道：

「那三個賊禿不是嚇軟了腿，跑不動了，就是嚇昏了頭！就那幾棵樹能擋得住你爺爺的鞭子嗎？」

說着，他押住沙和往前走，一面揮手叫道：

「上！今兒個我們好好玩一場貓捉老鼠！」

十個蘆名武士早就跟了上來，向吊橋那頭氣勢洶洶地走去。

吊橋在深澗上不住地隨風擺盪，從澗底捲上的寒風，吹散了紛飛的雪花，形成一片茫茫的白霧。

霧中，只聽得一聲物體落入谷底的聲音，一眼房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就看見沙和手中寒芒一閃。

「妳——」

他的喊聲未落，而那道寒光已經削斷了拉住吊橋的蔦藤，吊橋就在那瞬間被抛落了下去，一直墜向冰雪封凍的谷底。

那是沙和一直緊握在手上的拐杖刀——一眼房再怎麽也想不到沙和會來這一招，寧願和自己同歸於盡，也要把自己送進閻羅殿去！

剎時，深谷中落水聲、撞石聲、慘叫聲、碎冰聲交雜成一片，令人聞之驚心。

溪冰上冒起了陣陣水煙。雪霧、水煙湮湮朦朦——深谷底，什麽也看不見。

然而，就在斷橋墜落谷底的那一瞬間，茫茫白霧中却射出了一條黑線，捲住了對岸的樹幹，只見那條黑線一抖一伸，一個黑點便衝破了重重白霧，飛了上來。

「哼！死得好！」

那個黑影跳上了岸邊，才落地就怒聲大喝出來。

這正是黑鞭使得出神入化的一眼房。他望着深不見底的層層雪霧，面無人色，從吊橋上抛落那谷底，要不是他急中生智，抛出自己的長鞭，這條命恐怕早已丢到谷底去了。

他咬牙切齒地看了谷底一眼，風裏隱隱夾雜着微弱的呻吟，他想，就算是蘆名武士掉下這深澗也是凶多吉少，何況是沙和那樣一個弱女子！

「死得好！」

他又狠狠地呼了一聲，恨不得抓了沙和，親手把她千刀萬剮，碎屍萬段。

「哈哈哈——」

忽然，一陣嘲弄的狂笑從一眼房身後的林子傳出來。一眼房猛回頭，看見林子裏，白皚皚的樹梢上，棲着一個

黑鴉似的身影，恃若無恐地望着他。

一眼房暗道：

「你們這些臭和尚！看我不收拾你們！」

他氣上心頭，大喊了一聲，便縱身跳入林中。

「今天我就讓你們知道我一眼房的厲害！」

那個烏鴉似的身影一見他躍入林中，不進反退，飛身跳進樹林的更深處，身影忽隱忽現，飄忽不定。

一眼房怒火焚心，那管前頭是刀山火海，一轉身就緊隨着那黑影深入林中。

森林中，到處舖滿了已經枯腐的落葉，奇怪的是，在如此寒冷的下雪天氣裏，這些堆積得頗厚的落葉上，却只有零星的白雪散在表面，露出了黝黑的腐葉顏色。

一眼房跟着那條人影左彎右拐，不過才一轉身之間，那個黑鴉似的身影却又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雪花靜靜地飄落在那黑色的林地上，一眼房楞楞地站在那裏，不知道該往何處追下去。

突然，在他四周的樹木都搖動了起來，發出了一陣陣像波浪一樣的狂嘯，有如萬馬奔騰一般。

一眼房手足無措地站在那兒，心緒大亂。

然而，在那狂嘯中又夾雜着一波波可怕的地獄呼喚，不住地喊着：

「一眼房！納命來！」

「一眼房！納命來！」

樹上的積雪紛紛震落，林地中的落葉就彷彿有無數土鼠在下面竄動似的，不住鬆動起來。

一眼房方寸早已大亂，他抓起長鞭橫空亂掃，只見那些朽木一棵棵攔腰被截斷，枯折的響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這些聲音，在一眼房的耳裏，彷彿都變成了那些和尙的慘叫聲，他一邊更賣力的揮掃手中的長鞭，一邊開始桀桀狂笑起來。

「一眼房，覺悟吧！」

在黝黑的腐葉堆中，突然竄出一條黑豹似的人影，手中白刃發出閃閃寒光。

一眼房的眼睛已經燒得赤紅，手中長鞭瞄準了那道人影正待掃去，背後又響起一個令他心驚膽顫的叫聲。

「一眼房，還我父親的命來！」

那是櫻花的聲音！一眼房頓時慌亂起來，不知長鞭應該先掃向何方。就在這時，他的身側又冒出一條黑影，口中嘶喊着：

「你還要往那裏逃！」

這是阿品，她揮着一把亮晃晃的拐杖刀，直朝一眼房劈來。

煞時，天地間好像充塞了向一眼房索命的喊聲，淒厲得令人魂飛魄散。此時一眼房已陷入了混亂之中，全無戰鬥的意志。

他的長鞭在他左顧右盼之間，不知何時已經牢牢地纏在不遠的一棵樹幹上，任他如何抖、伸、拉，也都揮舞不開。望着火速劈來的刀光，一眼房終於放了手。

鞭魔司馬一眼房一旦喪失了形同生命的長鞭，還能維持他那威震八方的神勇嗎？

正當他身形一矮，打算從三人的包圍中脫逃之際，阿鳥、阿笛、千繪一式黑巾包頭，神不知鬼不覺地突然就從他的眼前冒出來。

她們是從那兒竄出來的！從地獄嗎？

就在這蕭蕭枯葉的飛旋中，阿鳥手執着拐杖刀，搖搖晃晃衝向手無寸鐵的一眼房，劈頭便砍。

「啊——」

一聲令人心膽俱裂的慘叫，響徹了寂靜的山谷。

一眼房的身軀搖搖欲墜地跪落地面，一道血柱從他的額頭，劃過鼻樑正中，不斷地湧冒出來。

四

一眼房在滿心的憤怒與不甘中，睜着銅鈴似的大眼，倒臥在血泊中，殺死他的不是別人，正是阿鳥。

或許他的在天之靈，還會爲沙和已先他入地獄，而感到安慰呢！

但沙和死了嗎？

沒有，在吊橋向下墜落的那一刹那間，她單手抓緊了橋板，就像鐘擺一樣，隨着橋板垂落深澗，躲過了斷橋擺盪時差點撞上的崖邊巨石，也逃過了墜落比冰雪還要寒冷的溪澗中的命運。

早在她被一眼房的長鞭細纏得求生不得求死亦難時，機靈的她就已經算好了橋長與到澗底的距離。所以被死亡追迫的她，靠聰明擺脫了威脅，又在投入另一個死亡境地之前，抓緊了救命的橋板。

然而，就算她僥倖地度過那兩重死亡難關，眼前她的遭遇却也和死亡距離不遠。

她腰部以下，都浸在那徹骨寒凍的溪水中，被擊破的碎冰邊緣，不斷地割着她的腰，但她咬緊牙關，單手牢抓那塊危危欲墜的橋板，另一隻手仍緊握着刀，不敢放掉。

因爲蘆名武士個個如魔神一般，就算從吊橋上抛落到澗底，除了那些運氣較差的直接撞上了溪石而立刻斃命以外，其他落在水中的，都能秉着他們平素鍛鍊出來的忍耐

力，在水中作垂死的掙扎。陡峭的谷壁沒有可以攀援上去的路徑，沙和手中所抓的橋板，正是他們眼中唯一救命之物。

沙和用盡力氣，把拐杖刀緊緊橫咬在口中，騰出了兩手，奮力抓住上面的一塊橋板，往上爬。

「等，等一下！」

一個淒厲的嘶喊從她身後冒了出來。

沙和回頭望下去，幾個蘆名武士渾身濕淋淋地從溪中冒了出來，爭先恐後地要抓沙和的腳。

他們個個披頭散髮，血跡斑斑的，像是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幽魂。溪石上，到處躺着他們那些斷手、斷腳的同伴，有的在那裏呻吟求救，有的早已一命歸陰了。

這些半死不活的蘆名武士也好不到那裏去，其中一個有半邊臉在墜落時，被溪石撞得稀爛，活像一只爛紅的蕃茄似的。

沙和只望那麼一眼，就已經嚇壞了，雙手亂抓，拼命地向上爬去。但，冷不防斷橋形成的繩梯突然一震，一個蘆名武士已經推開了同伴爬了上來，口裏還不住罵着：

「女狐狸！」

沙和只得把雙腿跨在橋板兩邊，單手抓緊梯繩，一手抓住拐杖刀，準備迎敵。

那蘆名武士爬得很快，但沙和的反應也不慢，就在那人爬到頭部正好可讓她的刀鋒削及時，手中的拐杖刀向下一橫掃，那個武士頓時身首異處，落入水中。

鮮紅的血湧染了溪冰。沙和繼續向上爬，但第二個，第三個武士接踵而至。

其中之一提着把大刀直刺上來，口中吶喊道：

「納命來！」

幸虧那是一把斷刀，沙和的拐杖刀也應聲直迎而下，只聽那人慘叫一聲，也鬆了抓住橋板的手，落入溪中。

沙和繼續向上攀爬，後面仍有刼後僅存的三個蘆名武士緊隨而上。他們早已不成人形了！在這要命的險谷中，眼見着同伴一個個命喪黃泉，鮮血染遍了溪上的游冰，自己身上的重創也還不住地淌着鮮血，他們完全是靠着一股不願死，更不想死的求生意志活過來的。

這種垂死時的掙扎，是最駭人的，沙和緊咬着刀向上爬去，但那些蘆名武士的動作更快。

斷橋上的蔦藤與橋板早就已經是千瘡白孔，搖搖欲墜了，又怎經得起這幾個人在垂死邊緣的奮力攀爬，橋板的最下端不住地在溪水中擺盪，濺起了蓬蓬的水花。水煙、雪霧與血花瀰漫成一片，一場惡鬥就要展開了。

一個蘆名武士已經抓住了沙和的腳，沙和緊咬牙關，

抓緊了蔦藤，兩腳往上一縮，舉起拐杖刀就往下橫掃，一刀削斷了腳下的蔦藤，橋板與在下面的那兩個蘆名武士馬上落入溪中，轟然一聲，水花四濺。

但是那個抓住沙和一腳的人，並沒有被拐杖刀掃到，他仍然緊抓着沙和的腳，懸在半空中不住的掙扎着。沙和往下看他一眼，那人仰起頭來，半張臉早已碎爛得不成人形，沙和咬緊牙根，心一橫，拐杖刀終於掃了下去。

那名武士連哼也沒哼一聲就掉了下去，沙和微閤着雙眼，喘了一口氣，上面橋板又傳來蔦藤斷裂的聲音。

□　□　□

另一方面，一直留在崖邊未上橋的其他蘆名武士，在吊橋突然墜落的當兒，吃驚的程度自不在話下。

然後，又瞧見對岸一眼房朦朧的身影在那林子裏到處亂竄。他們本就不是省油的燈，立刻就知道情勢有變，必須立刻過去援助一眼房。

「快，快過去支援老大！」

「可是，糟糕，過不去呀！」

「誰說的，從這吊橋爬到谷底，然後渡溪找找看，說不定就有小路可以上去對岸！」

「對——大家過河去！」

那七、八個蘆名武士鬧紛紛地叫嚷着，決定了過河支援一眼房，便探身到崖下察看那斷橋是不是够長。

但說時遲，那時快，忽然一個黑豹似的身影恍若由天而降，立在諸人身後，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

「嘿、嘿、嘿……」

那些蘆名武士作夢也沒想到這個黑影會出現，只見那人頭一抬——赫然是面猙獰的紅色鬼面具。

鬼面人！他們的心膽都不由得緊抽一陣，不覺的抓緊了手中的大刀，面面相覷，慢慢在崖邊一字排開，個個都冷汗浹背。

大敵當前，後面又是一道千丈斷崖，這些蘆名武士腦中一片空白，茫然的兩眼，望着若無其事逐漸走進前來的鬼面人，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誰知那鬼面人走了沒幾步，就停了下來，笑聲頓止，空氣一下凝結了起來。

「要不是我答應過不向一眼房出手，你們就不會這麼幸運地碰上我！不過——既然你們這趟已經失敗了，就算逃了回去，蘆名銅伯也不可能饒你們不死，我看還是讓我送你們一塊兒上西天吧！」

那鬼面人嘻皮笑臉地說，話聲未完，他的人已如箭脫弦，飛射向前。

誰也沒看見他的刀是在何時出鞘，只見一道白芒劃了

個漂亮的圓弧，七八道血流便噴射了出來，十幾段屍體曳着長長的血霧，墜向那白霧迷濛的深淵底。

五

寬永二十年元旦。

會津若松城大雪紛飛，在這個時代，祈水、祈神是萬民奉行的世代傳統。住在若松城門附近的商家百姓，每年元旦都負有一個特殊的任務，那就是替元旦一早登城拜年的武士們在雪中清出一條大道。

雪雖然已經停了，氣溫却降得更低。尤其在這最寒冷的拂曉時刻，大地幾乎都要被凍僵了，城門旁開道的百姓們，仍然冒着刺骨寒風在雪地上工作着。

突然，有人指着城東濠溝旁說：

「嘿，誰有那麼大的興致呀？居然在那裏堆了一個雪人！」

「會是誰呢？」

「這雪人方才還不在那兒呀！」

人們圍上前去，竊竊私語，摸不透這雪人是什麼時候冒出來的。

不一會兒，大人們都散了，只剩下些沒事兒幹的小孩子們仍興冲冲地在那兒指指點點的。

「眞好笑，這雪人居然沒有眼睛、鼻子！」

「可是它實在很像人！」

「眞可惜，缺了眼睛、鼻子怎麼看都不好看！」

「唉，把它添上嘛！」

說着已經有幾個孩子熱心的去撿了炭條來，撤成了三段，正準備要替那個沒鼻沒眼的雪人上粧。

這時遠方飄來了三個雲遊僧的黑衣身影。眼尖的孩子立刻歡呼起來：

「澤庵師父來了！澤庵師父來了！」

來人果然是澤庵和他的兩個弟子。澤庵慈藹地笑着對那羣孩子說：

「你們把炭條、南天竹、紅菓子都找全啦？」

那羣孩子立刻爭先恐後地說道：

「我全找了來呢！」

「那雪人沒鼻子、沒眼睛的，多難看啊——」

一個個就像是表功邀賞似的圍了上來。

澤庵平日托鉢，都是黃昏時分開始，但每次只要有小孩子圍了上來，他就會忘了托鉢的事兒，和孩子們一起放風箏、踢皮球，玩得不亦樂乎。所以，在這若松城附近的孩子們沒有一個不認識他，也沒有一個不喜歡他。

澤庵親暱地摸了摸孩子們的頭，笑着說：

「可是最近江戶的雪人已經不流行貼木炭條了！」

「不貼炭條？」

「那雪人的鼻子、眼睛怎麼辦？」

孩子們紛紛發問。澤庵笑道：

「雪人當然不能沒鼻子、沒眼睛囉！來，給我一根青竹……」

孩子們立刻遞上青竹，澤庵把那青竹折成二小段，橫挿在雪人的眼睛部位上，孩子們立刻歡聲大叫：

「喲！眼睛出來啦！」

「比木炭像多了！」

「可是，鼻子、嘴巴呢？」

又有孩子問了，但澤庵却輕描淡寫地說：

「有眼睛就夠啦！」

但那羣孩子左看右看，總覺得只有青竹挿成兩個眼睛的雪人，還是少了些什麼。

「這樣就是江戶流行的新雪人呀？」

「對——而且江戶現在還流行在雪人堆好以後，繞着雪人唱一首很新鮮的歌……」

澤庵一面笑着，一面就拍着手唱起來：

「恭喜！恭喜！若松爺。
雪人的眼睛睜開了！
正是兩個大環形，大環形。
怎不敎人賀又慶！」

然後又和那兩個弟子拍着手，重複唱了兩三遍，便在雪中飄然遠去。

那些孩子雖然不懂歌詞的含意，却覺得它稀奇古怪，再加上那調子簡單又好聽，一下子就能朗朗上口，愈唱愈覺得好玩，便繞着那個雪人，一邊唱，一邊快樂的跳了起來。

「恭喜！恭喜！若松爺。
雪人的眼睛睜開了！
正是兩個大環形，大環形！
怎不敎人賀又慶！」

城外已經開始陸續有了進城拜年的武士車轎，孩子們嘹亮、快樂的歌聲隨着曉風飄送，一波波清晰地傳來。

「什麼？兩個大環形——」

一頂大轎旁，兩個隨從突然不約而同地停住脚步，側耳傾聽。

那正是隨着轎進城賀年的銀四郎和虹七郎。他們當然知道所謂大環形指的爲何，更知道環形不斷銳減的數目，就是鬼面人的人頭帳。

「恭喜！恭喜！若松爺。

「到那裏去！」

轎中傳出沙啞、果決的聲音，正是銅伯。

他們循着歌聲來處，找到了那個雪人。

銀四郎指着那羣孩子，像是要吃了人似的問：

「那首歌是誰教你們唱的？」

那羣孩子早就嚇白了臉，一面說着，一面拔脚就跑。

「是澤庵大師！」

銅伯一聽，猛然掀開了轎帘，烱烱的兩眼直瞪着那雪人不放，喝道：

「敲開那雪人看看！」

頓時，銀四郎與虹七郎都意會到銅伯躭心的是什麼事了，立刻舉起刀托，猛敲那已經快結凍成冰的雪人。

「啊！」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悲鳴。

雪人的上半部已經被敲壞了，從中露出一個人來。

那人靜靜地凍立在堆雪中，和青海和尙一樣睜着一隻獨。

這正是前天傍晚率人從耶麻郡搜索叛徒回來，却在半路上消失了的司馬一眼房。他彷彿是遭到人神共棄的最慘報應，整個臉部被從中劈成了兩半。

「雪人的眼睛睜開了，
正是兩個大環形，大環形。
怎不教人慶又賀！」

遠處孩子們的歌聲此起彼落，不斷地傳來。銀四郎虹七郎不由互望了一眼。

他們是七槍中最後的兩個，也就是歌詞裏那兩個暫時避過了報應的環形。

人頭比賽

一

世界上有比這更眞實，更美麗的雕刻嗎？

「陛下，大功告成了！」

聽到報告，明成和綏子從寢殿中步出，携着手走過迴廊。

迴廊盡處，殿門敞開着，庭院一片盈盈皓雪，當中是一座晶瑩剔透的冰池，上面棲息了好幾對白色的天鵝——不，那是一對對肌膚若雪，互相緊擁的全裸男女。

他們的身上閃着晶亮的冰珠，就像是用巨冰剛剛雕成的冰雕一樣，淒美得令人幾乎不敢逼視。

明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攬住綏子，輕呼道：

「多美呀！」

綏子嬌媚地笑着，一面吩咐侍從擺下酒菓點心，緊偎明成坐在廊下慢慢地淺斟細品。

那些男女都是由雪地獄中選出來的，從昨夜便將他們成對地用脚環套在一起，由銀四郎在旁邊舉着大刀威嚇，要他們分別作出各種不同的姿勢，然後在池中放入清水直至淹沒他們的膝蓋。

銀四郎不但殺了兩個少男作爲違抗命令的警告，更誘騙他們說：

「只要姿勢作得標準，合於要求，待會兒就把你們拉上來。」

天可憐見，那些男女在冰天雪地裏動也不敢動，沒多久工夫，就變成了這一樁樁生動剔透的雕琢品了。

明成與綏子滿意的品賞着眼前這一夜之間所完成的精品，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笑，興致愈來愈濃。

就在此時，銅伯率着銀四郎與虹七郎趕來晉見明成。銅伯一眼看到面前冰池中的景象時，也不由得目瞪口呆，銀四郎與虹七郎更是看得屛住了呼吸。

過了一會兒，銅伯才醒了過來，回頭問綏子道：

「這是……？」

綏子展開她燦爛瑰麗的笑容，不勝得意地說：

「這是我想出來的！」

「噢，眞虧妳想得出這種妙事來！」

銅伯含笑點點頭這樣說，但話鋒立刻一轉。

「不過……最近你們用的是不是太浪費了一點？雪地獄裏的存貨愈來愈少了，而派出去的部下却找不到補充的——老百姓們都被那混蛋警告牌嚇住了，有個稍微可看的兒子、女兒就千方百計地藏了起來，任你怎麼找也找不出來！」

然後銅伯便在明成旁邊坐了下來，沉聲說道：

「昨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就想着一件事……」

「什麼事？」明成問。

「當然是澤庵他們和堀家女人的事呀！」

「我們還沒找出她們窩藏的地方嗎？」明成開始緊張起來。

「據我判斷，堀家女人一直在會津活動——當然，她們在會津是最好不過的事，不過……」

銅伯說着，放高了聲音。

「照理說，我們要抓她們，應該像囊中取物一樣易如反掌。但事實擺在眼前，先是各地的告示牌被撤換，然後是一眼房被殺，我派了幾十個蘆名精銳在國內各地搜查，到現在却連點蛛絲馬跡也沒查着——雖然城內已經日夜警戒，量他們也不敢輕擧妄動——可是，總不能就這樣眼睜睜地任那羣娘兒們在會津地面上消遙呀！」

「銅伯，說不定那羣娘兒們學會了隱身術，那……她們隨時都可以來要我的……」明成嚅嚅地說。

「笑話！」銅伯打斷了明成可笑的揣測，說：「她們會隱身術？我看八成是你的那些老百姓幫她們隱身的！」

「老百姓？」明成還不大懂。

「是呀！我看是老百姓們在袒護這些臭娘們——否則我們決不可能找不出她們來的！」

「那些混蛋加三級的土老百姓！」明成恨恨地咒道。

「還有——我昨天想了一晚，爲什麼這些臭娘們到處活動，我們却找不到一點線索呢？搞不好最近活動得很猖獗的和尚們就是她們喬裝改扮的！」銅伯說。

「什麼？那些雲遊僧是女人扮的？」明成顯然大吃了一驚。

「嗯，昨晚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整夜，終於發覺這一點——因爲，就算老百姓們袒護她們，她們也必須分散開來，而且爲了躲避我們挨戶的輪流搜查，她們還得常常更換躲藏的地點，而她們要移換地點，只要假扮成雲遊僧就成了——那樣不但不怕被注意，還可以堂堂皇皇地到各地去活動。」

銅伯說着，表情逐漸苦澀起來。

「澤庵和他那些弟子，再加上富子，總共也不過是七個人，但是根據各地傳回來的報告，我却發現同一天同一

時刻，若松有四個雲遊僧出現，另有五個在耶麻郡，六個在安積郡的湖邊，總共有十五個雲遊僧……所以……」

「眞的？銅伯——」

「當然，在我們國內托鉢的和尚也不只是澤庵那幫賊禿，但他們穿黑衣，頭上包着黑色的袈裟頭巾，一看就很特別，再遠也認得出來。」

銅伯說着，神色略帶懊惱。

「當初要是沒下令不准他們向澤庵一行人出手，恐怕早就查出那些臭娘兒們了！沒想到，我們對澤庵客氣，反而……」

銀四郎與虹七郎一直侍立在銅伯身後默默聽着。自從一眼房的屍體被發現後，銅伯一直不准他們擅自踏出若松城一步，兩人心中不服氣，一意要替一眼房報仇，却老是被銅伯壓住，不讓他們去找鬼面人。這時聽說那些和尚竟是堀家女人扮的，那裏還能耐得住。

「你看！」銀四郎忍不住喊了出來，「打從一開始，我就認爲只要是和加藤家爲敵的人，管他是個什麼將軍師父，先殺了再說，那些混蛋和賊娘們豈不早殺光了！」

「那樣不行——至少到目前爲止還不行！」

銅伯厲聲說道：

「澤庵要是在會津出了事，幕府對我們的猜疑一定會更深，這樣對我們比堀家那些娘們的威脅還要不利多了！不過，我們也不能放着這件事不管，因爲現在澤庵和那些臭娘們的後盾是會津的百姓，長此以往，總有一天他們會煽動老百姓們起來反抗，要是老百姓起了暴動，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銅伯老爺！」這回是虹七郎忍不住了，「您既然知道這層利害關係，爲什麼還說不能向澤庵出手呢？」

「你們急什麼！聽好——澤庵這老賊禿，我要親手來料理他！」

說着，銅伯狂笑了起來，那是一種恐怖而充滿自信的笑聲。

「噢，那您打算怎樣料理他？」銀四郎興奮地問。

「我要用久已未現人世的銅伯夢山彥大法！」

「夢山彥！」

「我要用夢山彥控制澤庵這賊禿，然後隨你們去處置那些娘兒們——只要控制了澤庵，那些女人就沒輒了！」

銅伯說着，半闔着眼，臉孔微抬，儼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首先我們必須先把澤庵誘進城來！」

二

——簷下垂掛着一排水晶似的冰柱，末端的冰珠滴溜溜地閃映着光影，煞是好看。

這裏是南會津田島村的一個富農家。

忽然嘩地一聲，簷前的冰柱被一隻長槍掃落，闖進三個粗眉大眼，頭戴氈笠的武士，其中之一口裏大叫着：

「奉御旨——藩主前所追討之叛徒，據報藏匿於此，此事經查若屬確實，格殺無赦。」

「把你們家的人全叫出來！」另一個吶喊道。

原來坐在家中圍爐閒聊的主人，聽到御旨兩字，早已嚇得趴在蓆上，搗頭和蒜，這時那敢遲疑，立刻起身去把家裏的人全喊了過來。

這三個窮凶惡極的武士，正是人見人怕的蘆名武士。

不一會兒，本來在倉庫、馬廐、牛欄等處的家人，都跌跌撞撞地趕到大廳，瑟瑟發抖地跪在地上。

那三個武士一個個瀏覽了一遍，大喝道：

「只有這些？」

「是。」

「撒謊！你家明明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時常進進出出的，能瞞得住嗎？」武士之一喝道。

「那個姑娘人呢？」

「姑……姑娘，您大老爺說的是不是我女兒……蝶子？」像是主人的一個老頭惶恐地答道。

「什麼女兒！你要騙誰！我們在抓的叛徒就是十八、九歲的姑娘！」

「不……我們老百姓怎麼敢……」

「廢話那麼多！告訴你，我們不管她是叛徒，還是你女兒，反正把她叫出來就是了！」

「可……可是……」老人滿臉眩惑的樣子。

「又可是個什麼，把人交出來呀！」

「可是我女兒已經出家了呀！」

「什麼？」三個蘆名武士跳起脚來，叫道。

「今天一大早，澤庵大師到我家來，勸我把女兒捨給尼庵，我女兒說她願意當尼姑，澤庵就把她帶走了呀！」

「……又是澤庵那老賊禿！……」三個武士互望了一眼，喃喃恨道。

他們此行是因爲得到密報，知道這家姑娘長得漂亮，要捕回去補充雪地獄的，沒想到那姑娘又被澤庵搶先一步帶走了。

這次並非首次。

最近每當蘆名武士出城找美女，總是發現那美女都是先一步被澤庵帶走，說是作尼姑去了。

那三個武士用長槍狠狠地敲着地面，怒不可遏地大聲問道：

「是澤庵要你女兒當尼姑？」

「是……是的。」

「噢，他要你女兒當尼姑，你就讓女兒去當一輩子的尼姑呀！你這混蛋！」

「那是澤庵大師要在江戶創建尼庵作爲東海總持禪寺的分院，由將軍的姐姐，天樹院公主當住持……而且澤庵大師這次出遊各國，也就是爲了訪求尼姑……」老人語無倫次地解釋。

那三個武士此時都嗒然垂頭喪氣，默不作聲。

他們決不是認爲這老人的話有理，而是第一、這老人的托詞，他們早就聽過了——每家姑娘去當尼姑的，都是這樣說；第二、這老人也知道他們曉得那是謊話，却仍然若有其事地表演得如假包換；第三、他們明知道這兩點，却毫無辦法。

突然跪在地上的人當中，一個年輕人笑了一笑，看來像是主人的兒子。一個武士眼尖，立刻怒聲罵道：

「喂！你笑什麼？」

「沒……沒有哇！」那年輕人强忍着笑說。

「你敢說沒有——你明明是在嘲笑我們！你們這羣臭百姓，別以爲澤庵會保護你們！」

那個武士的臉孔漲得通紅，拿起長槍作勢就要刺去。

「等一下，五郎！」另一名武士立刻制止他。

「不！你別擋我！再這樣下去，加藤家和我們蘆名人都成了懦夫了——你沒看見，連個小老百姓也都敢嘲笑我們！」

「你不要衝動嘛！」那名武士仍然想勸他。

「你放心！我一人作事一人當，就算是切腹，我也認了！」

說着，這個惱羞成怒的武士提着槍便刺了出去。

剎時，那家人逃的逃，躲的躲，嚇得又哭又叫。直喊饒命，慌亂之際，火爐也被踢翻了，炭火立刻熊熊地燃燒起來。

見到這種景象，其他兩個武士的殺機也陡然昇起。

「罷了！反正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殺了先洩洩心頭這股鳥氣再說！」

「幹吧！殺他一場。」

「對，一個也不要放過！」

此時，爐炭燒起來的火已經延及到屋頂，那家人見狀紛紛想要奪門而出，但那三個蘆名武士却堵在門口，遇人便刺。

也有男人們抓來了鋤棍，想衛護妻子逃出去，但是莊

稼漢就算是身强力猛，也對付不了武藝高强的蘆名武士，只見那家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一會兒就全死傷在他們的長槍下。

「啊！過癮！」

「好久沒那麼痛快了！」

那三個滿身裏滿了鮮血的武士，拍着手狂笑，頭也不回地跑出那幢早已燒得不可收拾的房子。鄰居們看了他們那股吃人似的惡覇氣，誰也不敢上前救火，眼睜睜地看着火逐漸波及到自己的屋頂，嚇得站在雪地裏動也不敢動。那三個武士抹着滿嘴的鬍髭，惡狠狠地斜睨着他們，一邊大模大樣地走出村口。

「我看，澤庵今早才離開，又帶了女人，一定走不了多遠——我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追上去把他也一起宰了！」

「對……我們是往北從會津城方向來，路上也沒碰到澤庵那老賊，他們一定是往南走，我們向南方追去，一定追得到！」

「走！去把這老賊殺了，管他銅伯要怎麼罰我們，不宰了那禿驢我就心不甘！」

這三個殺紅了眼的武士一旦決定之後，便立刻轉頭向南，疾奔而去。

三

出了村南，走過山王嶺就是下野，這條大道是自古以來就很有名的日光大道。荒海川從山王嶺夾着山中的氤氳而來，在道旁靜靜地流淌着。

但此時，冰雪封住了一切高山，平野的多變景色，大地是茫然雪白的一片。

在這白色大地上，遠遠有五個黑影正踽踽從南方跋涉而來，斗笠遮着臉龐，黑色的袍袖被勁風吹得又圓又大。

正要往南方繼續追去的蘆名武士一見這五個黑影，立刻提着長槍，殺氣騰騰地衝上前去。

沒料到，他們才衝到那五個黑影身前，就聽到一聲慍怒的問話：

「那火是你們放的？」

那是一個瘦瘦乾乾的老頭子，但他炯炯兩眼所射出來的怒光，却使得這三名武士沸騰的血液瞬時冷却下去。

不過那三名武士立刻又恢復了神智，大喝道：

「不錯！那是我們放的，干你何事！」

「果然被我料中了！……」

那老頭望着遠處黑色的火焰，喃喃自語，然後轉回頭

來黯然地問：

「那家人呢？」

「哈哈，那還用問嗎——澤庵老禿驢！他們全被宰光啦！」

「嘿，這就是欺騙蘆名武士的報應！」

那三個武士狂笑起來。突然澤庵身後的和尚羣中，冒出一聲女子的尖叫：

「殺人兇手——我和你們拼了！」

雖然她立刻被旁邊兩個和尚攔住，但已經來不及了。

「老賊，看你今天把不把那女的交出來！」

三個武士長槍一舉，擺出威脅的姿態。

那知澤庵帶着那個女子一退，其他兩個和尚立刻擋上前來，一副毫不畏懼的樣子。

那三個武士見狀，怒喝道：

「臭和尚，你們擋得住我的長槍嗎！」

話聲未落，那兩個和尚已經解開了斗笠和袈裟頭巾，瀉下一頭的長髮，赫然是兩個年輕、漂亮的女子。

「誰是臭和尚？」阿笛杏眼圓睜喝道。

「你們要抓的女人不是我嗎？」櫻花笑道。

三個蘆名武士大吃一驚，叫道：

「是妳們！」

阿笛與櫻花已經抽出了拐杖刀，蓄勢以待。那三個武士也立刻提槍刺來，口裏一面吶喊道：

「正好！抓了妳們就是大功一條。」

「澤庵！老禿賊別想逃！」

一面就掄着滿是鮮血的長槍，攻上來。

阿笛與櫻花立刻迎上前去，但她們畢竟是女子，沒多久就被三隻耍得水洩不通的長槍困在中間，漸感不支。

正在這危急中間，只聽得一聲長嘯，那三個武士只覺得頭頂飛過一隻黑鴉似的，手中的長槍却同時一震，飛了出去。

「叮！」

「叮！」

「叮！」

三隻長槍幾乎是在同時，被拋落在三尺遠的地方，等那三個武士驚惶失措地回過頭來，更不由嚇得面色發白。

「是……是鬼面人！」

那是第五個黑衣僧侶，不知何時，他的臉上已經戴上一副猙獰的紅色鬼面具，更不知他那枴杖刀是何時出鞘，以什麼身法在轉瞬間震飛那三個武士的長槍。

丟了長槍的三個武士臉色大變，轉身就想逃，但是鬼面人的拐杖刀已經先他們一步，橫掃過他們的腰際。

「呀！」

只聽得一陣淒厲的慘叫，那三名武士便倒在雪地上，鮮血染紅了周身的白雪。

十兵衛取下了面具，笑着說：

「其實帶這面具根本沒什麼必要嘛！」

「哦？」澤庵沉聲應道。

「這些傢伙殺人放火——反正敵人鬼迷心竅，大開殺戒，我們就必須以牙還牙，這樣才能對付他們呀！」

十兵衛說着，把刀揷在雪堆中，彎身拿雪塊擦洗着上面的血跡。

阿笛與櫻花則憂心忡忡地望着面色陰沉的澤庵。

四

三天後，大雪中的若松城壕旁，出現了一副閻羅殿的景象，三根粗竹尖頭各挑着三個人頭，旁邊還立着一塊墨色尚新的告示板，上面寫着：

「蘆名畜牲三頭！

右列者三人，乃大魔王加藤明成之爪牙，爲掠奪國內美女以供其淫慾之犧牲，竟不惜殺害該少女全家，其惡行天人共怒。爲此特警告蘆名畜牲們，凡再胡作非爲者，其下場可以右列者爲殷鑑。

替天行道爲民誅徒 鬼面俠啓」

銀四郎與虹七郎得到報告，馬上飛報銅伯。

「他們果然被幹掉了！」

銅伯聽了，得意地笑道：

「五郎三兄弟的性子，就屬我最了解。派他們去，他們當然會忍不住動手，偏偏我又算準了前頭報告的澤庵離開那裏沒多久，這三個兄弟殺得性起，一定會追上去！」

難道那三個蘆名武士竟是銅伯刻意計劃的一環？他派那三人到南會津去就是爲了要他們去送死！銅伯這樣做是爲什麼呢？

「好！」銅伯笑道：「澤庵你既然吞了鈎，就等着瞧吧！」

銀四郎和虹七郎也相顧笑道：

「那麼，銅伯——」

銅伯會意，陰森森地笑道：

「到雪地獄去抓五個出來，隨便你們挑，只要都把他們的頭掛到城門上去就行了！」

「告示怎麼寫呢？」銀四郎問道：

銅伯冷冷一笑，逐字逐句地唸道：

「叛賊同黨五頭！右列者背叛恩重如山之主君，與主君之仇敵相通，欲引賊入城，大逆不道，天地難容，嗣後若有步其後塵者，一律砍頭……就這樣寫吧！」

第二天一大早，若松城門上掛出三個美女和兩個少男的首級。在雪花紛飛中，那五個人頭由於貌美，反而顯得格外淒慘。

不久，在會津西部沼澤村，又有七個强索美女而殺人的蘆名武士被殺。

「蘆名畜牲七頭！」

十天後，若松城壕旁掛出了那七個武士的首級。

隔天清晨，若松城門上也掛出了十個美男女的人頭，告示上寫着：

「叛賊同黨十頭！」

這是一場令人觸目驚心的人頭比賽！但誰也不知道，這是蘆名銅伯與澤庵之間的對決。

口　口　口

北國的春天還很遠，但書院廊簷下雪水溶解的聲音，却渾似大自然的鼓動一樣。

銅伯獨自一人在廊下燒着紅泥爐，煮熬着藥汁。四周的空氣一片凝寂，只聽見他那沙啞、低沈的喉嚨裏，慢慢吟唱着某種詭異而恐怖的咒文。

「銅伯！」

吟唱倏然停止。明成和綏子氣急敗壞的從門外跑來，身後跟着銀四郎與虹七郎，他們兩人的臉色也不太好看，就像冰塊凍結一般。

在銅伯的書院中，嚴冬的寒氣似乎還要比外面酷烈。

昨天夜裏，城壕邊出現了十三個蘆名武士的人頭。爲此，銅伯也命令銀四郎與虹七郎到雪地獄去取回十五個人頭。

「銅伯，這樣下去太過份了！」明成嚷道。

這十幾天以來，若松城門快成屍山血河了，明成似乎不能再忍受下去。

「父親，您不是要我們節省點用嗎？怎麼您反而把雪地獄的貨一批批提出去砍頭呢？」綏子也好像對這件事產生了厭惡。

銅伯冷冷地看了他們一眼，沉聲說道：

「這是一場耐力的比賽，勝敗就看是那一方先忍受不了，你們別給我洩氣丟人！」

「可是到目前爲止，澤庵一直是無動於衷，雪地獄的人却快被殺光了！我看，反正殺的是雪地獄的人，那和尚根本就不痛不癢——倒是害我心疼死了！」明成又嚷道。

「不！」銅伯靜靜地說，「澤庵是佛門中人，心腸很軟，眼看着自己連累那麼多無辜的姑娘、少年被殺，絕不

可能不理會！」

「他幹嘛理會——只要他停止殺戮蘆名武士不就行了嗎？」

「不，他就是住手也已經太遲了。我非要一直殺下去不可，直到殺光了雪地獄的人爲止——我就不信，澤庵不會投降！」銅伯說道。

「那……那……」明成焦急地說不出話來。

銅伯不再理會他，轉身對虹七郎與銀四郎說：

「死在那個鬼面人手上的蘆名人，到目前已經有四十幾個——那些寃死的傢伙武功都不弱，却被他像砍蘿蔔一樣，一個個地宰了……我看，澤庵並不難應付，可怕的則是這個戴鬼面具的傢伙！以他的身手，虹七郎，說不定你也不容易贏他哦！」

「那有那種事！」虹七郎搖着頭，不服氣地說。

「讓我去和他比劃、比劃，我就不信邪——銅伯，要不是您不許我出城，說不定城門上早就掛出他的頭了！」銀四郎磨拳擦掌地說。

「千萬不可！」銅伯沉聲喝道，「你絕對不准出城門一步——我不希望你們落入他們的陷阱！」

「銅伯——難不成您怕了他？」銀四郎大惑不解地叫道。

「我這是要作萬全之策！」銅伯微笑着說，「只要我把澤庵控制住，就不怕他鬼面人不栽在我的手裏！」

他略微停了一停，繼續說道：

「澤庵絕對會受不了！就算他能鐵着心腸忍下來，那些還沒被殺的少男、少女的父母親們，也不會就讓他繼續沉默下去。只要我再殺下去，澤庵在國內就會漸漸失去人心。你們看着好了！他一定會來投降的！」

說着，銅伯嚴厲地看了明成一眼。

「陛下，事已至此，斷然的處置是唯一救國之道！銀四郎，到雪地獄取十五個人頭懸掛城門！」

澤庵的彩球歌

一

在一座半埋於雪中的倉庫裏——

「師父！」十兵衛愕然地喊着。

圍坐着的堀家女人們和五個雲遊僧，也都像是吃了一驚似的望着澤庵。

這裏是若松南郊門田村一戶富農家的倉庫。這家的女兒也被擄在明成的雪地獄中。正月以來，澤庵他們就一直藏匿在這裏，蘆名武士爲了神出鬼沒的雲遊僧們，追逐得疲於奔命，却沒想到他們的藏身處竟與天守閣近在咫尺。

「師父！您爲什麼要阻止我呢？」十兵衛滿臉不解的神色。

方才嘯竹和尚回來報告大家；昨天一早，若松城門上掛出了十五個人頭。十兵衛就像前幾次一樣，抓起了刀就想到外面去尋幾個該死的蘆名武士，却意外地被澤庵阻止了。

澤庵臉色凝重，一直沉默不語，這時却不得不開口說話了。

「你如果再殺十個蘆名人，城裏就又會有二十條無辜的性命被斷送……」

「可是，這是沒辦法的事呀！」十兵衛說。

澤庵無奈地搖了搖頭，說：「你這以牙還牙的方法，已經遭到了致命的反擊——唉！本來我也沒想到銅伯會瘋狂到這種地步！」

「……」

「那些姑娘、少年們，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却用殺他們的殘酷手段來報復我們，威脅我們！眞是慘無人道，喪心病狂的魔頭！」

澤庵長嘆了一聲，繼續說道：

「難道我們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一批批地被殺嗎？」

「別洩氣！師父！」十兵衛的口氣雖然沉痛，聲音却異常激奮，「您千萬不要被敵人打倒！蘆名銅伯抓的就是這個弱點，他料到您一定會覺得不忍——師父，我們殺那些惡賊是替天行道，爲百姓除害，而那魔頭却是在增加他的罪孽，加速他自己的敗亡！百姓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絕不會怨我們的！」

「不！」澤庵說道，「那些父母一個個都在流淚，天下父母心，誰願意看着自己的兒女走上死路！你難道看不出來，這幾天，這家倉庫主人的眼光已經不太一樣了！」

「不——」十兵衛一臉不贊同地叫道。

「你靜靜聽我先說——」

澤庵打斷了十兵衛的下文，環顧在場之人說：

「不管你們現在是怎麼個想法，我只知道我們的原意是要救那些少女，但是目前看來，我們已經變成是在害她們了——所以，我們非停手不可。」

他搖了搖右手，制止了正要開口的十兵衛，又繼續說道：

「但是，我們一罷手，蘆名那些惡賊又會肆無忌憚地到處去搜括少女。所以，我決定入城去勸他們，阻止他們繼續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這怎麼可以！」十兵衛再也按捺不住了，「師父，那不是等於向他們投降了嗎？」

「不錯——可是，只要我投降，就能救出那些姑娘的話，何樂不為呢？」澤庵心平氣和地說。

「可是——師父，您別忘了，我們的對手根本就不是人！」他們是喪心病狂的魔頭呀！」十兵衛焦急地說。

「唉！」澤庵苦笑道：「難道我不會將計就計嗎？而且七槍衆人剩下的那兩個魔頭，自從得到司馬一眼房被殺的教訓，一步也不敢出若松城門，他們不出來，我們就無法下手——此番進去，我多少還可以作些手腳，把他們釣出城來……」

「師父，這樣說來，您進城去決不會有危險嗎？」

「這決沒問題！不管怎樣，他們還忌憚着幕府，不敢對我下毒手的！」澤庵微笑着答道。

他的表情顯得非常樂觀，但十兵衛却恰好相反。

「他們可以讓您慢性中毒，然後矇騙幕府說是病死，或者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害死您，却不得罪將軍……」

十兵衛愈往壞處想，臉上的表情也就愈發沉重。倒是一直默然不語的心華和尚，神氣從容地開口說道：

「弟子等誓願永遠相隨於師父，這一回，師父就由我們來保護吧！」

澤庵微笑搖頭說道：

「不，這回我要隻身入城——你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完成。」

「師父請吩咐。」

「這事情和銅伯那老怪物有關——」

澤庵在倉庫幽暗的光線裏，驀地睜大的眼睛，放出了異樣的光采。

「那天在勢至嶺上，銅伯這老怪物當着衆人的面，在自己的胸口上刺進一刀，連刀托都快沒了進去——你們也都是親眼看到的，那一刀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但，你們也都知道，後來他居然能騎着馬回城，一路上毫無異狀，這除了他是金剛不壞身之外，誰能相信呢！」

「說不定是看錯了——」十兵衛實在難以相信。

「我還不至於老到會看花了眼。這件事怪的是，天海禪師不但今年也是一百零八歲，而且那個蘆名銅伯和他長得居然一模一樣！」澤庵說。

「一百零八歲！」

「不錯，除了天海禪師，蘆名銅伯是我所見到的第二個天下最長壽的人！」

二

澤庵陷入沉思似的，繼續喃喃說道：

「在奧州街道，天海禪師和明成他們的車轎擦肩而過時，他不是說了幾句很奇怪的話嗎？……他教七槍衆人傳話給銅伯，說什麼邪不勝正，難道銅伯要使蘆名全族滅亡嗎？……」

他像是極力地要把記憶反芻一番似的，皺着眉苦思良久。突然，澤庵一拍膝蓋說道：

「說不定——說不定天海禪師就是蘆名人！而且和蘆名銅伯有着最親密的血統關係！」

於是，澤庵的目光轉向那七個堀家的女人說：

「我一定得證實這件事，才能找出克制銅伯那老怪物的秘密……這就要請妳們之中的一位到江戶去問天海禪師——如果能透過天樹院公主問他，那是最好不過……這是最重要的任務……千繪，阿笛！」

千繪和阿笛互望了一眼。

「由妳們兩個去江戶辦這件事吧！」

「是。……不過，我們去了江戶，這裏復仇的事情怎麼辦？」阿笛不太情願地說。

她當然不願在這個節骨眼上，和千繪跑回江戶去——那豈不和臨陣畏逃差不多？

澤庵呵呵一笑，說道：

「妳別以為這趟差事會比和蘆名人鬥法來得輕鬆！何況這件事除了堀家的人，誰也沒有權利去要求天海禪師說出銅伯的秘密。」

他頓了一會兒環顧衆人，分析道：

「從這裏去江戶，來回約莫有一百二十里，現在又是大雪天氣，單是從會津地界瞞過蘆名武士逃出邊境，就不

是件簡單的事——我想，蘆名武士一定會沿途追擊，妳們兩人的處境，會比其他人還危險……」

澤庵說到這裏，望了望他那五個弟子說道：

「所以，我要託你們沿途保護她們。」

五個和尚互望了幾眼，似乎若有所悟，齊聲說道：

「謹遵師命！」

心華和尚甚至哂然笑道：「阿笛，有我們五個保護，擋得住一百個蘆名武士！」

嘯竹和尚居然也附聲和道：

「是呀！我們五個守護，就和金剛力士一樣，妳們絕對安全無虞！」

十兵衛不安地望了望澤庵。他實在想不通澤庵爲什麼會派這五個對武功一竅不通的和尚，來擔任這樣危險又重要的任務；更想不通這五個平常不苟言笑的和尚，竟會在這種時候吹起這樣不着邊際的牛皮。

「師父，那我呢？」十兵衛忍不住問道。

「我們已經救出來的姑娘大概有三、四十個了吧？」澤庵問道。

「是的。」

十兵衛仍然不知道師父要派給自己什麼工作。忍不住又問：

「師父，爲什麼不派我保護千繪和阿笛呢？」

「你別急——」澤庵笑道，「我是要派你護送那些姑娘們到上山去！」

「這件工作等於是把虎狼口中的羊兒，搶救到羊圈裏去，非你不能勝任！」澤庵坐鎮在倉庫中，指揮若定，「敵人如今已經打算使用玉石俱焚的兵法，所以我們如果不及時把她們送到上山，恐怕她們的假尼姑身份，和我寫的那些假詔諭都會被拆穿——十兵衛，你知道這拆穿之後的結果吧？」

「師父，我們呢？」阿圭問道。

「妳們可以先藏在這裏，等我從城裏放出訊號，那時我們就可以裏應外合，一擧成功——妳們要算是我們當中最重要的一顆棋子，在這段期間裏，千萬不能輕擧妄動，否則就會誤了大事，知道嗎？」

「師父，您說會從城中放出訊號，那究竟是什麼訊號呢？」十兵衛問道。

澤庵想了一會兒，默不作聲。

這時，在一旁一直悄悄聽着衆人說話的富子，突然站了起來，說道：

「剛才十兵會衛說到，他們可能會在大師的飯菜裏下毒——所以，我一定要跟着大師進城去，至少讓我先試試

他們拿給大師吃用的東西，照顧大師的日常起居是必需的吧！」

「可是，妳不是被明成——」十兵衛脫口說道。

「沒錯，正因爲我的身體已經被毀了，所以我這軀殼如今已成了行屍走肉，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會再受傷了——所以只要能做點事消除我對明成的一些恨意，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也願意去做！」

富子說着，臉上綻露出一絲令人望之淒絕的笑容。自她被澤庵從奧州街道救回來之後，她就幾乎是爲了報復心中對明成的無限憤恨而活着。她那村姑的純眞氣質早已經在她身上煙消雲散，在這幾番痛苦經歷之後，反變成一種成熟而妖艷的氣息。

「好，富子，就由妳來擔任城裏城外的聯絡信使！」

澤庵答應了。

透過倉庫的高窗，隱約可以看到屋簷上溶雪滴落的水珠。澤庵終於把各人的任務分配完畢，站了起來，做下最後的總結語：

「這三天先由我來和他們開個玩笑，把分駐各地的蘆名武士引一部分回若松城，你們再分頭開始行動吧！」

三

「一來，
獨眼傢伙一眼房，
一眼房，
不幸從橋上掉下見閻羅！
見閻羅！」

這天，若松城門上仍然掛着三個美女人頭，但是沒有人敢走近那裏，倒是東面城壕的橋邊，有許多小孩子在玩耍。

距離隆雪溶解的春天還很遙遠，但若松城附近的積雪已經被鏟掉，到處露着黑色的泥土。泥地上有十幾個孩子快活地唱着歌，手中扔着絹絲紮成的五彩球，玩得興高采烈，看上去就彷彿是一首呼喚着春天氣息的即景詩中，所描寫的景象。

「二來，
不義的鬼卒盡保護，
盡保護，
壞事作盡的混蛋臭侯爺！
臭侯爺！」

城上的守兵原以爲孩子們唱的是普通的彩球歌，聽到那輕快可愛的歌聲，還頗爲陶醉了一會，這時才聽出幾句歌詞內容來，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定神仔細觀察那羣孩子

究竟是在作什麼。

只見那羣孩子裏雜着一個老和尚，捲着黑色的衣袖，一面領頭唱着歌，一面專心地拋玩着彩球。

「三來，
三條走狗去賣藝，
去賣藝，
江戶帶回來的土產是什麼？
是什麼？」

銀四郎和虹七郎一接到報告，立刻跑到城上眺望，才聽到入耳的歌聲，就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隨風送來的歌聲顯然是指具足丈之進在江戶被殺的那回事，但是孩子羣中那個老和尚的模樣，阻止了他們前去興師問罪的衝動。

「四來，
吉原雀的大笑話，
大笑話，
買進一個長鬍鬚的大娃娃！
大娃娃！」

這當然是說，大道寺鐵齋的屍體被裝在京都玩偶箱裏那件事。

「澤庵這老賊禿！」銀四郎咬牙切齒地罵道。

明成和銅伯也接獲了兩人的傳報，趕到瞭望台。銅伯靜靜地望着遠處和孩子們玩球的澤庵，良久才說道：

「……好，澤庵終於出現了！」

但他心中却大惑不解，暗道：

「他這樣作有什麼企圖呢？……不管怎樣，他這種舉動非同尋常，還是召集蘆名武士回城，加强城裏的守備要緊！」

第二天，澤庵又在那裏和小孩子們唱歌拋球玩。

「五來，
伊予的家臣太可憐，
太可憐！
勸諫昏君被砍頭，
被砍頭！」

這指的是被明成捕殺的堀家人，但那些孩子們那裏知道呢？可愛的童稚歌聲又響了起來：

「六來，
擄走姑娘下雪地獄，
雪地獄，
可憐的雙親淚如織！」

明成聽到這裏，氣得直咬牙，厲聲罵道：

「這老賊禿！膽大包天，居然敢在我的城門口唱歌罵我！銅伯，你不能阻止他嗎？」

「先看看情形，過兩天再說。」銅伯沉吟道。

他的心裏思緒紛亂，雖然他也想到澤庵八成是被他的兵法逼輸了，但又患得患失起來，深怕自己判斷錯誤，不願意貿然向澤庵採取行動。

「七來，
七槍衆人的英名早成昨日事，
昨日事，
當代的七槍是刀下魂，
刀下魂！」

銀四郎和虹七郎抗議地叫道：

「銅伯，您就讓那老賊這樣唱下去嗎？」

「忍耐一下，你們再忍耐一下！」

作勢欲對敵人作出凌厲反擊的蘆名銅伯，簡直不知要用那種字眼來形容他的銳氣，可是現在敵人出現了，他却反而深沉，深沉得就像是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

「八來，
孫兵衞的長槍生了銹，
生了銹，
孫六大名也跟着銹掉了！
銹掉了！」

孫六就是明成的父親，手創名聞全國七槍組織的加藤左馬助嘉明。

四

第三天午後，駐在豬苗代湖的蘆名武士飛騎傳報。

「大羣尼姑向北移動，看樣子像是要走過國境到上山去！」

銅伯心頭的疑慮頓時迎刃而解，拍膝叫道：

「澤庵這老賊使的原來是疑兵之計呀！」

顯然澤庵此計大爲成功，銅伯早在兩天前就飛騎傳書把駐守邊境的蘆名武士幾乎都召回了若松城，只留了必要的守衞人數駐守當地。

「既然如此，我馬上就把你抓起來，決不讓你這老賊禿逃脫！」

銅伯立刻趕去謁見明成，請明成親自到城門外，把在城壕旁和孩子們一塊兒玩球唱歌的澤庵迎請到城裏來。

「澤庵那老賊會答應嗎？」明成疑惑地說道。

「陛下是四十萬石大藩的侯爺，就算澤庵是將軍的師父好了，四十萬石的大諸侯親自出城迎請，他敢回絕這天大的面子嗎？」

「可是那老賊精明得很……」

「要是他不答應，陛下儘可教銀四郎把他綁了回來，不過，我猜那傢伙正等着我們去請他進城來呢！」

「爲什麼？」明成聽得更糊塗了。

「方才飛騎傳報，大批的尼姑正在向邊境移動，不管那裏面是不是摻雜着掘家那些娘們，反正這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實——他們已經沒辦法繼續在會津地面上活動了！只好走過邊境，逃出國界去。澤庵這兩天的行動，就是故意要吸引我的注意，誘我把各地精銳調進城來，好讓那羣尼姑安全出境。更說不定，他是在向我表示全面投降呢！」

「不過，銅伯……把那老賊俘虜回來，會不會反使我們惹來麻煩？」明成嚅嚅地說。

「當然——我怎麼會不知道！澤庵這回是有備而來，一定會在城裏搞出一些花樣來，不過，我銅伯會把他制得死死的！」

銅伯說着，發出一陣令人汗毛直立的可怕笑聲。

「你既然說得這樣有把握，那我就不妨去把那老賊抓來囉！」

明成突然興奮起來，興奮得就像孩子一樣。

他帶着隨從，浩浩蕩蕩地走出城門，向着東面城壕行去。將軍的師父，澤庵那老賊，不久就是他的座上客——不，其實是被軟禁的階下囚。

城壕旁，澤庵仍舊若無其事地和孩子們玩着彩球，高聲地唱着歌兒。

「九來，
有雙硬拳的廉之助，
廉之助，
沒手沒脚的到了幽冥界！
幽冥界！」

明成的行列逐漸地接近，那羣孩子立刻慌慌張張地叫了起來：

「澤庵師父，澤庵師父！侯爺的行列來啦！」

可是澤庵好像沒聽見孩子們的喊叫似的，依舊專心地抛玩着球，口裏唱着歌。這天，他的身旁多了一位姑娘，那個姑娘也捲着衣袖在那裏抛着彩球。

明成的行列更近了，孩子們早就嚇得跑光了。隨從手中的長槍尖，冷冷地閃着寒光，但澤庵仍然和那姑娘玩着彩球，伸長了他那滿是皺紋的脖子，扯開喉嚨高聲唱道：

「十來，
東慶尼姑庵幾萬石？
幾萬石？
打垮了四十萬石當然應是五十萬石！

五十萬石！」

明成緊張得臉色泛白，他勉强地擠出一絲笑容，顫聲說道：

「大師！」

澤庵一面抛着球，一面回過頭來。

「噢！是你！好久不見啊！」

他笑着打了聲招呼，手中仍然抛着彩球，一點顧忌也沒有。

「自從勢至嶺一別——」明成按捺住心中的憤怒，勉强起了個話頭。

「噢！對了，我本來不是要到上山去嗎？」

澤庵竟然打斷了他的話，毫不在意地聊起來。

「可是偏偏貴國的秋天太迷人，把老衲給留住了，沒想到這一留留壞了！秋天還沒過完，冬天的大雪已經開始飄了，這雪一下，路上就非得等到開春以後，積雪消化了才好走——我也只好在貴國過冬啦！」

這且不提，令明成更惱怒的是澤庵直到這段話說完，還一直不停地和那姑娘或左或右地抛着彩球，玩個沒停。但銅伯的話，言猶在耳，他不得不再開口說道：

「大師能逗留蔽國，是蔽藩無上的榮幸——」

「啊！貴藩一直很小心地招待老衲，倒是令老衲內心惶恐萬分！」

明成極其尷尬地裝出一絲笑容，懊惱地說道：

「只要大師滿意，蔽藩就安心了！」

「呵呵呵！」澤庵突然快活地笑了起來，「貴國最大的優點就是女人們個個虔敬我佛，都爭先恐後地來要求老衲替她們剃度——這當然是貴國仁政仁風的影響，老衲也不忍拂逆她們的一片赤忱，只好答應她們進入天樹院公主住持的東海總持禪寺江戶分院。不過江戶的分院還沒有動工，所以暫時只能送她們到上山去，和將軍的愛妾們一起修行！」

他一面說着，手裏一面還在抛着彩球。

「對了！到時少不得再來會津，向您化一筆籌建江戶分院的經費呢！」澤庵微笑道。

明成這時早已氣得臉色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怔怔地望着澤庵和那姑娘玩了好一會兒彩球，才支支吾吾地說道：

「好……好……大師，您既然已經到了城門口，乾脆就到城裏住幾天吧！免得將軍怪罪下來，以爲蔽藩怠慢了大師。」

一聽這話，澤庵竟然停住了手，不再抛球，爽爽快快地回答道：

「那眞是多謝了！我們就到城裏舒舒服服地住上幾天吧——富子，妳今晚可以不必叫冷了，這位大人要請我們去宮裏住哪！」

「富子！」明成發出驚呼。

一直背對着明成拋球的姑娘，這時回轉過身子，目不轉睛的狠狠盯着明成的臉孔。澤庵拍拍她的肩膀說道：

「唉！富子，妳別一直盯着這位大人看！他是會津侯爺呀！上次我們在勢至嶺時，不是已經弄清楚了，他不是那個汚辱妳的壞蛋呀！」

然後，澤庵無奈地對明成笑道：

「您可別生氣，都是那個假冒您的壞六蛋、蛋，害得這麼一個漂亮的大姑娘變成了個可憐的瘋子——本來，我還想讓她跟着您國內那些姑娘們到上山去，沒想到，她就是跟着老衲，不肯離開！」

明成又是氣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嘴唇無聲的蠕動了一下。

□ □ □

「陛下回城！」

加藤明成的行列浩浩蕩蕩地踏上了若松城的廊下橋。爲了表示對將軍師父的尊敬，明成以堂堂四十萬石大藩的藩主身分，親自徒步隨行在澤庵的轎旁。明成的臉色青白不定，行列中殺氣騰騰，籠罩在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裏。

殺氣重重——不只是回城的行列，若松城裏的空氣也聞得出一股異樣的氣息。

明成突然像是獲赦似的，如卸重負地歡呼道：

「銅伯！」

銅伯立在橋中央。

「這位就是你曾經見過的東海寺宗彭澤庵禪師，方才不意在城外碰見，就順道恭請大師入城，你可要好好地招待、招待大師！」

銅伯立刻伏身下拜，正當他抬起頭來，想要開口說話時，澤庵已經搶先發出了驚歎，大驚小怪地嚷道：

「呀！你——難道你又從閻羅王那裏買命回到陽界來了嗎？」

銅伯不慌不亂地回答道：

「是呀！因爲我還有不能死的理由存在！」

「好……嗯，這樣很好！」

澤庵的反應同樣教人難以捉摸。

然後，澤庵隨着明成走過銅伯站立之處，繼續前進，但他走了沒幾步，又倒走了回來。

也不管旁人驚訝的注視，更好像沒看見明成那副狼狽的樣子，儘自走到銅伯身邊，把嘴巴親暱地湊近銅伯的耳

朶，大笑着說道：

「嘿，輸給你了！」

然後又大踏步地跟回行列。

其實，目送着他的銅伯表情，才是眞正値得一看的。他那暗灰色的臉，好像一下子變得更陰沉，一直猛瞪着澤庵的背影，咬着牙根罵道：

「這狂妄的老賊！」

但不久，他又詭譎地笑道：

「澤庵！你這賊禿，不管你會變出什麼花樣，我銅伯決不會再上當啦！永遠不死的銅伯在等着你呢——咱們走着瞧吧！看我的夢山彥大法不敎你俯首稱臣才怪！」

南船北馬

一

白茫茫的大地上，出現了一隊鴉羣。

在這裏，成千成百的烏鴉結隊蔽空飛過的景象，可說是司空見慣，並不特別。但那是夏末秋初的景象，在這大雪封凍，到處是一片白茫茫的季節裏，那來的鴉羣呢？

盤梯山聳立在灰色的天空中，山底的豬苗代湖上渺渺茫茫，飄浮着濛濛的寒氣。湖面似乎都封動了，積雪下可以聽見流冰不斷碰撞、切割的喧聲。

遠處，一隊黑鴉鴉的尼姑們正在雪地裏艱難地跋涉前進。行伍中飄揚着幾面長形旗幟，上面寫着：

「此爲江戶東海總持禪寺的尼衆。澤庵」

「將軍特頒寺法，男子不得接近。澤庵」

「男子不得作任何觸碰。澤庵」

從向戶郡的江村到藤郡的本坂村，甚至到長濱村、蟹澤村，沿着豬苗代湖北岸，一路上，村民們都好奇地探出頭來，等領會到這列行伍是些什麽人後，幾乎全村的男人們都立刻扛着鏟子出來，熱心地替這些避禍到上山的姑娘們鏟開積雪，拓出路面。

「喂，就是那羣要逃到上山去的尼姑呀！」

「逃得好！快，快把路鏟出來！」

「等她們過去，我們再把雪鏟回去——讓那羣惡魔吃些苦頭！」

「對！快找人到下個村莊去通知一聲，要他們也這樣做！」

村民們一面鏟雪，一面談論。看來，會津地面的老百姓，似乎都恨透了蘆名武士。

這些尼姑都是澤庵搶先在蘆名武士到達之前，從各地救出來的姑娘，平日，任蘆名武士怎樣地搜捕也找不到她們的踪影。她們不知都藏在那裏，如今大擧出現，竟像是突然從雪地裏湧冒出來似的，把白色地染上一片墨色。

前兩天，若松城裏才傳出急令，命各地蘆名精銳留下必要人數駐守當地，其餘一律火速回城，這天，被留下來的蘆名武士還半驚半疑地揣測着這道命令是否表示城中有變，誰知怪事連連，又看到了這羣像霜鴉走境，墨羽蔽日的尼姑。

「喂，就眼睜睜地看着她們出境嗎？」

「不然又能怎樣，你沒看到那布旗上的字呀？澤庵寫得明明白白，將軍特許，不准男人接近！」

「天知道他是在搞什麽花樣？」

「你懷疑有什麽用？連銅伯也要忌憚他三分哪！」

「可是，我敢斷定！崛家的娘們一定混在那裏面！」

「反正這件事一定要報回若松去！」

「我們先跟住她們再說！」

於是，有的武士飛騎回若松，其餘的武士則聚成一隊跟着那羣尼姑。

但他們這一回可吃了大苦頭。

路面的厚雪逼得他們非步行不可，但一路上處處都是陷阱，看上去毫無異樣，冷不防就踩了上去，那是一個個底部被挖空了的雪窟窿。在這種大雪天裏，被埋進這種小型的雪坑，命是送不掉，人却也受不了，偏偏路旁也被東一堆、西一堆的積雪時時阻住了去路，雖然不至於踏進陷坑，時間却給拖去不少。

「這些混蛋老百姓！一定是他們幹的好事！」

豬苗代湖北岸的一處松林裏，四、五個嘴唇凍紫，直打着哆嗦的蘆名武士，正費力地絞着身上濕淋淋的衣服。有一個在松林裏撿了一堆松針，一再地想升起火來烤暖身子，然而，潮濕的松針燒了半天只會微微地冒出一陣白煙來。

等到那堆松針好不容易發出火焰，衆人搶着靠近去取暖，一個手提着長槍一頭戴氈笠的武士却喘着氣，跑了過來。那人開口便問道：

「喂，尼姑們呢？」

「幾個小時以前，她們就往東方去了！」

「那你們還在這裏幹嘛？」那人冒冒失失地問。

「你沒眼睛呀！沒看到我們濕成這樣？」

一個武士冷得牙齒都在打顫了。雖然升起了火，但豬苗代湖湖面不住吹來的寒風，却吹得他們瑟瑟發抖。

「你們一定是掉進雪坑了！我的馬就陷在前面不遠，幸虧是騎了它，不然我一定也和你們一樣！」

這個武士正是從若松城趕來傳令的，他說道：

「銅伯傳令，這些尼姑就讓她們去好了，只要在國界的關卡上嚴密檢查，如果有堀家那些叛賊混在裏頭，一定要把她們活捉送回若松，銅伯要親自處置她們！」

然後，他又把長槍揷回腰際。

「其他人都去追那羣尼姑了嗎？我得趕快追上去，把銅伯的命令告訴他們。」

說着，便穿過松林繼續上路。不料才跑出去沒多遠，松林裏烤火的人聽到他在那湖邊大呼小叫起來。

「什麼事呀？」

一羣人吃驚地跑上前去，只見那個武士指着湖邊一些紛亂的足跡說道：

「這脚印決不是普通老百姓的！」

「對呀！這種天氣，誰還過湖到對岸去！」

「會不會是掘家的娘們？」

他們慌慌張張地跟隨着足跡追去。穿過湖邊的一些雜林，足跡迤邐一直向南，一個武士眼尖，指着遠方突然叫道：

「你們看，那邊好像有人在上船……」

「總共七個……全穿着簑衣，戴着斗笠，看不出是什麼人呀！」

「反正不會是老百姓！」

二

豬苗代湖與琵琶湖、霞浦、八郎瀉齊名，是會津四大湖之一。

它的湖面廣濶，勁風强猛，就算是嚴雪季節，也不會全部凍結。但這裏畢竟是地處北國，又高踞海拔五一四公尺的高原上，湖面上到處都飄浮着薄冰。

「被他們發覺了嗎？」

湖裏，一拽小船急急地向前划着槳，努力地要向湖的對岸划去。船上划槳的人是澤庵的弟子，十乘和尚。

「蘆名人不可能沒發現我們——師父不是說過嗎？這一路上，一定會有追兵的！」藥師和尚說。

看他的表情，大概是全船中最鎮定、從容的一個。

尼姑們的路線是由豬苗代湖北岸，經過壺郡的坂山出境，取道福島、米澤到上山，而千繪、阿笛則是越過豬苗代湖，從湖的兩岸，翻過勢至嶺，進入奧州街道。

這是澤庵精心所定下的妙計，由他自己和到上山去的尼姑羣矇住銅伯的注意，讓這支最要緊的特遣隊悄悄地趕去江戶。銅伯再怎麼老謀深算，也想不到阿笛和千繪，並沒混在那羣尼姑中，更不可能知道她們此行會從勢至嶺下奧州街道，遠至江戶尋找克制他的秘密。

「啊！他們放起訊號煙了！」心華和尚喊道。

全船的人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沿着豬苗代湖岸附近的山麓，相繼呼應地燃起青煙。

蘆名武士的行動神速是天下聞名的，嘯竹和尚不禁心慌意亂起來，叫道：

「十乘，快！快！」

湖面到處都是流冰，小船簡直可說是在冰雪中行走，東撞一下，西撞一下，速度那裏快得起來。

「來了！他們追來了！」心華和尚大叫道。

全船的人頓時都緊張起來。一艘、兩艘、三艘，三艘船上滿載着烏鴉鴉的蘆名武士——人數至少不下於六十。

小船艱難地在流冰撞擊中前進，嘯竹和尚換下了十乘把槳，但前進的速度依然不見起色。

「快！第一艘的蘆名船，已經近得看得見船上人的臉孔了！」

「已經靠過來了！」

阿笛與千繪的手緊按着拐杖刀，準備隨時迎敵。她們對藥師和尚說：

「師父，把船停下來，由我們來對付——今天非和他們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不！」藥師和尚在這緊要關頭，竟笑着說：「妳們要拼命也不必急在這時候呀！妳們忘了？江戶還有更重要的任務等着妳們去完成哪！」

一聽這話，阿笛和千繪啥然垂下了頭，說道：

「那他們已經追上來了呀！」

「呵呵！別慌張。」藥師和尚談笑若定，「心華、十乘！待命。」

心華和尚和十乘和尚相視一笑，心華便坐着脫下了簑衣笠帽，悄悄地翻身下湖。嘯竹和尚低聲叫千繪、阿笛用手把他的衣帽撑住，千繪、阿笛楞楞的聽從了，却搞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湖水寒得比冰還冷，難道他們沒看到那些尖銳的碎冰嗎？

但是留在船上的四個和尚却沒有一點特殊的表情，好像這已早是他們計劃好了的事。

蘆名武士的船隻上，那羣凶神惡煞眼見着就快追上敵人了，眼睛裏都冒出火來，直盯着那小船上的七個人，一點也沒去注意湖中的流冰，更沒留意到小船上跳下了一個人，他們只看到那船上仍舊是七頂斗笠，七件簑衣。

突然立在船頭的一個武士，發現船頭冒出一個光禿禿的人頭來，那人的兩隻手不覺抓緊了船舷，直覺地舉起長槍，向下就是一捌。別的武士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船的湖面，突然冒出一大片鮮血來。

那正是十乘和尚，他的頭頂雖然被擊破了，却沒有昏迷。船上的武士們就在紛紛猜看那片鮮血是冒自何處時，船已猛烈地搖盪起來，接着船便翻了。

只聽得那些落水的蘆名武士，此起彼落的發出慘叫，

湖水的寒氣，碎冰的切割，這種滋味誰能忍受？

跟在後面向前追來的第二艘、第三艘蘆名船隻，只知道前面的船隻莫名奇妙地晃了兩晃，便無緣無故地翻了，紛紛大驚失色，叫道：

「怎麽了！」

等到第二艘蘆名船隻開到了出事地點，有人發現了十乘和尚浮現水面的屍體，大感失望地說道：

「唉！是個和尚，不是堀家那些娘們！」

這時，船舵邊早已抓滿了第一艘落水武士的手，紛紛哀哀地叫道：

「快拉我上去呀！」

「我快被凍死了！」

那湖水的寒冷，的確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不行呀！」

坐在第二艘船上的蘆名武士見狀，都慌亂地用手去撥那些抓住船舵的手。這時，船身已經開始搖晃起來，船上一個看起來像是頭領的武士喝道：

「快放手！這船已經擠滿了，那能再載你們！」

但淹在水裏，冷得幾乎半死的人那聽得進去。

那武士咬了咬牙，下令道：

「拔槍！凡是抓住船舵的手，都給我砍掉！」

船上的武士們本就已經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深怕自己的船也被拉翻，一聽到這個命令，那還去管沉在湖裏的人都是自己的同伴，抓了槍便掃。

再沒有比這更淒慘的景象了！一、二十隻斷手留在船舵上不住淌着血，湖面更是鮮紅一片，慘叫聲與碎冰撞擊聲滙成一片，簡直就是人間地獄的翻版。

船上蘆名武士的怒火燒紅了眼睛，同伴的鮮血激起了他們的仇恨，划槳的人拼命地向前使力，他們的船隻體積較大，碎冰的撞擊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影響，於是這艘船便像箭似地脫弦疾駛。

三

「到了！」

小船中響起歡呼聲，阿笛和千繪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跳上岸去。

「等一下！」嘯竹和尚立刻制止了她們，「這裏不是岸，只是湖面的薄冰覆着雪，看起來像是岸——其實，妳們上去以後，步步都要當心！」

說着，他自己便率先跳到雪上。他脚下的冰雖然沒有裂開，四周却響起一陣驚心動魄的聲音，那是浮冰受到壓

力之後與湖水相激的聲音。

嘯竹謹慎地走了幾步，回顧船中的人說：

「好，你們一個個地上來吧！只要靜靜地走，應該沒問題！」

這時第二艘蘆名船隻已經追了上來，嘯竹和尚便輕喊道：

「心華、龍王！」

心華和尚和龍王和尚立刻會意的點了點頭說：「好，快靠攏！」

於是三個人並立在冰上，立刻開始行動。

心華和龍王把簑衣和斗笠都脫下來，讓嘯竹和尚兩手撐着，然後噗通兩聲，便沒入水中。

嘯竹和尚扛着兩副衣帽，趕上前與藥師和尚和千繪、笛阿並排，頭也不回地直往前走。

阿笛與千繪實在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只隱隱覺得方才在船上，十乘和尚下了水不久，後面蘆名的船隻就翻了一艘，但就再也沒看見他的人影。現在心華和龍王又不見了。

阿笛忍不住不安地問道：

「嘯竹師父，心華和龍王兩位師父呢？」

「現在妳們別管這些了，妳們只要盡量逃，逃出會津去！」藥師和尚生氣地叫道。

「不然，十乘、心華、龍王他們三個犧牲得就太不值得了！」

嘯竹和尚的聲音十分沉重。

「什麽？」千繪和阿笛不約而同地輕呼。

「快跑！」

藥師和尚沉聲地下令，然後就挾着她們兩人，撐着心華、龍王留下的兩副衣帽，快步跑向不遠處的松林。到達那片松林才是眞正的湖岸。

第二艘蘆名船隻，這時已經靠上那雪冰結成的岸邊。那個領頭的武士一下船就命令道：

「大家散開，不要靠在一起！」

心華和龍王正潛在他們落脚的雪冰下面，直等到蘆名武士們都下了船，向前走了兩三步，心華在水底向龍王打了個手勢，便分向游開。

不一會兒，雪地的左右兩端各露出一個閃亮的物體，那正是心華、龍王手中拐杖的刀尖。那兩柄刀尖非常緩慢均衡地移動，因此走在上面的蘆名武士沒有一個發現這而回事，更沒有一個感覺到脚下的雪冰有何異狀。

等到他們發現時，脚下的整塊雪冰已經塌了，從傾斜到坍塌幾乎只有二、三秒的工夫。

蘆名武士們根本來不及跳回船上，而驚慌中落水的他們，更赫然發現水中隱藏着敵人恐怖的埋伏。

心華與龍王的拐杖刀在水底見物便砍，那些蘆名武士當然也不甘示弱地揮槍亂刺，水裏立刻展開一場混戰，蘆名武士傷了大半，心華和龍王也相繼死在這片寒冷的湖水中。

接着，第三艘蘆名船隻也火速地趕到，一見此狀，誰也不敢貿然下船。

在湖水中載沉載浮的武士們，這時也嚐到了第一艘同伴們所嚐過的滋味。

他們爭先恐後地游向駛來的第三艘船，哀號道：

「快拉我上去吧！」

「救救我！」

十幾隻手又攀上了船舷。

「對不起，敵人逃了，銅伯會責怪的！」

方才他們對同伴所做過的事，現在第三艘船上的人也給了他們相同的待遇。

第三艘船上的蘆名武士，提着沾滿同伴鮮血的長槍，終於上了岸。

「咦，他們呢？」

松林裏的人影已經不見了。他們越過松林，走上林旁的道路，繼續追查敵人的踪影。

松林旁的道路沿着舟津川迤邐向南。

「他們想越過國界！」一個武士叫道。

「一定有掘家的娘們在裏面！」

那些蘆名武士邊跑邊詛咒，追了大約半里路，前面遠遠可以看見一座吊橋。忽然，風裏隱隱傳來一陣奇怪的聲音。

「叮叮！」

「那是砍橋的聲音！」

「快！一定是她們！」

等這些武士們衝到了橋頭，却反而躊躇不前了。橋那端，一個穿着簑衣，頭戴斗笠的身影拿着一把斧頭，正在劈橋，聽到了來人的喧嘩聲，却沒有絲毫要逃走的意思，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來不及了！橋一定已經被劈得快斷了！」

「管他的，先射死他再說！」

於是，幾聲吶喊，五、六支長槍，劃着銀光，拖着黑色的尾巴，朝着橋那端伐木的人影直飛過去。

蘆名武士的槍枝向不虛發，橋那端，五、六支長槍全插進了那人的胸膛，那人慘喝一聲，便帶着滿身的長槍墜落橋下。

幾個大膽的武士已經跑過橋去，招着手大喊道：

「什麼嘛！他根本只劈了兩三下，劈得像老鼠啃的一樣！」

「他這樣做，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一個武士忽然問道。

這話一出，立刻有人恍然大悟道：

「啊！他根本是要騙我們出手，把我們的長槍騙下河去！」

幾個方才射出長槍的武士趕緊探下頭去望，河裏只見雪霧濛濛，流冰遍布，那裡還有那屍體和長槍的踪影。

四

三代村是從勢至嶺進入會津，所必經的第一座村落。去年秋天，千繪與阿笛就是從這裏大搖大擺地被轎子抬進會津的。

三代村村口有座小土丘，像個小瞭望台，可以眺望往豬苗代湖方向的大路。突然，一個年輕人慌慌張張地從那土丘上飛奔下來，直衝進村裏的一間倉庫，口裏嚷着：

「來啦！他們已經快到地藏廟了！」

倉庫裏除了幾個村民，還有兩個漂亮得不像普通百姓家的女子，和一個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尙。他們正是藥師和尙一行。

藥師和尙一派輕鬆地坐在那兒，嘴裏還津津有味地抽着煙草，眉頭皺也不皺，微笑着問道：

「人數有多少？」

「大約八、九個。」

「就這麼點兒？」

「再沒看見別的人了！」

「好。」藥師和尙露出欣慰的笑容，「嘯竹和尙作得很成功！」

千繪和阿笛此時已經知道，從頭到尾十乘、心華、龍王、嘯竹四個和尙都爲她倆作了什麼事，一聽這話，只覺得胸口發熱，喉嚨煞時被熱淚給堵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天他們在澤庵、十兵衛和堀家七個女人面前所說的話，並沒有半點誇大、虛假的成份——當然更不是玩笑。他們已經用事實證明了一切！由他們保護，的確是萬無一失；他們的能力，的確不輸金剛大力神——雖然，他們沒有一個懂得功夫，會武藝。

「妳們看，」藥師和尙說，「我們這幾個和尙是不是都能以一擋十？」

千繪和阿笛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嗚咽道：

「師父，您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嘛！」

藥師和尚這時也微微地動容，說道：

「安禪何須山與水？心頭滅却火也涼！」

千繪和阿笛的臉上露出茫然的神色，藥師和尚一笑，又說道：

「死也是一種試煉！妳們以後就會懂的。」

藥師和尚看了看那個跑回來報訊的年輕人一眼，輕聲地說：

「那我們走吧！」

千繪與阿笛早已猜到他要做什麼。阿笛就像心頭被撕裂了似的叫道：

「藥師師父！」

「藥師師父，您非去不可嗎？」千繪也呻吟道。

藥師和尚微笑消失了，他嚴肅地看了看兩人，沉聲說道：

「難道妳們要讓嘯竹、心華他們死得毫無價值嗎？澤庵師父命令妳們到江戶去，妳們就必須安全到達江戶，把任務完成。我呢，我奉師命保護妳們出會津，也就必須把妳們安安全全地送出會津，不是嗎？」

「可是——」

千繪和阿笛淚流滿面，跪了下來，緊抓着藥師和尚的袍角，泣不成聲。

藥師和尚彎下身去，慈藹地說道：

「答應老衲，妳們一定到江戶，把任務完成——好不好？」

「好……」千繪和阿笛哽咽地回答。

藥師和尚欣慰地笑了笑，把他們換下來的兩套袈裟、簑衣與斗笠交給另外兩個年輕力壯的村民。

他的計劃是要把追來的蘆名武士引開，好讓千繪、阿笛在村人的幫助下，翻過勢至嶺附近無人看守的荒山，到達奧州街道。三代村位於三條道路的交會點，往北一條就是他們渡過豬苗代湖而來的大路；往東一條是朝勢至嶺上坡的路；至於往西，那就是當初他們進入會津，直奔若松城的舊路。

藥師和尚計劃和那兩個僞裝和尚的村民打往西的那條路走——這是疑兵之計，敵人從若松直追到這裏，却又看到他們順着這個大圈子，從另一條路回若松去，無論那些蘆名武士多精明，也一定是如墜五里霧中，摸不出他們此行究竟是什麼用意。

當然，誰也想不到渡湖的七人之中混着千繪與阿笛，更想不到她們會出現在奧州直奔江戶的街道上，去尋找克

制銅伯的秘密！穿戴好斗笠、簑衣後，藥師和尚手一招，便領着那兩個村民跑出倉庫，直向往若松那條西方大道奔去。

往西的道路是下坡，那兩個村民似乎非常習慣在雪地上奔走，一忽兒工夫便把藥師和尚拋在後面，消失在一叢雜林的下方。

五

數分鐘後，從北方舟津追來的蘆名武士，滿身大汗地到了三代村。

「他們逃到那裏去了？」

「會不會是藏在這個村裏？」

「說不定他們已經往勢至嶺去了！」

正當他們猶疑不定，不知該分頭尋找，還是選定一條路去追時，村頭的三叉路口突然閃過一個緇衣的身影，往西方若松奔去。

眼利如鷹的蘆名武士當然不可能沒發現。

「黑衣，白頭巾——是他們！」

「快！」

這幾個蘆名武士立刻像一陣旋風似地追上前去。

一出三代村，向西的是一條陡峭的下坡路。他們才轉了個彎，就瞧見遠方還有兩個黑衣影子已經快消失在雪中了，而那個落後的傢伙，也已經到了坡下的一座橋頭。

蘆名武士在雪可沒踝的路上疾跑，敏捷得像隻馴鹿。當他們追到橋頭時，那個黑衣人影才跑到了橋的中央。但是忽然間他們停住了脚步。

那個黑衣人回過頭來——他的臉是張猙獰可怕的鬼面具。

「啊！」

霎時，蘆名武士們個個驚惶失措。

橋的中央，鬼面人的寬袖被冰風刮得颯颯作響，他把手跨在戒刀上，嚴肅地凝立在那裏，像塊生了根的磐石。

「鬼面人！」

他們不由握緊了手中的刀槍，感覺到冷汗涔涔地從手心淌出來。

鬼面人依舊拄着拐杖刀，凝立在橋中央，像尊石像，動也不動。忽然，從鬼面下，傳出一個陰沉、沙啞，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說道：

「你——們——想——送——死——嗎——」

蘆名武士們不禁打個寒戰，退後了一、二步。敵人並沒有拔刀，無形中却有一股壓倒性的氣勢令人難以抗拒。

彼此之間的空氣彷彿凍結了。

「呀——」

突然，蘆名武士中，冒出了一聲瘋狂的嘶喊，三枝銀槍破空朝着鬼面人射去。

「唔——」

鬼面人悶哼了一聲，三枝長槍像插豆腐似地刺穿了他的胸膛。那些蘆名武士懼於鬼面人手下從無活口的威名，一時竟不敢相信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直到他的身體支不住，左右晃了兩晃，他們才猛地醒覺，歡呼起來：

「鬼面人完啦！我們把鬼面人殺掉啦！」

但是鬼面人還拄着拐杖刀站在那裏，蘆名武士不敢掉以輕心，步步爲營地走上前去。只見那鬼面人的身體又劇烈地晃了一下，發出一陣令人嚇破膽的淒厲長嘯，驚得那些武士回身就退。

可是那嘯聲不久就停住了，鬼面下的頸脖流下了蛛網似的血絲，然後，便頹然栽倒在雪地中。

蘆名武士們遲疑了一會兒，就衝上前去，一把扯掉他的笠帽、頭巾與那猙獰的面具。

面具下，藥師和尙噙着鮮血，帶着一抹安詳的微笑，早已斷氣了。

「啊，他不是眞的鬼面人！」一個蘆名武士叫道。

「難怪他連一點抵抗都沒有！」另一個附和着說。

「你們又沒見過鬼面人的眞面目，怎知道不是他？」方才射出一槍的武士不服氣地說道。

「可是我上回在若松看到這個和尙時，鬼面人遠在貓魔峯作案，殺了我們七個高手——」

這話才出口，空氣中的興奮氣息頓時一掃而光，幾個人的眼光立刻集中到前方，全部飛也似地向西衝去。

「非抓到前面那兩個傢伙不可！」

但前方那還有黑衣的人影！雖然如此，被騙得嚇出一身冷汗的武士們還是追了大約半里路，才停下來。其中一個說道：

「不對！他們爲什麼又向西走呢，這條是回若松的路呀！」

「是呀！他們不是從若松逃出來的嗎？」餘人立刻附和。

「我們一定是中計了！」

「對，他們準是想把我們的人力分頭引開，好讓堀家女人混在那羣尼姑裏，安安全全的逃出去！」

他們這樣議論紛紛的猜測着，怒火使得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快暴了出來。

「我們上當了！」

——當這一夥人呼嘯而去之後，雪地上就只剩下仰臥在血泊中的藥師和尙，他的屍體雖然已經僵硬，臉上的微笑却仍是那麼的坦然。

這時，就在蘆名武士追趕的相反方向，三代村的倉庫裏，千繪與阿笛雙手緊握在胸前，在陰暗的雪光中，仰望着蒼天，默禱道：

「藥師和尙……不，七位和尙，千繪與阿笛實在太對不起諸位了！爲了報答你們，我千繪與阿笛發誓，就是赴湯蹈火，也一定要趕到江戶，探出銅伯的秘密……」

幾天後，奧州境內的街道上，突然出現了兩匹駿馬，飛也似的向南疾馳。駕馬的雖然是兩個身着黑衣的雲遊和尙，但是頭巾下那對翦水雙瞳，以及他們精湛的騎術，却讓路人爲之側目。

膀！膀！——他們正快馬加鞭的趕着路，每一鞭都充滿了青春的氣息。這兩個人就是剛逃出會津，直奔江戶的千繪與阿笛。

六

——就在豬苗代湖南邊情況最緊急的時候，北岸——剛抵達金曲附近一個村落的尼姑羣中，突然有人停下腳步。這個人頭戴笠帽，身穿黑衣，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定定的望着來時那條積滿冰雪的道路。

從這裏再向東經過關脇、壺下，有一個會津的關卡。到那裏，往上越過楊枝嶺，卽進入奧州境內。回顧西方，只見銀白色的大地上鑲嵌着一汪蒼黑的豬苗代湖。

他注視着遠遠朝這邊追過來的五、六個戴着笠帽的武士，默默沉思着。

不用說，這人就是柳生十兵衞。但是他的焦慮並不是現在才開始。

早在數刻前，發現夾在湖泊東西的各山間冒出狼煙，他就已經驚覺到摸出湖去的千繪們一定已經被發覺了。後來，那些一路上一直成羣結隊窮追不捨的蘆名武士突然憑空消失，他知道他們一定都去追趕湖上的人了。但是自己身負保護尼姑們的重責大任，實在脫不了身。因此雖然擔心千繪她們的安全，却不得不跟着大家來到這裏。——然而現在又有五、六個蘆名武士出現在身後，從他們的步伐看來，他們已不像剛才那些人那樣猶豫。

「咦？他們是……」十兵衞這樣一想，於是對前面的尼姑們說道：「妳們繼續前進，我有點事要辦！」

他目送尼姑們走遠之後，從袋子裏拿出鬼面具戴上，然後撿起地上的笠帽，順着原路走了回去。

他的脚步越來越快，簡直就像飛起來似的。

「——啊！……」

領頭跑過來的蘆名武士突然呆住不動了。

因爲他已經清楚的看見，剛才從山坡上像黑豹般竄下來的人影竟是戴着笠帽的雲遊和尙。雖然自己一直在追趕他們，但是看到對方竟如此大膽的囘過頭來，心下不禁大爲惶恐。——由於道路已經積雪，路面變得很窄，再加上他們一行人走得很急，因此前面一個人突然停下，後面一夥人立刻撞成了一團。

就在他們撫膝摸額地大聲驚呼：「怎麼囘事？」的時候，那雲遊和尙已經摘掉笠帽，躍上雪堆。

「……啊！」

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蘆名武士們只要看到戴在他臉上的那張鬼面具，都會產生一股難以言喻的震怖。

鬼面人靜靜地問道：

「你們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

蘆名武士們一個個喉嚨裏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發不出一點聲音。

「快講！不說，休怪我手下無情！」

這些人就是最初在盤根沿岸發現千繪足跡的那夥人。當他們得知已經沒有船可以渡湖追擊時，立刻燃起烽火，通知對岸的同伴，自己則囘過頭來追逐北岸的尼姑羣。

現在鬼面人竟然高傲的問他們來這裏有什麼事，他們既不是省油的燈，當然不會輕易囘答對方的問題。

——一時，周圍變得非常寂靜，靜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這時候，一陣淒厲的狂嚎劃破長空，捲起一陣雪風、血霧。

那羣蘆名武士，前面四個拿着長槍打算突襲，後面兩個踮着脚，準備爬上雪堆與敵人面對面的決一死戰。——然而在這堆滿積雪的狹窄路面上，不但長槍無法施展，就連爬上雪堆都非常費力。幾個蘆名武士眼看敵人輕巧的站在雪堆上，自己却像浮力不同似的，竟笨手笨脚的把腿都給陷進雪堆裏去了。

這麼一來，鬼面人可就不客氣了。

他手握戒刀，身體前傾，膝蓋微微彎曲，像旋風似的在雪堆上飛奔，刀鋒過處五個人頭連槍立刻應聲落地。雖然他剛才是說過要殺，但他所殺的這些蘆名武士却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打手。——鬼面人的刀刃在第六個人的首級前面停了下來。

「說！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事而來？」

他單脚跪在雪地上冷冷的問道。

被刀抵住脖子的蘆名武士，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他彷彿被同伴們的血霧嚇得忘了閉上眼睛。只見他喉結上下蠕動着，好半天才發出聲音，叫道：

「你殺了我吧！」

這人叫大角與右衞門。他嘴裏雖然喊着要對方殺了自己，但是身體却本能的想逃脫。就在他打算囘身的時候，突然感到喉嚨的右頸部一陣火辣，正想反轉向左，左頸部又像火燒似的難受。轉了一大圈之後，他發現鬼面人的刀身仍然緊貼在他的喉嚨上。

「放心！你死不了！」鬼面人冷漠的說道：「我只是在你脖子上輕輕劃了一道而已！」

——這時與右衞門方始知道自己的脖子已經被刀割了一圈，血正一絲絲從傷口向胸部、背部和兩肩流去。

多麼神奇的刀法！——大角與右衞門竟然沒有發狂，這才眞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我講！我講！」

一向剽悍的蘆名武士也終於屈服了。

他顫抖說出蘆名銅伯允許逃亡的尼姑離境，却不准他們放走一個掘家女人的命令。

「什麼？允許尼姑們出境？這是眞的？」

「到這種時候我還會撒謊嗎？」與右衞門以極其恐懼的聲音說道：「銅伯大人說，誘出澤庵的第一步棋已經成功了！澤庵最近常在城門附近徘徊，他可以說已經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

「這麼說來，你是從鶴城來的嘍？我問你，你從鶴城出來的時候，禪師正在做什麼？」

「那時他正在廊下橋附近拍球，不過銅伯大人說今天就要他進城了！」

十兵衞本來對澤庵的猜測有點半信半疑，但是現在聽到這句話，一方面覺得澤庵的策略是對的，一方面又爲他擔心，怕他中了銅伯的圈套。

「其次，銅伯大人說，那些尼姑們就等於是掘家那些女人無數的替身，讓她們離開，做起事來比較方便！」

但是如果蘆名銅伯知道在這一天的環湖追擊中，竟然有如此慘重的犧牲，他還能冷靜的坐視尼姑們離開嗎？

話雖如此，不過現在別說十兵衞，就是與右衞門也未必知道湖上、湖南的戰事有多慘烈。然對與右衞門而言，他雖然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單看眼前的情景就够他心驚膽顫鬥志全消了。不僅是眼前的情景，從脖子四周不斷流下來的鮮血，也足以使他時時刻刻被氣力已經衰微，生命力卽將消耗殆盡的恐懼所包圍。

「因此我現在正準備去壺下的關卡！——通知他們讓逃亡的尼姑們通過。」

「哦？是這樣嗎？這麼說來，我是不該殺你們的嘍？失禮！失禮！」

話雖然說得很漂亮，但是聽起來却沒有一點愧疚的感覺。

「那麼委屈你在這裏站一會兒，不要回頭。如果你不肯聽話，那我就不得不把你殺掉嘍！」

雖然只有幾分鐘，但是對與右衛門而言，却像幾十年那麼久。他只聽到背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聲音，却不敢回頭張望。

「好！你轉過來吧！」

聽到這聲命令，他才緩緩的轉過身去。一看之下，發現眼前竟站着一個自己的伙伴。那人頭戴戰笠，不過戰笠下整個頭部和面頰，都被染着鮮血的白布包住，只露出一隻左眼。他手上沒帶槍，却提着一把戒刀。——在那人的脚下放着一件剛脫下來的黑衣，和一具被剝去衣物的無頭屍體。

「喂！在你的同伴中還活着的，有沒有跟我這模樣類似的？」

「面貌類似你的人——」

「別人只看得見我這隻眼睛！」

「……」

「喂！你快點想好不好！隨便找一個就可以了！」

聽到對方不耐煩的聲音，大角與右衛門又不禁顫抖起來，他急忙說道：

「我看您跟野呂萬八這個人倒還有點像！」

「野呂萬八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記得他好像在城裏沒出來！」

「好！走吧！——你過來！」

於是戴着戰笠的「野呂萬八」和渾身是血的大角與右衛門沿着積雪的山路，朝剛才鬼面人跑過來的方向走了過去。

七

聳立在灰雲中的倉手山，自從慶長二年以來卽設有關卡。這座關卡最初是由蒲生氏鄉命人修繕的，後由加藤家接管下來，內有槍枝數挺。

此刻，站在關卡前的十餘個蘆名武士，正議論紛紛的俯視着從金曲方面上來的那羣尼姑。

「……不就是那一夥人嗎？」

「是那些尼姑們?!」

「她們好像打算逃出去，這可怎麼辦？」

「在她們到這裏來的途中，其他的蘆名武士都在幹什麼？爲什麼不阻止她們呢？」

「——呀！來了兩個戴戰笠的！」

一聽來了兩個戴戰笠的，他們立刻都握緊了手上的長槍，張大了眼睛四處搜索。——果然在白色的道路上，兩個蘆名武士正迅速地越過呈一列縱隊前進的行腿尼姑們，走向這邊。不過，他們的模樣有點奇怪。

其中一個，戰笠下整個頭都被白布包着，手裏還拿着一根拐杖；另一個則被頭纏白布的那個人扛在肩上，兩人都血淋淋的，活像剛從血水裏爬出來似的。

他們只知道這兩個人在穿過尼姑羣中時，嘴裏好像在喊着什麼。

快到關卡的時候，那個頭纏白布的武士又叫道：

「……噢……噢！快來幫忙！」

他才叫完，倆人就一齊倒在雪地裏。這時關卡中的蘆名武士像滾球似的通通跑了過來。

「啊！大角與右衛門你怎麼啦？」

大角與右衛門仰臥在地上，而頭纏白布的武士則驚惶的蹲在他的身邊，不知所措的撫摸着他的脖子。與右衛門的脖子上都是血。

「鬼面人出現了！大家都被殺了！」

裹着白布的蘆名武士喘息着說道。

「在，在什麼地方？」

「就在金曲那邊！」

「他們通通被殺了?!那鬼面人呢？」

「他又匆匆回若松去了！但是——」

「好狠呀！那傢伙——」

正當那羣負責守關卡的蘆名武士們打算下山追擊鬼面人，却又不知如何處置已經走到關卡前的行脚尼姑時，頭包白布的武士叫住了她們：

「等一下！等一下！與右衛門，你先傳達銅伯大人的命令！」

「銅伯大人說……讓那些尼姑離境，不過要檢查一下，別讓堀族的女人也混出去了！……」

與右衛門一面翻着白眼窺視身旁那位滿着身是血的同伴，一面喘息着說道。

「什麼？讓尼姑逃出去?!……」

大家都驚異的把眼光集中在與右衛門和他身旁那個裝束怪異的蘆名武士身上。

這時，一個人突然奇怪的叫道：

「咦？這傢伙是誰？」

「是野呂……野呂萬八……」

瀕臨死亡的大角與右衛門講到這裏，突然像想大喊什麼似的。——

——他好像在喊不是，但是聲音已不太清楚。因爲還沒等他發出聲，包着白布的蘆名武士已經壓住他的脖子。周圍的人都不明究理的問道：

「他在說什麼？」

頭包白布的蘆名武士沒有回答他們的問話，只黯然說道：

「還是死了！」

誰也不知道與右衛門就是經他這麼一按，才一命嗚乎的，大家都同情的看着他道：

「噢！這麼說來，野呂萬八，你也遭了殃吧！」

「他那一刀幾乎要了六個人的命，唯一倖存的只有我和與右衛門——唉！想想實在很不甘心！」

野呂萬八顫抖着身體聲嘶力竭的喊道。因爲他整個臉都被染血的白布包着，只露出左眼，所以聲音聽起來陰沉而沙啞。

「那麼那傢伙所搞出來的臨時尼姑，也能讓她們逃走嗎？」

「你們看看那面旗子，那旗子上寫着這是江戶東海總持禪寺的尼姑，男人不得染指。澤庵。連銅伯老爺對這些女尼都毫無辦法，我們還能怎麼樣？況且與右衛門接到命令說，誘捕澤庵的策略已經收效，如今若能把那些女尼趕出境外，搜索堀族的女人反而比較方便。」野呂萬八說着抬起他那充滿悲哀的獨眼，繼續道：「我雖然覺得很不甘心，但是我們現在不但追不上鬼面俠，就是追上了也拿他沒辦法！」

「什麼？——」

「我們不如現在先檢查一下這些尼姑羣裏，有沒有那些女人混在裏面！」

「嗯！」

這時尼姑們已搖曳着旗子走近他們的身邊。

蘆名一夥人慌慌張張的抬着大角與右衛門的屍體跑回關卡，將火繩夾上槍管，大聲喝住走上來的尼姑羣。

「等一下！」

「我們奉藩主之命要檢查妳們每一個人的面孔！把頭巾拿掉！」

女尼們乖乖的拿掉頭巾，聽憑武士們搜身，從她們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使蘆名一夥人如痴如狂。武士們一想到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馬上就要離開會津，便不禁心痛萬分，雖然這是銅伯大人的命令，也足以讓他們咬牙切齒。

沒有搜到一個堀族女人，蘆名武士只好忍痛放行，他

們心不甘情不願的喊道：

「走吧！」

這時野呂萬八又說：

「噢！對了！反正銅伯老爺命我們放了她們，我們不如乾脆派五、六個人把她們送到奧州街上。雖然我身上的傷痛得要命，不過，我看我也跟着去算了！」

十兵衛對女尼們的照顧實在太週到了。

幻法「夢山彥」

一

「什麼？不在？」

「上那兒去了？」

在若松城大殿的走廊上，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大聲尖叫着。

澤庵與富子的房間就在這條走廊的盡頭。表面上，倆人無論在吃、住及日常瑣事上，都被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且還有十幾個供他們差遣的招待員「隨侍在後」。然而，實際上這是一種軟禁。

雖然是軟禁，但「招待員」也拿他們兩人沒辦法。澤庵雖已七十二歲，個性却還像孩童般活潑好動，若叫他整天待在屋裏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一天，他總是在屋外走動。這個老和尚愛走到那裏就走到那裏，愛做什麼就做什麼，搞得那些一直緊隨於後的「招待員」惶惶恐恐，莫可奈何。

「不要再走了，您的脚會受不了的！」

招待員們忍不住而如此說。

「不勞諸位操心，我這出家人，經常沿門托鉢，所以脚力健得很，走這點兒路算不了什麼。」

澤庵一臉不在乎，走過了二殿、三殿，又往西殿、北殿等地到處遊蕩。

「喂，等一等，這是本城重地，除了本國藩主外，任何人不得擅自闖入。」

招待員突然如此擋駕。

「哦，這是貴藩的密地？……哈哈哈，你們企圖叛亂嗎？」

澤庵帶着異樣的眼光如此說道，招待員頓時也無言以對，澤庵反而笑着又說：

「你們放心好了。老衲只不過是個爲將軍講解佛教教義的和尚，不是下三流的密探。老衲初來貴地，對此地形勢不熟，如果你們說不能進去，不去也就罷了，何必如此緊張？」

澤庵一邊數着念珠一邊喃喃說道：

「老衲此次來到貴城逗留，是想順便向式部少輔講述一些寶貴的佛家道理。」

說罷轉身就走。

明成一直躲着澤庵，但逃了二、三回，最後還是不得不去聽這位禪師的禪話與佛道。對明成來說，澤庵講的道就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長，枯躁而乏味，憋得明成如坐針氈，難過萬分。

受不了糾纏的明成，終於下令，不准再讓澤庵前來叨擾。儘管如此，澤庵却裝作不知道，動不動就說：

「我想起來了，今天是大安的吉日，我得對明成大人談一席禪話。」或「今天日子不好。爲驅邪避惡，最好來談一談佛法。」如此一來，搞得明成的家臣們困擾不安。

不過，更令他們頭痛的，就是跟着澤庵一起進來的富子。這個瘋瘋癲癲的女人，究竟是眞瘋還是假瘋，他們一點也不清楚。

富子在澤庵的身邊時總是顯得那麼嫻淑安靜，毫無異樣，但只要澤庵不在，她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經常做出令人難堪或意想不到的行動。

一日。

富子不在房間裏。「招待員」問了澤庵，澤庵便坦然說道：

「大概是去小解了吧！」

但在毛厠裏也看不見富子的踪影。當這羣慌張的武士四處找尋而來到東南角的三角櫓附近時，從他們的頭上，突然下了一場銀雨。

奇怪，天上萬里無雲，那兒來的雨呢？武士們疑惑着而抬起頭來一看，在以蔚藍天空爲背景的一棵大松樹上，站着一個女人，她一手抓住樹枝，另一手把裙裾提得高高的。

「哇！噗——」

狼狽而忙着抹頭的武士們模樣，惹得樹上的人哈哈大笑，這人正是富子。

又有一日。

大搖大擺想出城門的富子被衞兵們擋住了去路。她便理直氣壯的說：

「我們是你們藩主的貴賓，不是犯人。」

衞兵們因無權處治她，便一邊派人去請示銅伯，一邊對她說：

「對不起，依本城的規矩，凡欲出城的人我們都得先調查其身分。」

富子一聞此言，突然當着這些人的面，把衣服脫得精光，使得看門人窘迫不堪，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前去請示銅伯的人回來了。依據銅伯的指示，是准許她出去，也許可以利用她來找出掘族女人的藏

身處。所以，當富子出了城門後，有幾個武士便跟踪在她的後面，跟到城外的壕溝時，却見到她與一羣孩童玩起拍球遊戲來了，拍了半天，才像沒事似的回到城內來。

又有一日。

城主明成爲了到二殿、三殿而走經澤庵住室附近的庭園時，不意給那富子瞧見了，只見富子像小馬般蹦蹦跳跳的跑了過來，當着明成愛妾緩子的面，抱住明成的脖子大親其嘴。

「親愛的藩主老爺，我好想你喲！」

「妳……妳這瘋子！」

明成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行動吃了一驚，想把她推開，但她却扭着身體，露出了令人心寒的媚笑。

「什麼？說我是瘋子？——你難道忘記了，來這裏的路中，你我一起坐一頂轎子時，每次我這樣做，你都斜睨着眼睛，樂不可支嗎？」

就在此時，澤庵也微笑着走出來。

「呀！妳在這裏做什麼？不得無禮——明成大人，這女孩精神有點不正常，請你原諒她的無知。可憐的女孩！她把你明成當作使她變成瘋子的那位假藩主了。」

這確實是瘋女的作爲。

事實上，作這種行爲時的富子的眼光，顯然與常人不同。看起來，這種眼光執拗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雖然富子明知銅伯和明成已看穿她不是瘋女，但她還是故意旁若無人似的裝瘋作傻。

那麼，爲什麼明成對於她的作爲採不聞不問的態度？理由是因爲澤庵似乎已把富子全然當作侍女和瘋女看待。

不過明成以及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並不是啞然看着澤庵與富子的狂妄舉動——他們把不能向前二人發洩的氣憤，事後通通出在銅伯的頭上。

「銅伯，爲什麼要讓他們進城？你不是說等澤庵一進城，事情就成了嗎？……」明成以焦急的眼光問。

「嗯，沒錯。我是想利用那禿驢和尙把鬼面人引誘出來。」

「什麼時候才能誘出來？」

「還要再等一會兒。」

「爲什麼？」

「鬼面人現在並不在我們的領國內。」

自從鬼面人帶領着尼姑們從會津向北逃後，已過了十天。

實際上，澤庵所以自動送上門來，並不是投降，而是爲了給尼姑們製造逃走的機會。而事實證明，他的企圖也已經成功了。但會津這一邊所要捕捉的對象，不是那批尼

姑而是鬼面人和堀族的女人們。

護送着尼姑們走過壺下關口的那個自稱是蘆名手下野呂萬八的人，其實就是鬼面人喬裝的。這件事在次日便被識破，因爲其後眞正的野呂萬八也在城裏出現了。

會津這邊得知此事後，立即派出追捕着，但他們一行人早已進入二本境內。至於被冒牌的野呂萬八所誘騙而同行的蘆名手下六個人，結果又如何？——一個也沒回來。從鬼面人以往的作風來看，他們的命運想必是凶多吉少。

不過，在這羣尼姑中，沒有堀族的女人混入，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另一組渡過豬苗代湖往南逃的人，却不幸遭到會津武士的追擊，不過當時被殺的都是澤庵的弟子，兩名尼姑却在混亂中消失了踪影。這兩人毫無疑問的，就是堀族的女人。

她們是怎麼逃出會津的，又是否全部都逃出來了？這些疑問，會津這邊的人，始終找不出答案。但至少有五個堀族女人還潛伏在會津國內是確實的。

「鬼面人一定還會回到會津。我銅伯正利用澤庵作爲誘出鬼面人的餌，所以不容他不回來。一旦把鬼面人消滅了，要解決那此堀族女人就易如反掌。」

「若是鬼面人回來，你能知道嗎？」

「關於這一點，我已命令蘆名武士在國境各處嚴密看守了。」

「那個傢伙——來無影去無踪，不管你怎麼注意，他都有辦法潛進來。」

「他能進來，就讓他進來吧！我們只要知道他什麼時候進來就夠了。」

「銅伯老爺……」

虹七郎很不以爲然地問：

「你說以澤庵作餌，來引誘鬼面人上鈎，但那禿驢會那麼簡單地作你的餌嗎？鬼面人會那麼容易就上當嗎？」

「我敢說都沒問題。」

「要是把那禿驢倒掛在城門上，也許就可以誘出鬼面人吧！」

「我不會那麼作。如果能如此，一開始就不必這麼辛苦了。我有辦法讓澤庵自己去叫鬼面人來。」

「哦？有什麼辦法？」

「用夢——山——彥！」

銅伯一字一頓的說。

虹七郎與銀四郎現在想起澤庵進入城內的那個晚上，在城內天守閣的一間小屋裏曾冒出一陣奇怪的火焰，這就是銅伯下令在火爐中所升起的火焰。

——顯然銅伯正在從事某種準備。

一想到那火焰的顏色，奇怪，虹七郎與銀四郎便不再焦躁不安了。很顯然地，此二人對於這一百零八歲的老頭目之信任，使他們對敵人不再懷有懼心。但唯一令他們不滿的是，他們兩人對此事不能插一手。

「銅伯老爺，那我們呢？」

「鬼面人進城後，就讓你們去解決吧！」

「是！」

「你們殺得了他嗎？」

銅伯笑着如此說。他二人面面相覷，頓時却答不上話來。

——正如銅伯所預料，鬼面人回來了，而且聽說已經進入會津了。

這個情報，他們兩人剛剛才從自東北的信天郡和耶麻郡的境內騎馬跑來的探子那兒聽來的。從他們逃走的那天起，算來已過了十天——如此看來，鬼面人可能並未把尼姑們送到上山，途中就獨自折回會津。當然，在土湯嶺的小屋中負責監視的蘆名武士們，大半都遭殺害了。

蘆名銅伯的雙眼炯炯發光，對他們兩人命令道：

「去跟禪師說，銅伯想跟他談一談，方便的話請他過來一下！」

於是此二人便來到了澤庵的房間。

但是澤庵與富子都不在屋內，不僅如此，連監視的武士們也有大半不見踪影。

二人問了呆坐在廊下的武士們，才知澤庵要爲他們講解攻城兵法而帶他們到庭園那邊去了。——

「——所以他們就呆頭呆腦的跟着去了嗎？」

「混蛋！會津武士還聽攻打會津的兵法幹什麼？」

虹七郎與銀四郎氣急敗壞地跑了過去。

——在這十天之間，春的脚步彷彿更快了。

已經進入融雪季節，北國春天總是來得特別早。長屋前，房簷下都掛滿了銀絲般的水簾，風一吹，水簾搖曳，千條萬緒的銀絲霎時變成一彎彎七彩的虹橋。梅花開始吐出紅色的花苞，只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還積着殘雪。剛露臉的黑土上，已星星點點的冒出青草的嫩芽了。

不過這種景觀僅限於平原地區，包圍在會津盆地四周的山峯，此刻仍是白雪皚皚，了無消溶之意。

「呀！」

正沿着大殿旁的小徑，準備進入庭院的虹七郎與銀四郎，突然看到前面不遠處有個女人一閃而過。——沒錯，那是富子。

「啊！她是從巽那邊那個碉堡附近跑過來的！」

「嗯！……看樣子……」

「她是從雪地獄那個方向跑過來的！」

「看樣子，前次就是那個女人在碉堡附近的松樹上向我們的武士撒尿嘍！」

「可是，她不是瘋子！你看她跑步的樣子！」

「那麼，那丫頭八成已探出雪地獄的位置了！……唉！還是給她找着了！」

「不是已經再三吩咐過他們了，怎麼還是讓那丫頭亂跑，這些監視的傢伙都幹嘛吃的！」

「既然已經讓他們知道雪地獄的所在，我們就更不能讓他們活着離開城堡了！」

倆人一面追趕着前面的人影，一面氣喘吁吁的談彼此論着。

——就在這時候，他們看到庭院東南角的小丘上，有十多個武士圍成一個圓圈，站在中間的澤庵正比手劃脚的在演講：

「——我剛才就說過，鶴城這個地方地勢非常險要，當初蘆名家就是看中它的地勢，才在這裏築城，後來蒲生氏鄉以及本藩藩主的祖先們，又一再修葺，東西南北幾乎無懈可擊，因此縱有百萬大軍圍攻，也未必能動搖它，不過，這個城還是有一個地方——」

講到這裏，富子突然急急忙忙的跑了過來，在澤庵耳邊嘀嘀咕咕的不知講些什麼。武士們看到富子出現，方始覺察到她的存在，於是彼此竊竊私語的注視着他們兩個。

澤庵彷彿要壓下他們的聲音似的，大聲說道：

「只有一個地方非常危險，就是巽那邊的那個角落，你們看，就是那座小山！」澤庵指着東南邊那座突起的小田山，繼續說道：「如果那個地方被敵人佔領，整座城堡便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眼前！不過，直到現在你們好像都還沒有在那座山上修築什麼防衛設施！」

這個澤庵明明口口聲聲說自己對山川形勢一竅不通，但是現在却儼然一副大軍師的模樣，頭頭是道的分析着鶴城的地理形勢。

周圍的武士突然散開，虹七郎與銀四郎粗魯的撥開左右，闖了進來。

「禪師！」

「噢！」

「抱歉！打攪您！實在很冒昧！蘆名銅伯派我們來請禪師過去，有事相商，不知禪師是否方便？」

二

「……」

「蘆名銅伯想見我？」聽了漆戶虹七郎的話，澤庵眼光突然一閃，但他立刻就恢復自然，若無其事的跨前一步又說道：

「哦！銅伯有話跟我說嗎，好的，我也正想找他談談呢！來！我們這就去吧！」

於是他帶着富子跟了過來。

一行人進入天守閣。雖然時至傍晚，太陽已經西沉，但是天色還相當明亮。走在前面的虹七郎和銀四郎手上拿着蠟燭，爲他們領路。——這時木梯變成了石階。

——咦？

澤庵心頭爲之一驚，暗想道：「這不是通往地底的通道嗎？」

雖然這段時間他一直不顧會津武士的制止，在城裏四處遊逛，但却始終沒有聽說天守閣裏，還有這麼一間地下室。

吱、吱、吱、……虹七郎和銀四郎合力推開那扇厚重的大門。

——澤庵一脚踏進室內，不由得呆住了。

那是一間巨大的石室，周圍的牆壁完全是由石塊堆砌而成。房間是正方形的，中央有一個三角形的祭壇，祭壇一邊緊貼着牆壁，而這邊的那個頂點則剛好與面前的石壁相接。

祭壇上掛着一面很大的鏡子，鏡子前放着一鼎香爐，一縷縷青煙緩緩地從香爐中升起。除了香爐之外，祭壇上還放着明燈、念珠、鈴、瓶、法螺貝、金剛杵、刀、弓箭等東西，散發出黯淡的光芒。

「咦？這傢伙難道準備作法嗎？」

澤庵迷惑地想着，隨將目光移向三角壇的兩端，也就是石室的兩個角落。角落裏各放着一隻巨大的蓮花形青銅鉢，坐在青銅鉢旁邊的白色影子，是兩個美麗的女人——兩個像大理石雕像般，沒有靈魂的全裸女人。

或許是由於燈光太暗的關係，朱紅的三角祭壇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暗褐色光影，彷彿那顏色是剛塗上去似的，香味、油味，摻雜着一些令人嘔吐的腥味，逐漸在空氣中擴散。

在紅色三角壇的中央，蘆名銅伯面向他們端坐在圓形的座墊上。

「勞您的大駕，實在很抱歉——」他陰沉沉地說道：「請這邊坐！」

銅伯面前放着兩個圓坐墊。

澤庵與富子踏上石階，來到祭壇上。富子雖然　澤

庵進入這座城時，便已抱定必死的決心，但是此刻也不禁被這悽慘妖孽的氣氛震住，臉色蒼白得像張紙。

吱、吱、吱……門緩緩地被關上，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吹熄了蠟燭，無聲無息地蹲望在門旁。

燈一熄，蘆名銅伯的身影便朦朧地浮現在紅色的光線中。在銅伯身後，一個三角形的火爐中，薪柴正熾烈燃燒着，冒出赤紅的火焰。

澤庵走到銅伯前面，坐了下來。

「老先生，你找我有事嗎？」他平靜地問道。

銅伯沉痛的說：「我已經無話可說了，禪師！……我只希望你能立刻回江戶，不再管這裏的事情！」

澤庵微笑地凝視着銅伯，銅伯一動不動地繼續說道：

「這些話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不過誰叫我的對手是你澤庵禪師呢？我想就這樣要你退回江戶，你是絕對不會答應的。這樣好了，我答應你饒恕那七個女叛賊，你退回江戶，我們就這樣算是扯平了，你看怎麼樣？」

澤庵突然縱聲笑道：

「銅伯！你講得倒挺輕鬆的嘛？」

「銅伯願以自己的首級，換取主君的性命——」

「哦！是嗎？」

「我願意饒恕那七個女人，但是你必須把鬼面俠的首級交給我！我們的殺人比賽也該結束了，我以我銅伯的首級與那鬼面俠的首級交換，以作了斷，你以爲如何？」

「啊！銅伯！你好狡猾！」

澤庵像小孩似的拍手叫道。

「這怎算狡猾？我銅伯不是說過願意犧牲自己嗎？」

「哼！你既說你要替你的主君奉獻首級，又要我們交出鬼面俠的首級，——果眞依照你的意思，我們既得不到你們主君的首級，也得不到香爐、漆戶那兩個牛頭馬面的首級，這樣我們不是太吃虧了嗎？」

「所以我說我願意饒恕那七個女人，——你要知道，這七個女人可是加藤家恨不得碎屍萬段的女叛賊哦！這樣難道還不合算嗎？」

「那麼，在鎌倉、江戶被你們殺害的堀族人又該怎麼算呢？」澤庵怒叱道：「除非你能用明成、香爐、漆戶三人的首級，抵償那些人的性命，否則免談！——只要你能交出那三個人的首級，我澤庵一定盡力爲你說服鬼面俠，請他帶着那七個女人回到江戶！」

銅伯以深沉的眼光注視着澤庵道：

「這麼說來，我們是絕對談不攏嘍？」

當他的聲音像滲入地底般消失之後，他便靜下來不再說話了。

銅伯默然端坐，悄悄的垂下頭去，噗嗤……噗嗤，除了三角形火爐中護摩木燃燒的聲音之外，整個石室像是沉入海底一般，寂靜無聲。

「啊……」

富子突然張大眼睛，發出難以名狀的恐懼聲。

——銅伯並沒有動，他只是把頭垂在胸前，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

「他，他睡着了。……」

富子緊緊地抓住澤庵的衣袖，語無倫次地喊道。

從銅伯低垂着的頭下面，傳來一陣陣鼻息聲。他在打鼾。——在這對話途中，突然安靜下來，銅伯顯然已經睡着了。

很快的，鼾聲就變成夢囈了。

「兵太郎……兵太郎……」那囈語似的聲音，模糊的說道：「在同一胎內，夢着前世出生爲人的蘆名兵太郎……」

說完，銅伯又發出沉沉的鼻息聲。

這時，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無聲無息地爬上三角壇，像影子似的走到火爐邊，蹲下身去，撿起一根燃燒着的薪柴，分別向左右走去。

他們各自來到祭壇的兩側，也就是石室兩角落的蓮花鉢邊站住。

「南無尼肯達、南摩吾迦哈達、薩摩訶……」

「翁巴薩拉、吉尼翁巴達尼、薩摩訶……」

兩人呢呢喃喃地念着咒文。灰燼被吹落，他們手上的薪柴燃燒得更熾烈

「南無火天閻羅王，請把這火聲當作天鼓！」

說着，虹七郎與銀四郎就各自把薪柴插進面前的青銅鉢中，鉢裏的油脂立刻燃燒起來，放出暗紅色的火焰。

就在這時候，那兩個宛如大理石雕像般的全裸女人，突然水平舉起左手。澤庵吃驚得注意到她們右手彷彿握着一個發亮的東西。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刀光一閃，那兩個女人竟像受外來力量支使似的，咔嚓一聲砍下自己的左腕。

——兩隻手掌跌落在青銅鉢中燃燒着的火焰裏。兩個女人渾然不覺地繼續伸着那隻沒有手掌的手，夢囈似的喃喃唸道：

「南無大憤怒魔王天上諸神，十方天兵，八方童子，請護祐這次幻法夢山彥——」

看到這種情景，澤庵與富子倆人只覺雙腿發軟，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似的，發不出聲音。

血不斷地從這兩隻手腕的切斷面流進面前的鉢中。

蓮花鉢的火焰從紅色變成青色，然後變成暗紫色，逐漸化爲一團煙幕，包圍在祭壇四周。——澤庵與富子感到這暗紫色的煙正在燻着自己的腦髓。

三

「嗯……」

澤庵用盡全身的力量，企圖撥開煙霧。

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像是被釘子釘住似的，雙眼圓睜，呆立不動了。

因爲他看到煙霧中，石壁上逐漸浮現起一個長鬚垂胸的人物像。

起初，他以爲是銅伯，但是他發現銅伯仍然低垂着頭坐在他的面前。於是他再度凝視遙遠的祭壇那邊的老人。那人乍看之下雖然很像銅伯，但却穿着一身袈裟，——是個和尙。

「啊！天海禪師！」澤庵心頭不由得一涼。

顯然，他已直覺地感到那不是石雕或木刻。遠處的影像雖然有點模糊，但是面色鮮活，姿態如生。毫無疑問，那是活生生的天海禪師。

澤庵差一點就要雙手伏地，向他叩着行禮，但是立刻又改變主意，盤坐在岡石般的三角壇上。

因爲他認爲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江戶寬永寺的天海禪師絕對不可能無緣無故突然出現在會津。況且自己自從進入會津以來，便一直注意鶴城的動靜，從來沒有發現天海禪師來訪過。

是鏡子！——這時他方始想到，祭壇上剛才放着一面很大的鏡子，那人顯然是映在鏡子上的影像。

但是，雖然如此，——澤庵茫然地注視着空中。

如果眞是鏡子，那麼映出這影像的實體究竟在那兒？他四處搜尋了許久，始終沒有發現那實體的踪跡。

——假如這是鏡子，那麼映在鏡上的影像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因爲他沒有看到實體，所以比看到不該出現的實體出現更令他覺得驚訝。

「是幻術……」澤庵呻吟着，捉住富子顫抖的手。

——但是怎麼會有這樣奇怪的幻術？銅伯究竟打算如何？

澤庵很早就感覺到蘆名銅伯與天海禪師之間的關係不同尋常，就是爲了證實這一點，他才派千繪和阿笛到江戶去，誰知他竟會在這裏出現，

銅伯究竟打算做什麼，他似乎只是靜靜地端坐在那裏睡覺。——不錯，他的確是在睡覺，而且正在做夢，眞可

怕！蘆名銅伯的幻術「夢山彥」——

映在鏡中的是銅伯夢中的影像，他把自己夢中的情境反射在鏡中，讓第三者看。

一般人連做夢都不能自由控制，更不要說讓第三者看自己的夢了。——對銅伯而言，如果沒有很大的事情，他也不會輕易施展這種法術。三角壇、呪文、燃燒着的女人血，這些都是使不可能成爲可能的幻法「夢山彥」儀式。

在妖煙中看到這情景，澤庵感到背脊一陣涼意，不由得顫慄了一下。

當然，澤庵並不知道鏡中的影像就是銅伯的夢中的影像。

因爲這種事情在人類的智慧中，實在無法想像。澤庵只覺那是一種詭計，一種欺人的幻術。

「喝！快走！快走！你這魔法變出來的假人！」

澤庵拿着念珠想要站起來，但是在他周圍彷彿有一股無可名狀的巨大壓力，把他牢牢地釘在三角壇上。他所看到的，不但是在這個世上從來沒有人看到過的超絕幻術，而且在這幻術中出現的影像不是別人，竟是天海禪師。

對澤庵而言，天海禪師的意義，並不僅只是他的長輩而已。

雖然澤庵是當今三代將軍的師父，而天海是已故之一代將軍家康的師父，但是澤庵敬重天海，絕不只是這種禮貌上或朝代上的緣故。在澤庵心目中，這位天海禪師不但是他的知已，而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恩人。

——十四年前，也就是寬永六年，澤庵曾因觸怒幕府被放逐至出羽。

事情的原由是這樣的，過去，允許僧侶穿着紫衣，一向是經天皇特准，但是寬永六年，幕府却將天皇這種特權剝奪，把宗門的管理權據爲己有，澤庵因不滿幕府對宗門的干涉，猛烈地予以抨擊。他這種勇氣雖然博得衆人的一致贊佩，但是却差一點遭到流放離島的厄運。幸而由於天海奔走營救，極力請赦，才使他免於離島之苦，暫棲於出羽，三年後又返回江戶。這種種盛情，澤庵無一不銘記在心。

不但如此，澤庵還知道自己後來一轉而爲當今將軍的師父，也是由於天海認爲自己是他的後繼者，大力保薦之故。雖然澤庵並不因爲他使自己成爲將軍師父而感激他，甚至還爲此感到諸多不便，但是天海這樣竭誠的推薦，的確使他有知遇之感。

當然，澤庵從來沒有把自己心中的感覺告訴過天海，天海也一直默默地以慈愛的眼神注視着澤庵。倆人即使在路上相逢，也僅止於寒暄而已。

但是對這位年屆七十二歲的大師澤庵來說，天海却是他在這世上唯一值得尊敬的長者。

不過澤庵雖然如此敬重天海，但對他的來歷却毫無所知。不僅在衆人心中，天海禪師是個謎，就連在這位被稱作「黑衣宰相」的澤庵心中，也未必明朗多少。

直到這次進入會津，澤庵方始知道天海禪師與蘆名一族有密切的血緣關係，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不過更可怕的是，天海竟然一直隱藏着這個秘密。以天海的爲人、德望，隱藏這種事情，一定有相當的理由。

因此澤庵自從進入會津以來，一直惴惴不安，生怕萬一有什麼差錯，會爲這位大禪師帶來可怕的災難。他考慮再三，覺得自己還是有必要探究出這個秘密，因爲如果瞭解事情的原由，或許能防範災禍於未然，甚至更進一步將這種力量轉移爲對抗銅伯的利劍。

既已下定決心，他便要派千繪與阿笛前往江戶打探消息。——誰知現在却被銅伯搶先，澤庵有一種手中利劍被剝奪的感覺。

就在他吃驚地凝視妖鏡中的天海禪師，渾身無法動彈時，銅伯的聲音又像從地底湧出來似的，傳入他的耳朶。

「兵太郎………在同一胎內夢着前世出生爲人的蘆名兵太郎……」

從低垂着頭一動不動的影子那裏，繼續傳來陰沉沉的呢喃聲：「我們今生所做的夢是不同的，……今生的夢已經結束了，……讓我們後世再做同樣的夢吧！……讓我們一同進入大地的胚胎吧！……」

就在這時候，蓮花鉢旁那兩個斷腕的女人突然傾倒在地上。看來，她們全身的血液已經流盡了。

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輕輕的站了起來。

火爐中，暗紫色的火焰逐漸變成青色，又逐漸恢復紅色，與朱紅的三角壇相映，整個石室好像染上一片鮮血。

兩個人走近銅伯，分別站在低垂着頭的銅伯前後。

「預備！——」

只聽得他們大喊一聲，立時一道紅色閃光劈了下來，連拔刀的動作都沒看見，兩把閃亮的刀就分別從銅伯的背部與胸部穿了過去。

銅伯痛苦的前後搖晃着，頭髮與鬍鬚散亂地糾結在一起，喉嚨裏傳出沉重的呻吟聲。他的臉在深紅色的火焰照映下，就像地獄魔王一樣恐怖。

「……啊！」

富子終於崩潰了，她瘋狂地大叫一聲，然後仆倒在地上，昏了過去。澤庵忘了去扶起富子，他瞪大眼睛注視着前方，在他眼裏除了鏡中的天海之外，已經沒有別人了。

澤庵失敗了

一

——座落於江戶上野東叡山的寬永寺，夙與西方的比叡山齊名。該寺以東邊的天台山爲總部，是天海禪師於寬永二年所創建的。全寺以正殿爲中心，除了法華堂、釋迦堂、常行堂、觀音堂、輪藏、多寶塔等處外，還有其他子院三十六房和無數堂、塔、伽藍等，眞可謂是佛法之城，壯觀無比。

然而在這宏偉的廟宇裏，開山始祖天海禪師的居室却是一間簡陋的僧房。此刻天海禪師正在這間僧房裏招待來訪的貴賓——將軍的姐姐天樹院的千繪公主。

側身倒茶的天海禪師，的確有一股一百零八歲老人所特有的神韻。但是除了這股神韻外，在他身上簡直找不出一絲衰老的跡象，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異樣的活力，令人覺得他彷彿才剛進中年，人生的旅途中還有另一個一百零八年似的。

「多日不見，大禪師福體愈加康泰了！」這雖然是句客套話，但却是千姬公主的肺腑之言。

天海笑道：「托公主的福，老衲是因爲還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沒有完成，需要借重這血肉之軀！」

天海所謂的大事，是指半個月以後將軍家光舉行天台承傳儀式這件事。所謂儀式，是法門相承的授與式，在天台宗裏，這是一件最大的儀式。天海年譜中記載着，在他七十六歲的時候，「大師應聘至駿府，德川家康要求承其衣鉢，爲大師所拒，大師敎之以諸宗敎義。」——可見這件事多麼重大。

直到天海八十歲的時候，家康方始獲准承傳衣鉢，這是家康去世前兩年的事情。家康死後，天海拒絕讓二代將軍秀忠承繼，直至這位第三代將軍家光卽位後，禪師才打算允許他承繼法門。

屋外，屋簷邊的羣樹都已發出嫩芽，不知何處傳來野鴿的叫聲，深山裏的黃昏顯得格外寧靜安詳。

然而這片寧靜祥和之氣，却被天樹院公主打破了。當天樹院公主把自己今日來訪的目的告訴天海之後，圍繞在淸軀周圍那團閑適如野鶴般恬淡之氣，立刻化爲烏有。

「什麼？她們就是堀族的女人！」

天海瞪視着天樹院公主身後那兩個伏在地上的女人，聲音裏充滿了吃驚與懷疑。

他一直以爲這兩個女人是跟隨公主來的兩個侍女。

但天樹院公主却告訴他，這兩個人昨天剛從會津來，她們帶着澤庵的使命，希望瞭解「大禪師與蘆名銅伯之間有何淵源？」並迅速回報。

「蘆名銅伯！」天海呻吟般的叫了一聲，半晌說不出話來。沉默中，時間彷彿也靜止了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動。許久，他才下定決心似的緩緩抬起頭，道：

「是澤庵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嗎？」接着，他沉痛地說：「蘆名銅伯是老衲的分身！」

「大禪師的——分身？」

「不錯！我們兩人是這世界上一對最不尋常的孿生兄弟！」

「……」

「自從堀主水被殺一事發生以後，——會津方面對高野山、鎌倉東慶寺等事件的一切處置，我都非常清楚！」天海繼續說道：「我早就知道明成幕後是由蘆名銅伯所控制！」

天海臉色黯然的說道：「他一直沉迷於過去蘆名一族在會津一帶的權勢，而無法自拔！」

天樹院公主緊盯着天海的臉龐，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她才從千繪那兒，聽說會津有一名叫蘆名銅伯的恐怖人物，不想眼前這位大禪師竟然與會津那恐怖魔王是孿生兄弟。

天海說：「銅伯爲了使會津成爲蘆名一族所有，不論幕府在當地封誰爲王，他都費盡心機使蘆名族成爲支撐諸侯的骨幹或在諸侯的家族中混入自己的骨血，老衲並不是不知道銅伯的心意，因爲會津四百年來，一直是蘆名一族的領土——」

「……」

「因此凡是妨礙銅伯達成心願的人，就是銅伯不共戴天的仇人，堀族人的悲劇也就是根源於此。另外，加藤家前一任被封在會津的蒲生氏鄉，夙以剛毅見稱，但是却在四十歲的英年就去世了，大家都懷疑他是被畏懼他的太閤石田治部少輔所毒殺，不過據老衲看來……他恐怕是被當時潛伏在會津盤梯山中的銅伯呪死的。」

「……」

「當他看到繼蒲生之後，成爲會津領主的加藤明成竟然是如此昏昧愚蠢，他一定興奮地認爲自己的心願已經實現，是自己大顯身手的時機了。事情也正如他所料，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銅伯一夥人已經打進加藤家，操縱了他

們的一切行動。這個行動，唯一敢起來同他們爭鬥，向他們挑戰的就只有來自四國的加藤家臣，像堀主水等，然而他們最後都免不了遭到毀家滅族的命運。」

「……」

「老衲眼看着這種情況，心裏實在爲他們擔心，但是我還沒來得及想出挽救之道，他們又已經闖下更大的禍，終致引起這次事件。老衲很早就知道澤庵在會津，也知道他去會津的目的是爲了協助堀族人復仇，事實上老衲對銅伯的所作所爲也非常痛恨，前些時候碰到蘆名人的時候，我還派他們傳話告誡銅伯，但是如今看來，他的修羅之夢恐怕永遠無法清醒了！」

看到天海瞑目長嘆，天樹院公主也不禁搖頭嘆息。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大師是銅伯的孿生兄弟！」她頓了一下說道：「我因爲看不慣加藤家的暴虐無道，曾向將軍陳明這件事，但是將軍認爲無論加藤如何昏庸，堀主水終歸是臣子，爲人臣者背叛君主，於理於法都講不過去，因此加藤家要誅戮他，將軍也無法干涉。當時將軍臉色十分爲難，我想既然如此，與其由幕府處理，不如讓堀族那些姑娘們親自手刄敵人，爲族人復仇，比較合乎天意，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

「現在想起來，當時將軍之所以會面露爲難之色，可能是考慮到大師與銅伯有血親關係的緣故吧！」

天海點頭道：「不錯！知道老衲出生秘密的，目前除了各位之外，只有將軍和三公之一松平伊豆了，但是保守這個秘密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由於天海與銅伯是孿生兄弟而已！」

「你的意思是——？」

「殺死銅伯，天海的性命也不保！」

「大師會死？」

「是的！這就是我剛才說，我們是這世上最不尋常的孿生兄弟的理由，我們倆人不知背負着天上的什麼星宿出世，自從在被叫做兵太郎與法太郎的童年時代起，只要兵太郎受傷，法太郎也會痛苦；法太郎受傷，兵太郎也會呻吟！」

「……」

「換句話說，只要銅伯不死，我就不會死；我不死，銅伯也不會死，兩人只要取得平衡，便能獲得永恒不死的生命！」

這時，千繪的臉色像紙一樣慘白，因爲她發現了一件事，只要天海禪師不死，蘆名銅伯也不會死。

天海的臉色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失神的注視着

千繪，說道：

「所以澤庵處境非常危險，儘管他想盡辦法，用盡謀略，銅伯也不會死……」

「可是，大師……」

「大師說，如果大師死的話，銅伯就會死，唯有銅伯不死，大師的生命才能延續，這不是和兩條蛇彼此由對方的尾部吞食對方一樣嗎？兩條蛇互相吞食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實在很湊巧，這和綏子在會津城裏向銅伯提出的疑問完全相同。

更湊巧的是，天海也和銅伯一樣，點頭答道：

「那就要看我們中誰的星運比較强了！不，應該說是誰的精力比較强，精力强的那一方會拖倒另一方。目前我們兩人還在溥鬥中！」天海放在膝上的雙手突然握緊了，「天海與蘆名銅伯之間這種奇特的孿生關係，是個隱藏了一百零八年的秘密。今天要不是發生這種事情，又剛好是妳天樹院公主詢問，老衲實在不願提起。任何人只要知道這個秘密，就會了解想打死天海，就可以先打死銅伯；想要打死銅伯，就可以先打死天海！」

「……那麼，」

阿笛低聲應着，手緩緩伸進衣袋裏。千繪看了，心下一驚，還沒來得及叫出聲來，天海的目光已經轉向阿笛，他凝視着阿笛說道：

「我們兩人的星運還在相溥中，——不，我相信我的星運絕不輸他！」

他的聲音雖然和剛才一樣沉痛，但是阿笛却像被磐石壓住似的，久久不能動彈。

阿笛的腦筋一向比較簡單，當她聽到「要殺死銅伯，就得先殺死天海。」這句話時，本能的就想抓起懷中的短劍。但在拔劍的那一剎那，她却被霜眉下那兩道烱烱發光的眼神懾住了。

「澤庵無論施展的謀略有多高妙，但只要天海一天不死，銅伯就永遠能活下去。——我想銅伯一夥人一定都知道這個秘密。我本人雖然很能體會堀族人的心情，但是因爲剛才所說的理由，對這件事實在也愛莫能助。天樹院公主，事到如今，老衲唯一能辦到的，就是把留在會津的澤庵和堀族的姑娘們安全地送回江戶。這數天來，老衲每天晚上都無法成眠，連日思量的結果，我認爲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了！——我現在立刻就寫一封和談信，你們兩人趕快帶回會津去！」

「和談？」

千繪睜大眼睛喘息着叫道。不錯，澤庵所託付的使命

的確已經完成，她們此刻也完全瞭解天海、銅伯之間的秘密。可是，誰知道這結果竟會如此不可收拾，如此出乎她們的意料呢？

「和談！……，大師，這對我們來說就等於是打了敗仗啊！」

「那老僧該怎麼辦呢？」天海苦惱的說道：「老僧現在還不能死，爲了德川家，老僧必須活下去！」

他仰望着天空，繼續道：「至少還得再等半個月，在完成將軍血脈相承的儀式以前……」

話還沒說完，天海臉色突然一變，彷彿遭到一股無形的妖風襲擊，上身霎時搖晃不已，雪白的長鬚在空中飄搖着，面孔因痛苦而扭曲了。

「……咦！大師！你怎麼啦？」

三個人同時驚叫起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青色的火炬照射下，這位寬永寺的開山始祖，曠世的大禪師，竟然變得有些可怕，活像地獄魔王。汗流滿面的天海低聲切齒道：

「法太郎，你爲什麼又使兵太郎痛苦呢？……你要知道，我可不會輸你！兵太郎的星運絕不會輸給你的！」

二

——澤庵凝視着鏡中那個在痛苦中掙扎的天海禪師，肩膀逐漸開始抽動了。

「不要再做了！」他終於狂叫道：「銅伯，請你趕快停止你的咒法！」

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從澤庵的額上冒出來，他雖然一直認爲這是銅伯的咒法幻術，但却實在不忍心再看天海痛苦呻吟的模樣，更何況鏡中的影像那麼逼眞，那麼鮮活，絕對不可能是欺騙眼睛的幻術。

「現在你該知道了嗎？」銅伯說道。

此刻，他已經完全甦醒了，兩眼正緊盯着澤庵等待着他的反應，却掩不住一臉詭異的笑容。

剛才把刀插進銅伯胸膛的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現在還站在那老魔身邊，老魔的胸膛還染着鮮血，兩把刀的刀身也還沾着血跡，這些都假不了。

「那……那是什麼……？」澤庵喘息着說道。

「天師與銅伯是一對背負着宿世之星的雙生兄弟！」銅伯不理會他的問話，自顧自的說道。

……包圍着三角壇的煙霧已逐漸散去。

「你現在所看到的並不是鏡中的幻影嘅！和尚！——你看那就是大禪師現在的模樣，他現在正在江戶和我銅伯受着同樣的痛苦呢！只要我銅伯痛苦，天海就和這『夢山彥』裏的情形一樣，也會痛苦。我銅伯要死的話，你那大禪師也絕對活不成！」

「什——什麼？」

澤庵愕然地看着壇上的鏡子。此刻，鏡中的影子已經像被人擦掉般的消失了，鏡子在黯淡的火光中發出呆滯的光芒。

「殺死銅伯，天海大師也會喪命！——你以爲我是在講假話嗎？」銅伯咧開大嘴，嘎嘎的怪笑着：「和尚，你知道這件事以後，還打算跟我們鬥下去嗎？」

澤庵默默不語，臉色慘白。他的表情逐漸變得痛苦而恐懼。

「現在你還想拒絕敵人所提出的和談之議嗎？」

「……不，我同意！我同意不再和你們爲敵！」

澤庵垂下肩膀，頹然地說道。

但銅伯却冷酷地說：

「太晚了——已經太晚了！澤庵！事到如今，單是停止作戰這個條件，怎麼能叫我銅伯接受呢？你還是叫鬼面俠進城來吧！」

「……不行！銅伯！這個要求我絕對不能答應！」

澤庵猛的搖着頭，用祈求般的眼神望着銅伯。銅伯冷冷的看着他道：

「那麼你是一心一意要庇護那個鬼面俠，寧可看大禪師受苦嘍！」

澤庵只覺心如刀割，無助的用雙手蒙住臉。銅伯更進一步問道：

「你和尚究竟認爲天海禪師重要，還是鬼面俠重要！喂！現在就趕快選擇，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吧！」

澤庵放下手，失神的看着銅伯，說道：

「……輸了！銅伯我認輸了！」

那悽慘的神情，和他剛進城時極力挖苦銅伯那快活的口氣，簡直判若兩人。

——因爲現在只要稍一有差了錯，就可能波及到天海禪師。

——有了這層顧慮，千繪和阿笛的報告已不重要了。

澤庵實在沒有想到後果竟是這樣不可收拾。

天海禪師，柳生十兵衛——一個是他最尊敬的禪師，一個是他最心愛的劍士，——不過，究竟誰比較重要呢？如果現在硬要澤庵壓抑着內心的掙扎，立刻做選擇的話，澤庵毫無疑問的會選擇天海禪師。

「那麼你是願意叫鬼面俠進城來嘍！」

「……可是他現在不在會津！」

「不，剛才有人回報，那傢伙剛從北邊的土湯嶺進入

會津領地，這兩三天內，他就會回到若松！」

澤庵再也找不到推託的藉口，他像個受驚的小孩，惶恐的問道：

「你們要我叫那個鬼面俠前來，究竟想打算把他怎麼樣？」

「是呀！我們也在想應該把他怎麼樣！我打算先摘下他的鬼面具，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然後再考慮處置他的辦法！不過還是得靠你把他叫來才行呀！」

「……好！那我就叫他來吧！我一定好好的把他勸來！」

「不！和尚！你不能離開這座城，你是我們這裏的人質。你寫信叫那個女人送去！」

「……富子她已經發瘋了，放出去能不能把消息帶到都是個問題！」

「你又何必用發瘋來嚇唬我！我可不吃這一套！」銅伯獰笑道：「不管怎樣！我就把這份差事交給那個女人！你寫信的時候要注意，──不但得叫鬼面俠來，連那七個女人也一齊給我叫進城來！」

「什麼？那七個女人也要……？」

「當然啦！」

「這……這不行！」

銅伯冷冰冰的說：

「我不要聽你們的理由，我只把我的條件告訴你們！至於做不做就是你的事了！」

他想了想又說：「不過，那七個人女現在說不定已經只剩下五個了！」他好像什麼都知道了似的，輕輕地笑着說：「我這個人很知足，只要鬼面俠和那五個女人來就可以了！」

三

「禪師！如果當初敵人在勢至嶺遇見你的時候，就把敵人和天海同坐在一朵生死蓮花上這個秘密說出來的話，現在不知能留下多少條無辜的人命！」銅伯嘲弄似的嘆息道：「不過當時即使我告訴你，恐怕你也不會相信。爲了取信禪師，我不得不請禪師到城裏來，看我在夢山彥的祭壇上的那一幕，請您鑒諒！」

說着，銅伯開始縱聲狂笑。蓮花鉢裏的火，大概是因爲血和油都已經燒盡了，此刻只剩下一縷黑煙不斷地往上冒。

銅伯身後的火爐，在銅伯的狂笑聲中，薪柴突然熾烈地燃燒起來。

而那澤庵却像槁木般，了無生氣地癱瘓在那裏，──他進城的目的，主要是在找機會把明成誘出城去，至少也得騙出漆戸或香爐兩人。但是，如今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正如十兵衛所擔心的那樣，已經變成撲火的飛蛾了。

戰爭已經結束，反抗主君的傢伙勢必遭受懲罰，這就如同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一樣自然。

「銅伯！」

澤庵猛然大喝一聲。銅伯故意像吃驚的貓頭鷹似的，瞪大了眼睛問道：

「哦！有什麼事嗎？」

「你們都是出自名門蘆名家的武士吧！如果你是武士你就發誓！」

「發什麼誓？」

「你發誓，至少──至少得讓鬼面俠和堀族的女人進城後，和漆戸、香爐公平決鬥，以決勝負！」

澤庵悲痛的喊道，他的心已經在滴血了。

銅伯齜着牙齒，回顧虹七郎與銀四郎問道：

「你們願意嗎？」

「這正是小的們夢寐以求的事情！」虹七郎與銀四郎兩人拍着剛插回刀鞘的刀，齊聲說道：「堀族的女人，由你們對付！──至於鬼面俠嘛！……」他歪着頭緩緩說道：「就由我來對付吧！」

「不，那個……」

銅伯打斷了他們的話，回過頭笑着說：

「在幕後指揮堀族女人的鬼面俠，和在幕後指揮這些人的銅伯不是最好的對手嗎？澤庵大師！」

澤庵心頭一涼，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

讓蘆名銅伯與柳生十兵衛比武。──這一直是他所希望的，但是現在他發覺這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看吧！銅伯身上的刀傷已不流血了，傷口也癒合了。他現在泰然自若的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似的。果眞如他所說，天海不死，他也不會死。那柳生十兵衛武藝縱然再高强，對這老怪物也將莫可奈何！──更何況萬一十兵衛殺死銅伯，江戸的天海禪師也將魂歸九泉，到時候，後果更無法收拾。

澤庵思量再三，終於下定了決心，他在心中默默地說道：

「……十兵衛，只好犧牲你了！」

他雖然明知十兵衛犧牲得很沒有意義，但是此時此刻爲使天海禪師平安無事，他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澤庵仰視天空小聲說道：

「讓我也死吧！」

「不，和尚！你不必死！我可不想要你的命！——你死我們可就麻煩了！」

「命是我的，我想怎麽樣不需要你支配！」

「但是澤庵，這可由不得你啊！你如果死在這裏，我們加藤家就麻煩了！你必須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回到江戶去，並且發誓一輩子絕口不提這段時間在這座城裏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銅伯彷彿在享受澤庵的痛苦般，微笑着說：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觸怒了將軍，使加藤家受到譴責，銅伯就必須切腹自殺以謝罪，到時候只要銅伯的星運强，江戶的天海就會被拖進地獄，這個你可要知道！」

澤庵實在無法再逃避了，他感到自己的脚上已經被扣上了一條長長的生命鎖鍊，鎖鍊的盡頭則掌握在銅伯的手中。

「我要跟你商量的也就是這件事！——現在已經解決了！」銅伯傲慢的抬了抬下顎，道：「好，你請回吧！」

澤庵茫然的站起身來，銅伯冷笑的注視着昏倒在澤庵脚下的富子，說道：

「瘋子暈倒這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噢！不！她是澤庵大師的侍女！銀四郎，快把她抱起來！虹七郎，你也好好的給我扶着澤庵大師！我看他的腿都快站不住了！」

他說這話時，看起來好像很認眞，但是說完之後，看都不看澤庵一眼，就逕自轉身走向火爐邊，背對着大家說道：

「雖然已經春天了，但是夜晚對一個一百零八歲的老人來講，還是相當寒冷！三天以後再來見我！」

從天守閣下面出來，澤庵跌跌撞撞的被扶着走進大殿前的庭院中。早春天氣還是帶着幾分寒意，夜風吹在澤庵身上，黑衣飄飄然，使他顯得更形瘦削。——

「啊！危險！」

虹七郎粗暴地用獨臂支撐着澤庵的身體。他把剛才從三角形火爐中抽出來當火炬的長薪橫咬在嘴裏。

跟在後面的銀四郎抱着失去知覺的富子。火光下，富子的頭髮已經散開了，一頭烏黑的柔髮直瀉到地。

銀四郎把臉埋在富子胸前，貪婪地嗅着她身上特有的女性香味，却完全無視於走在前面的將軍家的師僧澤庵大師。這位美少年已沉醉在這種殘酷的快樂中。

他舔舐着女郎細嫩的肌膚，女郎忍不住痙攣起來。

銀四郎並不認爲富子發瘋了，他知道不久她就會清醒過來。——

「啊！」

就在他心旌動蕩、情難自已的當兒，富子突然身體一

扭，反腿夾住了銀四郎的脖子，大喊道：

「喝！你這廝好不知羞恥！」

說罷哈哈大笑，這一笑就笑不停了。此時，銀四郎却慌了起來，拼命地掙扎着。

虹七郎聞聲回頭，發現銀四郎項上倒掛着一個狂笑不已的少女，一頭長髮拖在地上，他不由得呆住了。這女人顯然已經瘋了！

「這傢伙！」

銀四郎吃力的搖動着脖子，但是女郎的大腿却像黏在他脖子上似的，怎麽摔都摔不掉。夾在女郎雙腿的臉此刻已經脹成紫紅色，看起來實在醜陋無比。

只有澤庵始終沒有回頭，他低垂着頭仍然繼續向前走着，對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彷彿一點也不關心。

四

——第二天，澤庵整天不吃不動的結跏趺坐在屋角，他的面色沉寂，雙目緊閉，看起來彷彿已經物化，沒有絲毫生機。

富子的情況更狼狽，她穿着無法蔽體的襤褸衣衫，一會兒在澤庵面前跳來跳去，像唸咒文似的喊着：

「火在燃燒，血的火在燃燒，鬼面俠呀，趕快來滅火呀！」

一會兒在庭院裏亂跑，看到追過來的武士，就緊抱着對方不放，甚至在多聞櫓的碉堡上追逐護城的守衞。

「……看起來不像是裝的？」

香爐銀四郎恭恭敬敬的向銅伯報告道。——這是第二天。

銅伯一笑不笑的說：

「少理她，假瘋子！……不過，到現在還能裝瘋，這女人雖然很愚蠢，但勇氣却實在可嘉！」

「不！我說的是澤庵！」

「澤庵？澤庵怎麽樣了？」

「他仍然不吃不睡的坐在那裏，偶而張開眼睛也呆滯無神！看起來好像眞的瘋了！」

銅伯緊盯着銀四郎笑道：

「教授但馬劍法秘訣的澤庵竟會露出這種窘態?!……不要管他，我知道澤庵死不了，也絕對不會發瘋的。那女人，不管她怎麽跑怎麽跳，只要我不放她，她絕對逃不出城去！她的生命，她的靈魂全都在我掌握之中！」

到了第三天的傍晚，澤庵終於瘋了！他張開朦朧的眼睛，突然站了起來。

負責監視他的武士問道：

「喂！你要去厠所？」

就在武士靠近他的那一剎那，澤庵突然伸手拔起對方腰際的配刀。武士大吃一驚，向後倒退一步，愕然叫道：

「你想幹什麽？」

那武士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澤庵已掄起大刀，揮向他的鼻尖，嚇得對方屁滾尿流的抱頭鼠竄。

澤庵提着大刀，搖搖晃晃的從屋裏走出來，嘴裏不斷的叫着：

「你們別攔着我！我有話跟明成講！走開！走開！」

「不好了！不好了！」

「澤庵瘋了！」

武士們驚惶的奔走喊叫着。澤庵揮舞長刀，穿過慌亂的武士羣，走到庭院對面去。

他伸長皺紋斑斑的脖子，大聲嚷着：

「明成！我要去見明成！」

但是脚下却歪歪倒倒的走向東南邊的碉堡。

一向文雅飄逸的大禪師，此刻眼裏佈滿血絲，額頭青筋浮現，下顎嘎嘎作響，顯然心思已經迷亂了。

看他揮刀時那東搖西晃的模樣，實在很難想像眼前這位形如槁木的老僧，竟會是那武藝絕倫名震天下的大劍士柳生但馬守的師父，還會經傳授他劍法秘笈呢！不過誰要是膽敢靠近，那把大刀就會毫不留情的竄向對方胸前、袖口，確實有不同尋常的地方。

「我要晉見加藤式部少輔——」

夕陽下，偌大的庭院裏，頃刻間變得一片混亂，從長屋，碉堡裏衝出來的武士，很快就把澤庵團團圍住，然而他們誰也不敢輕擧妄動。

彼此僵持了好一會，幾個大膽一點的武士才偷偷從澤庵背後靠過去。

澤庵倏然回頭，揮刀罵道：

「你們想死！」

一不小心，刀鋒碰上自己的額頭，霎時間鮮血從太陽穴湧了出來，武士們嚇了一跳，慌忙的跳回去，喊道：

「禪師，不得無禮！」

這時武士羣中有人叫着：

「不行！不行！趕緊去把那個女人找來！」

「可是那個丫頭也瘋啦！」

「管她發瘋了沒有，趕快把她找來當人質，才能讓禪師丟掉他的刀啊！」

「但是那姑娘剛才就不在房間裏了呀！」

……

混亂突然停止，吵嚷的人羣也陡然靜了下來，大家紛紛向兩邊散開。

夕陽不知何時已落入地平線外，暮色蒼茫中，蘆名銅伯赫然出現在人羣後面。跟隨在他左右的漆戶虹七郎與香爐銀四郎，威風凜凜的插腰站立一旁。

銅伯沉着臉說道：

「澤庵！我看你可以不用再裝模作樣了！……你不覺得在這種時候，做出這種醜態很愚蠢嗎？你以爲裝瘋就能毀棄我們的約定嗎？告訴你！沒那麽簡單！」

「呀！你終於現身啦！妖怪銅伯！我不會再被你的幻術矇騙了！我澤庵已經清醒了！」

澤庵伸長鷄皮般的脖子大聲喊道。然而不論怎麽看，他的臉色都不像是正常的。

「現在我要揮我這降魔劍劈了你！」

說着，澤庵便擧起手上的大刀狠狠的砍了過來。

「啊！好可惡的傢伙！——銀四郎！張霞網！」銅伯憤怒的叫道。

銀四郎動都沒動，一道煙幕似的東西突然從他指尖噴出。

這團黑色的雲霞在澤庵眼前攤開，變成一面密網，套住了澤庵。無論他如何掙扎，霞網不但沒有斷裂，而且逐漸縮小又縮小——

被霞網套住的人如果不立刻放出來，網會愈縮愈小，陷進那人的皮膚裏。像海綿一樣，吸乾他的體液，使他乾癟而死。唉！誰會料到這網竟是用女人黑髮編織成的。

「到此爲止！」

銅伯慌忙擧手叫道。

霞網中的澤庵，像在黑浪中做最後掙扎似的，拼命地揮着手中的大刀。就在那刀離開他手的那一剎那，只聽得匡鎯匡鎯兩聲，刀身就被折成三段。澤庵嚇得雙腿發軟，向後跌坐在地上，緊抱着頭，像塊破布似的蹲踞在那兒。

銀四郎手一揚，霞網咻的一聲浮了起來，立刻縮回銀四郎的拳頭裏。

這時，澤庵仍然一動不動的蹲在地上。

「澤庵大師！」銅伯彷彿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似的，說道：「找到這裏來，可不是來看耍猴戲的。我們約定的期限已經到了！」

澤庵突然抬起頭來。銅伯繼續說道：

「鬼面俠顯然已經回到若松來了！麻煩你請他到這裏來吧！」

「……還是不能放過他嗎？」

澤庵無助的問道。

銅伯不禁嘿嘿冷笑了起來，他抬了抬下顎，示意虹七郎道：

「把紙筆拿過去！」

虹七郎帶着紙筆，走到澤庵面前，說道：

「你寫吧！寫的方式隨你，不過內容必須根據銅伯所說的，一句都不能加！」

澤庵顫抖着拿起筆來，銅伯陰沉的盯着澤庵唸道：

「我已經戰敗了！鬼面俠及堀族的婦女，請你們在明天日暮前全部進城來，否則——」銅伯頓了一下，冷冷說道：「事關德川家的命運，不容你們懷疑。好！最後要署名澤庵！」

虹七郎把澤庵寫好的信拿了過去，交給銅伯。銅伯在昏暗的光線下，檢視了一下信的內容，點頭說道：

「嗯，好！」然後轉頭向四周張望着問道：「那女人呢？」

周圍旁觀的武士羣中，立刻有人應道：

「那姑娘不在這房間裏，因爲大人說過不要管她，所以——」

「……還是讓我去叫她來吧！」澤庵靜靜的說。

他高聲叫道：

「富子！來吧！我們敗了！他已經看穿了我們，妳不必再裝瘋了！」

說罷，又附加一句道：

「別忘了！順便戴着鬼面具過來！」

就在這時，顯然如銅伯所說的：「她不曉得藏在那裏窺視着這邊！」黑暗中，突然有一個姑娘像蝴蝶似的跑了過來，跪在澤庵身後。

「富子！妳替我和鬼面俠聯絡一下！」

這個姑娘抬起頭來，看她的身材、體態，毫無疑問是富子沒錯，可是臉上却戴着鬼面具。

「這是幹什麼？」銀四郎喊道。

澤庵低着頭緩緩說道：

「鬼面俠和堀族的女人們現在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因爲他們一直在更換藏匿的場所，不過他們一定有派人監視城門。因此富子如果要跟他們聯絡，一定得戴着假面具從城門出去，對方發現之後，才會指定相見的地方。這是我們過去約定好的！」

孤劍鬼面俠

一

鶴城東南邊的城門被打開了，一匹馬兒的的答答的走上橫跨護城河的廊下橋。兩個十歲左右的小孩跟在馬鞍的兩側，其中一個拉着韁繩。

每個人看到馬上的情景都不禁驚愕得目瞪口呆，騎在馬上的是個姑娘沒錯，但是她的臉上却戴着一副鬼面具。這一行奇怪的人馬，踏着銀鼠色的春野，在襲襲晚風中，悠閒的離城而去。

「不要跟着我們！」

「這是城裏的命令，你們別妨礙公事！」

兩位小武士瞪起眼睛，大聲喝叱着跟在他們身後的人們。兩人看起來頂多只有十歲，却是一身武士打扮。

——剛才在城裏……

澤庵叮嚀道：

「你們絕對不能跟踪富子！」

「爲什麼？」香爐銀四郎立刻反問道。

「其實現在跟踪不跟踪不都是一樣嗎？反正鬼面俠和堀族的那些女人遲早得進城！」漆戶虹七郎嘲笑道：「我們就是跟踪富子，探出他們藏身的地方，也不會在那裏圍殺他們！……至少我們還得把他們帶回城裏，讓我們的主君親眼看到……」

「這一點我知道，不過你們如果派太多武士跟隨在富子身邊，對方卽使想聯絡也不能聯絡了呀！」澤庵說道。

但是虹七郎看起來好像仍然放心不下似的，他說：

「不過，我怕他們看了尊駕的信反而抱頭鼠竄，那不就糟了嗎？」

「如果他們膽敢這樣做，那澤庵只好爲他們犧牲了！不但澤庵，還有更重要的人物會爲他們墊底。關於這點，我已經再三警告過他們！——我相信鬼面俠一定會來！」銅伯不耐煩的說道：「不過，天黑就麻煩了！還是讓她騎馬去吧！馬韁讓城裏的孩子拉着就可以了！」

澤庵對這一點也沒有異議。

於是戴着鬼面具的富子便和兩個童子一塊兒從廊下橋走出城去。但是——當這匹馬從廊下橋下來，穿過護城河和岩壁間的小路時，護城河附近忽然出現三、四個戴着笠

帽的武士身影，頃刻間變成七、八個。

不用說，那一定是蘆名一夥人。虹七郎與銀四郎眼看富子一行走出城去，心下實在不安，因此召集蘆名武士，喬裝成浪人，尾隨在富子後面。

「啊！……箭！」

「箭落在那裏！」兩個童子喊道。

在護城河與山巒之間，果眞有一支箭平躺在路上，箭身直指南方。

「聽說這是一直前進的記號！……把箭撿起來，丟進護城河裏！」戴着鬼面具的女人說道。

人馬逐漸遠離城郭附近的小街，來到郊外的水田。馬蹄踏着山茱、野花繼續前進。

「啊！」一個童子突然望着前方叫了起來：「前面還有一支箭，趕快過去！」

「箭下還有一個用青色草汁寫成的『田』字！」

的確，在這條比較寬濶的郊野道路上，有一個用草汁寫成的「田」字，那箭就豎立在田字中央，箭頭正指着南方。

戴着鬼面具的女人點了點頭，於是兩個童子立刻把箭撤掉，磨了磨地上的字，然後牽着馬繼續前進。

又走了數百公尺，他們在路上發現一個草汁寫成的「山」字，箭就放在「山」字的上面。

馬兒不久來到河邊。這條河名叫湯川，有一座天神橋橫跨兩岸，河畔開着一樹梅花，白色的花影在水光的反射下，清晰可見。當然，這一行人也分辨得出路上寫着的「小」字。

「田——山——小」

戴着鬼面具的女人坐在馬上，側頭思索着。

「小——田——山！啊！小田山！」

她突然像想起來似的，輕聲喊道。

小田山是若松東南一個小山丘的名稱。

「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得趕緊上路！現在就去小田山！」

兩個童子飛快的從橋上跑了過去，馬的脚步也隨之加快了。

就在這時候，近橋處的樹叢中突然閃出一道黑影。兩個童子嚇得站在那裏動都不敢動。那穿着黑衣的影子也戴着鬼面具，他用沙啞的聲音說道：

「到這裏就好！小鬼！你們可以回去了！」

「你是……鬼面俠先生？」

馬上的聲音問道。

「不錯！」

「那麼你們回去吧！」戴着鬼頭具的女人回顧左右說道。

兩個小孩看着這兩個鬼面人，突然像受驚似的，轉身拔腿就跑。

站在地上的鬼面人透過傍晚的餘光，凝視着馬上的鬼面女問道：

「妳從那裏來？」

「城裏！」

「這一點我知道，我想瞭解得更清楚！」

「雪地獄！」

馬上的鬼面女聲音細小，好像生病似的。她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交給鬼面俠，道：

「這是澤庵先生的信！」

鬼面俠懷疑的接了過來，湊着水光吃力的看着信，他的臉上逐漸露出驚愕的表情。

「……會有這種事！」看完信後，他不禁凝視着信紙發起呆來，但隨即把信撕得粉碎。

二

「……嘿！來了！」鬼面俠望着馬兒剛才走過來的道路說道。

在道路的盡頭，有一羣帶着笠帽的武士正向這邊飛奔而來，他們後面揚起一片塵土。站在最前面的是剛才那兩個童子。

「……我現在沒有時間聽妳細說！妳先走！到小田山去——」說到這裏，鬼面俠立刻又改變主意道：「不！小田山不行，妳還是騎着馬到東山去！妳知道東山有個天寧寺吧？妳到那裏，見到天寧寺的住持，就說是我鬼面俠託付他，請他暫時照顧妳！」

說着他揚了揚頭，馬兒就沿着湯川向東飛馳而去。

春天的傍晚，太陽已經完全下山，周遭一片靛藍。鬼面俠的黑衣當然也融入黑暗之中。只有水和草的氣味瀰漫在夜空裏。

來人是從兩個童子口中，得知鬼面俠的消息，趕來探看的蘆名武士。他們在黑暗中聽到河對岸傳來一陣向東消逝的馬蹄聲，其中一人立刻問道：

「那傢伙是不是逃走了！」

「嗯！可能吧！聽說要去小田山！」

一行人七嘴八舌的來到河邊，正想過橋——

「等一下！」

突然一個深沉的聲音喊住他們，隨即從橋邊跳出一個

黑影擋在這羣武士的前面。

雖然天色很暗，但他們仍然看得出那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呀！……鬼面俠！」

為首的幾個立刻像見到鬼似的，高聲狂叫着。聲音在岩壁間廻響，激起一圈圈漣漪。就在蘆名一夥人反彈回去的同時，幾道刀光像閃電以的劃了過來。

「咦？信裏不是要我明天日暮以前進城去嗎？」

鬼面俠故意自言自語道。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就在這裏解決他？」

幾個武士討論着，聲音裏充滿了殺氣。

其實不用鬼面俠提醒，他們今晚根本沒有捉鬼面俠的意思，他們的任務主要是跟踪富子，看她是不是採取了其他的行動。這些人如果事先知道鬼面俠會站在這裏等着，他們一定早就躲到附近的草叢裏去了。

但是彼此突然相見，對方又是那麼泰然自若，充滿嘲弄的喊着自己，蘆名武士內心雖然震怖，渾身血管却不禁為之賁張。——

「嗯！如果你們願意，我一定奉陪！……不過在比劃之前，我想問你們一下，城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鬼面俠這一問，武士們立刻靜了下來。好久，才有一人說道：

「……看樣子你已經看到澤庵給你的信了！」

另一人接口道：

「你以為那封信是偽造的嗎？」

「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那的確是澤庵師父的親筆信，但是有一點我無法瞭解！」

「那麼你以為澤庵是在我們脅迫下寫那封信的嗎？」

「混蛋！澤庵大師的人格修養我最清楚！……你這張狗嘴怎麼可以侮蔑天下第一的高僧！」

黑暗中，鬼面俠側了一下頭，繼續說道：

「不過，我不瞭解澤庵大師為什麼會寫那封信？城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和德川家命運有重大關係的又是什麼事？」這時，他的聲音突然變得非常尖銳：「快說！不說休怪我無情！」

鬼面俠為人一向乾脆，他的問題通常都只有是與否兩個答案。對方回答如果含糊其辭，刀光一閃，立刻首身異處。

——在他面前的蘆名這一夥人，因為過去曾經聽說他的為人，所以此刻早已汗毛豎立冷汗直流，其中一人勉強說道：

「如、如、如果你們不按照信裏的意思去做，……

或、或和我們作對的話……一、一、一定會引起嚴重後果！」

「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反正我已經決定進會津城了，你們還有什麼好怕的？你安心說吧！」

鬼面俠不受他威脅，也不讓他討價還價找藉口。——這種不憂不懼的魄力，蘆名一夥人不禁為之屏息。他們實在無法再廻避這個問題，雙方的衝突終於白熱化。

「我沒有必要回答！」

「喂！管他信裏面是怎麼寫的，先把這傢伙的手脚砍下，再把他綁回城去，保證錯不了！」

「來呀！」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關係德川家命運的大事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銅伯會施幻術，因此根本無法瞭解澤庵屈服的原因。他們只是相信自己的首領具有超人的魔力，認為他的勝利是理所當然之事。所以，老實說鬼面俠的這個問題，他們根本無法回答。

站在前面的三個人受到後面的煽動，立刻勇氣百倍的逼上前去。——只見一道銀絲般的刀光，橫向掠過他們胸前，三個人立刻呆若木雞。

「小鬼！」鬼面俠叫道：「趕快跑到那邊去，蹲下來把耳朵塞起來，不要看這邊！」

他的聲音雖然很溫和，但是兩個小孩却被一種本能的恐懼所趨使，慌忙朝着鬼面俠所指的方向跑了過去，緊緊的塞着耳朵，蹲在那裏。

這邊，三個頭戴笠帽的武士身體開始輕輕搖晃，一轉眼三個人就一齊倒在地上。

穿着武士服的小孩雖然緊塞着耳朵，但是野獸似的嚎叫聲以及刀劍折斷的聲音仍然不絕於耳，偶而還從橋下傳來一、兩聲重物掉進水裏的聲音。

「好了！」當一切沉寂下來之後，一個深沉的聲音靜靜的在他們頭上說道：「但是不要往後看，只有你們兩個可以回去！你們回到城裏之後，就跟他們說，鬼面俠明天會去！」

兩個小孩離去之後，鬼面俠依然倚在橋邊，聽任春野的東風吹拂着他黑色的衣衫，風裏雖然摻雜着水味、草味和血的腥味，但是他一點也不在乎，反而拿掉鬼面具，做了一個深呼吸，輕鬆的喊道：「櫻花……阿鳥……」

只聽到一陣輕巧的跑步聲，前面不遠的地方立刻出現兩個女人，雖然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出她們一身城中婦女的打扮。

「啊！十兵衛先生！」

「究竟是怎麼回事嘛？富子呢？」

聽她們的聲音的確是櫻花和阿鳥沒錯。

這五個女人一直輪流監視着鶴城，她們在小街上有很多朋友，那些人都很熱心，願意爲她們做掩護。——五個女人曾經和十兵衛約定好，富子出城時，由她們負責指示富子投奔的地點。

「剛才有個女人從廊下橋出來，我看她的模樣是富子沒錯，不過她戴着鬼面具，騎着馬！」

「對！旁邊還跟着兩個小孩！」

「雖然可能是因爲她假裝發瘋，人家才派兩個小孩送她出來，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可疑！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兩個女人嘰嘰喳喳說了半天，這才發覺黑暗中躺着幾具屍體，兩人吃驚的呆站在那裏。

「這是蘆名一夥人！」

十兵衛若無其事的說。

「那麼剛才戴笠帽的那一羣人是來追捕我們的嘍？這麼說來，富子一定已經變成他們的俘虜了！」

十兵衛不答覆她們的問題，說道：「和尚師父有命令來！」

「什麼命令？」

「他要我進城有事商量！」

「要你進城？」

櫻花和阿鳥同時把眼光集中在十兵衛的臉上，十兵衛雖然極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他們都知道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懷疑，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情。

「十兵衛，你要一個人去嗎？」

「嗯！」

「你們要商量什麼？」

「我不去怎麼知道呢？」

兩個女人雖然都瞭解十兵衛向來不愛多說話。但與這件事相比，十兵衛的回答實在太過簡略，太不知所云了。她們的直覺告訴她們，十兵衛在隱藏着什麼。

「富子究竟怎麼了？怎麼沒見到她的人？」

「因爲蘆名一夥人追來，所以我讓她先逃走了！」

「到小田山？」

「不是！」

十兵衛不知何故不願說出富子去天寧寺的事情，雖然在黑暗中，他仍然可以感覺到兩對不安的眼神望着自己。

「圭子、阿品、沙和她們藏匿的小田山已經被敵人探出來了，等下說不定還有更多新的追兵，我們必須趕緊商量一下轉移陣地的事情，走吧！」

於是他們一行三人，沿着河岸上路了。

三

……嘰啾、嘰啾……啾——

林中傳來黃鶯清脆悅耳的歌聲。

春天的早晨，漫山樹木在和風吹拂下，都開始發芽滋長。黃鶯們一隻隻像泛着青光的黃色斑點似的，攀附在枝椏間、樹梢上，振翅歡唱着。

……嘰嘰啾、嘰啾啾……

此刻，盤腿坐在地上的沙和小姐身旁那個竹籠裏，也傳來一陣宛轉鶯唱。

不過現在大家都面色凝重，誰也沒有心情欣賞牠的歌喉。——五個女人圍成一個半圓形，凝視着坐在中間的柳生十兵衛。十兵衛穿着武士服，雙手交叉在胸前，在他旁邊放着鬼面具和笠帽。

「你絕對不能一個人單獨進城去！」

圭子哽咽着說。——從昨天晚上，這五個女人就一直反覆着這句話，不過那聲音直到現在依舊充滿着憂慮與傷感。

「你們到底要我說幾次！這是澤庵師父的命令，我不去不行！」

十兵衛說着，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從若杉東南的小田山，越過東山，再向東不遠，有一座羽黑山。羽黑山中的湯上羽黑神社是一座年代久遠的寺廟。十兵衛他們此刻就在這廟後面的森林裏。

過去他們一直藏匿在小田山中，但是自從昨天晚上那兩個從城裏來的童子聽到小田山的名字回城通報之後，他們又在天神橋殺死了十多個蘆名武士，十兵衛恐怕城裏蘆名一夥人從童子口中聽到這個消息，會大舉殺到小田山，所以立刻將在小田山等待的沙和、圭子、阿品連同櫻花、阿鳥，一齊移到東邊的羽黑山。

這座廟宇的住持也是他們的秘密庇護者。十兵衛的新衣服當然也就是他送的。

「這雖然是澤庵大師的命令……不過仍然令人覺得十分可疑！」

「當初澤庵進城原是打算把明成、漆戶或香爐引誘出來，……我們跟他約好，要他在事情安排好之後，派富子出來跟我們聯絡，……讓富子假扮成瘋子，騙過他們的耳目，逃出城來，……不過，我們實在很擔心，事情恐怕不會那麼順利，剛好配合的那麼好吧！」

「而且富子從城裏出來的樣子也令我百思不解！」

「十兵衛先生，富子究竟去那裏了？」

女人們七嘴八舌的說着。——這些問題從昨天晚上到現在已經反覆了好幾十次。

「富子？她去那裏還不都一樣嗎？」

十兵衛把眼睛轉向一邊，避開她們的視線，故作輕鬆的說道。他的表情實在令人很不放心。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十兵衛一直不肯說出富子去天寧寺的事情。這是女人們所不瞭解的，也是他心中的一個秘密。

老實說，十兵衛也很想去天寧寺，他必須去那裏問清楚城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這些女人的眼睛始終不離開他，如果他去，她們一定會跟着去。

然而，他絕對不能讓堀族的女人和城裏來的聯絡者見面。

「十兵衛先生，你爲什麼要隱瞞我們呢？」

「我隱瞞妳們什麼？」

「富子的行踪和澤庵師父的信——請你把那封信拿出來讓我們看看吧！」

「我已經把那封信撕掉了！」

十兵衛終於發怒了，他大聲道：

「事到如今，難道妳們還不能相信我？」

「我們當然相信你，——從心底相信你，但是……」

「不用再但是，但是了！相信我就好！」

「我們都信任十兵衛先生，不過那封信可能是敵人的陷阱啊！」

「陷阱？我認得出，那是澤庵師父的筆跡沒錯！他有事要我單獨一個人進城去！」

「究竟是什麼事呢？……十兵衛先生，他究竟有什麼事要你進城？」

「大概不是壞事吧！」

「事到如今，我們和城裏還會有什麼好事？對我們來說，唯有拿到明成和他隨從的首級，才能消除我們心頭之恨；對他們來說，唯有殺死你和我們，才能除去他們心頭大患。」

「嗯！你說的不錯！」

「但是澤庵師父爲什麼會叫你一個人單獨進城去？——唯一的可能就是那封信是假的，要不就是澤庵投降了，落到必須依敵人意思寫信的地步。——不論如何，我們實在無法瞭解，他爲什麼只叫你一個人去！……或者，他信上寫着要我們跟你一塊兒去吧？」

——老天！女人們的第六感眞是可怕！

「混帳！」十兵衛大喝道，「那明明是和尚的意思，一點都不錯！否則我會進城嗎？」

「……」

「妳們怎麼可以胡說八道，什麼澤庵大師已經投降敵人，寫信要出賣同伴！這種事澤庵師父就是作夢也做不出來的，妳們這樣想難道不怕遭天譴嗎？」

女人們沉默了。

廟頂上的樹梢在輕煙似的微風中輕輕顫動着。女人們雖然不再講話，但是十兵衛那雙凝視着樹梢的單眼中，却禁不住流露出困惑的眼光。

他所疑惑的並不是信的眞假，或澤庵寫這封信時是否受到外力脅迫，而是，信中「我已經戰敗了」、「事關德川家的命運，不容你們懷疑。」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封信的確是澤庵的筆跡，絕對錯不了，因此他縱使拼了性命，也非去不可。

只是，——

儘管他多麼相信澤庵，抱定只要是澤庵的命令，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也在所不辭的決心，對信中所言，却仍然有無法遵奉的地方。

那就是「鬼面俠與堀族的婦女，請你們……全部進城來。」這句話的後半部。

依照眼前的情況看來，實在是有許多地方令人無法理解，所以十兵衛不敢貿然讓堀族的女人們與自己同行。爲了隱瞞澤庵信裏的指示，十兵衛一看完信，立刻把它撕得粉碎。又怕城裏來的聯絡者走漏消息，連女人們與城裏聯絡者之間可能的接觸，他都事先巧妙的錯開了。

但是敏感的女人們彷彿已經猜到似的，從昨天晚上就一直追問着富子的行踪，窺探着十兵衛的表情，想要猜透他心裏所想的。十兵衛拿她們實在沒有辦法。

——既然講不通，他只好大喝一聲，讓他們通通安靜下來，這就是他的性格。

「那麼我現在就要走了！」

十兵衛拿起身旁的鬼面具和笠帽，一轉頭發現五對滿含悲淒的瞳孔凝視着自己。

「妳們不要擔心，我絕對不會背叛妳們！也就是說，我絕對不會讓妳們復仇的心願落空！我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讓妳們親手殺死明成、漆戶和香爐的！妳們在這裏等着好消息吧！」

這時，沙和的聲音像一股細絲般的游了過來：

「十兵衛先生，請等一下！」

「妳——還有什麼話要講？」

「噢！我已經不再阻止你了！現在我就是阻止你，你也未必會聽我的，我只希望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請把這隻黃鶯一齊帶去！」

這時，竹籠中的黃鶯正嘰啾啾、啾啾咕——的叫着。

十兵衛無可奈何的把眼睛轉向沙和旁邊的竹籠。

四

鶯，是這年冬天，鄉村裏的一個農人送給她們的。她們把牠當成寶貝，成天帶在身邊，用草桿編籠子，裏頭還墊上一層棉花，讓牠睡覺，她們用炒過的糙米磨成麩，拌點樹葉餵牠；晚上抱着鳥籠睡覺，甚至在和蘆名那幫人決鬥時，也捨不得放下。

——每當她們看見鳥籠，或聽見牠的鳴聲時，彷彿看見復仇已露出希望的曙光似的，眼中不禁浮現一絲燦然的笑意。

「——女人就是女人！」十兵衛情不自禁地歎息着。

他回頭問沙和：

「帶黃鶯去幹什麼？」

「如果黃鶯由城裏飛出來，表示您平安無事啊！」

十兵衛瞅着他的單眼，詫異地問道：

「在城裏放出黃鶯，牠會飛回來嗎？」

沙和搖搖頭，拿出一個粉紅色的盒子，十兵衛看到盒子裡裝着一塊長約三四尺的淡紅色薄紗，沙和撕下了一小塊，對十兵衛說：

「把這塊紗巾綁在黃鶯的脚上，紗很薄，不會妨礙牠的飛行，若看到脚繫紅紗的鶯，我們就知道了。」

「就算妳們能認出牠，可是天空這麼廣大，妳們就這麼湊巧能看到牠？」

「大爺，在你進城那天中午，你就會見到吉左右是不是？到時我們藏在城外，留意觀看城的上空，城裡也有些朋友會幫我們看，只要你把牠放出來，我們一定會看到牠的。」

「如果沒有看到黃鶯呢？」

「那就表示凶多吉少了。」

「眞要這樣，妳們打算怎辦？」

「……」女人們都噤若寒蟬不知如何作答。

十兵衛下決心即使身陷死地，也不能讓女人們知道，所以不管如何，一定要把鶯放出來。

「我就提着鳥籠進城嗎？」十兵衛問道。

「不！我正在想辦法，如果對方發現鶯，我們的計劃恐怕就泡湯了。」圭子搶着說道。

女人的心思果然比較細密。只見圭子突然雙手一拍，叫道：

「啊！有了，請你把竹笠借我一下！」

阿品接過十兵衛的竹笠，圭子隨即撿來一枝筷子粗的枯枝，插進斗笠內側，用絲帶綁好。

「請把黃鶯給我。」

鶯一隻脚繫紅紗，圭子讓牠站在帽子內的樹枝上，用絲帶將另一隻脚綁在樹枝上，綁好以後，她把斗笠放在地上，根本看不出裏面藏了一隻鶯。

黃鶯突然被封在帽子裏，不大能適應，但很快的，美妙的歌聲又傳出來了。

十兵衛看了，笑道：

「啊！戴黃鶯的斗笠進軍敵城！我十兵衛一生還不曾如此風光地出過陣呢！」

十兵衛戴上了鬼面具，用那雙纖細得和他不太相稱的手，扶了一下裏頭藏隻黃鶯的笠帽。

春天的陽光穿過綠葉，射到十兵衛的笠帽上，十兵衛試行幾步，帽裏的黃鶯，因不能適應這種顚簸，吃驚地叫起來，十兵衛每走幾步，黃鶯便嘰啾地叫了幾聲。

「那麼再會啦！」十兵衛故做丑態的向女人們告辭，怪異的語調和鶯聲交錯，顯得十分可笑。

五個女人看見這情景，都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 □ □

繞過神社的大殿，他們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下走，路上苔蘚遍佈，好像久無人跡。走了約一百公尺後，路傍聳立着一座廢墟，門上斑剝的「仁王門」三字隱約可見，兩側各有一個八尺高的木雕力士像，朱漆早已脫落殆盡，年代以乎已很久了。

「妳們不必再送了！」十兵衛突然轉過頭，向跟在他身後的一羣女人們說道。

女人們被十兵衛突如其來的話聲嚇了一跳，但隨即搶着說：「我們離你遠一點可不可以？」

「我們也要到城裏去呀！」

十兵衛心中暗叫不妙，因爲他還想順便繞到東山口的天寧寺去，向城中來的聯絡者打聽事情呢！若再讓這些女人跟下去，恐怕不太方便。於是，他回頭對那個女人說：

「難道妳們把剛才的約定都忘記了嗎？」

五個女人聽了，只好停住脚步，看着他離去。她們都決定在十兵衛拐彎以後再跟上去。

十兵衛來到天寧寺前面，一時倒沒了主意，躊躇着不知該不該進去，抬頭竟發現遠處那幾個女人正穿過樹林，施施然朝這方向來。他心下暗想：我看，天寧寺就別進去了，反正是非進城不可，若發生什麼事，除了腰間這把寶刀，還能靠誰呢？

十兵衛拍拍腰間的刀鞘，對着刀說：

「一切都看你了！」

就在這時候，笠中的鶯突然啾啾地叫了起來。好像在提醒十兵衛，別忘了牠似的。十兵衛輕輕地拍拍斗笠說：

「黃鶯呀！到時候能飛你就儘量飛吧！否則，女人們會……」

女人們，唉！十兵衛一想到女人們，就覺得背上升起了一陣寒意。他搖搖頭道：

「唉！不要再多想了，否則眞會沒有勇氣進城呢！」

十兵衛扶了扶帽子，三步當兩步的離開天寧寺，春風揚起他脚下的灰塵，他孤劍、單身，直奔鶴城。

五

日正中天，艷陽高照。

在鶴城的鐵門前，出現了一個頭戴笠帽的人影。他手持一支半截的斷槍，槍尖朝天，敲着鐵門。

幾個武士聽見敲門聲，從側門跳出來，他們如臨大敵似的，神情十分緊張，看到來者一副武士打扮，才鬆了一口氣，說：「……啊！是你呀！回來啦！」

他們誤把來者當成昨晚去追殺那狂女的蘆名武士了。

昨晚，蘆名有一羣武士在若松南面湯河上的天神橋被殺，這件事傳出之後，在城裏引起一陣騷動，在收拾屍體時，發現有三、四個人行踪不明，這些武士以為來者是失踪者之一。

這戴斗笠的人很快的被引到正殿，他發現全城都因聽說鬼面俠要來而加强警戒。

「澤庵大師在嗎？」戴笠帽的人突然問左右道。

左右都茫然地看看他，如陷五里霧中，問他道：

「澤庵——在……閣下是……？閣下……」

「我是應貴城主的邀請而來的鬼面俠——」

十兵衛話聲未落，他們大叫一聲，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巨風掃中一般，正想逃走時，發現剛才還開着的側門不知在什麼時候被關了起來，他們死命的向另一個角落奔逃。

在本殿中突然響起一種詭異的、像颶風掠過的聲音。

十兵衛聽到了那聲音，可是，他却仍面不改色地拿着那半截槍走下台階，凛然地站在那兒，兩邊的寬袖在春風中不時地飄揚。

——他究竟是大膽、愚蠢還是輕舉妄動？

縱然身懷絕世的劍技，也無法力敵萬軍啊！如今他却隻身獨闖這四十萬石的大城；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難道說，他是存心來考驗自己的劍技嗎？

鐵門往內呈八字狀，緩緩地被打開。

十兵衛參見

一

鐵門被打開了。

這扇門向北，門一打開後，南風由內側陣陣地吹來，風中帶着一絲淡淡的青草味。

鬼面俠用一手扶住帽沿，迎風站立，他微俯着頭，好像正在思考着什麼事情。

他是接到澤庵那封寫「我們戰敗了」的信，才趕到這兒來的，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不清楚。

看着逐漸打開的城門，他心想：究竟城中發生了什麼事？澤庵和尚究竟怎麼了？

就因為他想知道詳情，所以趕了來。

初生之犢不怕虎。十兵衛是否也因不知眞相，方大膽若此呢？

誰能想像到天下豪僧澤庵，會因一些意外事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豎白旗投降呢？十兵衛百思莫解。

然而十兵衛雖然不知究裏，可是却仍不把眼前的頑敵放在眼裏，昨夜裏才為了保護堀家的女人，殺了十名蘆名族的人，現在竟還匹馬單槍地闖進來。

當然，現在不管他採取什麼態度，和加藤明成、蘆名這幫人是無法相安無事了——這點在他踏進城的時候就已經意識了！

被澤庵稱魔人的蘆名銅伯及劍士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以及城中如雲的高手們，想必正張弓架弩地等待十兵衛的來臨呢！十兵衛也感覺出這裡的殺氣了。

難道，柳生十兵衛就眞的這麼有把握嗎？問他的話，他定會笑着說：「沒有！」

他好像眞的是沒有一點把握。

他所憑藉的只是對血海深仇的報復心，和對七個女人竟敢向四十萬石城主挑戰的敬服，以及一點鋤邪扶正的正義感罷了。

鐵門完全打開了。

裡面幾分鐘前還人聲大作，現在竟不可思議地沉寂下來，像一座死城似的，裡頭不見任何人影。十兵衛透過竹笠，看見成排如林發亮的兵器，仍像結晶的冰柱似的掛在那兒。

驚，突然在笠帽裡叫了一聲。

十兵衞放下扶在帽沿的手，輕輕地登上石階，小心翼翼地走進去。

一進門，他就看到許多武士嚴陣以待，庭院裡無論是樹木或石垣牆下，都擺滿了刀、槍和弓箭。十兵衞發現那些武士大都是四國加藤的直屬部下以及蘆名羣衆。爲了護城，他們都準備和這勇敢的闖入者刀刃相向。

這時候，城牆上飄起一縷輕煙。除了正在上昇的煙以外，什麼東西都像木偶似的動也不動一下。

那是他們的佈陣嗎？這個城池一向固若金湯，有外人闖入他們勢必會拼死抵抗，可是，到目前爲止，却毫無動靜，他抬抬笠帽，肯定這不是在夢中。他繼續像夢遊般的往前走。十步，二十步。……鶯又叫了。

突然，站在本殿下的香爐銀四郎作了個手勢；那站在遠處的看門人忙跑過去將鐵門關上。

就在這一瞬間，整座城好像突然都沸騰起來，只聽那香爐銀四郎大喝一聲：

「摘下你的竹笠，鬼面俠！」

十兵衞不動聲色依然以同樣的步伐往前走。寬大的袖子迎風招展，他把雙手揷在腰間。

銀四郎又叫道：「放肆！鬼面俠，在我們主人面前竟敢不脫帽！」

鬼面俠仍然雙手揷腰，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香爐的厲害是遠近馳名的，而這個鬼面俠竟然無視於他的存在，他的大膽使旁邊的人看了都毛骨聳然，城中已經準備決戰的武士被他這神氣所懾，反而像被鐵絲綑住一般，不敢動彈。

山雨欲來風滿樓。

鬼面俠步上通往大殿的石階。在石階的最底層，站着香爐銀四郎和漆戶虹七郎。再上去四、五級台階上站着蘆名銅伯和澤庵，階梯的頂端，加藤明成和愛妾綏子凜然的站在那裡，整個看過去，簡直像一幅魔鬼的祭壇圖。

綏子首先開口道：

「這還是我首度見識鬼面俠的風采呢！……雖是敵人，不過倒還眞是名不虛傳。——」

她以迷惘的眼光看着台階下的鬼面俠喃喃地說：

「在高手薈萃的城中，敢一個人在夾道武士羣中凜然獨行眞是不可思議。」

二

「看他這神采，連我都快被懾住了。」

綏子說着，皺皺眉頭，惡作劇地回看那臉色已難看到極點的加藤明成。他雙唇緊閉臉色發白，正以驚懼的眼神看着逐漸迫近的鬼面俠，最後，他終於受不了，大叫：

「……銅、銅伯，不要再讓他過來！」

聽了這話，蘆名銅伯方驚醒似的厲聲喝道：

「鬼面俠！」

要是一般人，只要聽到這聲音就要魂飛魄散了。可是鬼面俠却仍然面不改色的往前走。他兩眼盯住澤庵道：

「你違背約定了嗎？堀族的女人現在怎麼樣了？」

一聽這話，澤庵像被鞭子抽到似的，臉上一陣痙攣。他凝視着眼前這位明把生死置於度外的十兵衞，不覺悲從中來，他眼中淚光閃閃。突然，他踉蹌地跑下石階，大叫道：

「鬼面俠……」

十兵衞這才在離石階約十公尺的地方停下來。以沉痛的聲音說：

「大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澤庵握起拳頭，全身一陣痙攣。

「事到如今，一切都完了，你也非死不可了。」

「在要來之前我已經有必死的決心了，但我一定要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戰鬥時，發生了意外，才會輸給他們。」他指指台階上的蘆名銅伯，道：「你知道嗎？站在那兒的蘆名銅伯和江戶永寬寺的天海禪師，竟是孿生兄弟……」

鬼面俠輕輕地扶起竹笠，往石階上看。

「哦！」

「他們兄弟二人不僅是同日所生，並且約定了要同日死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殺死銅伯，那麼天海禪師也一定會隨之死。可是，不殺銅伯，就勝不了這一仗，可是，天海對德川家來說，却像守護神似的，最近禪師還要爲將軍主持天台宗的大典，怎麼能讓他死呢？……他們以天海禪師的生命來要脅我們，我們動彈不得，只有投降的份了。……」

地上戴笠帽的人影，呆若木鷄的愣在那裡。

澤庵痛心疾首的喊道：「我知道你撇下那些女人，獨自進城的心情；不是我存心置你於死地，這實在是逼不得已的。」

鬼面俠依然默不作聲。

澤庵的臉色因恐懼和焦慮變得毫無血色。他繼續說：

「我知道堀家女人一定會恨我，但復仇只是個人恩怨，也是私鬥，不能讓天海平白的犧牲呀！鬼面俠，你還是按信中的約定，叫那些女人來受死吧！」

「……」

「只要你能叫那些女人來，那麽你便可以正面和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作正式的比鬥。漆戶和香爐也是蘆名派的好漢，我想他們會答應的。」

「……」

「不過，卽使你殺了他們兩個，她們的生命還是保不住。你本着正義來幫她們，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但是，你旣隻身闖入城來，要想活着出去，是比登天還難了。我看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你先殺了漆戶和香爐他們，報了一箭之仇，然後再赴死。」

鬼面俠聽了，冷冷的說：

「你以爲我是什麽人？……撇開我個人的生死不談，可是那些女人有什麽理由要在你這藉口下犧牲，這點，我絕不答應。」

「可是，你們難道不在乎天海禪師的生死嗎？」

他滿不在乎的說：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啊！」

澤庵被他這句話嚇了跳，一時連話都說不上來。

「天海禪師死了倒乾脆！」鬼面俠又補充了一句。

「你說什麽？天海禪師是德川家的柱石呀！」

「大師！你是鬼迷心竅了嗎？」

鬼面俠不屑的笑了笑說：

「大師，你說這是私人恩怨，我可不這麽想，那幫人壞事做絕，早該受到天譴了，殺他們怎能算是私鬥？況且會津的百姓早就睜大眼睛，等待着老天爺制裁這批人了，如果爲了天海禪師一條命而讓那幾個女人白白犧牲，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這怎能算是白白犧牲呢？我不是說要讓你和漆戶、香爐比鬥，給你個報仇機會的嗎？」

「你眞這麽想麽？那你幹嘛還讓這麽多人在這裡埋伏呢？你們以爲我會和堀家女人一起來，讓你們一網打盡是不是？誰知道這些武士都是卑鄙無恥的傢伙呢?!」

「……」

「我不信任你們！更不忍心任那些女人們在這裡慘遭橫死。」

鬼面俠響亮的聲音像洪鐘似的傳到各角落，他突然狂笑起來，道：「見死不救算是什麽武士道？什麽佛法？沒有佛法還需要什麽天海禪師？沒有武士道，德川家的存在還有意義嗎？若那些可憐的女人可殺，那麽僧也可死，德川家也可亡了！哼！和尚的修爲也僅止於此嗎？」

這番話說得整個城裡歎息聲此起彼落，那澤庵張口結舌，瞪着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黃鶯又開始叫了。

最後，澤庵終於開口道：

「……我早就料到你會這麽說。」

他牽動嘴角笑了笑，又說：

「老實說，我也很希望你能把這些話，痛痛快快的說出來，但我還是希望你能把事情考慮清楚。」

澤庵回頭看看石階上的蘆名銅伯，說：

「銅伯老，剛才的話你也都聽到了，我已經盡了力，但對這個認爲德川家亡了也無所謂的畜生，我實在無能爲力了。」

「——射擊！」加藤明成向城牆上的鐵礮手大聲發令着。

說時遲，那時快——

鬼面俠一個縱身跳起來，抓住澤庵說：「失禮了。」然後臉朝那些持槍的武士大叫：「要射嗎？射吧！我們兩人的身體很快的就會跟蜂巢一樣，果眞如此，就再也沒有人能知道城外那些女人的行踪了，而且很快的就會有人到江戶去，將加藤家殺死將軍家澤庵大師的事說開來，你們看着辦吧！」

三

「慢、慢着！」銅伯一聽馬上制止那些礮手，表情十分狼狽。

殺死澤庵，原本就不是他的本意。澤庵死不得，這老傢伙必須放回江戶去。

銅伯本來想用澤庵作人質要脅十兵衛，不想現在竟反變成他要脅自己的人質。

銅伯注視着這個比自己想像中更難應付的鬼面俠道：

「鬼面俠！如果讓你和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決鬥，你願意嗎？」

鬼面俠靜靜地轉動笠帽，注視着站在前面的漆戶和香爐，格格地笑出聲來。

「這個……？可是我已經答應那些女人，要把這兩個人的命交給她們收拾了啊！若我殺了他們，她們會責怪我的！」

漆戶與香爐兩人在一邊聽了，恨得把牙根咬得格格作響。

這時，由漆戶虹七郎的腰間到右腦勺，突然閃過一道白虹，不知什麽時候，他手裡已經抓住一把刀了。

只見他的劍尖朝天一畫，一截木蓮樹枝就落了下來，樹枝上還帶着兩三朵紫色的花。

鬼面俠滿不在乎的問他：

「眞的要比劃比劃嗎？大師，你看，我實在是不得已的！以後在堀家的那些女人面前，你可要替我做證唷！」

「鬼面俠！你還想跟澤庵活着出城嗎？」香爐銀四郎嘲笑他。

鬼面俠沒有回答，只回頭看看蘆名銅伯，反問道：

「如果我勝的話，能和大師一起走嗎？」

銅伯一時不知該如何作答。

「老爺！請答應他吧！」虹七郎向銅伯高喊着。並轉身向銀四郎道：

「你不要動手，讓我來收拾他！」

「不！不行！」銅伯制止道。

銀四郎說：「讓我先和鬼面俠分個高下；銅伯老爺爲什麼要制止我們呢？若你也想試，那就排在我後面吧！」

「在你之後？」

虹七郎用刀向地上的木蓮枝一刺，往上一挑，一朵木蓮花飛上來，虹七郎用嘴巴咬住。

他有個習慣——在殺人之前若身邊有花，一定要將它摘下來，咬在口中。這是一種儀式，也是一種非拼個你死我活的宣判。

在石階上的銅伯點了點頭，道：「好吧！讓他獨自上吧！」

他無法預料二人的勝負，但眼中却露出冷酷而好奇的光芒。

「銀四郎！讓開！」

「大師，你稍廻避一下吧！」鬼面俠輕輕地推開了澤庵。

澤庵避到一邊，轉過臉往後看，眼中的神色和銅伯一樣有好奇的色彩。

十兵衛的決定，好像是解除了他的苦惱和心理負擔似的，他忘我的看着那準備決鬥的兩個人，在這窮途末路，還能看到鬼面俠和漆戶虹七郎的單打獨鬥，他好像已心滿意足了。

「摘下你的竹笠！」銀四郎在後面喊道。

「哦！說的也是。」鬼面俠好像突然醒悟一樣，他把手伸到領下慢慢地解開帽帶，好像根本不把站在五、六公尺前來勢洶洶的漆戶虹七郎放在眼裡。

他拿下竹笠。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臉上，想看他的眞面目。

可是，露出來的，却是一張鬼面具。

銀四郎憤怒地說：「你未免太目中無人了，摘掉你的鬼假面！」

「殺了我再說吧！」鬼面俠笑着說。「我還打算帶着大師離去，恐怕不能如你願了，呵呵！」

銀四郎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突然停下了，因爲，他聽到一陣美妙的鳥鳴。

咕啾……加咕啾……笠中的黃鶯不住地叫了起來。

鬼面俠將竹笠倒置在地上，笠中的黃鶯露了出來。

他究竟在變什麼把戲？大家心裡狐疑着，可是，很快的，衆人的視線又再度由笠中的鶯回到鬼面俠身上，鬼面俠拔出腰際的大刀。

所有人都屛住呼吸，把注意力貫注在他兩人身上。

在這寂靜的大院裡，兩把刀靜靜相峙，好像被凍住似的。

在正殿飛簷上綣繾的白雲，很快的散掉了。

鬼面俠的刀突然往下一揮，在衆目睽睽下，把笠中的絲繩割斷了。

呼咕、呼咕啾、咕咕——黃鶯拍拍翅膀往天空飛，在橄欖綠的羽毛下，脚上繫着一截淡紅的薄紗，隨着風翻飛上升。

鬼面俠是已預料他將勝利，亦或是有意叫那些女人們安心，才把鶯足上的絲繩割斷的呢？

說時遲，那時快，漆戶虹七郎突然擧起了單刀迎面劈來，口中的木蓮花掉在地上，在兩人相距約莫二公尺的地方，空中傳來異樣的悲鳴。他口中的花在尙未殺人之前就掉落，這還是首度，他氣急敗壞的瞪着鬼面俠，他發現此刻鬼面俠全身都是可乘的破綻，這究竟是出手的良機，還是鬼面俠的誘敵之計呢？

「咕咕……啾——」

鬼面俠一聽到悲鳴，突然有些紊亂。

他仰頭想看個究竟，虹七郎擧刀就朝頭上砍下來。

鬼面俠一個閃身，朝旁邊跳開，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啪」的一聲，他臉上的鬼面具，竟被刀尖打下來。

鬼面俠遮掩不及，在離虹七郎的劍尖約六公尺處，站穩脚步，大家一看他的盧山眞面目都不約而同地叫起來，人羣整個騷動起來了。鬼面俠瞄瞄地上那隻黃鶯的屍體，滿臉苦笑。

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倒吸一口冷氣，茫然地站在那裡。

他們作夢也沒想到，這個人竟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單眼劍客——柳生十兵衛。

「……柳生十兵衛！」兩人愣了一下，同時叫了出來。

十兵衛轉過身子，朝明成作了個揖，道：

「柳生十兵衛參見城主！」

四

城中的武士都嚇呆了，在方圓幾百公里內，誰沒聽過柳生十兵衞鼎鼎大名呢？

此時，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雙脚彷若被釘在地上似的，呼吸變得相當急促。

由這個人出神入化的劍技和跟澤庵不同尋常的關係，他們早該想到這人是柳生十兵衞了，但由於他在江戶消聲匿跡已經好幾年了，所以大家都沒想到這人竟會是他。

虹七郎和銀四郎的眼中突然露出兇光。

十兵衞回頭問他們倆說：「還要繼續下去嗎？」

「當然，早就想向你討敎了！」兩人同聲回答，同時眼中都閃過一道興奮的光采。在虹七郎再度以劍尖向十兵衞逼過去的同時，銀四郎的手也按着腰中的劍柄。

「等，等一下！」蘆名銅伯的聲音像裂帛似的，由石階上飄下來，接着這個一百零八歲老人的身影，也像老鷹一般，由石階上跳到十兵衞的前面。

他在距十兵衞六公尺的地方站定，鬍鬚滿佈的臉上，兩隻烱烱有神的眼睛直朝十兵衞逼來。

「你就是名滿江戶的柳生十兵衞？」

「你也聽過我的名字嗎？眞是光榮之至！」

「十兵衞，你膽敢替堀族的女人撐腰，入城來與會津城主作對，你父親但馬守知道嗎？」

「我因素行不良早被柳生家逐出家門了，現在不過是個普通的浪人，用不着你替我操心！」

「澤庵大師，這是眞的嗎？」銅伯回頭問澤庵，澤庵點點頭，銅伯剛才那明亮的臉忽然又黯淡下來。

「銅伯，你問這幹什麼？」十兵衞不知道銅伯問這些話的用意。

「沒什麼，讓我來領敎領敎你的劍法吧！」

「不！不行！」

澤庵和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都異口同聲的叫出來，兩個武士跑到銅伯面前，說道：

「銅伯老爺……您認為我們打不過他嗎？」

「不錯。」

「無論如何，得請您讓我們試試，待我們流血後再說吧！」

「柳生十兵衞，……」銅伯似乎沒把漆戶虹七郎的話聽進去，他注視着那迎着春風站立的獨眼劍客，心想能殺數十名的蘆名武士的，除了眼前這個男人，世上還有誰能辦得到。他下陷的眼中明顯的流露出憎恨的光彩。他惡

聲地說：

「……讓我來收拾他吧！」

「不！不行！」澤庵再度地喊，但憑他又怎能制止這樣的場面呢？他只得頓着脚，向十兵衞說：

「十兵衞！銅伯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了呀！」

「金剛不壞之身？」十兵衞歪着頭，對澤庵這句話感到奇怪，澤庵為什麼說銅伯是金剛不壞之身呢？

澤庵搓着雙手，不知該如何把這其中的原由告知十兵衞。

銅伯與天海禪師的生命已連成一氣，若銅伯的生命力強過天海，則銅伯死，天海也會跟着死；可是，若天海的生命力比銅伯強，即使銅伯被殺，也死不了，銅伯若殺不死，那麼十兵衞怎麼可能活呢？

「……事情好像越來越有趣了！」十兵衞凝視着銅伯，眼中充滿詭譎的色彩。

銅伯聳聳肩，對十兵衞說：

「好，上吧！」

話聲方落，虹七郎和銀四郎就像被風掃中似的跳回原處，他們對老銅伯金剛不壞的肉體感到相當好奇。

蘆名銅伯把腰間的小刀抽出來，緩緩地舉到胸前。

在這瞬間，銅伯一尺長的小刀於十兵衞的眼中看來，彷彿比自己的大刀還要長，直向自己的眼睛刺來。

十兵衞的臉色逐漸黯沉下來。

蘆名銅伯的姿態與常人不同，銳利的眼光像要穿透對方的瞳孔，但這怪老人隨即又一副毫無防備的樣子，張開口，嘻嘻地笑着。

和虹七郎剛剛的感覺一樣，十兵衞覺得銅伯全身都是可乘的空隙，明知有詐，但已無法抽身了。於是，他深深吸一口氣，雙脚一蹬，舉刀向銅伯劈去。

五

「鏗鏘！」只聽得一聲鐵器相撞的聲音，有一把劍被斬斷了，——快刀三池典太將蘆銅伯的小刀像冰片一樣地削斷了，一把長刀朝銅伯的左肩砍去。

這時候，奇怪的事發生了，十兵衞的寶刀由於去勢過猛，像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吸住似的，脫手飛出，在兩人錯身的那一剎那，十兵衞因手無寸鐵，不得已拔出小刀朝銅伯刺去，可是，小刀竟也被吸去了。

「啊！——」在一旁的澤庵和衆武士們，見到這一幕都不由得大叫一聲。

只見銅伯被一片血霧包圍着。血霧很快的散了，衆人

看見銅伯居然還像雕像般的巍然矗立在那裡，胸背和腰間各挿着一大一小的兩把刀。

柳生十兵衛倒退五、六公尺，剎住脚步，茫然的站在那裡。

「澤庵大師！現在江戶有一個人和我一樣的忍受着痛苦，不是嗎？」蘆名銅伯痛苦而痙攣地苦笑，雙手放在揷進他胸腹的兩把刀上，將它們緩緩地拔出來，血像泉似的自傷口噴出。——但量比平常人受這種傷時少多了。

澤庵看着垂手站在一旁的十兵衛，輕聲的說：「十兵衛，這就是蘆名銅伯的金剛不壞之身……」

十兵衛這才知道澤庵投降的原因，他挺出毫無防備的胸脯，說：

「我知道我輸了。」

「現在知道已經太遲了！」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發出一陣狂笑，持刀向手無寸鐵的十兵衛殺過去。

柳生十兵衛如砧上的魚，泰然地任兩把刀向他刺來。

「——且慢！」一陣嬌喝破空傳來。

兩把躍躍欲試的刀頓時像被冰凍似的，停在半空中。

這女人不是別人，正是明成的愛妾緩子，她回頭看了明成一眼，隨即輕盈地跑下台階，來到持着刀一觸卽發的虹七郎和銀四郎面前。

「為什麼要阻止我們殺他？」兩個人怒氣冲冲地質問緩子，緩子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現在就殺死他太可惜了。」

「太可惜？」

「別誤會，我是說一刀就讓他死去，不是太便宜他了嗎？」緩子解釋道：

「到現在為止，這男人已經殺了我們數十多名武士，困擾了主君這麼久，他還膽敢公然幫的助堀族女人反抗主君，讓他一刀斃命，怎能消除我們的怨氣呢？我認為應該把他綁在板子上，把他的指頭一根根砍下來，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緩子邊說邊斜睨十兵衛的臉色。

「讓他痛苦得像蚯蚓似的在地上爬，……」

想不到這惡毒的話，竟是來自如此動人的兩片櫻唇。十兵衛情不自禁地要感到詫異，緩子回眸瞟瞟台階上的明成，嬌聲地說：「殿下，您說是嗎？」

「嗯！緩子說得很對！」加藤明成恨恨地附和緩子的話。

「銀四郎！」銅伯大叫一聲，他先前的傷口已經不再流血了，他雙手抓着十兵衛的刀，厲聲地說：

「先把他綁起來，若敢反抗，格殺勿論！」

香爐銀四郎把最靠近他的一羣蘆名武士叫過來。

「來呀！將這傢伙綑起來。十兵衛！你這個該死心了吧！」

虹七郎把刀架在十兵衛的喉嚨上。

銅伯回看緩子一眼，說：

「說眞的，我也恨不得現在就殺了他，但這樣實在太便宜他了，況且我們還要透過他找出那些女人呢！——緩子，妳想這個人應該怎麼處置呢？」

澤庵在石階上像呻吟似的說：「他是柳生但馬守的兒子，你們想拿他怎麼樣？」

銅伯仰頭對明成說：

「啊！這個大可不用擔心，他不是已經被逐出家門了嗎？」

「就算沒被逐出家門，也沒什麼可怕的！」明成說：

「區區一個將軍家的武師，一萬石小諸侯的兒子，竟敢向四十萬石的諸侯挑戰，就是生身父親也不會答應他這麼做。先逼他說出堀族女人的行踪，再把他的指頭給我一根根地剁下來，送回江戶的柳生家去，這樣才能消我這口怨氣！」

緩子打量着那在危難中還神色自若的十兵衛，心中正盤算着該如何來擺佈這倔強的男人。

「緩子，妳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明成問她。

這是緩子最拿手的本領了，緩子歪着頭，沉思了一會兒，興奮地對父親說：

「一個人在求生之慾最強的時候被殺，是最痛苦不過了——父親！先把他關進女地獄如何？」

「女地獄？」

「就是雪地獄嘛，那邊現在不是都關着女人嗎？把這男人送到女地獄裡去，使他沉溺在溫柔鄉中，待他耗盡了精力，衰竭了意志，等他的意志力完全被消蝕之後，再來審問他，那一定比現在拷打逼供有效多了。陛下，到時候再殺他、刮他也不遲啊！不是嗎？」

緩子款款地走近十兵衛身邊，打量了一下他的單眼，然後不屑地在他瞎眼上吐了一口痰，說：

「十兵衛，這就是你與蘆名作對的結果，再過不久，我就要看你像蚯蚓那樣在地上爬行了！」

六

明成在石階上聽了，得意的縱聲大笑。

「好！就把他送到雪地獄去！注意，別讓這魔鬼般的傢伙給逃走了。」

銅伯說：

「陛下請放心，雪地獄四面有鐵欄重重圍住，還有那麼多武士看守着，十兵衛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去，更何況他現在赤手空拳的還能變出什麼把戲來？」說完之後，他示意漆戶虹七郎去搜十兵衛的身體，以防他身上還有其他的兵器。

漆戶虹七郎將刀銜在嘴裏，雙手在十兵衛身上上下地搜索，雖說搜索，十兵衛却感覺他十隻尖利的指甲，簡直就要刺進自己肉裡去了，等他好不容易把手縮回去之後，十兵衛發現自己全身的衣服都快被撕爛了。

「沒有其他東西吧！綁在他身上的繩子還牢靠嗎？」明成和緩子不放心地又問虹七郎。

「請您放心，我綁的繩子就是用牙齒也咬不斷！」香爐銀四郎仰起頭來大聲地回明成的話，同時回頭踢了十兵衛一腳，喝道：

「走吧！」

十兵衛的姿態實在很狼狽。他舉步差點踩到死鶯的屍體。

十兵衛想起了與女人們約好以鶯為信號的事，現在鶯已經死了，不知道她們會怎麼樣，眞令人擔憂。現在他開始盼望能活着離城了，就算不為自己，至少也得為那些可憐的女人啊！

但一切都完了，看看自己，身上偌大的繩索纏繞，虹七郎和銀四郎恨不得置他於死地，城中還有數百名武士全副武裝地把守着城，這會兒想逃脫眞是談何容易啊！

□　□　□

「哼！我倒要看看他的骨頭有多硬！」銅伯看着十兵衛被押出去，回頭意味深長地看了澤庵一眼說。

澤庵跌坐在石階的最下一級，單手支着下巴，兩眼發直楞楞地望着前方，突然，他抬起頭，對銅伯說：

「銅伯，雪地獄是在巽的角櫓嗎？」

澤庵看着十兵衛的背影，眼中佈滿血絲。

銅伯冷笑一聲，說：

「是的。十兵衛太好管閒事了，為了找到那些堀族女人，我們不得不把他關起來，設法逼供。不過，大師您放心，我們都很信任你，您就安心的接受我們的招待吧！只要大師回去以後，在將軍面前美言幾句，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緩子不耐煩地走上石階，命令道：

「將他帶走！」

受命的武士圍住澤庵，像對待犯人似的，把他拖了出去。從此以後，澤庵好像被軟禁似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

話說柳生十兵衛被拖着來到巽的角櫓。

櫓是武器貯藏庫，在若松城東南的一角，是個三層高的建築，所有的門窗都用粗大的鐵條打鑄。遠看過去，就像陰冷的地獄似的。

來到廊下，一扇巨大的鐵門被緩緩的打開了。

「進去！」漆戶先用一脚把十兵衛踢進去，然後和香爐及蘆名武士跟在後面也進去了。

大門在他們的背後又關上了。

「你再也聽不到門打開的聲音了！」虹七郎對十兵衛說。

「這可是不折不扣的地獄之門喲！」不曉得誰又加了一句。

這兩句話傳出來以後，大家哄然爆笑，引起一陣轟轟的迴響。

角櫓的武器貯藏庫是在地下室，十兵衛被押着走下通道，石階兩側都由巨石堆成，陰森而空曠。冷風陣陣吹襲過來。再往前走了一段路，十兵衛聞到一股異香。走下石階盡頭，眼前出現了一幅令人難以想像的情景。

在距離石階十步的地方，圍着一道活動的鐵欄，透過鐵欄，十兵衛看到一羣半裸的女人，蜷縮在裡頭。

雪地獄

一

「雪地獄」——和江戶的「花地獄」一樣，是專門養一些美女，供人淫虐的密室。這是幾年前，明成納綬子爲妾時，銅伯爲了取悅和控制明成特別設立的地方。

十兵衛看見裡頭地上舖了榻榻米，還有寢具，角落用石壁隔出了一間厠所。天花板高約二丈，有通氣孔通到外面。

在這二十個榻榻米大的鐵欄中，擠了三十七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這些都是銅伯爲了控制明成，特別要蘆名武士由領地或由其他地方擄來的女孩，每個女孩都長得十分標緻。

但是每個少女的衣服都破破爛爛的，不是缺了袖子就是少了前襟。

在她們露出來的地方，十兵衛看見有許多被鞭子抽出來的傷痕，有的還是刀劃的痕跡。她們個個都披着長髮，臉色蒼白，眼中流露着恐懼和憂鬱的神色，感覺中，她們就像是一些開在地獄中的花朵。

——幾個蘆名武士打開鐵柵，將十兵衛像丟東西那樣的丟進去。

雙手雙脚均被反綁的十兵衛，好像掉在肉堆裡似的。少女們都被嚇得尖叫起來，十兵衛連連道歉。

鐵欄外，看着十兵衛那付狼狽像，虹七郎和銀四郎都格格地笑道：

「這傢伙還挺有禮貌的哩！這下子有他表現的了。」

十兵衛終於滾到地上去了，他奮力地想掙斷綑在身上的繩索，但繩索却像夾着鐵片似的直刺進皮膚裡，而且越掙扎刺得愈深。

銀四郎揶揄正在鐵欄內掙扎的十兵衛道：

「怎麼樣？綁得不錯吧！你要是掙得斷，我就佩服你了！」

十兵衛這才猛然想到銀四郎在綑綁他時，可能動了什麼手脚，否則他怎麼敢向明成大言「我綁的繩就是幾個人一起拉都拉不斷」呢？

十兵衛把臉轉向鐵欄的方向，逞強地說：

「走着瞧吧！我總會把它弄斷的！」

漆戶虹七郎再度嘲笑他：

「把繩子弄斷了又怎樣，你別忘了，還有鐵欄、石壁呢！」

「不要得意，你看我怎麼出去好了！」

虹七郎好像有點被激怒了，他咬牙切齒的對十兵衛說道：

「就算你能走出角櫓的大門，也逃不了城內蘆名武士的追擊，你眞以爲這四十萬石的城能任你來去自如嗎？更何況我和銀四郎還會輪流看守你，你就少作點夢吧！」

「可眞辛苦兩位了！」十兵衛揶揄地說。

「你敢輕擧妄動，小心我一槍先斃了你！」

「你要用槍？眞可惜，我原來還想跟你比劃比劃，試試你的獨臂劍法呢！」

「什麼？」

「虹七郎，久仰你劍魔的大名！我一直想找機會向你討教討教；剛才本來可以如願的，我高興有這個機會，可惜——」

「哼！要不是綬子小姐和銅伯的阻止，你恐怕早就一命歸陰了……」

「要不是銅伯，你漆戶虹七郎的頭早就飛了，你還眞得感謝他們哩！」

「住口！十兵衛，你死到臨頭了還說什麼大話——你忘了你是銅伯的手下敗將嗎？」

「嗯！說得也是，我柳生十兵衛眞是莫名其妙的給敗了——」

十兵衛歪着頭，率直地承認，接着又說：

「世界上竟有殺不死的人，難道說是我上當了？不過我正在想辦法，總會有辦法打敗他的——」

「你以爲你能活到想出辦法的那天嗎？」

「那可說不定；不過說眞的，虹七郎，如果你敢在我死之前跟我比劃比劃，也不愧是好漢一條了。」

十兵衛想激怒虹七郎，看虹七郎會不會因一時衝動將他鬆綁，如果能這樣，那麼十兵衛逃走的機會就大多了。

劍魔漆戶虹七郎果眞中了十兵衛的激將法，在他蒼白的臉上湧起一陣紅潮。他走到鐵欄前面，用手抓住鐵條，拼命搖晃着，咬牙切齒地說：

「十兵衛！你以爲我不敢嗎？」

銀四郎見情勢不妙，忙過來抓住激動的虹七郎，說：

「虹七郎！他現在是個俘虜，千萬別上了他的當！」

銀四郎一面叫虹七郎冷靜，一面却雙眼充滿殺機的瞪着十兵衛說：

「我眞不懂綬子小姐的作法，要讓他招出那些女人的

去處，用拷打就可以了，幹嘛！還要讓他在這兒消遙！」

「讓我來拷問，不要一個鐘頭，十兵衛，我看你不老實招出來才怪！」虹七郎怒氣未消，聲音沙啞而可怕。

「十兵衛！掘族的女人倒底在那裏？如果你肯坦白地招出來，我可以一刀砍下你的頭，讓你死得痛快一點，否則——」

「哦！那我眞應該感謝你們的慈悲囉……」十兵衛微笑着，但隨卽臉色一正，接着說道：

「……不過我要告訴你們，要殺要剮隨你們便，反正我是不會說出她們的去處，而且，無論如何我會設法逃出去的，你們走着瞧吧！」

十兵衛瞪着銀四郎，又說：

「喂！銀四郎，你還記得我十兵衛在江戶的花地獄是怎麼逃出來的嗎？」

銀四郎想起江戶花地獄的事，憤怒得全身發抖，手抓住鐵欄好像要將鐵欄捏碎似的，對虹七郎說：

「我非殺他不可！我去請示銅伯！」銀四郎再也無法忍受十兵衛的激刺，轉身就跑出去了。

虹七郎聽到遠遠的角樓門開關的聲音，他忽然沉靜下來，對蘆名一組人說：

「留下幾個人好好看住這裏，其他的人都回去吧！」

虹七郎抱着大刀倚着石壁坐下來，看似沉着冷靜，但兩隻瞪着十兵衛的眼睛却流露出陰鬱狠毒的光芒，可見他的心情並不是眞的很平穩。

十兵衛所說「江戶花地獄」的事，對虹七郎來說，是他沒齒難忘的奇恥大辱，他怎會忘記呢？

當時十兵衛不僅由水的墓穴中逃出來，還將他和七槍用繩子綑住，想起他們雙膝着地爬行的狼狽情形，虹七郎不禁血脈賁張，他注視着十兵衛，陰狠狠地說：

「十兵衛，讓你死得太痛快，未免太可惜了，今晚就暫時讓你在這兒追遙一下，明兒個再讓你嚐嚐雪地獄的厲害！」

——綏子的確有這方面的天才，她凌遲男人確實有一手。

精悍凶暴的漆戶虹七郎突然靜了下來，背着十兵衛冷冷地坐着。

這時候，十兵衛全身蜷縮得像隻蝦子似的，他雖然被綑住手脚，但還能坐起來。

他看了綁住自己手脚的繩子一眼，發覺在繩子上纏着黑色的毛髮，只要身體一動，那些毛髮摩擦着肢體，就像刀割一樣痛苦。

這便是剛剛銀四郎動的手脚。——十兵衛突然想起掘

族女人曾經說過，銀四郎的霞網是用女人的頭髮編成的。一條普通的繩子纏上毛髮就變得這麼强韌，更何況是霞網呢！十兵衛越想越可怕。

「啊——」

他再度用力地想掙斷繩索，但繩索反而更勒進肉中，和滲出來的血凝在一起。

「十兵衛，那是枉然的——」

漆戶虹七郎張開嘴吧大笑道：

「誠然是大名鼎鼎的十兵衛，現在也只像木頭一樣，動彈不得了。」

突然，虹七郎提高聲音說：

「女人們！我忘了告訴妳們，現在這個男人就像是一條掉到女人海的雄魚，隨便妳們去處置他吧！我還要告訴妳們，他是柳生一萬石的兒子，讓他拿起劍是天下無敵手的——不過我不可能讓他有機會拿劍。柳生十兵衛這個男人倒還値得妳們玩玩他哩！」

雖然虹七郎這麼說，但女人們却不動，像虹七郎這麼可怕的人說的話，女人們不知該怎麼辦也是當然的。

虹七郎再度怒吼着：

「喂！用女人們的熱情把這條雄魚連皮帶骨一起燒焦吧！」

女人們依舊靜坐不動，宛如沒聽見虹七郎的話。

虹七郎像剛才銀四郎一樣，猛然站起來，雙手握住鐵欄搖撼着，但隨卽又苦笑着坐回原來的位置，說：

「好吧！欲速則不達，誠如銅伯所說的，死得太早反而會減少樂趣，今後數天，你就等着瞧吧！」

——天不久就黑了，蘆名武士送了食物進來，就像餵牲畜一樣，由欄縫中塞進去。

「你要吃嗎？」在十兵衛的旁邊，有女人問他。

「——不要。」

十兵衛的胸口像是塞着鐵丸似的，一點食慾也沒有。

他剛剛雖向虹七郎和銀四郎宣稱他要由這兒逃出去，但這是和他們鬥氣說的，其實他一點自信也沒有，在江戶的花地獄中能夠九死一生的逃出來也是因爲掘族女人不顧生命危險去救他才辦得到，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她們會再度來救我嗎？——這正是十兵衛最害怕發生的事，會津若松城和江戶官邸不同，那辦法已經行不通，如果她們再來，那不是以卵擊石嗎？

——不能讓她們來！

可是鶯已經被殺死，女人們一定會採取行動的。

爲了不讓掘族女人們來冒險，他必須儘早脫離此地才行，想到這兒的十兵衛，焦躁得全身發熱，汗水不斷地由

額角滲出來。

但是逃脫的可能性連萬分之一都不到，在這石牢中的鐵欄外，有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交替看守着，堡外有數十名蘆名精銳的武士，而全城更是戒備森嚴，數百藩士日以繼夜地看守着城池，十兵衛連掙開身上那條奇怪的繩索逃出鐵欄都不可能了，更何況是那些重圍呢！

而且金剛不壞之身的銅伯那裡還有澤庵作人質呢！

啊！要是能够拿到自己的寶刀三池典太多好！

二

——遠遠地傳來開門的聲音，在石壁下睡着的漆戶虹七郎立刻睜開眼睛。

春寒料峭，在地下的石牢中很冷，但却有一股無法名狀的香甜氣息瀰漫着，那大概是由被囚禁的三十七個女人身上發出來的吧！

「哦！早飯的時刻到了嗎？」

聽到了脚步聲，虹七郎抬起頭來，意外地竟發覺在鐵欄中，七八個女人把十兵衛抬着走。

「……呀！開始了嗎？」虹七郎驚奇地問。

幾個沒有睡着的蘆名武士搖搖頭，囘道：

「她們抬十兵衛到厠所去，又囘來了。」

七八個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十兵衛放下來，就像在侍候皇帝一樣。

「漆戶先生，這眞令人奇怪——」

「什麼事？」

「昨天晚上，那些女人還按摩他的腰和脚，服務可眞周到！」

「也有人想替他切斷繩子吧！」

「是有女人想這樣做，但被我們制止了。」

「女人們的手怎麼切得斷？——女人們爲什麼對他那麼好？」

「沒有一個人說話，但都——」

「是不是我說他是一萬石的繼承人說錯了？」

「咦！會不會是一開始，她們就知道他是和自己同一方的？」

「不可能吧！城外所發生的事她們怎會曉得？」

和往常一樣，在通路的一端，一團武士用扁担挑着食盒進來，但在他們後面却多了幾個人影，虹七郎連忙屈膝跪下來。

一大早，主君明成、愛妾綏子和香爐銀四郎便來了。

「辛苦你了，有沒有什麼異樣？」明成往鐵欄裡看了一眼，問虹七郎。

「說到異樣，的確是有些異樣。」虹七郎將蘆名武士所報告的事一一向明成稟報，接着向綏子說：

「小姐，這麼一來，似乎只是讓那個傢伙更加舒適而已！」

「剛開始免不了會有這種情形的。」綏子不爲所動，說：

「反正他已經是籠中之鳥，急什麼呢？你們等着看他以後的好戲吧！」

接着，綏子用眼梢示意那些抬飯的低級武士；虹七郎看見低級武士們抬進來的，除了食盒外，還有一個四斗裝的大桶。

綏子笑着說：

「那是一桶比普通的酒强三倍的濁酒，足够讓女人們喝得醉醺醺的。」

「三十七個女人四斗酒，一個人一升以上，怕喝不了那麼多吧！」

一個蘆名武士用槍尖把酒罈的蓋子挑掉。

「讓她們喝光，不喝的就不給她飯吃！」綏子有趣地看着酒罈。

芬芳的酒味逐漸由酒罈中溢出來，瀰漫在石室中。

「要用湯碗嗎？」一個低級武士問。

綏子想了一下，說：「那太痲煩了，而且說不定女人喝了又吐掉——我看，就用口傳口吧！」

「什麼，口傳口？三十七個女人？」

「叫那些低級武士含着酒，排成列，然後叫女人們一個個過來，隔着鐵欄，依次把武士們口中的酒喝下去，那不是很好嗎？」

顯然只有綏子才能想出這種辦法。那些野獸般的武士一聽，眼睛都發亮了，但突然又不安地向明成看去。——這些女人雖是犧牲品，但好歹也是主君的所有物。

「沒關係，反正再過不久，那些女人就會像蜘蛛一樣吸掉十兵衛全身的血了，不要顧慮主君了！」

明成聽綏子這麼說，也點頭附和，他不但讓低級武士不要客氣，儘量做，甚至連他也躍躍欲試。

「嘿！那可眞有趣！槍稍借我一下！」

虹七郎站起來，和銀四郎一樣，由武士的手中接過了槍，裝腔作勢地說：

「不喝酒的，或把酒吐出來的，就立刻殺掉！」

「女人們到這邊來！」

「不來嗎？……妳們想死了？」

女人們雖知道這羣武士生性殘酷，視人命如螻蟻，說

得到就做得到，但却沒有一個人想動。

躺在地上的十兵衞說：

「去吧！生命要緊，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生命，雖然身體受辱，只要心中是純潔的，神佛一定會保佑妳們，我會救妳們出去的！」

「死到臨頭了還說這樣的話，」綏子笑着說：

「只要心中純潔？……哈！我現在就要讓那顆心汚穢！」

「去吧！」十兵衞再度地催促。

那些女人們慢慢的站起來，走向鐵欄。

十數名蘆名武士爭先恐後地跑至酒罈邊，用杓子舀酒含在嘴中，跑到欄邊來。

三

女人們的臉上充滿恐怖和嫌惡，逐漸地靠到鐵欄邊，鐵欄外的武士伸出毛茸茸的手抓住她們。

她們張開嘴，不住地發抖，蘆名武士把酒吐到她們的口中。

「啊……」

琥珀色的液體由口和口之間流出來。

「接好！再漏掉的話就要刺了！」在一邊監視的銀四郎揮着手中的槍，說：

「武士們，女人們還沒吞下去以前不要放手！」

第二個武士抓過一個女人來，便把口中的酒灌進她的口中。

在鐵欄外面，有五張醜惡的臉排成一列興奮的觀望。

十數個武士輪流着用嘴巴把酒灌到站在欄內的五個女人口中。

不久五個女人就都醉倒下來了。

虹七郎在一邊叱咤着：

「先讓她們在一邊等着，等三十七個都輪完了，再重來，必須把這些酒都喝完才行。」

十數個人交替着把酒送進五個女人的口中，個個都像是凶神惡煞。

由於多多少少也喝下一點酒，那些蘆名武士也開始有了醉意，他們連鐵欄子一起把女人抱住，沉醉在女人的胴體上，他們有的緊緊抓住女人的頭髮不放，有的掐住女人的肩膀，有些人則把手放在女人的脖子上。

排在後面的男人只得焦急地催促：

「快一點！」

「不要老佔住一個女人，女人會一直輪過來的！」

鐵欄外的那些男人像一羣爭肉吃的惡狼一般，不斷在欺辱那些女人。

明成看着欄內欄外的光景，笑顏逐開；十兵衞則含着淚躺在那兒，不忍卒睹。

「嗯！一共有三十二個喝過了。」

「還有五個呢？——哦，在那兒呢！」

在石牢的一個角落，除了十兵衞之外，還有五個女人蜷縮着不站起來。

虹七郎用槍敲敲鐵欄，叫她們過來。

其中一個女人，滿頭散髮，抬起臉來，手腕上都是血跡，她努力的想爬過來，但隨即又倒了下去。

「她們病了，是你們打的。」十兵衞說。

「這些弱女子被你們打得連酒都無法喝了。」

「住口！我又不受你的指揮！」虹七郎怒道。

綏子慢慢走到五個正在被灌酒的女人前面，逼視着她們，其中一個女人囁嚅着：

「十兵衞先生說的一點沒錯，她們五個人的確是受傷了。」

「好吧，那就這三十二個繼續喝酒吧！」

鐵欄內的女人們已經站不穩了，有的趴在鐵欄上，有的跌坐在地上，全身雪白的皮膚都泛起了紅暈。

虹七郎把槍伸到鐵欄中，捲住其中一個女人的頭髮，把她拉起來，說：

「站起來，酒還很多呢！」

不到半個時辰，所有的女人都已經爛醉如泥了，但她們努力的克制自己，勉强的保持理智。

她們有的舔着嘴唇說醉話，有的不住的哭泣，還有的趴在鐵欄上叫道：

「再讓我喝一點！」

「讓我醉死好了——」

有的女人看着明成和綏子，啞着說：

「惡魔！你這樣的折磨我們，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她們本來就衣不蔽體了，再加上一付醉態，使得她們在七分悲慘外，還帶有三分的美艷。

綏子聽了她的罵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着說：

「陛下，這一切都在我的預料中哩！」

明成用舌頭舔舔嘴唇，說：

「那再來要怎麼辦呢？」

「再來嘛——」綏子走了兩三步，靠近鐵欄，說：

「哎！妳們看到那個男人沒有，去吧！去和他親熱親熱，要騎在他身上，或吻他的嘴，隨便妳們！」

女人們不說，也不動。

綏子的眼睛好像要冒出火焰似的，喝道：

「快呀！快過去！他雖是蘆名的死敵，可是也是一萬石的繼承人哩！」

明成頭昂得高高的，而聲音却十分熱烈：

「女人們！那個男人可眞值得妳們去侵犯他啃！再不過去，我可不會放過妳們！去吧！去把他吸成人乾！」

在女人們當中，有兩三個像被風吹一樣，開始顚顚倒倒地往前走；她們舔着嘴唇，眼睛直看着十兵衛。

接着，五個、七個、十個，像白蛇一樣的女人都開始移向十兵衛——她們的理智都已經喪失了。

明成和蘆名羣衆都屏息地看着。

她們急促的喘息着，在呼吸之間有强烈的酒氣和肉慾的迷惑。

突然，有人喊道：

「慢着！」

在鐵欄下，蜷縮着的一堆女人中，有人喊道：

「妳們想幹什麽？醉酒是我們自己的事，憑什麽去侵犯別人——」

她的聲音也是充滿醉意，她搖晃着，努力地攀着鐵欄站起來，道：

「妳們不是知道他的身份嗎？不要因酒亂性，去侵犯準備推翻會津地獄大魔王的人，若受那大魔王的甘言引誘而侵犯他是可恥的——」

她的聲音逐漸變得淒厲萬分，趴在鐵欄上的臉血跡斑斑，長髮披散，看起來實在很恐怖。

「妳這女狐狸！把妳解決掉算了！」

香爐銀四郎呲牙咧嘴，把槍刺向她的胸部，她頭髮散亂，痛苦得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隨着銀四郎的槍拔出來後，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了。

「看吧！再有人多嘴，她就是榜樣！」

——在牢中的所有女人都別過了臉，不忍心去看同伴的屍體，她們都靜靜地站在原地。

「喂！還不快行動嗎？再不動——」

銀四郎在鐵欄外揮着槍，兩隻殺氣騰騰的眼睛開始尋找第二個犧牲者。

「等一下！」十兵衛努力掙扎着，說：

「妳們不要反抗了，就照他們說的去做吧，不要管我了！」

女人們動也不動，都像已經醒過來似的，個個像木雕一樣，楞住了——那是因爲看到同伴慘死的緣故。

突然，一個女人喊出聲：

「讓我們一起死吧！」

所有的女人聽到這句話，都一齊跑到鐵欄前面，高喊着：

「先殺我吧！」

「妳們在幹什麽？危險啊！」十兵衛躺在地上，不斷掙扎，絕望地喊着：

「要殺就殺我！饒了那些女人吧！」

「喂！銀四郎！」明成露出牙齒，說：

「十兵衛和那些女人想死，就成全他們吧！」

銀四郎等這句話已經等很了久了，他把槍尖對準十兵衛，正要刺過去時——

「且慢！」綏子壓住槍身，說：

「在她們想死時來殺她們，未免太乏味了！」

「到現在妳還這麽說？——不管如何，我話一說出來就要做到，銀四郎，殺吧！你還等什麽呢？」

「很好！——不過還是先退下來，等後天再來吧！」

「等後天？爲什麽要等到後天？」

「我請父親敎我做獸心香。」

「獸心香？——」明成不解地問道，突然他明白了綏子的用意，拍手贊成道：

「哦！原來如此，眞是好主意。」

「獸心香要用乳香、龍涎香、蛇皮、蠑螈的肉，馬的精液，和女人的經血，大概要準備兩天，——兩天之後，你就知道女人們會變成怎麽樣了！」

綏子的臉上露出邪惡的笑容，她似乎已看見焚獸心香後的情景了。她接着又說：

「陛下，今天就到此爲止吧！虹七郎、銀四郎，調製獸心香需要你們幫忙，跟我一起到我父親那兒去吧！」

於是明成、漆戸、香爐一行人便走了。

四

在地底的石牢中，鐵欄外剩下七、八個蘆名武士，他們開始喝酒罈中剩餘的酒。

欄內和欄外都是一片死寂。

十兵衛納悶地問那些女人：

「……獸心香是什麽？」

女人們也一付茫然不知的樣子，但十兵衛突然看見女人們之中，有三、四個聽見「獸心香」便變了臉色，於是十兵衛便問那幾個人：

「妳們知道嗎？」

「……」

「妳們被熏過是不是？」

她們的臉頰蒼白，眼中露出恐懼的神色，好不容易才有一個人說：

「那是一種很可怕的香氣，女人一聞到，便會失去理智像發瘋了一樣，全身不斷地發癢，不管再討厭的男人，也忍不住地想抱住他，跟他……不這樣做，女人是忍受不了的……」

她的聲音逐漸低沉，終於聽不見了，其他的女人聽她這麼一說，忍不住用手掩面，難以想像那種情形。

「爲了貪戀男人，只要男人說的話，什麼都聽，不管再下流的事，也毫不羞恥地去做……這種情形會持續三天三夜。」

「在這三天三夜中，凡是被香薰到的人，都要受明成的指揮……實在令人難以啓齒，反正是極淫蕩又慘無人道……而結果仍逃不了一死！」

「我們能够活到今天，也是萬分幸運……」

「連明成都說……燒這種香實在不大好，看到女人那種無恥的姿態，反而令人噁心憎惡！」

「如果他們要燒獸心香，那我寧可現在就咬舌自殺算了！」

「不！——不要急，我們慢慢想辦法！」十兵衛嘴裏安慰着她們，但心裏却升起一股難以形容的寒意。

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這種香氣；然而由蘆名銅伯所製做出來，却又不足爲奇了，這一百零八歲的老怪物，什麼事他做不出來呢！

「……那也同樣會作用在男人身上嗎？」

「我們也不知道，不過跟明成在一起的男人都在一邊笑，也許只對女人有效吧！」

「那就沒關係了！」

雖然十兵衛說沒關係，但——那些女人欲言又止，十兵衛沒試過，不知道獸心香可怕的地方。

「妳們可不能咬舌自殺哦！」十兵衛結束了這可怕的談話，半開玩笑地說：

「說不定我反而會覺得很愉快哩，那準會把他們給氣死！」

五

第三天午後。

明成和綬子出現在雪地獄的鐵欄前面，虹七郎和銀四郎本來就在這兒看守着，蘆名銅伯也來了。

石牢頂端的通氣孔已經被堵死了，牢中現在眞的像地獄似的，暗無天日。虹七郎和銀四郎手持火把照亮室內，

銅伯拿着兩個青銅製的小香爐，明成和綬子則袖手立在一旁。

人影幢幢的石牢中，氣氛十分詭異，只見銅伯走近鐵籠，將小香爐放好之後，與漆戶們張羅了一番，突然，銅伯對綬子說：

「綬子，妳最好還是廻避一下。」

綬子很不情願地答道：「照理我是應該離開，但這次是我想出來的辦法，我就是爲了看這男人的窘態才來的，我不想失去這個機會。」

明成摟着綬子，對銅伯說：「就讓她留在這兒吧！反正虹七郎和銀四郎也不是外人，讓那些蘆名武士出去就行了。」

「綬子再怎麼樣，我們也不會奇怪了。」銀四郎篤定地說，彷彿是個四、五十歲的男人似的。

銅伯只好點點頭，說：「好吧！」

他從小香爐邊站起來，退開數步，爐中緩緩地冒出一縷青煙，漸漸地，青煙越來越濃，上升之後，變成一股透明的香味，迅速地瀰漫在整個密閉的石牢中。

那是一股很奇怪的香味，是十兵衛從來不曾聞過的，就像是栗花和腐熟的柿子混合起來的味道。

這般特殊的香味起初聞起來並不怎麼樣，但不久後，香味刺激嗅覺，令人感覺恍惚了起來。

十兵衛突然覺得四週的空氣逐漸沉重起來，牢裡女人們的呼吸開始一聲比一聲急促。

忽然，綬子以嬌柔得令人酥軟的聲音說：

「陛下……那些女人們還沒有反應嗎？」

「嗯！還沒有。」

「眞是一些可怕的女人，連我都……」

在青煙繚繞的鐵籠外，綬子雙手纏在明成的脖子上，夢囈似地呢喃着：

「陛下，請吻我……愛撫我……」

綬子像水蛇一般的扭着纖腰，扯開衣物，膩在明成身上。

這時候，十兵衛感到一陣陣的熱氣逼過來，他發現那些少女們臉上的表情，都漸漸的由恍惚轉成了疾醉，逐漸地，她們的眼中露出飢渴的光芒，有的張口喘息，有的伸出舌頭舔自己的嘴唇。

她們的臉上燃着飢渴的烈焰，她們渴求肉慾，她們已經失去理智，失去節制自己的能力了。

不一會兒，七、八個少女逼近過來，十兵衛覺得由背脊中升起一陣寒意，猛轉頭一看，另一邊也有七、八張少女的臉湊近來。

「十兵衛先生，請原諒我們……」

「十兵衛先生，請擁抱我……」

雙手雙脚都被綁住的十兵衛正待躲開，只聽另外一邊的少女們又喘息着說：「十兵衛先生，請你吻吻我……」

「請你撫摸我……」

本來就已經半裸的少女們，將身上僅剩的遮蔽物全部撕扯下來，像一堆蠕動的蛇在那裡盤蜷。

這次不像前天那麼幸運，沒有人出來制止了。

獸心香已經薰得她們一點自制的力量都沒有了。雖然已聽她們提起過獸心香的事，但十兵衛沒料到獸心香的魔力竟然這麼厲害，這些少女們已變成喪失理智的野獸了。十兵衛一想及此，心裏也不由得爲之一震。

綏子在一邊又如泣如訴的問道：「那些女人還沒開始嗎？」

虹七郎和銀四郎在鐵欄邊，看着牢中的景象；他們不敢回頭看綏子和明成。——

「十兵衛——」

「十兵衛——」

一個少女抱住十兵衛，肌膚一接觸，她連最後的理性也崩潰了。她用身體壓住十兵衛。

十兵衛雖手脚都被綑住，但就地一滾，擺脫了那個少女，說也奇怪，那少女如同被點住穴道一般，悶哼一聲，便一動也不動地倒在地上了。

然而第二個少女又從另一邊襲過來，但同樣的也軟軟地倒向一邊，可是第三個女人又……

十兵衛滿身大汗，施展渾身解數來擺脫這些像野獸似的女人。他感到那比與幾百個會津武士決鬥還要可怕，還要費力。

十兵衛的周圍全都是一些扭動的女人身軀，他像被投入慾海中的魚一般，逐漸被淹沒了。

「哇哈哈……」

「哇哈哈……」

鐵欄外的人看到這情景，得意的哄然大笑，虹七郎和銀四郎看着煙霧瀰漫的監牢，突然叫了一聲：

「咦？」

笑聲忽然停下來，明成和綏子也回過頭來。——綏子爲了看十兵衛的窘相才留下來的，但自己却被獸心香所迷倒，痴痴地和明成糾纏在一起，這時，才清醒過來似的，回頭看牢中的情景。

這時，只聽銅伯說：「竟然有那麼執拗的女人！」

「十兵衛已經精疲力竭了！——看樣子必須把那個女人拖開，否則——」

綏子這才發現，在十兵衛身上有個少女趴在那裡，她抱住十兵衛，用臉頰抵着十兵衛的腹部，像黏膠似的，黏在十兵衛身上。

「喂！讓開！」

「讓開！他不是妳一個人的！」

在外面這一夥人覺得奇怪的當兒，籠內的女人也開始內鬨起來，她們瘋狂地用指甲抓那少女，扯着那少女的頭髮，想把她拉開；但那少女就是不肯放手，最後別的人都用指甲把她白嫩的背部抓得鮮血淋漓了，可是，她還是不肯鬆手。

「啊！那女人再不鬆手就糟了。」

「好吧！把鐵柵打開，進去看看！」

虹七郎和銀四郎將鐵籠的門打開。

「哦，我也進去瞧瞧吧！」雖然明成的脖子上還掛着慾火中燒的綏子，但仍忍不住好奇地想進去看。

「啊！」銅伯凝視着欄內，想說什麼話似的，但又沒說出來，只喃喃自語：

「不可能！我進去看看！」

蘆名銅伯一馬當先地踏進鐵籠中；銀四郎笑着催促明成道：

「陛下，請放心，綑住他的繩子那麼牢，何況他又身無寸鐵，不會有危險的，請吧！」

明成抱着綏子想進去，結果還是讓香爐、漆戶他們兩人先進去了。

五個人進入牢內，一脚踢開那些擋在門口的少女，走到柳生十兵衛的身傍。

「喂！大膽的女人！抬起頭來讓我看看吧！」

銅伯蹲下來，抓住那少女的頭髮，扳起她的臉；只聽得他突然像烏鴉似的失聲叫了起來：

「啊！……你！你……」

五個人同時盯着十兵衛看，他們都吃驚的發現綑在十兵衛身上的霞網，不知什麼時候已被割成好幾段，十兵衛的手上竟還握着一把刀。

霞網

一

五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下意識地都往後退了一步。

那加藤明成，早已嚇得手脚發輭不能動彈了，十兵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跳起來，用刀抵住明成的胸前。

「怎麼樣？」

在死寂的地牢中，十兵衛的聲音特別響亮。

「你們忘了我從江戶花地獄中逃出來的事了嗎？我早就告訴你們，我要逃出來，我沒說錯吧！哈！哈！哈！」

十兵衛突然爆笑幾聲，好像要把所有的憤怒、積怨全部發洩出來似的。

笑聲由四面的石壁反射回來，五個人都呆若木雞地站着，滿臉驚愕。

「……！刀？怎麼——」七戶虹七郎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十兵衛身上的刀早就被銅伯收去了。在關入地獄之前又被仔細地搜過身，牢中更不可能會有刀，怎麼在這節骨眼會跑出一把刀來呢？

香爐銀四郎不願置信的低吼道：「你是怎麼弄斷霞網的……」

霞網是用一般蔴繩纏上髮絲做成的，質地像鋼線一般堅靭，不用刀絕不可能切斷。十兵衛的手中突然有刀，這才是他們驚愕的根源。

十兵衛又不是魔術師，怎麼會憑空弄來這把刀呢？

衆人把眼睛睜得老大的瞪着抵在明成胸前的那把刀。

蘆名銅伯愣愣地注視着十兵衛，又緩緩地把視線移到剛趴在十兵衛身上的女人臉上。

銅伯覺得這女人好面善，但一時想不起在那兒看過。隨即銅伯由喉嚨迸出一句：

「啊！富子！是妳……」

那剛剛趴在十兵衛身上的女人，不是別人，竟是澤庵的侍女——富子。

富子怎會出現在這銅牆鐵壁般的雪地獄中呢？

銅伯把過去的事一一連貫了一下。他想：被關在城中一角的澤庵和富子，不管別人的監視一向都旁若無人的到

處亂逛，負責監視的人對他們都無可奈何，只得跟在背後追。他們的主要監視對象是澤庵，富子因裝瘋賣傻，衆人以爲她精神失常，加以她又是甕之鼈，都相信她跑不掉，也不太管她，任她在城中亂跑。

可是，銅伯這才發現富子老是在巽的角櫓附近徘徊，顯然地，她已看出雪地獄就在這附近。

但銅伯不解的是角櫓有很多蘆名武士看守，富子是怎麼進來的？還有澤庵所派到城外的侍女又是誰？

銅伯記起了，有一次，澤庵被迫在天海和鬼面俠之間作選擇的那次，他曾拿着大刀，跳入庭院裡亂揮亂舞，引起了一陣騷動，看守角櫓的武士聽到喧嘩聲，都跑過來制止澤庵。那時候又恰巧是傍晚，送飯進雪地獄的人把門和鐵柵都打開了，富子一定就是趁這機會潛入雪地獄，和其中一個女人對換過來的。

後來澤庵選定天海以後，曾大喊一聲，有個像極富子的少女戴着鬼面具由巽的角櫓附近跑來，大家都感到奇怪要檢查她時，澤庵解釋：「要出城和鬼面俠聯絡的人，也要戴鬼面具才行，這是我和鬼面俠的約定。」

衆人不疑有他，便讓這戴鬼面具的女人出城去了。

富子帶着刀潛入雪地獄的用意，是可以想像出來的。她一定認爲堀族女人若進到城中，被抓住關到雪地獄的機會很大，在受到汚辱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富子的刀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但是澤庵和富子絕沒有料到，柳生十兵衛竟會被關入雪地獄，而富子竟歪打正着地解了十兵衛之困。

——這一切事情在一剎那間被銅伯連貫起來了。

銅伯心思一動，想過去搶救被刀抵住的明成——

十兵衛大喝一聲：「站住！老怪物！你敢輕舉妄動的話，我就先要明成的命。」

十兵衛環顧四周，嘿嘿地笑道：

「你們好好給我聽着，我的手正發抖哩，說不定一衝動，刀子就會戳進明成的心臟。」

二

「我要離開這兒！」十兵衛得意地繼續說着：

「我躺在這兒養精蓄銳等你們進來，已經等很久了，算我運氣不錯，你們竟然眞的進來了——」

「十兵衛先生，快，快點……」富子掙扎着要他走。

十兵衛的脚下，另一個少女又像水蛇般纏上來，她們的神智仍然昏迷不清。富子赤裸的背部，被抓的傷口還流着血。

「快，快逃吧！不！請抱住我——」

一直奇蹟似的挺住自己保護十兵衛的富子，這時再也支持不住了，和其他的女人一樣，仰着頭，喘息着要求十兵衛……

十兵衛看情勢不對，大喊：「啊！不行呀……」

這時候，明成、澤庵、虹七郎和銀四郎也都和十兵衛一樣，被那些女人纏得狼狽萬分，臉上的表情旣害怕又嫌惡。

「來啊！求你跟我……」

「不！跟我——」

虹七郎和銀四郎想踢開脚下的女人。

「站住！不許動！」十兵衛大喝，手中明晃晃的刀在明成的胸前，映着火把的光，閃閃發光。

「不過，我們都要吃一些苦頭！」十兵衛笑着說：

「現在要把女人們放出去是不可能的——獸心香的效力不是三天三夜嗎？所以必須暫時委屈你們，在這兒待個三天，換句話說，我還要在城裏停留三天。」

正在說這話時，慾火攻心的少女們仍如夢遊一般，把自己雪白的軀體纏在男人們的身上。十兵衛輕輕地撥開女人的手，半開玩笑地說：

「喂！妳們對我眞好，我會感激妳們——不過還是改天再說吧！」十兵衛一轉頭，像跟朋友說話一般，頑皮地說：「喂！實在受不了，趕快逃出去吧！虹七郎、銀四郎你們兩個先出去；銅伯、緩子跟在後面——喂！銅伯，記得抓緊她的手，她可是已經着了獸心香的道哦！——明成最後，大家跟着走吧！」

明成看十兵衛臉上露着笑容，稍稍放開膽子，高聲地叫：

「銅伯，你爲何任十兵衛擺佈？趕快把十兵衛——」

話聲未落，刀光一閃，明成的胯間迸出一道血注，一小塊肉隨着湧出的鮮血掉落地上。

十兵衛擧起沾着血跡的刀，高聲道：

「哇哈哈！大魔王的惡根斷絕了！」

「啊——」緩子發出一聲悽厲的尖叫，三個正預備擧步的男人，愕然地呆愣在那裏，都下意識地把手按在兩股間。

十兵衛一把揪起痛得滿地亂滾的明成，用刀抵住他的喉嚨，低吼：「住口！死不了的，再喊就送你上西天！」

十兵衛得意地說：「現在這把刀可是不認人哦！……你再掙扎，下一個目標就是你的頭。」

十兵衛看着天花板，在心裏暗叫：

——堀族女人們呀！雖然我已經跟你們約定好，讓妳們來處理明成的首級，但我對這傢伙也是深惡痛絕，只好先小小地懲治他一番了。

十兵衛揪起明成，低喊：

「走！帶我到澤庵那兒去！」

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首先走了出去，脚步都很沉重，呼吸都很急促，他們憋了一肚子的氣，却一點辦法也沒有，銅伯和緩子跟在後面。

「還不快走！你們主君如果流血過多的話，就活不了了。」

十兵衛的聲音在後面催促——一到鐵籠外，十兵衛挾着明成，向他們發令：

「銅伯！你先把鐵柵鎖上，前面兩個人，站着不許回頭。」

鐵籠中的女人着了獸心香的道，在三天之內是見不得人的，只好把她們鎖起來。當然十兵衛要想脫身還須煞費一番周章，那麼只能把明成拿來當人質，以確保他的安全了。

銅伯默默地把鐵柵鎖上——突然間，十兵衛感到雙重的戰慄襲上心頭。

一則是爲那些被獸心香所迷的女人那付瘋狂狀態，感到毛骨聳然，另一方面又因爲銅伯的背影，看來還壯碩沉穩，面臨這緊急的關頭下，還能這麼自信，使得十兵衛感到心驚膽戰。

十兵衛不禁由喉嚨中迸出一聲：「老怪物！」

銅伯背着十兵衛，以他那低沉的聲音說：「你想殺我嗎？」

十兵衛突然綻出笑容，說：「我才不幹這種儍事哩。不過，老怪物，我終會想個方法來制服你的。——與其殺你，不如殺你女兒緩子。」

聽到這句話，銅伯身子抽了一下，總算有了反應——任他再老再狠，對自己的女兒總還是有感情存在的。

「走吧！安份一點，否則——」

一行人開始前進，由地底的牢獄中一步一步地走上石階。明成的脚下拖着一條血跡，他好像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之境似的。

「把門打開！」

角櫓巨大的門由內側打開，頓時一片耀眼的亮光映入眼中，門外，正是春光燦爛的庭院。

三

春天溫暖的陽光，晒得人全身酥軟。在角櫓擔任警衛

的蘆名武士，看到角櫓的門被打開，連忙整衣肅立——他們並沒有感到任何異樣。

領頭走出來的是漆戶虹七郎、香爐銀四郎，接着是銅伯和綏子。——蘆名武士和往常一樣，舉槍敬禮。到最後大家才察覺這個行列的行動與平日大不相同。

仔細再看一眼，衆人這才「啊」的一聲，目瞪口呆的面面相覷，一句話都說不上來。

有一把刀竟架在明成脖子上，閃閃發光，明成脚下還有一道鮮紅的血跡。在明成的後面還有一個人，那人正是他們所害怕的十兵衛。

一陣短暫的沉寂過後，蘆名羣衆開始騷動，一夥人正準備跳到庭院裡——

「叫他們不許動！」十兵衛低喝一聲，話聲雖不高，但所有的人都被嚇住，不敢輕舉妄動。十兵衛揪住明成，說：

「你們仔細聽着，不許動牢內那三十七個女人一根毛髮，若敢對她們非禮，哼！你們主君的生命就是你們斷送的！」

十兵衛推了推明成說：

「澤庵大師在那兒？帶我去！」

六個人排成一奇怪的行列，橫穿過明亮的廣場；一些武士看到這行列都愣住了，僵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六個人逐漸接近天守閣，突然傳來一陣喧嘩聲。

有人喊着：「啊！來了！來了——」

天守閣大門的一角，有三個全副武裝的蘆名武士，他們轉身看見一行六個人走過來，但似乎沒看見明成脖子上的刀，只慌慌張張地行禮，低聲向銅伯說：

「來了！來了！」

銅伯沉聲問道：「誰來了？」

「那，那五個掘族女人——」

「什，什麼，你們說掘族女人？」

「是的！她們闖進城來，問鬼面俠是否平安無事，如果鬼面俠被我們抓住，她們願意以五個人的頭來換回十兵衛的生命。」

十兵衛一聽這話，浮在臉上的笑意頓時消失了。

在那同時，虹七郎和銀四郎則往一邊跳了一步，想要移動位置——十兵衛馬上喝道：

「不要動！」他眼睛盯着蠢蠢欲動的兩人，對蘆名武士說：「去把她們帶來！」

這時——蘆名武士猛然發覺情況不對，「呀！」一聲往後退開。

「你們都看到了吧！加藤明成的生命在我的手中，你

們去把那五個女人帶來，不准對她們動什麼手脚，否則，嘿！黃泉的路上就會多了一個人，那人就是你們的主子加藤明成！」

衆人望着銅伯，躊躇不前。

「去吧！照他的話去做！」銅伯沉重地說着。

蘆名武士還在那兒不知怎麼辦，銅伯大喝一聲：

「還不快去！」

蘆名一夥人才如夢初醒，飛快地循原來的路跑回去。

——不久，像一陣龍捲風一般，蘆名的武士已經回來了，五個女人被包圍在中間。

五個女人看見十兵衛，激動得大喊：「十兵衛……」她們不顧圍在身邊的刀槍，一起向十兵衛衝過來。

「十兵衛先生，我們以為……」五個女人喘息着，接着喉嚨一緊便嗚咽地說不出話來，眼淚開始在她們的眼眶裏打轉。

沙和、阿品、櫻花、圭子、阿鳥——五個人都憔悴了許多。由鎌倉經江戶到會津的一年中，任日晒雨淋，經生死決鬥，她們如花的嬌容，未曾稍損，然而三日不見，五個人竟然都變得憔悴不堪，眞是不可思議。

在這三天中，她們望穿秋水焦慮地等待鶯的喜訊，可是却一直不見牠的踪影，她們擔心十兵衛已陷入敵陣，爲敵人所俘，受到慘無人道的拷打，或竟已遭到殺害了。三天中她們被痛苦所煎熬，眼看十兵衛生死不明，終於決定拋棄仇恨，捨去生命，入城來看個究竟。

十兵衛看着她們，眼裏泛着淚光，勉强安慰了幾句，說：「妳看，我不是好好的嗎？」

這時候，在微風中傳來點燃火繩槍的煙火味。

「銅伯！叫那個傢伙馬上停火！」十兵衛聲色俱厲地說。

「啊！明成和上次沒中槍的兩人都在這兒！」五個女人回過頭來，看見面前的漆戶虹七郎和香爐銀四郎，立刻拔出腰中的短劍。

「想殺他們嗎？」十兵衛問。

五個女人臉上在一絲喜悅的淺笑後，又馬上滿臉肅殺地說：「當然！」

十兵衛轉頭問銅伯：「怎樣，老怪物，要讓他們過過招嗎？」

銅伯、虹七郎、銀四郎回過頭來，眼光中殺氣騰騰。

「我們若殺了五個女人，你打算怎樣？」銅伯問。

「後果你自己想想看好了！」十兵衛說。

「你打算怎麼對付我們的主君呢？」

「我會先殺了明成，再來對付你們。」十兵衛的刀抵

在明成的脖子上，冷冷地說着。

「不過你們放心，在未決勝負之前，我不會對明成怎麼樣的。」十兵衛轉身對女人們說：

「妳們臥薪嚐膽，所等待的報仇時機到了。」

「十兵衛先生，眞謝謝你！」女人們齊聲向十兵衛道謝。

十兵衛點頭微笑着說：「妳們請放心，如果他們敢拿妳們怎麼樣，我會先宰了明成，再找他們算帳，替妳們報仇。」

十兵衛看着女人們手中的短劍，突然說：

「妳們的刀太小了。哦，對了！那邊的蘆名武士，你們的刀看來好像還不錯，先借用一下吧！」

若要對付虹七郎的鋼劍和銀四郎的妖劍，當然非有一把大刀不可，但想藉那些武士的刀來對付二人，十兵衛的想法的確有點過分。站在附近的一個蘆名武士，用手按住腰中的大刀，往後倒退一步，臉色大變。

「你們五個人把刀解給她們！」虹七郎咬得牙齒格格作響，勉强抑制憤怒，向那五個蘆名武士叫道。

五個蘆名武士站立不動，虹七郎說：

「借給她們吧！我們還可能有反擊的機會！」

五個蘆名人將腰中的刀連鞘解下來，拿在手中，五個女人小心的向他們走去。

銅伯見狀不對，趕緊把綏子的手放開，綏子一輕鬆趕緊跑到十兵衛身邊。

十兵衛因深知獸心香會使綏子喪失理智，所以叫銅伯好好抓住他女兒的手。

由雪地獄出來時，綏子出奇地沉靜，十兵衛心裏感到有點納悶，但他一個人要應付太多人，所以無暇去顧及綏子。但銅伯知道自己的女兒還沒有恢復正常，所以故意鬆手放開她。只見她雙唇微啓，胸部猛烈地起伏，眼睛像要燒起來似的，直盯着十兵衛，像被燈火吸引的飛蛾似的撲向十兵衛。

十兵衛看見綏子衣服半開地向自己身上倒過來，此刻的她，媚態橫生，一點殺機都沒有，十兵衛感到又狼狽又尷尬，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大叫：

「不要過來！」

綏子停下腳步，嗲聲地叫：「十兵衛——」

綏子呼吸急促，伸手想抓住十兵衛的手。

就在這一瞬間，香爐銀四郎把手一提，一條黑繩便筆直的朝那五個正要向蘆名武士拿刀的女人身上飛去。

那黑繩伸展開來，成了一面巨網，十兵衛拖着明成，一個箭步衝出四五公尺，舉刀就朝銀四郎的天靈蓋劈去，

手起刀落，只見血光閃處，銀四郎的天靈蓋早已裂成兩半了。

「霞，霞網……」銀四郎口中迸出一句話。

以往，銀四郎在練武的時候，曾在前額的地方，留下了一道傷痕，十兵衛這一刀正好不偏不倚地順着這個疤痕劈下去。

漆戶虹七郎見勢不妙，忙舉劍朝十兵衛劈來，十兵衛一個轉身，喝道：

「你們還要不要明成的命？」

漆戶虹七郎這才把劍收回來，僵直地站在那裏。

四

十兵衛轉身想向堀族女人告罪，因爲他曾答應她們，讓她們來收拾漆戶和香爐，但因被情勢所迫，他不得已先殺了銀四郎。

可是，待他看見那五個女人時，他嚇呆了，因爲不知什麼時候，那五個女人已經被霞網網住。

銀四郎傷得如此之重，可是却沒有倒下來，他的手依然緊握着霞網，並且還繼續抽緊。

「銅，銅伯……」銀四郎的嘴角鮮血直淌，他艱苦地說：「縱然主君身死，四十萬石的會津覆亡……蘆名族的人却打不倒！我雖死了，堀族女人也絕對活不成，所以，我還是勝了……哈——」

十兵衛一手拖着明成閃身出去，將銀四郎操縱霞網的那隻手齊肩砍去，手臂隨着刀光飛落在地上。

「我，我勝了！……堀族……女人……哈——哈——」

在一陣悽厲的笑聲中，血肉模糊的銀四郎緩緩地倒下來。

這時候，蘆名銅伯一語不發，也不拔刀，只是穩穩地走到十兵衛和堀族女人中間。

十兵衛的眼睛已經佈滿血絲。

五個女人依然在霞網中，網由頭上罩下來，又由她們的脚下滑過，將她們整個網住。

她們知道霞網的厲害，在網中像驚弓之鳥般拼命的掙扎，但越掙扎網也就拉得越緊，在慌亂之際，她們拔出腰中的短劍，想把霞網割斷，但已經太遲了……

十兵衛見狀，大喊：「慢着，我來——」

銅伯穩若泰山般站在那裏，一隻脚踩在銀四郎的斷手上。

在銅伯的脚下，血已流盡的斷臂，蒼白的五指仍緊緊

地抓住霞網，一點也沒有放鬆的樣子。

在霞網中的五個女人，手中的短劍都被網夾斷了，五個人的頭髮被網纏住，胡亂掙扎的手腳也被網糾纏住了。

她們淒厲的叫聲不停的傳出來。

十兵衛絕望地大叫：「銅伯！走開！」

銅伯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裏，動都不動一下。十兵衛對這殺不死的怪物，一時還眞不知如何是好。

他拚命的叫道：

「老怪物，踩碎那隻手臂——」

「………」

「銅伯！你沒聽到嗎？」

「………」

「你再不說話，我就殺死明成了！」

十兵衛揪着氣若游絲的明成，聲嘶力竭，威脅地說：

「明成，你覺悟吧！我非殺你不可了！」

蘆名銅伯如同老僧入定，更像是一截無生命的枯木，全場是一片死寂，只有十兵衛悲慘絕望的喊叫聲。

十兵衛手中的刀還抵住明成的胸部，近乎哀求地望着銅伯。

銅伯凝視着十兵衛，兩隻凹陷的眼睛在隆起的眉下，炯然像兩把火炬。

「這不是比劍，而是精神力的爭鬥啊！」

………………

最後，十兵衛絕望的丟下刀，準備以明成的生命換那五個可憐女人的生命。

就在那時，銅伯的脚下傳出手臂碎裂的聲音。

霞網不再繼續收縮，可是五個女人在霞網中已像一堆相疊的死屍一般，毫無反應。

漆戶虹七郎見狀，立刻拔劍出鞘揮將而來。

「且慢！」銅伯大喝一聲。

「爲什麼要制止我？」虹七郎憤怒地說：「你沒看見銀四郎死得那麼淒慘嗎？」

「你看陛下，」銅伯說：「要殺十兵衛也要在陛下清醒的時候，現在陛下已經不省人事，還是救人要緊，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虹七郎這才發現，加藤明成已經像一堆爛泥似的癱軟在地上。

「快把陛下抬到天守閣去，我馬上去爲他療傷！」銅伯立刻吩咐那些蘆名武士，將明成抬回天守閣。

蘆名武士抬起明成，趕緊向天守閣的方向跑去。

「女人們還沒死。」這時候，銅伯才露出一絲嘲謔的笑容，向十兵衛說：「我怎會讓她們死得這麼痛快呢？」

接着銅伯轉向虹七郎，問：「虹七郎，你認爲應該如何處置他們？」

「我恨他們入骨，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對付他們，銅伯老爺，您說呢？」

「哼！這羣不知死活的傢伙，竟敢公然反抗城主，我要當着陛下的面前處他們磔刑，並聚集領民來，在他們面前，剝光女人們的衣服，慢慢地肢解凌遲，讓他們知道，反抗城主的下場就是這樣……。」

虹七郎興奮的附議，他把長劍架在十兵衛的脖子上，說：「什麼時候呢？」

「三天之內。」

「三天？」

「等陛下的傷稍癒，可以坐起來的時候，所以就定在三天後好了。」

「那這三天內，我們怎麼處理這狂徒呢？」虹七郎指指十兵衛說。

「把他帶到夢幻法的祭室中跟澤庵關在一起，絕不能再讓他跑掉了。」

「是！」虹七郎把刀抵在十兵衛後面說：「走吧！」

他們轉身往祭室走去，背後傳來銅伯的聲音：

「來呀！把這五個女人帶到巽的角櫓去，把她們禁在一樓的矢倉。並準備五枝白木磔柱——哦，不！還要加上富子的一枝，快去準備，在三天內一定要完成。」

「——對了，我剛剛忘了問你！」虹七郎用刀戳戳十兵衛說：「掘族女人中少了千繪和阿笛，她們都到那裏去了？」

十兵衛默不作聲，虹七郎陰狠地說：

「不說嗎？還由得你不說？」虹七郎舉劍就要砍下。

五

「十兵衛……」這時，剛剛被十兵衛踢倒在一邊的綏子，突然像瘋了一般飛奔過來。

「走開！」

綏子好像沒聽見十兵衛厭惡的聲音似的，抱住十兵衛喃喃地說：「十兵衛！請帶我一起去！」

「什麼？」虹七郎眼睛瞪得像銅鈴般大，他看着這春心蕩漾的女人，說：

「綏子！妳說什麼？妳眞的被獸心香薰昏了頭嗎？那男人是敵人柳生十兵衛，妳知道嗎？」

「我知道！可是我喜歡他！」

「妳胡說什麼——妳不怕被陛下聽見？」

「陛下？哈！你也知道他現在已經不是男人了——我現在只喜歡這個男人。」

十兵衛不理會他們兩個，轉頭茫然地目送那五個垂死的女人，她們已被帶往巽的角櫓，越走越遠了，但十兵衛打心眼裏發誓要救她們離開。

「走開！」十兵衛急躁的想踢開糾纏在身邊的綏子。

「不要嘛！十兵衛！你帶我走嘛！」綏子呼吸急促，用她那紅得發燙的臉頰摩着十兵衛的手臂。

「綏子！」單手拿刀的虹七郎，話聲中充滿殺機，怒視着偎在十兵衛手臂上笑得像一朵花的綏子。

綏子拔出腰中的短劍說：「你敢把我拉開的話，我就死給你看！」

虹七郎狼狽、困惑、憤怒地轉看銅伯。——蘆名銅伯的表情也和虹七郎一樣，一副大惑不解的樣子。

綏子看也不看銅伯一眼，依然撫摸着十兵衛的手臂，說：「十兵衛，抱抱我嘛——十兵衛——」

綏子慾火攻心，全身不住輕顫，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銅伯看在眼裏，憤怒和驚訝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剛才千鈞一髮的時候，他放開了綏子，讓她去擾亂十兵衛，是想給銀四郎可乘之機，讓他能出手網住掘族女人，逼迫十兵衛棄刀屈服，可是現在綏子爲什麼還繼續這麼做，他就感到奇怪了！

銅伯正爲處置這些女人而志得意滿時，她居然自己向十兵衛去投懷送抱，而且和虹七郎白刃相向，銅伯定了定神，隨即用沙啞聲音說：

「讓她去吧！虹七郎，不要管她！」

「但，但是——」

「十兵衛想對綏子怎樣，隨便他吧！對四十萬石的會津來說，綏子只不過如滄海一粟，十兵衛愛怎樣就怎樣，想拿綏子來要脅我們？哼！他別作夢。不過，十兵衛，你最好能覺悟，如果你敢對綏子怎樣，我會加十倍地報復在那五個女人身上的！」

說着，銅伯便頭也不回地往天守閣走去。

虹七郎用複雜的表情，拿着刀，對十兵衛說：

「我們走吧！」綏子將那燃燒般發燙的身體貼近十兵衛，說：「我父親說過了，他要你任意擺佈我，你要照我的意思做，要不然我會讓那些女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知道嗎？」

「走吧！」

綏子得意地笑着，旁若無人地把臉頰偎在十兵衛的肩上，並不時地扳過十兵衛的臉想吻他。十兵衛心情沉重的往前走。

正道與邪道

一

第一天。

加藤明成終於醒過來了。

「陛下！——請提起精神來！」是銅伯的聲音：「銅伯正爲您療傷，請您放心。」

「療傷？」明成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災難似的，恐懼地問銅伯道：「銅伯！我的傷能完全痊癒嗎？」

「血已經止了，痛應該也會逐漸減輕的！」

「不，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我……我的傷會復原嗎？」

「……」銅伯默不作聲。裝出一副專心爲明成療傷的樣子。

「爲什麼不說話？」

「……」

「銅伯？銅伯！」

「……」

明成看到銅伯不回話，情知不妙，他感到自己五內如焚，逐漸由不安變爲絕望，因絕望而失神。

明成失神地跌入痛苦和惡夢的深淵裏。

——他夢見自己躺在一個沼澤上，像一具浮屍——那沼澤是個血沼，一個濃稠腥穢，腐臭撲鼻的血沼——天空中烏雲密佈，風捲亂雲。

七隻烏鴉在雲層中盤旋，仔細一看，每隻烏鴉都戴着鬼面具，牠們一隻隻展開翅膀俯衝下來，鬼面具下突然露出尖嘴，猛烈地啄他的腹部。

他發出痛苦的悲鳴，恨不得自己沉下去，但濃稠的血泥又輕輕把他托出來，血泥像泥巴似的濺起來。突然間，七隻烏鴉一起發出尖銳的呼嘯，展開寬如雙臂的翅膀，一齊衝下來。

「啊——救命啊！請饒恕我吧！」他口吐鮮血，高聲求饒。

忽然間，滿天尖銳的呼嘯聲消失了，雲端出現一個巨人，臉上也戴着假面具，他聲若洪鐘的命令道：「把烏鴉面具撕掉。」

七隻烏鴉的面具掉了下來——他看到牠們的臉，乍看

之下好像那七個掘族女人，再仔細一看，又全部變成了綏子的面孔。

「明成——今後你要怎麼對待綏子？」

雲端的巨人高聲大笑，臉上的鬼面具也掉落下來。一隻眼睛閃閃發光——那是柳生十兵衛。

口　口　口

在這巨大的石室中除了紅色三角壇外，祭壇正面還有一面落地大鏡，顯然這就是銅伯施行夢幻法的秘室。

澤庵聽見開門的聲音，張眼一看，發現走進來的竟是十兵衛，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驚喜地問：

「啊！——十兵衛，是你？你還活着？」

十兵衛苦笑道：「大師！你在這兒？」

兩個人恍若隔世，澤庵看起來比前幾天憔悴多了，澤庵被關在這個如銅牆鐵壁似的地下室，聽說十兵衛的生命危在旦夕，又聽說五個掘族的女人被關入巽的角櫓，三日後就要被處磔刑，他眞是憂心如焚。

「大師，大師！你還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嗎？」在天守閣的地下室十兵衛問澤庵道。

澤庵在三角壇上打坐，沒有出聲。

「我們死了倒無所謂，可是那五個掘族女人………」

十兵衛已束手無策，看着在三角壇上打坐的澤庵，希望澤庵能想出一個萬全之策。

這時，在一邊的綏子仍緊緊地抓住十兵衛的手臂，忸怩作態地說：「十兵衛，你怎麼搞的嘛？」

澤庵眼睛一亮，問：「她是你抓來的人質嗎？」

「不！她是自己跟來的。」十兵衛苦笑着把獸心香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澤庵。

澤庵聽了也有點尷尬，他說：「眞是的！不過說不定我們可以拿她當人質哩！」

「那是不可能的！」十兵衛皺皺眉頭，說：「剛才綏子要跟我來的時候，銅伯的確顯得有點激動，雖然銅伯是個殘酷的怪物，但也不可能對女兒沒有一點感情，可是看他那堅決的樣子，想拿綏子來交換五個掘族女人是不可能的。」

「我臨走的時候，他還說：『綏子要殺要剮隨你便！不過，如果你敢動綏子一根汗毛，我會加十倍報復在掘族女人身上。』大師，銅伯既剛愎又冷酷，他眞的寧可捨下自己的女兒，我看，我們還是另外想個萬全之策吧！」

「哪！十兵衛，來嘛——」綏子仍然像塊橡皮糖似的黏住十兵衛。

十兵衛用手強壓住綏子的手，避開她放恣的笑臉，說道：「大師，你看，綏子中了獸心香，已經心性大亂了，

你看我該怎麼辦？被逼到這種地步已經够慘了，還要應付這個神智不清的女人，你說煩不煩！」

澤庵也無可奈何，說：「你不是說獸心香的藥效是三天嗎？那你就忍耐忍耐吧！不過我倒是有個辦法——三天之後，等綏子清醒過來時，銅伯一定會來領回她的，到時候，我們說不定還可以利用綏子，來掩護掘族的女人逃走呢！」

澤庵坐在三角壇上，閉起眼睛，計劃一些掩護掘族女人逃走的細節；在這邊，綏子不斷地痴笑，並喃喃說着淫蕩的話來挑逗十兵衛。

十兵衛按住綏子的手想把她制住，最後他實在拿她沒辦法了，只好向澤庵求救：

「大師！暫時擱下三天之後的事，先想辦法制止這個女人吧？我受不了啦！」

澤庵看看他，動也不動一下。

十兵衛舉起手實在很想點住綏子的睡穴，讓她安靜安靜，可是他一想到銅伯恐嚇的那番話，和不時進來巡視的漆戶虹七郎，他就打心底凉了一截，最後，仍頹然地放下手，尷尬地繼續和她糾纏。

二

第二天。

明成由可怕的夢魘中醒過來，靠在厚厚的錦衾上，軟弱地道：「銅伯，綏子呢？」

銅伯裝做沒聽見，轉身去提藥箱。

明成見銅伯沒有答話，又猛然回想起那惡夢，焦急地由枕頭上抬起頭，四處張望，但沒有綏子的踪影，明成慌忙地追問他：「銅伯！綏子呢？綏子那裏去了？」

銅伯不能再裝成聽不見了，但又不敢對明成說綏子中了獸心香，纏住十兵衛不放，只好硬着頭皮回答道：

「陛下，綏子由於受到過度的刺激，現在躺在床上休息！」

明成也知道綏子可能是不舒服，但是由於綏子生性放蕩，再加上自己生理已有缺陷，一時陷入極度的不安裏。他掙扎着坐起來，握緊拳頭，叫道：「銅伯！把我扶起來，我要去看綏子！」

銅伯實在再無法隱瞞下去了，只好苦着臉，說：「陛下，既然您要親自去看綏子，那我只好老實告訴你了，綏子被十兵衛制住，現在和澤庵一起被關到天守閣的地下室裏去了。」

「什，什麼，你說什麼？」明成結結巴巴地問道：「那，那綏子有沒有怎樣？」

「陛下請放心，十兵衛不敢對緩子怎麼樣的，我已經警告過他了，如若他敢對緩子怎樣，我就要堀族女人們好看！」

「你想那十兵衛眞的不會對緩子怎麼樣嗎？」

「請您相信銅伯的話，依銅伯所知，十兵衛是絕對不敢的，您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好好休息！」

「銅伯！你還留十兵衛和那些女人們幹什麼？怎麼不把他們解決掉？」

「陛下，我是想等您復原以後，再當您的面來殺死他們，陛下，您不願意嗎？」

「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了，但我什麼時候才會好呢？」

「大概就是明天吧！明天陛下就可以到大門去觀看一場大刑了。」

「你準備怎麼處置他們？」

「我想在大門外立磔柱，將五個女人倒懸在磔柱上，慢慢來肢解、凌遲她們，並貼出告示，讓領民來觀看，以彰明四十萬石大城的威嚴，讓他們以後再也不敢反抗您，陛下，你看怎麼樣？」

「很好，可是——」

「等十兵衛和澤庵看完這齣戲，再殺掉十兵衛，把澤庵放逐出城。」

銅伯說得好不得意，明成聽了臉色逐漸緩和下來，最後，他問：

「銅伯！那緩子呢？」

「我會先把她救出來的。」

「……你有把握嗎？」

「請您相信銅伯所說的話。」

「那你爲什麼不現在就把緩子救出來呢？我現在就想見她呀！」

銅伯的臉上露出一絲難色，現在的緩子正爲獸心香所迷，色迷心竅，不等到藥性消褪，銅伯怎能去救她呢？

銅伯祇好轉移話題，說：

「陛下……不會有事的，我有金剛不壞之身，前幾天十兵衛不是才吃了虧嗎？您不也看到了。」

「我是看到了——」

「所以請您不要擔心，明天，我會施咒縛住他們，然後把緩子救出來。」

「施咒縛住他們？」

「是的，用夢山彥。」

「哦？」

「利用夢山彥夢幻法映出天海受難的情形，讓澤庵因無法選擇而痛苦，澤庵一猶豫不決，那十兵衛就動不了手

了。」

「今天不行嗎？」

「祭壇所需要的東西總得準備一下呀！」

明成茫然地點點頭，不安的感覺又襲上心頭，突然，明成感到一陣劇痛，他扶着腰，愁眉苦臉地說：

「可是，我今天好想看緩子——」

「陛下！您就不要再無理取鬧了，您不怕一接近十兵衛，兩天前的事又重演嗎？您再被十兵衛抓住的話，我就救不了你了。」銅伯一想起兩天前的事，氣得臉色發黑，聲音也冷峻起來，但他隨即改變語氣，撫慰道：「——的確，十兵衛是個厲害的角色，但他一定沒料到，我們比他們所想的還可怕，所以才會栽在我們手中。」

明成被銅伯搶白了一頓，不敢再說什麼，只好呻吟着說：「銅伯……我……我已經被十兵衛弄成一個……無能的人了，加藤家沒有後嗣，四十萬石的家業將來由誰來繼承？」

「陛下。緩子已經懷孕了，她幾天前告訴過我，您知道嗎？」

「什麼？」

「緩子告訴我，她可能已經懷孕時，我正忙着爲澤庵施夢幻法，沒時間證實，我想等確定了以後再告訴您，所以就拖下來了。」

「你說緩子懷孕？……」

「我觀察了幾天，的確沒錯，如果她生了男的，那麼會津四十萬石的江山就穩下來了。——陛下，銅伯先恭喜您！」銅伯笑着跪下來向明成叩頭，又說：「所以我一定會把她救出來的。」

明成聽到緩子已經懷孕的消息，臉上不由得綻出一絲笑意，但隨即轉成空洞的表情，他茫然地說：「是嗎？緩子懷孕了嗎？」聽起來好不淒涼。

明成雖好男女之道，但直到現在仍無子嗣，愛妾懷孕應該是值得高興的大事，但他一想，自己已不能人道，下半輩子活着還有什麼樂趣呢？緩子把孩子生下來後，還能忠於自己，服侍自己嗎？想到這兒明成的心已涼了半截。

這邊的蘆名銅伯正趴在地上，嘴角露出一絲難以捉摸的笑意。對銅伯來說，明成不能人道對他反而有利，更明確地說，正是他所希望的，明成在江戶的正室還沒有懷孕的消息，因此緩子若生兒子，將來理所當然地會成爲會津四十萬石的繼承人，那麼整個會津藩的支配者又將有蘆名的血脈了。這是銅伯在他一百零八歲的生涯中所夢寐以求的，如今眼看着就要實現了。這時，他忽然感激起十兵衛來。銅伯帶着挖苦笑意，抬起頭來，看見明成那副苦惱的

樣子。

「但是，陛下！柳生十兵衞如此嚴重地傷害您！」銅伯兇暴地說：「我一定要把十倍於陛下的痛苦還加在他身上，以替陛下出一口怨氣。」

□ □ □

「十兵衞，放開你的手……」綏子扭動着身體嬌嗔地說。

十兵衞不答話，他被關在雪地獄中數天，不見疲憊之色，然而，現在却被綏子攪得疲憊不堪，在雪地獄中雖是全身被綁，但還可以睡覺，現在却必須用盡全力來制住綏子，簡直一點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十兵衞實在很想把綏子綁起來，但是漆戶虹七郎又時時在門縫中窺探他，他實在找不到機會下手。

「磔柱已經做好兩支了！」虹七郎在門縫窺探，每做好一根磔柱，就故意示威地說：「做好三支了！」

十兵衞被銅伯威嚇得既惱又怒，而虹七郎還以揶揄他爲樂。

時間一分一秒地飛逝，澤庵整夜地在三角壇上打坐，冷汗不斷地由他的額頭滲出來。十兵衞更是徹夜難眠，他爲堀族女人的生死憂心如焚，還要防備綏子亂來。眼看明天，堀族女人就要受磔刑了。

「十兵衞，你看看我嘛，十兵衞——」綏子根本不把澤庵放在眼裏，扭着半裸的身體，不斷地挑逗十兵衞，一副媚態，嬌嗔地說：「人家已經受不了了，你放手嘛，十兵衞！」

「啊！妳放棄了嗎？」十兵衞以爲綏子願意放棄糾纏了。

「不！我要叫父親提早殺掉那些女人！」

「我不准妳這麼做！」

「那你答應我，只要一次，拼我的命我也會放掉那些女人。」綏子的話雖靠不住，但的確是個極大的誘惑，「你不答應嗎？不答應我就叫虹七郎殺掉那些女人了——虹七郎！虹七郎！」

十兵衞慌忙地鬆手去掩綏子的嘴，綏子趁機一把抱住十兵衞不放，她把白嫩的軀體膩在十兵衞身上。

「吻我，十兵衞，快吻我……」綏子毫不放鬆。

十兵衞無可奈何，只好敷衍地說：「好吧！明天，等明天我就跟妳好，妳放開我吧！」

——明天，明天將是個死亡的日子。

三

第三天——

「陛下，大門外一切都準備就緒了！」漆戶虹七郎進來稟告。

加藤明成站了起來，雖然傷口猶痛，但——他已經恢復得能夠坐了。

加藤明成面帶着報復的神色，說道：「哦！都準備好了？」

銅伯坐在一邊不說話，明成又問道：「磔柱都立好了嗎？」

「已經立好五支了——另一支是富子的，因爲要先處置她，所以先不立起來。」

「領民都聚來了嗎？」

「告示在三天前就貼出去，領民已經來數千人了。」虹七郎說：「那麼，陛下，我們出去吧！」

「哦！好，我們先到綏子那兒去！」

「等一下——虹七郎，綏子現在怎麼了？」銅伯突然問虹七郎。

「她？她跟三天前一樣。」

銅伯露出困惑的神色，獸心香的效力只有三天，而今天獸心香的效力應該已經過了，而綏子——

「綏子無恙吧？」明成追問。

「啊！——和三天前一樣！」銅伯不准虹七郎說出綏子的狂態，虹七郎只好含糊其辭。

「那我去把她帶來！」

「銅伯，你說得像探囊取物般容易，但……」

「陛下，銅伯決心要帶回綏子，誰也無法阻止，不過綏子被十兵衞抓去三天，一定是披頭散髮，實在是不好見陛下，所以我去帶她就好了，陛下，您先和虹七郎到大門外等着吧！」說着，銅伯轉身，叫道：「來呀！」

幾個蘆名武士從門外應聲而來，平伏在地上待命。

「護送陛下到大門去！」

「是！」

「還有，千繪和阿笛那兩個堀族女人還沒抓到，她們說不定也會來看告示。你們要特別注意，要是見到行跡可疑的女人，就立刻抓住她們，去吧！」說着，銅伯站起身來，道：「陛下，那麼您就先到天守閣的大門去吧！我隨後就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綏子和十兵衞、澤庵，一起帶到大門去見您。」

□ □ □

——厚重的門，由外側打開了。

幾個蘆名武士全副武裝地戒備着。

「啊！已經到了，今天，——」綏子吃吃地笑。

是的，天已經亮了，由打開的門外透進了一道道明亮的陽光，十兵衛的心，像被提了起來一樣，他記得清清楚楚，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綏子把她渾身散發着熱氣的身體靠過去，說：「十兵衛，你不想跟我一起逃走嗎？」

「逃走？」

「是的，跟我一起逃走，我是蘆名銅伯的女兒，只要憑我，不但是你，連澤庵和那些堀族女人都能够平安地逃走——」

「綏子，妳還沒醒過來嗎？」

「我是已經清醒了！」綏子瞇着眼笑着，可是她看着十兵衛的時候却顯得更妖冶，更迷亂。

「……蘆名銅伯！」

十兵衛聽見澤庵這一聲，抬頭一看，在門口背光的地方，銅伯正一手拿着一支火把，另一手抓住一個全裸的女人——富子——面無表情的站在那兒，被銅伯緊緊抓住的富子，一副痛苦難耐的樣子；澤庵和十兵衛兩個人楞楞地看着他們；銅伯背後的門無聲無息地關上了。

銅伯拉着富子的手，緩緩走到三角壇邊，把手中的火把放到火爐中。不久爐中的護摩木就劈啪地燃起來了。

銅伯做完這些事後，低聲地說：「把綏子放過來！」

澤庵和十兵衛只是怒視着銅伯。

「聽着，現在五個堀族女人已被綁在大門外的磔柱上了，你們還不把綏子放過來嗎？」

「把綏子還給你，你會放掉那些女人嗎？」

「辦不到！」銅伯冷冷的說：「我們肯一刀插入她們的心臟，使她們的痛苦馬上結束就已經算很寬厚了；如果你不把綏子放過來，那麼我會慢慢地凌遲她們，把她們的肉一塊塊割下來，讓她們慢慢地痛苦而死！」

十兵衛咬牙切齒，一把拉過綏子，扼住她的脖子，說道：「反正那些女人是活不成了，那麼綏子的命我就要定了。」

「你愛殺就殺吧！」銅伯冷酷地說：「跟四十萬石的會津城相比，綏子的生命算得了什麼呢？……綏子，妳就認命地死在父親面前吧！」

………………

幾個人張着眼睛怒目相視，秘室內靜得令人發毛。

「銅伯，」十兵衛似乎已經屈服，說：「把綏子還給你……你會讓堀族女人死得像武士的女兒一樣嗎？」

銅伯點點頭，臉上露出詭譎的笑容。

十兵衛也知道銅伯的承諾是靠不住的，但十兵衛不知銅伯狠，他不忍心看堀族人死得那麼悽慘，所以不得不屈服。

十兵衛遲疑了一下，推了綏子一把，說：「……去吧！」

綏子一步步地往前走，但走到銅伯和十兵衛的中間時却忽然站住了。

「綏子，過來！」

「父親，」綏子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您要放掉十兵衛嗎？」

「放掉十兵衛？」銅伯以奇怪的眼光看綏子，說：「沒這回事，我要讓他死得比堀族女人痛苦十倍！過來！綏子！」

「不！你不饒恕十兵衛，我就要到他那邊去！」

綏子搖搖晃晃地走回十兵衛的身邊，銅伯追了兩步，喝道：「綏子，妳獸心香還沒解嗎？」

「不！父親，我很清醒，我愛十兵衛，他才是男人中的男人，——父親，讓我和十兵衛一起出城去吧！」

「妳、妳說什麼？」不僅銅伯大吃一驚，連十兵衛也驚訝萬分，綏子又說：

「在十兵衛無視於城中數百武士的刀槍，隻身獨闖會津城時，我看到他那付雄姿英發，豪情萬丈的樣子，就已經愛上他了，——父親，綏子第一次知道愛是什麼，我不想放棄十兵衛，請您成全我們吧！」

綏子全身倚着十兵衛，眼睛看着銅伯，話聲由空洞而落實，臉上逐漸綻出甜甜的笑。

站在對面的銅伯，從沒看過女兒笑得那麼美。

綏子懇求的說道：「父親，讓綏子與十兵衛一道出城吧！」

銅伯扭曲着臉，由喉嚨中迸出一句：「混蛋——」他本來想提醒綏子她的腹中懷着明成的孩子，但話到喉嚨又吞回去了。

然而銅伯吞回去的話，綏子却說了出來：

「我知道，現在我的腹中懷着明成的孩子，而明成已不能人道，所以無疑是明成唯一的後裔，也是唯一繼承加藤家禮祀的人，」綏子說：「因此綏子一死，就等於斷了加藤一家的血脈，沒有了繼承人，加藤家數十萬石諸侯也就會被幕府取消——那麼蘆名一族的夢就煙消雲散了。父親，你不也知道得很清楚嗎？」

「綏子，妳要背叛父親嗎？」

「啊！父親，我怎敢背叛您呢？我也不樂意看蘆名一族的夢變成泡影……如果我生下了兒子，我一定會把他送回城中，任父親處理，我唯一的願望，只是希望能够和十兵衛一起離開會津城罷了！」

綏子抱住十兵衛的手臂，宛如還沉迷在獸心香似的，抬起頭來看着十兵衛，說：

「十兵衛，你聽見了吧，我是你們最好的人質，我父親不能見死不救，只要我和你們在一起，你們就能够安全出城了，——來吧！十兵衛先生，我們走吧！」

綏子拖着十兵衛走了三、四步；銅伯面如死灰，突然狠聲說：「澤庵，你不阻止他們嗎？」

澤庵半閉着眼睛，一語不發地坐在三角壇上。

銅伯拉着全裸的富子，走到三角壇一端巨大的青銅製蓮花鉢前，厲聲地說：

「不阻止嗎？不阻止……」

綏子不管父親的舉動，忙拉着十兵衛的手，說：「走吧！十兵衛先生！」

銅伯也不管綏子和十兵衛，放開拉住富子的手，按着腰中的大刀，殺氣騰騰地吼道：「富子，手伸出來！」

一向不顧生死與恥辱，頑抗不屈的富子，她趴在蓮花鉢上，如同喪失理智一般，失神地舉起一隻手。

坐在三角壇上的澤庵聽到銅伯的話，心神一震，開口制止：

「慢着！」

澤庵知道銅伯想斬下富子的手，把血和油一起放到蓮花鉢中一起燃燒，施行夢幻法夢山彥儀式。

在那同時，十兵衛突然赤手空拳地跑過去，急喊道：

「……等一下！」

「危險！」快如閃電一般，綏子白色的身影一幌，已在十兵衛之先，攔在銅伯面前，說道：「父親，就饒了他吧！」

銅伯手按在拔出一半的刀上，怒聲道：「——啊！妳這孽女！」

銅伯聽到背後十兵衛的脚步聲，不意綏子竟然先過來想奪他的刀，在狼狽和憤怒的衝擊下，一時失去理智，他推開綏子的手。瞬間，一道刀光映着護摩木的火，向前劈出。

「啊——」

一聲慘叫，銅伯刀砍入了被他推開而又彈回來的綏子的肩上，但令銅伯更驚愕的，是刀竟然像切入鉎塊一樣，被綏子的肉吸住了。

「綏子！妳——」

「忍法，銅伯流——金剛不壞身。」

綏子閉上眼睛，面帶微笑地倒下來，血由肩上散亂的髮間滲出來。

「綏、綏子——」

十兵衛驚叫地搶在蘆名銅伯之前，一把抱起了綏子，根本不管銅伯的腰間還有一把小刀。

十兵衛注視着懷中的女人，不知要說什麼才好，這女人雖已清醒但却愛上了自己，而且爲了自己還挨了一刀。

在十兵衛轉念之間，綏子在護摩木的火光下，緩緩地睜開眼睛，宛如不知自己挨了一刀似地，在十兵衛的臂彎中抬起頭，說：

「十兵衛，吻我——」

「——十兵衛，達成她的願望吧！」這時澤庵開口說話了。

十兵衛看着懷中抽搐着的綏子，她眼中生命的火焰逐漸地微弱下去……，突然，十兵衛緊緊地抱住綏子，俯下頭來。

不是因爲澤庵的話，也不是由於憐憫，十兵衛的心深深地被爲他而死的女人打動了。——在四片滾燙的嘴唇溶合在一起的瞬間，十兵衛渾然忘我。

——怒火攻心的銅伯看到這情景，整個人都呆住了。他不記得什麼時候敎過綏子「銅伯流忍法」，連七槍都沒有學到，更何況是綏子。

過了許久，十兵衛放開了綏子，在護摩木的火光照耀下，綏子的臉開始有了血色，她笑着說：

「十兵衛，把我身上的刀拔出來。」

「……」

「你能够拔出我身上的刀。」

「……」

「不，我不會死，我父親不會殺死我，我的腹中有會津四十萬石的血脈在，你放心吧！」

銅伯氣急敗壞，站在一旁不知該如何是好。

綏子活不成了，她受了那麼嚴重的傷，不可能還能活得了。綏子所學得的「銅伯流忍法術」只是一些皮毛，只有學得爐火純青的人才可能保持絕對不死，更何況這一刀是銅伯殺的，綏子怎抵擋得了呢？綏子和整個會津城及蘆名一族的命運即將煙消雲散了。

四

「不！她不可能活下去！」銅伯跌坐在綏子流下的血灘上，由喉嚨中擠出了這句話。

澤庵以爲銅伯絕望喪神而趴在地上，但隨卽聽到一陣叭噠叭噠的聲音，好像是狗在舔食東西所發出的，……不，是銅伯所發出來的。

——啊！銅伯在撈綏子的血！

——銅伯瘋了嗎？

澤庵以不敢相信的眼光看着銅伯，突然銅伯抬起了頭說：

「緩子，妳和會津城一起死吧！」

銅伯的胸部和手上都沾滿了血，就像個吸血鬼一樣，接着他又狠狠地說：

「澤庵，你死吧！十兵衛，我也不留你活命了！」

這時候，十兵衛由緩子的肩上拔出了刀，站起身來，銅伯看着十兵衛，——

「你們想知道江戶寬永寺今天在做什麼嗎？」

「江戶寬永寺？」澤庵奇怪地問道。

「哦！你忘了嗎？今天是南光坊天海大師爲將軍家舉行天台相傳大儀的日子。」

「——啊！」澤庵立刻站了起來，顧不得打坐了。

「也許現在天海已和將軍對坐，準備開始天台相承的秘儀，……本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想讓你把緩子還給我，並說服十兵衛；但你——」

蘆名銅伯血腥的唇中露出牙齒，眼睛血紅，說：

「現在緩子死了！加藤家在會津的四十萬石已化爲烏有，我也不會讓你們兩個好過，而且我還要讓天海淪入地獄，讓他不能爲德川家完成儀式，澤庵，這都是你種下來的種子啊！」

銅伯拔出了腰間的刀，淒厲地喊：

「來吧！十兵衛！我的銅伯劍法是不會輸於你柳生流的！」

銅伯滿身逼人的劍氣，又說：

「但我要先用我的夢山彥，讓你們好好看看天海的苦難。」

說着，銅伯彎腰在三角火爐中拿起一根護摩木，背向十兵衛，走向青銅製的蓮花鉢。

銅伯想將剛剛撈起來的緩子的血倒在蓮花鉢中進行夢山彥；澤庵看到他可怕的企圖，失聲地叫道：

「阻止他，十兵衛！」

銅伯轉過身抬起頭來，看了澤庵一眼，說：

「要殺我嗎？十兵衛，把刀給我！」

十兵衛突然站住不動，他並不是被銅伯喝住，顯然是他也以無形的氣功來抵抗銅伯的劍氣。

還未比劍，但由相抗的內功中，十兵衛已感到落敗的趨勢。

「先讓你們看看天海受難的情況再來收拾你！」

銅伯轉身向着蓮花鉢，富子已經嚇得魂不附體地逃到澤庵的背後去了。

銅伯左手甩着護摩木，口中喃喃唸着咒，俯下頭來，把血倒在蓮花鉢中。

「南無、火天焰魔王，把火的聲音當做天鼓。」

銅伯把燃燒的護摩木插入蓮花鉢中，突然升起一陣赤紅的火焰。

「南無、大憤怒魔王、天上諸神、十萬天兵、八方童子，請來加護夢山彥——」

銅伯把護摩木插入蓮花鉢以後，即垂首不動，保持這種姿勢，進入一種冥然的狀態。

「十兵衛！——那怪物在睡覺！」

十兵衛咬着牙。

——睡覺？由銅伯的背影看來，的確像是在睡覺，但他的意識却很清醒。

「十兵衛，殺他！」澤庵大喊。

火的顏色由赤紅色轉爲淡青色。

「不！不能殺！」

淡青色的火焰又變成了暗紫色，像煙霧一般籠罩着祭壇——十兵衛感到刺眼的紫煙中妖氣重重。

澤庵扭着手，身體不斷地掙扎，口中喃喃地說着話，好像陷入可怕的夢魘中似的。

不要殺！是澤庵說的，銅伯靠夢山彥會使天海出現在祭壇前的大鏡中，若十兵衛殺了銅伯，痛苦會正好傳給天海，所以銅伯現在正等着十兵衛來殺他。

在紫色的妖煙中，天海的影子逐漸出現在鏡中——銅伯的夢山彥顯然成功了。

銅伯進入夢山彥之眠，爲了使天海痛苦，於是反拿着刀，緩緩地舉起手來，向自己的胸中插入。

「啊！不！不要讓他刺自己！」澤庵聲嘶力竭地大聲喊道。

但誰也無法制止銅伯刺自己的動作，刀映着紫煙，在接觸到銅伯的胸部時，突然刀不再動了。——

銅伯的耳中聽到一個聲音：

「法太郎——」

這聲音像是由地底湧出似的，但只有銅伯一個人聽得見。而法太郎正是銅伯的乳名。

「蘆名法太郎，我們現在正在看同樣的夢，……」

蘆名銅伯像被惡夢纏住一樣，那聲音竟是在江戶寬永寺的天海所發出來的，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現在已經不再受你的威脅了，爲了那些可憐的女人，我寧可捨棄爲將軍舉行衣鉢承傳的大典，我活了一百零八歲，死了也沒什麼遺憾了。……大逆不道的蘆名銅伯，看你的生命力強，還是我的生命力強吧！」

「……天、天海！」銅伯嘶喊着，張開眼睛醒來。

銅伯的夢山彥已經破了，但鏡中的天海却沒有消失。天海撫着白髯，露出神秘的微笑，銅伯的耳中嗡嗡作響，聽見天海說道：

「法太郎，今生的夢就到此爲止，我們來世再見，走吧！一起投胎去！」

「銅伯！」十兵衛看見情形有異，大叫一聲。

突然十兵衛察覺到銅伯周身的劍氣已消失，於是舉起刀向銅伯劈過去。

銅伯聽見喊聲，愕然回頭，十兵衛的刀已經像劈竹子一樣，由銅伯的左肩斜劈到右腹。

「——啊！兵太郎！」

銅伯在火光下露出驚愕的表情，緩緩地倒下來。

柳生十兵衛楞楞地站着——他殺了銅伯？

他竟然把鐵人銅伯像切豆腐一般一刀切成兩半！不！在一刀殺入銅伯的身體中時，十兵衛就感到銅伯的肉體已經死了。

澤庵注視着鏡子，妖煙已經消失，天海的影子也不見了，只有他自己那張蒼白的臉，還在鏡中顫抖着。

澤庵本能地回頭一看，銅伯正躺在地上抽搐着——如果魔人蘆名銅伯死了，那天海呢？

澤庵直覺地感到——天海也死了。

躺在地上的銅伯，喊出最後的一聲：

「啊！兵、兵太郎！」

——天海爲了殺死銅伯而自殺了，但天海爲何要殺銅伯呢？

澤庵腦中突然浮起千繪和阿笛兩個人到江戶去的事，天海是否已見過她們兩人，才決定自殺而殺銅伯的呢？

哦！堀族女人！留在會津的五個女人！——澤庵突然醒過來，向茫然站着的十兵衛說：

「快！十兵衛，五個女人在大門外正被處磔刑，我們不能留在這兒！」

「哦，哦！」十兵衛殺了銅伯，正爲那種奇怪的感覺而茫然失神時，被澤庵一喊，猛然驚醒，說：

「好！走吧，去救她們！」

十兵衛一舉脚，碰到了緩子的身體。

「十兵衛。」緩子發出微弱的聲音。

緩子還沒死！但呼吸已十分微弱了，十兵衛感到一陣心痛，停下脚步，站在她面前。

緩子露出一絲輭弱的微笑，說：

「這是天命……你走吧！……澤庵師父，請你把我和父親放在一起，好嗎？」

「走吧！十兵衛！」澤庵揮揮手，叫十兵衛快去，他一面把緩子抬到銅伯身邊，一面說：

「我和富子去救雪地獄中的女人，等會兒我們在大門口碰面！」

十兵衛遲疑了一下，隨即跑到密室的門前，大叫：

「開門呀！大事不好了！」

在十兵衛的背後，銅伯和緩子手拉着手，已然斷氣，兩具屍體映着蓮花鉢的火，好像火裡也帶血色似的。

五

由於銅伯在秘室中，所以門沒門；門外的守衛聽到十兵衛喊開門，不疑有他，便把門打開了。

「走開！礙手礙脚的！」

守衛的蘆名武士再怎樣也想不到超人的蘆名銅伯會被殺死，因此聽到十兵衛的聲音，驚愕得連後退的時間也沒有。突然一陣血霧像旋風似的飛捲過來五六個蘆名武士便東倒西歪地躺下去了。

十兵衛看也不看一眼，走了五六步，聽到天守閣外的馬聲，又回頭向門內喊道：

「師父！我一出去就一定會有人來，但是我已顧不及了！」

「不用說，我知道了，」澤庵話聲洪亮，跟剛剛垂頭喪氣的聲音判若二人，說：

「不要管我們，快到大門那邊去吧！」

十兵衛彎下腰，在一個尚未斷氣的蘆名武士身上抽出一把刀後，便如脫繮之馬，飛奔而去。

十兵衛在天守閣下站住了脚。

在石階下繫着三匹馬，十數個人戴着笠帽，臉朝着大門外看，大概是在等銅伯一夥人出來。

十兵衛右手無聲無息地抬起來。

突然，一匹馬直立起來，狂嘶着往前奔出去。蘆名一伙人大吃一驚，緊張地去追馬。

十兵衛像一陣風一般，由石階上凌空跳到馬背上，轉瞬間，馬已跑出十幾公尺，隨着馬蹄聲，拋下了一句話：

「馬借用一下啊！」

剛剛去追馬的蘆名武士一回頭，看到有人上了馬背，便要去拉住飛奔中的馬，但一道血霧飛過，又有數個人被馬踢倒了。

「糟了！」在廣場上看到十兵衛飛馳而去的蘆名一夥人，突然叫到：

「銅伯老爺怎麼了？」

「綏子呢？」
於是一夥人爭先恐後地跑上石階，踩着死屍，進入秘室的門內，看見銅伯和綏子滿身是血，倒在祭壇上。
在蘆名一夥人進入秘室的同時，本來洞開的門突然關了起來。
原來是澤庵拉着富子的手，把門由外面閂起，得意地高聲笑着，但一想到十兵衛，又嚴肅起來了。
「——恐怕城中的武士都集在城門口了，十兵衛眞能救出掘族女人嗎？」

雲霧相隔

一

一樹血紅的櫻花，隨着風在空中飛舞，飄落一地繽紛的花屍。
然而已經沒有人有那份閒情逸致去欣賞花的嬌艷，那漫天遍地的血反而令人感到怵目驚心。
在會津城外，護城河的橋邊擺着矮几和御座，加藤部少輔被一羣蘆名武士保護着，坐在當中。目不轉睛地注視大門的方向。
「銅伯怎麼還不來？」明成焦急地問：「綏子呢？」
令明成感到不悅的，不僅是銅伯和綏子遲來，那聚集在巨大的竹籬外的領民，注視他的憎惡眼光，使他覺得非常不安。
看到告示由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的領民，與其說眼光投射在背叛加藤家的掘族女人上，倒不如說是怒視着被蘆名武士包圍着，欺壓人民，迫害善良百姓的明成。
偶而，由人羣中會傳出話聲：
「鬼來了！」
「背叛的人還會出現！」
竹籬外的羣衆，不斷地把石頭、草鞋和馬糞丟進廣場中——雖然打不到坐在橋邊的明成，但在廣場周圍巡視的蘆名武士被丟得滿頭滿臉都是。
被打中的武士忿怒地跑向丟東西的方向時，羣衆又靜止下來，因此根本查不出是誰丟的。
今天，蘆名銅伯想出這個辦法，讓城下的領民來觀看背叛者被刑戮的下場，並重振會津四十萬石的威風——由江戶以來，七槍的慘死和蘆名武士受到的殺戮，使明成覺得這樣的處置並不爲過，因此明成看到民衆憎惡的表情，覺得既意外又震怒，因此狠狠地說：
「……這些不知死活的混蛋……」
隨侍在一邊的漆戶虹七郎，接腔對周圍的武士道：
「去查明是誰在搗蛋，一個也不要讓他們逃走！」
——事實上，在人羣中早就佈滿了便衣的蘆名武士，人們稍有反抗的舉動就被抓出來；他們在人羣中走動，爲的是怕千繪和阿笛兩個人混在衆人中鼓動人們衝入刑場，因此看到有戴笠的女人，就毫不客氣地掀開她們的笠帽，

以查明身分。

爲了以防意外，在護城河對面也埋伏着鐵砲隊，但到現在爲止，仍不見千繪和阿笛的影子。

「陛下，再等一下，」虹七郎看見明成那付焦慮的樣子，說：

「銅伯老爺馬上就來了——一定要讓澤庵和十兵衛親眼瞧瞧那些女人行刑的模樣，否則眞是太可惜了。」

虹七郎往前走，大聲下令：

「再轉一次！」

背着護城河，立着五根磔柱，在明亮的春光中，五個堀家女人身體被張成大字形狀綁在上頭，這五個女人是：

堀主水之弟，多賀井又八郎之妻沙和。

堀主水之弟，眞鍋小兵衛的女兒櫻花。

主水家臣，稻葉十三郎之妻圭子。

主水家臣，金丸半作之妻阿品。

主水家臣，板倉不傳的女兒阿鳥。

她們在數千羣衆之前，被高高的掛起來。

她們閉着眼睛，任春風吹拂，讓漫天飛落的花瓣擦過她們的身體掉落在地，可是眼睛却連眨都不眨一下。

衆人都不忍心看這五個女人可憐的模樣——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更何況是被大字形地綁在磔柱上呢？場上，幾乎所有的眼光都很厭惡地看着明成。

「喂！把她們倒轉過來！」虹七郎命令站在磔柱下的武士。

於是，肢體被分開綁在交叉的十字架上的女人，便開始像風車一般旋轉起來。

在蒼空下，五個女人裸露着的雪白肌膚，因痛苦而泛紅，因恥辱而又轉成蒼白。

五個女人轉到頭朝下，腳朝上的時候——

虹七郎和蘆名武士們哄笑起來，說：

「看吧！這就是叛逆的下場，哈！哈！」

「這才剛剛開始而已，好戲還在後頭，我還要慢慢地凌辱她們，讓大家看！」

虹七郎伸出紫色的舌頭舔着嘴唇，像凶神惡煞似的，意猶未盡地說：

「最後，把她們的舌頭割掉，眼睛挖掉，然後顚倒過來，由股間撕成兩半，等銅伯老爺一來——」

漆戶虹七郎下意識的往大門方向看去，突然楞住了。

明成他們等銅伯等得很不耐煩，這時都興冲冲地注視着磔柱上的女人。

——在門前出現了一個人。

二

本來站在大門口的二三個守衛，已經不見了。不！是軟軟地倒臥在地上，那人站在門柱旁，不知在門柱上寫什麼。

柱子是黑褐色，從遠處看不見寫些什麼，但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那人拿着一隻鮮血淋漓的手臂來當做筆。那顯然是守衛的手臂，幾個看門人竟然連哼也沒哼一聲便被撂倒了。

在衆人回頭的刹時，看到那人在門上劃下了兩個鮮血淋漓的圓圈，不禁驚呆了。

「……」

漆戶虹七郎舌頭都打結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衆人目瞪口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實在是太不可能了。

那男人丟掉手臂，轉身走上橋。

「啊！……」

在城牆上守備的鐵砲隊，他們也被城門外廣場上淒慘悲艷的場面吸引住，沒料到城內竟然走出一個人來，大家就像見了鬼一樣，尖叫了起來。

「啊……那傢伙……」

「是，是柳生十兵衛。」

帶着一把滴着鮮血的刀，走到橋中央的十兵衛，對城上的鐵砲隊說：

「銅伯和綏子已經在我們控制下，澤庵一聽到槍響，就會殺掉他們，你們不怕的話，就開槍吧！」

十兵衛悄悄地來到大門口時，就看到槍隊了，但十兵衛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在槍口下，十兵衛大模大樣地走在橋上。

在橋邊的明成，看着十兵衛一步步地走過來，嚇得屁滾尿流，動也不動地縮在椅子上發抖。就在離橋頭七八公尺的地方，十兵衛突然縱身跳上橋欄，身形一晃，已斜落在廣場中的櫻樹下了。

「呀！——」

在話聲揚起的同時，虹七郎已經揮出了長劍，劃過空中發出一聲呼嘯。

虹七郎以爲由壕溝上跳下來的敵人已經成兩截了，然而他的長劍却只是掃中十兵衛拋過來的櫻花樹枝而已。

——在這瞬間十兵衛的速度眞是快得驚人。

漆戶虹七郎看着被自己的長劍削成兩三截的櫻枝，緩緩掉落壕溝中，茫然地站着。

「不必急！」十兵衛露出白的牙齒，說：

「時間到了我自然會告訴你，再怎樣，我也會找你比劃的，你急什麼呢？鬼門關不會不收留你的。」

虹七郎的臉漲得紫紅，冷笑着說：

「哼！我早就等着送你上西天了。」

「哦，是嗎？」

虹七郎氣急敗壞，全身發出騰騰的殺氣。

「喂！等一下，不要過來。」

虹七郎回頭制止那些由後面圍上來的蘆名武士，慢慢地蹲下來，拾了一朵凋落的櫻花，咬在嘴上。

蘆名武士看見虹七郎這個殺人之前必有的舉動，都站住脚，並對他產生了絕對的信心。

虹七郎刷一聲，把刀豎在胸前。

在樹後的十兵衛緩緩地推出他的劍。

兩把刀就靜止在半空中，等待一擊。——不止是兩個人兩把刀不動，連在場的武士和千百的領民也都屏住了呼吸。

時間好像就在這剎那間停止了，所有的人都像木雕一樣靜止不動，只有離枝的櫻花依舊飄落和天守閣的飛簷上被春風拂動的白雲。

三

在漆戶虹七郎的腦中不斷地想：銅伯被抓和十兵衛大模大樣的在大門口出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對十兵衛來說，就是打死虹七郎，還有數百名的蘆名武士，恐怕還是難以救出五個堀族女人；而且他現在暫時騙住了鐵砲隊，但等澤庵和富子一出現，火繩槍馬上會開火是顯而易見的事。

但兩人的疑惑與危懼只是刀刃相交前一剎那的事。

現在虹七郎忘了銅伯，十兵衛忘了五個女人，他們都把心全部貫注在刀上。

兩人等待這驚心動魄的一刻，已經一年多了，因此兩個人都有素願終償，於願已足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只有精通劍道的人才會產生的。

互相凝視的虹七郎和十兵衛兩人都全神貫注，臉上的血色逐漸消褪，雖然還未動手但却顯得灰白。在他們的感覺中，周圍的人和風花雪月都消失了，只有對方的眼睛和對方的劍，他們的靈魂已全部在劍上了。

…………………

時間在寂靜中流過。

突然，在衆人的眼中閃過兩道寒光，兩個相距七八公

尺的人，像兩條幻影般，刀尖在空中交錯後，又飄落在地。

衆人的眼睛一亮，看見漆戶虹七郎和柳生十兵衛，依然把刀豎在眼前，相對而立，只是兩個人的位置已經換過來了。

屏息以待的加藤明成喊出了：

「……啊！虹七郎勝了！」

柳生十兵衛的額頭到右眼間，有一道細絲般的傷口，血正汩汩地流下來。——對方的虹七郎依然持着長劍，好像一點傷也沒有。

鮮血滿面的十兵衛突然露出白白的牙齒，說：

「我們都失去了一樣東西，但是，虹七郎你却比我嚴重！」

在遠遠一頭的明成沒有聽見這句話，只見十兵衛掉頭往磔柱跑過去。

他跑到最近的一根十字狀的磔柱旁，將綁在上面的櫻花扶正過來，閃電般地切斷了她四肢上的繩子。——接着十兵衛向綁着阿品的磔柱走過去。

漆戶虹七郎在做什麼，明成焦急地想。

十兵衛旁若無人的行動着，明成却奇怪地注視着虹七郎——豎在虹七郎面前的長劍開始顫動，劍尖開始下降，然後又稍往上一提，虹七郎好像連持劍都沒有力量了，他的額頭滲出豆大的汗珠，但明成沒有看見。

「虹七郎，你在幹什麼？」明成像見鬼一般叫起來。

十兵衛已經解下了兩個磔柱上的女人，回頭說：

「我們兩人的勝負已分，虹七郎，再來就是必須讓堀族女人來和你決鬥了，不過我要先告訴你，對方是女人，愛惜名譽的武士若開槍是會被人譏笑的！」

接着十兵衛面向衆領民，更大聲地說：

「各位父老，凡是會津的人相信對五個女人和加藤明成與蘆名武士之間的恩怨，都會了解一二，如今女人們經過一段悲慘的歲月，終於有這個機會來報父母的血海深仇了，——各位，如果你們有主持正義的俠心，請暫時將刀借給她們！——」

十兵衛話還沒說完，竹籬外已經先後拋進了五六把帶鞘的刀。

「住手！不准給刀！」明成大聲一喝，幾名武士立刻跑出去，要去撿地上的刀子。

突然間，幾十道流星般的光芒飛進場中，揷進那幾名武士的頭上和背上。——數名武士慘叫一聲，便都倒了下去。

按刀的重量和籬外到場內的距離，這些刀根本不可能

射得那麼遠，那麼準，但衆人憑着一股義憤，却做到了。

「櫻花、阿品拾起刀，趕快去幫忙把主子、沙和、阿鳥三個人解下來。」

十兵衛又跑回到虹七郎和蘆名武士們的面前，說：

「我可不挿手了，不怕死的人就上吧！」

這時候，漆戶虹七郎的手垂下來，長劍着地，斜斜地支撐着身體，沿着刀身，有紅色的液體流下來，那是由他的袖口沿着手腕流出來的血。

虹七郎好像不覺得那是血似的，拼命地撐着身體，雙眼瞪着由磔柱上解下來的五個女人一步一步地向他圍了過來。

漆戶虹七郎像是在作夢似的，兩眼看着五個窈窕的形體，手中拿着劍，眼中露出報仇精光的女人。像豹子一樣地逼過來；他猛一回頭，十兵衛就在他後面，帶着嘲弄的微笑，堵住去路。

虹七郎一驚，口中的花便落了下來。——他的名譽也像花一樣掃地了。

「鐵砲隊！」虹七郎魂飛魄散地大喊：「發槍！」

在壕溝對面城牆上，鐵砲隊的人站了起來。蘆名武士因怕傷及自己人，所以都沒有依令行事。——十兵衛回過頭，咬牙切齒地罵道：

「卑鄙的傢伙！」

虹七郎露出了牙齒，大有玉石俱焚的意味，說：

「我死也瞑目了，反正有十兵衛和這些女人來墊棺材底。」

但槍聲却不響，在城牆上的人影都抬起頭來，看着街道的方向。

「……？」

明成和蘆名武士發覺氣氛有異，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在竹籬外的民衆自動讓出了一條路，明成起初以爲是便衣的蘆名武士抓到了反抗的領民，要把他們押過來。但領民一點也不混亂，一聲不響地向兩旁退開，由牆中走出一排行列，——加藤的家臣們都看呆了。

首先，有兩個人抬着二口箱子，箱子外面有金黃色燦爛的圖案，明成一看，不禁驚呼出聲：

「葵！葵的家紋！」

四

——當這行列經過街道時，街上闃無人聲——所有人都齊集到城門去看磔刑了；再加上會津若松的街道是特別爲戰爭而設計的，曲折而隱蔽，即使看見了也來不及去通

報，因此他們出現，事先沒有一個人知道。

跟在箱子後面，有十來個武士，拔出刀來將那竹籬一一砍斷。

「什，什麼？」

「眞是亂來！」在一邊的蘆名武士不知輕重，還一窩蜂地圍過去，要加以制止。

「讓開！無禮的傢伙！」在說話的同時，幾個跑得較快的蘆名武士已像蘿蔔一樣，一個個被砍了。

柳生十兵衛看到他們玄妙的手法，再仔細一看，愕然楞住了。

「木村助九郎……出淵平兵衛……庄田喜左衛門……村田與三……狹川新左衛門……」

這十個武士竟是鼎鼎大名的柳門十傑，他們一向住在大和國的柳生谷，連到江戶都很稀罕，而現在竟然出現在會津。

跟着柳門十傑，有四頂轎子，接着，還有兩個僕人抬着兩口箱子。——不管轎裏乘坐的人是誰，但恐怕再也沒有比柳門十傑更壯觀的護衛行列了。

「那個人是漆戶虹七郎嗎？」由第一頂轎中傳出一個沙啞的聲音說：

「千繪、阿笛，出來！先殺掉這個敵人！」

第二、三頂轎子中的人，聽到這句話後，轎簾一掀，便像二隻輕快的小鳥似的，飛身而出，那便是到江戶去的堀主水的女兒千繪和婢女阿笛。

「領旨！」

二個人拔出刀，像旋風一般飛奔過去——五個女人也清醒過來了。

蒼穹下，落花像雪雨般飄落，七支劍一齊挿入漆戶虹七郎的身體中。

這時候，由第一頂轎中跨出一個老武士，十兵衛一看之下，不禁全身發抖，吶吶地叫道：

「——父親！」

將軍家劍法師範柳生但馬守一張臉繃得緊緊的，看了兒子十兵衛一眼，隨即把眼光投向加藤明成和蘆名武士一夥人。

「奉將軍家之名，」但馬守凜然地說：

「爲了向加藤式部少輔問罪，天樹院公主特意來到會津，快出來迎接，不得無禮。」

千姬公主跨下了最後一頂轎，身穿雪白的絲綢衣裳，就像凌波仙子一般。

她面貌清麗，朱顏含威地站着，城中武士紛紛跪下來磕頭，但其中有一個人摔開蘆名武士的手，走出來。

「問罪明成?」明成眼睛吊了起來，絕望地叫：「問罪指的是誅戮一族嗎?處置反抗主人的堀主水，也經過將軍允許，而堀家女人竟然還向主人尋仇，難道我對她們興師問罪也錯了嗎?若因此就要問罪，那麼天下諸侯要如何統領?雖是將軍的代理人，但這種不合理的懲罰我決不接受。」

千姬公主看也不看明成一眼，高仰着頭，表情冷若冰霜。

明成察覺氣氛不對，嘴巴像被凍僵一般，哆嗦着說不出話來。

「那是將軍的意思!」千姬公主的聲音中絲毫不帶感情。

加藤明成像是忘了剛剛說了些什麼似的，撲通一聲跪下來。

「你不顧鎌倉松岡山東慶禪寺，禁制男子的寺法，就憑自己的意思破門而入，任意殺害尼姑，罪惡還不够深重嗎?」

「啊!——」明成在喉嚨中呻吟着，他爲了絕滅堀的一族人，頭都快脹破，早就忘了尼寺的那件事了。

千姬公主以嚴厲的眼光看着慌了手脚的明成，說：

「因此你的領地已被沒收，你則放逐到石見國。」

明成宛如被賜切腹似的臉色死灰，千姬公主看也不看明成一眼便走了。

七個女人站在礫柱下，除了千繪和阿笛外，其他五個人都一絲不掛，在春日的陽光下，雪白的肌膚上沾着血跡和落花，既淒楚可憐，又凜然不屈，令人覺得十分可敬。

「也許你們會不滿我不叫他切腹吧!」千姬柔聲說：「但他流放的地方却像人間地獄一般。」

她臉頰上笑出了梨渦，又說：

「對他來說，那是比死還痛苦的刑罰，在送往石見國的數百里路中，要被手鐐脚銬，脖子繫着繩子被拖着走，那不是比死還痛苦嗎?」

突然遠遠的地方傳來一陣沙啞的歌聲：

十來

東慶尼姑庵，幾萬石

幾萬石

打垮了四十萬石當然應是五十萬石。

五十萬石

數十個女人齊唱，冷淡而不帶感情的歌聲。

接着，澤庵出現在城門口，拍着手，搖頭晃腦，像一個稻草人似的。跟在他後面的，是富子和一羣自雪地獄中被救出來的女人。

歌聲像流水一般，一波一波地傳入蘆名羣衆的耳中。

「站起來!」但馬守喝叱着。

加藤明成像被鞭子打到似的跳了起來，眼神散亂。

「七槍呢?」千姬公主問。

柳生十兵衛回答道：「都已經死了!」

這是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十兵衛却慌張不安。

「哦，顯然是十兵衛你一手完成的，還好，在半路上我還一直擔心來不及哩。——哦，對了，蘆名銅伯那老怪物呢?」

「啊，他也已解決了。」十兵衛心不在焉地回答着，那是因爲他父親的緣故。

但馬守宗矩一直注視着十兵衛，十兵衛一直想避開父親的視線，但是却被柳門十傑包圍着。

但馬看了明成被拖到大門口後，便向十兵衛走過去。

「但馬!」澤庵和明成錯身而過，叫道：

「不要責罵他，你已經沒有資格責罵他了，你不是已經把他逐出門牆了嗎?」

澤庵先發制人，但馬的表情則十分難看。

「和尚，我但馬陪公主到會津來，是因爲你在這裏，擔心你的安危才來的——我才不管十兵衛那個無賴漢的死活呢!就是他那傢伙亂來才使得天海禪師喪命的——」

「不!這件事是我拖十兵衛下水的!」

「十兵衛也不對，他爲什麼讓一個老糊塗拖下去淌這趟渾水呢?」

「老糊塗?你說誰是老糊塗?只有一萬石就神氣得不可一世的那傢伙才是老糊塗呢!——十兵衛僅憑着一片正義感，帶着一把劍，歷遍了宛如地獄的屍山血河，毫不退縮——況且爲的是一些可憐的女人，他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欽佩，說起來，你兒子比你還了不起呢!但馬，我是不好意思告訴你眞話——」

「什麼眞話?」

「說到比劍的事，你兒子已經比你這老子還行了!」

「胡說!——十兵衛的劍只是一把殺人的劍，留着他不曉得還會幹出什麼事呢!澤庵，你說我該怎麼來處置他呢?」

「那還不簡單，你就收回你逐十兵衛出家門的成命不就得了，他在城中被關入地獄已經吃了不少苦了!」

「哦!那也好，不把他逐出門牆，就留在我身邊嚴厲的修行吧——呃!十兵衛，你要去那裏?」

在春風中，十兵衛趁着澤庵大師和父親劍聖的一問一答中，想乘隙溜走，但却被父親喊住，只好留下來，訕訕地說：「那些女人們都沒穿衣服，我，我想去找衣服來給

她們穿——」

「哦，這樣好了，請阿笛來幫忙就行了，你，我當父親的還要好好地來處置你。城中聽說有牢獄不是嗎？」

五

——走過了福良客棧，大約已經離開會津若松城東南近七里路了吧。

北側的山脈，對着缺口望過去，正是湖水湛藍明媚的猪苗代湖，在山櫻花林中，黃鶯婉囀嬌啼，春風裏，蝴蝶翩翩飛舞。

快馬加鞭的十兵衛，陶醉在這一片美麗的景色中，突然，他若有所覺地勒住馬，停下來，聽見一陣馬蹄聲由後面追趕而來，不止是一隻馬，由雜遝的馬蹄聲聽來，大概有七八匹之多。

十兵衛突然汗毛倒豎；一年以來到處被追殺所養成的警覺性，使他本能地回過頭來看——

只見十兵衛獨眼圓睜——另外一隻眼睛上還有一道漆戶虹七郎所留下的刀痕。

追過來的是七個女人——不！連一個伏在馬背上的富子總共是八個。

「十兵衛先生！你怎麼不說一聲就悄悄地溜走？」

「你這人眞是的！」

吹在十兵衛臉上的春風變得熱刺刺的：

「不向妳們告別就溜出城是我的不對！不過那也是不得已的，我怕被父親關入城中的牢獄，才這樣做的。」

十兵衛露齒笑道：「鶴城石牢的滋味我可不敢領教，我被關怕了，再被送進去我可受不了哩！所以趁着千姬公主、澤庵和我父親交談時逃之夭夭，請妳們多原諒！」

「說什麼原諒！十兵衛先生，我們眞不知該如何來報答您的大恩大德才好呢！」

八匹馬前後左右地圍住十兵衛，十六隻哀怨熱情的眼睛集在他身上。——而十兵衛却只有一隻獨眼。

「何必言謝呢？我只是覺得很有趣罷了，不過妳們倒是吃了不少的苦哩！現在會津已經太平了，代替加藤入掌會津的是將軍弟君保科肥後守。說到保科正之老爺是天下聞名的明主，此後的會津大概會成爲人間樂土吧！……我十兵衛祝福妳們！」

十兵衛凝視前方，往白河的勢至嶺上正瀰漫着白雪。

轉眼之間一羣人已經來到山麓下三代村的十字路口。

他巡視左右的女人，說：

「從這兒開始就是上坡路了，妳們不要再送了！」

「不讓我們跟你到江戶去嗎？」

「到江戶去？」十兵衛的表情和女人們的哀怨完全不同，他顯得很驚訝。

「啊！我們不能跟你一道走嗎？」

「不，不行，說眞的，我是要由三代村到猪苗代湖，然後沿湖的東岸越關往北——要到陸奧去。」

「你不到江戶去嗎？」

「不！我父親不久就會回到江戶，所以我不去。——妳們到江戶去做什麼？」

「我們要到比江戶更遠的鎌倉去。」千繪低着頭說。

富子接着說：「我們要到鎌倉的東慶寺，——聽說你要到江戶，所以我們打算跟你一道走。」

「妳們都要去尼寺？」十兵衛越來越搞不懂她們要幹什麼。「爲什麼呢？」

「我們想長伴古佛青燈，要供奉很多人，首先就是被滅的堀族人。」圭子說着，阿鳥接着說：

「還有去年秋天，在勢至嶺——會津越後道上，要進入會津時被殺的多聞和尚、雲林和尚。」

阿笛又說：「和那爲讓我們由三代村沿湖逃到江戶而犧牲的五個和尚。」

千繪說道：「還有江戶寬永寺的天海禪師，聽澤庵大師說，天海禪師也是爲我們才死的……我們不知道，我們去訴願，竟像是要求天海禪師死似的。」

在春風中，十兵衛單手勒住馬繮，聲音低沉地說：

「妳們都要出家爲尼嗎？」

八個女人低下頭來，默默地掉淚。

十兵衛昂起頭，毅然地說：

「好吧！那麼我們就在這兒道別了！」

「十兵衛先生，你眞要到北方去？陸奧有事嗎？」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倒希望有些事好讓我辦辦！」

十兵衛笑着回答：「也許又是一場赴湯蹈火的比鬥呢！」

十兵衛揮着馬鞭，好像是要揮斷某些東西似的，拋下了一句：「那麼後會有期了！」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鞭着馬，往前疾驅，逐漸奔向山頭上如波濤堆積的亂雲中。

八個女人低着頭坐在馬上，任馬隨意地走動。

「別再胡思亂想了。」

騎在往北疾馳的馬上，柳生十兵衛雖然一再的叮囑自己，但却說什麼也揮不掉一張淒艷的臉——綏子的遺容。

「唉！有一個女人，必須由我來供奉呢！」十兵衛自嘲的搖了搖頭。

（全文完）

後語

柳生之地是在大和國及山城國附近，東鄰伊賀國，是三國的緩衝地帶；四面環山，爲一要塞之地。

在古代，是春日神社的領地，由柳生家的遠祖管理；在南北朝時代，由於爲後醍醐天皇奔走，立了戰功，所以柳生播磨宅永珍，便被封在此地；傳到第八代，爲但馬守宗嚴，後來號稱爲石舟齋。

戰國爭霸時代，柳生家遭到不少的艱苦。柳生本來是服膺細川晴元的部下木洗長政的管制，但由於敗在三好長慶的部將筒井順昭，宗嚴和父親便投降，臣服於筒井。傳到順昭的兒子順慶時，和松久永秀打仗，宗嚴在陣前揭旗而反，爲松永一家立下了不少戰功；戰後，宗嚴專心於鍛鍊武藝。

新陰流的開山祖上泉伊勢守信綱，爲了追究劍道的秘源，於是雲遊諸國，去拜訪以槍法著名的奈良保藏院的胤榮。恰巧胤榮正在招待熟識的好友宗嚴，便慫恿宗嚴和新陰流比試一番；宗嚴首先被信綱的弟弟所敗，後來又敗在信綱手下，於是宗嚴便拜在信綱門下習新陰流的武術。

那時，宗嚴還臣屬於筒井順慶。在當時，想把祖先的土地保住，就必須眼光銳利，反復地挑選賢明的大諸侯當靠山，接受他們的保護。因此，宗嚴就投奔到織田信長的麾下；在本能寺之變後，織田信長被殺，豐臣秀吉重新規劃土地，宗嚴的領土被沒收，這時德川家康伸出了援手；收宗嚴爲弟子，他的五男宗矩，也成爲家康的家臣。

關關原之戰，宗矩有功，被賜二千石的俸祿，不但被允許恢復柳生的舊有領地，還增加了一千石的俸祿，被任命爲二代將軍秘忠的劍術指導，官職爲但馬守，擔任大目付的職司，成爲一萬二千五百石的諸侯。宗矩由知名的劍士晉升爲諸侯的地位，也算是破格拔擢了。

宗矩連續仕宦於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將軍，在他病篤時，將軍會親臨病榻慰問，這眞是極大的殊寵。但他並非以武人見寵，而是以爲師受到尊敬。

宗矩的長男十兵衛亦仕於秀忠，二十歲之時，觸怒了家光，被放逐，十二年後，才又被允許列番御書院，在這十二年期間，宗矩仍然擔任大目付的職位。但十兵衛因何被放逐却眞情不詳。

在這十二年間，十兵衛的行踪是個謎，因此十兵衛成爲後世說書者和小說中最常提及的主角。有人說十兵衛被將軍秘密地派往各諸侯國，去探察諸侯們的動靜；也有人說他瞎了一隻眼睛，但這些傳聞都沒有史書的紀錄可爲根

據，大概是由於他超人的劍藝而產生的誇張說法吧！

安慶三年，十兵衛死於柳生之地，享年四十四歲；由其弟宗冬飛驒守繼承，但從此之後，將軍劍術指導成爲一個清高的虛名。

柳生家的歷史大概就是這樣，而在本書中，反派邪惡的根源蘆名氏，也是根據史實加以潤色而成。例如本書的第一章「銅伯夜談」所說的，蘆名氏由鎌倉時代即開始君臨會津，直到被伊達正宗驅逐，一共支配會津達四百年之久。後來蘆名氏就到處流浪，豐臣秀吉可憐他們，才讓他們在江戶崎定居下來，但據說不久之後就滅亡了。

在本書中所提到的蘆名氏，是殘存在會津的蘆名氏族後裔，自伊達氏之後經上杉氏，直到現在加藤氏爲會津的主人，爲了謀求一族的重生，決議要由加藤明成的手中奪回會津。

蘆名一族繼承了祖先勇猛的血液，把明成當做傀儡來支使，他們不可能沒考慮到把明成塑造成一個「淫虐的魔王」會使將軍歸罪於明成，而縮短加藤家的命脈，但爲了配合加藤被削地的史實，書中就不考慮這一點了。

作者在書中希望有一個神秘的蒙面人物，而十兵衛恰好是最適當的人選。十兵衛的劍技出神入化，因此反派的人物當然也要是個極爲邪惡的厲害角色。

掌握加藤一家的銅伯，書中把他描寫成一個殘酷的老怪物，任意使用蘆名流的幻術和忍法，欺壓領民，可說是無惡不作。

銅伯所培養出來的七槍，鷲巢廉助的拳法，漆戶虹七郎的獨臂刀，具足丈之進的巨犬，司馬一眼房的鞭術，大道寺鐵齋的鎖鍊，香爐銀四郎的霞網等，七個人都各有一項超人的絕技。

他們的首領銅伯，更非比常人，他的夢山彥幻術，能讓他另一個進入睡夢中的兄弟，顯示在鏡中給第三者看；至於忍法，則是在刀刃砍進肉體中時，使自己的筋骨血肉凝結得像鉛塊一樣，吸住對方的刀，因此銅伯被十兵衛殺了好幾刀而却毫無損傷。

如果他只以幻術和忍法見長還算好，但他與其同胎的學生兄弟天海的生命息息相關，他們都是天上的星象轉生的。

南光和尚天海，是家康帷幄中的僧侶，澤庵數度受他的厚愛，因此澤庵很尊敬天海。等澤庵推舉十兵衛來對付諸惡魔王的銅伯時，銅伯就以天海來威脅澤庵。

澤庵和宗矩在年輕時就是親密的知己，三十五歲就成爲大德寺住持，然而但才三天就離位了。因紫衣事件，連坐獲罪被流放。他是個徹底寡欲的人，著有「不動智神妙

錄」，說明劍禪如一，宗矩因蒙他著作受益，而創下兵書傳世。

十兵衞決定幫助堀族女性復讐，但是却又嚴守着自己不出面的規定，好像是戴着重重的枷鎖，來和怪物銅伯對抗。

澤庵爲了給十兵衞種種方便，不惜把自己的弟子帶出山門來援助他，而這些僧侶們爲了拯救堀族女人的危難，也都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他們這種維護正義的精神，眞令人敬佩。

作者一開始寫到堀一族受到滅門慘戮的情形，繼者「會津雪地獄」篇更有令人鼻酸的殘酷場面，他們悲淒的表情歷歷在目，絕望的哀泣聲更似透紙欲聞。

在這悲慘的故事中，十兵衞慷慨激昂的個性，海濶天空的胸襟，不知鼓舞了多少人；不管他陷在如何困窘的境地，也決不絕望、悲觀或自暴自棄。他充分悟出劍禪如一的道理，因此不自矜功，也有悲天憫人的胸懷，而和他天稟幽默的性格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成就了十兵衞完美的人格。

作者毫不顧慮地啓用了歷史上的人物，而按自己的筆觸，寫出這類虛虛實實的歷史故事，他的手法眞可謂出類拔萃，他把天樹院千姬、澤庵和天海等人活用自如，不受歷史的拘囿，也不失於荒誕不經，作者處理這些角色的技巧，的確令人歎爲觀止。相信喜愛歷史小說的讀者必有同感。

中島河太郎

漢麟出版社圖書目錄

台北市牯嶺街21號　郵撥・107585電話・3934182　3515070

朱羽的作品

大刀濶斧	100.00
決戰英豪	80.00
虎豹關山	50.00
四月芙蓉	60.00
罪惡之橋	70.00
綠園喋血	50·00
黃色兇車	50.00
鷹落夕陽坪	60.00
八絕	上下冊120.00
勇闖黑天堂	50.00
血肉磨坊	80.00
鐵血嶺	60.00
天羅地網	50.00
荒野干戈	60.00
人頭宴	60.00
警網偵騎	50.00
誓不兩立	60.00
風・林・火・山	上下冊120.00
雙飛燕	上下冊100.00
風・雨・雷	60.00
捶翅難雙	60.00
千里單騎	60.00
鐵燕	60.00
十面埋伏	60.00
不速客	60.00
金菩薩	60.00
圈套	60.00
神秘俱樂部	50.00
喋血比基尼	50.00
狂人的報復	50.00
第七號指令	50.00
天堂之歌	25.00
零度下的火焰	25.00

蕭逸的作品

搏命揚子江	50.00
京滬線上	50.00

司馬的作品

新桃花扇	排印中
雪鷹	排印中
牧野雄風	60.00
迷失的愛神	60.00
罪惡之園	60.00
謎中謎	90.00
塔里木風雲	80.00
瀟湘月	上下冊160.00
遊俠列傳	60.00
刺客列傳	60.00
劍客列傳	80.00
故都風雨	上下冊100.00
日落紫禁城	60.00
上林春（紫玉釵之一）	100.00
長干行（紫玉釵之二）	100.00
玉釵寒（紫玉釵之三）	100.00
風雲	50.00
漠野英豪	上下冊120.00
北雁飛	上下冊100.00

司馬紫煙的作品

八駿雄飛	上下冊140.00
天馬行空	上下冊140.00
浪子燕青	三部全210.00
彩鳳飛	80.00
金玉盟	60.00

秦紅的作品

第七把飛刀	100.00
冷血十三鷹	80.00

獨孤紅的作品

鐵血・柔情・淚	三部全210.00
大野游龍	70.00
龍爭虎鬥	上下冊140.00

■古龍小說專輯■ 一套最值得您典藏的武俠小說

本社已取得古龍所著下列各書國內之出版權，並將於近期內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一)蕭十一郎（全一冊）定價 110元
(二)天涯·明月·刀（全一冊）定價 110元
(三)邊城浪子（全套二部）定價 220元
(四)楚留香傳奇續集（全套三部）定價 300元
(五)九月鷹飛（全套二部）定價 200元
(六)武林外史（全套四部）定價 400元
(七)圓月·彎刀（全套二部）定價 200元
(八)歡樂英雄（全套二部）定價 200元
(九)火併蕭十一郎（全套二部）定價 200元
(十)血鸚鵡（全套二部）定價 200元
(十一)劍·花·煙雨江南（全一冊）定價 80元
(十二)大人物（全一冊）定價 110元
(十三)七種武器
❶長生劍（全一冊）定價 80元
❷碧玉刀（全一冊）定價 80元
❸孔雀翎（全一冊）定價 80元
❹多情環（全一冊）定價 80元
❺霸王槍（全一冊）定價 90元
(十四)名劍風流（全套三部）定價 330元
(十五)七殺手（全一冊）定價 100元
(十六)英雄無淚（全一冊）定價 120元

漢麟出版暨經銷目錄

函購九折 ○ 郵票通用

玄小佛的作品

一溪流水	60.00
遲來的春天	55.00
細雨敲我窗	55.00
昨日雨瀟瀟	55.00
彩色的夢	55.00
踩在夕陽裡	55.00
幾許煙愁	55.00
潮來潮往	55.00
午後陽光	55.00
晨霧	55.00
星星在我心	55.00
又是起風時	55.00
綴綴星辰	60.00
圓之外	60.00
沉澱的愛情	55.00
沙灘上的月亮	55.00
放走的秋	55.00
最後的夏季	55.00

郭良蕙的作品

金色的憂鬱	100.00
黃昏來臨時	90.00
加爾各答的陌生客	60.00
我不再哭泣	80.00
兩種以外的	60.00
遙遠的路	90.00
早熟	60.00
他們的故事	60.00
春盡	60.00
青草青青	50.00
感情的債	50.00
迷境	60.00

依達的作品

昨日匆匆	70.00
琴鍵右角	60.00
藍色酒店	60.00
晴天空餘恨	60.00
無葉玫瑰	50.00
別哭·湯米	50.00
灰色之戀	50.00
明日天涯	50.00
火祭20歲	50.00
紅紗女人	50.00

嚴沁的作品

燈火闌珊處	55.00
星火	55.00
靜聽寂寞	55.00
浮雲	55.00
纖纖夢	55.00
又見雨虹	50.00
串串朝露	50.00
煙水寒	50.00
摘星	50.00
桑園	50.00
夜雲輕	50.00
雙珠曲	50.00
遠山晴	50.00
冬綠	50.00
晨星	50.00
點點星塵	50.00
再夢昨日	50.00
釋情	50.00
愛之旅	50.00
彩色天橋	50.00
淡愁	50.00
夜露	50.00
失去陽光的人	50.00
青籐絲	50.00
珊瑚戀	50.00
大情人	50.00
潮女	50.00
雨簾	50.00
火焰之花	50.00
沉沉黑夜	50.00
星夜小語	50.00

鄧藹梅的作品

千山外	60.00
昨日已遠	60.00
雨送黃昏	60.00
天堂鳥	60.00
第五季	70.00
紫色的風	70.00

岑凱倫的作品

幸福花	70.00
春之夢幻	70.00
永恒的琥珀	70.00
黃色康乃馨	70.00

古龍的另一佳作

絕 不 低 頭

是古龍的第一部時裝動作小說，和古龍其它的武俠小說一樣，以天衣無縫的佈局，峯廻路轉的情節，和洗練精僻的對白，寫一個大時代、大都市中發生的一個又歡樂、又悲傷、又緊張的故事，一個可以使你血脈僨張，可以使你凄然流淚，也可以使你作會心微笑的故事。

是一個任何人都不該錯過的故事。

本社現已出版　定價新台幣60元

漢麟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牯嶺街21號　郵撥・107585　電話・3934182

■臥龍生小說專輯■　一套最受歡迎的武俠鉅著

本社已購得臥龍生作品全部出版權，並將於近期內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㈠飛燕驚龍（三部全）定價 360元

㈡玉釵盟（四部全）定價 400元

㈢絳雪玄霜

㈣翠袖玉環

㈤金劍鵰翎

㈥天香飈

㈦神州豪俠傳

柳生十兵衛

山田風太郎 著

林宛如 譯

出版者・漢麟出版社

發行人・李碧雲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二六號

總經銷・漢麟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郵撥帳戶・一〇七五八五

印刷者・合源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

電話・五四一六六三九

定價・新台幣 一四〇元

港幣 十八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